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四册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四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春秋左傳評苑三十卷首一卷國語評苑六卷戰國策評苑十卷（二）

〔明〕穆文熙 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年鄭以厚光裕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國語國策評苑六十一卷》提要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

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采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國語補音敘錄　　宋　庠

按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丘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當漢世左傳秘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此書亦弗顯唯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弗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羊穀梁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大肆天下古今真謬之學一旦氷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丘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内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内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内先儒孔晁亦以為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皆擬之從並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為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紀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唯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敘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為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唯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篇攟摭左氏意外微細以為詆訾然未足掩其鴻美左篇今完然與經籍並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因略記前世名儒傳學姓氏别之

後漢大司農鄭衆字仲師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漢侍中賈逵字景伯作左氏春秋及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左傳三十篇
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卷唐已亡

魏中領軍王肅字子雍作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一卷隋志云梁有二十
二卷唐志亦云二十二卷

吳侍御史虞翻字仲翔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吳尚書僕射唐固字子正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吳中書僕射侍中高陵亭侯韋昭字弘嗣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二十一卷與今見行篇次同

晉五經博士孔晁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

右按古今卷第亦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卷或二十卷然據班志及先儒賈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實舊書之定數也其後或互有損益蓋諸儒章句煩簡不同析簡併篇自名其學蓋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為審矣又按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蓋外内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不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尋其說乃唐人也何以證之據解犬戎樹惇引鄯州羌為說夫改善鄯國為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簡陋不足名書但其間時出異聞義均雞肋庠因暇輒記其所闕不覺盈篇今因舊本而廣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說外悉以陸德明經傳釋文為主亦時稽舊學除臆說也唯陸音不載者則以說文字書集韻等附益之號曰國語補音其間闕疑請俟鴻博非敢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曹云

目錄

按諸本題卷次序各異。或有先題國語卷第幾作一行。次又別題曰某語。次下又別題曰某公。疑皆後人以意妄自標目。然不能得其定本。未知孰是。庠家舊藏此書亦參差不一。天聖初有宗人同年生緘假庠此書。最有條例。因取官私所藏。凡十五六本。校緘之書。其間雖或魯魚。而緘本大體為詳。又題號諸篇。較若畫一。並不著卷字。但曰某語第幾。其間惟一國有一篇或二三篇者。則加上中下。以為別。然不知此目興自何世。及何人論次。決非丘明所自造。蓋歷世儒者各有章句。並揠為部類。可知已。惟此本題卷不與諸家類。今輒據以為正云

校補國語凡

凡標題諸本俱先題某語第幾下復題國語二字似於綱目先後不倫今輒從宋庠所藏舊本先題國語第幾別一行題其語以為正云

凡八國下舊無世系。今悉加之用杜氏世族譜亦從其注內傳例也

凡國語諸本俱無音釋但有舊音但不可覩惟宋氏祖舊音而為補音。用心勤矣但自為一卷難於討尋。今取音切附諸各條各句之下庶便覽

凡補音亦多繁蕪又有疏漏或初學易識者並加音切至典籍不常經見者頗獨失音今並刪補

凡音切條釋字下或一篇之中有重出者則前云後並同餘不復釋

凡補音有辯證間有指摘國語注者附於注末餘辯舊音之非者悉不錄

凡舊音則直音其字。補音則悉加反切。彼此似太重複。今按直音之未當者乃用反切其當者則仍舊直音。示畫一也

國語評苑第一

吳高陵亭侯　韋昭解　宋鄭國公　宋庠補音
明吏部考功員外　穆文熙編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石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　劉懷恕校　江西道監察御史　沈權同校
武林　張文耀重校　崇安後學　彭棟重閱

周語上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

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

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狥，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狥。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宣王料民大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

陽失而在陰（在陰在下也）川源必塞（塞悉則切○國依山川）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季，末也，二代之季謂桀紂），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必山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更古衡切）。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王三年，魯莊十九年○釐音僖），邊伯、石遫、蔿國出王而立王子穨（三子周大夫也，穨，莊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莊王之妾，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又取邊伯之宮，又收石遫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穨）。王處於鄭三年。子穨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子國，蔿國也，客，上客也），樂及徧舞（徧舞，六代之樂，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虢叔，虢公林父也），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穨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圉音語），殺子穨及三大夫，王乃入。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莘，虢地，惠王十五年，魯莊三十二年也）。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杜伯，周宣王之大夫，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

（[illegible]）

王曰虢其谷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貍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帥，所律切，下同。○大宰，上卿，掌祭祀之式，王帛之書。祝，大祝。史，大史，掌次主位。貍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故以其姓也）無有祈也（祈，求也。勿有求，謂禮之而已）。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守○閱，許救切）今其胄見（胄，後也，謂丹朱之神。○胄，直救切）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周公忌父也）帥傅氏及祝史（傅氏，貍姓也，在周為傅氏）奉犧牲王鬯往獻焉（王鬯，鬯酒）。內史過從至虢（過，古禾切）。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祝應。史，史嚚也。○嚚，五巾切）。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禋，於真切。○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

國語評苑　卷之一　十八　光裕堂梓

（君史過論惠公君臣之敗……）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過，古禾切。○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也。召公，召康公之後，召武公也，為王卿士。惠公，晉獻公之庶子，惠公夷吾也。命，瑞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相，息亮切。甥，如鉤切。○呂甥，瑕呂飴甥。郤芮，冀芮，皆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稽，音啟。○稽，遺禮切。○禮，執玉者所執長七寸）。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后非眾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我教導之過）。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盤庚，殷王祖乙之孫，今商書。女眾，歸功於下），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我一人是有過也。其咎當在我）。如是則長眾使民不可不慎也（長，展兩切，下同。○大），民之所急在於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眾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祓，芳勿切）。考中度衷以涖之（度，待洛切。涖，音利。○涖，臨也。考，省也。中，心也。以度人之衷），昭明物則以訓之（物，事也。則，法也），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孚，信也。制立事宜，為衆所信而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賂，音路。○背，音佩），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謂里克、丕鄭之黨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鳥路切。○施己所不欲於人）；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滿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也），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朝，直遙切。○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秋分則夕月在西門之外），以教民事君（言不敢忘也）。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儆，京領切。○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共，音供。○旌，表也）。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明貴賤），為贄幣瑞節以鎮之（贄，音至，或作摯。○鎮，重也。職吏切。○贄，六贄也，謂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幣，六幣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瑞，六瑞也。王執鎮圭，尺有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七寸；子執穀璧，五寸；男執蒲璧，五寸。節，六節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闕，音恪。鑄，音虎。虎，戶光切），為班爵

國語評苑　卷之一　十九　光裕堂梓

富辰諫以翟伐鄭

（僖二十四年）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衛踐，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踐，遙切。下同。○踐土，鄭地，在今河內。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是年夏四月，晉文公敗楚師於城濮，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捷。捷，勝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於是乎始霸。

周語中

襄王十三年，（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四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先是鄭伐滑，滑人聽命。鄭師還，又即衛，故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游孫伯，周大夫。鄭文公以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公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富辰，周大夫也。）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能禦侮於百里之外。）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周文公之所作，常棣之篇是也。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

國語評苑　卷之一　二十二　光裕堂梓

富辰諫取翟女

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子頹，周莊王之子，惠王之叔父也。事在周語上。○惠王）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利乃外矣。（徵，召也。它，謂翟人也。）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

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

國語評苑　卷之一　二十三　光裕堂梓

○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鄶夫人唐尚書云亦鄭武公成之不出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於
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由鄭姬為聃夫人姊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聃夫人會昭公取於吳女
美亦其贊姓所以息由陳媯為息夫人同姓之國陳媯陳女為息夫人息媯將歸過蔡
亡○贊徒木切息侯之亂蔡侯亦取於陳蔡哀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為以告楚子楚子伐蔡
蔡因稱息媯之美以語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子鄧由楚曼
悲音萬○鄧曼姓之國楚武王夫人鄧女之國鄧侯而兼其國羅由季姬
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羅熊姓之國季姬
氏之女為夫人荆媯為盧由荆媯女為荆夫人之國盧媯姓之國不能
羅夫人盧媯亦盧女是皆外利離親者也
外利行淫辟求利於外不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
親親以亡其國○辟音僻
尊貴明賢庸勳長老長展兩切下並同○明顯也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
舊親六親也新新來過賓也舊舊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為役
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有貢賦有品則不乏也財用求無不至動無
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兆民庶民也有世功受氏姓也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
國語評苑　卷之二　二十四　光裕堂梓
也若七德離判判分也民乃攜貳攜離也貳二心也揚子雲曰人人之十億曰兆
各以利退退還也退自營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謂尊貴不
親名以利退○退字從去利其身而去也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
貴也賈侍中云南謂子男也鄭在南服之侯伯也昭謂南若在南服之侯伯也鄭之新定云鄭伯面
之諸侯謂爵於伯男之於王城南為在內畿也鄭司農
爭之賓曰爵平而貢連者甸之服法皆食子男之地昭在畿內
邦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周公制而使從公侯之貢子產
王而西鄭鄒京其後衰微故上服明也鄭伯男之服也中從侯之
戲之外之侯伯世位其見待上服明也鄭伯男而之大傳服之者
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迷結切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
宋之君賤日是不尊貴待之重於地明也周公繼制九服之服
是不庸勳也平王之子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公佐之莊
王之子莊王宅也惠王即鄭莊公之孫厲公納之惠王母
京也為子穎所居其故日當受鄭勳也
以求鄭世有功故曰當受鄭勞功也○鄭伯捷之齒
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名捷鄭文公也狄隗姓也赤狄隗姓鄭出
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弟出者夫禮
新不閒舊閒居諫切下同○閒代也王以狄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
狄之女也世為王妃嬪今以狄女代之為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
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也王不
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階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
厭也厭一占切又於豔切○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狄后魯僖二十四
年也黜廢也狄后既廢狄人來誅殺譚伯譚伯周大夫以狄人來誅責王而殺
而通於王子帶故廢之也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
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懟直類切○難乃旦切注同初惠后欲
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啟狄人言以其黨啟狄人初惠后已死惠后欲立子帶
下帶之黨啟狄人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故以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王出適鄭居於
氾也文公納之而殺子帶在晉僖之二十五章
國語評苑　卷之二　二十五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勞力報切○王以其勤勞賞之
以地辭請隧焉隧徐醉切○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
昭謂隧六遂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大鄉則六軍之事也外
有六遂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言隧諸侯則無○闕其月切
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之而有之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供其職貢供王祭也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嶽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
之神也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百官財用也
庭直也庭不直也不道也不虞度也不虞度而至之患○度待洛切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
甸服之外地也均平也周禮公之地方五百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使各有寧宇寧安也宇居也
居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之義也若相
侵犯則有災害○逢古侯字先王
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御魚據切周官婦也外

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嬪毗連切足以供給神祇而已王賢與卿主祭祀也魯語曰自卿以下各有職分之采盛○監之成豈敢猒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百度百事與服同○猒與厭同○縱恣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死之服謂六服也物采色文章也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常王皆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守府謂守先王之府藏○藏才浪切又不佞以勤叔父叔父謂晉文公也勤勞也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大物謂隧也私德謂晉文公之功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言叔父應受之雖受之猶當憎惡其非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更音庚○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用也謂為天子造創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所六切○縮引也備物隧之屬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辟音避○流放也言將放於荒裔復何陳辭之有若由是姬姓也王謂文公也○王子況切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言文公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輔王室復先王之職則大隧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茂勉也言有天下則隧自至也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顧百姓何政令之為也何以為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所不禁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遂音旋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于王城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畿內也陽人不服陽樊不服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呼火故切○倉葛陽人也王以晉君為德能為德行故勞之以陽樊勞力報切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志遠于願切○遠志離畔也今將大泯其宗祊祊補橫切○泯滅也祊宗廟門也而蔑殺其民人蔑猶戕也宜吾不敢服也文公闕陽樊之民曰不畿內之人宜為我有功者而賜之不得臣服其所以陽人不服而不得者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鑿謂蠻夷之國乃變夷之於先王以武伐之此羸者陽也羸劣弱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官有司○徹召也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戲也頓敗也言舉非義之兵誅罰失當故君之武威損也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見也匿隱也言將兵不當尚武弊覿武無烈也武而不顯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言陽人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惠恤其民也且夫陽豈有裔民裔民謂遠夷之人在荒裔者也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溫晉之河陽也成公衛文公之子鄭也晉文公討不服衛成公將楚而不從閒楚師敗於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踐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元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於溫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在魯僖公二十八年○鄭讀曰路切(?)咺况晚切角朔切○蒯食亦切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上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謂不行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訴殺衛侯夫君臣無獄無以相獄訟也無是非之義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

王師滿知秦師之敗

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在魯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魯僖為請於王及晉侯皆納玉十瑴於是歸之○鍼以善切酖直禁切通作鴆瑴古學切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二年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賈曰藥周北門王城北門也左右免冑而下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冑兜鍪也免脫冑而下拜天王也○乘實證切下同鍪音謀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者跳躍而上車者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謫猶咎也滿周大夫○謫直革切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上下不整也驕不敬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不整陳○脫他活切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殽晉地也殽戶交切或作崤鄭商人弦高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師故還○犒苦報切在今弘農三帥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隨會晉文賢之成子大賢乃不知飫之禮而輕世之禮其他可知定王之詞其所以開公道遠之

晉侯使隨會聘於周晉侯晉景公也隨會晉正卿士蒍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隨奴侯切定王饗之殽烝定王周頃王之子匡王之弟殽烝升折俎之殽○殽戶交切或作肴善本多作肴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也○相息亮切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於隨范故或曰隨會或曰范會○采倉代切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房烝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飫於據切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女汝同○獎誓兩切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貽羊之切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禘全體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好呼報切下同○忠厚也親禮親戚宴饗之禮也舊職數事前好先王之好也且唯戎狄則有體薦體薦委與之也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典常也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

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

其五義紀宜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飲食可饗龢同可觀殽烝故可饗以可去德不曰和一心不二曰同和同之用行則德義可觀○去不之(不)方九切財用可嘉酬幣宴貨以將厚意故可嘉也則順而建德則法也建立也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孟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虞夏殷周也○焉於虔切於是乎脩執秩以為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為常法者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脩之以為晉國之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單常衍切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假古雅切○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束帛將命于朝若過國至於境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朝陟遙切覿徒歷切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茀草穢塞也○茀音拂○見賢遍切塞悉則切侯不在疆侯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疆居良切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者卿官也澤不陂陂障也○陂彼宜切障之亮切川不梁古不防川故梁流曰川梁渠梁

之野有庾積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庾俞甫切積子賜切後同○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坻直基切場功未畢場除也詩云九月築場圃○場直羊切○治場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蓺言其稀少猶蓺物也○蓺即藝字○墾口很切曰墾蓺時吏切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餼許氣切○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館館客舍也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縣無施舍四甸為縣方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施今按注當作弛式尔切舍始夜切弛舍猶言休息也舍止之處以庇賓客負擔之勞任而林切民將築臺于夏氏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臺觀臺也夏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見賢遍切下同○及至也靈公陳共公之子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之也往之徵舒家淫夏姬賓單襄公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稱子於其私士稱公卿大夫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

天根見而水涸涸下各切又戶各切○天根氐亢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亢古郎切又苦浪切氐丁兮切又丁計切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於敏切隕落也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謂月令之數雨畢十月之節也水涸而成梁十月水涸也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之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是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儆戒也或如字下同○儆居領切收于又切偫而畚挶偫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挶舁土之器○偫直里切畚音本挶九玉切○舁音余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營室謂之定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火之初見期於司里

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因財警戒謹蓋藏成築功也○施式豉切○施德謂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守望之人○疆居良切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又丁六切○囿于救切按經典多從于救切○囿苑也林積木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饑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耜入土曰耜耜柄曰耒○懸胡涓切○言常用也野無奧草奧深也○奧於六切又烏報切○皆墾辟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棄也○蔑亡結切下同有優無匱有逸無罷罷音皮下同○罷辟切國有班事班次也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間古閒字○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

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君作逸樂之事）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之告，則為之告）。禮曰：及境，揭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公遂以入境。○從，才用切。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也）。迎之也。行人，小行人也。侯人為導（導，出送賓至於境）。卿出郊勞（勞，力報切。○賓至於近郊，君使卿勞之）。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除門，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執祀，執祀禮也）。事於朝，則宗祝執祀之禮。司里授館（司里，里宰也。授客所當館於卿致館）。司徒具徒（具徒役具修）。道路之司空視塗（司空視塗易也）。司寇詰姦（詰姦，詰，去吉切）。虞人入材（虞，掌山澤之官，入具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監，古銜切。燎，力召切。火師，司火，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濯之事者）。膳宰致饔（饔，熟食曰饔。○饔，音雍）。廩人獻餼（餼，力稟切。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圉人，養馬，故陳芻）。工人展車（展，省也。省客車補傷也。○）。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涖，臨也。○長，展兩切）。上卿監之（班，次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守，音狩。王十二歲一巡守。周禮）。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分，扶問切。一作介。○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古禾切。○過賓，道過為賓）。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造，祖到切），無從非彝（彝，常也），無即慆淫（慆，土刀切。慆，慢也），各守爾典（典，常也），以承天休（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苦浪切。儷，力計切。伉儷，對也。說文作伉。嬪，音頻），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瀆，徒谷切。或作黷）。陳，我大姬之後也（作，古字假借，多通。○卿佐，孔儀也。二君，陳靈公之從祖父也。○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瀆姓。○夏，御叔之妻，是為夏姬。靈公淫之。○從，慈用切）。

國語評苑　卷之二　三十二

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也（虞，一作虎。○妃，音配）。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古本切。冕，音勉。○袞卷龍之衣，冕大冠也。公之盛服。簡，略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略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隕，于敏切。○言猶恐墜落。越，勉其德）。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八年，陳侯殺於夏氏（魯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殺，申志切。或作弒）。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故曰入陳。○楚子入陳，而復封之，故曰復。尚書云：遂以為縣，誤也。○復，扶又切）。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康公，王季子也。○劉，一作劉），發幣於大夫（幣，帛也。發幣以禮，謂私覿也），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季文子，魯卿季孫行父，季友之孫也。孟獻子，魯卿仲孫蔑，仲慶父之曾孫，公孫敖之孫，文伯穀之子），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僑，其驕切）。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臣向敬，君向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位也。寬則得眾，故可以守位），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民不悖），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阜，符有切。下同），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直列切。又敕列切。○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

　　按老泉曰：此一節便是古文，為詞用上三重乎。

　　東萊公論叔孫、東門之侈。

　　胡氏曰：此篇文最得體，凡四大段，而至於又極其文。

　　楊宗元曰：人性之德，至於有位，有以成其事而已。有之，先民能其身，必有其才以久誨，必其君之禮，而二君三君而天下。

五勝

言欒范不欲正見晉不知戰我則強之使戰也

三伐

以上乃郤至之自誇之言以下則知公語問之詞也

[illegible]

其民（言楚叛盟非晉之民得民心也）。四軍之帥（四軍，晉立四軍，上軍中軍下軍新軍也。帥，將也。○帥，所類切。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知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旅，眾也。剛，強也。○罃，於耕切。旃，諸延切），旅力方剛（詩曰：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下同。○以晉有信，故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楚背盟，晉有辭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強，其兩切。○欒，欒書也；范，范士燮也。下同）。戰而勝，是吾力也（謂郤至有功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戰無計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茀，府勿切；傷，式羊切）。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為政也）。吾曰：子則賢矣（吾，召桓公自謂）。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佐升為政卿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為中軍佐，第六卿，未有軍行，升為政卿），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時將下軍。書也，將下軍，是第五卿，而為正卿也）。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四，四人也。言己之材優於彼四人之中，無有所不及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言如是，君以為何如也）？」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舉也。○稱，尺證切），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惡，烏路切，下同）。夫人性，陵上者也（如人在上者，人欲陵之也），不可蓋也（言人之美，不可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之滋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為其害己，為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上，時掌切。下同。近，可以恩意近也。上，上陵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愷悌，以禮下以和……以德也）。在禮，敵必三讓（敵，體敵也），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安民也。庇，庇廕也。言王者先安民，庇廕之，有福利也。○王，于況切）。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侈，卿……）？其何以待之（待，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儆，戒也）。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功以為己力）？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禮義勇，皆民之為也（民所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羞，恥也）。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戎，兵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佻也（讎，讎國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違，避也）。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明年，魯成公十七年也）。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襄十年）。

國語一卷終

調財用足故無淫慝之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蟲蝗之屬不害加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帥循也象法也度量也軌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嘉善也績功也克能也厭合也帝天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論語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姒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祉福也殷盛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以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呂命為侯伯使長諸侯○長展兩切）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復扶又切）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膂脊也○膂音呂股公户切豐厚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也（一王謂禹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緊是也言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鯀之子鯀而追王之四岳共工之從孫共工侵陵諸侯以自王）

（言皆無道而亡并伯王之所先明禹岳之興非因之也○追王於況切下同伯音霸）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替廢也典常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后之後也猶在謂在周之世）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有天下謂禹也）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閒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紂也○慆吐刀切閒居諫切慆慢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斃仆也振起也○踣蒲北切斃婢祭切）絕後無主（無主無祭主也）湮替隸圉（湮沒也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湮音因圉魚呂切下同）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共工炎帝之後鯀黃帝之後）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義宜也）不儀生物之則（儀準也）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閒代也以忠信之心代其慆淫）

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也）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朗明也終猶長也融明也）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附隨也）若啓先王之遺訓（啓開也訓教也）省其典圖刑法（典禮也圖象也）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精氣也）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之門過其門干其怒也）又曰佐雝者嘗焉（雝一家也○嘗或作餐子延切）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禍之所生於好之）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詩大雅桑柔之二章也騤騤不休也翩翩行貌夷平也泯滅也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生）

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荼苦也言民不見平無因亂安為苦毒之行）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惕懼也言見禍亂之戒不恐懼而飾之禍敗將彌著）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宣不務農幽平不能脩政至於微弱皆已行所致故曰貪天禍敗成西周至今未止）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寧安也堯時洪水稷播百穀民用以安）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八王而康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單穆公論鑄無射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

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以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

成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財長生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佚音逸○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也）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悖補對切慝惡也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于朝寵貴孟也轉易過慝發于與臣將發大臣也○說古悅字通也慝吐得切）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盡力）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鐘也）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力丁切○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官也弗及非所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鍾尚羽（鍾聲大故尚羽）石尚角（石聲輕於鐘故尚角）匏竹利制（匏白交切○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大不踰清濁之中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

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第次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殖時力切）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謂鍾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輕謂瓦絲也從大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宜也）革木一聲（革鼓也木柷圉也一聲無清濁之變○圉魚呂切經作敔古字通柷昌六切）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故聲以龢）樂律以平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以平之○徵張里切）金石以動之（動發五聲）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詩言志歌詠言）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聲應相保曰龢

保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磨石為磬也）繫之絲木（繫絲木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以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音皮）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大林也）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細抑大陵不容於耳）聽聲越遠非平也

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宗伯樂官屬焉）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財也）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祀享宴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聽從也）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也）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鑄之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景王二十四年）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

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君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匠師慶諫丹楹之侈）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也）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孝公來伐魯，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己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

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

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

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故曰：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

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魯語下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

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為嘉善先君之好也）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君以歌樂著其勤勞之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季武子為三軍，

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

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

將為良樂閒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冶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為子

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䦨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過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

飫於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之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

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

帥。帥之（鄉為五）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

一選之法

民之居

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

國斯無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

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

申評

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之。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眾，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眾固不說。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眾，安能殺人？且夫禍惟無釁，為足者不處，處者不足……

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於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

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忘，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偽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晉語四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

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

劉辰翁曰以衛文公之賢而乃不礼於重耳其臣諫之懇切而不從豈非命與

（衛文公有）翟人之難……不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甯莊子衛正卿甯速也）：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康叔衛祖）。唐叔，武之穆也（晉祖唐叔）。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也），天胙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眾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

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伯襄），聞其骿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僖負羈曰（僖負羈曹大夫）：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僖負羈饋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

宗也。……國君無親，以國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叔振曹始封君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之道，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孫固言於襄公曰（襄公宋桓公子）：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事之長兄事之）。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趙衰晉卿）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賈佗晉公族姬姓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啟之。同姓不婚，惡

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

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

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

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歎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

國語評苑　卷之四　十八　光裕堂梓

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

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衆順文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國語評苑　卷之四　十九　光裕堂梓

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

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觸庭之槐而死靈公將殺趙盾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實為成公

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燮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老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祗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壯不若老者多矣。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

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

得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師將退，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閒也；

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閒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閒也；夫眾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

厲公之所以死者，惟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成十二年會於瑣澤，十六年敗楚於鄢陵，十七年同盟於柯陵。

鄢陵之役，荊厭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旣退荊師於鄢陵，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荊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旣戰，獲王子發鉤。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

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吾歸子。」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亦大罪也。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旣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長魚矯旣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評苑第四終

國語評苑第五

吳高陵亭侯　韋昭解　　宋鄭國公　宋庠補音
明吏部考功員外穆文熙編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石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illegible]叅校　　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
武林張文燿重校　　崇安後學彭棟重閱

晉語七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群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

趙文子

范獻子

伐宋取彭城以封之……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 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觀察諸侯之有道……呂宣子卒呂相宣子 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也文有文德 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軍中軍……新軍在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始命之……乎布令結援脩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侯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也故曰復霸……

魏絳戮揚干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 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揚干悼公之……魏絳斬其僕僕御也 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是為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就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族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

育賢而正

祁奚薦其子

也……大夫之柄 令之佐新軍……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二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魏絳和戎

韓獻子老……悼公即位……子為政……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

韓獻子辭公族大夫

見殺。公族同姓也。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民功曰庸) 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公族大夫，今使主之，以是為賞)

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軍也) 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知音智) 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公室也) 其勇不疚於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 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鎛，輅車十五乘。

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

君子曰：「能志善也。」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彪，平公也)

晉語八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也)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

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

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導，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箴戒圖以待之。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

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欒盈晝入為賊於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

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

[illegible]……為御龍氏……在周為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乎。（隰叔去周適晉，生子輿，為晉理，其孫士會為晉正卿，食邑於范，是為范氏。）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為中軍尉之佐。）

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與之，為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遍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耇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曰：聞吾子有龢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龢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龢？盍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

生子輿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端刑法，緝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

本也，固矣。敗不可□……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子何懼焉？是行也，以藩為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虢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為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

等謂之禮。今子貪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斲竹角切○通更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後世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京當為原九原晉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處昌呂切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為狐射姑所殺○射音亦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盟至河及國辭之心投璧請亡於是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言於師也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援引也○援音爰不阿而退。所謂直道也進賢退不肖也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奔在魯昭元年○鍼音鉗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道不○不方有切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故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有不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不譴覺必待而罰之也鮮不五稔。稔而甚切○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從者也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不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忨日而歇歲，忨五換切內傳作玩○忨偷也歇遊也怠偷甚矣，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醫和秦醫名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於願切○遠近女色也惑以生蠱。蠱公户切○惑以近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惑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佑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也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也拱木不生危，危高險也○拱居勇切○拱木大木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埤音卑言文子不以直道治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猶職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

也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宵夜也當安女之有德者以慎內以去之今君一之，一者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言為蠱作器而受之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字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是歲也，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也事在魯昭

秦后子來仕，仕於晉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為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

也。當（讎）子實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鼓降。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

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

覺女齊之子叔寬也（晉大夫）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上獻子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傳曰魏戊使二子諫……不貪……）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佐猶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閒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饌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於[illegible]……也敢

（眉批：獻子改過如此所以爲賢）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功也）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而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女音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眉批：董安于辭賞）
（眉批：柳宗元曰功之賞也……）

國語評苑　卷之五　二十二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趙氏家臣晉陽趙氏邑）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保鄣……）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誡襄子（襄子簡子之子無卹也）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郵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

國語評苑　卷之五　二十三

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眉批：文熙曰郵無正……）

是為免難也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鞅將絕吾能止之

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絕

衛莊公禱曰曾孫蒯聵以諍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父寄也

墨止簡子畋

史黯[illegible]諫[illegible]之所以還

趙簡子田于螻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圃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之[illegible]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勸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

〇化謂蛻成，蟺遷石自成蛻。唯人不能。哀夫！賓卑侍大夫。曰：
之類也。〇鼉，鳥甲切，即鴨字。
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賢人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
不令，不哀年之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
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難，乃旦切。擅，時戰切。犧，許宜切。為，于偽切。
二字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上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稺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卹也。新稺穆子，晉大夫新稺狗也。伐翟在春秋後。
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翟二邑也。遽人來告，遽，傳也。〇遽音詎。傳，張戀切。襄子
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而主色不怡，何
也？」怡，說也。〇說音悅。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壹也。而福祿並至，謂之幸。
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非福也。非德不當雝，雝，和也。言惟有德者任也。〇雝，於容切。當，都浪切。任，
而林切。以福祿為和樂也。樂，盧各切，下同。雝不為幸，不能和樂則為幸也。吾是以懼。」

國語評苑　卷之五　上十六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知伯也。〇知音智，下同。躒，力狄切。
知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佷。」佷，胡懇切。
〇佷，佷戾不從人。對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
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不仁。美鬢長大則賢，髩音鬢。射御
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彊毅果
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
待之？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
氏。太史，掌氏姓。及知氏之亡也，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知襄子為室美，襄子，知伯瑤。美，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夕，夕往也。〇茁，側劣切。知
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言其高

險不安故也。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安人。室成三年而知氏
亡。三年，知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襄子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〇行，下孟切。乘，實證切。肘，竹丑切。跗音膚。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還自衛，知襄子伐衛還也。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也。知
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也。段規，韓康子之相也。〇相，息亮切，下同。
知伯國聞之，諫知伯國，晉大夫，知氏之族。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曰：「難將由
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〇難，乃旦切，下並同。夫郤氏
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公而滅三郤，在魯成十七年。〇轅音
袁。趙有孟姬之讒，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譖趙同、趙括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
欒有叔祁之愬，叔祁，范宣子之女，欒盈之母也。叔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
范、中行有函冶之難，范皋夷之邑也。〇函，胡南切。冶，
皋夷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惡，故皋夷使二子爭之，在魯定十三年。皆主之所知也。夏
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失人也。怨豈在明？明，著也。不見是圖。』不見，未形也。
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或大而不為怨，或小而為禍。夫君子能勤
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
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蜂蠆，
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蠆，丑邁切。蜂，亦作蠭。
自藍臺之後五年也。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首，先也。
遂滅知氏。
晉陽之圍，襄子圍晉陽也。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

國語評苑　卷之五　二十七

之難〔重直龍切〇張談趙襄子之宰 盍談也重器圭璧鍾鼎之屬〕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令決行路以求助也〕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地道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己行不夷先子也〕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夫地也求飲吾欲〔飲於鴆切言地求飲吾以情欲無忠諫也〕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養長也干求也〇養餘兩切〕吾不與皆斃〔皆俱也〇斃婢世切又蒲此切〕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別縣完則切下同〇長丁丈切下同〇從才用切〕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罷音皮〇斃蒲計切〕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晉別縣也〕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也膏澤若潤也〕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先主簡子也謂無以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尹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也引分水以灌之〕沈竈產鼃民無畔意〔畔同叛〕〔〇沈竈沈而炊也鼃蝦蟆也〇鼃音蛙〇竈生於竈〕

鄭桓寄孥於虢鄶之間

祝融諸國文共四人後自論戎狄次南方次西州而後則總論周之興衰姦情詳敘陳別志

鄭語〔鄭姬姓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封於咸林今京兆鄭縣是也幽王無道乃徙其人於虢鄶之間遂有其地今河南新鄭是也〕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幽王八年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周眾西周之民東土陝以東也〕問於史伯曰〔史伯周太史〕王室多故〔故猶難也〕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偪彼列切下同〇昌盛也偪迫也〕當成周者〔成周雒邑〇雒即洛字漢火德改以從隹〕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荊蠻羋姓之蠻也申呂姜姓應蔡隨唐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陳嬀姓也〇羋音彌後同〇鄧與六切〇曼音萬〕北有衛燕狄鮮虞路洛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鮮虞姬姓在狄者路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〇隗午罪切〇芮如銳切〇八國姬姓也虞虢叔之後西虢也〕

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妊姓鄒曹姓莒己姓〇莒居呂切〇妊音壬〕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東夷之國也〇己居里切下同〕非親則頑不可入也〔王支子母弟甥舅是也蠻荊戎狄為夷非親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濟子禮切下同〇言此四水之間可避也〕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鄶古外切下同〇是其子男之國〕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此二國皆姬妊姓也虢叔東虢仲之後〕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孥妻子〕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奉音鳳〇桓公甚得周眾故必勝也〕若克二邑〔二邑虢鄶〕鄔弊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鄔音烏則此八邑皆可得也〇言克二邑〕若前莘後

據文然曰史伯論虢鄶驕侈貪冒伯此四國而取之此非智伯能盡之故知其必入曾不食其餘矣

此言楚不可入

河右洛左濟〔莘華國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音浮騩音隗溱側巾切洧于軌切〇芣騩山名主為之神主也孔子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食謂居其土食其水也〕脩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〇卒遵聿切〕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以倫切〇熊嚴楚子熊嚴之後十四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紃楚子熊紃也仲不立叔在濮耳〕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叔熊能濮蠻邑〕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薳氏楚大夫〕是天啟之心也〔啟開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紃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之心功德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替廢也〕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之先為此二官〕夫黎為高辛氏火正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季曰季連為芉姓楚之祖也季連之後為鬻熊事周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

王時封於荊蠻為楚子黎為高辛氏火正傳曰吳回為黎黎為火正也○嚳古毒切 以淳燿惇大天明地

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燿弋笑切○淳大也燿明也惇厚也言黎為火

正能治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也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歷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光照

四海使上下有章也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章顯也 虞夏商

周是也 是成天地之功者也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 ○樂盧各切 虞幕舜

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王乃耕籍之類是也 夏

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 品高下之品也○單都寒切○單盡也庶眾也除水災使

萬物高下各得其所 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 ○契息列切下同○保養也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魯語曰契為司徒而民輯 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

者也 棄后稷也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粱麻麥菽茹之屬蔬草菜之可食者○長展兩切茹如甚切蔬式竹切

其後皆為王公侯伯 禹身王契在子孫公侯伯謂其後杞宋及幕後陳侯也 祝融亦能昭

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柔潤也嘉善也材五穀材木也 其後八姓

於周未有侯伯 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芉也侯伯諸侯之伯○秃他谷切 佐制物於

前代者 佐助也物事也前代夏殷也 昆吾為夏伯矣 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封於

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于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大彭豕韋為商伯

矣 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為商伯○籛

音箋 當周未有 侯伯未有 己姓昆吾蘇顧溫董 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莒其後 董姓

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 鬷子工切豢胡慣切○董姓己姓之別受氏為國者有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

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當夏之興別封鬷夷於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而未獲豢龍氏

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擾音留內傳作力誘切古國名宜從內傳食儀吏切 彭姓彭祖豕韋諸

稽則商滅之矣 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 禿姓

舟人則周滅之矣 禿彭祖之別舟人國名 妘姓鄔鄶路偪陽 ○鄔烏戶切○偪甫日切又彼

力切○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於鄶鄶今新鄭也鄔路偪陽其後別封也 曹姓鄒莒 陸終第五子曰安為

曹姓封於鄒 皆為采衛 皆在采服衛服去王城二千里三千里 或在王室或

在夷翟莫之數也 數 而又無

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 聞音問○斟姓曹姓之別也或云夏以衰或之非也傳有斟灌斟尋滅所

滅非少康又皆夏同姓非此也○尋本或作鄩亮堅竟切 融之興者其在芉姓乎芉姓夔越

不足命也 夔越芉姓之別國也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王

此言秦將不可

命為夔子 蠻芉蠻矣 蠻芉謂叔熊在濮從蠻俗也 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

矣 昭明也 姜嬴荊芉實與諸姬代相干也 姜齊姓嬴秦姓芉楚姓代更也干犯也言其代

更相犯間也○更古衡切間居諫切 姜伯夷之後也 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 嬴伯翳

之後也 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翳於計切書作益○皞胡老切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

堯者也 秩宗之官於周為宗伯崇為太常掌國祭祀書曰伯典朕三禮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祇巨支切 伯翳

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 百物草木鳥獸也議使各得其宜 其後皆不失祀而未

有興者 興謂為侯伯也 周衰其將至矣 至於伯也 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 謝

王之舅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何如問可居不○不方有切下可不同 對曰其民

沓貪而忍不可因也 沓徒合切○沓黷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 惟謝郟之間 郟古洽切○間

謂郟南謝北鄢郟在焉郟後為鄭鄭哀公取之魯昭元年傳曰葬王於郟謂之郟敖是也 其冢君侈驕 冢大也

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 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 若更君

而周訓之是易取也 易以豉切○更與是道導之則易取也 且可長用也 長用久如也○

此言周之弊亡

處昌呂切 公曰周其弊乎 弊敗也 對曰殆於必弊者 殆近也 大誓曰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 大他蓋切書作泰○大誓周書言民惡幽王先天封民心之亡天必從之也○惡於路切下同

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之 王幽王也高明昭顯謂賢明之臣暗昧幽暗不見光明之

道也。○瞑，莫丁切，又莫定切。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頑童窮固，皆暗昧窮陋不識德義者。○惡，烏路切。去和而取同。和謂可否相濟，同謂同欲也。君子和而不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生，同氣也。以它平它謂之和，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和，胡卧切。故能豐長而物生之。○長，展兩切。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烹之屬。○雜，彼冀切。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也。和六律以聰耳，聰，聽也。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七竅也。謂目為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也。○竅，苦吊切。平八索以成人，八索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也。建九紀以立純德，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旁胱、腸、膽也。純德，純一不駁也。九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之動。賈唐云：九紀，九功也。○藏，才浪切。胱，古黃切。

合十數以訓百體。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之體也。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職品，合於十數之名，以訓導百官之職也。千品，謂之萬方。方，道也。計億事，材兆物，計，筭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收經入，行姟極。經，常也。姟，備也。數極於姟，萬萬兆曰姟，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姟之數。○姟音該，或作垓。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極數也。外語曰：天子之田九畡。○畡，古哀切。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周，忠信也。言以忠信數導之，其民和樂如一室也。夫如是，和之至也。至，極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則不貢也。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工，官也。講，校也。多物，物事也。務和同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也。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也。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果，美也。物一不講。講，校也。王將棄是

柳宗元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殺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後，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甚好怪。若之為靡，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類也，而與剸同。剸，音專。類，擅和也。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石父，虢君之名也。讒，巧於諂媚。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聘后，申后。內妾，褒姒。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以置之於側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之臣用之為卿士，而妖嬖之人，置之於位，使幸之人。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宣王，幽王之父。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檿，於琰切。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賣也。王使執而戮之，戮之於路。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府之藏也。此人也，收以奔褒。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之也。褒人有獄，而以為入於王，入，進也。褒人褒君有獄也，進之於王。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言不可為治也。○為，于偽切。訓語有之曰：訓語，周書。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同，共也。褒人褒君之先，二龍共處，自謂褒君。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止，留也。卜請其漦而藏之，吉。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漦，士之切。沫音末。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布，陳也。幣，玉帛。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也。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櫝，匱也。○櫝，徒谷切。傳，直專切。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末，末年。○末字古流字，下同。漦流於庭，不可除也。言流於庭前，滑不可取而除之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裳正幅曰帷。譟，讙呼也。○幃，于非切。譟，素到切。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黿，或為蚖。蚖，蜥蜴也，象龍。○黿音元，蚖音鵝，蜴音易。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毀齒曰齔。未盡齔，女七歲而毀齒。遭，遇也。○齔，初覲切。既笄而孕，女十五而笄。孕，任身也。○孕，以證切。任，而林切，又而鴆切。當宣王而生。厲王不在位，共和十四年而死，十五年宣王立。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不夫而育，育，生也。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

國語評苑第六

吳高陵亭侯　韋昭解　宋鄭國公　宋庠補音

明吏部考功員外穆文熙編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石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叅校　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

武林張文燿重校　崇安後學彭棣重閱

楚語上

(史記世家楚顓頊之後也陸終生六子少曰季連羋姓至鬻熊為文王師成王受熊繹於楚居丹陽宋忠曰丹陽郡在枝江縣至楚文王自丹陽徙於郢在南郡江陵縣也)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亹忘偉切徐鍇引說文無亹字當作娓○箴楚恭王之名林切按左傳史記楚恭王名皆作審)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士亹楚大夫箴莊王之孫恭王名○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朱堯子封於丹)舜有商均(均舜子封於商)啓有

五觀(觀古灌○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湯有大甲(太甲湯孫大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文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兄)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聳奬也○聳息勇切○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繫通作系)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行下孟切)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導開也顯明也○導通作道○謂若成湯文武周召僖公之屬詩所美者)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則法也)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滌也穢惡也樂所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也族類謂若惇叙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訓吁運切)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改也○悛七全切)則文詠物以行之(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詞風託事物以動行之○風方鳳切)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身以勸勉之也)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舍音捨○施舍謂原心舍過所欲)明久長以道之信(有信然後可長久)明度量以道之義(義所宜也○度洛切量)明等級以道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道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昭明也明利所以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道之罰(明罰精意以情斷之也)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也)明齊肅以耀之臨(齊莊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事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相息亮切)威儀以先後之(先悉薦切)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宣徧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監古銜切)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與猶成也)夫子踐位則退(退遜讓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也)不則赧(赧女限切○赧慚也)

恭王有疾(恭王太子箴也在魯襄十三年)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伯音霸)覆楚國之師(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也○覆芳服切)不穀之辠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從從先君於廟也亂而不損曰靈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主謚序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昭常遙切正作佋)

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子囊楚令尹公子貞）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光君之善）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子夕也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宗老家臣曰老宗人者）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

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也）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湫舉娶於申公子牟（湫舉楚大夫五參之子伍舉也子牟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辠而亡康王以湫舉為遣之（康王恭王之子）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聲子蔡公孫歸生）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二先子謂湫舉之父伍參聲子之父子朝）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

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曰

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叛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為師王子燮為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

襄公[illegible]晉曲沃實納齊[illegible]齊莊公納之絳以曲[illegible]年[illegible]

三年秦徵衎實難桓景[illegible]於景[illegible]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皆見記錄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拇音母○拇大指也毛須髮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徒弔切○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所律切○帥循也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辯之以名名號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其所掌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處止也䖟蝱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蝱莫耕切蝱由季切○大曰䖟小曰蝱不能掉尾言尾重也以言三國亦將叛也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惕惕懼也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字故鄭丹也子然之子然丹也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三年也在魯昭十三年棄疾蔡王之子靈王之弟平王也靈王為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叛之於乾谿王自殺言殺者[illegible]死由[illegible]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亹息亮切後倚相並同○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廷見於廷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女音汝耄音帽舍音捨○八十曰耄舍棄也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交交相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共音恭猶箴儆於國箴刺儆戒也

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長[illegible]下同師[illegible]長大夫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道通作導○言誦之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賁博昆切○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位宁有官師之典宁直呂切○門屏之間謂之宁官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御之箴褻音薛○褻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道通作導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詔吉凶事成禮也瞽樂太師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讀曰抑毛詩敘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睿明也書曰睿作聖[illegible]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昃日昳也昃音[illegible]

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侍楚國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諫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為治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illegible]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於神明以入於河遷於河內自河徂亳亳步博切○從河內往都亳也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illegible]

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

……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

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

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百姓，百官受氏姓也）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使神和聽之），以告遍至，則無不受休（休，慶也）。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鶩音木）。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也）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其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遍祀群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豬，土氣含收（含收，萬物含斂也），天明昌作（謂天氣上也）。

百嘉備舍，群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繰音騷），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舍音捨）。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為行）。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

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能言能聽徹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司馬太史之屬）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寮屬徹於王也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也）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陪屬謂有僚屬陪貳相佐也臣之臣）官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官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內極數也）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也常稅也）

鬬且論子常之敗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且子余切）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財用物也貨馬多則為害）

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獻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共音供）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國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舍去也子文鬬伯比之子）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名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本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盈滿也壘壁壘也）道殣相望（殣音覲道冢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怨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穆成王子商臣也）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

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期音基）

昭王不罪藍尹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楚大夫）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令尹公子申也）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

悛已全切○悛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

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何惜死死在

司敗矣司敗司寇也惟君圖之而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見者

前敗也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昭王奔鄖鄖楚邑也鄖公之弟懷將殺王殺申志切下為殺同

○鄖公令尹子文玄孫之子蔓成然之子鬬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

考也父蔓成然也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不殺非

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行下孟切外內易行不為豐約

舉豐盛也約窮也舉動也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

非是不讎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

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

國語 卷之十八 十九

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害也懷弗聽

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隨姬姓國也王歸而賞及鄖懷

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

均同也賞罰無別故懼也○別彼列切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子期蔓成然字

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

也詩云曾不崇朝與哀殯喪塗木曰殯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

義思公議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

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敗于嫣切○柏舉之戰闔

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甚音扶差初佳切後凡夫差同

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

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

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

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今吾聞夫差好罷

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

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

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相息亮切

○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鳴其佩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

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珩音行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

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

國語評苑 卷之十八 二十

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於寡

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

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

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龜珠齒角

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

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

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

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

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

六寳

藪。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文子辭梁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高諫子西召白公勝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

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

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邊直龍切○委猶棄也邊境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屬會也殘伐殘滅伐越）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寇令冠之號令也）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晐音該○一介一人晐備也備百姓也）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匜音移○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裁制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搰胡忽切○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封殖立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心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度待洛切○秉執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也）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逆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而歸討之也）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音旋○玩弄也）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憔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許鬼切○虺小蛇也蛇大也）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弱者有福）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音捨○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裕饒也）其民殷眾（殷盛也）以多甲兵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司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於水見形而已鑑於人知成敗也）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罷弊楚國以閒陳蔡（罷音皮○閒候其隙也楚靈王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不修方城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東國徐夷吳越也）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乾谿地名魯昭十三年民叛而王死）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古玄切）

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

……而未殉而葬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眾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眾，挑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

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

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移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虞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

遂至於郢（郢，楚都也）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云：王，姓也。百執事，百官。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為言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姓也。下言夫槩王，則闔廬也。夫槩，闔廬之弟也。）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夫槩，闔廬之弟也。傳曰：夫槩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壬不鑒於楚，（壬，齊景公之子簡公也。）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兄弟之國，謂魯也。哀十一年春，齊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艾陵之戰在十一年。傳曰：五月克博，至于嬴，是也。）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

告於下執事。（事，成功也。）周王答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景王子敬王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備也。）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

天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奔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

包胥辭曰：不知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

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中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苦成、文種、范蠡、皋如之屬〕，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教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物，旗物，別善惡，昭謂物色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之備，不可攻入也〕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不審則眾惑也〕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也〕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不審謂欺詐非實也〕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過五日則晚矣，王行不近〕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

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闔，門扇也，示不出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

○上下皆訴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敵呂切○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鬻賣也○鬻音六切）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陳直覲切）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令力呈切下同○須須後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中水水中央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中分以禦之○復扶又切）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潛涉也涉渡也○譟與默同）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譟先到切○軍敗）

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郊郊外也）三戰三北（三戰笠澤也沒也郊也）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王宮吳王宮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諱之也）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吳有好○好呼報切）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越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達致也甬句音鉤）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任所安可與君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朝直遙切）○夫唯能下其臣以集其謀故也（下遐嫁切下謂下其臣○集成也言吳不用子胥之禍）

越語上（史記世家越其先禹之後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披草萊而邑焉周禮職方氏掌越國在海中注云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曰越種）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山名曰會稽山在今山陰縣南七里吳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棲思齊切）乃號令於三軍（號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國子姓同姓之列者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阨親而子之也）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為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資取也○賈音古）冬則資絺（絺細葛也○絺丑之切）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蓑素禾切）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嚭匹鄙切）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女於女字下同○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

夫（士曰）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從上，慈用切。下如字。師，所用也。左右，在君所用也）。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係，繫也。不為吳所禽），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為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環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言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於是矣（言越成之亦不可改也）。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上黨，所謂上國也，中國也），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異也）。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

（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教吳，以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太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犂之孫也。魯昭元年，州犂為楚靈王所殺，嚭奔吳），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句踐說於國人曰（說，解說也）：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暴，步木切。更，古衡切。○更，改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事吳，吳皆宦隸之然），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在馬前也）。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於禦兒（今嘉興語兒鄉是也），東至于鄞（鄞，于斤切。今鄞縣是也），西至于姑蔑（蔑，迷結切。○姑蔑，今太湖是也），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耳。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取，七諭切，下同。○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告，古毒切，下同。○免，乳也），公令醫守之（醫，醫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三年不治政事。適，丁歷切）；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庶子）。

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疹，章忍切。○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其達士，潔其居（潔其館舍），美其服（服，衣服也），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糧也。脂，膏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餔，補故切。歠，昌劣切。○為後將用之），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衣，於既切，下同。○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

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也)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是故敗吳於囿(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而自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越語下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句踐三年魯哀之元年)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蠡音禮○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傾危也定安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也)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言卑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也○重直勇切下同)玩好女樂(玩好珍寶)尊之以名(謂之天王也)如此不已(不已謂吳不釋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籥音藥)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寶)

吳人不許大夫種求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脩鍵閉愼管籥○鍵其偃切)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隷也○宦丁亂切)三年而吳人遣之(以句踐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脩政故問節事)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利謂萬物終歸於地也)美惡皆成以養其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有時也)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也)自若以處(處昌呂切○自若無妄動也)以度

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桑絺綌之功○絺丑思里切)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庫實民衆殷(殷盛也)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閒而起為亂階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反變也間隙也○間古莧切下同)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吳事無釁隙則時未在越)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樂盧各切○三樂三時之務使之勸業也)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因時順氣故不逆也)五穀稑孰民乃蕃滋(稑音六○稑和也蕃息也滋益也)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

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謂有所斬伐及殺戮也以為常法也)死生因天地之刑(死生殺也天地四時之法也推亡固存)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福禍之)聖人因天(天垂象聖人則之)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見其吉凶)聖人因而成之(以因吉凶誅賞)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為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舟與車游觀也)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困苦也)吾欲與子

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彊索者不祥(彊其兩切○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天時成越當可以動也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予音與○有奪予而復奪)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盧各切)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也)憎輔遠弼(遠于願切)聖人不出忠臣解骨(謂子胥)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

句踐亦有不忍之心不有范蠡之賢此不能報哉

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柔宜為主人安徐重固然數未盡雖柔不可迫也）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在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天道盈縮）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若日月然也）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勢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賢良貴臣尚書云重祿寶貝賂謂賢良親近之士姑蘇宮之臺也在吳閶門外近湖或云賢良言君子齊言士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使王孫雒行成於越（王孫雒吳大夫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會稽使越棲於會稽時也）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庸用也因天時以為功用）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音旋反也形體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復反扶又切下同五年再閏天數）

一終故（復反也）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兵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也）近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滅亦不遠也）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愈或作俞○俞益也）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朝陟遙切○十年謂勤身以謀吳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易以豉切下同○冀望也易望已不勤謀也）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枹音孚或音浮擊鼓杖所秉切下使者同○提擊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

自謂非人所皆拒人之道其卑封有待也

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惡烏路切）范蠡曰王孫子（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過子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陂崖也）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鼃戶媧切黽莫耿切陼水中可居者曰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諓諓巧辯之言也方欲拒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靦面目之貌也）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反辭以告也）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子得罪也）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勉王以德也欲隱遁也）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

所以不可久也

古今明哲保身之道

其識越若達而報復可也使夫而王亦有以報之矣不去惜哉

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寫象其形狀而自朝禮之○以善金）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為浹浹匝也）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環周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誓告）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許亮切○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國語第六終

光裕堂梓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
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
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
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
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
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
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
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
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
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

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
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得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
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
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
有所恥小國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
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
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
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
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
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為侯王詐
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

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
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
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
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
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
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
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
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
合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
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
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衡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

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
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
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
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
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
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
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
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字脫）　故
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
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校戰國策書錄

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敎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

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戰國策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倭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諫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是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首卒字時次相糅劉向

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以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一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疎畧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己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竝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畧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並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因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傅會乎又

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據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識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詐齊秦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藉代之詑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

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
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嘗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
得今搢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
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其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
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
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
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盜以游士增飾之詞多刻重以
訛外了概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
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
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
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

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
禁則齊以戒則明豈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窮堯
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
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道師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
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
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
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
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復出
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
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關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
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
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
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
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
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
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
於春秋春秋善惡無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
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
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
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
顧也兩稚於鄭則首不紀置薰於猶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

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
名之也近代晁子止著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
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
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
主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
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
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
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
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皆乎

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為國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吳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未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随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裝君所校策來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官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已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況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為上而後之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為高而後之為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操縱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illegible]此以弱彼而游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闘争諸侯矜龍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燕秦之禍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注疎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删衍差失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攄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審核而義正識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皆有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鋟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袁悅之還都止齎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為益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僃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刊書以是為首云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於周。索。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戰國評苑　卷之一　五　光裕堂梓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章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慶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

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

戰國評苑　卷之一　六　光裕堂梓

○三國攻秦章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韓魏易地章

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章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章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戰國評苑　卷之一

戰國策評苑卷第二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見前○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東政洛陽食采於鞏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周

○秦興師臨周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

戰國評苑　卷之十

辭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少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郎南陽葉也補曰姚云後語作章華之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將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漓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戰國評苑　卷之二　二　光裕堂梓

○秦攻宜陽章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卿）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為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戰國評苑　卷之二　三　光裕堂梓

○東周與西周戰章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章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為己援）齊明（楚人）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周使最之齊，秦疑[illegible]）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illegible]）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屬上黨，上黨韓地）公東收寶於秦，（佐秦故）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東謂齊）則有合矣。（齊合趙也）

〇周最謂金投章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理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〇石行秦謂大梁造章

石行秦（周人）謂大梁造（秦爵）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為君爭於秦。

附賞而已

目以七國如楚漢並峙之今按解題云自赧王降周就已絕東西雖未亡特郭邑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洪子雖以七國如書而赧王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紀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嬌之也

戰國策評苑卷第二終

戰國策評苑卷第三

秦（秦地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屬焉）

孝公（孝公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孝其諡不合者各見本章

○衛鞅亡魏入秦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君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橫章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餝。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

也。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

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

道。(清几也)張樂設飲，(張施)郊迎三十里。(迎於郊)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不直行，伏音匐，匍匐大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罪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遜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季子，蘇秦字。[正]曰司馬貞曰：蘇秦字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之賢)曰：蘇秦欺寡人，(欺許也)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負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營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王。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秦合，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

輕天下。(桂猶勢也天下所輕) 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一)楚攻魏章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田華之為陳軫說秦惠王章

田華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章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陳軫去楚之秦章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

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補曰情實也輸寫也輸寫以告之 儀不能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謂束之正曰約具也 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補曰一本無之字且安之也 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所籌度 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正曰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之語助也下同 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詈罵也 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應 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人也。

四言云云後漢馮衍傳有 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補曰國下當有情字 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之不猶於 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章再出著其旨若以前所陳異也 正曰陳軫之楚之對辯給不能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 補曰大事記顯王四十一年秦陳軫奔楚鮑題引宋文自言僕妾以下正歸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卻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之魏章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 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 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 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焫亦燒也言火其國 補曰焫如悅反 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謂戰 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 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之事 義渠君曰。謹聞令。令命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 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使至 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內成皋有李城 史張儀傳亦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引 補曰正曰正義云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事在陵且此云李帛時同戰死封其弟為李侯

帛必非秦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盡至懷是時諸國連衡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蓋義渠之難必次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特也 補曰按史犀首相魏張儀去犀首聞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云云且五國伐秦事在惠文後七年大年魏因儀請成于秦乃復相秦則此時儀未為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今在魏衍不相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魏伐秦之役儀在魏陝為秦用而又謂衍與義渠語在相魏之後蓋所作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必相而害之與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五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燕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若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略不書與記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也明與脩魚之戰齊脩中差年表在次年而記於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章

司馬錯秦人 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 補曰轘胡關反

轘緱氏之口（高紀注轘轅緱氏險道屬河南〔補〕曰索隱云緱氏以山為名）當屯留之道（屬上黨〔補〕曰正義云屯留潞州縣道也大行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補〕曰左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縣）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

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齊助楚攻秦章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

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楚絕齊章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秦惠王死章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　正曰李讎據高注此無據）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樗里子之廢）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引三子以攻張儀諸侯見張儀之無秦則儀之術無所用矣）

○張儀欲假秦兵章

武王（惠文子元年　正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時將）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張子不反秦（相魏　權秦以救）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其厚權秦兵）張子不去秦（去猶捨也儀亦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高貴之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　正曰劉辰翁云不去秦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因令楚王（儀）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相之）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國之交）今身在楚（疾身）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聞疾之言蓋誣之也）曰王（楚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補曰為然之為如字餘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章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補曰請當作謂是謂字）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言非所宜得得之必有禍）今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然）天下有變（謂害於秦）王割漢中以楚和（補曰一本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姚注一無為字此作以楚和殺次也）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背）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魏謂魏冉章

為魏（補曰姚云曾本此下有文字）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傳言其用事武王時此時冉欲如楚）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東）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張陽韓人毋澤亦韓人）說魏王（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頓尤當闕）薛公（田嬰）公叔也（韓人）曰臣戰（與楚戰）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契國以國為約）以與王約（魏王）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正曰言欲得挈領而受誅持其項以受）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補曰此十六字一本無姚云一本無下約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事秦伐也臣辛張陽王謂魏王也此三人之辯非誠冉者故名冉）是令張儀之言為禹（以儀）

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此爲善謀今儀既死而冉米與楚合是儀之謀得伸於冉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欲合楚之說必公不如反公國（秦）德楚（謂但從恩惠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其於何如）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為魏親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著冉為之請而得則儀重冉表情細親為儀請亦所以為親親不重冉也補曰為公之為去聲）

○醫扁鵲見秦武王章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　正曰鮑本高注史記勃海郡鄚人姓秦氏名越人徐廣云鄚當為鄭正義云又家於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秦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見本未然也越人似非名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欲去）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

戰國評苑 卷之二

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〇秦武王謂甘茂章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

戰國評苑 卷之三

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朱焯曰：甘茂拔宜陽，馮章不可謂無力。

〇宜陽之役章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〇甘茂攻宜陽章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上猶前秦之右將有尉軍附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士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諭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摧也補曰衍史作奭下並同而公仲元作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正曰一本作無茂是蓋字訛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補曰一本鼓之宜陽拔

○宜陽未得章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如攻國然而外與韓朋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

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謂死怨之深矣使茂又攻二人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章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約也楚恃助韓兵任韓後正曰言其後有變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姚本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章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正曰無楊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抑按也正曰顯與茂爭國者視惠王策李孼云顯乃張儀黨與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周淨而不除亦凡以敗茂元在韓策補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乃出此章陽茂作陽與卅作市其亦與大事記所取鮑氏云顯得止用

顯亦令韓注文高注此章但作遂字皆並刊本有之而鮑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作公孫奭又有公孫顯公孫郝公孫赫其人皆伐於韓而議云奭郝皆往秦而當時者大事記謂郝顯郝與奭在音為一人渭赫即郝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顯又恐衍即顯之訛也今且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章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窮屈也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儒補曰需即儒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固可制

○甘茂相秦章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隙與語將置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

而二字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樗里疾盡知道穴聽之矣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遂衍者曰告人既矣必不告已正曰姚本有之字補曰告人之云執更深險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章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凡見皆楚人之於秦使為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怵誘也若則驚耳而不使魏制和制謂主之楚必曰言告楚秦鬻魏以鬻說之鬻賣也如賣友云言始約而然背之魏補曰恐缺一魏字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絕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皆魏楚割地與秦時地未

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恒常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

戰國評苑　卷之三

甘茂辭不往。蘇子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獻則謂公孫消章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戰國評苑　卷之三

○薛公為魏謂魏冉章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

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秦愈不敢出。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勝有功。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章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已。眠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眠與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殁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秦事王矣。

○謂魏冉曰章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則疾到。

○陘山之事章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

以天下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補曰史作）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其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穰侯傳有。補曰於是穰侯行引兵而歸秦。為齊為之之為使臣之使兩走字並去聲）

○秦客卿造謂穰侯章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

（補曰後為萬乘為去聲）

○頃襄王二十年章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

之交也。約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兵甲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也。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

也。曰：……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纏牽長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章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功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

戰國評苑

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已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若是，則臣之志願少賜遊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章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

戰國評苑

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効臣之愚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
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
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
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音賴，惡疾也。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
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武王力士
奔育之勇而死。死者，
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
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名。夜
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膝行蒲

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
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
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
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
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
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
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
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
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
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
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
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蹇兔也，
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
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
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
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

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
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
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
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
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
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
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
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
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
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

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

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曰章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斃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章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以神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此者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掌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戰國評苑　卷之三　四十一

○秦昭王謂左右章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章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高注臣）為魏子說太后曰：以

戰國評苑　卷之三　四十二

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補曰一無乃字）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補曰死在四十二年。正曰爲魏之爲去聲）

○秦攻韓章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補曰。姚云一作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能（補曰姚本作不能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割作削元）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補曰此章有誤未詳）

戰國評苑　卷之三　四十三

○應侯曰章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元作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補曰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說亦見尸子及淮南子）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與損之也）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故爲惑）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章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補曰一本有）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言輕猶忽也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在邯鄲西。正曰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動謀者）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戰國評苑　卷之三　四十四

○謂應侯曰章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襲其父號。補曰史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秦復定上黨分軍爲二）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四十八年）曰。然。（補曰）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補曰）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

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因襄國津故邢國此字當作邢補曰上章秦攻韓圍陘史記忠王九年秦拔我陘汾旁十年秦擊我太行我上黨郡守以郡降趙事）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一（元作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求和）因以爲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爲之下補曰史無以爲此因字而以爲武安君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下按後欲代趙云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應侯所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相室家之相此如家老也男曰家老）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此臣應侯子也此時無地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即與）爲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餘子爲餘子杜子注餘子謂黃也傳晉有公族餘子餘子張儀魏氏餘子索隱云支庶也人季子也注小司徒致餘子注餘子之母弟也呂春秋丁夫爲餘子趙策亦有餘子字按梁餘子之作梁若臣亦嘗爲子言已亦若東門吳乃仰與爲梁餘子同言仁地與亡子同）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補曰奈人）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一本此下有何事）也（問其心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將（元作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誅奪君（補曰顯逆亂之誅又作顯逆誅誅奪亦通）

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汝南民爲韓所獲者補曰以爲爲虜爲將之爲如字依姚本句則爲秦之虜亦如字）

○昭王既息民繕兵章

昭王既息民繕兵欲伐趙（鄲邯鄲也）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集韻俸秩祿也）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後志潞氏有長平亭在上黨即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七年補曰正義云長平在澤州縣西）秦軍大克（元作克下同徐廣曰勝此物謂趙軍大）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補曰餽以食人也）以靡其財（集韻靡壞也）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治也）涕泣相哀戮力同憂（戮力并力也）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衍字）五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集韻校木）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江夏起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補曰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廟即所謂燒夷陵先王之墓也）楚人震恐（震動也）故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十四年)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櫓同，大盾也。正曰：高注：鹵，大楯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楯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元作[倍])於趙國之衆，(曰姚本作倍字)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正曰：倍，背也。言深入所過城邑多也)發梁焚舟以專民，(梁，橋也。此皆示以必死，無還心也)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持不決)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曰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補曰：長，丁丈反)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折其節)臣推體以下死士。(推猶委也。正曰：推體，猶委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撓也。挑敵求戰。正曰：漢書謂之致師)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補曰：以，猶待也)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也)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

○秦攻邯鄲章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也)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illegible]

……盆中大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

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

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

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

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猶言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楚悼、越王。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抵同。匹齊切，擊也。集作批，蒲結切。）廣地殖穀，（殖，殖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補曰：一本有九合諸侯一句】九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倍）吳王夫差無敵（元作適）於天下，輕諸侯，陵（元作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太史、太史啓，周官共人，未詳）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返道理之所致也。[illegible]

戰國評苑　卷之三　玉樹堂

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曰：史此下有遂字】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言屠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越，（越屬揚州）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起傳：宗人臣射刺起死）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剏邑，（墾耕，剏造也）辟地殖穀，（殖同植）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補曰：史方下有之字，士下有專字】

有然字，恐此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將指而殺之。（指戾同悖也，流通。之楚記言賜劍死）【補曰：指，姚本作指】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投，言大勝也）或欲分功，（分，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曰：姚本此】施三川，以實宜陽，以【補曰：一本無此字，史同】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斷三晉之路。此言斷絕之）棧道千里，（棧閣，險絕也）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王子喬、赤松子）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篤，甚也）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十二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補曰：水經云：雁門延水東逕罡城南。澤燕人，疑此即其所邑】居（一本有居字，史同）秦十餘年，事【補曰：上有事字，史同】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居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利而已。唯澤為近明哲保身之策……

戰國評苑　卷之三　玉樹堂

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逆，旣無當於道德之智、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補曰：爲主、爲君、爲莽、爲楚、爲越、爲秦之爲，去聲。）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立。周亡於是六年矣。）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章

濮陽人（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孝文王子。子楚初名），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世，後世），願往事之（事猶爲。補曰：不韋卻耕出珠玉之小利，而圖建國立君之大利）。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鄗城（補曰：字書無鄗，趙地）。故往說之曰：子傒（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棄死賤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歸爲事。正曰：劉辰翁云計事猶謀事，求歸別句。）

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孝文后華陽夫人）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此言其年高），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且固，崩喻死），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說有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正曰：四方之隅。不可移也，以太山爲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

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計猶決也），是抱空質也（鮑本：質本以交好，今此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正曰：講即好字）。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故曰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

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服楚服以說之）。王后悅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止宮中）。間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使也。存，問也，問其存亡），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則有警。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是爲莊襄），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爲太后養地也）。

莊襄王（文王子。元年壬子立）

始皇帝（莊襄王子。元年乙卯立）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章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補曰姚本此下有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一句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甘茂之孫正曰高注少庶子官名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秦官誤庶子說又見後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叱去。曰。補曰姚云曾作曰去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正曰無稽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起傳言賜劍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孺子童子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羅傳有補曰史云衍上谷三十城令秦有什一索隱云謂以什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孰是

○秦王欲見頓弱章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補曰姚本有同一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銚芸苗器耨器補曰作拔字與銚同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同勃語色勃如也補曰說文今論語作勃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嫪毐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入其社稷之臣於秦。歸秦說之使即韓魏從。補曰一本無此三字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凡敬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一本下衍於字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齊補曰一本此下有王字入朝。四國畢元作

戰國評苑　卷之三　六十四　光裕堂梓

王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宣王召復位遂有馬陵之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齊之楚楚封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豈嫠齊宣得再度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必有誤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閈之詐豈能行其間其爲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乃史之舊耳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修八尺有餘章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艷意又疑作佚正曰高注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本問之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親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鮑謂鄒忌嘗以計走田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惟此言……）

明王之盛與齊君一聞鄒子之說即慨然行之此列侯所以相率而朝也

若萬世之言也（補曰大事記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與鄒忌事同……）

宣王（威王子元年壬午七年己卯補曰名辟彊）

○南梁之難章

南梁之難（南梁韓國地有南梁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韓不利戰於南梁正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稱南梁者別於大梁少梁……）韓氏請救於齊田侯（陳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按桓公田臣思……）

○田忌爲齊將章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孫子齊人也）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弊於先……

弱守於主。主者，衝軼之途也。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田忌亡齊而之楚章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章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權之難章

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

帶甲數十萬（史：三十），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於五家），疾如錐矢，戰如雷電（其威大也），解如風雨（言疾也）。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齊都）七萬戶（補曰：青州臨淄縣，古營丘地，城臨淄，故云。見正義。及水經注渤海後語北海，今青州北海是也）。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補曰：史無下），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以竽三十六簧），鼓瑟（以琴二十五弦），擊筑（以竹曲五弦之樂），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劉向別錄：蹹鞠，黃帝作，蓋因戲以練武士。蹹鞠，即蹙也）。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曰：史此有以字）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之後），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補曰：史作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不能

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補曰：一本此有也字）。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補曰：主君，史作足下）以趙王之詔告之（詔告也），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章

淳于髡（齊人）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此謂千里有一，猶為比肩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欲伐魏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

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補曰】此與蘇代鷸蚌陳軫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遂七倫反）

○齊欲伐魏章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文馬四匹為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齊朝齊楚王怒伐則此所言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伐之）名醜而實危。（伐與國醜也有楚伐之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齊宣王見顏斶章

齊宣王見（【補曰】見賢遍反）顏斶。（集韻音觸引呂春秋齊有顏斶【補曰】春秋後語作王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即並使之前也）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冢）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一石百二十斤）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役為之使處在其位【補曰】姚本天下之士仁義字）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服元作）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五鄙為鄙郊外曰野亦所處也【補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在鄉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今失策故誅滅而寡）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

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元作則)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削約之未著者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從曰無形無端皆指賓德言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見下通聖明之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猶言非邪 補曰疑非字當在與字上而夫音扶屬下句與下文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云云同一本作本歟無非字義明)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補曰自取病謂言士貴主賤)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王自謂也)。(細人前所謂無禮不貴士者也)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具)。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麗都皆美貌)。顏斶辭去曰。夫玉

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之)。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達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晚食以當肉(晚食而食 補曰當敵也其美比於肉 知字同)。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樂也)。制言者王也(言命令)。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字衍)而辭去。君子(補二字衍)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補曰正曰者斶既辭而又自言也)。

(上言太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誤)

○先生王斗造門章

先生王斗(齊人 補曰一本標門框號要作王升)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謁若宰省贊受事 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補曰使徐其至 曰使無趨至)。寡人請從

就之。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不知所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桓公非田氏之先 斗齊人也 得補為先)所好者五(補曰一本標鮑要有五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元作藉 補上地人民之籍 賜履也)。立為太伯(伯二伯之)。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抎失也 春秋傳抎子辱矣)。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補曰先君好馬以下鮑說之言小異)。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騄耳字書不載 馬黑脊 亦不言良馬 騏驎行中律呂 則此馬以麒麟 此二字單言 如詩及說文)。

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補曰一本作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莊子毛嬙麗姬 越女 吳王夫差嬖)。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縠細縛也 補曰縠紗 今紗下細 綿為縐 三服官 輕綃)。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見自卑其身而後以為高 此無所謂王斗之義 能三年而總不小功之察者也 若可知矣 然不若緦之察 言之言出於斗也 正曰王斗造門求見 徒以為過而不切 高鮑論嘗矣 其言王不好士不可謂見而不切也 特見舍其所以為辨士之言 而好狗馬酒色之說 亦管仲不害霸之意 此其所以為辨士之桓公尺取斗為學 君子)

之正爾。學戰之言與魏年合，又何不若之有。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乍豈盡出於斗乎。〔正曰〕顔斶勸以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然若斗與斶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數千百人哉。

〇齊人見田駢章 朱埠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尚不為過，彼田駢者從斗而亦有此，宜其見譏於齊人也

齊人見田駢（齊處士）曰：聞先生高議（〔補曰〕思義守），設為不宦（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為役（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盡。於嫁已言過）。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訾，資同。所資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為區，區自四以登，至於釜，十則鍾。又東氏注：四升為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徒百人（從徒），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

〇管燕得罪齊王章

管燕（齊人。〔正曰〕燕考新序作燕相）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辭）。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連同，泣下也）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飽也），而君鵝鶩有餘食（鵝鶩皆鳧）。下宮糅羅紈（下宮，後宮下列。糅，雜。紈，素也），曳綺縠（綺，文繒），而士不得以為緣（衣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補曰〕田需見魏策，陳軫與公孫衍啟）

閔王（閔王：宣王子。元年當赧王十六年戊戌。〔正曰〕此據史，通鑑閔王元年當赧王二年。說見史下，移十年。大事記同）

〇昭王為楚伐魏章

昭陽為楚伐魏（楚懷六年，此元年），覆軍殺將，得八城（〔正曰〕宣王二十年），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宣王）使，見昭陽（齊使，秦陳軫為秦使，而言為齊者問之，為齊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有貴者否）。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祭。〔正曰〕高注：祠，祭也），賜其舍人卮酒（卮，酒器。舍人，始皇紀注：主廐內小史，或云侍從賓客者。〔正曰〕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為私屬官號），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其兵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國。故史言爵奪），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楚記同。〔補曰〕為楚為齊，為公之為去聲）。

〇秦攻趙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惠文）。趙足之齊（趙足，趙人），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〇齊將封田嬰於薛章

齊將封田嬰於薛（嬰封在此三年。〔正曰〕宣王二十年。〔補曰〕索隱云：嬰，湣王之別子，非宣王之弟也。說見後）。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

戰國評苑 卷之四 光裕堂梓

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
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
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
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
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
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
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
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
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

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
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
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
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
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
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
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
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
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

因交齊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
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
矣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
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
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
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
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
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
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固
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
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

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
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
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
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
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
辭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
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齊王夫人死章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〇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此時不行，其入秦在後。

〇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〇孟嘗君奉夏侯章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繁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

〇孟嘗君讌坐章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

侯有侵君者，（侵，凌之也）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濺同。集韻：濺水激也）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軼，轍）請掩足下之短者，（元衍者字）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得之）如使而弗及也。勝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卒同猝）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二人，文侯師友）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媵之通稱）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期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之強也。（補曰：事亦可觀，而論者以為美談……史事類此）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仲連，齊人）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章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

才出萬人曰。皆以國事累君。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煖章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

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

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章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蘇子自燕之齊章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謂齊王章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何如？」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

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子說齊閔王章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隧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

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

戰國評苑　卷之四　廿六

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

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

戰國評苑　卷之四　廿七

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

於農，故臥士大夫之所匿，所（長馬者）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
家出之，
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
理檐敝（檐衣蔽前者，檐敝猶言也。言士作苦，衣易敝，故亟治之），舉衝櫓（櫓，輣車，正作轒。檐戰陣高巢車亦為櫓，此與衝並言亦車也），家雜總（作全家），身窟穴中（道），罷於刀金
兵器，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月而能拔城者為亟耳。
上倦於教，士斷於兵（倦，猶怠也；斷，猶短），故（上）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
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
上也。然而智伯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
滅二子之（補）患也（二子在滅）。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
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

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次），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然而國
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此二十九年書，佐趙滅中山。補曰：說見前及燕策）？何也？不嗇於戰攻
之患也（嗇，吝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曰：事下或有缺）。
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於不拔），
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所稱為善者，得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
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
郭露（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
之樂也。今夫鵠的（的，鵠也，所謂候），非咎罪於人也（補曰：[illegible]一作炬），
便弓引弩而射之（得便。補曰：巧弩，一作發弓），中者則善，
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
示人以難也（[illegible]）。

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
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
弱之（[illegible]），則察相不事（[illegible]）。彼明君察
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
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
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
者（[illegible]）。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
戰之道非師者（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

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
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
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
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
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
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
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
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
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illegible]

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鼓里，莒中里也）太子（名法章，是為襄王）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溉園。（溉，灌也）君王后，太史后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紿，欺也。騎劫，燕將代樂毅者）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章

（張洪曰：孫賈之母，其賢識高，能勉其子以義，正而卒能成其功）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

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章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

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為人…有狀可信也）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人疑單也）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同淄）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下字元和姓纂引作…貫珠人姓名）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猶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鮑曰：斯人能…其身…以前言告單必殺之矣）

○貂勃常惡田單章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鮑曰：…云北海東安平。正義云在青州臨淄縣東）（…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云）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言其毀…）貂勃曰：跖之狗吠堯，（…跖時不相及…之言）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腓，脛腨。噬，嚙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

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任用之，白王使王用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言勃據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補曰：通鑑君臣無別）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救也）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示欲受刑。去上衣曰裼）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

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補曰：一本王觴諸前。恐賜乃觴之訛）酒酣，（酣，樂酒）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補曰：此下姚本有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一字，今增）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闢，開也）民人之治，（補曰：姚云曾本作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兗州，莒其縣也）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主兵之官）

張洲曰齊勸此言大有以動王之心不則未必退然遂封不辭矣之卑也

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不通王而自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城陽與天下之人 城陽二字因上文衍 補曰鮑本云闔或作合 稱曰春秋後語云 正曰）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木閣棧道 皆以通險）而迎王於后於城陽山中（中山元作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正曰與前不同）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屬淄州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縣夜字為掖不全或不夜省不補曰括地志掖城在青州掖光縣南三十里頃師古云齊地記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邑以不夜為名○使者使楚之使去楚）

○田單將攻狄章

田單將攻狄（將為 此狄 胡正曰史田單伐狄人 徐廣注今樂安臨淄縣 正義云淄州高宛縣西北狄故城）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器）修劍拄頤（箕 器 補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丘叶一其反）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勝人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無人物補曰吳氏韻補空守一丘為壘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陵劉氏謂田於梧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最長）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草器）立則杖插（鍤同 刺土器）為士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北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 補曰姚氏云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言無所歸補曰皆叶平聲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

許應元曰此假此詞激其作勞之詞若心人帳中歌也

張洲曰勝戰勝之道不偏不驕

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入時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

（補曰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其言出於此○按說苑作援枹音浮他音序○按史趙孝成王元年田單將攻中陽又攻注人長之次年單為相孝成之元年齊襄之十九年也趙王歸求救於齊齊人以長安君為質齊師乃出秦師退又東趙王割濟東三城邑市五十七與齊求安平君為將攻燕亦是年事蓋齊趙方睦也考之史單自復齊之後惟有伐狄之戰大事記併書於一年而襄王十年趙既用齊昌國高唐之[illegible]秦客卿竈暨楚[illegible]以單之立功在意者而表以功高被不聞其卒狄為之殺也而乃一歲攻趙用壽以單之能爵位齊不[illegible]恐[illegible]之[illegible]悔也秦萊云以任單為將齊之良將橫行於中十四年之[illegible]皆於考之[illegible]對之歲至襄王十八年凡十四年而單為趙將是年襄王死單不復還齊明年遂為相然單之在趙日二戰之後不聞也功蓋既其用而亦終不忍背宗國以為趙用也單之心亦可見矣）

齊襄王之今不非不倚特此楚昔人有曲無宜使之滅其之而於未可加也

○孟嘗君為從章

孟嘗君為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從合從此八年正月文以襄王五年中立為諸侯共從遂至襄王八年諸侯無合從事此閔王十六年文怨秦約韓魏伐秦事也當秦昭九年鮑見樂有薛地百里之文遂以為文中立為諸侯將從矣）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以（元作）使人先觀秦王（昭）意者（之辭 設疑）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秦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弘愧）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下同）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人賢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

許應元曰以兩難以挑之

許應元曰公孫弘辨士欲以其傾愧之

田藝蘅曰弘之辨說不凡以服秦

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欲以己之志告孟嘗 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不可侵辱 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廄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 襄王子元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章

秦攻趙長平。此五十年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交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燕元作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元作燕隱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或謂齊王章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卻周害也。及韓卻周害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於天下乎。

○國子章

國子齊大夫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

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

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評苑　卷之四　五十二

○齊王使使者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

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戰國評苑　卷之四　五十三

○齊閔王之遇殺章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設兵此皆錄也齊既與諸侯信則安得不勒五國乎

秦昭王(元作始皇後后卒於王建之時不逮始皇也)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詳其指益怒建之不必受託以病爲耳)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變詐之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鮑謂君王后賢智婦人也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然)(正曰策云君王后賢不失之)

○齊王建入朝於秦章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元作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衍)可爲謀(謀又疑可爲謀本注字)。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下同)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之不樂爲秦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馮翊。武關屬弘農陝西)。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辭)。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時未有此。正曰謂其策王而爲臣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入秦(齊客之)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許之)。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共屬河內衞州共城縣)。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自秦誘之)。

曰客鮑謂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爲先乎正曰亦指陳馳非自秦誘之曰客爾史謂建聽姦人賓客以亡秦王賓頻弱以遊齊王入朝知客非一也鮑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雖正而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爲先烏覩大學之序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評苑卷第四終

戰國策評苑卷之五

○齊楚搆難章

齊楚搆難，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必不釋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戰國評苑　卷之五　十一

○江乙為魏使於楚章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荊宣王問群臣章

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戰國評苑　卷之五　十二

○昭奚恤與彭城君章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章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

魏人【正曰】策文明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諫而山陽君可以爲富）楚王曰。諾。昭

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

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章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補曰】（策卯山陽君）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

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奚恤之言入）臣大懼臣

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苦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爲之外。（爲其泄外謂諜也）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

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章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執言其善守）

狗嘗溺井。（溺去音）【正曰】（溺奴弔反）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

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

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此言）

（邯鄲事在乙居魏時）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

安。（分則不比爭則不）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

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

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子有且殺其

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補曰】（終亦作也）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

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補曰】大事記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

○江乙說於安陵君章

江乙說於安陵君（安陵君失其姓楚之幸臣）曰。君

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

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循也委曲也）【補曰】（衽衣衿也）何

以也。曰。王過舉以色。（言謬以色見寵）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

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

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

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

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此乙辭）【補曰】（姚云奈何下曾有江乙曰字）如是必長得

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

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

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遊於雲夢。（澤名在南郡）結

駟千乘。【補曰】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

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

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

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

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以簡也言與王相次如之）出則陪乘（陪重上也此言）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陳杼也[補曰]姚云試錢劉皆又作式李善引同延叔堅論云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類聚引試黃泉）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郢人有獄章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有罪則宅入官故可請）客因請（元作請下同）之（[補曰]依姚本則此上訛一字此下缺一字）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容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以探己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補曰]姚云劉曾作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補曰]如而）

威王（宣王子元年顯王三十年壬午立）

○蘇秦之楚章

蘇秦之楚三日（[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章

蘇秦為趙合從（此作連衡入秦後也為七八年正曰大事記在威王也年）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補曰]）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

以求割地。入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章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出走。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

戰國評苑 卷之五

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華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

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後[illegible]至今無冒此法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

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章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爲主死易垂沙之事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

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懷王

○齊楚之交善章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

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與秦，故齊疑之) 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示同，言使齊以楚有秦魏) 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一列。(益一列位，列次也)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恥之)

○五國約以伐秦章

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以圖

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章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秦招楚而伐齊章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

○張儀之楚章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袖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遍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章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張儀以連衡說

尚之見殺。則雖怨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邪說。玩弄於掌股之上。召冠捌師。兵因亡。身死。有餘責。特以爲秦人詐謗天下。久從而怜之。計其愚闇。踐股六物之主。亂與輦也。

（一）張儀爲秦破從連衡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袖後出）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四方）被山帶河。（補曰。姚及別本有四塞字。史同。此脫）以爲固。（被衣也）虎賁之士。百餘萬。（若虎賁獸。言其猛也。周禮有虎賁氏。非始漢。漢官儀。虎賁戴鶡冠。屬中郎將。正曰。鮑箋注）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之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也。恒山屬趙之元氏。鮑作遺）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常劉向避文帝諱也。補曰。正義云。常山在鎮州西。正曰。史記已作常。漢時傳寫所改）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侔齊）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黨地也。補曰。上流之地。後語作上黨地）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持）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綵飾。非實也）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史作秦伐楚之禍。秦禍意同）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居貧切。蜀都。氏道即岷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有岷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并舟也。正曰）（舫甫望反）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楚爲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正曰。徐廣云。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非北竟之地。幽州之郡地）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史作嘗）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古陣字）有偏守新城。（姚云。曾作陣）（一作繕築之偏之城戍）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補曰。攻下鄭字。攻諸侯自當作攻。不出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辯士誇詞）

（賈史作攻齊。則無之字。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陰謀一本無謀字）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此徹侯。漢諱武帝作通。亦劉向所易也。正曰。諸本）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補曰。此四字本）與秦戰於藍田。又郄。（鮑本無今。依諸本增）（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此十七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楚王皆後人追書）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閼（元作開。補曰。姚云。一本作閼。史同）扃天下之匈。（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楚可以此時。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也。據之是關天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

王誅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後此明其以詐死耳）【補】曰：蘇秦為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而……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為說破從親也。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帚也以酒掃之役自居【補】曰大事記其說諸侯皆曰秦獨楚曰云云以楚取強故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此書將迎之辭必有風焉）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制詔）秦王之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天犀中有白理如綖置米其中）、夜光之璧（白上夜光之璧）於秦王。

【補】曰：大事記六國連衡，魏先聽儀說秦，故楚救儀之後所說止此。五國儀說楚王與秦和親，楚王既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欲許之，屈平諫不聽，卒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至秦，惠王薨。而紛亦辯。○為秦兩為夫之為去聲。

○張儀相秦章

張儀相秦。（後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此皆楚之要地）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無此則危亡安能有他）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二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不能復得良臣此儀為秦謀去楚謀臣也）請復鄢、郢、漢中。（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之）昭雎歸報楚王。（雖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雖必得其地也）（昭雎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周策作師求）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曰姚云一本有周字）是列縣畜我也。（縣更作我）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行元作）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欲立功名於秦）所欲貴富者魏也。（取富貴於魏）欲為攻於魏（為魏伐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交謂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補】夏中國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交不絕【補】曰姚本無此四字今合而）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恐其合則楚益動儀必不為也）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戰國評苑　卷之五　十八

○楚王令昭雎之秦章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說秦使重之）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收捕繫之也雎善儀而齊惡儀既逐儀楚繫雎以外儀而合於齊【補】曰以收為捕）桓臧（人）為雎謂楚王曰：從（橫元作）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所為王貴）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皆重之），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見逐）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茂）二人者（【補】三字一本復有二人字【補】曰姚云）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非重儀故），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復其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絕句），王亦不從（不從秦【補】曰姚云王三本同作韓魏則此義長），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知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陳軫去楚之魏章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

今鄭褏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褏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褏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褏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褏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章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章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章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

是不臣也。（彭祖...之所愛...）

○秦伐宜陽章

秦伐宜陽（此二十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侈，下同）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宜陽故作朋。正曰：說見秦、韓等策）

○四國伐楚章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楚令昭雎將以距（同拒）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堅其伐楚之心）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補曰：令天下，謂以相敝令於天下，使知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以楚為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秦恐與楚相敝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一本無害字）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出周章

城渾（正曰：周下逆三人之文，疑為人二三）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元作圖）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衍）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楚縣尹）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章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之援），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公叔不勝），幸（元作幸然）而不死，今

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爲宛尹)曰：王欲昭睢之乘秦(乘猶資)，王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出兵伐此)請爲公令辛戎謂王(辛戎，楚人，貴於秦。以私告楚王者)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不分其兵)

○秦敗楚漢中章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楚，取八城，宜得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畏秦)，必不敢倍盟。(背盟二字補曰宜二字)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頃襄王(懷王子，元年赧王十七年癸亥立)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章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即許也。隘從阨音，下同)：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致命歸誠之言)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姚云：曾本圖去王身出……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怫，音佛，當與艴同，怒色也)何謂也？

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典猶職，主猶守)且與死生。(地有則生，地失則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言下塵，不敢敵齊)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

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廢也。蓋東之) 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怒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鮑謂)

(此書三善。懷王薨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達。薨。夫秦能刼留之。豈不能衛之。孟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卯中立王。以絕秦望太子。以齊之重歸。義嗣也。其誰敢干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而定太子。則是太子卒不得位。亦非也。蓋卯中立王時。蘇子以此策干田文。而語文以九可。文不之用。世猶載其語也。○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者多矣。豈無衛之者耶。以此疑懷王之逃不可也。[補]曰。使車使人之使。如字。爲與之爲。)

○女阿謂蘇子章

女阿(未詳)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客秦如栖)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考之。王皆不歸。今言歸。此謀度之言。[正曰]此蓋其喪歸)太子南(自齊爲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入言其歸之之深。[正]曰。使太子得入也。)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補]曰。此亦無走太子之事。[補]曰。詳此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錯脫文。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爲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

戰國評苑　卷之五　廿七

○長沙之難章

長沙之難。(長沙荊州國。懷王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恐。使太子質齊。蓋破於此。)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此本其初言之。亦非新立王也。)昭蓋(明)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與兵攻。故此恐其敗。)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此即子良之策。蓋與署也。)秦王(昭)聞之懼。令辛(元作)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章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正]曰。非中官。有上中下。)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鮑曰。此射士不可不殺。主赦之。以不能答之也。夫謁者曰可食。非謂次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與於爲之。是安得無罪也。[正]曰。人獻藥於王。奪人而食之。王不得爲無罪。而罪不至於死。若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以皆王也。其志則忠矣。豈謂不可不殺。悖哉。[補]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有獻不死之藥者。知此術蔓延浸淫。不獨燕齊然也。于於中夏存虛以待之。方無爲之也。先生長久視之篇曰。無以易此。借此策時王之不知也。亦無考。)

戰國評苑　卷之五　卅八

○齊以淖君之亂事秦章

齊以淖君之亂事秦。([補]曰。一本淖字上有秦字。[補]曰。姚云。)其後秦欲取齊。(與齊合)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秦人。涓固皆)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有楚之親示齊)以資固於齊。(爲任固資)齊見楚。(納涓)必受固。是楚(此有王字。[補]曰。一本)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資固)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本此下一有[補]曰)之辭二字)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涓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厚齊而薄楚。)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謾固於齊。(謾欺也。以涓薄齊者言於齊。則固之言厚齊者非實。)齊以固爲欺已。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本作攻字。[補]曰。一)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正曰]從舊可。)

○莊辛謂楚襄王章

莊辛（楚人。補曰：元和姓纂，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為號。）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道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元作成陽）。於是使人發騶（騶，御也），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元作調鉛），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元作鱔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元作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

之顔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体戰慄曰謹受令。乃以莊辛爲成陽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淮北之地。秦復取淮北之地)

○齊韓魏共伐燕章

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雝雍同。陳留) 取之。以與宋。(宋時已爲齊。未詳) 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考烈王 (襄王子。五十三年己亥立)

○唐雎見春申君章

唐雎 (元作[illegible]。從秦策) 見春申君 (黄歇。楚相) 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益謂有祿位) 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言雖不避) 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高義) 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刀 (孟賁專諸) 而天下爲勇。(當作謂) 西施衣褐 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

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棊佐之也。(補曰。正義云。博頭有刻爲梟形者。散謂梟棊) 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客說春申君章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梁穀熟縣。補曰。史正義引括地志。宋州北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所謂北亳) 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 (荀卿) 天下賢人也。(補曰。荀作孫。避宣帝諱也) 君籍之以百里之勢。(補。蘭陵令) 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

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補曰：癰，委勇切。胞當披交切）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補曰：賦以下）寶珍隋珠，（隋侯見大蛇傷，療而愈之，蛇報之明珠，世之所寶所珍）不知佩兮。褘衣與絺，（禮后服褘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補曰：姝，好也。奢，郎子都，美人也）莫知媒兮。嫫母求之，（正曰：嫫母，醜婦也）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甚明）

○虞卿謂春申君章

虞卿（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奪之。（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曰穰侯也）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召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四年之謀伐趙）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信若）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楚王章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燕昭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夫因詘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墨墨之化，（墨墨同化，猶治也）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正曰：載，承也）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王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天下合從章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見楚春申君曰：

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補曰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注楚將。劉向荀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孝成王前順為齊宣王軍師世遠非是）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正曰或臺名）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孼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孼、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戰國評苑　卷之五　廿五

○汗明見春申君章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戰國評苑　卷之五　廿六

○楚考烈王無子章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

蝨上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湖州文圖經有春申君封邑。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四封之內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楚人。[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非平原史觀津人。朱英班志信都國觀津縣。觀古玩反。正義以為魏州觀城縣觀音館。若非是。又玄韓策觀鞅章。鮑移任觀作觀鞅。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正曰]朱子辯易無妄云。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攝也。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不反政即遂南面稱孤。不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將相。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據言不移議欲殺春申也。制斷君命。制斷。擅也。若楚王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此章唯楚王更元。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正曰]策中有當曰王當曰楚王。亦有兩稱者。通者。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剸其胸殺之。[補曰]剸。玉篇作剸。又作斷。之兗反。截也。為君之為去聲。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

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衍楚字。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棘門。宮門以衛之。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詐閹。始皇母帝太后者也。亦為亂於秦。不韋得毐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補曰]一深於章末並叙嫪毐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收繼天下世。便再傳矣。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論紀嬪亂其不永也。國宜抑諸國淫盡斷。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一有如李氏女所陳者。婦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已優乎。春申君于楚。非若商君之于惠文。又如不可則袂策而去。扁舟五湖為世。朱押可矣。春申不為此。而計出於滅宗。盡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言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

納女前日事耳。奚不以此時臣之以大臣之義。而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哉。[正曰]況鮑氏責春申以歸老江東杖策扁舟之事。在未納女之前可也。既納之後。又入其間之言。禍根已牢。異特縱款歸印杖策。禍亦隨之。豈有脫理耶。其論朱英以未聞道。尤謬。納女事秘。人豈知之。若之事又淺。見其說而不聽可見。貴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然乎。[補曰]越絶書記李園女弟。謂園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園難之。又令求事於春申。才人言之。遂得幸。云云。烈王死。幽王立。環使人刺園。相春申後皆國以吳封之三年。徵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環依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術殺之。二君治吳九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稱越絶為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救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其言烈王死後。謂皆出左為異也。春申事亦皆不合。今姑記以廣異聞云。

○史疾為韓使楚章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也。曰。治列子圉寇之言。圉寇同。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

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元作烏鵲，正曰烏鵲。為韓使楚，故任俠從攜可按。此言循名任法，有申韓之意，而以為列圄寇所治，何歟？抑申韓原於道德，本不異歟？【補曰】因韓之為太声

凡五十六章【正曰】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懷王拘張儀章相連為一章，今別為二。

戰國策評苑卷第五終

戰國策評苑卷第六

宋　尚書郎鮑彪校注　元　國子博士吳師道注

明吏部考功員外穆文熙編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石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發　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權同校

武林張文燿重校　閩中後學朱焯重閱

趙　趙地昴畢之分野也。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　簡子子。【補曰】名無恤，定王十六年戊子立。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章　按文然曰：段規之免患，待時；趙葭之不欲先怒智伯，亦策，然利害比於張孟談，尤為未病之劑。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補曰】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舊姓，故亦有。【補曰】姓譜段

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鷙，鸇屬，鳥也，喻其戾忍。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補曰】姚云：復，劉作愎。韓子作鷙愎。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習也。【補】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魏人，亦晉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蔡，非蔡國。皋狼屬西河。【補曰】漢志西河郡有皋狼縣，人有藺縣，蔡恐藺字訛。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疏，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

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補曰】一本作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補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治。讙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事記同。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君謂襄子)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牆也)皆以荻蒿苦楚廧之。(荻萑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苦亦蒿也。楚荊也。以是為牆。又繁醜)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補曰】箘音君。簬即簵字。見禹貢)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柱下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

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麤粗同。粗惆少仁)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日夜)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

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親二主)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補曰】韓字衍)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謀皆非)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

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有感動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曰】一本有軍字)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彪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如響。智氏獨不用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僭晉陽城之不沒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從。豈不可為與。智伯唯沒于利故昏于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臺有屋曰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補曰史有臺榭一本無竽琴字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同猝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喝元作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補曰洹水見秦策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戰國評苑　卷之六　十　光裕堂梓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當在趙東齊西不得通秦所通者因秦也正曰索隱云一從一橫為午道鄭玄云一從一橫為午道也按下張儀說趙王亦有趙涉河漳博關，補曰博關見齊策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儐元作擯無異義今從前作儐正曰說已見前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

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補曰璧純並見秦策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章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不書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補曰無考正曰蓋砥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徒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正曰事猶分故固通補吾所苦夫鐵鉆元作鉆下同然自入而出夫人者。鐵鉆言鐵之利若鉆則鏃也義不合此言之為人謂木屑白鐵正曰難通其義未詳也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謂劉作為補曰臣為鐵鉆者乎？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立

戰國評苑　卷之六　十一

○齊破燕章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若有與同則怨有所分故齊怨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謂地近趙以河東易之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非郡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是助之也天下憎之，惛其強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受也

○張儀為秦連衡章

張儀為秦連衡，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

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補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甚親，故此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糾察之任也，秦益重矣】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元作去】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無山東字】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視責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為趙而飭兵故】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正曰：遷鼎之說，大言之也】，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悁亦忿】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元作宣】有敝甲鈍兵【敝元作微】，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熒，火光也，猶眩】，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補曰：說見楚策】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之臣【補曰：一本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補曰：說見前章】，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皋，敺韓魏【敺同驅】而軍於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補曰：奉陽君說見後】，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

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同趨】，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甘茂為秦約魏章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此秦武王三年，趙武靈十八年】。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缺】；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端氏【地缺。東屬河東】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茂敗其約也，秦齊韓之賂，欲拘茂則出之】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茂不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閒居章

武靈王平晝【猶平日，無事之日】閒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正曰：公子成，王孫緤，趙文，趙造】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補曰：姚云曾本利下有乎字】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高】。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補曰：姚云一本無而字，下無弟字】，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猶言沒世】。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

田汝成曰祖入裸國事殊不經此必無者

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所謂黎元

[補]曰一本程恐劉作怨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廢除衆姚云曾本改矣字作宗何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

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必定言自定不爲俗移 殆毋顧天下之議

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

兵而舞干羽。欲以服人。亦異於俗。[正]曰舞羽非爲服苗。苗俗非因舞羽。舜修德敎尚至適當其時 而禹袒入裸

國。之禮非中國 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

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

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此以異俗必見遺

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補]

曰一本作地[史]服字則句 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

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

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

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

謂行法自近始[正]曰信於貴者如浮言法必行於貴者 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

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補]曰姚云曾本改互出止字愚按此據史文 事成功立。然後德可

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經字衍[補]曰 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

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

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補]曰索隱句 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

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

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

公子成不肯胡服

陸深曰此處又分三段

○常曰行政先信於貴所謂行法自近始也

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敎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

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 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

所義行也。以中國爲有義[補]曰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 今王釋此而襲遠方

之服。變古之敎。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

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

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

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

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補]曰索隱云錯臂亦文身謂其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袒其臂也愚謂既言文身則畫臂爲複恐後說是錯或袒字誤姚云劉無錯臂字一作并面吳世家爲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水中故以象龍子不見傷害勁語本說苑被字姚云三本作被史作翦 甌越之民也。[補]曰漢東甌即閩越地與閩粵志交趾越文周東甌即今珠厓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也索隱云今珠厓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正義云屬三楚越西甌駱越也南越閩越東甌即南越也

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爲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 鯷冠秫縫。鯷大鮎以其皮爲冠秫綦鍼也 言女工之拙[補]曰秫郎計反字通借時術反 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

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

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敎

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

不能同。窮鄉多異。俗異 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 異

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

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平有薄洛水[補]曰淮南子嶢山崩而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水皆非此所指

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

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補]曰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也

田汝成曰大吳一作大戎

括地志云東胡漢初冒頓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朴胡樓煩卯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州邑也秦隅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西境也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其元作參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音而訛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補曰參史作三因字訛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纍同累引水圍鄗鄗屬常山補曰光武即位於此改高邑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闡補曰一本聞作問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伏國之祿也祿猶福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撓言不能亂於慮則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順循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元作修補曰姚云一作循書修循近循禮商君傳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方氏說云唐人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為修無疑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聞言其不能化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言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言治政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

者議之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私意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以前之為則有所聞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輕犯國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其宗族元作有反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補曰一本讓作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依循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正曰趙造言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故此舉其言而詰之○索隱云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人皆淫辟也而有孔門顏閔之屬豈無奇行哉方俗辟處山不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今欲易改三字云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

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

朱燁曰：此章言騎射事

○王破原陽章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

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魏敗楚於陘山章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

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齊之和，卒敗。

○趙使仇赫之秦章

趙使仇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緩之相，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

○謂趙王曰章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

三國而告之以未講（元作搆。）中山也。（以少出兵也。此二……未成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與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國。）饒中山而取地也。（饒猶益也。以三國欲和中山，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衍字，削。）中山，中山必亡。（之猶去。〔補曰〕一本之作亡，是。）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補曰〕中山說見齊策。）

此策當在上章之前，多誤字。○為富之為去聲。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章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魏欲……）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齊魏。）教子欬（人。或若欬之欬。〔正曰〕無考。）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為橫。）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

戰國評苑　卷之六

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正曰〕聽元作聽。）是輕齊也。（策言齊亦重最，故〔正曰〕最於齊厚。魏用齊所厚以為相，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周語見周秦魏。）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補曰〕名何。赧王十七年癸亥立。）

○三國攻秦章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正曰〕襄。）趙攻中山，取扶柳，（〔正曰〕屬信都。漢志：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名。）五年以擅呼沱。（有之。〔正曰〕擅言固有之。）齊人戎郭、宋突（齊人。）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今元作盡。此謂扶柳。）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上三與趙。）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缺。章子以齊軍守此。〔正曰〕無考。）齊聞此，必效鼓。（鼓屬鉅鹿，是也。而又有二鼓。）

○腹擊為室而鉅章

腹擊（仕趙，衛人。）為室而鉅。荊敢（楚人仕趙。〔正曰〕無據。荊，衛人。荊豈專為楚姓。）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羇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幣所藏。〔正曰〕帑，孥通。詩注：子孫也。金幣與衆義不協。）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正曰〕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左傳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三晉以大夫為諸侯，故猶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武靈後亦盡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肅侯置於患文，將故為之說。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或中山在三年。大事記從世家，以表為誤。愚考中山亡實在前。齊策主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與此相涉。以此攻文也。〔補曰〕鉅以信百姓，謂主甚矣。）

○蘇子說李兌章

蘇子（元作秦。下同。）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漳元作漳。）足重繭，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郭門不及其開。）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補曰〕叢見秦策。）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補曰〕說見齊策。）鬭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姚云：曾去若字。）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

光裕堂梓

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餘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正曰］用財費也）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補］隨侯珠云）和氏之璧（下和所獻楚文王者［補曰］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李兌所送必非）黑貂之裘黃金百鎰（斤元作蘇）

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補曰］蘇秦之死在燕昭王四年去主父殺時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蘇秦明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郡下東武城北當田文奔薛後［正曰］無考）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車與衣因將馳且被也介云然蓋常常馳而弗愛也）借衣者被之哉（［補曰］被音披）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令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使之辭可全而歸之（［正曰］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其善任人也［補曰］一本知文也謹使遣吏謹使屬下句使知守［補曰］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譴作僻）

○齊欲攻宋章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十三年［正曰］閔二十八年）秦令起賈（人姓名）禁之齊乃援（元作捄）趙以伐宋（以趙自助［補曰］齊欲攻宋乃說趙以伐秦大事記赧王二十九年也故起李兌合五國以伐秦）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年先是起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書齊成宋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補曰］大事記書楚齊趙韓魏燕五國約而攻秦無功留天下兵於成皋而罷非與此李兌約五國攻秦楚為從長楚王為從長合文謂兌雖主謀楚猶以大國為從長故也）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元作講大事記同以下有已講字故也）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秦怨）而取封焉（自封之言封非封地［正曰］下文言取陰定封地）魏王不說之齊人（［補正曰］大事記魏王不說齊人云魏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武城［正曰］陰成未詳鮑注皆非）負蒿（地）葛薜（元作薛趙記注在馬丘又蒿城在高陰屬涿郡）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內）姑密（密同）封其子（兌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正曰］陰作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此乃可知如王王者）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悉出兵）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郡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甚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曰］一本齊甲）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illegible]）

物者曰人徒而攻魏三國交斂勢不得解故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地名在大行西韓之太原絕原正義曰太以為太行當下軹尺元作道南陽而高元作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是說見燕策下自消爍矣國爍於秦爍猶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屈三晉也而兵東分於齊正曰兵分謂三晉魏正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上用兵而攻始乃不同正曰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按謂安然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一補兩字正曰一本無救字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言趙若不以兵救魏則不支不免合於秦國在謀之中謀在秦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又有猶天下爭秦秦案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勝中山之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illegible]

又聞勸齊伐宋將以敝齊其勸趙之共攻者恐趙之合秦而[illegible]秦方惡齊然趙卒不合齊伐宋首害齊之驕而止[illegible]別有故齊也按燕策蘇代說燕昭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其絕於趙又蘇代謂燕昭王曰[illegible]齊已孤矣[illegible]三分其後竟合燕以破齊[illegible]年表齊魏世家[illegible]也此大事記[illegible]分六年又以其餘[illegible]王也齊豈若強是乎史[illegible]其言宋之強[illegible]燕昭王約趙楚魏伐齊其言曰王若欲攻齊莫若結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年表[illegible]大事記因之按此言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宋世家所記者豈非得耶

○趙收天下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秦元作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正曰登熟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故正曰一本無之字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正曰一曾恐即增姚云曾本作深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行之言不疑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以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欲及以為愛己也正曰秦兩憎韓[illegible]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韓示之虛以伐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微下有韓以威之韓以貳之疑貳猶恐天下

疑己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猶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故終伐之共伐之亦必以吞周而非愛趙也正曰實欲伐空虛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以為秦計之謀正曰一本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安邑晉國謂是恃元作韓未窮而禍及於趙[illegible]韓亡則禍及於趙不待韓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故秦昭八年丙敗楚遂言趙滅中山正曰大事記中山恃魏楚[illegible]中山失助而亡今詳此言亦失考年表武靈王[illegible]攻中山[illegible]今燕盡韓之河秦韓魏齊擊楚[illegible]南河盡言得其地正曰盡韓之北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榆中屬金城下千五百里正曰距史作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榆中上郡見前云云上郡至榆中則千五百里為是楚有扞關說見前策大事記云自

○鄭同北見趙王章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傳士，謂博之士。補曰：秦官有博士，戰國儒士有此稱。姚本作博士。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鄙，野。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補曰：反辭也。故為 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也。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伺候。詐而後點，言兵家如之而可喜。正曰：狙，猶楊雄所謂狙詐也。言此固詐者之所喜。補曰：固通。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傳注古勇士。

又慶，鄭古字通。應劭訓荊有佽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荊軻，非也。又或是成荊。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補曰：吳越春秋慶忌，吳王僚子。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夕一宿，一夜。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禦之具，守禦亦兵。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鮑謂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為諱。今舍仁義而談兵，此盜𧺝之論也。

○樓緩將使章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己也。補曰：伏事句，隱秩之事。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子牟，宋人。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在位。注：肉食在位，若文張補曰無考。正曰：他國人。正善宋。宋王善之。正曰：此引前事。惡公子牟夷，宋寅元作寅然之。補之字。言牟夷之賢，而文張以逆容能使宋王僻其說，況己乎。正曰：寅然上下有伏誤。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中牟不言者。補曰：中牟，趙邑也。見前魏趙長平後欲割地媾秦，樓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亦皆不可考矣。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秋誅之事與。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此言疑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蚠章

燕封宋人榮蚠補曰：蚠，符分反。為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元作令，下同。盧、屬泰山。高唐、屬平原。平原、屬平原，青州。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

七以與齊。此夫夫，辭也。三城謂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割之彼，取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補曰：一本此作甚也。應上甚哉，蓋反覆嘆惜之辭。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殆謂即墨。涉血之仇耶。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將於燕之仇，正以為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拒。

可為人臣進諫之法

王維楨曰此一段敘事如身當其時者有稍不動人目

太后明之曰觸讋可謂善愛人母子之間矣

歸有光曰先以食息起居相所以和此心氣此最善說者

黃汾曰不以少子不足以發其問

號兵乃出。太后不肯。太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官名 一本無言字史一作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補曰觸讋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一作龍 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臣願見太后姚本復有太后字史同○史云胥之入徐趨以見而坐胥字當見罪）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以足病自恕以已病及人也 因恐太后自不覓見而宜求得）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同 不能前亦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補曰輦 復有太后字史同 姚本）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補曰鬻粥同 一本去鬻字 史同）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 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皂衣也 所謂袨服 補曰袨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著皂衣也 按晉與服志秦人著皂衣）以衛王宮。沒死以聞。（補曰沒者沉溺之辭 史作昧）（振振均服 玄為祭服 補曰袀以下文衛王宮推之戎服是也 補曰數史作缺 左氏均服）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填死 則）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丈夫異於）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 后太后女 補曰一本作燕 一本作太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乃失意於燕 乃反國）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非微 猶）諸侯有在者

（而有 甚焉 後稱媼非也春秋後語 並作太后媼烏老反）

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補曰一日字 史此下有）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補曰一本作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補曰重器謂名位金玉 位字上下文可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補曰謂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陵諫於廷怒焉於主者不同也 必死者有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禹尤自待衡冠是耶 如譬謂張良招四皓而輔太子 左師觸讋人不當如是耶 故其聽也 可謂見得事之 程子釋易納約自牖 因其明而導之 同傳可也 不子亦然 恐諺謂敘事 其策陳翠說太后章與後見 亦失其說 後說辭）

○秦王謂公子他章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補曰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 史云韓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 長平 在七年 秦惠十三年 秦惠七年距此五國攻秦 至孝成二年 凡五十四年 與齊魏共敗楚於濁澤 韓於 十九年入韓 五十四年 為三十五年 稍近然遠引前事者 距孝成二年 韓邑 可不伐耳 年表 破長平 在孝成六年 與世家 韓之 不日）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補曰姚本有此字 韓字）恐。使陽城君（昭侯當作成陽君 秦昭十七年入朝秦者）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

(元作灘字書無此字下同)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恐守不故地)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大者衍守。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瓶之人之智)，不失守器(器謂瓶之所守之)。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亦元作其)猜焉(雖其不能守)。臣請悉發(發兵)守以應秦(補曰：悉發)，(守兵)若不能卒(言戰不終事敗)，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補曰：史作十七，下同)，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才財同)之。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補曰：原當作陽)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

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人以為禍)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補曰：秦地……渭水漕東入河……)，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

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北二字，北有七十二字。補曰：史)，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補曰：詔，告也，謂太守有告)使臣勝(人語斥秦)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補曰：縣令，見楚策)，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補曰：漢書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距秦，戰死長平，與此異)謂趙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禹淡謀非僞也。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齕非齮……)

○秦趙戰於長平章

秦趙戰於長平，趙(補曰：姚本此有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本係作復，史同。補曰：姚本係尉名)，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講，求和也，與講無異)。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由之聽)。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

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有傳

○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元作媾閻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困非秦德趙而解趙頼救之力爾何事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平敗懼而賂之也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下有人字今刪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樓緩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

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併是人不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illegible]按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異出入群士之言或因史及新序非作二人是上文八字乃八字訛之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飾說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我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

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記新序同此樓緩事下曰史云趙郝其勢必無趙矣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不元作補知秦力之所元作不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爲講所以解也啓關通幣元作敝齊交韓魏韓魏使其交秦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爲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下補兩字嗣同史此復有虞卿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

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疲我以六元作五下同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貴元作資而挑秦禍也史記挑戰爲致師則此言致禍也自我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

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陵）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曰史有勝字）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瓜分其地如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爭帝為帝）【正曰】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不特此）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與趙為三與齊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解御卿與）

今所衍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趙矣次隨王計未究找緩從泰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虎請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富趙以四十萬囊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執不鬼奪氣喪頗講秦以倫斯須之箏雞須為之延慮知頗折樓緩之口挂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辯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劉與陳軫有為賢矣哉【正曰】大事記引蘇氏云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非說客也鮑以御與陳軫並稱軫料事明切不下於鄉其厲悵王賂秦而取於齊意亦類此他雖辯給可善而言稍浮至其往來秦楚爭脈張儀激賓犀首未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此哉

秦圍趙之邯鄲章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補曰】元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白齊不稱衍閔王秦亦失之今齊乃）（襄王）閔王益弱（【正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姚本作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史亦誤）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諡非當時語）（【補曰】追書之辭）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

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本先生者）【補曰】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鄭曰紹介相佐助也【補曰】索隱曰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若元作）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補曰】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衆人謂）（無子非不臣天子不交諸侯）（不知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分亦然）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

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計功受爵）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補曰正義云叱告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湯陰）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馬箠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

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郤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

鄗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補曰：秦將聞仲連之言爲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矜士誇詞。愚竊以為信。蓋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辭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連之智足以知其事之克濟。不然，則且有毀黨非常之責，以待魏之急。於彼秦將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爾。不然，豈爲帝言却哉。）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元作此）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有傳）

（起謂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有取矣。夫說人者不可一策式長而服之，若解縛，或折而服之。謂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illegible]……指意不然，今大義固未當之……然時出而救時，亦非逸也。大事記引蘇氏曰：魯連儀秦之[illegible]，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立言，一切中機會……而成功，避爵賞而辭……謂仲連事者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加勢為……強弱，而連獨以義為重輕，此其所以與[illegible]趙請為所為。為却之為，去聲。）

戰國評苑　卷之六　五十　光裕堂梓

○秦攻趙章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鮑頓鈍），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補曰：一本無也字）。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之論……）（補曰：莊子稱公孫龍合同異、離堅白……）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皆人道所尊。補曰：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如云位在廉頗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補曰：故句史作親戚故也）。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無功受封則計功乃受……）。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言也。正曰：趙勝功不贖罪，虞卿此為失言。）

○秦攻魏章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五十年拔寧，魏地邑。徐以為地，非也。……鮑本有寧鄉。蓋秦圍邯鄲，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有日譜），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庭，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命謂辭也，欲戰而言受）。諒毅曰：趙豹、平原

戰國評苑　卷之六　五十一　光裕堂梓

國（封也往往取之也。國是時秦以河間地封不常，秦亦欲不封。攻趙以廣河間是也。時猶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故言不封竟）不定（陽十萬戶河間後封）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此十七年地未得河間，故不得志。正曰：按史，封文信侯食河南洛）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倍。正曰：倍猶背也，三晉之憂也。倍字疑信字訛衍。）今魏耻未滅（言非分魏之憂。正曰：見上文），趙患又起（信患文信也），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晉之憂，信之憂未詳，恐字有誤。正曰：解曰）。文。齊不從（不從東約從山東），三晉之心疑矣（疑從之不可合）。憂大者不計而講（講一本作講，不待計也。正曰：下文言趙必求和於秦無），趙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成見不講，必不待割地。今急於已割，蓋先講）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之不過秦，秦攻楚魏齊待），齊趙必俱亡矣（此說趙以可款）。（問原文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

（虞卿復為王論從。張洲曰：虞卿此言乃不韋之辨。）

○魏使人因平原君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我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之所言皆不信，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纖頗若也，從之有利害正兩縱欲平原之托，卿亦必云爾，終之趙利魏亦利矣。惟不能必於聽已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平原君謂馮忌章

平原君謂馮忌（後稱人臣，知非遠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起前有白）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以然），攻難而守者易也。（補曰：姚本無然字者）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罷音疲）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兵之息）承趙之敝，此乃強秦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陸深曰：應侯謝相印，見禍於蔡澤之說，蓋疑其有以啟其机也。）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卽中山者，不與應侯同時。魏牟若莊子所）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魏東歸）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鮑曰：此言若富貴之金石也。有能言節之，凡救敗之鑑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說張相國章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者。正曰：無考）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輕重）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補曰：黏一本作黏，女乙反。周禮注：黏，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飄風舉鴻毛以），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滏水在鄴），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蘇秦元作邪，此從），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正曰：此不知為何時。考之史，自慎靚王四年秦敗趙觀津，至二十六年武靈王九年，是後趙伐齊則有之，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齊當）

是掊閔王蘇秦約從擯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敵不由是觀（得所欺亦大言其然與抑強弱之言不能無輕重矣）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以不可復得歸也意指相國）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正）曰相國（鮑君無考）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章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句）（補曰）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一作王）（補曰姚）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補曰）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補曰虛戾見秦策）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岐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

○或謂建信君章

或謂建信君君（補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探其事）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幾年而葺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章

苦成常（未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一本公作合）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遺從上文）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趙以廣河間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君唯飾虛偽文信侯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章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補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

買賣之買而誰司時（司，伺）。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王門（北門。項羽紀：成皋王門），（此事不經見）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〇魏尬謂建信君章

魏尬（音介。元作尬字，書無之。【補】曰：一本尬或作尬。楚辭九尬，北斗星名。此文尬尬尬行不正貌。公介、公鎋二反，字亦不從北）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繫獸足。【補】曰：用機以蹄），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音煩，獸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特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愛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〇秦攻趙章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蓋以鼓鐸為信，兵內應者），必有大臣欲衡者耳（衡，橫）。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贊，以開說者美其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補】曰：魏牟謂趙王曰：王之先帝駕犀首，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乃以韓建信君，則在孝成之時明矣。建信始欲合從，今先言橫，為國召兵，罪不容誅矣。按上黨將秋之罪，王能大事記謂孝成以持國，李伯之事，備能駕御豪傑，思觀其時之失，猶小人委用，頗聽日發客，所謂賊在內者，切中其病。未有內治而國不兵日至者也。）

〇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墮，猶放下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使伯之）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邀擊之），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〇為齊獻書趙王章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元作寶。【補】下致地）。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於不得見，困）。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言責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補】曰：姚本云：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此文為是）。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補】魏）以無齊故重王（四國無齊，故重趙）。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循，因故。）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卑，下也。【補】曰：能卑，才能卑下者也。此策時不可考）。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〇趙使趙莊合從章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補】曰：……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懃貴（亦從者），齊必

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章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蓋趙亦有）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欲以專事殺章）。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以殺章故，建信交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章

馮忌為廬陵君（孝成母弟，見趙記）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言吾以為重事者，恐無燕秦也）。對曰：秦王（昭）以廬陵君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行，所行），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章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手）俛（俛元作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服子未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言倍其主）；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謂設席於隴畝）而蔭庇桑（庇桑，桑能庇人者），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伊尹負鼎俎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癰同。桑中有癰，則外環磈，如人之癰。以膏液流於外，如癰潰然。姚云：曾、劉並作桑雍，下同），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倡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戊午，名偃）

○秦召春平侯章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

世（元作鈞）秦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趙記二）

幽王（幽繆王悼襄子元年始皇十二年丙寅立）

文信侯出走章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與司空馬（不常吏也）之趙趙以為守相（守假官也馬為之）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秦官少府）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設者無其事施陳為之）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非因）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元作郤）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吞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

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也）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以官長而守小吏未嘗為兵（為猶治也謙言）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遇接與秦戰）趙王不能將（不用為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請骸骨也）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元作勿）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毀）王令人代（使趙葱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其罪）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上趙王壽）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宮門）趣甚疾（此言…知禮）

受命捕得斬之。不知遙出。該（元作門也。該別）舍此何所聞而云乎。右舉劒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銜劒於口。因柱以自刺。不能以手。）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嗞乎。（嗟嗞也）司空馬又以謂（元作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其勢若可為也。

戰國評苑　卷之六　六十四　光裕堂梓

又間而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

○秦使王翦攻趙章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冣（史作聚。趙葱一作怱）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補曰史作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冣。遂滅趙。（有牧傳）

六卷終

戰國策評苑卷第七

魏（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

桓子（魏侯之孫。名駒。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共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章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舍此而不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質。的也。為智氏所射）

光裕堂梓　戰國評苑　卷之七

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元作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桓子之孫。補曰。名斯。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立）

○韓趙相難章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補曰一本以講於己也）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章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

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補】曰魏人云後語作堵師贊按左傳堵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段宋共公子石食采於堵其後亦姓也鄭有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恕字有誤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樂羊所謂

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其忍之矣敵人遺之羹將以亂其心有如不忍爲之心則大事去矣何以敕其亡也故羊忍爲此以怒衆而成其功乃其計則非然無以爲於其心者包藏禍心不足使其拔孟之非乎乃無羊之恕然無以爲天性此者觀之不贊之言其誅書之成其前心則非然矣何以爲有性必欲爲之矣此介胄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所謂分審以功乘千金之重輕之分審矣豈肯以彼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爲之曲說秦巴敗楚韓而曰巧詐不如拙誠此言也鮑彪誰爲之曲說爲萬端矣救哉項羽坐太公俎上高祖杯羹之請于古亦幸而不殺耳不然何以自立於天下乎

○西門豹爲鄴令章

西門豹爲鄴令。鄴屬魏郡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補】曰一本子往

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補】曰一本有之下句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正】曰說文本云禾粟下揚生草莠今狗尾也驪牛之黃也似虎。驪元作黧言驪牛之黃者似虎驪黑色也爾雅倉庚黧黃蓋言倉庚色黧黑而黃鮑注黧黑驪牛徑牛不必拘以色論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正】曰武夫石似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補】曰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文侯之言亦此類而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賢也不誠而且將以來讒賊之徒意則異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章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正】曰孟子注守苑囿之吏鮑泥以書注官言之是日飲酒

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今往會之昔與之期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補】曰比協也此謂偏左高。言左方音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樂官以治官爲樂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審察也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補】曰大事記史以田子方爲文侯師先生而君敬之蓋得其實於子夏而師斯好賢之進

武侯文侯子【補】曰名擊安王十六年乙未立元年

○魏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補】曰正義云西河即龍門河也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補】曰姚云鍾一作錯侍坐。王元作玉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彭蠡澤名在彭澤右有洞庭之水。汶【補】曰汶作汶此汶未詳史以岷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山在長沙湘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一本有夏桀字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按史天門即太行而右天谿之陽。盧睪在其北。【正】曰按史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盧作盧未詳

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渾洛水之上洛[正曰]伊水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至鞏縣入河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正曰]太公世家註晉山險索隱云在朝歌東北而右漳釜。[補曰]滏通借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補曰]姚云劉本此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小異[補曰]起傳與說苑文同本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西河龍門之河也即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時惠王其地日削于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險豈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武侯子[補曰]名罃元年烈王六年辛亥立

○魏公叔座爲魏將章

魏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此二年敗韓馬陵敗趙禽樂祚。趙將于懷[補曰]座俱又之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閭田以待有功者賞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倚邪行直前撓揀而不避者。撓折也敵之險已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脈見其幽形見其險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二人下所謂能士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百八十萬縱使得許田無乃太多乎

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盡也既亦已愈多。公叔當之矣。鮑彪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鄧禹稱其伐敘已溢矣[補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爲相而害吳起以讒疑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座也澮北之戰座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耶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於澮秦敗長國伐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公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座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歿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虜太子痤者非

○魏公叔痤病章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不能避死者人之所諱故云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正曰]公叔曰座有御庶子知爲痤之家臣如井陬爲文信少庶子之比說又見秦策韓策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不量其君之聽否下不能測鞅之去就非悖而何

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卒鮮鞅去年爲秦所獲葬歸之而殺於相位也今年衛鞅自謁痤死必在今年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彊。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商君傳畧同

○秦圍梁章

秦一本下有韓字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敗少梁此九年[正曰]按鮑說以爲魏敗韓趙于澮之年少梁即復公叔痤之言且戰不聞趙之救也時方敗於澮此皆無據之言策云圍梁不云少梁閼梁必惠王徙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不可考矣使趙救之。謂山陽君人王同時也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故云[正曰]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計者爲梁不如搆三國

攻秦。元在趙策。正曰。據不明。且當從舊

○龐葱與太子章 朱熔曰。市虎之喻。龐葱預料王即說。而太子果不得見。則異乎息壤之盟矣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 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言不信人 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考之。因舊次之於此。[補]曰。此策言邯鄲去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卬。後徙梁。而韓宋魯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舊次恐不如此

○梁王魏嬰章

梁王魏嬰 史作罃。音相近 觴諸侯於范臺。[補]曰。此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大事記書韓宋魯衛鄭

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桓侯即公別成。釐侯即昭侯。酒酣。魯共公 [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 請魯君舉觴。舉觴大事記魯君舉觴。古者於旅也語。於是 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擇言 而擇善言 道古郎胥所謂杜舉也 昔者帝女 注堯舜女 [正曰]無考 令儀狄 博物志言儀狄禹時人 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 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 [補]曰。嗛。苦簟反。高注。則當若切反。易牙 太公世家注 雍巫 [補]曰 易牙。知味者 乃煎熬燔炙。熬 元作 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未詳 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視下曰臨。集韻彷徨。仿佯。仿佯。徙倚也。[補]曰。姚云。強臺一作荊臺。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彷徨一作方湟。亦藝文類聚引也 其樂忘死。[補]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荊臺。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遊也。後[illegible]遊。章華臺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荊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云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陋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右三說[illegible] 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陂 書註 澤障曰陂 停水曰池 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 南之威之美也。[補]曰。閭須[illegible] 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 在其國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魏惠王起境內衆章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 注。申弟也。[正曰]以下說推 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 臏也 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章 鮑彪曰。此申也。從是齊之例。因之救魏也。且兄之諫也。王非忘之而為之救。君子謂之不仁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 [補]曰。括地志。外黃故城在宋州雍丘縣 外黃今陳留 外黃徐子 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 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無加也 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

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也(布賞)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補曰]以過宋而從子言之從舊可)

○齊魏戰於馬陵章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正曰]按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乃惠王十八年敗于桂陵特事此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以下並大事記文從孫臏傳說又見秦齊策)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為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王游人而合其鬪(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比犬馬也)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辭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戰而勝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居二國之上[正曰]姚本甲作卑)此其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正曰]定止也謂齊之怒止)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徐州[鮑]謂楚之策如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之而不聽邪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儔歟

○惠施為齊魏交章

惠施為齊(韓元作)魏交(為令)令太子鳴(魏記唯申及赫名餘不名)為質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朱倉(魏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魏惠王死章

襄王(惠王子[補曰]名赧元年赧王三十五年丁亥立)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為深候)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解也約令解)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是其唯惠公乎(施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欒一作灤)(流也[補曰]水經注引皇甫謐云後語作鑾水注云楚山一云灞山鄠之南山雖有楚山之名不宜得鑾水所灌說文云灞水之尾後也一曰瀆也墓為流所灌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渦山之尾灤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見棺之前和(和棺兩頭木[補曰]王篇云棺頭也物學記引一作和戶計反說文作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此作和蓋也音通)於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帷幕如朝然)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謂民為黔首此時語也[正曰])

（禮祭義亦行於秦，非始於秦）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兩去聲，為之為去聲，及之為去聲）

○徐州之役章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補曰：徐州見齊策。正曰：惠王後二年）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齊與），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申）

○蘇子為趙合從章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羽紀注：在滎陽。補曰：蘇子評在），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宛丘，豫州界）南有許（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鄢下並屬潁川。正曰：鄢，史作郾），東有淮、潁、沂（水出泰山蓋縣）、黃、煮棗、無踈（正義云：無踈，在河北），西有長城之界（正曰：史記，魏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補曰：史記正義云：河外，即河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

牧牛馬之地。（居人多故）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行人多，故如軍陣）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橫謂）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國謂魏），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受服於秦，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助祭），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梟勇），禽夫差於干遂（補曰：干遂見秦策）。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青帕首），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補曰：史記注，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大事記。正曰：正義云：廝，音斯，廝徒謂炊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綿，薄弱也。正曰：詩，綿綿，不絕貌），蔓蔓若何（蔓蔓，延也。若縷則無文之義。正曰：若何，言不可奈何。蔓字通借），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柯，斧柄。補曰：孔子家語，周廟金人之銘曰：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云云。謂周書，其指此與）。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

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欲幷相秦魏章

張儀欲幷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曰〕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 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謂使韓以此與魏 韓氏亡。史厭韓氏之亡史厭名 謂趙獻〔正曰〕無考厭與獻俱在楚 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補曰〕走音奏 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幷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章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補曰〕大事記魏惠王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 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委衍請以事 以為衍功。有功魏乃任之〔正曰〕大事記令韓以與魏南陽為公孫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魏任衍則聽其所為 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衍傳有〔補曰〕大事記魏王不聽儀者公孫衍間之也衍傳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態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魏相秦兩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王之時強猶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間易為力也

戰國評苑 卷之七 十二 光裕堂梓

○楚許魏六城章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燕 必反燕地。此齊宣王因喪伐燕所得〔正曰〕按史湣王立齊宣王因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時事 以下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也 以下勢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趙魏鄰也伐之以動魏 取乘丘。屬泰山〔補曰〕正義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 收侵地。虛頓丘。危。〔補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括地志二城時屬魏餘見秦策 楚破南陽九夷。九夷疑當為〔正〕

曰此南陽諸侯向陽屬荊州者以下文連九夷許鄢言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即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 內沛。沛州郡內言入其地沛地名必屬豫州者〔正曰〕內 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補曰〕觀屬魏郡〔正〕義引括地志觀津在冀州棗陽一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今詳名新觀者恐以此大事記魏惠王三年齊伐趙取觀魏取觀津趙王四十二年冊敗趙魏取趙觀津所屬下常 而道涂宋衛為制。觀言雖得新觀路所從出又限 事敗。為趙驅。趙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伐趙亡將及魏故亦走援之 事成。功縣宋衛。衛謂楚與之地受地必由二國縣言之輕重係之 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近賞謂勸也近魏故恐韓將因勸之魏韓王宣惠也〔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行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近河外之民 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補曰〕此河內修武 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言無他 王。而君相遇則謂信故過者相好也 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知其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必合秦而攻魏 魏王遂尚遇秦。信韓之言欲廣魏救趙。音廣猶心廣體胖云樂之也此若書者述其過秦之效〔正曰〕覓猶廣也 昔慢而今心廣又豈能止齊伐趙也 之 斥元作 楚人遽於華下。許地缺華豈而邪〔補曰〕姚本幷下 許地魏斥之也 尺 也 未詳恐有缺誤華疑華 伐齊之事遂敗。

戰國評苑 卷之七 十三 光裕堂梓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章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左華〔補曰〕未詳楚策作左爽 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補曰〕如下宜有以字 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 懷王 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軫自見楚王王喜欲復之未知即以此時〔正曰〕楚策云楚王如楚否策云儀善於魏王王甚愛之當是惠王時事

○張儀欲窮陳軫章

張儀欲窮陳軫。(一作楚) 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一作悟 倍背)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記註謂父 公翁同 項羽)。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謂其事之深) 鄭彊出秦。(彊自秦出在楚載金入秦請內韓此云出秦也 [補曰]韓策鄭彊) 曰。應為智(言能)。(止其父 [補曰]姚本註魯智作之) 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楚必合齊而郢魏欲離之故迎軫) 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王楚懷 [補曰]郢中止去也讀車字句) 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閔 [正曰]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王後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襄王二年因請成於秦為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次年死其在位多惠王時與齊宣相涉) 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來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猶處) 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亡得無也 [正曰]姚本亡作而下文有) 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明) 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

○張儀以秦相魏章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人)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閔)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齊楚 [正曰]言魏割地合於秦齊楚復攻魏而秦救之則齊楚罷敝不足以應秦此策亦當在惠王時) 其敝不足以應秦。(二國嘗戰今必敝故不能當秦) 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謂張儀臣謂齊王章

哀王(襄王子元年慎靚王三年癸卯立 [正曰]哀當作襄說見前鮑所次多惠王時事見各條)

謂(補 [補曰]章首有缺文)張儀臣(補)謂齊王(閔 [正曰]見前)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 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逐儀故公仲遂儀) 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先逐張儀不能得行合魏非合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元在韓策 [正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從韓策有魏因相犀首之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 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衍無事必來四字) 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四字恐因下文衍) 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李從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衍) 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 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久於彼)旬五之期。(以十日斷五日) 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

鄒守益曰張儀因秦以逐陳軫陳軫因犀首以逐張儀戰國之士動相傾軋如此

鮑彪曰軫之所言唯此有七國押闔風氣不然醇乎醇矣

孫希元曰犀首用間以携三國之交此是策要而自明其所間於齊王最爲出奇 衍 鮑述亦用此 陳深曰此謂齊王乃行人所以犀首之計乃間之也

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請行急事出使)急約車爲行具(行所具)犀首曰諾謂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閔)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以無事請行今有齊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爲主以約故諸侯因衍)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從與衍皆爲約耳而衍因衍者衆故楚亦因之肯從者歎專於衍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衍傳有在張儀物相之後)

[補曰]軫傳以李從爲田需[正曰]陳軫遇犀首而不見宜若有些焉而必見之又教之以收天下之事任何也二人皆不善於儀者也激犀首以重任皆所以傾儀而已鮑氏於軫深所歸

此章知其失不可揜則曰不然醇乎醇矣鮑因軫答秦王之對而丞加矜獎幽爲之說故遇亦屢稱其微非好爲攻繫也

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章

齊王(閔)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之)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衛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補 問私見之也行以百金[正曰]間居諫反投間隙云行裝金於某)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元作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相魏犀首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相魏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

(在儀欲相之初衍相在儀復相秦之時也[正曰]大事記書魏惠王後十三年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魏[補曰]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儀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後襄王二年始去魏復相秦耳)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章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補曰]一本此下有曰字乃(教衍說秦之辭)和成固有秦重和[補曰]一本標孫本無和字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衍已相秦故[正曰]此策惠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爲魏將章

(田汝成曰擊肘之弊信然不可以步况百步乎)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未詳)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補曰]此策若作魏則恐在襄王時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

(歸有光曰天下事未始不成於難而敗於易田盼知犀首之易是以取敗而卒用其說惜哉)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正曰]事在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曰]衍二字姚氏本有二字)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章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補曰]一本無君字。一作臣。又作之）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曰]一本標云有外之字）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內謂魏之羣臣則衍與焉。[補曰]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內之羣臣皆不以爲然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胡猶何）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補曰]田文爲魏相。蓋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下章與此同事。宜在襄王時。非文爲魏相昭王事也。○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稽二人。則衍仍留魏矣。○一本此下別爲一章。姚本注云。曾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二國）王且無所聞之矣。（[正曰]彼有所以救之）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言微弱滲漏如漏器然）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而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章

史舉（即非茂所事）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章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蔷。（元作蓄。下同）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蔷。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蔷。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蔷乎。若戰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蔷易矣。（[正曰]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爲秦連横章

張儀爲秦連横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分布而四湊之。如輻之於轂）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入齊天下齊秦爲敵魏既以最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最入齊齊秦爲敵齊遂最而魏收之天下知魏之不與齊則天下信魏之齊敗齊事因不通齊以最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絶於齊也）〔正曰〕（魏王通天下以最而魏不善齊則可以絶之）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正曰〕（最遁魏入齊而齊收之魏何以曰以絶之明矣秦可以爲）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代則齊魏之絶明矣秦可大國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入十餘年高誘以爲自陳賈若此人可也蓋陳舜從之得爲此人姚賈姚賈與秦武孟子與太武魏哀時相及獨以此人說韓非相毀之則秦年相絶太遠矣可乎哉）〔補曰〕（趙說見周策）〔正曰〕（姚賈說見秦策）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秦召魏相信安君（史不書）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正曰〕（武或昭）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爲信安說於秦之）當不必忠今臣願爲〔補曰〕（下附）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刑）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魏不通趙代之說）臣又恐趙之益勁也（交益疑趙益堅）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即信安省言之）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亦明矣（猶）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信也）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棄習是秦棄魏也）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其愛秦本欲塞趙而云然）是趙存而我亡也（此魏自疑之詞非必秦意）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illegible]）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之不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講元作）難於秦兵爲招質（言於用兵爲招爲質招言召兵質猶本也爲之張本〔正曰〕招質未詳）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王事下亦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得地益動）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謂堯舜讓天下而言之此若此者不一也〔正曰〕此類[illegible]）

陸深曰智能以爲知能也

張洲曰強人之合者交益疑人之與者交益勁此天下相持非直爲信安能

紛陸深曰此言召魏信之不可

田汝耔曰恐魏交之益疑分承上二句

陸深曰此言用魏信之有益

田汝耔曰先後連用六矣字句法

許應元曰此篇何爲上事秦反君作氣体甚大兄東萊

○樓悟約秦魏章

樓悟（魏人）約秦魏魏太子爲質（此十二年[illegible]）紛強欲敗之（[illegible]）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illegible]）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illegible]）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illegible]）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illegible]）

而不之秦秦王(昭[正])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
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
其害於東周

○秦楚攻圍皮氏章

秦楚攻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懷)曰秦楚勝
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
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
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
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
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
欲効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

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
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太子在楚章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
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楚之理必不合矣
彼翟子無公矣
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公必謂齊王
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
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
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
而魏王不敢據也
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
楚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
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
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昭)與樗里疾
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
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
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
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度)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

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
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
楚也所用者樓廩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
王(懷)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怨顏已絕之
矣魏王之懼也見亡合齊秦外楚
以輕樓廩樓廩欲合秦於外齊公
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
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
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為合於齊

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廧翟強以為佐（王據言之）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且得皮氏按此蓋廧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韓魏不順也故此士說之又說樗里先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章

獻書秦王（昭王［補］曰）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計也）願大王之孰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腰人身之中）有虵於此（孫武書所謂率然［補］曰見常山者）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補］曰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天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斷［正］曰要同上我山東有天下要與）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此言之示者顯取之之意）

戰國評苑　卷之七　廿八　光裕堂梓

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不（［補］曰又下必字恐當作必不語不作）必能救地可廣大（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補］曰密結如國在今寧州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為湯又云試之於弱密須國湯上言聖賢事多妄譯此尤顯然者也）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讐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地鄢郢疑衍文）

（謂攻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為秦謀以伐蜀為先而後藝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近攻之策蠶食諸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飾為之辭而鮑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夫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欲平太原亦先平蜀為試於弱之徵）

○魏秦伐楚章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緩時為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秦敗東周章

昭王（哀王子［補］曰世本名遫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立）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二年）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衍秦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旣）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則無及矣［補］曰公孫衍說見前）為竇屢（魏人）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為爵號［補］曰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

戰國評苑　卷之七　廿九　光裕堂梓

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因地）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補］曰奉陽君李兌說見趙策言謝穰侯貿首之仇則二人欲必取以兌封之事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后穰侯之姊）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章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補］曰淮南子芒卯註齊人引策芒卯）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惠文）曰夫鄴寡人固形（言形勢必不能得者）弗有也（形猶勢也高注為刑法雖通而此書多作形）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

因汝成曰割地不成亦失五城愚哉甚矣

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絶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効（元作郊 補曰當從上文姚註云孫一作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鮑謂此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之於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則一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章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下 閔為河南）王屋洛林（在河東垣縣東北 洛林即薊代所謂林中之地也 河南宛陵）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本周官 此所謂為之中）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地之地近秦 正曰未知所指）秦之所欲於魏

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不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可有責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補曰姚本作慢）然曰國有事未澹（元作瞻）下兵也（澹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幷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拘於魏章

蘇代（元作秦 下同）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

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時未滅宋此侵伐所得 正義云涇陽君秦王弟悝）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閔）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得之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 蘇傳有在齊伐宋之前）

○五國伐秦章

五國伐秦（成澤之役此十年）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

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王閔齊）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讐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悲（元作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楚伐魏）又必且劫（元作曰）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補曰一本頁索）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可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讐也（補曰詳佯通史多有備字句佯）（備於秦此即前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備則頸五國復從約者此實即前譬一本作離）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秦權重魏魏冄明孰（言慮此熟則且熟是）

故有謂（元作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恐秦覺之）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背諸國也）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為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補曰三節即上文太上其次之說）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伐之不已正曰不能伐不能擯不能構必為秦所伐則誓鬪而必死）（與秦俱生以殘秦　姚本注云而一作兩）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則已也　止會）（使秦止怨見殘不擇利害惟以自安也）無（補）令天（元作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所謂鬻王）（務以秦為上交者）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讐國也（昭兩國自宣閔再世相讐易）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

合讐國以伐婚姻（猶兄弟也此士欲魏合燕齊以伐秦）為臣為之苦矣（言雖伐秦而已為之）之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元作赴）以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元從口）周最周韓餘為徒（與為從）從而下之（補曰韓餘疑即趙策韓徐之間有脫字不然周字恐其[illegible]）請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惡）扮之（國扮并也　補曰扮撫也言合諸）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諸侯傳之）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秦　補曰燕策蘇代謂秦許之計破秦其次長賓之與此合）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修朱嬰（此皆三晉之使也）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收宋郭之約）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游揄之）而以齊為上交（蓋非兵請伐魏兵）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修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臣非不知秦權（元作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葉陽君約魏章

葉陽君（趙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薜（元作辭）陰成以為趙養邑（供養之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元作問）陽姑密（元作衣）乎（封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李兌子則葉陽君兌之封乎）（補曰葉即奉之訛也說見趙策）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惠之十三年此）

○秦使趙攻魏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惠文）（正曰無）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

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衍字）齊秦王（昭　正曰賢）而有聲若相之（補曰并猶兼也言趙強兼齊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若相助也）（使趙攻魏之事無見　或因其言而止歟）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魏為疾）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齊閔王騎欲伐魏魏相）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

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在魏趙西爲秦之蔽)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歃血也)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

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游不[?]觀)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餉軍)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補曰。孟嘗相魏在齊滅宋前。大事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策。此事實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穰侯攻大梁章

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大梁)乘郢北(一作北郢。郢是魏別邑。其北近魏)魏王

且從。(從服也。從順)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並屬大山)(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愚謂剛博當即是剛壽。正義云。壽鄆州縣)以廣陶。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補曰。得許上元[?]魏字。今補)秦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謂其不當得)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補曰。魏昭王十三年秦兵至大梁。即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年秦伐魏。走芒卯入北地。遂圍大梁之役。此策當在此時。大事記載之。須賈說穰侯云云。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前功必棄矣。下註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爲此年事矣。然秦攻取剛壽在秦昭三十六七年。後此數年而策已云得剛壽。而又不可曉也。當考○究穰廣陶說。見前秦策○許鄢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

○白圭謂新城君章

白圭(魏人。孟子稱之。[?]以爲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十四年矣)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戍貴於秦王。爲秦王今[?]說宜)不能禁人議於君也。(秦策段彥語同)(之豈非[?]使魏戎[?]魏)

○秦攻韓之管章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註在京縣。此[?]鄭州管城縣)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接。(言地與秦接)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昭)(補曰。昭王不可考)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正與是參)行也。(以諸國參考而行。言參驗已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

可驗元秦之從觀不忘制也

之不必也（猶言不可測也方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伐一不移伐則諸國知所從）不急於從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

李袞曰精字用得妙

精於此者矣。（精猶明）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元作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荊楚齊）（正曰一本荊齊是未有離爲齊者字多傍水）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言諸國合而敵秦則秦弱）秦王乃止。（鮑謂鄭國有兵救之鄉鄰之義昭王言是也秦伐韓而魏救之撓秦之謀以昭王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鬪也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鄰有鬪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章

張洲曰太后養地本魏地而秦取之太后以爲養地故收取之以激怒秦

芮宋（人）魏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后宣太后）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補曰姚本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云云與此文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

○爲魏謂楚王章

維禎曰秦所以坐制天下者六國從親中道而攻秦各有猜畏乃互相攻伐以仰下秦陽秦陰收其利六國自人謂是也

爲魏謂楚王（補曰鮑本作）曰。索攻魏於秦。（索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秦伐魏）遂伐齊。與魏便地。（言以所得齊地與魏易所便）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章

管鼻之（魏人正曰註作鼻之名誤下兩之字亦語助管鼻即接鼻說見前）令翟強與秦事。（鼻之不欲故推之於強）謂魏王曰。（鼻之謂之）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酈食其傳註止舍息傳置之舍）舍不足以舍之。（言衛之盛舍不能容）強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爲謀一本蘇作救是言無人從之）（正曰蘇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厚可以不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正曰翟強不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接鼻接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鼻強不合而謂鼻令強與秦事者鼻恐強爲之秦入鼻言故輕強此士蓋爲強言以激魏王者也此當在襄王時）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章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於此知爲韓人不疑）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徐安猶）求質於秦。（質事有不留之驗）（可入正曰質子之質）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九年乙酉立）

○秦敗魏於華章

必貫爲穰侯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縣華在此二年正曰華陰之華去華下華陽史無音）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

補傍曰此亦可謂不當割地之說而六國皆坐因割亡矣

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固小邑也陳留後歲大梁乃三梁魏地正曰索隱云梁即南梁又說見齊策）十萬之軍拔邯鄲。（秦十二年以趙虜在）（正曰魏惠王十八年拔趙邯鄲二十年歸趙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補曰通鑑大事記在宣王二十九年）燕不割。而燕復歸。燕趙之所以

許應元曰論其是而當時無人聽之迫於目前也

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臣須賈所稱魏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

歸有光曰

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地缺）

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北，梁之北，非邸)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一本作戴)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孰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秦未索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

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軍之戰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今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鮑止記四年有補曰以安釐王四年華陽戰敗後段干子請予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通鑑綱目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

○秦魏爲與國章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元作且下同）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

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記十年有）

○虞卿謂趙王章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補曰一本同此作座中與）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

美矣。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一本國內無用臣。用言可任者。）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在趙策。補曰：從舊在趙可。）

○魏將與秦攻韓章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

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

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下又可推。○大事記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爲非已地而不血也

異日者（他異猶）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安邑都絳）有河山以闌之（闌入之闌）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林鄉原作橫從史改大事記自秦伐林鄉以來至於今也）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正曰陽亦垂都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魏記注在東平須昌）所亡乎秦者山北（華山之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補曰史大縣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激此大）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正曰元作矣補云矣）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撓之）韓知亡猶弗聽（補曰史識亡宜從策）投質於趙（質約也見下）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補曰爲去聲）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曰史之下有欲字大事記從之）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補曰史無乎字大事記從策）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補曰史作天時大事記從策）通韓之上黨於共甯（共通）

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取征）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有要也上黨爲質也）共有其賦（補曰史作今有當從策）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正曰易輕易攻之易也秦時安陵附魏）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秦趙搆難而戰章

秦趙搆難而戰（長平之役此十七年正曰秦趙之戰多矣此策時不可考）謂魏王曰不如收齊（元作齊）趙而搆之秦（搆之令其戰也收趙而勸之必與秦合戰）王不搆趙趙不以毀搆矣（以毀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獨與秦合戰）而構之秦趙復闘闘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欲焉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荊齊皆在魏東長之爲之長也）待之也（待魏之）

○長平之役章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垣雍見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

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 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章

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

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十八年謂魏王章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章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章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天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

何景明曰此啓真天民小人哉

地不相涉（注莒邑者又）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朗約不實）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皆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於横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者所以食其資也）而以資子之讐也（謂横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於秦讐秦也【正曰】時與人不可考）

○秦拔寧邑章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正曰】秦昭王四十一年魏冉已免相此十一年餘說見趙策）魏王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講元作構下同謂與秦講）魏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章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正曰】罷邯鄲必非趙都凡攻趙皆言邯鄲此策赧王五十八年解邯鄲圍時事且秦紀書拔寧新中次年赧王五十九年秦來韓魏楚救趙新中而秦兵罷不拔也是歲赧王入秦而此云過二周攻王是二周無恙時也決為在前無疑寧新中非寧邑詳見趙策）吳慶（吳人【正曰】無考）恐魏王之講（講元作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為親秦故外之秦因攻之）王不近秦秦之所去（去猶遠【正曰】去非親秦乃秦之所欲去者攻）皆曰王弱也（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言實不弱二周猶強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章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莊子所稱【正曰】不可考亦不知何時）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不申）頭塵不去（皆以欲見之速故不申）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補曰】行道也）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所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章

周肖（疑即齊【正曰】孟子記魏人若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王庭）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正曰】無據以為在前必事是肖魏臣而假重於外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為重）（無肖是也【正曰】齊必不以無魏重者而害有魏重者不可不以無魏重也）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令肖）（以此說齊）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因齊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胥）

○信陵君殺晉鄙章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元作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補曰】馬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語見簡紫）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卒作猝）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彪謂唐雎此十一年求救年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其陳說豈高所錄乎）

期猶道不亂者斷賢矣【正曰】六不云居且恐有訛并說又見後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攻管而不下。【補曰】管見前策 安陵人（魏記註曰安陵有安陵）縮高其子爲管守。【補曰】[illegible]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節者持節之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猶重也信陵之言申之矣）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子之人【補曰】一本句作守字）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王【正曰】王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見下【正曰】說）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捍魏【正】）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補曰】姚本此有也字）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補曰】姚本作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此謂成侯趙主也安陵爲先君蓋先）受詔襄王（記引作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補曰】大府謂魏受詔襄王而受魏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常刑即常刑也）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元作爲）人臣之義矣。（【正曰】無違人臣者不事二君之義）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所以謝也以安陵釋其罪故謝）【補曰】按上章無忌書謂王之使者子守之守使者大使之使皆去聲

○魏王與龍陽君章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正曰】幸嬖也策言美人又云拂枕席此非楚安陵君鄢陵君壽陵君趙建信君之比）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元作之）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補曰】一本今以臣凶惡 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爲之趨走）避人於塗。（在塗則行者避之）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揭也）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誤以不告為誤【正曰】誤猶言）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元作繁）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正曰】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安釐哀襄之世遂附之也。

○或謂魏王章

許應元曰京然王見春申之謀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兵先令以警之其從於王者凡兵械當從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游旌旗之旒以之消於也亦以楚攻秦一臣爲王之楚王其補曰一本作斥即此說者一臣之反而行行兵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歎其亟反不必見烈考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令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莊襄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春申在時魏盛受秦兵惟此三十年無忌率五國攻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作韓策〔正曰〕事證未明

○魏鞅謂春申章

唐順之曰不能愛其許鄢陵而施於魏乎

魏鞅魏人魏說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事之人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黽元作隘之塞黽塞魏記或以爲江夏鄳縣所謂冥阨注楚險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

攻楚不可倍音背此昔者所以未嘗見攻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梧屬楚國此時爲魏〔正曰〕漢侯國梧屬彭城與許鄢陵不相接左傳襄十年晉師城梧及制註皆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此時鄭爲韓按史云不及割則施愛註皆許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有訛誤徐廣云陳在許東南蓋此時楚徙都陳也割以予秦相補去百六十里之言秦伐楚今不須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近也元作已〔正曰〕元在韓策今詳其文當屬楚

因安成曰惡見人以鄙不成業

○安邑之御史死章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里名爲之謂安邑〔補曰〕宜有邑字大事記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令其法令聞王言故立其次因遽置之○〔補曰〕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遣御史監郡矣非獨秦也〔正曰〕魏都安邑在惠王未徙大梁前昭王十年獻安邑於秦章次不當在此

鮑訓地賂秦爲後務功許應元曰至此魏之亡形成割地則亡不割亦亡戰亦亡守亦亡非所用矣孔叢子曰此言秦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爲易況其地不如以其地以圖存易爲當封其缺如何耳任兼之用之得其宜

景閔王安釐王子〔補曰〕名增元年秦始皇五年己未立

○秦攻魏急章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此元年〔正曰〕說見後或謂魏王曰〔補曰〕孔叢子云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云吾私其計然豈能賢於執政哉言馬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云云下文同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正曰〕見下割地賂之謂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元作賓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政之臣至於長輓者長爲輓車之人故畢曰盡與嫪氏

蔡文德曰此利

秦王之所以不常也此言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因嫪毐而割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贊資也以魏助之也以嫪毐勝矣以不敗爲勝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補曰〕孔叢子注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魏百相交秦爲天下之上矣兵凡乃王以此交皆言昔之交歸於好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合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正曰〕大事記以此章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毐長信侯之下謂嫪呂爭權畧見於此景閔元年秦拔二十城策言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則此在後矣二年拔朝歌三年拔汲大事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謂秦攻魏急者蓋其時矣〔補曰〕大事記曰子順進退有聖賢之風宜忍出此乎

泉洲曰秦攻魏急非恐秦人也不難秦其母以逞其志而聽太后成親乎成人之計哉王公未然而棄以嫪氏矣可惜以嫪毐患將至

匡稚不然使命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許應元曰：安陵蓋魏之屬地，封於安陵者。田汝成曰：唐雎安得此辭？還在將一百四十餘年矣。唐順之曰：秦始詐謀之國也，濟安陵以復以五百里只地，安陵之不與是也。[illegible]曰：觀安陵君為備高之言，則亦能自守，其對者[illegible]。凡應曰：刺知之士，自負其以至剛腸，皆不聞道。惟唐雎者可也，為其必而存，不罪志於刺也。穆文熙曰：此策為不可行也，以始皇之暴虐，而可援虛論以擇之乎？色撓長跪，即倫夫不為矣。張洲曰：唐雎挺劍扶快胡虎，張之秦而與之爭，卒全安陵，齊甚此，其賢於刺荊遠矣。田汝成曰：以秦王之執，安齊便長跪而謝，皆非士之寫言。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元作且，下同）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二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補]曰：錯，置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廣其地。[正]曰：設辭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也。[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苑作頟地。師古曰：搶，千羊反）。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僚，吳王，二十七年），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策及刺客傳），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倉鷹擊於殿上（[補]曰：倉[illegible]）。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徵；祲，氣。自三子言之，為吉。[正]曰：說文：祲，精氣感祥也。此休字猶言祥），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屈也。[正]曰：撓屈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雖自登十一年，請故至是五十餘年矣）。

戰國策評苑卷第七　終

戰國策評苑卷第八

宋　尚書郎鮑彪校注　元　國子博士吳師道注

明吏部考功員外穆文熙編纂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石星重校

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參校　江西道監察御史沈椎同校

武林張文燿重校　閩中後學朱煒重閱

韓（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正]曰：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鮑引漢地里志為言，鄭亦韓地，而鮑遺不取，誤矣。）

康子（名虎）[補]曰

歐大任曰：古作策[illegible]石留[illegible]

○三晉已破智氏章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見趙[補]曰[illegible]）。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溜言其山多石，水所溜也。[補]曰：溜言其無積潤），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言地雖薄，鄭人不備。[補]曰：言地險[illegible]）。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illegible]哀侯二年）。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非諸稱王者皆當時語[illegible]）。

○韓傀相韓章

（列侯三年，[illegible]安王三年壬午。[正]曰：當依大事記[illegible]列侯取[illegible]）

韓傀相韓（傀，史作俠累。[補]曰：[illegible]），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illegible]）。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補]曰：軹，邑名[illegible]）

河內軹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政時去游齊

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補曰】一本問曰姚同 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 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補曰】一本觴姚同 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仲子遂字【補曰】索隱引高誘云嚴遂字仲子今本無 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謝史姚同【補曰】一本固 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肥美曰甘脆小耎易斷也【補曰】說文 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屏去之 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夫人亦尊稱之也 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曰】一本 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補曰】一本 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

戰國評苑　卷之八　二

光裕堂梓

戰國評苑　卷之八　三

利兄以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如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司馬彪註：冥山在相州北，汝南吳房有棠谿亭。修務訓註：墨陽美劍名。）合伯、鄧師、宛馮、（洛州云：洛陽有宛馮。修務訓註：宛馮二地名。）龍淵、大阿。（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使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一曰龍淵，二曰太阿。）（正曰：列仙傳有鄧師。[illegible]）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說文：鞮鍪，兜鍪，首鎧也。）鐵幕革抉㕹芮，（正曰：鐵幕以鐵為臂脛之衣。抉以韋為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正義：雞口雖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在燕文公二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此二十五年又從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王立。徐註云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此時從已解，則說從非宣惠而是括拼以為雞口牛後。今按此時從解，蓋以說從時非宣惠故也。）（正曰：大事記云，蘇秦說燕文公與趙合從，燕文公納之也。趙肅侯二十六年，蘇秦說韓昭侯。按史年表，是歲韓昭侯二十六年，高門成而昭侯卒，子宣惠王立。蘇秦說宣惠王，蓋昭侯卒後爾，與序次非。）（○索隱引延篤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沈說亦有所本也。雞中主，後牛子也。）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顯王十七年己丑立）

○宣王謂樛留章

宣王謂樛留（韓人。補曰：樛，居尤反。漢有樛氏。通鑑、策、史作「監田」，世家亦作「監止」。）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齊事見哀十四年）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儀特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三年，張儀相魏，四年去，而衍相。未嘗兩用。正曰：大事記，秦惠後十三年，儀留魏，魏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以事秦。秦以二人更迭用事，行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少梁與秦，引此策云：是時二人皆信用，秦至則西地入於秦。）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言其地見削。以為用公仲、公叔，何傷若以二人為[illegible]而用之，以其二人之所不能是用，雖分而國之權非一人之手者，不可也。遂用仲、公叔，使其黨[illegible]。說有與胡氏合者，當時不得已而兩用也。）

實匱王之門，以其手上，爲是公子咎知之也。公仲咎不勝公叔，則公叔又重矣。二人爭權，相縶留之言，遂騁是以窮王之要，知大臣而後官人。九經之序，尊賢而後敬大臣，則無患乎此矣。

○楚昭獻相韓章

吳師道曰：先時秦楚相忍，故相昭獻，而秦攻韓，韓廢昭獻，親許昭獻，相獻楚不因也。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正曰】此策不知何時。按策有云公叔之讎，而昭獻公叔之人也。又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在先園之後。氏時，其相韓見周策，必在宣惠之後。

○秦攻陘章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軫、張儀同時，儀死至桓惠九年四十六年矣，軫必不存，故因舊書。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示弱也。秦已馳之，馳之也，韓逆之，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稅於下。【補曰】卽所謂無以馳割事王者。竊爲王不取也。

○秦韓戰于濁澤章

公仲陳軫爲韓楚畫策。

秦韓戰于濁澤。長社濁澤。【補曰】大事記：韓與趙、魏伐秦，秦使庶長樗里疾與戰脩魚，虜韓將申差。解題云：濁澤之戰。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戒。將西講於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爲兵備。秦韓幷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韓爲不能聽我，使其戒不能從我以與秦。一本救己也，繼韓。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重幣。【補曰】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潁川郡許有岸亭。事在十九年，此要終言之也。【補曰】徐廣云：岸門在潁陰。括地志云：在許州長社縣西北。韓世家：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六國年表又書秦走犀首岸門，蓋救韓而敗也。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記十六年有虎謂二子皆宦中之材也，宦惠惑於其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因難以入，至於非弗聽，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正曰】韓朋當謂陳軫小押闔風氣，救此以億中耳。

○顏率見公仲章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也，陽，僞同，不實也。【補曰】一本陽作傷，姚注別作陽。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內，嬖臣家註內婦官也。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不所謂自

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韓爭國功大秦必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茂用顯【補曰】宜依此舊次刊去秦策所增

○秦圍宜陽章

秦圍宜陽此秦三年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趙地韓取之今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

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補曰】史註公仲曰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補曰】中言使楚封之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補曰】所以得貴也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責也非所貴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待楚【補曰】一本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補曰】取其地而還其民也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補曰】走音奏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客卿爲韓謂秦王章

客卿爲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

（蘇曰：以兵向之，秦之強、首之者，於私人，故己亦以爲言）

不知與國從公仲者，秦勢能詘之。（詘則下也）以（補）秦之強首之者（言首…）以兵向之。珉爲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其賄也）【正曰】珉之議爲其國之薊也。進齊宋之兵至首垣，（垣韓地也）【補曰】首垣魏地也，見秦策。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梁郭不合也，兵薄於不合）【補曰】一本不而合，及魏，姚同，似義長。以爲成，（成平也，猶和）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韓宋齊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者）皆曰以（衍）燕亡於齊，（亡謂喪地）【補曰】前此四年齊破燕。魏亡於秦，（孟子曰西喪也）陳蔡亡於楚，（此亡國也）此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正曰】所以亡地於齊秦，陳蔡亡國於楚，則地形不若，再申不及魏之說。燕魏亡於齊則不然，絕地形已絕，不可復通。韓之齊宋之於魏則不然，以下當有缺文，引言秦事。（陳葉曰以字起下三句，自是文法）

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鮑元作赫，下同）【補曰】郝，本作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事言不得干其事）【正曰】見下。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謂茂）【正曰】大事記此秦武王未逐張儀前時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大臣若張儀、甘茂也，從在者公孫郝也。秦武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許應元曰：武王逐張儀，故上立張儀意也）

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甘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補曰】疾字恐有誤。而不加貴，（貴言不尊二國）【正曰】言郝不加尊也。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補曰】王之明一也，申羣臣比周蔽上之說；王之明二也，申大臣爲諸侯輕國之說。（吳寶曰：發揮其明以昭其不用，左右之心而後韓秦之交可得而合也）

公孫郝欙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陳以軍不攻故解散）【補曰】四疑當作而。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茂約楚趙魏（欲攻）而反敬魏，是且攜我也。（遠其約，與三國約攻而反欲之，是離我也）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賄前若也，人則置不檢校）【正曰】按史，茂攻宜陽，請約於魏，此言在未攻宜陽之時，茂黨魏，若楚趙當作盡與魏不合，茂約結二君而反其敬魏，且將攜誰於我，其欲攻宜陽，王欲察之，以此二事稱王之明智也。羣臣之智，無

（張洲曰：甘茂之攻宜陽也，各而說其主，然後…）

（此其所非不能保也，而卒不能保主，待而郝因有人也）

幾於王之明者。（近，幾猶近）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其命待）而無自左右也。（自猶由也，欲秦王聽己，勿用左右之說）【正曰】謂公仲一心聽王，不由左右。【補曰】大事記引此策在韓襄二年、秦武元年，解題云：韓谷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當時所謂從臣，指愛習而侍從者也。秦用其愛習爲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右無是也。愚謂公孫郝挾韓而議大臣，以不得與而爭於中，故此上欲王自聽公仲之待事，而不由左右。陳騑御之術，以捨強明，清忌之見。爾張儀出走，甘茂因非一人，而茂攻宜陽，亦以與爲憂，大臣卒爲從臣所勝，愛習真可畏哉。

○或謂公仲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衆）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中立謂立於齊魏之間，此章言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可以止魏之攻齊；茂善魏，故難茂則可以止魏之攻）【補曰】二本勸齊兵，姚同。楚趙皆公之讎也。（詳此，公仲與齊魏若也，二國不善齊，故讎公仲）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舊鮑衍曰：以五聽字移於…唐順之曰：中立於秦，小非善…之術，可以斃其身而已）

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並作赫○秦王當是昭，下文言惠武）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無私於秦，信之故）【補曰】請行願爲可。（因）臣請爲公謂秦王曰：（公仲言於齊王）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正曰】合離別合，反覆言之。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特先以伐魏，故令秦王聲言救魏以勁之）韓之攻齊，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得…齊，亦不合於齊）兵交（元作王史）

（唐順之曰：先以己意度其所必從，而後發此，戰國之習，其揣摩之術也）

（王鏊曰：致言秦輕，把其所甚，而必行其…秦人者…高而秦爲…者也）

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欲言或欲此或欲彼）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穀水出澠池）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郤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茂覊旅之臣故言薄此欲攻齊故其辭與茂［正］曰薄即上文不善於公薄下或有缺字）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孰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字［補］曰一本復有此二字姚同）錮之不行（其說）南委國於楚（以國事聽之）楚王（懷）弗聽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不信）（謂）朋之反也常仗（仗字與杖通［補］曰仗倚也）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爲信尾生再見燕策蘇代尾生名高蓋論語微生況論訓亦云［補］曰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與燕策所載同本微生釋文引高誘註魯人今註本無或謂即論語微生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謂公叔曰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揚猶動也［補］曰一作表裏王五年秦拔宜陽涉河城武遂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之正義云武遂韓邑也近平陽非克都昭雎曰秦攻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猶畏秦○揚疑傷字訛）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秦無秦患而德楚（韓）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於楚）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補］曰恐交字下有缺字）楚也。

○謂公叔曰章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義六十一曰陽侯爲江海益因此爲波神與［補］曰此出淮南覽冥輯錄伏一作使博物志晉陽國侯溺水因爲大海之神）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辨猶治也猶言治於高誘非公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章

齊令周最使鄭（鄭即韓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曰韓哀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稱梁）立韓擾（韓公子咎立爲相）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正］曰無滕）已不可（以廢之）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補］曰一本令我從上文）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也）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絶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舍齊吏與最同［正］曰史或姓）入見叔（見公叔）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補］曰最固不欲來使句下亦有來使文一本臣之強之也上無使字是姚同）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閔）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人）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

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善楚。（絕句）王曰：（言以楚懷）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恢恐楚怒已令欲相珉則不仕）（姚云元作上 補曰）唐客於諸公（大臣乃倘仕）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補曰史此六年）（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甘茂竟言秦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得由此怨讒茂○此九年秦復取武遂）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 補曰姚本上聊字作新 疑聊字誤）爲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以賓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戰國評苑　卷之八　十八　光裕堂梓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章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彊以韓臧故 正曰無據 補曰一本並作彊 一本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冷向謂鄭彊曰：（補曰冷向即冷壽 秦策高以爲秦臣 詳此章爲言）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之與）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 特質楚 公叔所不善 補曰幾瑟史作蟣虱 後並同）故言伐楚也。（正曰以攻楚）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 令之回心相善）旬有餘，彼已角。（角言二人均覆 曰姚本角作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幾瑟韓愛子而在楚 秦固疑其合楚 公叔與幾瑟讎 故秦不疑 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 則秦安得不疑其爲楚 楚秦所惡也 其伐韓不待請矣）

○公仲爲韓魏易地章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補曰史正曰或姓）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正曰上流 魏之上 補曰上謂魏）則害於趙；（魏地廣 趙之害）魏地易於下，（一本下謂韓 補曰韓地易）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章

錡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之合）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三川之言恐失地 故來與楚易 補曰三川見秦策）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素王襄子 秦諸公子 不善太子者 正曰無考）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易地畏秦取之也 今秦入質則不取可知）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戰國評苑　卷之八　十九　光裕堂梓

○襄陵之役章

襄陵之役，（史不書 補曰襄陵見齊策）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趙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咎 元作高 從史 下同 此書亦或作咎 置不立也 事見十二年）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咎故）公何不令人說昭子（陽）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韓起兵）子有辭以毋戰，（令楚臨魏之故 可以無戰 韓欲置咎也）於是太子幾瑟與（元作昭陽 元作楊 元作梁王）皆德公矣。（陽得毋戰 梁得兵）

（補曰大事記 韓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 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 時蟣虱質於楚 楚欲內之 遂圍雍氏 蟣虱竟不得歸 韓立咎爲太子 戰國策與世家所載 紛錯重複不可詳考 大略二公子各有所主 公叔主蟣虱 公叔主咎 按楚策韓公叔有齊魏而公仲有楚秦 此則公叔挾齊魏以主咎 公仲挾秦楚以主蟣虱也）

○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人 正曰陽向 向未必韓人）說秦王（昭）曰：留

馮君以善韓臣。(韓之族馮者……以留之爲善……非上知也) 上君不如善馮君而從之以秦。馮君廣王 (馮字未詳……以自大。補曰：有誤) 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

(太子爭也。時未定所立，故韓咎嬰更稱之。補曰：此太子指咎也。秦主幾瑟者，此設爲頓秦之辭。按大事記云：國策中庶子強謂太子云云，史蘇代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然則幾瑟嘗立爲太子，太子不勝公子咎之徒，乃出奔也。索隱曰：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幾瑟爭。愚謂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 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國不和故) (補曰：害謂善字)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相見後爭立爲) 鄭彊爲楚王 (懷) 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 (幾瑟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 (言其言然)：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 (魏欲立咎，故急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 (言歸楚)，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同，鄭作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 (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爲太子官。補曰：新序楚莊王遊，欲云云，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燕策有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公叔座庶子，井羅事呂不常爲庶子，則中庶子者，侍御左右之臣，而當時家臣亦有此名，非復周制矣。秦官太子庶子中庶子，此云中庶子強謂太子，豈亦太子之官與？強或是鄭強) 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 (公叔助齊)，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鮑彪謂幾瑟之及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人勝故也。正曰：幾瑟之不欲戰，慮國之分耳，非有息民全民之意、退讓之美也，何義嗣之足稱乎)

○齊明謂公叔章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 (閔) 謂楚王 (懷)：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陰言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章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咎也) 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在楚，故言外) 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補曰：大事記云內得父兄，指公仲也) 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

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補曰：未詳) 必陰事伯嬰。(秦楚有韓則事太子，太子韓嗣故也；無韓乃事嬰) 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弗殺。(句) 伯嬰恐，必陰保於公。(嬰與太子在韓，若幾瑟在敵，嬰恐之) 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幾瑟入) 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救幾瑟以塞伯嬰，(塞，障也，不使與事) 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十二年書太子嬰死，因言公仲伯嬰六事，事豈與太子同名歟。正曰：索隱說伯嬰云云)

○謂新城君章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以此卜之) 楚王 (懷) 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

韓以窮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卜其與秦同否也）韓挾秦魏以眄楚，（此韓皆韓也，以侍嬰為言）（眄睥睨也。〔正曰〕眄恨視也，五禮反）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貴於秦，秦挾之，故重新城）入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楚記十二年有，在圍雍氏下）（〔補曰〕史以此為蘇代之言，新城君芊戎也）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章（許應元曰：胡衍小人之尤，反覆變詐可恨）

胡衍（韓人）之出幾瑟於楚也，（出而歸韓）教公仲（衍教）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正曰〕謂魏王之言止上二句，言韓所以不敢離楚之故）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此後並因舊字）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補曰〕德王之，王謂楚王）

○幾瑟亡之楚章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芈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日。〔正曰〕相，助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補曰〕策文如此，句若有錯，作已忠字自涌）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主幾瑟而今立嬰，故絕韓）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章

冷向謂韓咎曰：（史有公子咎有韓咎。〔補曰〕史冷向作蘇代。愚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章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幾瑟，忌秦立嬰）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嬰）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楚圍雍氏章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補曰〕圍雍氏見周策）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

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按字書柄柄也〔補曰〕此恐有脫字）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意）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此茂傳有茂入言下〔補曰〕大事記赧王十五年楚圍雍氏引此章云此即周紀所載之事楚前圍雍氏在赧王三年秦惠王猶在位安得有宣太后楚後圍雍氏甘茂出奔已數年兩者皆不合）

○楚圍雍氏章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補曰〕昧音莫）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南鄭屬漢中〔補曰〕正義云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東所歷藍田出嶢關俱繞楚北境以俯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避後近不合於楚矣按史止作治不合矣無準於南鄭四字鮑謂史為是蓋雍氏在陽翟而此言合軍南鄭殊不相涉凡上文請道南鄭而此曰不合軍於南鄭豈非誤乎）

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補曰〕秦昔者所謀策有說見本條）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與猶黨也〔補曰〕一本同其與國也鮑同）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魏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補曰〕惠八年說亦見秦策）公待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補曰〕史作庚）三反之郢矣甲茂與昭獻過於境其言收璽（〔正曰〕璽軍符也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璽印也如楚並相璽之云索隱以為昭獻得秦官之印璽）其實猶有約也（約秦楚攻韓）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二已言欲秦之救已而後儀之故〔正曰〕先韓者不欲其功歸也徐註欲以為儀正之曰而云非也先身者善已之謀後儀者不隨人而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言外猶後也〔正曰〕此言不恃秦耳）其實猶之不失秦也（二雖有齊楚〔補曰〕按大事記云韓年表書秦助我攻楚圍景痤恐即景翠之名與紀年有楚景翠韓世家云敗楚將屈匄於丹陽之戰也丹陽之役其雍氏之役大事記首書丹陽之役）

○或謂韓公仲章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孿一乳兩子〔補曰〕孿生患反）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補曰〕一本利害無夫字）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與國二和）而非公適束之（束猶約束也）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補曰〕一本韓輕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和為德於秦令責其報）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

天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上則猶為下也）此主尊而身
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
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
齊怒以文意當作秦怒（○姚注擇布鉞作布稀）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
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
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
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
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
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此之謂是其於主也至

戰國評苑　卷之八　廿六

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
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也公行之計是
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
有梗陽周啟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
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
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
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襄王子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

○韓咎立為君章

韓咎（太子咎即釐王）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
其弟在周周

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
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
賊也

○五國約而攻秦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
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沛
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
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因
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

戰國評苑　卷之八　廿七

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
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
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
而沛丘存

○韓人攻宋章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
新城陽晉同也
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為韓說秦王曰

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求事秦 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雖知而代如此何也 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代言非獨韓知之 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 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不能得宋地 中國白頭游敖之士。游士也 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在前者 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謂韓王章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 欲出事於梁。而欲攻降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惟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不助秦亦不救梁 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圭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

朱炳曰：昔從及東孟之會，從及四百字非家　朱炳曰：九合字見王　田藝衡曰：昔先一節以下又開說　洪州曰：攻心之說始於此　孫曰：先曰吳之撫越，徧至其家，服而從之，此攻其心也；越謂天下莫不服者，乃以為臣妾　洵曰：此年統月所計，而已求終，吳之謂矣

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晉說：敗於原，註：晉韓原，原陵，志在馮翊夏陽〕而霸西川〔補：西方〕，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姚云：曾改子作下〕。〔補曰〕左氏僖十五年傳。在同，城濮、韓戰，僖二十八年。〔補曰〕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謂霸〕令成功名於天下。令〔鮑〕便〔補曰〕立尊令句。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而已〕，為實者攻其形〔形在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撫安之，徧至其家〕。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鳥，小贄也。〔補曰〕執禽為服役〕而隨諸御〔吳之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

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補曰：姚一本〕，自為一聶政陽堅〔陽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正曰〕說見前章〕刺相兼君。許異〔人名〕蹙列〔元作哀〕侯而殪之〔補曰：殪，一本作蹶，漢王光孟使之佯死。〔補曰〕蹶、殪字通，說文：蹶，蹶也〕，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補曰：按既以為列侯，則又非陽堅為賊之事，然則無終身相之事，列二字訛。〔正曰〕不明，以從本文讀之而已〕今日〔補曰：一本日作〕鄭君不可得而為也〔為上聲，謂與此同。〔正曰〕此為下文天子當如字〕，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相，而曰不為〕。

朱炳曰：夫先與強國，未又卷上三大段　川汝成曰：此亦欲余稱帝者

為者，過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侯之於令，若與〕，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小徽〕，雖為桓公然〔補此二字〕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尊其尊〕。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謂秦〕，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補曰：一本避作弊，當音斃〕。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立言彼為帝，而我尊之〕；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韓，謂秦強〕，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正曰：此策時不可考，其說雖多，務尊彊國而已，非善謀也。○為名、為實、為霸、為帝之先之為去聲〕

○韓陽役於三川章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之役〕而欲歸。足強〔韓人〕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役人、公子謂陽等。〔補曰〕貴言立之為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正曰：時不可考〕〔朱炳曰：此章似與本歷也有脫簡〕

○秦大國章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補曰〕一本上以〕，〔句計之恐當作之計，謂見親於秦之計，非金無以為親韓〕〔補：計之非金無以也，非金以事秦〕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韓賣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者〕，其疏秦乃始

益明（始下凡行於此今刪）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淫謂淫侈）以是爲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閨中謂淫事）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也鮑曰見賢遍反 正曰皆不可考）

○張丑之合齊楚章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鄆（元作運下同 後志琅邪東莞有鄆 正曰非魏地運未詳）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楚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齊楚勝則兵敝韓可取鄆）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內鄆於韓）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鄆當附襄王時 正曰公仲）以爲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丑之言）齊楚恐（恐韓魏合）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章

謂韓相國（考未必韓國）公仲也（正曰無時）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善之雖爲）今君以所事（事王謂）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 善之以支秦）故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而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 韓與之善故亦惡韓）願公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章

韓相公仲（元衍字下同）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之韓侈在唐（晉陽注詩唐國 正曰唐未詳）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約攻魏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補曰一本復有入字 鮑云衍）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惟罪）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也 知說侈而今不入是）令安伏（曰秦人匡）召韓侈而仕之（補曰推未詳字疑有誤 公仲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曉 公仲卯公仲侈此云公仲死後韓侈云云則韓侈剡是一人也又多難通疑訣）

○韓珉相齊章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齊人 正曰無考）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元作 君本在齊爲秦善之珉欲使之之秦周人留之故怒 正曰成陽君韓人逃於魏策已言之今因此言韓珉相齊而怒之故又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故生此說皆非）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謂衛）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頃襄 正曰無據）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猶顯示二大國之天下不能善也）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章

謂山陽君（韓人）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部）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弗使入莒）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 楚攻齊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 正曰棘義未詳 詩傳急訓急 楚攻以下本文自明其時不可考）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章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以急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補曰攻華陽見魏策一）韓相國（辰）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主使乎（言其不任公猶閑也）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

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韓氏逐向晉於周章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使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寛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謂費緤章

張登謂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魏王爲九重之盟章

魏王爲九重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子元年赧王十三年己丑立）

○建信君輕韓熙章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illegible]

李兌說奉陽君皆蘇秦

奉陽君公子成也

汲成曰以蘇秦之智又何必借於李兌也

戰國策評苑卷第九

燕（燕地尾箕之分野也。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屬焉。）

文公（桓公子，元年顯王八年庚申立）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章

奉陽君（衍李兌二字）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正曰〕奉陽君李兌者，通代因蘇秦稱奉陽君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以伐齊，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誤也。此策有蘇代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為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羨也。大事記以此章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為公子成，實未亡，削去李兌二字。竊謂此章為一人，奉陽君貴李兌并公子成也。且此章知決為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吾之會燕之役昭王。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蘇秦，則此類也。）

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言何以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共誅其姬而專，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正曰〕史年表燕惠公彭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此事。此必齊破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立者謂齊趙〔正曰〕以權立謂燕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必事外與貴，謂他國齊趙之偏也），必重外。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己）。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正曰〕疑蘇秦，則君多資（疑燕燕亦不燕齊矣，范言齊矣，其疑）。

合燕於趙。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正曰〕此策非文公時。（王世貞曰：來迫為何術……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斯從六國自此始也。）

○蘇秦將為從章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補曰〕索隱云音潮仙）、遼東（郡，并州），北有林胡、樓煩（〔補曰〕見趙策），西有雲中、九原（〔補曰〕正義云：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郡城在林榆縣西界，二郡皆在勝州），南有呼沱、易水（〔補曰〕呼沱見前。正義云：易水出易縣西谷中之東南流，與呼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良鄉西山。大事記引此二條）。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郡，并州），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設辭也），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亘，踵猶躡。〔正曰〕踵，足後也。徐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東垣邑在恒州。〔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故常山城）。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補曰〕一本南近齊）。齊趙強國也（〔補曰〕一本有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章

權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此役策言及魏冉，知爲文公末年。補曰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立）

○燕文公時章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附後案）（文公二十年。[正曰]史二十八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索隱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録耳。齊王按戈而卻曰。（卻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

戰國評苑　卷之九　三

（本草烏頭別名云）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爲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蘇代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正曰]齊伐宋章。因敗而成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染爲紫其價十倍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益紫者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鄢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

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卑之甚）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本傳有）

○人有惡蘇秦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

戰國評苑　卷之九　四

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詩註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下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自覆猶庇護也）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卽此海岱，太公所封）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

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王噲 易王子，元年辛丑立。朱焯曰：此代說燕昭，而策誤以為王噲，史亦因之未改。

○蘇秦死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

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

以下說見秦策 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以役不者養兵以騎敵) 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濟西，齊州以西也。河北，謂滄博以北等州在漯河之北者。正義云) 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前言燕未亡也) 然則齊可亡已。王曰：吾將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與猶和，寇猶亂) 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制外) 王自治其外，(謂誅敵) 臣自敝其內，(內謂亂) 為燕間齊，敝其內也。此乃亡之之勢也。(彪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以為喻使習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

○蘇代為燕說齊章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 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 (比猶連) 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還，當音旋，義同) 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喻也) 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助也) 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所獻為馬之食也。正曰：此以為馬之食) 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章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噲已乃使一子質齊。正曰：此指為王噲事，然史云一子質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未可定) 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欲辱陳翠為快)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臞，少肉) 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補曰：姚本臞者無者字) 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亦公子之終也) 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 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封無功者爭之端也) 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補曰：一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姚同) 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

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讋說趙太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然觸讋之言尤切，所以人多稱之)

○或獻書燕王章

或獻書燕王：燕 (補曰：一本無燕字，姚同) 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 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 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 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補：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 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 (蓋韓魏趙也) 而不

攜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恫一本作恫，怨一本作怨) 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 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即齊也) 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噲已說國)

無非實禍，人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惟知實理乎。

○㧑蘇秦弟厲章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 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襄)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 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

昭王 (噲子，名平，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在昭元年)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補曰襄子) 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補曰句注) 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illegible]) 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郤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 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

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裁與才同。如嬰兒言無知也。正文云云）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補曰。尾猶末也。恒山之東五城。傳有在楚齊趙後）

○宮他爲燕使魏章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無考）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客，他也）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否。○事苟可聽云云。言燕客之言以...）利誘王使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彪謂足客也。以彼惡知所謂天下爲度者乎）見之也

○燕昭王收破燕後章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曰。一本此下有以字。姚同）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罪反）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有少字。姚同）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此文有）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詘指而事之。（屈指也。猶言折節。補曰。屈）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補曰。一本人趨）馮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補曰。廝音斯）若恣睢奮擊。（姚曰。恣睢，暴戾也）呴籍叱咄。（呴，呵也。正曰。呴，吁俱反。呼也。當從此集韻）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謂者也。正曰。楚世家涓人。見國語。韋昭云。今之中涓。漢書顏注。中涓。官名。居中而涓絜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之至者三。（記無之）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爲國至此……）

○客謂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補曰。御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

散游士。頓齊兵之也（頓勞敝）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姚本五十乘是）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上補曰舉字恐因下誤）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句衍之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偃君）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匽當作井匽路厠也補曰周禮宮人爲井匽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匽路厠也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王所謂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引策云今宋王無道云云）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

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論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罪而後可以乘人之釁正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論哉）

○齊伐宋章

齊伐宋。（此二十一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齊猶委也如質子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補曰史作秦）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補曰此中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此）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滿）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舉又加之淮北別爲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伏附齊者補曰索隱云北夷謂山戎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爲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使齊主盟肯秦而從）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

其次長賓客秦。（擯如擯長之擯秦擯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秦擯賓客以待破。（補曰姚本長賓之秦史長賓之秦是按鮑策有此文法賓即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謂齊二國）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

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躧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秦）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

張居正曰伐作定

○蘇代謂燕昭王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孝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

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兵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說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

子在必然之物（兄若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之（許以罪）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自齊從魏韓順行至齊）而爲之取秦（言勸齊以）怒深結趙以勸之（此勸趙以怒齊也結亦以締親趙自燕結之勸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爲之不（[補]累燕之言[正]曰臣雖爲之累燕下文引奉陽君而釋之曰臣雖爲之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指奉陽）弗予相（予謂讙[正]曰予謂代）又不予卿也（[補]曰一本不予相又不予卿也予亦爲蘇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謂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若疑也）故臣雖爲之不累燕（燕疑代故代怒）二國（雖爲燕紛二國不忤燕也）又不欲王（自欲猶須也言其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元作）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儀傳不書至楚之事[正]曰即）白圭逃於秦（詳未）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刼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詳未）薛公釋戴（不乘車也）逃出於關（齊湣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因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爲好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注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補]曰一本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言不勝與齊合）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鮑]謂此少[illegible]……）

○齊魏爭燕章

（[補]曰當此以下[illegible]）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適音的）予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得燕趙（元作）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淄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間（元作閒[正]曰間去聲離間間隔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晉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誤齊[正]曰晉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令人（代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

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也）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貍（燕地[illegible]後趙悼襄九年攻燕取貍陽城[正]曰據此策則燕取之[illegible]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貍陽疑字誤當作漁陽[鮑]按此文兩[illegible]）

陽城及濩澤……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貍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鮑謂蘇代之于燕齊皆嘗際而後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為燕謀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際閔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若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補曰蘇代傾詐不義一至于此其罪浮于張儀矣)

○蘇代自齊獻書章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讒之)故獻御書而行(獻御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貴 望猶責)齊有不善(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

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留臣(貴 留猶責)臣之所處重卵(正曰一本卵作卯姚同據此則重當平聲重卵累卵言危也上文恐多重字)也王謂臣曰吾以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由 猶)與之言曰(王與之言)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期其 元作)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 補曰以齊為任)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趙之交離則燕以謀齊因齊趙謀以成燕之謀正曰代)以成燕之謀上見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北地近燕)行其兵(以北兵伐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代若三人讒)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己賤……)今王又使慶(名)令(燕臣)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醳釋)

同見別……任所善則臣請歸醳臣苟得見則盈願(鮑曰為人……)(問首約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代其免哉功成矣猶不能為此尾況他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多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讎非一日矣樂毅以趙氣適齊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以強志未遑也蘇代之徒為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患齊之強伐宋斃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殺之為燕約結諸義服人齊卒用此以勝何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反覆設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將以成功也)

○秦召燕王章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縣屬巴郡)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此二十八年入臨淄齊省謂失地也秦昭此七三十二年下七十八九年逆拔楚郢)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

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 補曰汶文眉貧反)乘夏水(江夏注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 正曰索隱云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同)(可見矣)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洞庭 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 一本而下姚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作說隼鳥易解卦正義云隼今之鷂也 正曰射隼見易)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 范雎傳伐韓少曲 補曰本文少曲高平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腸坂道此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即近武遂)二日而莫不盡繇(韓境塞所在者 繇音搖 繇動也 索隱云繇由同 正曰我騎下句)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

凌迪知曰今欲攻安邑以下凡段此以詐欺諸侯以成戰取之計也　董份曰前說正合此乃誑昔也　劉辰翁曰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反……其用詐皆屬是之也而諸侯莫有悟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故秦横之亦天幸也

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註引此之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錟戟在後決滎口【補曰】滎澤之口索隱云滎澤口也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大事記灌大梁之策範雎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注紀年日數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南決通濟陽謂之瀆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黎陽史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齊陽說又見秦策宿胥虎頓丘並見秦魏策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人作王姚同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補曰】前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註石字三本同作君詳此當缺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陵也塞鄳隘【補曰】見楚策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補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因故齊國項紀注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正曰】秦子魏子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姚同索隱曰謂連兵相屬也行胡郎反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石作藺石馬陵作陽馬索隱云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羸則

[illegible]

……已以下之語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蜚集前蜚名貧易也【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二音一本制作繭姚注云錢本添入蜚字母不能知【補曰】一本知作制姚同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襄十六年秦拔我封陵恐岸亭在潁韓紀註岸門封陵亭名就則封陵亦屬潁川【正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冀註【補曰】岸門之戰報王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注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正曰】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已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恐有缺字之下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

陸深曰蘇代諸說權此深說動今事机　何孟春曰代厲皆以壽死亦天幸哉　趙恢救燕說趙王止伐燕

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補曰】文甚明快

燕饑章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患者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補曰】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姚同義是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一本與作乎姚同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元作乘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

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坻也坻趙之仕魏而為燕者為燕亦所以為魏也【正曰】無據

○趙且伐燕章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蛤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蚌合而箝其啄箝鑷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考

惠王昭王子三十七年

○昌國君樂毅章 穆文熙曰樂毅始以昭王之賢而事之後以惠王之疑而去之擇主而事全身遠害非戰國之士所及蓋之亞流耳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兵傳云并合趙楚韓魏燕之兵【補曰】正義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莒即墨【補曰】毅傳唯莒即墨未下燕世家云聊莒即墨未下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說見齊策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補曰】史趙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補曰】先王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被戮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白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出關

以節傳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正曰】毅傳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正義云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魏而以身得察於燕【補曰】毅傳大事記附見于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故盡力【補曰】一本約楚魏宋史同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為明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言其還而反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非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毅子)而問曰(史駁齊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為昌國君索隱云閒死閒)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
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
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
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
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趙將)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
敗樂閒入趙(燕記元年有誤 王喜四年餘說見下)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
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
其願(端猶專也 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
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
有非則君掩蓋之(行非而蔽覆之王喜所望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

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
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閒雖無出之迹然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明(?)棄寡
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
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
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
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
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
用(行雖不合反惠愛任用之 我有過失當棄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負任猶)而
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處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
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如)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
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

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
內益寡人(作盡一)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
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
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
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
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
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
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論語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
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
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 補曰脩字必有誤)議
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 猶棄也)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

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跡遠之臣可爾)不望
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
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也)余且慝心(慝猶之心)以不以成而過不顧先
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閒量我)
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樂乘怨不用
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正曰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己而陽過己以懲創之意少未見其果可以釋憾而)
反國也(補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下惟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之辭)
云今足下使人讓毅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無數罪之語且
章燕王使人讓毅書而末云閒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此
以此為樂閒答書而末云閒乘怨不用其計則是閒以為將
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閒則燕
而被虜燕世家則云斉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
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
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校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
序之說
為是云

〇秦并趙北向迎燕章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以兵迎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使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防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燕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補燕悼襄九年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

〇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補曰一本鞫作鞠下同又如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補曰一本批作排姚云曾錢作此字）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已乃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補曰姚本客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皇）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昏亂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勇沈（智深猶深謀其勇沈）可與之謀也（補曰一本其史姚同）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圖有闕）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一本卻作）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正義曰俛音俯按俛即俯字漢書晁錯傳俛仰諸侯信俛出東方朔從）僂行見荊軻（僂一俯致敬貌）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疏於軻）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補曰一本）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節氣勢）

欲自殺以激荊軻。（言其死非為泄款，厲勉軻使死之耳）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然同史同今本）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出，故言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說者失辭，或諸侯嫡子亦僭稱孤也。劉向曰燕王喜之太子）又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引策作宰天下之王）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虜王安）秦十七年，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補曰一本不能支秦）必

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使之見利而欲以利言之）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沫劫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委任命也，言不知死所）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辛十九），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略經略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註引此。補曰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樊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補曰一本為之奈何，姚同）軻曰：

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刺也，知鴆反）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補曰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見前。一本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刎斷）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補曰索隱云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滅火器爾。正曰淬焠通，取內反，說文作焠，云堅刀刃也。後語注云以藥水染鍔，燒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鍔而淬之也）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忤逆也）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

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補曰詩毛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軷謂祭道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既祭軷者乘車轢之而去）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補曰悲音應劭云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列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忼慨（壯士不得志也補曰一本慷慨羽聲朱子楚辭後語作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補曰中庶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括後語家類註云蒙括弟也）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下同）不敢舉兵以逆軍吏（補曰一本以拒大王）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之禮補曰大事記祖來璧入秦七王齊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註引王義當聘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強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又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儀為擯者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為擯即秦儀也）見燕使者咸陽宮（補曰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之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自始皇至胡亥皆都此）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陛階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笑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揕刺也與抌同晉人多謂抌刺室劍鞘補曰索隱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時惶急（惶恐也）劍堅（在室中也）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愕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提擲也補曰且子余反史記提文帝）（與太子語同此）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

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既斷左股何云箕踞補曰箕踞展兩足梁生展兩足）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約契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此三十二年）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遂日呂氏曰燕）

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是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劫劍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所可得？謝武初謀以矢，太子不用之，不能力爭，安歸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質為之制。軻之罪甚似昔劇，其所不可者，劇發憤於一朝，而何當謀於猜嫌？且白衣祖送者滿路，其不猶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豈復留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患成？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遂，漢帝則亦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哉。子高不斷。

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惟軻于此則無慮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祖詐之智，虎狼之威，千騎萬乘之衆，擇椎秦舉，既無恙，若人求天下又不能得，良非荊免所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出政如置中兔，何敗獲之姿？鮑以三人並論，愚謂三人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略言之，則其胡說當矣。○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亦不知其何以安之也。

凡三十一章

戰國評苑卷第九終

戰國策評苑卷第十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景公（頭曼。漢書古今人表作兜欒。公元年，恭王四年乙酉立。補曰：史年表景公名頭曼，兜欒音讀固相混，若絲則當先二名而後一之者，抑貞伯不思考辨。祕閣古器有宋公絲餗鼎，與汲冢合，因知異書有不可廢者，設記于此。）

○公輸般為楚設機章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公輸般（魯之巧人。補曰：高注公輸般魯班之號也，史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之）為楚設機（機，天地之關也），將以攻宋。墨子（名翟，宋人）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梯之高上入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楚王非昭即惠）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鄉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梁王伐邯鄲章

梁王【正曰】襄惠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正曰】武靈成侯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補曰】一本不足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補曰】高注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矣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 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補曰】姚本註臣字句 本自此至卷末皆作惠 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 力攻之不使趙無失 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城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補曰】一本趙王亦說曰姚同 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補曰】君假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七年宋公剔成十六年宋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惠王伐邯鄲引策云云又按史世家景公六十四年卒左傳景公作位四十八年卒大事記定從左氏景公卒當元王七年鮑以此次之景公謬甚

○謂大尹章

謂大尹【正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與啓畜諸公宮於是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注近官有寵者鮑因大尹字遂傳會為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君宋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後之人【補曰】尹蓋太后之人【正曰】無考

○宋與楚為兄弟章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補曰】賣謂衒鬻之 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講】以明宋之賣【賣元作資姚同補曰一本作賣】楚重於齊也楚怒【怒其背己】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閔時】【補曰】蘇秦與剔成齊宣同時知非景公時【正曰】此必非剔成【補曰】辟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正曰】大事記引辟公辟兵莊子曰桓公 蘇氏按索隱汲冢紀年作桓公 出前按吁辟家人以為征而史記作辟公辟是名辟謚辟事必不爾史記蓋誤

○齊攻宋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威】大說許救甚勸【補曰】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假設立然剔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歟則孟子所稱宋王偃亦皆剔成也【正曰】此章時不可考缺之可也鮑妄為傳會至謂孟子所稱皆剔成非 子謂戴不勝子之王薛居州居為王所王非偃而子誰 君偃【正曰】辟公子剔成君弟按世家剔成四十一年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

○宋康王之時章

宋康王【衍下同偃字】之時【按史索隱云若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正曰年表世家傳並不書】有雀生𪆂【鸇】於城之陬【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補曰高註太史佩辨吉凶之妖祥史有焉】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

而不察徐者亦主不久而康以又其下者矣。張洲曰宋為無顏之冠而亡晉為無顏之帕而國大於亂近服妖也。且無顏之名豈其補乎。而撓於元首矣。

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冠不覆額［正曰］史王偃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也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倪侯其臣也［正曰］無稽）遂得而死。（［補曰］世家云殺王偃年表云死於溫魏新序得下有病字）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補曰］元高注云謂齊王與楚魏共伐宋殺王偃而三分其地○宋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以小生大則國家必正而名益呂於是帝辛恃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一按亦同恐宋殷後也疑即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凡六章

衛（衛事朝歌後文公徙楚丘黎陽是也衛都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

靈公（丁卯立襄公子元年景王三十年［正曰］說見趙策）

○衛靈公近雝疽彌子瑕章

（復塗偵諫衛靈公）（鹿門曰衛靈公在春秋時非戰國時也人徒以為夢不似戰國時事或侏儒之詭然後以此為陳君之人偽為之）

衛靈公近雝疽（衛之有其人孟子言醫之［補曰］雝疽癰疽）彌子瑕（［補曰］靈公幸臣其妻兄韓非子與此文而稍異孟子亦見）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亦衛人［補曰］韓非子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訛然後以雝疽為疽則誤也）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也）（［補曰］煬館莊子煬者避竈釋文炊也謂炊而向竈者）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雝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補曰］宜從舊說見趙策）

（評意元曰此貴邑妾寵殺之時耶不然盜公非二人食不其容不弟而為限以杜君一言動聽也）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於西立［正曰］杜注悼公蒯史作黔二字並其讀廢弟公子黚又大事記周貞）

定王元年。衛悼公立。事其詳史記出公復入解題。引古史六年左傳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黜。攻出公。子自立。悼公五年卒。

○犀首伐黃章

（南文子沮犀首伐黃）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正曰］按左傳南文子衛悼公悼公與智伯並時則犀首非公孫衍矣司馬彪謂犀首為魏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王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始為侯之時六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者其為姓名或號說亦見秦策然則此）伐黃。（［補曰］黃舊注黃國此國未詳按策）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公之犀首亦三晉之臣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之為悼公公孫［補曰］彌牟左傳出有盜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事在哀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黃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綬之屬十首為一緄詩組縢傳緄也皆與此［補曰］緄屬見前不協鮑因高注一本）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上其倫）夫在中者（之國中臣）惡臨議其事。（議謂譏短之）蒙大名（蒙冒也）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言不御為）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駿也）白璧一。（［補曰］一本白璧一姚同）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白璧一。此小國之禮（［補曰］一本有也字）。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補曰〕說苑與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章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鮑謂南文子智人也，慮無遺策，衛之賢。）〔正曰〕大事記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瑤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左氏皆不載，此策云云，遂伯衛姑載于此，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年丁酉立。按索隱名業洛）

○秦攻衛之蒲章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正曰〕年表、世家，秦昭四年取魏蒲坂，蒲坂在河東，非衛地。世家衛嗣君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子伐蒲。索隱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即子路作宰地。）

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鮑：賴，利。）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往求援也。〔補曰〕一本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之魏。樗里疾傳作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正曰〕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地，後十一年魏入上郡於秦，而河西之地失），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告戒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補曰〕史樗里子傳存

○衛使客事魏章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以所居為號。〔補曰〕高注：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梧丘、東郭先生類此。）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正曰〕無考），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補曰〕姚注讀作郭門。按韓非子使郎中自恐。郎，廊門之內。）曰：（佯若不為衛客，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謂）衛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正曰〕此策時不可考，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章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群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補曰〕三百之城，百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

也。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使之一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而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察之？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之也。

○衛人迎新婦章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云云，與此相類。

凡九章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補曰：索隱云：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路史：中山故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中山武公初立。又按：居盧奴。大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又按：在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滅鮮虞，於是鮮虞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召陵，謀伐楚，荀寅曰：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中山君（史不書名諡）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試），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

魏文侯欲殘中山。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

○樂羊為魏將章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犀首立五王章

犀首立五王。

三家之說皆非也齊稱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以小國使宋是特稱王齊何爲獨怒中山況假之稱王又在眞疑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立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唯楚僭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而中山後持之後而復疑立征曰高注持中山小故後立

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謂者救亡不求爲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趙附也魏也主廢者不附之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補曰鮑注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

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難則所謂益與爲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爲廢之所以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故言高注齊不欲與之同王則與如字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廢之憂齊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

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也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章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作千姚同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有藍諸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爲毅則誤矣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

地好倍補曰背約同註曾作倍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因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爲以作之亂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補曰隘當讀作阨王苟舉王

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齊王與即佐王之【補曰】王字衍 此指中山）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中山臣【補曰】姚本喜作憙後同）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

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驂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東二人雖不俱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補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云名喜一作憙鄒陽書司馬喜臏於宋而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者即此人與漢平津為三鄒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章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姬名也鄭謂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記霍光傳注屬近也【補曰】詩耳屬于垣史記注屬猶注也言趙使屬耳中山之事）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因報使言之）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取猶請為使也【正曰】…）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自簡請使見下【正曰】…）

此章以為語趙使下章以為司馬喜使說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為之為去聲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章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陰姬父也）曰事成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補曰】一本子民姚同）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怪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

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准鼻頭頞鼻莖）權衡（眉上）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

趙欲政曰趙危不欲戰故之又何論后與姬哉在於其國存其子以后得全耶

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
憙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
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爲后以絶趙王之
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
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兩而出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睽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主守仁曰李疵知中山之不可代而主父之意未可遽回故設對以塞之應因此而戰兵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
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
者補曰一本重下無若字姚同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
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農業
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若此不亡者未之有

也彪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大賢者在位將
也使耕者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
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義者
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嘗讀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
興者農戰也民求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
書禮樂善脩仁慈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至必削不至
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而富國強兵之術也武靈胡
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桀驁之志使卒不死而後逞有以異
於秦乎李疵者窺見其所大欲故以合上急耕戰之說導之當
時風聲氣習不約而合其情繆固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之
事者殆未必然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
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
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其主弗之惡此亡國之風也臣居二年中山果亡其亡之
故可考矣使其後威多尊諸無失則尚非風俗安得至此乎

凡六章

戰國評苑卷第十終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
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
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
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
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
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
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
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
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
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夷窮服之外其禮樂制

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
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
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
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
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絶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
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千至寶常不
欲使人易得故淵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冊圜其上

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唐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緈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正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題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甚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疎畧後再叩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𢘑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

據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𢘑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孫舊云五百五十七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錄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證悉注於旁辯欒水之爲濆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若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之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考古書

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
不為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
宏伯聲父題

頃歲予辯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
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録皆不載則世罕有畜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
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
朴元祐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
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
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
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益晉孔衍
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

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眩於
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
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寛令威憲令則
皆顯於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
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
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

戰國策後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
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
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
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
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
刊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
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恶字皆武后字恐唐
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實誼作唐書釋武后用埊
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
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恶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

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
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
三事越絶書記李園一事苦異而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
五事（穰侯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遷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齊之中山）
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若撫文切千乘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離門中將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厞賈音欒訓門也齊敵王將）（左執法公旗蕃）
玉篇一事（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而洞若耶以取銅破恶一山而出錫郿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四之志）
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逆大陵蘂）（楚女鼓瑟平原君堅之名若法云楚擊鼓之名）
後漢地理志一事（注云東城九門竭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
事（蔡稠為人勇鶩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
一事（加錫者以弱弓微繳而下鳥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張守節正
義一事（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趙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

迎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証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為吳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亦手寫附於姚注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注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春秋左傳評苑。國語評苑。戰國策評苑。增補評註名世文宗。合併太史文華博議。是五書。本堂敦請名士精校之。以為児輩舉業之一助耳。書成而識者佳悅之。皆曰不當私也。故梓之而公之四方。與同志者共也。志青雲者。幸其鑒諸

萬曆壬辰秋月書林鄭以厚識

左傳國語國策評苑六十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穆文熙編文熙有七雄策纂已著錄是編凡左傳三十卷國語二十一卷戰國策十卷左傳用杜預注陸德明釋文而標預名不標德明之名國語用韋昭注宋庠補音戰國策用鮑彪註參以吳師道之補正均略有所刪補非其原文葢明人凡刻古書例皆如是謂必如是然後見其有所改定非徒翻刻舊文也其曰評苑者葢於簡端雜採諸家之論云

呂公實政錄七卷

〔明〕呂坤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六年趙文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呂公實政錄七卷》提要

新吾呂先生實政錄序

大學傳釋治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至論絜矩大道曰忠信以得之蓋王道本於誠意保蒼赤安
社稷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士君子遭時遘主孰不亟自表建以為國為民居然自命顧忠信未豫心寔不誠一膜之外已成胡越烏能以實心行實政嗅咻生民而登之上理乎惟我

呂先生天中大賢浔伊洛真
傳所著有呻吟語發明六經
孔孟之學天德王道淵源於
中居恒慨然以天下為巳任
一念民胞物與真可盟幽獨
而格鬼神者比其在銓部也

操人倫之鑑式序在位至貴
要矣乃慨嘆曰吾人濟時行
道必先親民遂力求外補一
意安民之政自係鼇山以東
及揁撫山以西朝夕焦勞惟
恐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諸

所措注靡匪加意蒼赤者懼
民啼饑號寒也教之墾荒田
興水利樹桑棗養五孳其所
以殷殷懇懇導衆利而布之
下者必欲家給人足而心始
慰懼黎民無告也為之歲給

粟布時加存問即瞽目殘肢
俾各專一藝以資其身乞丐
之流亦冬有生房房有布被
䘏窮民舉無失所懼荒歉為
民災也紙贖無礙盡數糴穀
貯預備倉而又募民出粟益

以官廪併在在皆立社倉遇有水旱不能為災懼盜賊戕吾民也而申飭保甲之法懼淫邪蕩吾民也而講明鄉約之法懼冤枉害吾民也而設為平反之法懼奢靡損吾民也而崇尚節儉之法又懼有司之弗訾或至殃吾民也指陳在公之事正色而告之于是乎著為明職民務鄉甲約風憲約獄政諸書頒布諸司共期惠養黎元以臻上理蓋

先生愛民真如保赤一猷念一政事設誠而力行之故臚分畛列憂憂乎其言之也不佞炳令東魯晉中受知先生最深且久實爐冶而陶鑄之大懼弗克奮樹負特達之遇玆奉

命按楚職屬風憲益不易稱日惟兢兢凜凜循先生書布之政令用廣其澤所以報也而徐自考會不能萬分一然務實而耻為文此其大旨則奉

若著蔡已秦越人之禁方已
人之疾矣必請而傳之以所
求傳也是書烏可以弗傳爰
校而刻之總名之曰實政錄
宇宙之廣必多篤學好修留
心當世者緣先生之迹而神

明之太平可致也豈曰小補
之哉謹序

萬
曆戊戌歲季春吉旦巡按
湖廣監察御史燕趙門生趙
文炳頓首譔

明職引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司庶府各
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
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
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
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呼何可道
哉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官終日思其
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
夜黙捡自慚自愧必有獨得者奚俟喋喋

乎余言
萬曆壬辰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寧陵呂
坤書

雜職小官書吏於吏員承差夫吏承上納
大小行頭供役司府州縣房中案牘止屬
承行之名堂上應荅類多奔走之事通明
律例者不多練達政事者甚少文書靠積
年書手招擬拱慣弊主文借公衙以支門
戶綠私賄以養身家三考甫完而興心以
壞一官初授而惟利是圖豈無賢人君子
秉正持廉要之千百中十一耳嗚呼官多

卑吏吏亦自卑
朝廷一切事體未有言官不言吏者如文移
則言仰其衙門官吏如參謁則言官吏作
揖如示仰則言官吏人等吏何嘗卑哉備
念上納之費所值幾何終身優免無一非
百姓膏脂所在榮光何者非
朝廷體面今日得做一官是我郭致之日俸
祿雖薄比吏自然略厚陞遷雖小好官定
是途長兄上司耳目察覺猶稍但有一長

無不培植本院薦人惟論才賢不拘資格
努力自愛無負數言

倉官之職

朝廷錢糧黎庶膏血攢零合整積在倉中凶
荒可以活萬姓之生征討可以濟三軍之
急爲倉官者收時要極乾極淨量時要極
早極平倉中之地務使乾燥上防雨濕下
防水浸晾窓常要透風又要編竹小孔以
防雀入墻壁常要堅塞又要鋪板糯灰以

防鼠盜盛暑連陰之月稟討官論持敎翻
上倒下務使薰蒸濕熱之氣得以宣洩每
歲如此三番米穀自不紅腐至出放之時
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做官
人人都作頌聲事事都顯能幹上司自然
喜悅前程自然遠大而今做倉官的地濕
房漏全然不理雀食鼠盜與我無干只愁
妻子貧窮只恨錢財不得收時刁難納戶
數日不收及至常例滿足濫收濕粃又有

一等作奸之人計筭在倉斗頭加耗共餘
若干却通納戶半折銀錢兩圖便宜至於
出放之時短升少合零取碎侵無所不至
不思
朝廷設倉官豈為倉官我不忍一年貧苦致
壞一世前程仔細思量真是可惜本院留
心採訪必不虧你好官敬聽吾言大家勉
勵

巡檢之職

巡檢之設原為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
盜賊關防詐偽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要嘗
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
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奸
徒不敢公然來往如此三年方為稱職比
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
居人稀踈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
處從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
無過自得上考優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
不問壯衰累試不求必制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操演
四路全不緝拿却又索弓兵常例以為者一
半折乾擾害居民刁難過客騷貼撥挑者
不止十分抽一作賈為商者平白指稱為
盜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強賊一毫無益於
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
盡職業者分外獎勵上等者一體薦揚仍
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拏問使家鄉難
還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自思之

驛遞之職

倉巡看驛遞謂之熱閙衙門以為美缺蓋
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爭貌才能
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你每
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
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活恨供具之不
豐者嘗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索監
中之囚犯每貫關防但官窮窮不過人夫
官累累不過驟馬做驛丞大使的重索馬

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泒告差遲取徒夫面
銀　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
則必倍扣還致貧夫鬻受饑寒指過客為
名開銷則半屬胃破而站銀多入囊橐徒
夫府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
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矣或
私衙日索小菜下程或家人私送秋風人
事或受居民詞訟或與娼婦姦淫種種弊
端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
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柰何小官一經訪
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赶逐的也是
你拏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
年再轉兩任長短莫來名利兩得而今世
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為民
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
餘利以充
國家之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
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攔及集
頭老人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鷄鴨攜茗篛
定布上街擔籃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
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
此為科歛之媒巡稅官指此為攘奪之具
針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
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
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衆家之肉安自
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禁
約但有違犯定行拏問追贓毋悔嗚呼有
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鈐制關防不患於無
法不然稅課巡攔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
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可不
慎哉

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邪非
違條犯法况動上長枷更是[illegible]但係強

賊尤為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擺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要刼囚反獄司獄官若肯用心關防無縫鎖鎖在鐐頭白日不消帶肘寄標柙柙住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野地豈能揷翅騰空況監墻門戶重重乃重犯脫逃往往獄官吏禁踈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官吏昧目昏心全不堅牢鐐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念防奸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贓踈虞失守解夫固難辭罪然責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我當發解之時繫羈絆之計獄官吏禁不能逃其責矣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因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因糧到獄而本囚不得霑恩賊汙不肯掃除病疾

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于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枷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明理者知監倉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悉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為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豈知大戶解官亦有苦處徵收之時貪官視為財主又料其多收巧立名色雜取重派傾銷之時當堂拆封先扣火耗入諸私囊脚價添搭鋪墊打點一切不管及至發解之時却又輕輕扶捏天平每百兩常輕三二兩大戶解官遙望嘆息何敢近前一看及到交納之處千巧百偽務在多壓當事者佯為不知或偽出公言不知秤兌官吏熟知其心已暗

笑之故收受時打點重則收輕打點輕則收重出放時打點重則折少打點輕則折多甚者打點未到見三五次不收候十數日不放當事者坐轎出入盲然無見伺候者道傍號呼褎爾不聞如此下情似當念及且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衆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托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盗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蒙邪念皆緣在下者借公帑以奉承在上者借公名以支取粘帶含糊乘機作弊倘官若廉正則關捡自嚴左右自畏安敢行私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樁繫以横繩解戶投到公文即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掛樁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臺籤喚吏監兊聽解戶自合天平自敲針管監吏靴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鬧下審視一面即填庫收一面即抑印信秤兊既畢當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兊彼庫官吏雖怨而無辭群小欲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感於二十年來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者

官恩例貢出身

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即今官恩
生也張釋之以入貲卜式以入粟即今例
貢生也此四公者人品何如近世詆以蔭
得官者爲豢養之子以粟拜爵者爲銅臭
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訾何見
之俗也抑此兩人者不自愛耳藉門戶之
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遊宴樂田宅
亭榭是貪珍異器物是好安富尊榮坐銷

日月文學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帶富
貴氣習者倔强不諳世務而恣意見以亂
官常念程路無多者閩茸不奮精神而縱
貪婪以詿吏議則誰之咎我余向亦狃衆
人之見謂賢才不在此曹及入官以來於
官恩中得三四人例貢得一兩人甚自振
拔且曰覓七尺之軀享一命之榮無分毫
之益爲衣冠之玷以實世俗之笑吾甚恥
之余雅重其人因以示勸諸君其勉諸

貢士出身

國家恩典惟養士爲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清
高鄉隣敬重不敢欺凌官府優崇不肯辱
賤差徭槩州縣包當詞訟各衙門存體歲
考搭棚餅果花紅紙筆何者非民脂民膏
科年酒席綵樂夫馬盤纏一切皆榮名榮
利及至廩膳年深貢之
國學旗㪺路贐半於科甲故自入學以至入
官蠲除作養費軍民不啻數百金矣閭閻

市井小人一飯不忘報自思何德何功受
此大惠久惠故官無大小自家命定前程
職無崇卑自當隨緣稱報平日養育是
朝廷耕鑿時今日選用是
朝廷飲食時不信
國家養費用人只爲豢養我七尺之軀爲士
優我以廩餼作官食我以俸祿始終只爲
我身我一生有資於黎庶百歲無功於
朝廷蠅營狗苟只爲身家有道者必不然

科甲出身

世俗談榮貴無不艷羨科甲中人而科甲中人亦以此自艷羨余亦未嘗不於此沾沾焉何者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謂澤可遠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謂道可大行聖賢之艷羨貴達蓋如此科甲中人非澤可遠施而道可大行者乎小而郡邑肯造福於萬民何事不可行大而臺省肯建白於天下何志不得遂極之而八座九列肯留心於

社稷蒼生何功不可樹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者亦吾黨也夫賢者樹名節礪行檢彬彬有人至於藉地步之榮逞恣睢之欲有與援者三窟之兔恃廣與者百足之蟲為守令則泰然肆於民上而安養教化全不舉行乃俗恨上官誰不推引以結他日之恩為監司則安然渾似閒身而民生吏治將不問情惟求促俗變僅了簿書以塞

目前之責為撫按則侈然惟知尊崇而官常民隱漫不精察但交結津要收恩避事以保富貴之身智巧習成當嫌慈雖係天下國家之安危忍於推諉虛循套熟患得失雖論至愚不肖之流品謬謂賢良立

朝既已無聞居鄉又復多罪或強買宅田或凌逼債息或囑托官府或把持市行或縱子弟僕隸橫於鄉隣或恃知舊衙門快心讐敵或阻抗錢糧或濫希優免或多役人夫或討占便宜州縣畏其憑社莫敢誰何監司恥其負塗無能拂逆昔人云士君守在朝美政居鄉善俗又云出為名官入為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為惡之資耶負國殃民之罪科甲人獨百於諸曹矣乃樹坊揭扁以招人指罵榮乎辱乎余言傷於激切而若是未嘗無人然未聞吏承歲粟出身而敢於為惡者吾輩受

國恩不為不厚負世望不為不隆可若是否

乎余自恥不類恐為朋儕辱故諄諄自責望如此所願同志以人品自激昂以世味為塵垢各求表樹無愧科名幸甚

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重官之壞亦無如教官壞矣

國初以學校為首善之地教職為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為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為世用則行取為編

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為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為第一榮進雖

朝廷濫擢此官則教官實稱此職也今之士習可知也已聯其長少正其心術端其趨向約其放縱抑其驕蹇策其惰慢激以立身行己之法迪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則為端人正士出仕則為良吏忠臣一言而鄉黨相傳一行而家邦取法不愧俊秀之才堪為

社稷之重但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餘皆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矣而撫按不以

國初之典薦

廟堂不然

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修己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即以舉業講課者幾人昔曹月川先生端曾為霍州學正規言矩行崇德尚賢士皆灑心

礪志恥其生平期年之間意氣交孚而聲容半似後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上疏爭之嗟嗟月川何修得此彼其深沉有養澹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觀感者愧訟非科條所約而話言所詔也今也科條且廢而話言不聞師生相與君子恥道之矣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己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

朝廷付託以滿庠青衿之士望代以養賢待

用之益教授授以何術學正正得何人教諭諭以何事訓導導者何說府州之轉雖冷曹否作人之功升斗之祿雖微有無素餐之耻夫乘田委吏須稱牛羊會計之職擊柝抱關當盡譏察啓閉之事教職雖微豈擁虛名而備冗員耶本院言誠過直殊傷雅道然賢者反諸身必以無此自嫌不肖者觸其非亦當以有此自愧也

弟子之職一 讀書緣由

壬辰八月余移駐代州記

先師廟試講既畢乃前諸生而問之曰諸生知

聖賢以經史垂訓

朝廷以學校養士之意乎夫乾坤内只有這一種道理古今人只有這一副心腸千古

聖人心腸中是這箇道理吾人心腸中也是這箇道理只是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又身心體驗措注精詳故其精神心術之微識見施為之妙載在方策傳留後代是我心所同然而彼先得我心所同具而彼先言一種道理之外聖人別說分毫不得一副心腸之外聖人別有分毫不得譬之衣食聖人是做造的吾人是喫穿的做造的留式樣喫穿的享見成所以

朝廷教人讀書正欲以我這副心腸就經史中明那一種道理何者自古及今凡身心性命之精言天下國家之治道天地鬼神之造化草木鳥獸之情狀及倉卒難處之

務艱危難濟之變轇轕難剖之事隱微難見之理玄遠難測之數經史中有一之不載者乎古今是這箇天地人物古今是這等參贊輔相故以經史之道治今之天下言言符契事事脗合不必費古人之心自能獲古人之效經書之有資於身心猶衣食之有資於口體世上少他便不成世界人生少他便不成好人

朝廷特設學校群以師儒令其口誦心惟身

體力行指望諸士遵聖賢之言成聖賢之
身以立聖賢事功使斯世成唐虞三代宇
宙生民見唐虞三代太平故待士之體貌
獨優舉士之禮節獨重用士之榮寵獨隆
所以期望之者誠厚也諸生終日誦讀一
字字都向心頭想一想一句句都往身上
貼一貼試看古人所言與我身心合不合
其合者便要體驗擴充其不合者便要沉
潛思索便知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

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
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史
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把一段學
校當作
朝廷修蓋下利達的教場硁硁終日誦讀惓
惓只為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誦消災免
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
賺的些經錢食米衣鞋來養活此身把聖
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

細思量笑死醜死人生七尺之軀皆有安
天下萬物的性分皆有使天下萬物各得
其所的責任皆有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
所的本事聖賢又留下使天下萬物各得
其所的學術日日做天下萬物各得其所
的事業自有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功效
只是吾人少了這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
的心腸有了這副心腸參贊位育不是難
事彌綸輔相不是虛言只是而今世教不

明所志既非古人之志所學亦非古人之
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這八件合下是一齊做底其實格致誠
正功夫磨練成這箇身子全到天下國家
處作用隱居求志求底何志就是行義時
所達之道也窮不失義不失底何義就是
達時所不離之道也孔子曰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以是甚麼工夫漆雕開曰吾斯之
未能信斯是甚麼道理文中子曰爲有用

我者執此以往此是甚麼學問諸生於以字斯宇此字曾否留心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聖賢有這般學術直下承當便敢定這般期限就是下等事功如管仲之期於霸齊范雎之期於帝秦蘇張之期於縱橫志趣雖不正大手段都是見成的的確確拏得定底故其作用出來皆有成就諸生在此只知記作文章誦讀策論且莫説本領上體貼就是章句之學也只剩窮料度他日忘了這口頭學問渾是一箇空軀殼餓肚腸至於經世之務更不留心只問以本州縣編審差役如何均平地糧如何清楚盜賊如何消弭風俗如何轉移倉廩如何充實荒歉如何救濟留心者已自不多至於世道之汙隆國家之理亂漕河之通塞馬政之修廢軍伍之盈虛戰守之機宜邊計之得失言之津津有味策之鑿鑿可行恰似不見有人這般經濟學術治平手段不於諸生望將誰望乎諸生今日着襴衫明年戴官帽遠所云云一一付爾舉行責爾效驗到手事兒皆平生夢寐不及着肩担子皆自小心思不到要做詳審精密之事成光明偉俊之功豈不難我所望諸生以天下國家為念志伊尹之所志以憂勤惕勵為心思周公之所思為學便是實學任為言語文字之工作人須作端人無矜聰明才辨之質他日策名仕途另有一番手段

俾。

社稷賴以奠安蒼生賴以得所

朝廷收養士之效科目有得士之光流芳於竹帛增重於冠裳士大夫皆為之吐氣揚眉曰吾輩讀書人經綸手段固如此我諸生勉之

弟子之職二 作人道理

舉世衣冠往往通用惟有生員衣冠

皇祖特為留意襴衫之制中用玉色比德於玉
也外有青邊玄素自閑也四面襀闌欲其
規言矩行範圍於道義之中而不敢過也
束以青絲欲其制節謹度收斂於禮法之
內而不敢縱也絛總下垂絛若條也心中
事事有條理也圓領官服以官望士貴之
也惟有頭巾制度未定一日
皇祖微行見士戴一巾問此何巾曰四方平定
巾

皇祖曰四方平定必須民安乃將巾前面按一
掌作民字樣遂為儒巾曰
朝廷養士本為安民以作元服首重之也而
今儒巾倒過來看隱然是一民字其兩飄
帶則頭角未至崢嶸羽翼未至展布欲其
柔順下垂不敢凌傲之意云嗟夫
聖祖之待士如何隆重而望士如何殷切也吾
少時鄉居見閭閻父老闤闠小民同席聚
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惟

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即
有狂態邪言亦相與竊笑而不敢短長秀
才揺擺行於市兩巷人無不注目視之曰
此其齋長也人情之重士如此豈畏其威
力哉以為彼讀書知禮之人我輩村粗鄙
俗為其所笑耳若閭閻其行闒闖其心言
不根道義信口開闔身不守禮法任意舉
動三五相聚則恢諧嘲訕開口舌之工一
二浪遊則淫邪狎昵作苟且之事少年恃

其才學藐視師長覇者逞其刀悍挾制有
司或小不忍而動大怒輕遞呈詞或一人
事而約衆人同行囑託說正話者則笑為
道學吹求其短必灌以狂泉不說隨者則
惡為古板厭棄其人不資夫麗澤孟子曰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董子曰禮義廉
耻是謂四維此謂八行即無論士有百行
此八行者關係名檢不細士日以八行自
點檢如此語言得無不忠信乎如此舉動

得無喪廉恥乎夫禾之高出曰秀十中一
人曰士士肯好修同學見其人而愛慕居
鄉薰其德而善良官於內則為朝著儀刑
官於外則為縉紳師表此之謂秀出此之
謂士人也不枉父母生長此身也不枉天
地涵育此身也不枉詩書教誨此身也不
枉
朝廷作養此身他日屬纊之時將平生歷履
打算一回也不舍羞於地下也留讚嘆於

人間百年易過此身不復再生一息尚存
此志豈容少解本院平生立志不專向道
不篤循省過端千瘡百孔自治不暇何能
訓迪諸士第謬持風紀於諸士有師帥之
責不得不以正言相教戒今日士風三事
尤當首戒特拈出與諸士談之余作小秀
才時見同學長者肄然恭敬不敢在儕高
言太笑不敢在班亂序先行迎騎於長者
道傍勒馬同席於長者告坐隅遷分付唯

唯聽從使令趨蹌奔走比見近日縉紳談
天下士率以新進少年侮慢長者為憂夫
禮非以尊人盡吾道耳不循禮非以慢人
自棄其道耳尊長尚存謙虛卑幼豈宜倨
傲況尊長之年輪到我身卑幼如斯果能
堪否故夫子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為首
過孟子謂堯舜之道只在徐行後長諸生
未必皆然有則改之其次公論出於學校
古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

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
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為毀舉以口
舌代戈矛意所不快造作謗言寫帖匿名
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或懸
談人家是非或編起同庠綽號此等士風
最壞心術不知諸士有此習否有則改之
至於結黨一節尤干法紀夫朋友之義過
失相規未聞同惡相濟士平日自愛重人
未有先侮士者即士為人侮一士之口足

以訟一人即其人該滅族之罪一士之力
足以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明正典刑況天下處處衙門自
有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
或一士見凌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
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
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道律令果有
此法
臥碑

勑諭果有此許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
無類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
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於工商
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重同讐
勢必至於私黨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
道也日者靜樂生員劉鳳起劉鳳儀與周
繼登鬬毆通學生員李鍾翠等相率赴省
向兩院司道鬨然膚愬本院不罪劉鳳起
等而黜李鍾翠夫鬬毆自有正律一丞尉

能處之而張皇如此聲勢可乎不可乎且
士之賢者未嘗不非笑其同類而朋黨既
成去者以不去者為薄行甚者以誓相要
以罵相激以利相鼓舞柰之何不拯相從
乎夫士也諸類中之賢人乃不以道義相
先而結黨以為諸類倡余甚悲之本院身
非縉貴家亦士族而惓惓如此者以士君
子之行望諸生不欲以姑息兒女之情相
煦煦也倘禮法當如此則經史法律必載

之矣諸生其繹思之
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共州縣
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
尊卑而事不異本院做秀才時嘗懷濟
人利物之心無當事臨民之位徒有念頭
無處展布今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
如何恤民如何足
國奸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

簿籍之清沓欲明欠少欠多不要胡敲亂打比較之規則要定正名正戶不許代納陰侵里書之弊不妨察見淵魚皂快之奸切莫縱令乞斂須是常例革而後法令行要知分別明而後鞭朴少清軍者須清本戶莫責放本戶却着隔里同姓含究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却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不分貧富俱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受富勢囑托不問曲直只是要

打要錢以出氣耳輕聽皂快支使一吞其餌則貓鼠同眠性慵任左右通同一入其籠則雞犬受害至於私接呈狀濫罰紙紅擅作威福重用拷掠署印則隨事科財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耻也况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如前所為輕則戒飭重則拏問後悔何追近見一二佐貳既能潔己又肯惠民本院深所愛重各官勉乎哉

太原諭屬

壬辰六月余召太原所屬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鼈咸若鳥獸魚鼈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

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為心為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曰予弗俾厥后為堯舜其心媿耻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夫君不堯舜自有當其耻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伊尹引為己責深自愧罪只是真真切切

見郡君民痛癢懵著使自相干而致君澤
民我又有此學術是以孔席不煖墨突不
黔汲汲皇皇慇慇懇懇只是這箇不忍人
底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
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
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
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民物與我分毫
無干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曾賦與不忍人
底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

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為吏品格不同第
一等人有這一點側隱真心由不得自家
如親孃之於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
思夜慮弔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凡
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雖強
制之不能雖淡漠之不減所以說先王有
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
生慮周而政詳要人難彀歇手不得此謂
率其自然第二等人會得天地萬物一體

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我職
分不存此心便有愧於形骸不盡此心便
不滿其分量惓惓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
謂為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
纔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
第三等人看得潔己愛民修政立事則名
譽自章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
名節為先柰何不自愛是為名而為善者
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己而短於才心知愛

民而懦於政可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
安能為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為而動
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議
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擯
斥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
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虐無向上
之志亦不為邪碌碌庸人而已第七等人
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
掩惡要結能為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殃

之竊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為身家妻子
之圖懸懃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風
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嗜利耽耽如集羶
附脛競進褋褋如馳騎逐麂多得錢而好
官我為笑焉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
赦明神之所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
道絕利達之錮習既成惻隱之真心遂死
失所民物付托何人
一人篤恭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吾黨泄泄

沓沓以為富貴世道傾頹萬物愁嘆將遂
任其所終乎倘一深思可為慟哭天生此
身豈為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
豈為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
思可為大媿本院無能振拔罪之魁也諸
君千萬努力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
顯總之無益於蒼生不若聽其求富貴為

平生疾惡抱不平之氣悲民懷欲救之心
朝興一利而朝即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
夕即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
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
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
百矣而惟守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
生我養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養
我者也故地土不均我為均之差糧不明
我為明之樹木不植我為植之荒蕪不墾

我為墾之逃亡不復我為復之山林川澤
果否有利我為興之訟獄不平我為平之
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為除之狡詐百端
愚朴受害我為剪之嫖風賭博扛幇痴幼
我為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為鎮之
盜賊刼竊民不安生我為弭之老幼殘疾
鰥寡孤獨我為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
我為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為教之
倉廪不實民命所關我為積之獄中囚犯

果否得所我為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為奸
我為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為省之
衙門積蠹狼虎無民我為逐之吏書需索
刀勒吾民我為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
我為處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為懲之
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為驅之庸醫亂行
民命枉死我為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極
我為興之市豪集霸專利虐民我為治之
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為杜之聚衆黨惡

主謀唆訟為我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
我為安之其事久廢當舉我為舉之其事
及時當修我為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
我為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讐我為去之
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
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
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
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
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

謂真父母各官試自點檢果能如是否乎
躭詩賦者以豪放自高好宴安者以嬾散
自適嗜驕泰者以奢侈自縱工媚悅者剝
民膏以事人計身家者括民財以肥己民
生疾苦昏昏絕不聞知風俗美惡夢夢那
復理會一般坐轎打人前呼後擁招搖大
市稠人之中面目亦安否乎意念無愧否
乎大街小巷千百人環視愛我乎敬我乎
恨我乎笑我乎厭惡而鄙夷我乎此不必

揆之人情一反己而可知已如此作官果
稱職否乎夫醫者之治人也診其脉息望
其形氣投以湯丸曰一服去甚再服却疾
三服減半四服全愈病家驗之日異而月
不同計期而卒有效曰此良醫也若攜藥
裹而來守治數月病無損於分毫仍攜藥
裹而去何辭以復主人守令到任之時便
察此郡邑受病標本施治後先何因可蘇
何害當除何俗當正何民可懲何廢可舉

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實效覩成
自初任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慾蘇
醒幾何政事修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
垂思於永久庶幾士民數其事而稱之曰
吾父母到任以来某事某事有功吾民吾
臨去而自點檢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
除得某害疲瘵之苦頓蘇膏澤之施亦足
如此治民即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
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

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
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
奬薦有媿無媿戒劾有屈無屈自有一點
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
咎他人誣陷我賢者必不謂吾言過激云

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
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
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理刑名

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
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
余獨不言三官職掌惟是查盤一事府佐
所同而利不勝言余每病之何者稱物者
必持衡照物者必持鑑今應查應盤錢糧
必須我有底冊以為衡鑑方能印證彼弊
知其有無今也開除收在止憑所查州縣
造来收解起存亦據收掌人員開送侵欺
者徑不登造冒破者巧為彌縫查盤官何

從而知之夫求隙於塗塞之餘洗垢於湯
沐之後即有一二發摘秪是犯人蹤拙乃
於庫銀輕重毫釐倉穀多寡升合草束底
蓋浥爛便問侵欺徒贖人夫點閘不到馬
匹鞍仗不齊解發批收違限多問有力不
合是查盤者兩院科贖之官也且其跟從
吏書自有應得常例即嚴刑亦不懲誡果
何術能盡關防其不肖者簡敖自尊以敵
慢為賢否苛刻為事以搜索為精明所在

官員甚者以酒席花葬相牢籠以報門遠
接相媚悅而採訪開報官吏上豪半由積
年皂快多出窩訪通家近雖名為華該其
實賢否從来豈能心通耳報爭賢者知過
求之無益也一以安静為事銀收庫簿倉
遞廒經或劃封抽斗或指一縣干或任憑
所在官員捏報幾名罪隫又非查盤本意
以後查盤官吏先於兩院領上次查盤底
冊雖難盡憑尚有半據其餘情節微細事
體含糊不必槩入供招不必槩擬有力總
之一罪衆攤牽累多人或貧棍坐贓多延
年限何益之有至於錢糧拖欠州縣閒點
欠户三二十名親審不完緣故其待支錢
糧不應動支而輒申請動支如本色解剩
之類官吏從重參究責令扣俸抵補庶蔔
且之吏不得夤緣以破法而倉庫錢糧不
至借名而乾沒矣

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其州其里則屬其縣其里
未有曰屬其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其
州民籍則屬其縣軍籍未有曰屬其府人
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
為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
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
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
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
督也今之為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
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
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
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為
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
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為知府者
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察屬或酌郡邑之
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
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
己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

察奸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狥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放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奸暴為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聴訟淹滥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横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

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辟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辟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處置之尚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隆舉弊革奸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鄙惡

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濛濛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細思之果能如是耶是謂真知府果未能如是耶即盡得以前八字尚不得為之稱職況此八字者未必身有之耶夫帥之不能知之當審乃一切從厚狥情而察屬署考十九稱賢又極其糊黑無乃

行私罔上紀法不蕩然盡廢乎賢太守其熟念之

鹽運司之職

鹽運之職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中不病商而後為良法近者運
司所行於商未嘗不惠於
國未嘗不急而於民似不暇及矣解池之鹽常不足額故商人雜以硝砂以售諸民民每棄而不食三晉斥鹵之地生鹽不生穀

有差又有糧而薦食反為犯禁倘一變通
三利俱存夫河東之引有定額解納之銀
有定數権鹽之本意不過足數而止耳解
池既不足額而陝之西安山西之太汾等
處各有生鹽處所議以解池為正課每年
可產十分止發七分常餘三分積厰以備
凶年兩省產鹽地方為陪課應派三分須
派四分常餘一分寄庫以補缺額是每歲
溢額四分十年溢額四年矣派引之法無

鹽州縣盡派商鹽不許產鹽地方越境私
販產鹽州縣先儘土鹽如果不足民食量
派商鹽盖天時有旱潦而地土有燥濕如
果土鹽缺乏民用不足許鹽商不到地方
各產土鹽州縣自相通融通融不足許州
縣官申請在厰餘鹽夫解池三分之餘者
何鹽多則招商當少恐賤而難售鹽缺則
給商當多令歲費不窮土鹽一分之餘者
何鹽多則輸課於官以裕緩急鹽缺則即

與優免以養民力或曰四分餘派足乎曰
不求其足儘每歲七分三分之所餘即使
十年餘[illegible]餘一亦足以備二年一年之課
盈虛消息自有活法不必膠柱耳往聞富
平歲額該引銀千兩十五年前縣尹申請
鹽臺願令產鹽地戶歲納千金聽本縣之
民食本縣之鹽而鹽臺不聽以為行鹽地
方已自不多豈可使土民侵商路哉是所
重在商而不在課矣不知果出鹽有所則

三省之地皆解池也果納銀有人則三省
之民皆鹽商也吾惟求課額之常盈耳不
猶愈於嚴刑久禁逼令商人上納而壓欠
不支乎不猶愈於地土包納糧差所產都
為禁物而棄之無用乎不猶愈於解額不
足澆晒插和通派於民令之愁苦乎不猶
愈於公為禁約私聚鹽徒法綱愈密奸弊
愈多乎本院所言總之已
國而商民互與調停兩不相病若見得解池

不見民鹽見得商人不見百姓見得當塞不見當通強不欲上納之商禁自食其產之民皆守法之過而失立法之意也夫惟大破拘攣然後永獲利益本院以冊外之人謀篙師之事誠不知其詳大都病民而棄利運長寧無不安於心者乎

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為陪巡設亦非止為理詞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刼竊鬬殺貪酷奸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故每省四面計近遠分守巡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奸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畜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將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婺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一所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嘆之聲見

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用一飧中火坐司下咽亦自安然放一床桄席被褥着身亦自妥貼本院做秀才時曾見親臨本道追陪直指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朝暮道旁迎送每日院内作揖直指閉門則兩道取牘互送折呈行票互設酒席問縣官索要戲子怒詼房水陸不豐出門之日鼓吹旌旗前呼後擁者每長一二里夫馬催隨供張迎送者不

減數百人饑疲於奔命騷擾於閭閻者不止數百家蓋三過吾邑一事未行而百費豪奢百般難事留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為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近日諸君子約己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為不尊權不為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黎修舉政事者也六品以下蠹政虐民

者皆得挐問寧至甘言溫色作此謙厚態乎昔在春秋三大夫皆同僚也孔子中大夫耳與下大夫言猶侃侃有剛直之氣豈謂臨屬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頹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至於取贖雖非入己而查贖亦須體恤往日無礙名色已屬欠通而預支候還

尤為可笑州縣動輒那借官銀庫吏每以侵欺坐罪粘一牌票查盤甚損去後名節此兩院司道通弊近日各處稱寃已經申飭前官拖欠後官補賠矣吾黨慎無復然

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使君世道之汙隆亦惟係於督學使君矣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澡身甚潔關防甚密持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

盡也夫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
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
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
海宇其衣食處也
廟堂海宇之所羅列
社稷蒼生之所付托其施設措置都是一夥秀
才彼紗帽圓領之所謂官皆舊日儒巾襴
衫之所謂士特脫此以換彼耳不知在學
士習但看居官仕風官之無良學之無政

為之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
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督學使君
又將誰歸咎哉夫入學幇補甚榮進也賓
興甚鉅典也此富貴利達之最速也
朝廷懸此以艷天下士天下士不啻竭蹶趨
之走且僵矣豈以學校之人待督學以足
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耶即使朝督
暮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
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

國家理亂之數武虞周既遠世數久亡植禁
稽古一說已屬酔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
諸歌類皆病狂喪心之語其在當時明理
窮經尚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擬題括
股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為利祿之場
以詩書為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
聚談天下
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授之以天下
國家之寄令其數理義身心之敎以成移風

易俗之治臻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
天下英俊豪雄盡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
興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反足以壞英俊
豪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是世道
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
國家養賢取士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
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
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
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

甚一冊用印而附[illegible]十保至重也其責
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
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
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亦須並無違礙
里老鄰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
府司保結
祖宗時數以濫保殺人矣故所保結者皆身家
無礙者也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
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

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得進取翺聰
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
勉為善強寡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
起復補官仍取保結則終身雖欲不勉為
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為善強寡過
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修
己治人之術為科條以進德修業之實教
諸士聯其長幼互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
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責提調以懲怠荒

督教官以修實政所不遵守規條即行參
劾學問既係提刑按察之官當有明罰勅
法之體舉善必極其優崇仲德行於文學
之上癉惡當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
中興月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之
朝著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
機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嗟嗟天下
治忽全賴通學多士士習邪正只靠督學
一官今學之無政久矣士莫知所持循矣

任世道者自有一般舉動自建一番事功
本院職在牽屬敢言其畧至於振刷之畧
確風勵之精勤則何敢與焉

按察司之職

廉訪之職風憲約獄政備言之矣古者御
史大夫掌西臺行秋令盖肅蒸氤氳之氣
至秋始清發生長養之機至秋始肅察奸
刑罪盖癉惡之司也後以中臺不便於察
外吏乃設按察司為外臺彈壓百僚震懾

僚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乃事權歸兩院而體統蜀三司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為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乎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為刑曺柰何按察司獨謂刑名乎舊日山西臬司以明刑弼教分扁兩坊而堂上對聯又以五刑三尺作偶余俱更之云至於刑名一事尤多可言夫廷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遣戍充徒一失其平皆得理枉伸冤今也強盜人命非兩院批駁覓不與聞矣夫死刑必由按察司轉京詳者豈為直指代勞哉謂必按察司以為可殺而後以聞果情法無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一省真正強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之日俱當照詳看得可疑一體批問案候

按臺定奪以憑同與平反如是庶不失提刑之職百官不法特加體訪可訓迪者訓迪可督責者督責可奬戒者奬戒其應參拏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使如雷霆莫不潔己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天埌執法人代閻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矣此何官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留意

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為外僚領袖為
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其司名曰承宣布政蓋政者
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布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

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姑無論職掌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材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

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釐故差糧冊籍無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老恤孤儲畜錫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為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為職終日以收放為事或宗室官吏起送保結或復

命覲賀造送冊揭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畢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為藩司矣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四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使著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

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苛稅

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奸偽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劫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鰥寡孤獨疲癃殘疾而設法存活以衷䘏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參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關

浹而建官之本意迷失愈遠矣

武職一

臣子受

國之恩惟武職為最厚而負

國之罪亦惟武職為最深思爾祖宗或以勤

王之忠或以渡江之義或以汗馬之勞中

間亦有買級報提借勢冒功遂與世襲軍

官承享

朝廷爵祿俗語常說紗帽底下餓不死人是

一員官強似一名軍且如太原營馬軍尚

可支持步軍每月關銀四錢中間半年止

關三錢五分每日不及一分二釐還不彀

一頓飯錢況他也要百般使用也有父母

妻子指望三四錢銀養活身家軍士貧麽

不貧爾等知麽不知如今將那軍士月糧

減扣又將他身子占役又將他打駡折磨

全不問他饑寒困苦爾非土木心上過得

去過不去天有眼肯饒得過你饒不過你

想那征南戰北之時豈單身獨馬之力必

不得千軍萬馬一齊向前厮殺做官的得

幾顆首級便是官上加官在陣上亡身便

是賠了又賠那軍士呵捨命向前臨敵喪

命也無其數那箇知他姓名那箇哀他忠

勇那箇恤他子孫那箇尋他骨骸是一將

成功者衆軍之力爾祖所享者軍士之恩

唐詩云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有事之

時軍家忘身克敵與你們爭陞賞平居之

日却又科斂軍士與你養身家但有一點

良心這事忍做不忍做再遇出征發馬時

這軍用他不用他本院到任以來舊日打

取冰魚採買天花狐兎指稱餽送酒席送

迎鋪墊及占役修蓋採柴燒炭打造捺織

納月錢占身役及收留山人相公琴棋星

相指稱科斂擅差旗牌家人索取常例折

乾凌軍凡月糧馬草輕扣毫釐應參提者

參提應拏問者拏問已經嚴禁年餘軍士

少蘇困苦誠恐不能徧諭以致違犯取究
合行詳勸幸一思之

武職二

古人云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將死官也武
職定胎落草此身便不屬自家世襲爵祿
名雖與
國同休其實與國同戚者也而今做軍職的
生下来便靠着有箇官做靠着有幾石糧
喫靠着有幾箇軍使便是一字不識一藝

不通一活不做也便凍餓不死所以生来
既不讀戰策兵書又不肯馳馬試劍又不
習練陣安營又不學衝鋒對敵只為應襲
比試撫按閱操無奈弄箭拈弓其間有志
向上欲建功立業光祖榮宗者豈得無人
而惰慢放肆苟且卑汙者十常七八也你
自思想天下東征西戰
朝廷選將領兵上司定你厮殺你去麼不去
奉命出征有所規避不行及臨陣在逃者
俱以軍法從事斬首轅門你悔也不悔既
是不得不去我且問你膽氣如何智謀如
何與你一千人馬怎麼調度叫你與賊對
陣怎麼厮殺賊據山岡你在平原如何攻
圍賊在平原你臨川澤如何敵鬬賊伏山
谷忽然邀截如何衝鋒策應之兵如何疾
如風雨追逐之兵如何勇如虎狼誘敵之
兵如何伏如狐鼠避敵之兵如何蒼若鷹
鷂鎗如何刺刀如何輪棍如何擊砲如何

發箭如何射城如何守壁如何攻號令如
何習熟坐作如何齊一初戰如何命衆戰
罷如何收兵險隘如何設伏要害如何隄
防饑渴如何預備器械如何整修消息如
何探聽倉卒如何應酧氣怠如何振作心
離如何收拾退縮如何鼓舞困苦如何優
恤驕悍如何彈壓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古
書昔賢皆有良法平日全不講求臨事只
得胡亂夫將領者三軍之司命也假如領

千人赴敵則千人之死生全係你一人你平日既不習學一身之死由你自取亦何足惜可惜千人之命盡喪於你一人之手豈不痛我本院到此既印武經要覽又刻百戰奇法古今將畧方畧摘要教你日讀月講又立武會教你習箭打搶又令謀士教你六壬汝等驟習不來只得虛應故事所幸天下太平爾等偷安一世萬一用你思我之言悔恨無及大丈夫有此七尺之

軀只靠祖父前程全沒一些長進心中寧不皇媿而今掛印總兵每每出身行伍可是指揮千百户不立一些功名只是希圖掌印投候衙門全沒一些奮發豈非闒茸無志之流我有志之士萬里封候九邊建業安能守尺寸家門爵升斗祖祿碌碌一生庸庸人後耶我言雖過切直各官以為是否近日新行甚嚴凡應襲子弟馬上步下各中三箭以上武經七書各問兵法數

條須是熟閑道曉方准起送不然發回再習一年三發三習全不長進者永不許襲替該道府滕朧起送者一體查參汝其勉之

督撫之職

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己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以有諸己者非人止多衆口耳勢必不行

以戴身不恕也而遂恕人同為民賊耳法必不貸夫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關兵馬統於總兵分於參將遊擊守備操防十七衛所軍士統於都司分於衛所指揮千百户監臨節制者兵備而本院則提督之者也伍不充足士不精强器不堅利藝不熟閑馬不徤練令不嚴明將無勇略陣無節制戰無方略邊圉不固城池不飭墩堡不修烽堠不明險隘

不防裁種不察哨探不實儲積不富屯田不經剎削不懲驕擾不禁疾苦不知機密不慎先事不周應變不敏有如此者三關將吏責有攸歸而挑調無方督責不嚴致邊備日弛而兵威不振本院安所歸咎耶三晉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本院則拊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乾獨不收冦盗不息奸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僭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急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黠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斂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彌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

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耶顧本院所自信者除本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身家不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承喜屬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紙贖商稅酒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篋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騶從及一切公會等事分毫不費民財以為州縣之累本院與衙役日用所需止有題准公費及驛傳小菜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司庶僚不能欺吏書門皂顧如此硜硜亦只了自家身上事耳為於地方不足為輕不足為重則是官也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前所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為軍民造無窮之福為地方垂永久之利凡本院牌劄條示為於民情無當不妨明白申呈為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遲廢格本院無德既不能閉閤以格群心又不宜代

庇以優衆職俯虛竊嘆誕應自効以明曠
職之罪耳諸君子其奮揚精釆殫竭心慮
詳觀往哲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愚迷
規我升諧共圖治理是所惓惓注望者也
明職既刻以視友人友人曰君言過直
矣余曰〻友先直余儕首諸僚安得為
涵蓄語且余云云皆為不肖者發也賢
者惡惡有同心不罪余直不肖而罪余
是自謂不肖也倘聞言而悟斯改焉即

罪余矣病劾余所謂職匪曰能稱所謂
不職匪曰能免善則與諸僚共為之不
善與諸僚共改之是余亦未嘗不自直
也嗚呼士君子良心炯炯靈明固知不
罪余直矣

明職卷終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呂　為欵摘民生要務責成有
司以求實效事照得道本先王訓詳
昭代言言修政事事為民而
大誥三編尤為警切嗟爾二三長吏郡邑蒼生
環視以待命者也昏昏終日者即稱潔守慈
褱吾絕望矣賢有司般父母赤子之念負聰
明才辨之資厲果確奮迅之心期事理民安
之效畢智慮殫精力何效弗臻然而因感生

思研思成是習是至熟令敏者從事亦須三
年治功未覩而官已報遷矣夫餓而種粟不
若索胡餅於食坊寒而樹桑不若市縕袍於
衣肆本院所條胡餅縕袍也昔曾試之山東
萬姓喁然後志其略已槩之風憲約中矣茲
復擇其大者細為分疏長吏肯抑豪曠之態
振惰慢之氣檢粗疎之性撤虛彌之障換塵
俗之見於本院所謂民政者暫一過目稍一
留心或者於百姓有毫髮補乎不然反先王

之道背
昭代之訓玩愒日月以逐逐於富貴之腥羶而
弁髦敝蹝乎民務所欣艷者豈不躡得而人
品卑卑甚矣以之詫鄉隣驕妻妾可也何足
齒於士君子之林本院後勑法而先訓迪良
吏其毋忽

民務卷之二目錄

養民之道

民務卷之二

小民生計

養道民生先務有司首政也故孔子荅子貢之問政曰足食荅冉有之在衛曰富之王道有次第今養而求治治胡以成求教教胡以行無恒産有恒心士且不敢人人望況小民乎成周養道不可及矣今畧做古人養民之政之易行者試於今日夫養之民或者其可行乎或曰今民難率徒勞勸相曰古民易率則無夫里之布遊惰之繆矣所患勸相無人耳吾何患於百姓

一古稱深耕易耨齊魯梁宋惰農之民待命於天而負天之時如鋤以待雨而特雨稲不肯鋤責成於地而餘地之力淺耕急耘豐年忍饑凶年餓死未必皆歲之罪也往見張大參臨碧談其沁水農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糞少苗熟耕多鋤壅本有法去冗無差而已其粟穗長可尺许四五穗便可盈升昔人傳方有一畝木棉可摘七八百斤一畝蜀秫可收十數石者總之無佃甫田一句盡周家百畝僅當今之四十二畝半耳糞多力勤八口饒養田少則易為糞自鋤則易為力雇人則易為直則掐則易為功收穫則易為畢看守則易為目往来則易為足膏田一畝勝薄田十倍精田一畝勝荒田十倍而癡農貪多以為廣種無薄收不知多田有重

糧也有司若肯督農甚易為力農時各省不同以梁宋言之先將各地方分造為籤假如春耕以二月盡為遲秋耕以八月盡為遲先於[illegible]七月盡印貼條示曰某月初幾省耕掌印官自掣幾籤即於掣籤地方掌印官與廳幹佐貳分投省耕一次除見有田禾在地外有已穫而未耕者即拘責治甚者罰穀夏種以九月為遲秋種以四月為遲先於三八

月初印貼條示曰某月初幾日省種仍
照前挈省罰治如前六七月照前法督
耘一次罰治如前至八月将熟秋将成時
照前法看稼一次假如上田一樣土色
易為茂盛而趙甲錢乙接隴田禾高低
不同責罰禾低者下田一樣土色難為
長旺而孫丙李丁接隴田禾高低不同
賞禾高者大約賞以穀罰亦以穀即将
惰農者所罰充勤農者之賞其責治也

須尋地主不許以傭佃之人搪塞
一每禾各有相宜之地各有相宜之時如
木棉不宜淤蹤麥不宜沙菉豆不宜晚
菽麥不宜早及桃李桑棗各有喜忌之
類王氏農書其説甚精唐虞敬授人時
夏禹則壤土宜蓋後世教道之書甚多
而養民之法甚少有牧民之責者類收
古今農書擇其明白簡易者選為簡便
書刊家喻户曉本院有志而未竟業同

志者究心焉勿曰小人之事小人自知
之
一朽腐能化神奇故糞壤能發萬物今都
市街途猶知重糞至於僻遠之鄉委於
無處不知糞可人為如山西道旁常設
坑厠道間水潦之時将鮮乾草秸雜泥
壓於水中牛馬足下墊以糠粃灰炭任
其便水腐朽至於舊炕老墻亦壯地力
而山西尤以臥羊為要法此豈特人畜

作糞批商君威衣棄灰重糞之義也每
年二月倒糞之時郷約正差人遞本約
積糞手本其人積糞約有幾十車其人
積糞約有幾車其人無積分為三等有
司暗點幾人於二月初旬差委廉幹查
驗數處積多者有賞凡查耕種鉏稼紡
績等事易為欺蔽反以擾民但有受囑
受賄朦朧了事者有司重懲一二責治
罰穀古人云民事不可緩也巡行郊野

勸課農桑國君且然何損於州縣官之
尊重我曾孫嘗旨田畯教鑄古人未爲
原也
一田中有木古人所禁除膏腴之田不可
種木惟於界畔栽植小科外至於薄地
鹻地不生五穀然土各有宜利在人興
沙薄者一尺之下常濕斥鹵者一尺之
下不鹹可掘尺五栽榆柳山東之民
掘鹹地一方徑尺深尺換以好土種以

瓜瓠往往收成明年再換沮濡以栽蒲
葦箕柳水地栽芰荷養鵞鴨此無地而
有利者也薄地可栽果木可種苜蓿雖
不甚茂猶勝於田況果木行中尚可種
穀此薄地而有常利者也
附有山東勸栽種語於後
百姓們聽說栽樹便不歡喜一則說
樹栽兒沒處買沒錢買二則說栽在
道旁野地沒人看守都被盜賊拔去

牛羊啃了三則說田禾尚澆不過來
那有水澆他四則說栽在官路上長
成都屬了官物地主兒不得砍伐五
則說榆根淺揶根長歇了田禾六則
說沙鹹薄地種不起來你這六說說
的都是却不想天旱之年五穀旱得
死天潦之年五穀潦得死惟有樹木
根深不怕旱潦那柳芽柳葉榆錢榆
皮桑花槐角救了你多少性命蓋房

屋做家火燒鍋竈賣錢使乘蔭凉得
了他多少便宜說與你兩箇法兒你
那六說都不妨凝好地種五穀不可
栽樹田中小道路也不可栽樹那兩
家地界和那沙薄地裏大路邉頭三
二尺下有好根脚那鹵鹻之地三二
尺下不是鹹土你將此地掘溝深二
尺寬三尺將那柳橛粗如雞卵的砍
三尺長小頭削尖五尺遠一科先將

極乾桑棗杏槐老木如大饅頭粗三尺半長下用鐵火上用鐵束做箇引橛栰一地眼却將這柳橛插下九分入地外留一分後將濕土填實封箇小封堆待一兩箇月間芽長出來任他幾股到二年後就地砍伐第三年發出粗大茂盛要做梁檁只留一股二股不消十年都成材料其次正月後二月前或五六月大雨時行將柳

枝楊枝截一尺長也掘一溝窨窨壓在溝裏入土八分外留二分伏天壓桑亦照此法十壓九活這等栽呵賊盜難拔生畜難咬天旱封堆不乾天雨溝中聚水又不費澆根入三尺又不怕鹼又不歇田十年之後沙地鹼地如麻林一般至薄之地一畝也有一兩銀的利息有何虧你懶惰百姓千言萬語再不肯依那柳栽砍圓椽解方椽也少不了你說怕人偷去一般也有栽成至於古路官道荒山老堤有能頭栽成活者立碑縣門自萬曆十五年以後栽種樹木永遠百姓為業任意砍伐不許有司攔當其原係無糧地土栽成樹木者永不起科至於柿梨桑棗之利更多尤宜多栽

　如種榆錢秧桑椹更覺簡便

一豐年膏粱猶厭凶年土石曾喫百姓但

得安樂全忘患難且如榆柳等可食之葉灰藋等可食之菜當有之時正宜多積富家不專賴此貧戶勸令收藏宋周沔為郡常罰乾菜所積數萬餘後遇凶年夾雜放賑民不流亡有司以此教民似不迂也

一梁宋間百畝之田不親力作必有傭佃傭佃者主家之手足也夜警資為救護興修賴其筋力雜忙賴其役令若不存

恤何以安生近見佃戸缺食便向主家稱貸輕則加三重則加五穀花始收當塲扣取勤動一年依然凍餒有仁心者肯如是乎今後佃戶缺食主家放給亦照官倉加二如有不借平還者鄉約紀善以憑優處有司令行通示

一雞豚之事大夫雖不當利已有司亦當教民昔人云牛馬之利倍豕羊之利五雞鶩之利十水族之利百近日民間皆知生息但防閑不慎致傷田禾里隣深以為害今後生畜儀聽民間多養除偶然走失一次情有可恕外但有縱放六畜傷人苗稼者除照律追賠之外重責枷號蓋敢於恣肆類皆奸豪法若不嚴善良含憤

一諺云十畝田一畝園一畝園十畝田古人以百畝之家蔬果取足於市者里正報罰或曰蔬果多則賤小民無利不知

正欲其賤小民易為食耳

一地方水利可資以溉田者土民盡資之矣惟是河深地高運以水車其車有法僅如大車之費閫中多有之斜斗旋轉大率如取水於井者椽濱河有司當求其式至於掘井一節在山西尤要地中土高常旱即使百畝之田作二十井所占纔一畝耳一時之費雖多百年之利永頼平陽州縣作井頗多而太原之地更高似不見有昔有一令勸民掘井每井給穀五斗時值旱年邑人頼之州縣長吏肯一董督乎

一民不樹桑何以飼蠶古者天子后妃諸侯夫人皆親蠶繅而曆日年神方位屬蠶者三太原地方飼蠶甚少州縣衛所衙門先出告示責令所屬軍民五月半催畦桑椹六月半催壓桑條仍先期示以親查不奉令者重責又正當栽種時

掌印官躬親自帶二三人下鄉查驗是否全活量行賞勸拙查責治一二次則衆自知警而爭相栽種矣甚不可委甲長及佐貳首領查看以致煩擾

一世道既衰内職不講省會婦女更無生活富貴家姑無論已市井貧賤婦人百事不為群集講話衣飾是尚口腹為恣甚者裂衣毀裳以易果餅有身貧肚不貧之説以是人而遇凶歲有不餓死者

手榆次太原等縣民間織紡最多府掌印官提取木匠十數名教習省下木匠令作紡車織機市賣再行衛縣衙門督令約正先將本約之人除家道殷實者男婦有業如賣酒飯等藝者不開外其餘不分軍民但係無事婦人開報到官先動官銀買淨綿千斤每家一斤掌印官記一簿籍散令紡線有先完及線細者花價免追充賞廿日之外完及線稍粗者賞價一半二十日之外完及線粗者花價全納一月之外不完者罰花一斤花既紡盡衛縣於寛大處所仍移文榆次等縣送織機者二三十人教民織布將紡線之家男婦定日陸續向撥匠學織一年而千家能紡織矣然後犯罪者以布為贖罪輕者以布為罰不二年而省會多紡織矣此習既成不惟婦人有業而省會不享其利乎

一流傳俗語最有深意事業謂之生理勤者謂之做活懶者謂之沒營生或謂做生活言奔走營運則生活安逸惰慢則死亡也所屬軍民如士農工商各有生理者不宜苟且支吾務令敏興事責成功外又除七十以上老人七歲以下小兒聽令安閒外其餘自朝至暮各責一種營生即不着四民之業豈可偷一日之安鄉約於本甲家長於卑幼人人備

擾以長物每月必稽其所為不止身有所執業於勤而心無所蕩不流於惡也三代無閒人百官無剩役後世官有侈尚而輿皂之役多民無常業而掛搭之徒衆為四民者十五既多縷心而怠事不為四民者十五盡遊手以耗農至於僧道山人倡優劇戲皆二帝三王之世所無乃有作名利不如閒之詩者可誅也

天誥再明遊食一篇極重游民之罪甚者一月不務生理送赴京來以除民患賢有司有志於小民之依乎當日誦無逸之篇以察乃民務皆各安生理始為稱職矣

一民間耗蠹第一修建寺廟鑄塑神佛刺繡旛袍買燒金紙打醮進香賭結窩施與小民妨業耗財之一大蠹余嘗謂三代以上之民上有正督下無邪行有所來而無所去家給人足職此之由春秋

戰國與瑞未有而民耗於干戈日尋漢唐宋以來兵爭少寧而民耗於異瑞目職守令能嚴禁之足以占治教矣

一三時之務一日千金故古人惟有講武役於農隙興作役於至冬且家不過一人役不過三日州縣衛所有大興作除庶民在官者暇則即役外其動民力須於十月後二月前申請上官乃可舉動其餘不急之務擅派軍民五十名以上及催攢鄉兵迎送官府者以不職論至於民壯下班輪流巡路彼有弓力又習武藝督責果嚴截路之賊自息安用派撥鄉民於農時守墩宿路哉

宇內之重無重於民生矣王政之急無急於積貯矣乃掌印官視爲末務或積而不視遂致紅陳或放而不收卒成耗散此有司第一大罪過所當首斥者也夫民命之輕於何不輕本院入仕以来極重倉庾今紀其畧於後

一穀積在倉第一怕地濕房漏第二怕雀入鼠穿此其防禦不在人力乎大凡建倉擇於城中最高處所院中地基務須

墩背院墻水道務須多留凡隣倉庾居民不許挑坑聚水違者罰修倉廒

一倉屋根基須掘地實築有石者石爲根脚無石者用熟透大磚磨邊對縫務極嚴匝厚須三尺丁横俱用交磚砌成一家以防地震房須寬寬則積不蒸須高高則氣得洩仰覆瓦須用白礬水浸雖連陰彌月亦不滲漏梁棟椽柱務極粗大應費十金者費十五二十金一時無處固利於苟完數年即更實貽之倍費故善事者一勞永逸一費永省究竟較多寡一費之所省爲多也以室家視倉廒者當細思之

一風窓本爲積熱壞穀而不知雀之爲害也既耗我穀而又遺之糞食者甚不宜人今擬風窓之內障以竹篾編孔僅可容指則雀不能入倉墻成後洞開門窓過秋始得乾透其地先鋪煤灰五寸加

鋪麥糠五寸上墁大磚一重糯米雜信浸和石灰稠粘對合磚縫如不有餘再加木板一週缺木處所釘席一週可也

市斗大於倉斛凡發銀糴穀市斗作價官斛報數不知長餘之穀安在也有司以此蒙蔽上官久矣今擬贖穀罰穀出倉穀還倉穀俱以倉斛作數糴買穀以市斗折筭如有長餘報作正數

假如倉廒五間東西稍間各用板隔斷

與門楣齊穀止積於四間留板隔東一間如常開空値六七月久陰氣濕或新收穀石生性未除倘不發洩必生內熱州縣官責令管倉人役將穀自東第二間起倒入東一間開空之處一間倒一間是滿倉翻轉一遍熱氣盡洩本味自全何紅腐之有

一太倉禁用燈火今各倉積粃安竈全無禁約萬一火起何以救之以後不許仍

用官吏以下飯食外面喫來不得已者送飯冬月但用湯壺如違重治

一倉斛有洪武年間鐵樣口底寬窄高下擬有定式今後倉斛照樣用木邊角以鐵葉固之以防開縫仍用印烙其四裏以防剜空但有不係官烙自作矮身濶口及小出大入者坐贓重究

一州縣積穀城中至少不減萬石四鄉各鎮每鎮至少不減二百石黃黑等豆既

備軍行抵料只可妙濟貧難但不能久積二年須出陳一遍其數千石足矣

一民間息穀春放秋還有加五者有加倍者未嘗分毫負欠而官穀常欠者民間係自家之財討要自切倉廒係縣縣之積與官何干設使官之催穀如民之討債豈有不完之理哉

新例追穀不完不准離任不肖有司縱不為民獨不為己乎

一積穀有四贖罰糴勸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蓋民之好義由感不由刼官之借民可一不可再故留富者之力與情用之凶年最為喫緊至於律雖禁罰盖罪外加罰耳果不問罪而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倘折銀及罪外加罰當以守議

一民間奢縱自恣散懶成性其自積以待

凶荒者百一耳今屯糧每頃納米麥表
石軍納軍支不減升合增收放之勞多
奔走之苦而法終不罷者何寄之外倉
以備緩急也倘不測調遣安家無資內
顧為憂勢必逃潰
祖宗之慮遠矣緣民間不肯自積故本院欲立
會倉各量貧富家口為多寡每月二次
積之本約擇以寬大處所貯之粟不便
者納錢候糴大率每歲二十四會富者
每歲積粟二十四石貧者亦不減二石
四斗百石以上編一露囷覆以重茅不
許斂散恐難催收直至大歉之年各照
原積之數分領救生蓋粟在家便於花
銷粟在會難於支用自非凶荒之年大
分之際即有十分緊急不許輒討先支
違者稟官責治其穀數每歲報官分時
稟官其倉屬之民社與州縣原不相干
有司但查積多者獎賞不積者督責如

此則家家有救命之資人人有備荒之
策時值大祲官社兩倉雖少而待命於
官者不多可必其無流亡之患矣事極
可行而民未必行在有司勸諭鼓舞之
耳
一會倉於本約之內擇殷實好義者一人
為司貯能通書筭者一人為司記如果
公勤慷慨眾所推服積穀三百石以上
眾無怨言者公稟於官驗實旌獎

附救命會勸語

天地間有第一件要緊事我說與百
姓們知道且如今百姓們過日子有
地土的人家一年收三二百石糧喫
穿使用潑手大脚也只夠過了一年
明年收百五十石或百石喫穿使用
那上攢下也少不得過了一年試想
那上攢下時也不曾少了喫穿也不
曾缺了使用只是不得風光寬綽耳

肯将那收三二百石時留下一半入
倉下窖防備凶年只當作今年少收
了百石百五十石有何不可那窮漢
就要積攢那裏得来果以性命為重
自有箇窮筭計你就窮時也少不得
一日喫兩頓飯有一時也買一壺酒
一斤肉喫或有人帶累到官也有費
一二百錢時或隨會進香盖廟也有
費三五百錢時我勸你一日應喫十

文錢只喫九文便餓不死每日攢得
一文一年可攢三百六十文遇着穀
賤時可糴兩石忍上三年可攢五六
石穀再養雞猪或攢糠菜或與人家
做工喫了飽飯又得幾文工錢多少
隨時積攢不消十年永無忍饑受凍
之理想那萬曆九年十年連年天旱
餘起那箇光景人人流淚平涼固原
城外掘萬人大坑三十處處處都

滿有一富家女子父母都餓死了頭
插草標上街自賣被一箇外来男子
調戲一言却又羞慚兩頭撞死有一
大家少婦見他丈夫饑餓将死将渾
身衣服賣盡只留撫身小衣又将頭
髮剪了沿街叫賣適沒人買其夫餓
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這少婦叫
喚一聲投入坑裏時當六月滿坑臭
爛韓王念他節義将粧花紗衣一套

要拔他出来他說我夫身已餓死我
何忍在世間喫飽飯晝夜哭三日而
死同州朝邑一帶拖男領女幾萬人
半是不慣辛苦婦人又兼兒女連累
困餓無力宿在一箇廟中哄得兒女
睡着五更裏抛撇偷去有醒了赶着
啼哭的都着帶子網在樹上也有将
毒藥藥死了的慟哭流淚豈是狠心
也是沒柰如此又有一男子将他妻

賣錢一百文離別時夫妻叫頭相看
慟哭難分一齊投在河中淹死萬曆
十四年邯鄲路上有一婦人帶三箇
小兒女路上帶累走步難前其夫勸
妻捨棄孩兒婦人慟哭不忍其夫賭
氣兒先走了數十里又心上不忍回
來一看這婦人與三箇孩兒吊死在
樹其夫慟哭幾聲也自吊死又有一
男子同一無目老母與一婦人抱箇

十數月孩兒同行老母饑餓不堪這
男子先到前村乞食供母這婦人口
中還喫着沙上仰卧而死老母叫呼
不應摸着兒婦知是死了也就吊死
道傍這男子回來見他母親吊死又
見那孩兒看看將死還斜靠着死孃
身上咬奶也就撞頭身死西安府城
外有大村千餘家居住一時都要逃
走那知府荒忙親來勸留說道我就

放賑濟這百姓滿街跪下訴說多費
爺爺好心念我饑寒就是每家與了
三二斗穀子能喫幾日怎麼捱到熟
頭趁我走的動時還閙挣到那豐收
地面且救性命大家叩頭哭聲動天
那知府也慟哭放他散了走到北直
河南處處都是饑荒那大家少婦那
受的這饑餓奔走都穿着紗段衣服
死在路上當此之時慈母顧不得孀

兒孝子救不得親父賑睜睜餓死滿
中路上狗喫狼飡沒人收屍
朝廷也差官將四五十萬銀子放賑濟一箇
人分得一錢半錢怎救得一家饑宜
府也開倉散穀子一箇人得一斗當
斗能喫得幾日飽想你平日空蓋了
許多寺廟塑畫了許多神像打了許
多醮事燒了許多金銀那箇神靈救
得你想那好年成時胡使亂費只㸃

穿紬衣布裳只嫌醜吹笛打鼓還嫌不中聽好酒好肉只嫌不中喫却將那平日吊下的留在這時用怎到的喫榆皮草根還餓死了俗語說爺有不如孃有孃有不如在手只望百姓們口那肚攢隨貧隨富除了納糧當差外寧好少使儉用寧好淡飯粗衣好歹多積些救命穀多攢些救命錢寧為樂歲忍饑人休做凶年餓死鬼

且如老鼠盜雜糧積在穴中沒時備用鳥鵲啣棟子藏在樹裏冬月防餓你曾見荒年餓死了多少鳥鼠人生過日到不如鳥鼠見識可嘆可嘆昔時有箇唐修脚他兩腿𤸷𤸷家有老母沒人掙錢養活他學了箇修脚生藝每日喫了人家飯食還落的幾文工錢養他母親又將瓶子一箇埋在地中用竹筒一箇通入瓶口每日投錢一文年終取出来與他母親買件衣服你這窮百姓眼明手快一日那攢一文錢也不打緊鄉約中發箇願心隨箇窮漢會兒窮漢攢錢多的我查出来分外賞你假如凶荒之年家有積穀一石者官加賑三斗有積錢三百者官加賑一百家無分文升合者不准賑濟百姓自家有得一半官再助些可以接濟熬頭捱出性命若赤手空拳便與他三五斗穀一二錢銀終來也要餓死不如那將来救那一半的性命我和你先說明白到那時候百姓們休後悔

糴穀條約

為年豐積貯為急穀賤糶賣為難聽民納穀抵銀以省煩費事照得今年秋稔糴買當先况開倉之後差糧正忩小民糶賣不免奔忙不如聽其納穀扣留官銀代解似為兩便果納者無人將官銀糴買如有司過期不糴虛文搪塞者不肖可知另行議處為此合立款項徧行曉諭施行

一前院登報贖銀已經報部充邊餉之用者難以動支盡數存留陸續解邊外其前院允詳未繳實收及本院允詳不分已未繳實收一切徒杖贓贖盡數扣留該府州縣糴穀銀免還庫

一除按鹽兩院詳允紙贖難以動支其司道府州縣自理贓贖除公用工食扣留外其餘不分已未登報盡數扣留糴穀其有司之操尚潔汙贓贖之肯報與否我不可知但本院毫無私用其不忍相負者必衆也

一在庫各項銀兩除見在起運者難以動支外其餘本色解剩及一切無碍及待支緩解官銀不分已未報部盡數糴穀收貯在倉待明春出糶以其餘利作倉積以其原銀還庫㦿以後每遇穀賤之年再借以糴再糶以還總之有穀在倉即有銀在庫要在轉移以廣儲蓄耳

一在官應差人役豈能吞銀嚼錢亦須買穀糴米各州縣官除給帖打討者任從其便外其餘工食徵銀州縣先要仔細計筭如皂隸門禁快手轎扛夫在家之人三分支銀七分支穀起邊民壯及在外當差人役七分支銀三分支穀共計該穀若干石折銀若干兩納穀完日各役照數以時關領穀石既係十分乾潔又不欠少升合

似非虧損應差之人而在彼亦省一
番難買矣
一小民糶穀納官不免火耗添搭銀匠
傾銷起解不免折耗補賠官派人夫
糶粟不免街市騷煩今行簡易便民
之法凡貧民糶賣不便者儘本身差
糧銀數照價納穀務要極乾極淨納
九斗者準一石其情願納銀不領穀
票者聽從民便
一收穀之法州縣倉用佐貳官一員大
户二名一同監收務照市斗斛量取
平不許重收一合價照市價不許少
算一釐穀到即收不許延遲半日登
記須明不許錯上一人該州縣務照
發去簿票格式掌印官先將簿票填
註花户銀數簿送與收官票給花户
花户納穀到倉倉中照穀筭銀於納
户票上印納訖二字納户執票到櫃

該櫃收頭即與勾銷亦曆票仍花户
收照其穀濕而多糠秕者經不准收
穀果乾潔而經收人故為刁難及重
收遲收者許鳴鑼聲冤當堂驗實綑
收人重責究罪
一遠鄉之民赴州縣納穀不便各鎮店
城堡有乾淨寺廟處所即於該年大
户擇選公正能幹者二名領官銀置
買席草將附近願納穀石之人照依
本州縣時估收受亦照州縣倉收之
法如價隨時貴賤者務要記日明白
與縣對日驗價其納户票上亦印納
訖二字納户將票總付里長到櫃內
銷亦曆里長將票帶回隨便給與納
户存照穀收完日用心積貯不許雨
地濕浥鳥鼠作踐待明年糶放穀石
仍用原買之八分毫不差者經收人
役重加獎賞即准卜色大户一次如

有徇情濫收濕粃及捏數妄報虛出
完票者坐贓問罪
一納穀之法全為便於貧民其上中人
戶仍令盡數納銀以備緩急起解尤
不許富勢人家及衙門積役囑託濫
惡短少違者一體重究
一收穀以黃色為上能耐久放故也如
黃穀少處亦收白穀但黃白不可混
雜須各另分收混雜者罪坐經收之

人
一倉中量斗用斗級各鎮店量斗用斗
行不許打討牙用盖斗行應是給帖
納穀之人果省其納穀即令收穀之
時各鎮量斗一時亦不為累如不肯
伺候者重責革役使納戶自量收者
監之尤好
一各州縣算就在庫官銀及在官工食
本色及待支遲解等銀扣該准納穀
若干假如該穀一千石便納至一千
二三百不妨寧收有餘查有司府庫
銀另行抵補其斗斛官與印烙不許
大小兩樣各鎮報數之後掌印與佐
貳或省祭義官分投從公量驗明白
方准扣銀抵解仍造粗冊要見某鎮
收穀每斗幾分幾釐若干石每斗幾
分幾釐若干石俱係乾潔取委量官
結狀如或濫惡短數受賄朦朧及數

足穀好分外刁難需索酒食賄賂者
委量官拏問係職官者罷斥係義官
者究革决不輕貸
一民果不願納穀者官選大戶給與官
銀務收乾潔價值隨時糴買隨便亦
九斗算一石其一斗羨腳價雇覓之
費不許刁難小民諸凡禁約悉如上
法

收放倉穀

為慎出納以均恩惠事往年放借倉穀賢者事事留心人人沾惠不肖者聽任左右苟且含糊或主守私扣以肥家或奸民販糴而專利吏書皂快門子皆多討而重量遠鄉貧民老弱致久候而多費或里長名下總領回家升合不分或有力囑託報名極貧餓死不得至於量穀之人以厚薄為升合之高下攔門之卒以需索為出入之速遲有乘機盜穀而

不知者有分名重領而不覺者有趙甲頂錢乙者有一家父子兄弟領穀分者有司厭煩惡勞一聽衙門作弊甚者出倉一千而冊報一千二三百石多開之數有作為自積者有扣入私囊者每里多造四五人每花户名下多造一二斗况至追穀懸告緩徵停徵捱過一年又該陞任調任後官繼之無所稽憑又以前官市恩後官不肯任怨歲復一歲倉廒空虛簿改人忘莫可考核往事可鑒姑不指名為此設立出放之法使民均得實惠合行

通示

一二三四五月此正青　不接之時五穀俱貴之日但借難太早不能接新借糶太晚民困已久大率不出三四月每當此時行糶賒一次存留底簿原票以備查驗但有借賒而難還者除嚴追外再次不准借賒

一各約先造手本某人極貧應借某人次

貧應放某人中貧應糶某人次中貧應賒分為四等各開手本掌印官將各約手本共算可賒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放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借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糶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如數不足而人有餘者量減斗數人不足而穀有餘者寧糶勿賒寧賒勿借每異姓十人用一連名保結如不應與而與者甲長約正以連名人代保拖欠者甲

長約正及逓名人包賠一

一學校生員貧者自是有數皆從廩生查舉如果真正艱難申呈量行賑濟決不可聽從賒借以累本生行止又致同保句賠若大饑之年放賑視小民加倍可也

一名數已定先印小票發各鄉約人給一張某人賒放借糴若干數上圖書印蓋各約正領散訖次出榜文挨約順序某

約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某約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某序一賒二放三借四糴一日只限五百人賒者完挨序候放放者完挨序候借借者完挨序候糴將榜張掛訖仍做籤一百枝上寫照支二字仍用二簿一扇佐貳官坐於頭門照約次序點名散籤一起二十人一扇選委公正官一員親坐倉中點名照籤給穀其斗數照票驗給領

穀人得穀銷票於委官二十人出倉又點二十人進穀不足數者許花戶口稟亂進爭入者責二十不給穀各色人等俱要東進西出出倉之人仍將籤至頭門交與佐貳官以便後番人領四等領穀人數俱照此行五百人盡雖有餘時不可接放恐人難伺候

一領穀出倉有債主指欠本利店家指欠酒飯里長指欠糧差名色侵奪一合者

許巡視拏獲每一升罰穀一石仍枷號十日

一掌印官雖有十分忙迫不係疾病不許輕委佐貳致令領穀之人在城久住務使如歸市然本日到倉本日回家若召號多人擁擠城市十數日不得領穀備門人百計刁難致所領之穀不足盤費本官之才短虐民即此可見矣定行參提罷斥

一斗行人等開倉之日每日報價價長則
糶增價退則糶減斗行如有扶同虛捏
重則枷號革役
一收放之日掌印官倘不得下倉選委當
家省祭義官或公直百姓每日四人一
人監看斗斛一人掌管簿籍二人收看
銀錢每日每人給銀四分仍與寫字二
人登名收票每日每人給銀二分俱於
收糴羨餘銀兩支給撥與皂隸二人以

禁諠譁但有違犯者許其稟堂懲治
一在倉量斗不須另外雇人致費工食只
以在官空閑清白夫皂快人等充量半
日一換帶飯在倉不許往來仍出入搜
撿以防夾帶或用下班斗行輪流在倉
伺候每日給燒餅十箇亦可
一入倉領穀之人但有大門二門倉門索
要分文者倉中量斗人等故減升合毀
越鐵亂支刁難一刻者重責枷號

一還穀與放穀一般斛斗一樣平量不許
分毫多收分毫低放倉門置鼓一面州
縣二門置鼓一面違者許花戶擊鼓舉
究以憑拏問
一借穀之人身死妻孫或無子孫或子不
滿十五而無地者其穀免追若以生作
死以有子為無子以有地為無地者許
甲長及連名訐舉到官除重責外每一
斗罰穀一石

一倉穀不及三千石者不許糶賒以防急
用其三千石以上者存五出五以為定
規所存五分明年再出不可狗人無厭
之求致有無及之悔
一糶穀比市價每石減銀一分放者每石
加二出息若稍紅浥者不許糶放牽搭
但令出借抵斗還倉
一有餘之家三二月放穀加二出息秋八
月始還者二十石以上准紀善一次五

十石以上准民善二次百石以上掌印官奬賞借百石者許州縣送匾書好義二字借百五十石以上者本道送匾書施仁二字借五百石或施二百石以上者准給冠帶本道送匾書樂善二字施五百石以上者兩院送匾書積德二字有司以禮相待犯罪不許加刑

一糶賒二法惟有遠鄉之民来往艱難不得霑恩以後穀多每集鎮一處積穀三

五百石設立般實富家充正倉副各一人五百石以上者一年准本色大户一名三百石以下者二年准本色大户一名擇於大寺廟或有司設處一房或義民願施一房於内盛放掌印官發簿二扇一紀見在一紀收放數每年正二月州縣官呈詳院道每年三四月糶賒一次務要年年如此益不及十年可增二倍而一鎮之民其命有賴矣

一各處販糶之人入本州縣城市集鎮任其自行糶賣近有店户斗行專利奸民強行抑勒短值收存却以小升增價零糶賺錢以後遠方販糶到於本處者果係剩餘難責類留店家方准收留外敢有仍前強勒者許鄉約及本販禀官以憑重究

一九月初一開倉收穀仍選前後坐收給與工食放者加二還倉借者抵斗還倉賒者照賒日價值還倉俱要乾淨不許濕粃違者管收之人坐贓重究仍令補數

一花户納穀亦照前挨約順甲之法以次還倉即遲不許過十月三十亦不許零星三斗五斗上倉致難勾銷出簿違者重責不准再行賒借

一遇年前冬三月無雪麥根不得深入過年春三月無雨麥苗不見發旺又秋禾

土乾不得下種者止於餓民借十分之一糶十分之二留七分在倉以防凶荒其三分賒價愼勿輕行蓋餓民無以爲生不得不借糶貴有銀在庫尚可賑民若賒多而秋禾不收雖明年民亦不能還而今秋何以救急蓋三法併行爲豐年計也良有司每歲斟酌行之

一遇歲凶穀貴但有本地出賣遠方來糶者任其擡長價銀有司不許作大斗減價錢斗小價高則四方之來者如雲矣雖欲貴得乎

一社倉查盤不免問罪之擾不查盤不免侵冒之奸以後社倉老人一年一換一換一交須舊役收完之時方可交代其不完者還責成舊役則人不敢作弊矣縣官每年只驗出入增損之數或巡行鄉社視倉房之完破乾濕開閉一看以驗糠粃惟是懲

覲陞遷與署官見斗交盤一次明白方許離任其餘查盤官止取冊結不許與預備倉一例盤量問罪

放賑十禁

一禁衙役請支　二禁道學借支
三禁里老總支　四禁不貧冒支
五禁久待遲支　六禁欠家奪支
七禁斗級弊支　八禁不明亂支
九禁收不查支　十禁不還又支

存恤煢獨

為樹疲癃化頑暴以善民生事照得加意窮民帝王首政留心風化有司先圖律云凡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夫鰥寡孤獨古稱無告之民言顛連苦楚無人可告訴者也此四者雖云無告然眼目開手足便老婦與人執爨抱兒老夫與人看門守户猶可收留縱使行乞猶得方便至於篤

廢之人手足單損眼目雙亡又加之以鰥寡孤獨做活則手眼傷殘乞食則坑塹傾跌此非無告中之尤無告者乎若盡數收養一人歲費米布可得銀叁兩若弃而不收使其呌爺呼孃之聲徹於里巷而為民父母如罔聽聞法且不言情將安忍本院前有憲約令瞽目殘肢之人年六十以上鰥寡無依者徑收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其五十以下敎以各般生藝丁寧不啻再三報來只應故事出巡

所至瞽者告訴填門及查報冊何曾收其名姓至於學習彈唱說書一節不惟此等窮民藉以糊口又欲愚頑百姓聽之回心蓋自古聖王以強壯丁男歸四民之業以殘廢貧民專一藝之能當是時鄉國歌樂皆用工師靈臺則矇瞍奏公幽詩則瞽矇諷誦不惟因材就業於不成人亦且移俗化民皆知禮義但恐習學淫語反壞人心而勸世名言無人著作為此條列款目于後仰掌印官作速遵行

限　月　日回報以便選擇給發

一瞽目殘肢之人但係本縣及自幼失迷鄉貫者一面行各約一面行里老十排盡數查出六十以上無妻子兄弟十二以下無父母兄弟者徑收養濟院其五十以下十三以上盡數收入寺廟教習生藝本院出巡但有攔路號門自遮手本而冊造無名者即係漏報漏報一人者甲長十排重責即罰本犯收養漏報

二人以上老疾無提究漏報五人以上
者有司雖賢徑許下考若雖係無目而
家不貧窮又有兄弟子姪或素學生藝
自能度日者不許一槩告擾如違拏其
兄弟子姪重究

一關廂處所修蓋環房十五間或二十間
坯墻瓦蓋前面壘墻中留大門上題冬
生院三字貼後墻接連皆砌火炕炕闊
八尺外面接連皆用短墻一丈留一炕

口炕上織大草苫可五寸厚裏外貼墻
捲苫作枕人皆橫睡上用極粗綿布套
以淨花數斤照炕多作廣被一被可容
一二十人四邊線縧三寸遠務要堅固
庶難折擰動移每年十月初一日起至
三月初一日止凡本處或遠鄉六十以
下五十以上無自殘疾之人不必給穀
皆令止宿其中男在一處女在一處每
十人用一有興孤寡之人料理衆簪卽

於關廂設老人一名火夫三名掌管此
院每早每人可費米一碗日可費豆一
碗甕鍋碗箸照人備辦即令老人督率
煑粥炒豆米豆官倉支銷柴薪有司設
處但有亂群爭攘者老人稟官即日逐
出放院之日老人將被收捲門戸鎖封
不許閑人在內作踐開院之時如有目
壯男希望食宿在此攪混者老人報官
重責枷號院前其老人火夫事完紀善

另行獎賞若富家陰德能如此行有司
申報本院優旌年久善多者冠帶鄉飲

一時調新曲百姓喜聽但邪語淫聲甚壞
民俗如有老師宿儒詞人詩客能將近
日時興腔調翻成勸世良言每一曲賞
穀一斗能將古人好事如殺狗勸夫埋
兒孝母管鮑分金宋郊渡蟻一切有關
風化者作為鼓板平話彈唱說書半說
半唱極淺極俗不用一字文言婦人童

子都省又親歷痛快感動民心使人聽
頭讀嘆流淚悲傷者每書三十段以上
一本有司抄錄送院選中賞穀五石肯
親自教習二十人以上成熟者賞穀十
石仍另行優奬
一勸化題目要擇民間易犯者如做賊告
狀打人喫酒宿娼教唆搶奪姦拐賴地
騙財説謊撒潑詭隱地土不納差糧游
手好閒驕奢放肆白蓮無為等事民間

當行者如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謙默忍
讓陰隲慈悲平等方便等事以上善惡
不止一端任作套詞小曲多作善作者
除賞穀外仍紀大善一次其瞽目教導
淫詞者重責逐出習學者永不救濟
一詞成發與教師一人教習一二十人不
等每月給工食穀一石在空閑寺廟中
官給草苫煑粥炒豆不令乞食躭誤時
日仍每月掌印佐貳考驗如果多記熟

記者分外加賞綿襖一箇不肯習學者
逐出不准周濟其鼓板絃絃官為設處
限一年為滿各令散歸是一年所學可
省一生養濟矣
一卜筭真是無益但無目難以存濟其子
平五星占課下數等藝有能教習者與
唱師一體給穀
一兩足癱瘓瘸跛之人教以織打麻鞋挑
結網巾紡花摔繩捺紗刋字各因材調

發人教習給與工本其教者與唱師一
體給穀
一淫邪曲詞戲罵笑談綽名嘲語皆壞人
心術勾引爭端此皆浮薄淫蕩之子所
為各約嚴行禁革如違紀惡甚者呈報
重究
一凡瞽目殘疾之人但有受人買使替人
討債撒潑圖命及瞽婦入人宅舍勾引
唆調迴避魘鎮騙財起事者盡法重治

難以篤癈之人濫從寬免

一鰥寡孤獨瞽目殘疾之人如有義士善人情願收養者養一人十年以上及養三人三年以上者俱於州縣簿紀大善一次旌奬更多者送扁冠帶積久准入鄉飲

一綿襖用極粗綿布染以淺藍每件表裏二丈五尺淨綿二斤每件可費三錢五分冬生所養料無百人二年一給每年

所費不及銀二十兩掌印官或罰或處似亦無難想上官必不以操守相病矣

一冬生院令徒夫托土坯官道伐木植添祠拆磚瓦或有罪者量從輕罰一年三二十間容易修起但恐無心及此耳

收養孤老

爲慎收養以恤惸獨事照得窮民收弃生死所關有司報查視爲故事有命在旦夕手無一錢不能自達於官者有里老户房徇情受賄不當收養而濫收者老而無夫老而無妻始爲鰥寡有夫婦並收支雙糧者律稱鰥寡孤獨及篤癈之人皆當收養今瞽目殘肢養濟院全不收一人者有散月糧全不經眼任倉斗通同户吏侵漁者有遲十日半月不打

點再不給散者有積年孤老爲頭指稱使用一科歛扣尅者有露宿地窟無室廬床坑者有疾病而無醫調理者有私自頂替死名者有缺名數多全不補完而積猾吏書冒糧侵使者有借口錢糧額定眼看餓死不收養一人者嗚呼一夫不獲匹婦失所控訴無門誰任其咎若以父母存心此皆吾輩兒女也爲此將審收二法徧行州縣作速施行如有仍前苟且了事含糊造冊者即係不肖官員署以

下考

審收 凡十條

一有司先發告示行廳令各鄉約并里老十排查有六十以上無兒夫婦開其有無婿姪力量能否收存除婿姪係乞兒老夫婦又不能做活者方准官收外其家道雖薄不至饑寒老婦尚能看家做活者即責付婿姪令其收養姑免丁銀待老夫婦身終之日補差其不肯收養者

重責枷號以不尊敬長上論

一篤癈之人除五十以下寺院教習生藝聽自度日六十以下另院恤冬每歲用布表裏二丈五尺淨綿二斤作大綿襖每人給與一件外其六十以上瞽目殘肢及黃病癖病及十歲以下篤疾小兒徑收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一體存恤

一掌印官嚴責各約正副各里長十排將年老鰥寡孤獨篤癈之人盡數開報[illegible]使多報幾箇不許遺漏一人各里各闘手本定就日期里老十排約正各挨里伺候掌印官會同佐貳當堂逐一點名細審約正里老要見本人有無子孫有無婿姪有無事產平日有無犯徒流及有顯大罪惡五審俱無將年七十以上尫羸衰病及六十以上篤疾者定為一等即收養濟院其年雖極老極衰極孤貧而平日不孝不友傷倫壞俗奸暴邪

淫衙門害人鄉黨生事曾經擺站充軍及自不成人敗廢先業及婦人淫亂潑惡不孝公婆陵夫敗家素有不賢名聲者俱不准收約正里老朦朧者重責枷號其夫妻之罪不相及者单摘收養

一年雖七十以上五審俱無而手足猶健精神未衰者作為乙等又細看年力分為第一第二以備孤老死亡挨序撥補蓋以殘喘可延者為次序即一人不可

亂後先也

一五審俱無六十以上尚能自已生活者作第三等待二等盡日挨次撥補其次第亦須細定不可錯亂

一夫婦五審俱無須十分衰病者暫准雙收其一尚可支持者聽其一處相依只與一分月糧分外給一綿襖過冬可也

一以上孤老審明造冊四本二送本院二送本府查明用印一發各州縣照次撥補一存道府備照補盡再審不許無端告擾亂收以壞冊規致生僥倖

一篤廢殘疾及孤幼不妨隨時收養但照詳道府可也無目幼童年過十五者不准收養發寺廟教習

一失迷鄉貫久在地方者上等孤老惟於冬生院收恤其瞽目殘肢不能自存者與本州縣人一視同仁可也

一節婦義夫及死事之妻有德之老貧之

不能自存孤苦無人依倚養濟院不可棄賢彼清貧豈甘養濟此等之人境內不多有司開報合干上司每年給與粟布視養濟之數准於養濟錢糧開除但恙人以禮送諸其家身終之日給棺木銀三兩

存恤 凡十條

一月糧不許過本月初三布花不許過九月初一開倉之日掌印官親至官倉唱名給散如遇忙時委佐貳首領不許倉官吏斗任其低昂違者戶吏提革

一州縣孤老每月米折銀二錢一分但米貴則不足用近見兗州府揚推官條議米賤放給折色米貴放給本色扣留折色待秋收糴穀還倉甚為有理其放折色亦須每分稱足印封給散或間製一二封以防作弊

一拏獲私鹽將在院孤老定為三等上老

中老下老每月每人給鹽二斤不足者
先儘上老次中老次下老凡一切推恩
以此為序篤癈人准上老

一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每人給麥一斗
肉一斤酒三斤柴三十斤每歲春三四
月每人加給穀三斗穀准開銷其酒肉
麥柴有司設處可也

一孤老中有等刁狡之人通同衙門吏皂
指稱打點名色斂錢扣糧瞞官隱數陵

弱倚懸惰其可惡有司不時體訪重加
懲治仍逐貼示永不許收養

一住房傾頹破漏每年九月插補一次務
令堅完每房用磚坯作炕竈每年十月
每炕給草苫一領須五寸厚粗席一領
其坑厠亦須有地中間推省事公直兩
人作為管理但有汙穢作踐衆所不堪
及性氣乖方專與人爭鬬者稟官革出

一院內房屋不寬男在一處女在一處雖
係夫婦不許分外多占五尺之地致礙
他人院中空處量栽槐柳以備暑熱及
搭晾之用

一養濟院中設大磨一盤小水磨二盤碓
二座碾一盤槌帛石四塊院前穿井
一眼以資日用

一孤老人等但有勤苦做活如紡花撚線
打席織箔各項生藝等自度日者有司
借以二本令其營運還官勤多者賞穀

一孤者疾病管理稟官撥醫調理不痊者
官給棺值銀三錢買棺木一具差徒夫
擡葬厲壇處所如無徒夫官為雇人擡
葬原係夫婦者仍葬一穴不許錯亂違
者管理稟究

賑濟饑荒

為賑濟饑民以延殘喘事　除官社兩倉放賑遵照賒借倉穀法限日限人不許久候亂支外至於煑粥一節雖係桔橰之仁須有處置之法蓋放賑以救體面之民煑粥以緩須臾之死緣在東省曾行令紀其畧於後以示仁人至於臨時通變精密之才能者當自得之令不盡錄

一廣煑粥之地　查得饑民無定方而煑粥有定處若不多設處所以粥就民而圖我近便以民就粥恐奔食於場歸宿於家或朝食一來暮食一來十里之外不勝奔疲不便一也壯丁就粥便可隨在歇止而老病之父母幼弱之小兒羞怯之婦女餓死於家其誰看管不便二也乞粥以歸不惟道遠難攜亦且妄費難查三也不如十里之內就近村落寺廟之處各設一場庶於人情為便

一擇煑粥之人　舊日監督主管多委陰醫老人嗟夫難言之矣無迫切之心則痛癢不關而事必苟無天理之念則出納無據而利必專無綜理之才則點查失當而事不詳無鎮壓之力則强者多暴者先而惠不均無耐煩之意則費雖多而惠不及饑民故定煑粥之法即選煑粥之人而令之講求講求既明掌印官親與問難如於立法之外另有良法者即行奬賞則人人各奏其能而仁術溥出矣

一行勸義之令　善不獨行當與善者共之掌印官執一簿籍少帶人數各裹餱糧徧到鄉村看得衣食豐足房舍齊整之家便入其門親與講說或願捨米糧若干石或願煑粥若干日飼養若干人務盡激勸之言無定難從之數如有所許即令自登簿籍待年豐少寬歲月或官

或民照數補還仍送牌奬勵但有司多
不肯徧歷鄉村夫代我兒女乞食爲有
父母之心雖欲不徙不可得已

一粥食粥之人凡來食粥者報名在官立
簿二扇分爲三等六班老者不耐餓另
爲一等粥先給稍加稠病者不可群另
爲一等粥先給稍稀從便少壯另爲一
等最後給粥勻和在稠稀之間此謂三
等造次顛沛之時男女不可無辨男三

等在一邊女三等在一邊是爲六班

一定散粥之法擂鼓一通食粥之人男坐
左邊以老病壯爲序女坐右邊亦然竈
頭將煑熟粥稠者一桶勻者一桶徧向
兩邊面前各照椀數每人一滿椀周而
復始大率止於兩椀老病者加半椀一
椀可也每日夕人給炒豆一椀

一分管粥之後大粥場立總管一人掌簿
二人司積二人管米豆俱以廉幹者爲
之每鍋竈頭一人炊手一人壯婦人更
好柴夫一人桶夫二人水夫總十人皆
以食粥中之少壯者爲之但有惰慢及
作弊者即時杖逐

一計煑粥之費凡在倉有米者掌印官差
在官夫役車載驢馱十日一發積在粥
場嚴密之處司積者自帶鎖鑰總管判
封條每日每人以三合爲率食粥之人
每日增减不同掌簿先一夕日落報名

數於司積司積先將各鍋編爲字號某
鍋煑米若干某竈頭管某鍋定有姓名
斗數貼一單於面前每日平明司積照
序點名照數領米司積冒破米豆者每
一升罰一石竈頭尅减米豆者不論多
少重責革出

一查盈縮之數不分軍民良賤不論本土
流來除强壯充實男女不可輕放外其
餘但係面黃肌瘦之人尫羸襤褸之狀

即准收簿每簿分男女二扇每班常餘紙數葉以備早晚續到之人其人以日為序如正月初一日趙甲某府某縣人見在何處居住有子無子初二初三以次登記

一備煮粥之具布袋若干條大鍋若干口木杓若干隻約與桄大木桄若干箇桄令食粥者自備甚便但大小不一恐多寡不同大木桶若干箇水桶若干隻紙薪不可多得即差少壯食粥之人令其拾採

一廣煮粥之處須行各州縣一齊通煮使窮民各就其便而流來之人不致結聚但一場過五百人即將流民撥於別場有父子夫妻一同隨撥蓋結聚易離散難老病婦女何害少壯男子不散必為盜於地方搔擾之日照歸流民法各發原籍更為得所

一酌給粥之節久餓之人乍飽即死總管查有曾經久餓者另作一等姑與稀粥少食一日寧四五次待氣息少復十數日後方補六班

一備粥場之藥瘟疫頗多若不早治漸致死亡每場設醫生一人製藥二人預備時病湯散即與調理不惟救濟一人恐傳染多命仁人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遇饑饉之時在倉穀石早發行戶碾米每石納米五斗五升即以碎米餘糠充為工食

一饑病之人坐卧無所亦易生疾州縣將穀稻藁秸用麻織為草薦令之鋪地庶不受濕有力之家平日肯織千百或冬月施與丐子或饑年散給粥場一大陰德事事完另行奬勵

一各鄉村煮粥即於社倉支穀亦照上法施行但倉中出納其弊無窮掌印官選

擇仁人義士令之司財仍與誓告於閭
公城隍各廟彼必不忍剋貧饑之資為
身家之計求神明之禍倘有不自愛者
坐贓問罪仍十倍加罰賑濟貧民雖變
賣家產亦不輕恕
一煑粥自饑甚之時起至穀熟之時散將
散之前三日掌印官徧至粥場點食粥
之簿問食粥之人飯食果否不缺觀食
粥之貌肌色果否漸更回衙之日查米

豆之數與支用之人果否相合如果有
功無過者原委人役大則送牌小則花
紅鼓樂送至其家以示優厚
一捨粥之家費米五石以上者紀大善一
次十石以上者紀大善二次二十石者
給與免帖一張犯笞杖罪名應的決者
免決應納贖者免贖三十石以上者州
縣呈詳道送牌仍給免帖一張五十石
以上者州縣呈本院給與冠帶本院送
扁仍各給免帖二張其所活人數亦照
官簿紀名將散之前五日有司官親至
捨場查簿鈐人衆口稱德活千人以上
者本院親至其門仍題
請冠帶旌奬請入鄉飲仍給免帖五張于孫犯
死罪以下雖難免罪不許加刑
一過往流民倘過粥場每人給粥三椀炒
豆一椀仍問姓名登記以便查考
一天道無十年之熟一切煑粥器皿就收

藏於原煑之處備造一冊報官委付一
人收掌待有饑年再用不許變價及被
人花費

振舉醫學

為嚴醫學以重民命事照得醫學

國初㪽設醫官

吏部㪽選醫印

禮部㪽鑄醫生者醫學習讀之人惠民局施

捨貧民之藥

朝廷重醫道壽民生其詳如此近来有司全不

念及遂使骨肉急大之危病求一字不通之

庸醫一年一邑誤殺不知幾多病者病家至

死不知緣故為民父母豈可忽諸為此振興

醫教作養醫人令其多讀醫書深究醫理庶

使病者賴以回生醫者賴以糊口此兩全之

道也合行欵列仰州縣刻板搨於醫學永久

遵照施行

一世上養生之法積德之術醫為第一若

能治人有效自然名利兩全常見名醫

公侯敬重家累萬金學醫者為能用心

十年終身受用不盡讀書無成豈如學

醫之有成乎

一醫書如素問靈樞東垣十書醫學綱目

醫學入門醫林集要書皆佳而卷多理

奥近如醫經小學醫學正傳玉機微義

仁齋直指名醫指掌丹溪纂要傷寒六

書傷寒指掌醫方捷徑立齋外科痘疹

經驗良方蔡氏痘疹名醫方考醫方摘

要本草發明本草蒙筌本草發揮丹溪

脉訣卷數不多方論明切醫者只擇一

二部讀之熟講之精亦可以治人矣

一醫學最不可多貪門類圖攬病家總之

不精反以誤人又不得利今擇此方易

生之病各習專門果得其精受用不盡

中風傷寒痰火脾胃虛勞婦人小兒外

科小兒中之尤要者急慢驚風癎症癖

痰痘疹此數門者務要十分精透其餘

小科雜証常看可也不看亦可也學醫

者思之

一自有司不重醫道每將醫官責令聽事
直月保勘獄囚既費藥資又躭干係又
不得便宜行術故明醫抵死不掌醫學
乃令市民頂醫生名色看守醫印不知
陰醫二學俱係州縣令屬衙門應用醫
人聽本學掌印委撥自有體面豈宜作
踐陵夷致此極哉今既不能強上醫使
之管學亦須選通明醫道者申請冠帶
使掌印信待以屬官之體審編均徭之
年每州縣大者編惠民局藥材銀四十
兩中縣三十兩小縣二十兩就令在學
醫生習學製藥專備過往官員用藥及
貧民捨藥之費不足者醫官呈禀有司
隨時設處其本州縣各衙家眷僮僕用
藥多寡既無限量貴賤各有價值不許
指以官藥名色責取無節但買生藥令
其炮炙丸散可也

一醫生各認讀醫書一部掌印官量其資
質限以一月之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
責令醫官每日背誦除醫方分兩不能
全記外其議論脈法方下病証務須成
誦每一月掌印官或委佐貳官喚至堂
上挨背一次惰者量責三五板勤者量
賞穀三二斗讀盡再限有司或不通醫
道亦識醫字豈可委於不能遂廢稽考
耶

一熟背醫書一部者方許醫官引領治人
每醫生給醫案一本令病家親自填寫
要見病人是何病証用何藥方治好每
四季掌印官查驗醫案治好人三十以
上者賞穀一石百人以上者終身免丁
三百人以上者准送牌扁如有假捏者
即喚病家審問一家不實雖有十家實
者一槩不准治數

一製藥不精不惟不效又且害人凡本學
製造咀片醫官責令醫生遵照原方十

分精細不許留毒不許過性製究先生
掌印官驗看精粗生熟但製不如法者
重責仍陪藥
一藥材銀兩係活民之物民間尚且捨藥
有司切不可將買藥銀借充公用凡新
藥到日責令醫官當堂買藥當堂領價
醫官如有通同賣藥騙價及受錢賣官
藥者坐贓重究革去冠帶有司慳吝藥
銀致令醫學無藥者以不職論
一每月要問里老及醫官此時何病最多
掌印官即召醫官速檢極效良方修製
應病丸散每約散給隨將醫方飲子刻
印小封袋聽病者就約領取其養濟院
及監倉罪人但有疾病即許稟官撥醫
調理
一醫師遇病家召請受謝聽從其便但不
許將局中藥物私充藥包致損公用違
者重究其出門之日公堂給假學中另

委醫生之稍通者代掌
一貧民靠醫喫穿本院豈不憐憫但以人
命求衣食不以人命為重大錢財沒得
死者何辜掌印官不時令鄉約舉報里
老訪察但有不識字義不明藥性輕用
劫藥妄自下針者即時重責逐出本境
傷人者盡法重究枷號遊迎其賣膏藥
生藥咀片而不行醫者不禁
一四方有深明醫道善治病疾者有司以
禮優待厚加作興使得安家久住必能
傳授後生
一民間但有得一良方刻帖通衢及一藥
而治諸般雜証肯合丸散熬膏救人及
因病而捨所思之物見病而施調養之
粥者為上等陰德神鬼所欽有司紀以
大善以備奬賞
一女醫師連一毫不明每向庸醫買殘壞
丸散更不問治何[illegible]婦女小兒諸証

先尋此等之人前掐後捏亂灸胡針下
過熱坂火罐打青筋送鬼祟至於收生
不□□法痘疹只是針挑誤生害命其
罪□多今後醫官醫生將簡易方法編
□歌詩各教其妻其妻再教師婆如有
私心專利不傳妄傳致傷人命者罪重
醫學官生其師婆人等如有仍前亂做
傷人者許病家告官重治仍將本婦夫
男一併枷號問罪

一便民方一書候本院刻成每約各發一
本約講與會人終日講說又恐夜半違
鄉急迫病証豈能家家備藥處處有醫
約中積德之人肯合丸散十數樣以救
緩急此是第一方便仍記救活之家另
有優獎

一醫學立於國初每府州縣皆有近來醫
政廢缺有房屋倒塌而不修者有基址
變價而不存者文到掌印官即查醫學

是否見存發者如何修建應支何項錢
糧務要前房寬大三間後面大房三間
如無錢糧應作如何設處另詳報奪

節約驛遞

為民困已極驛事難支嚴稽查崇節儉以安
地方事照得三晉當累歲荒歉之後萬民進
節年拖欠之銀東逖西竄者摩肩啣妻賣子
者接踵樓逼之人日無半食杖敲之衆冬盡
单衣站銀至於衆官可謂嚴矣驛丞半是棄
職豈其情哉守土大小官員各有社稷蒼生
之念凡一切裁省虛糜禁革陵害查理冒濫
着實舉行庶民不稱累而驛不稱難矣合行

通諭

一站銀辦納於州縣盡解於本府按月關
領非不整齊但多往返之勞增守候之
苦造冊轉文既費添搭打點不無苟可
慰其悄悄安用如此僕僕今後站銀有
驛遞州縣先要盡數扣存該驛徑於本
州縣支領但有過月不給及短數低色
者許赴上司陳告其站銀長餘若干赴
本府解納不足若干赴本府詳支州縣
官不肯催站銀致夫馬陪累者參究一
一支銀如夫馬月支者務在月頭支銷季
支者務在季頭不許過半月致令揭債
以累貧難
一夫工食馬草料關支到驛同衆分鑿照
名給散官吏夫頭但有指稱各項名色
扣免侵分者許被害連名告發以憑挐
問
一驛丞俸糧委不足用近增養廉銀兩亦

覺寬然有餘訪得不肖驛官每日酒肉
米麪菜蔬燭炭柴薪等項盡用馬戶供
給弟姪子男家人一切秋風科害各驛
皆然而蒙城侯馬尤甚以後驛官但有
分毫科歛馬戶者挐問重責即日逐去
一招募之法各省通行所以革需索之端
寬人戶之累近日蒙城侯馬等處明招
暗貼不啻百金豈此驛獨累於三晉哉
有司明知全不禁約以後幫貼一體裁

革如有仍前科害者許貼户告發坐贓
問罪
一軍馬一匹每歲月糧草料不過二十兩
今驛馬雙頭每日即料六升不值二分
草三十斤不值三分雇一馬夫工食日
給三分總計一日實費八分耳縱使草
料稍貴總計一日一錢縱貼長差再加
四兩總計一年纔四十兩耳此外更有
何費不過供驛丞科派買使客刁難一

年五十四兩所賺不多有何負累且驛
丞使客之溪壑何能填滿止當嚴行禁
約豈可因此加銀耶以後驛馬長差俱
要呈准道府道府長差呈准本院再有
暗差者官吏提究
一使客經過馬匹口糧俱照牌票原數但
有帶長鞍背重包折乾馬索酒食口糧
之外多勒銀物作賤官吏所在官司容
行稟報除報官獎勵外將本犯拏鎖解
院重打八十枷號一月革役
一長隨門厨不得賄賂為害百端以後送
鋪陳坐司小菜俱開粗紙點单如云上
鋪陳某件某件當堂請驗俱無污壞厨
中小飯某物某物照单請驗俱無缺少
生料小菜某物幾斤某物幾件俱無陳
舊公館帳幔坐圍器皿共若干或新或
舊俱註脚下過客臨行與經手人役照
单點發仍於单尾紅註照數發訖四字

庶長隨無機作弊館夫難生弊端總之
費一刻工夫而小物咸理矣
一坐司飯食本院出巡四果四菜腥素六
肴俱用土產不許殺生司道府俱同書
吏三人肉一斤大米一升麥麪一斤半
豆腐或粉二斤雜菜一斤冬加酒二斤
過客用五果五菜十二肴腥用鷄鴿猪
羊醃臘等物素用笋木耳肚黃花等物
飯三喰家眷四人一卓六人以上兩卓

十八以下三桌酒各隨便家僮女僕每
二人肉一斤大米一升麥麪半斤鷄卵
六箇豆腐或粉二斤雜菜一斤酒一斤
冬加一斤人多者遞加不許缺少
一過客經宿驛官遞一手本開物件而不
定數目禀問過客應用若干親筆註定
驛官照數送入以備明晨之飯此外下
程不許辦送蓋過客止於自用又不送
人豐潔足矣下程何為違者不准開銷
一中火公館不拘州縣驛遞即於本鎮定
看館老人一名門子二名免其丁銀火
夫即於公館置卓椅座褥圍裙摃屏氈
席錫磁漆器各若干書於粉牌懸掛老
人鎖守官到之日老人門子帶領甲夫
打掃鋪設門子伺候答應州縣驛遞止
是置辦菜蔬如借居民房僦借器物每
次無家眷者給銀一錢有家眷者給銀
二錢如係衝途其家仍免丈夫以上官
民一切家火但有損失損失之人賠償
係官物者更人交代
一中火須在五十里之外如不便者近不
過四十里遠不過六十里其中火許送
不許迎仍不許於六十里内兩次中火
一舊擬監司中火以品級定銀數殊覺不
雅今既用飯食俱照數開銷多寡從便
但有多增冒破誣騙過客者官吏提問
一驛遞徒夫除竊盗外其餘充接應雜差
使令亦省館夫雇覔之費不堪用者不
許掯稱賣放

一驛遞舊於本府驛傳道及本院倒換循
環盤筭總撒那移冒破彌縫無弊然後
申報縱使查出些須却是情有可諒而
弊端利孔竟難究詰徒多衙門打點之
費紙劄之費寫造之費雇人之費簿劄
吏書印一查訖而已上官何曾過眼式
本院裁革循環但與該道不時憑一驛

二驛吊查底簿如某官過用夫若干馬若干小飯小菜若干各驛相同或官係勢要雖小有濫費俱准開銷外倘有連驛不同者將多開驛遞即行查究一番以示警惕

一驛馬槁牌照簿輪派差撥有等富豪以家使己馬包攬驛差詐撥全不在撥衆人不敢攀問此等驛惡驛官不敢申報訪知依律盡法重究各州縣官但有富豪包攬者不許准應如違以罷軟論

一驛中以積年光棍敵積年公差遂致把持驛事刁難使客或故與病瘦之馬或鞦韁緊急之差甚者出穢言撒潑性驛中如有此人驛丞不足責矣州縣官不幾於聾瞽乎本院首恤驛累遂致驕慣此人有司若不嚴行處置但經兩院訪拏一人有司以昏庸註考

一肯包頭站最為可[illegible]過官員恐無承

應預先催僱夫馬飯食當用此人至於本省上官自有押擯前行即有欲言分付揀馬亦可至於隨帶常廚尤為騷擾縱坐司中火不適口腹不記做秀才時脫粟黃虀未嘗不飽亦有常隨廚役否賢者思之

一各驛積年書手夫頭挾制驛官扣尅夫役橫行無忌衆怨所歸若不訪拏重處一驛不得安生

一過客狼虎家奴借口主人凌辱官吏鞭笞人夫剝脫衣帽索要銀錢最為可恨以後如有仍前恣縱者驛官不准應付仍指實申來以憑參奏

清編火夫

為編房號以蘇民困事照得取民之制不出於糧則出於差城市火夫閭閻鄉夫則差外之差也民間累苦莫甚於斯若不秉公持正嚴禁清查小民含冤何所赴訴仰府州縣衛所掌印官查照後開條款一體遵行如有徇情畏勢濫免繁騷定以不職罷斥合行通諭

一府州縣治倉庫獄囚干繫匪細而以吏并無賴之人充之可乎合將在官人役

酌量工食多寡差役重輕共筭內巡每夜若干人在官人役若干人計若干日可輪一轉至於該班有疾許借同事之人稟官暫代彼係官人關防必慎有司又易責成決不可令市民雜入致有疎虞

一鼓樓直更定用陰陽官生給與工食責令習學不可濫用市民以亂天時

一城市及四關夜巡查其街巷長短關係緩急除巷口各立柵欄晨開夕閉外欄柵之內各量長短以定更夫之數除一更五更外其餘三更只用三人梆鈴往來仍與所住居民商確城中共用若干人關外共用若干人不可濫派費民亦不可疎防失事

一王府宗儀士夫武官舉監生員除本身住宅一處省祭吏員各除三間俱與優免外其餘鋪賃開房及分居父兄子弟

俱不許一槩借名求免州縣衛所官員但有濫准批豁者非受賄則徇私定以貪軟註考

一大市關街壟斷之地定為上街雖係四門大街而生藝稀少者定為中街小巷全無生藝者定為僻處其派夫役定以三等以是為差

一近日夜巡俱係貧民小戶或每夜旋雇積年更夫或使令自家雇工僮僕此等

之人不惟不能防奸又且乘機為盜以
後既更房諦照其房稅編給由帖每歲
工食沿門打討粜州縣通融計筭不
可以欄柵之内所居各雇夜巡之人致
令不均至於房諦之家共過保狀要見
雇得其人年力精強平日本分如有濫
覓面生可疑之人願甘同罪

一街巷既有欄柵每於發鼓一更三點之
初巡夜人即時下鎖但有闌人即時繫
於冷鋪係宗室士夫者繫其跟從一人
如有恃勢不服或毆罵夜巡之人者士
夫揭示過端宗室送宗府事戒飭跟從
之人究治枷號

一每鋪置急事牌一面腰鈴一箇如夜有
急病尋醫及婦人產難者先於本鋪領
取牌鈴前路前鋪聞鈴驗牌即與作急
開鎖仍守候回還但有刁難過一時者
稟知該管衙門究治其牌一面香急事
二大字一面分巡道畫押粉牌墨書用
油油之

一將起鼓時燕樓先放三銃使人知所歸
還大端兩院三司席不秉燭士民安得
為長夜之飲如事不得已寧止宿人家
可也

一房號銀除由帖各役打討外不許一毫
徵銀於官違者以貪論

一夜巡人役每夜不分冬夏給銀一分晝
則聽其生理如迎接上官偶用人多者
輪班伺候一日其餘但有興作每日給
米二升

一舊日不才有司不為郡邑圖經久之計
凡有公宴造冊一切公事及迎送上司
圍屏卓椅鍋瓮盆杓漆磁器皿杉篙線
杆席薄段布鍬钁繩麻麥糠土坯一切
騷擾地方奸吏乘機貴富苦貧甚為衛
民之累今後各州縣衛所公館一切應

用之物筭計可用若干估計可值若干申請兩院動支官銀逐一置買登記公簿牌上如有損失責令典守人役照數包賠再有將以上各物騷擾地方者有司以欵無為註考

一房雖籍賣於勢家而由帖銀錢隨買主打討如果為應免之人親自住坐者待再審房號之日另行更替

一凡定間架以門面間數為至如在城有宅而住在鄉間及為士夫花園書房無人居住者照僻處定銀

一城門守衛之人官小役卑往往富勢在外輙為留門久者二三更如有奸細竦虞誰任其咎其宗室士夫有萬不得已事情必欲留門者禀知掌印官差的當人員半鎖守候先問人數然後開門照燭驗入

一鄉間守望相助則保甲自有鄉兵雖係縉紳之家止免大莊一處不派雜差其保甲挨查鄉兵訓練與小民同餘莊不准濫免雜差一體編派

一上司經過地方每催鄉夫百數人執荷槍刀跪道迎送妨廢農務騷擾民間通行嚴禁再有違犯者有司以不肖論

一柴炭棘針有同每派鄉民令其供送該吏盡派鄉民十九納錢官併知硃票耳豈知擾民就以後土坯止令徒夫托打麥糠柴炭棘針止於小罪免供者量令罰納其值不得過三錢積少成多足用而止

民務卷之二終

查理鄉甲

勸善懲惡莫如鄉約緝奸弭盜莫如保甲此二帝三王之遺制雖聖人復起執衆齊物舍是無術矣但實行則事理民安虛行則事煩民擾不行則事廢民恣成法具在而鼓舞提撕則在留心職業者加之意耳嗟夫柰何

一科目取士爵祿榮人授之官職矢志潔身者幾人實心任事者幾人今一州一

縣設約正副不減三二百人欲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分毫無私箇箇奉掌印官之法怨讎不顧是庶民賢於縉紳矣有是理乎而令正副講史俱是光棍地方任其舉報善良而謹畏者避跡潛藏浮夸而縱恣者投足爭進所謂百家情願保結有司親與過堂者曾一行之否乎不過手本開名該房造冊而已如此苟簡教化安行

一約正副雖經衆保難得其人掌印官或得之查篩之中或得之公正報舉或得之本約告發或得之自己體訪不時更換其更換者亦從闔約保舉但武斷鄉曲勢橫州里之人鄉約不敢不保者聞一有之不可不加察也

一鄉甲約一書有本約全不理會者有理會而不知者槩州縣約正副講史選定之日掌印官先到明倫堂上設

聖諭牌拜畢擇通學年長老成善為講說者三四十人先半月前各給鄉甲約一冊令之覽誦至日次第令各生講讀善講者分外加賞不善講者再令習學如此三四日三四十人俱已精熟然後發之各約分定每生教習幾約一約只住二日將約中事體盡令正副講史甲長人人明白箇箇通曉然後再更一約如此教習兩月之後掌印官分日貼示其約正

副講史限某日某約正副講史限某日
辰時到縣大率一日不過十約仍在明
倫堂上縣官考驗生熟果能精通此約
者教習生員與正副講史同賞不能通
曉者原教習生員紀過一次仍令再與
講說務精通而後已約正副講史但有
一箇識字通文之人能守規矩倡率鼓
舞其約自行
一約中有善便肯紀錄至於行兇賭博頑

刁巨猾一鄉畏懼者無人敢舉不知鄉
約之設原為惡人大惡之人百無一二
使大惡縱橫而紀小惡以塞責何貴於
行鄉約哉掌印官先察公道確實之人
必不作奸壞法者托為耳目令之採訪
大善大惡幾人詳知其事刻記於心至
查簿之日果本約實登即將四鄰及正
副講史各加重責如果大惡不登即喚
本約正副講史甲長四鄰審問某人某

日為某惡如何不紀正副講史曰甲長
不報又問甲長甲長曰四鄰不舉又問
四鄰如何不舉如果惡是實而四鄰不
舉者一同責治一體枷號四鄰舉而甲
長不報者甲長同罪甲長報而正副講
史不書者四人同罪如此三行人人警
惕約中畏法而不畏惡人則惡人亦難
法而不難舉報矣夫我無可憚之嚴明
責成之實意彼鄉約一會良民何苦與
惡人結怨以貽終身之禍哉昏惰者試
一思之

一約行一年之後掌印官單騎減騶或因
公出之便即赴某約觀其禮節問以事
宜即與勸說一番作其踴躍之氣振其
厭怠之心使百姓知我所重在此而彼
亦加之意耳若委佐領教官查點鄉約
崇虛文以擾貧民費送迎而起科派近
日有司往往為此意實行鄉約者豈作

此粉飾套子哉可嘆可嘆

一保甲與鄉約是一條鞭十甲甲長俨然不動只多添了一箇甲正副其操縱之法詳於城守

一法度嚴明即不擇約正保正而約保正自不敢為惡只一寬鬆全不照管而約保正借法以作奸雖有賢者亦不能自保胥化而為惡矣故鼓舞振作之法彈壓操縱之權全在有司

一巡捕官無故下鄉多帶虎役搜尋事端濫費酒席雖云查點鄉夫其實得財便去大為地方之害以後保甲之法掌印官既肯嚴行地方自然寧靜萬一賊盜生發巡捕官帶領人役火赴擒拏平居無事决不可容令出門

一地方保伍朔望来縣投遞執結有司試一思之此何為者地方苟不安寧何妨日報地方果無盜賊安用虛文徒令此輩指以紙張盤費打點科索甲中小民耳結狀即行裁革再不許遍

一保之中良善居其十九盜賊百無二三甲長盤結出入覺察蹤跡正此二三之徒耳若不分奸良一槩騷擾良善何安其盤結之法詳見裏垣約今不盡載

一五里之外聲問不通凡一庄須置銃王杆但有盜劫即放砲以便救護其六里以外不来報不與聞者不可一槩株連濫坐不救之罪

一護送鞘扛伺候燈火保副挨甲序撥不許偏累周而復始此外不許仍用地方保長名色責令鄉約甲夫抗牌迎送違者掌印官以昏庸論

一乞丐壯丁遊食僧道邪教傳頭燒煉方士流来水戶在於地方為害惑民者甲長舉報保正即時趕逐不服者與容留之人一併送官究治

附鄉甲勸諭

說與山西百姓鄉甲之行有十利而無一害一則些小事情本約和處記於和簿省得衙門告狀爭怕䟦驚打點使用吃打閙罪坐倉討保破了家業悞了營生二則挨查外來生人細密嚴謹四方盜賊無處容身百姓們無雞犬之驚睡好自在覺三則使本排人丁及住房住院之都都有稽查盤問使他不得出外為非免得他犯了重罪連累我有窩主之憂四則差糧赤曆一出本約本甲互相勸說催逼早完可省里長老人十排的工食錢使喚錢脚兒錢告勸錢散人事討糧食吃酒吃飯五則一約之內人丁地土貧富增消差糧多少人所共知只消本約誓神公定掌印官斟酌可以富户則編均徭派赤曆省得書手干奸百弊擦富淫貧詭地瞞糧貽害槩縣六則一約之人朝暮相勸彼此相規大家曉些道理守些法度都成好人說好話幹好事生為循德之民死為無罪之鬼閻王見了也是敬重七則一約之人既是年年相與自然情義浹洽有無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有事相商量嫌隙相解釋異姓結為骨肉仇讎化為腹心八則行好之民官府以情相體不忍輕加刑罰父母赤子上下有恩九則積攢些糧食財帛到那災荒之年官倉那救得許多你將這錢糧分了救你一家姓命免得餓死道傷逃走在外十則往年兇惡之人欺你良善光棍之徒幫你痴愚各霸各人快手指賊打嚇誣執平人你也百口難辯誰管你死活鄉約一行惡人沒處存身善人得

以自保縱有誣執之人大家遞名辯
誣凡我百姓務要十分力行千年共
守是你百姓子子孫孫之福只是約
正不身受賄狥情大家稟官更換休
以我在而應虛文休以我去而成衰
廢休以二小人賭氣兒壞了大家
規矩

興復社學

為興復社學以端蒙養事照得王道莫急於
教民而養正莫先於童子今學校之無政久
矣官師不可復望惟是社學一事尚有可為
有司倘知加意世教其庶幾乎因述其要畧
如左

一自教化陵夷之後舉世不知讀書為何
事二千餘年迷誤至今師弟相督父子
相傳不過取科甲求富貴而已今選社

師務取年四十以上良心未喪志向頗
端之士不拘已未入學者二十餘人掌
印官詳之文廟饋以月食先教以講解
小學孝經及字學反切一年之後如果
見識近正音韻不差文理粗通講解亦
是者掌印官下學考試擇其堪以教人
查有社學挨次撥發

一社學四關立四處大集鎮二百家以上
者立一處甲長各查本甲中子弟年八

歲以上十六以下共若干人報於約正除能自備束脩外如果家道貧難約正開名報官官為設處大段社師以每歲粟二十石為厚供少亦不減十二石多寡之數以學問與功效為差

一子弟讀書大則名就功成小則識字明理世間第一好事有等昏愚父母有子不教讀書邪心野性竟成惡人做盜賊犯刑憲皆由於此幾曾見明理識字之

人肯為盜賊者爭掌印官曉諭百姓今後子弟可讀書之年即送社學讀書縱使窮忙也須十月以後在學三月以後回家如此三年果其材無可望者令歸業

一學中以長幼為先序就齒數除係相親自有稱呼外其餘少稱長者兄長呼少者名行則右行坐則下坐長者立則立長者散則散一禁成群戲耍二禁彼此相罵三禁毀人筆墨書籍四禁撇唆傾害五禁有恃陵人此處人五禁犯者比讀書加倍重責

一學者立身行檢為重一戒説謊二戒口饞三戒村語婬言四戒愛人財物五戒講人長短六戒看人婦女七戒交結邪人八戒衣服華美九戒揑寫是非十戒性暴氣高犯者比讀書加倍重責

一童子每日早起向父母前一揖問曰今

夜安否早飯午飯回家見父母揖問曰父母飲食多少晚上看父母卧處待父母睡畢而後退父母怒罵跪而低頭不許勤聲强辯父母勤勞即來代作父母久立忙取坐物父母呼人高聲代與父母疾病煎嘗湯藥此雖人子末節少年先須日習至於一家尊長俱要恭敬家中凡事忍默如有違犯父兄即告先生加倍重責

一行步要安詳穩重不許跳躍奔趨說話要從容高朗不要含糊促迫作揖要舒徐深圓不可淺遽侍立要莊嚴靜不可跛欹起拜要身手相隨不可失節衣履要留心愛惜不可邋遢瞻視要靜正安閒不可流亂抄手要着衣齊心不可怠惰在坐要端嚴持重不箕(開股)岸(蹻足)有違違犯者罰跪再三犯者重責

一每講書就教童子向自家身上體貼這句話與你相干不相干這章書你能學不能學仍將可法可戒故事說與兩條令之省惕他日違犯即以所講之書責之庶幾有益身

一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係者集為一書令之歌咏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

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娣姒)伐木(友[illegible]閨子弟)葛藟(宗族)相鼠(禮教)伐檀(義利)采苓青蠅(讒戒)蟋蟀瓠葉(儉示)采蘋(重祀)白駒(賢隱)至於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於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誦一章其新聲艷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

一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有司先將此書令善書人寫姜字體刊布社學師弟令之習學蓋姜字雖喫力而點畫分毫不苟作字之時能令此心不放此心不粗挑達縱橫者厭之以為欠蒼勁欠自然而不知有益於性靈也

一教童子先學爽潔硯無積垢筆無宿墨蘸墨只着水皮乾筆先要水潤書須離身三寸休令拳攥手須日洗雨背休汗書籍案上書休亂堆斜放書中句休亂

點胡批學堂日日掃除卓凳時時歸林
一念書務要數字次要聯句次要一句緊
一句眼腸定則字不差心不走則書易
入句漸緊則書易熟遍數多則久不忘
一看書不可就講先令童子將註貼經貼
過一番令之回講然後一一細說巧比
再看復回不知再講庶幾有得
一作文出極明淺易於發揮題目作不得
題細講一遍仍作此題一題三作其思
必盡其理自通勝於日易一題也
一記文須選前輩老程文極簡極淺極切
極清者每體讀兩篇作文之日模做讀
過文法者出題無易引觸
一讀書以勤為先童子不分遠近俱令平
明到學背書完讀新書喫飯後畧令出
門鬆散一二刻然後看書作文寫做畢
仍讀書午飯後再令出門鬆散一二刻
仍讀書日落後分班對立出對一箇破

題一箇即與講改然後放學蓋少年脾
弱飯後不可遽用心力恐食不消化也
一有司政暇之時掣籤下其社學其社學
經則驗其課程果童生文理通說書明
寫字佳歌詩善者為第一等除童生量
給筆墨外其師賞大紙一百葉中等者
平常相待仍行帖以示激勵下等社師
怠惰廢業文理欠通管教不嚴者革去
館穀將童生並於一等社學在鄉寫遠
童生不便併學者另選社學
一社學不許率領童子迎送官府本院出
巡每見數歲童子便加一冠乳臭方新
須當嚴教而社師以供給無人遂成嬾
散有司如此苟且只應虛文粉飾觀視
父母之教子弟豈為上司哉以後社縣
師生除有司出巡偶試外仍春秋二季
將師生召集到縣管以常食給之草卷
考試一番以行去留以示振作州縣官

仍將社學若干處社師某童生某某民
開束脩歲若干官捕束脩歲若干應動
何項錢糧先造一冊送院仍將二考等
第賞罰每季開花名手本報奪其士夫
富家設館聘師所教子弟不許一槩泛
考混開以壞體面違者提吏重究官另
議

一社學非為教舉業全為正童習若條款
申德行未習而文藝是諄諄社師雖有
文學亦行革斥

一近日社學不以童蒙為重雖設有社學
社田專聽無行衣巾生員乞請以為糊
口之資不拘董子有無不問曾否教訓
遂令居官舍而冒官穀掌印官如醉夢
人全不照管凡社學廢而不修與夫有
社學而擁虛器者有司以不職參罷

修舉學政

宋儒有言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
敗世道之衰所從來久遠其在今日所謂有
書而無學有士而無師人才不三代非士之
罪也

國家既以訓迪責教官又以提調責守令乃學
政不修而但責之士何以異於五穀不熟而
但責之五穀哉本院昔令雲中曾有已試之
法士初不樂久皆稱善令紀其略以為賢者
望肯一加意似不難行也

一士必類聚而後相觀相觀而後感發未
有孤立而能成德者也士以百人豈無
持重老成言動不苟者十人乎苟未盡
得人即思其次可也掌印官督責教官
先立四齋兩齋之長以一學所推服者
之又而以隣近諸生編為一會多不過
二十少不過五七共若干會每會若干
人以一會所推服者為之掌印官定以

會名如興詩立禮志道據德之類每會
置一籤籤書與詩會會長某人會衆某
人某人照會置籤共為一篇
一養士非以充斥學官將以建白
朝著古人云修之家者不壞之
天子之庭夫修也而猶懼其壞豈有壞之家而
能修之
天子之庭者乎明職弟子二篇余言之詳矣府
州縣官先置進德簿二扇以紀善惡將
風憲約中進德十二條每條空三篇印
發教官如某月某日某生為某善行從
本約與見知人朔望稟舉到學教官審
實即指事紀於本目條下如有大善掌
印官特行奬賞不許教官以愛憎刁難
一提調官置修業簿二扇以紀勤惰各以
所業分題如看書作文及風憲約官修
業十二事之類亦每事三葉以紀課程
之勤惰

一所貴樂群以其敬業今之士習得無所
諱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乎如此群居
同歸於惡不如獨立之為愈也凡在會
諸生俱屬長者督率不宜戲謔長者自
宜端慎不宜比昵近來諸生聚談不短
長他人則彼此嘲罵不聚會飲食則遊
玩園亭手足惰慢心志放逸玩日愒月
老大忽驚如此積習最宜痛改
一博奕諸生之首戒勞心動氣悞事廢時
至於一切妨功蕩志俱宜禁約違者會
長舉惰
一長者立少者起讓坐長者步少者下馬
揖或趨而避之長者教誨唯唯聽從即
有辯說不可遽色疾言違者紀過
一朋友之道古今只有八字德業相勸過
失相規無此八字即刎頸之交不過情
緣昔文文山久繫燕臺其友恐其變節
持祭文來哭如此風味諸生宜咀嚼之

一浮薄傲慢此四字士人之大病此病不
除即登高第做達官終為有道不齒亂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曰慮以下人
諸生衣冠務要朴雅言語務要簡直禮
貌務要謙恭動作務要莊慎以此立身
處人無所往而不可矣
一聖諭六條且責之凡民矣士也而顧悖
之如學校何得無為凡民笑乎教官一
一申飭有一於此紀名惡簿以示創懲
一學校之設不專為諸生正欲使市井閭
閻薰諸生之德而善良耳士有居一鄉
而一鄉化其德者鄉約舉報到官文學
雖劣有司申呈上司特加禮遇送扁旌
門如果家貧凡有婚喪重行給助
一朝賀祭祀臣子致敬於
君師典禮之重者諸生至日往往不到教官既
不究尋提調亦不查問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以後申明此禮不許怠忽其朔望

作揖送迎上司只可分班不宜常令奔
走以妨學業
一天下之字文歸六書古今之道載爲令
諸生於字學全不理會任口傳訛反爲
僧家所笑提調官將洪武正韻海篇直
音二書令教官習之以正諸生直音但
查邊傍正韻以考反切莫聽詩家雌黃
語謂正韻未精此
昭代之制也臣子尊之
一會課提調官刻為格板用綢連紙刷印
每士給與一本每本面上各書與詩會
會長某會衆某某發與各生假如每月
三八六會每會前一日提調官出題三
二道封發該學簽會分領至日下晡提
調官多掣幾籤取課近者即回遠者次
日回提調官封發教官教官各以紅黄
靛花三色批評次日送與州縣提調官
得閒逐一閱如遇冗忙即一本縣查

說四字如其會課生不曾作文果係親疾已疾及一切萬不得已事情會長會衆代書緣由免其補課若無故不作者即拘本生到官加倍出題考試果稱等第免責紀惰如有荒疏發擧朴責紀惰如是則教官各得盡職而小大賢愚各有進益矣

一諸生四書分以日程除作文看經外每日限書一葉朔望謁廟稍遲候諸生小飯備粗紙六百葉共製六籤各限起止分章講盡凡講不必文辭但用口頭語發揮精到始隹諸生有願問難者再與發明其賞須分次第上等多賞不妨下等僅與數葉以示媿除中等外仍將上下等紀於勤惰簿中

一諸生有身家之事類遍學宮教官轉牒令家人聽審不許朔望於縣堂明倫堂講事以犯卧碑大凡學校事情不係重大法所難容者比庶民自有體面若三五相約公然請囑不惟有司難容而士亦失守身之道矣若通學公事公講不妨

一齋號堂廡諸生皆可讀書或朋友書房亦可會課乃紛紛占住禪房苦惱僧衆稍不如意甚者呈官强恐而行諸生宜自反之

一孝節兩事此人間首善風化美倡也乃閭閻貧賤監司無聞門第人家官師具結然乎不然乎非謂淪落者皆真而推擧者皆偽其實門第者易著而貧賤者難達也所貴公論可徵庶民可質鬼神乃師生以私意為低昂如天理民彞何昔余分守濟南所得民間節孝甚多皆集鎮鄉民衆以一辭者而守令師生一無所聞百姓何由 起有司試一思之此豈漫不經心而聽人役使事乎

一學宮俎豆非獨祀先賢正以勸後學也
果善蓋一鄉衆所推服何須子孫自言
果行不孚衆美惡相兼豈宜請托以舉
令也傷心矣即使賢人君子昭昭在人
子孫而不設席具幣未有入鄉賢者遂
使
朝廷公典爲賄賂之媒子孫但有分毫知識忍
使祖父以非禮求血食扎世道至此而
有司若罔聞知可嘆可嘆以後節孝鄉

賢提學道行府州縣府州縣責成師生
及里老鄉民即有通學保結必須鄉民
千人以同舉然後爲公若濫舉及埋
沒者訪知官師以受賄刁難重處子孫
不許夤緣夤緣者雖賢不准入祠
一有司豈無所汲汲皇皇者而學校獨不
加意有加意者不過會課改文供餼給
賞而已砥德礪行引而出之迷途全不
在念或委之無錢糧不知鼓舞諸生不

在刹訪見季考行香等銀隨其多寡用
以鼓舞士人似亦足用不知此項何處
用也
一教官固多君子然過於貪鄙以爲諸士
憂不慎舉動以爲諸士羞提調官獨不
聞乎聞而鈐束教誨是亦相成彼屬官
也臧否在我何敢不服此之不行又從
而掩護游揚之有司之官評可槩知矣

禁約風俗

為禁奢侈以恭財用事照得風俗儉奢係小民生死自萬曆十二年以來五穀不登萬民艱苦或逃移滿路流落他鄉或餓死在溝暴露屍骸或父母痛哭殺食兒女或聚衆搶掠喪命監倉饑使那豐年醉飽風流之餘積布積糧豈至凶年食糟糠土石之物凍死餓死便是富貴之家敦崇朴素散其餘積賑濟饑民為子孫留多少陰德在世間傳多少香名彼爭誇滿身錦繡互鬪驚眼樓臺鼓樂震心肥甘厭口不思一飽一煖之外安用許多生在足衣足食之家亦當惜福况老成安靜者君子之德夸張炫燿者兒童之識由此觀之節儉無非美俗奢華盡是邪心但愚頑之輩千說萬說不依浮訐之徒好吃好穿不改若不申明法度禁約森嚴誠恐踵習已成不肯遷變夫風俗紀綱本院之職也振揚風紀本院之事也如有不從則明罰勅法自有朝廷之三尺安敢相寬汝其無悔

一織金粧花本

王府仕宦人家品服以別貴賤今商賈工農之家一槩穿着已為僭分又有混戴珠冠及金銀鬏髻四圍花遍袖刻絲捺紗挑繡袖口領緣等服而倡優粧飾金珠滿頭至於床門幃帳渾身衣服俱用金銷一套銷金工價可買一套衣裳一年之後不復新鮮拆洗不能誠為可惜又有衙棍市遊綾段手帕濫作裙褲雜色寬帶直與衣齊甚為可恨今後庶民之家富者止許無補綾羅段絹下三則人戶梭布絹紬凡在省銷金匠除汗巾銷金不禁外敢有於衫裙及書簡箸蓋轎帳簾幃銷金及男女僭分穿着前衣者鄉約舉報到官男子罰穀五十石送邊仍與匠人裁縫俱重責枷號其倡婦穿錦繡戴金珠者樂工重責枷號衣飾賞給

孤老
一訪得本省婦女戴金不戴銀有一簪金
重一兩二錢者又纍絲簇珠極其工巧
疊輕扳細易於損壞以後下五則人户
不許戴金首飾上四則人户應戴金簪
者不許過一錢仍禁淫巧奇異改樣新
興如違陞户三則係罰陞者消乏永不
許擦上户坐重差仍罰穀賑貧銀匠訪
拏重責枷號
一二線金梁便有品級三鑲雲履原是朝
靴俱非未仕者之服近日不係縉紳金
梁亂戴而吏承門快鑲履亂穿甚屬僭
踰今後但有仍前濫穿妄戴及男帽高
過八寸女髻高過五寸及婦人鬏髻或
比照梁冠式樣或無喪亂戴白色及不
係袍服女衣過膝三寸者俱違
新題事例除夫男重責陞户外工匠裁縫人等
枷號革鋪係外來者遞解原籍小兒女

輒用金線珠翠作帽為髻者其家長俱
重責枷號罰穀陞户
一吹手銅鼓俱係軍伍民間嫁娶止許用
樂工絲竹鼓板至於里老陰陽皆以文
軸賀喜遷居皆以文軸㜪房皂快伶優
皆以文軸送號士民之家動以金字互
送牌扁尤屬輕濫通行禁革違者許諸
人奪告以憑重究
一本院向在按察司嘗央徧覽山西重囚
招冊除强盜姦情等犯外只打死人命
八百六十三起因酒而打死人命者七
百七起是打死者與償命者共傷一千
七百二十四命矣其自醉死與墜崖墜
馬疾火成疾而死壞事誤事喪德喪家
敺妻致禍者又不知幾多也酒之益人
有何效驗酒之為禍凡有指實但有些
酒糧食作飯吃酒錢財養家飽煖安然
有何不好汾州所屬專做白酒販賣一

縣費糧萬餘兩雖係管生甚為壞俗除另
行禁約外今後民間飲酒務要自有樽
節責酒設席之家不許縱客苦勸但有
鬪毆傷人因酒所致者問刑衙門要查
何店何家飲酒人命官詞務要干連到
死不許以供明及問罪已完摘發釋放
一房屋為蔽風雨雕刻彩畫為何問架自
有品級民間豈得亂蓋至於鍍銀鞍轡
酸絹圍裙搽繖座褥金銀器皿俱非士

民之家所宜泛用違者許諸人告出陞
戶三則
一酒席近奉
欽依事例蔬殽各不過五色令兩院三司公私
酒席只是食果五楪小菜五楪素蔬五
碗肉殽五碗剩削菜兒碟點擺殽五楪
湯飯三道並飲攢盒鬪席一具其粘果
糖卓花枝觔簽一切不用到任公宴只
用鼓樂一次以後不用至於小唱戲子

絕跡公庭縉紳知禮守法自然節儉老
成士民沿習奢靡之俗不遵憲約或用
倡優戲子或擺連十連五帛飾五色絹
帛結綵者許諸人稟告陞戶三則仍罰
穀備賑
一拜名只用單帖畢幼加頓首二字請帖
禮帖寫書照古折柬式樣只用一折兩
開前後掩面禮多書長者酌量加幅紙
以字為長短不許長餘其封袋惟遠書

寄書方用副啟惟寄事方用有副啟者
不得別具書箋本院與三司以下及宗
室鄉先生通簡俱照此式不合式者不
接
一士民祭賽惟有土穀及先祖之神自有
洪武年間
欽定祭文諸神俱不宜賽至於祈雨謝雨止是
各廟行香并齋醮已自不當況高搭棚
臺盛張錦繡演搬雜劇男女淫狎街市

擁擠姦盜乘機失節喪命者往往有之
豈惟褻瀆神明耗費財帛而已哉至於
修盖廟寺鑄塑神尊金碧輝煌棟梁巍
聳要福不得感衆實多凡州縣寺廟處
所舊壞者改為公用新整者存為約所
至於元宵盛造燈花烟火尤為無益以
後除鄉社土穀先祖墳塋齋戒虔誠以
禮祭賽外其餘一切停止違者收其會
錢糴穀備賑會首依律坐罪其元宵所

樹揷門者照禁山事例發煙瘴地面充
軍

一聘婦之費總計富者不過五十兩貧者
不下五兩嫁女之費總計富者不過百
兩如有愛女者分與私財過後供給貧
者荊釵布裙各從其便其無益錦繡紬
花刻絲搽紗被褥枕頂及一切夸眼虛
文過飾僭分者盡行裁革違者許鄉約
舉出陞上户坐重差

一喪禮主哀喪事厚死自衣衾棺槨之外
惟有朝夕哭奠上食而已近日喪家棺
舁常費數金紙札常撒一里在殯既搭
檯棚唱戲請客出殯又用綾帛梭帕妝
頭搊借錢財專悅耳目又令孝子忘哀
作樂自陷十惡之罪今後遵照家禮棺
罩用紙貴者用絹紗不許賃借鬧賃之
家違者重責棺罩焚燒居喪不許用娼
優唱戲其葬日吃酒葬地為歡此與夷

狄何異鄉約嚴行禁革違者以不孝論

一喪家原無祭禮今習俗既久難以盡裁
宜與斟酌祭品遵照
朝廷禮法大祭用食案一張猪羊各一隻祭文
一紙軸奠帛二端（值不過六錢）稻米四盤（[illegible]）
麥麪四盤（不過十斤）果八盤（每盤不過三斤）酒一尊（[illegible]）
中祭三牲一分食案一張米麪共四盤
果四盤酒一瓶祝文用板小者三牲一
具酒一瓶賻禮至多不過銀五錢中者

一三二錢少者一錢五分三分隨便或祭
而不靖或靖而不祭亦隨便至於盤花
果草飛走像生綾羅擂盖全跌銘旌扎
塑人物粧演隊戲一切禁約敢有仍前
違犯巡捕員役拿獲送官罰穀五十石
輸邊取倉收釋放以上十二款鄉約嚴
行遵守違犯三起者州縣衛所掌印官
定行議處多者參提降斥

為特禁惡風以安良善事照得為惡條欵已
載鄉約惡行之中但恐有司以為鄉中之事
不復留心鄉甲以為横暴之民不敢犯手是
民間陰受其害官府莫知其惡也為此特將
民間患苦之人另摘嚴禁之内有司不時訪
拿重治庶於良善得安若曰此鄉約事也官
以為輕鄉約敢以為重扎官不察奸鄉約敢
與人為讎扎故雖責備鄉約而又申重有司
云

惡風當戒者十

一孤兒所遺產業或自己管理或尊長寄
收雖有重大緊急事情受寄之人不許
分毫典賣但有典賣者即將犯人十倍
重處仍於本犯名下勒限嚴追雖嫁妻
變產亦令賠完中人一例重究其奸富
恃財知情擅買者除重究外產給原主
價不退還

一寡婦守志果係家道殷實有繼嗣者照

律全承本業無繼嗣而有養子者照例
量給産業三分之一餘令同門均分無
養子而有女者亦量給三分之一以供
禮節之用子女俱無者量留土地二頃
以為衣食之資仍聽其揀擇庄宅各一
處一切差糧俱令分業之人代納地不
及一頃者盡令寡婦領業差糧自納不
許伯叔兄弟人等侵占分毫果守志終
身者原産聽其變賣度日親戚往来任
其與借不許宗人攔阻違者禀官除本
婦聽母家唆調改嫁他人者所遺財産
聽同産告爭外其餘但有指姦指盜逼
嫁逼分強侵強賣者許本婦指實訴官
將本犯盡法重究仍枷號遊迎盜買寡
婦田宅者亦同重究業給原主價追入
官

一孤子少年承受先業無耻棍徒三五成
群或誘幇嫖衒或駕使揭銀或唆調告
状將田宅事産蕩然一空此良民之人
害成市鄉村但有此等奸民許被害及
鄉約保甲人等綁縛到院以憑盡法重
治

一兇暴遊民結黨歃血或假稱欠債或揑
騙賭博祭棍操刀或夜劫財物或晝搶
平人一人有讎則聚衆同報一人告状
則彼此扛幇又結交衙門皁快扶同詐
財互相容隱除宗室行各管理府分鈐
束罪重者自有
國法奏請施行其郡府不能管理者一並參究
外其餘棍黨告示一出限五日不即解
散者本院訪拿盡行重治各重性命身
家其勿悔

一朝廷自有法律一省多少衙門果負冤
屈大則進本小則告状何氣不出何冤
不伸有等愚民受氣不過服毒跳崖自
縊自刎屍親視死者為奇貨或擡屍上

門或錐棒㓻打或棄毀器物或混搶家財不知自殺人命民該杖罪追棺木銀三兩告狀牽連數月所追不勝盤費將一箇死身子換了別人一頓杖條有何便宜以後自死人命有司衙門休與准理同居父母伯叔兄弟妻子見死不救者仍以重利輕倫不孝不義重責枷號其屍親指倚人命傷人搶財依律以凶徒聚衆定問徒罪充軍愚民大家思想自死有何益哉

一刁民心懷奸僞志在得財家中但無營生就要捜尋告狀或教唆別人或捉充勁證或捏寫無影虛詞或隱匿年月名姓或以[illegible]人作死或地人墓搶屍或混告二三十人或牽連無干婦女或一狀未問一狀又投或上司衙門連遞數紙以致批問紛紛攪人亂亂有分毫小事而經年不結者有東審西解往返千餘里者饑寒疾病老弱之人連累常死在農賈費俑工之家盡悞生活及至事完之日不過笞杖罪名多半全無指實如此奸詐之徒擾亂民生死有餘罪往往及坐通不知懲以後問刑衙門遵照本院在按察司時所發無恥刁民簿一扇除告狀依本院發去新式及所告得實者不分曾告幾次原爲辨冤訴屈免其登記外其餘但係半虛者即登此簿簿

登三次及狀一狀十人者即將本犯扭解本院以憑盡法重治所告多人除緊關證佐外其無干牽告之人所費盤纏即於本告名下計一日追銀二分給牽告人收領仍以無恥刁民其人寫大字監牌一面釘於本告門左申明亭紀惡朔望念堂良民不與爲禮教唆主謀之人依律定擬重罪

一造言之人無端捏事見影生風或平起

滿街議論或寫貼匿名文書或擅編歌謠劇戲或講說閭門是非除致出人命者即與抵命外鄉約人等但有指實者即便綁縛到官有司盡法重治徧於城市鄉村遊迎仍寫奸詐賊民某人大字監牌一面釘於本犯門左申明亭紀惡朔望念堂良民不與為禮

一男婚女嫁本為長子生孫豈以貪財求富女子出門須要費用女家爭財雖非禮義然　大明會典尚有多不過十兩之說索求賠送何處明文近日惡婆貪婿行禮下財一切都從鄙吝過門之後從來定禮節禮衣物既向新婦找尋嫁裝不厚不多又將新婦作賤女一過門歲月追節月時供饋稍不遂意或不許往來或時常打罵有致令病死者有致令自盡者不思人家養女一場千辛萬苦替我家生子做活又着人家賠錢受氣此是良心滅絕之人廉恥盡喪之物所以江南溺女只緣此事傷心以後女家賠送供給厚薄有無各從所便但有因勒財物致傷人命者公婆枷杻徧鄉村城市遊迎本夫盡法重究仍將女家原賠衣粧首飾節年供給諸物盡數還主雖變賣家產亦不准饒

一勾引人家婦女强占在家因而拐帶財物及外包娼女內毆妻室蕩費妻物因而致命者盡法重治枷號遊迎釘牌紀惡至於兄收弟妻弟收兄妻法當兩絞而鄉村愚人乃以就和名色公然嫁娶甚至父母主婚親朋相賀大可痛恨自今以始但有舊日不知而犯法者告示一出即日離異改正如瞞昧因循者訐告到官定問死罪不恕

一賭博乃敗家之緣由做賊之根本開場者譬如窩主一束手分財賭博者譬如盜

賊彩瞞痴幼此徒若不嚴緝重究地方
豈得安寧各州縣衛所官於所屬城市
鄉村印貼告示但有拏獲真正賭博者
即於各犯名下追銀十兩充賞

有司雜禁 附

居官之道豈不在人一念正則千思萬想自有肺腸一念邪則萬語千言徒費唇吻緊要事情余既列為大款矣至於有司所為而民間所苦者事雖鄙瑣政體攸關乃雜列於後總之不謂賢者而知慎乎此庶幾亦賢者哉

一衙門供事服勞自難缺役但所審均徭皁快青衣不為不足而歇班民壯更覺餘閒有司留意用人既謹濫差又察曠

惰安所貴多找乃皁快一名掛搭三四正差領票不行掛搭騙錢分使是多一人多一狼虎也彼白手公門身家妻子賴為不害小民何以足用愛民者清裁此輩最為第一

一民間交易儘有好物而當行人役答應衙門另買一等低貨謂之應行商賈之奸固為可恨然致之者誰耶索高貨給短值遲歲月與低銀甚者全然不與而

衙門吏皁附帶以圖賊攬減以虧人又送貨領銀刀難伺候種種傷心故寧賤以與民不貴以與官誠苦之也有司用度買取價值何害親交先定衙中升斗秤尺務與懸式相同如米麪之類一月一糴布帛等物四時總買務須本人親到當堂驗貨當面看銀即刻給與諸肉果菜先給總銀按日交送支盡再給妻子家僮無乘機之隙騙衙門吏皁無圖

上之私圖如此民或者不相外乎不然過不獨在下也

一民間地房價隨時值雖荒年與急事減價與人而不買與强求原價難執為姑息之仁者憐貴主數告皆與斷給借紙贖之資者開告端遂啟無窮詞訟俗言房地謂之千年百主原業既告買家則原業亦有原主株連蔓引滿縣驗煩贖銀不可勝用廉者必不為而為者必不

禁有司戒之

一舉一縣之大事須通一縣之民情至於聽訟審差全憑獨斷左右之人冷言佯語左使柔行彼得貨利而我亂是非所關不細故聽言不可以不審也

一守令民之父母威嚴雖不可無而肅靜不宜大甚弔伐大事也成湯諸侯也歸市者尚不回避豈以為民父母而以犬豕唐突行人次且為喜怒哉今聞四官

姑不指名余昔分守濟南有四不下之令險途隘巷回避不及有乘坐者婦人不下老人不下童子不下病人不下但令止馬旁立官過始行有喝下者皂隸重責似於威重無損

一各里書手以本里為衣食之資通同富勢奸頑種種弊端愚騙小民當盡數裁革止選善書筭三五十名報名在官如有坐派撿查掣籤酌用若干人換里編

造量給工食完日即放歸農
一詞訟輕批佐貳其官可知以後除盜賊
批巡捕官錢糧批管糧官外但有一切
詞訟俱許親台裁決小者批鄉約和處
彼[illegible][illegible]者豈肯代堂官空手營贖自有
贖外之贖也小民不益病乎例禁佐貳
不許受詞為此
一自條編既行之後一切公用自有綱銀
有司自委官吏出納支銷與見年里甲
分毫無干有等不肖官將綱銀扣留仍
令見年備辦或將實價開呈勾抹十之
七八如此操持天必不佑訪知定行操
草
一市井鄉村小民難責以君子之行其間
小有爭鬪可以不聞乃甲保正及巡視
等人或詐財釋放或張大禀官民間深
以為累以後巡視人等除盜賊人命姦
細邪教重大事情許不時禀官外其羅

織小事騷擾地方者重責枷號
一府州縣官將本院照依洪武舊樣較勘
過斛斗秤尺各印烙一副懸掛衙前民
間使用俱令赴官印烙每烙一件納数
一斗如有損失破壞者禀官更換其不
印烙而私家自造大小輕重者俱究問
如律近來有司有將各行斗秤年年印
烙以圖科納者而民間所用全不照管
秤如京師油十三觔十四之輕小山東
棗秤有載半加倍之重大低昂為姦貪
愚甘受其害此治民者之首務也
一市井喇唬衙門皂快每到娼家騙宿詐
財一不遂心令賊攀咬且利於遠解遲
結經年包占樂戶誠為賊類而此究亦
所當知以後各奸敢有仍前縱恣者有
司察知從重處究
一蠲免錢糧已徵在官者若無截解明文
自當退給花戶卅增倅含糊小民誰來

偹須徒令吏胥僥隱里老騙支耳以後
但納糧在先而蠲免在後者掌印官先
貼告示偹諭小民今年已納戶人明年
照數減免徵派如此吏覺簡便至於里
排收匿入己者弊在民有隱昧明文而
依舊徵收者弊在官廉明者肯如是乎
若不體察誰肯納糧
一在庫餘剩錢糧如遇緊急那解申呈合
干上司暫許借支限以月日待正項徵
完照數還補如係賑濟糶穀等事徑准
開銷但不許即准本項明年減派以滋
弊端山東災多此弊一縣將一項糶米
還官銀五百餘兩正值馬價緊急請將
此銀抵解明年於馬價中少編五百餘
兩前道允詳訖該縣於本年徵完馬價
既已侵扣下年馬價又不減編文移於
答小民全不與聞惟一二吏書與掌印
官知之後別房挾發貪官已去雖問兩

吏永戍而千金毫不可追矣倘不發覺
卷案其誰查後官何由知哉
一收受係官名節近訪得一二有司既加
一二收銀又於後堂開櫃已無面目見
小民矣乃有收工食錢一百准銀一錢
放時以八十五文筭者又錢雜以皮低
銀不足色數者有人役未領錢糧而以
虛領粘卷者及至守道出巡乃以平等
備查盤以賦封防掣驗者士民竊笑天
日難欺但念已離地方姑免參提賢者
以為可不
一赤歷止用本縣印信發給收頭甚為省
便山東赤歷解府重印不過多一番打
點費半月盤纏耳果有弊端豈府官一
一揭張所能查覈哉各府有如此者俱
行停止
一季支工食不便有二一則貧役預先揭
債領出官銀止供債主之息如轎扛夫

是已二則貧民頓領許多照前易於花
銷過後依然凍餒若比照軍糧事例每
月初放支一次掌印官擇廉幹之吏分
封製驗明白附郭者唱名面給遠者將
每分總封印鈐發與領銀人役不許官
吏扣除違者坐贓重究如此而諸役得
所矣

一各州縣官將民馬報籍在官如遇迎送
輪撥走差卻將聽雇官銀侵欺入已號

稱賢者止給半銀今以道里為準往來
百里者人馬共一錢往來二百里者倍
之關候日期人馬共給六分但有無錢
空役者許民馬朋告官吏提究

一伸寃理枉上下皆有責焉除一切大小
詞訟不由本州縣而驀越上訴者依律
究笞外其本州縣問屈又禁上司告理
重加責治苟有人心肯如是乎除別問
衙門與初問相同者將誣告之人依律
究罪外其聽訟虧人又因辯訴而重加
刑責本官賢否不須別問矣

一衙門應用一切紙張已經編入綱銀近
有三五不肖借審錄囚冊科索因犯者
以取供紙張索要罪人者甚者通同行
戶變價入官余恥聞之如有仍前科索
定以不肖劣處

一上司公差倨敖有司求索財貨此十人
而十者有司懼其譖毀含忍奉承似損

正直之氣以後但有如此者不必加責
即申原差衙門聽其分處果上官偏聽
生嫌是自處於不肖為左右所驅使也
於有司何損

一上司發行文書憑印信以防拆封憑筆
跡以防洗改如有作弊實跡所至衙門
即行照查群小何能肆其詐哉以後文
移有司有能發覺奸弊者以精明署考

一市井鄉曲有等年老棍徒指告緩徵傳

徵災傷蠲免等項科歛錢財赴上司投狀槩賒觀望俱不納糧以後如有應緩應停止許掌印官具申以憑酌處但有仍前赴告者逓解原籍坐贓究罪仍查主使之人一體同坐

一民之生死係財用而財用之羸詘係儉奢有司好費喜侈豈得愛民節用自然愛貨貪財故觀官之操守此其一驗亦有工容悦好奉承酒席下程備極豐美鋪張供具竭盡紛華財物雖不入己而勞費無不苦民貪富與貪貴其意奚殊府州縣衛所官除自家節儉不嫌於過嗇外其迎送上官止要爽潔雅素飲食堪用不在異味珍羞房屋堪宿何必羅幃錦帳居官但知儉之真味則無往而不可矣

一理直何用請托理曲自有法度今受人央囑勢必顛錯事理拂逆人情

王法無論天理何安且受囑本意不過憂讒要譽畏人發覺其短耳所在郡邑豈能人人受其囑即一人豈能事事受其囑乎得罪一人便足造謗但違一事亦自失懽奈何狥私廢法惟高明之是畏乎讀大誥憲綱諸書聽囑者可以愧矣余常謂居鄉一事不囑人居官一事不受囑庶幾乎持正君子矣倘有若人吾必首薦否則雖有他美而品格已卑何足錄哉

一名節君子之律令本院不望人以獨行而望人以苦節如果暮夜辭無知之金收糧無火耗之取詞訟無問罪之多里甲無雜支之賠行户無短欠之價罰粟無折入之銀解放無剋扣之事商稅無錐末之求治屬無濫受之禮衙舍無修葺之供如此可謂廉矣至於日用出入人事等項即千金之家歲費不減百金豈以郡邑長吏能使絕人逃世乎查得

綱銀舊有循環各道免其倒換公費或有羸餘各道免其稽查蓋綜核太嚴徒鬱賢者之公情實開不肖之別竇待之以恕而彼不自惜則無辭於執法之吏矣

一上司勘劄牌票無非國事民情古人云庶績咸熙百度可貞又云百廢興萬目畢皆修政立事之謂也今上司意念急於星火而下官耳目猶如瞶

聾號票屢催嚴催動是經年經月以是人而不謂之才力不及罷軟無為吾不信也本院作令特凡係上司有行分登急中緩三補揭上每日投文直堂拆封本院逐一細看畢文案有六房六牌如殤屋五經收卷牌式將各房事宜置於六牌之處喚承行吏書逐房看問某事幾日可完令其自限如云十日可完余寬云限十五日每事各令自限登之堂

簿余仍記之過限一日打責一板三揭之上急者先完次中次緩余退堂無事及在輿閑行常查三揭如果難完量與改限無故過期如數决罰即使强盜推鞫人命檢屍人卷到齊無五日不具之招當是案無餘牘吏有餘閑此豈才捷只是心存心存則事理而暇豫自多心急則事積而叢挫益甚賢有司自有高才不知目前庶事塡委心下果否慎煩

厭一日之勞積百日之憂智者不為又不知如此怠荒合於何道也余口欲破矣而頑頹者猶昨茲固監司之寛紀法之廢所養弛

一官衙吏舍倉庫祀典廟壇壇學校橋梁公館凡有損壞不妨該廢興修其動民力必須以時尤禁津貼科歛曠日耗財至於書院閑亭樓臺廟宇不關民義切戒興作違者查究

官問

一官不修職民不安生掌印官僚屬之表也廵檢有無刁揩行商踈虞囚盜驛丞有無扣剋鈥兩虐賣徒夫廵捕有無下鄉科擾强竊公行管糧有無需索常例混比貧民清軍有無賣脫正戶佂解無干及一切縱容手下陵奪小民見今作何倡率

一世教衰頹已久教官不知學校為何設生儒不知讀書為何事並無敦德尚行之人誰知崇重是以修已治人之道全不講求

朝廷作養人才責成全在提調見今何以端其無邪之習養其有用之學

一下戶窮鄉豈無俊秀子弟止為衣食有缺不能供給束脩以致一字不識一善不聞椎魯兇頑多以悪敗昔文公教蜀令狐化夷俱成文物之俗彼獨非守令手見今作何訓誨

一鄉約保甲

二祖成憲

列聖申明不行則化民成俗更無他道欲行則約正保長藉以害民至於冠祭盡廢不行婚喪任情昧禮小民不知八行為何物下里不聞六條為何語鄉約果否便民或於鄉約之外更有教民之法亦要條陳

一火夫編派窮民鄉夫盡是佃戶牧頭賠辦酒席街坊歛出家火堡夫負累近村燈夫催趕衙道驛遞之夫馬舍愁倉厫之斗級稱重庫子之賠累難支行戶之賒欠為苦見今作何寬恤

一本境盜賊近日曾否嚴捕不敢竊發境外盜賊近日曾否嚴盤不敢潛入窩主窩訪大奸有無緝拏瑒絕

一民間風俗奢靡邪淫既不知敦崇節儉

惰農游手又不能自理生活豐年尚有
凍餒之民再饑寧無死亡之患至於倉
廒勤申借支收斂又不即完救荒有術
備荒有道見今作何區畫
一錢糧拖欠屢催不完一切嚴則貧困苦
於包賠一切寬則豪富任其逋負責成
里長有包納侵使之奸督責花戶有奔
走伺候之苦又大戶收頭罪有司重收
雜派本色起解苦臨倉腳價添搭見在
作何收解

一衙門吏書舞文壞法或變亂丁糧或洗
改圖冊或重輕罪名或要紮人犯皂快
下鄉或添帮掛搭或拷掠良民或騙詐
貨財或凌辱婦女見今作何防閑
一邪說教門誘結姦黨愚民會首募蓋神
祠明造妖言暗操亂柄騙財漁色惑世
誣民見今作何禁止
一兇徒聚衆毆人奸人設計騙財貪夫凌

奪孤寡積棍帮唆愚匆刁民明誣善良
見今作何懾服
一本境鰥寡孤獨瞽目跛足不能自存之
人共有若干有無依賴見今作何措置
使之得所
一延綏擣巢莊明報怨燕以朔方兵變勾
引强胡重兵壓境去三晉止隔長河款
貢之講未成剽掠之災可慮萬一肆行
攻劫何以待之夫城池倉庫守令關係

匪輕城市閭閻丁壯果否講武四面環
攻城上如何作守十日無食城中如何
為生此突忽之憂難料之事見今如何
料理
一文移簿書積案盈箱五督十催全不完
報日多一日徒勞紙筆見今作何清楚
一市井暗騙明瞞鄉村大斗小秤鎮店光
棍把持買賣濫抽稅鈔見今作何禁革
一禁訟則民有抑鬱之情任訟則民有枸

繫之苦今無訟萬不敢望倘得聽訟猶
人亦可免濫息刁伸冤理枉見今作何

禁諭

一樹蓄先王美利桑棗
昭代嚴行年年造冊奏繳處處都是捏將此事
果否虐民如何通不遵守

一流來氷户戲子娼優謗財壞俗與夫師
婆妖巫指稱迴避祈禳名色煽騙愚幼
婦女見今作何驅逐

一遊食僧道乞丐壯丁流來光棍寄寺宿
窩騙財亂俗甚為民害與夫本土之民
流離他鄉何計招徠還復故里何術安
撫

一地糧詭寄何以收歸一人欺隱何以查
復原額荒閑之地何以勘實死逃之丁
何以除補

一道路橋梁溝渠城垣倉庾監禁養濟醫
學社學何以修理與復

一先王躋民壽域
聖世特設醫官近日有司全不理會致貧民死
於無醫愚民死於庸醫然則醫可廢乎
見今如何作養

一衙門人役日朘民膏中間人多於事食
浮於人或役使不均或差用無法見今
如何調停

民務卷之三終

民務卷之四目錄

民務卷之四

清均地土

州縣之弊莫甚於差糧而差糧之奸皆生於地土故地土不清則奸豪逃欺詭之謀良弱受包賠之累有司之政莫如清均急亦莫如清均難矣今撮其大畧於左

一均丈之法亦多端矣舊以沿坵履畝為詳余以為惟沿坵履畝為拙即使掌印官步步追隨尺尺量度左手操筆右手執算不能清一區姑以平原之地言之繩繩之緊鬆區角之斜正地勢之高卑宅園之阻礙持尺者之前却操筆者之增減執算者之含糊報數者之多寡分區者之出沒平原之地已自難精况夫山嶺之崎嶇陂落之細碎形體之參差而以一令半月鬪百種之奸頑未有不窮者故事有愈密而愈疏者此類是已

一法莫良於自報自家之地惟自家知之

為真所難者使之實報耳故惟至公至
明之官知均丈亦惟至嚴至信之官能
均丈令先裁二寸寬八寸長綿紙條萬
餘印就○里○甲趙甲共地○十○頃
○十○畝○分此帖只令里長十排領
去分散有地户人責令親手自塡不識
字者令至親代塡莫令疎人雖人故意
增減如平日欺隱詭寄不妨改正賴入
本身之下一寫不實萬悔難改又帖告
示挨里順甲某日某里某里投地數某
日某里某里投地數務如科塲收卷規
矩令十吏監收大率一日收帖不過十
里仍令本都挨里順甲每一里一總撿
在一處完日又帖下告示云各里老人
里長排手書手於某日前赴某處聽審
至期掌印官作牒文一道赴城隍廟中
先誓自己身家如不秉公持正者云云
次令里老排書誓神如不實報真供者
云云誓神畢引於寬大處所掌印官分付
云本里花戶地土本里里長老人排年
書手人人盡知我今未行均丈先要覈
實每里四人共桌一張筆硯一副將一
里地帖盡付與你要你四人商量細看
且如趙甲地數果實每人書一是字你
一筆寫定如果丈量不同你與犯人同
罪如地畝不實即於帖上旁書云共少
報地若干日後查明與你無累且有重
賞查訖喚各里筭手某里共地若干又
筭縣縣共地若干果否合總或多若干
或少若干筭完仍將縣縣所報地帖抄
謄一冊掌印官赴城隍廟焚之如行欺
詭自有鑒察此謂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為第一備事分里分以查大總
一下自首之令凡欺隱田糧者詭寄地畝
者一人兩名者買地而不過割者買地
糧多而過割糧少者俱准首正以後照

欺納糧當罪免問舊糧免追

一設投櫃之法凡知人詭隱奸弊而不敢明發者許其詳開事跡夜間投入櫃中掌印官五日一開亦於夜間親自收取凡見人投櫃或掌印官開櫃左右之人俱要廻避不許窺竊庶人無所畏忌而樂於投奸弊不得矣如果被人投訐而默自實報者掌印官慎無發覺若本犯依然詭隱而投訐是實者照告示發落地賞投訐之人官給印照永遠為業

一報地既定凡大畝可知又刻備細單一張為方格照式各二寸上書某里趙甲土地若干段中地若干段下地若干段共若干頃畝某地方上地一段幾十幾畝幾分東鄰某西鄰某南鄰某北鄰某格俱照此填寫其單印費聽其自買毋為第二番事分地方以查陞落

一出告示云某日本縣先查第一里地土親自丈量但少報三分以上者重打八十枷號一箇月全段入官四鄰有能訐舉得實者即以訐舉之地充賞給與印照永遠為業

一第一里備細單填完投遞在官掌印官於地里相近者任點幾段仍出一牌云某日本縣親查趙甲某一段錢乙某一段先寫牌撅四至呼喚四鄰伺候至日縣官帶扯繩二人書手二人筭手二人

親到本段逐一細量仍令地主步步親自看詳有無虧誣但以上作中以中作下者加倍增糧但有少報三分以上者照告示實行外仍令犯人帶枷每丈地土令之跟隨示衆但懷懼心者賄左右而時移懷僥心者恨地主而後却丈量之前掌印官步步跟隨端端凝視但有弊態即加重刑既用重法須存慎念不則有含冤抱屈之民須用仁術不則有

事勢難盡之法

一丈尺有二國初下屯以洪武寶鈔比五為尺謂之鈔尺今丈量屯地猶然嘉靖年間清丈無糧白地一體攤糧部降步弓比鈔尺差大謂之區尺今富豪之家買地大尺前撫量人數多作奸已久今擬丈屯地用鈔尺丈民地及軍買民地王府子粒俱用區尺其各州縣刻尺為式訴恐報總之時是吞買之數填備

細單時自照區尺作弓寸寸丈量如有多出不妨改正惰慢不丈只照買數填單倘掌印官逐一丈出有口難辭若用區尺丈明實填備細而不自首明白待填單與初帳相對不同百口難辭故尺式不可不預示官民尺不可不畫一必如此而後丈量始真

一舉大事與動大衆事體相同夾不得一毫私心容不得一毫假借富者以財行人不肯發貴者以勢行人不敢發衙門人以術行自不能發百姓只是掣丈此三家者必須徧丈但有多餘地畝與初報再報不同者仕宦除本身難刑外其同居兄弟子姪一例枷打遊迎地土入官仍申准撫按衙門應參奏者參奏

一掣丈之法先第一里以示嚴須多丈幾處以示密既嚴且密足以令衆又丈大段欺隱之罰以示悔如是而民不犯乎

未可必也民情以為銳於始者怠於終第二三里定是苟且又當掣查幾段遠地末里更是苟且定要多掣嚴查大端掣查百段而奸欺者必少矣

一小心之民恐懼重法每段多報三五分以防掣查不足之數如果丈出仍坐原數虛報多餘即與除減

一丈地除城中關外各有門攤火夫不派稅糧官道古墓祀典廟宇

欽賜塋域荒堤若灘水不堪耕種者不派稅糧外其餘不分宗室縉紳宅塋園圃一體派糧往見一省丈量不除墳宅花園書房其省縉紳在都下者大相駭愕曰是亦不除乎試問撫按此地曾否種田如何槩加糧石撫按不得已於縉紳家悉除之嗟嗟可嘆已園圃宅塋悉與除糧其誰不廣園圃宅塋哉不知此糧應加何人之身人心不明一至於此我朱之前聞也余於大同親郡王及宗室查照欽賜勘合除豁其餘盡與派糧云

一派糧之法各因地畝有以上中下地三等派糧者有以金銀銅錫鐵五等派糧者地既不同糧難一律但名色既多反以滋奸大端不外五等其糧每畝以合為止勿加勺抄撮圭即有九九不盡五等之中總之下四等至合而止其餘細零加於上地若等等畝畝皆有勺抄撮圭瑣屑煩雜百姓納糧不查書算寧生奸即令五等皆以合止槩縣錢糧員出十數石明報上司歲歲作赤曆小票由帖之用有何不可而必欲如此繁雜哉

一丈量地土比原額有餘者將下地糧差攤於額外之地不得槩縣通減額糧

一境内有各衛屯田王府子粒即吊原冊眼同地主詳記土名四至盡與除豁如有不明即與清查果係軍屯子粒決不可庇護吾民貽後來不决之爭果係吾民地土便須申呈查勘事定刻石除一地二糧之害往見屯道止知向軍守道止知向民此二人者皆可笑也均之
朝廷地土
朝廷赤子惟公惟實而已何私之有

一貧民砍荒山斸古嶺雖有三五畝新闢之地然石根土薄旱則先枯澇則雨衝

一時雖有青苗久後仍成廢棄只可每年每畝納租一升充鰥寡孤獨之用原非正額決不可攤派糧差萬一人逃地變糧累里長包賠

一本甲本户如有世荒久逃及老堤古城河灘水退從來不在額糧之數者任民儘力開墾栽樹種田務要盡數報官初三年不起科第四年以後不拘花利多少只是納穀三升薄者二升並不坐差

州縣給帖永遠承種不許里老指稱本里地土分外索擾及報派正糧違者重究如有勢豪之家縱放牛羊作踐砍伐者指名陳告以憑拏問

一額糧地土業主久逃里長招人承種如有復業者前地雖當歸主但見種田禾仍許承種者全收如上糞數多明年仍許分收一半其所種樹木係承種者予栽仍許年年均砍

一額糧地土荒閑先令插立標杆開寫里鄰四至頃畝掌印官親到地所踏丈若干頃畝果否久荒堪否耕種如尚可耕種而無人耕種者官修房屋給牛種招人開墾待其成熟三年始令納糧如招人不得者此地照舊派糧年年且作拖欠不許里老包賠若鹻薄之甚永不可開或原係上地今為河灘沙壓者通查槩縣此地若干頃畝照依區冊四至造

冊該道將地糧盡數暫豁槩縣每畝加一二釐足矣此謂衆輕易舉不可獨累本甲如果該州縣舊日止完八九分就將荒逃一二分作為拖欠不愈於令奸豪詭寄欺隱抗違者作拖欠乎若水退地出當年即粜糧差作鰥寡孤獨之用隱匿不報者照年追糧地土入官

一有等奸民將獻查地土報作久荒或將山根老城原不在丈量之數者作為已

地通同里弊開報除豁指此無糧之地除彼熟地之糧穿印官訪出除將成熟地入官外挾同之人坐贓問徒大端此等地土不能欺鄉約及四隣也

一係軍地者無民差納

皇糧者無子粒近見所屬地土每告重併差糧此等必有緣故至於軍校所買民田自當辦納民間差糧不許一槩將地賴為軍兵子粒違者將軍黄老冊查出地土入官盡法重治

一改復過割

為復初制以除積弊事照得過割之制

祖宗自有成法今四海通失初意至起奸民詭隱之端多有司無窮之訟昔人云有分土無分民國家分天下為兩京十三省自各省言之山西河南固接壤也未見河南人買山西地而過之河南者自各府言之平陽太原固接壤也未見平陽人買太原地而過之平陽者自各縣言之陽曲徐溝固接壤也未見徐溝人買陽曲地而過之徐溝者至於一縣之有各里猶天下之各省一省之各府一府之各州縣耳鄉閭各有土名地土各有坐落安得以南里之地因北里所買遂隨北里之民改為北里之地哉

大誥固言之矣曰凡買地賣地務要過割不許寄庄又曰移坵換段者全家化外過割寄庄移坵換段此八字者講求分明而後知

一宗過割之法曰過割者謂北里趙甲買南里

錢乙之地錢乙割地過於趙甲名下非謂割
錢乙之南里過於趙甲之北里也曰不許寄
庄者錢乙之地錢乙為庄仍在錢乙名下納
糧謂之寄庄言仍寄錢乙以為庄而避地多
家富之門户也曰移坵換段則今日之過割
是已蓋丈區為坵小塊為段謂錢乙之坵段
本在西里今從趙甲走入北里謂之移坵錢
乙有地一段不便耕種與趙甲相換本自不
妨今將錢乙之南段換入北里趙甲之北段
換入南里總之亂版圖失原額開影射之端
成飛跳之弊歲去年來糧虧地少不可究詰
聖王惡之故重其罪然則海內皆以移坵換段
為過割不亦迷謬之甚乎自以移坵換段為
過割而其弊始不可勝道矣地緣里定寡多
不甚懸絕今則有東里一百頃西里五百頃
矣有一甲三百頃二甲三十頃矣里甲偏累
弊一版未一片之名圖者方正之意今不以
人隨地乃引地就人鳥隨樹棲曾見樹隨鳥

走乎變亂版圖弊二地不分明當求之地中
今乃求地於紙上何以清白弊三一里之地
滿縣分飛滿縣之田皆無定處謂舉縣只一
里可也是以一里催科四境尋人多里老之
奔馳成輸納之逋負弊四今日均丈方清明
日過割又亂十年冊籍半不相同沿舊稽新
漫無可考弊五糧隨地定有成規矣賣主利
於多價應帶糧十石者止帶五石契既可據
誰復生疑地不失額而糧已失額弊六過割
之日賣主中人不同到官任從買主通同書
手或有開無收或多開少收糧既失額而地
亦失額弊七西里孫丙有地一頃賣與北里
李丁二十畝賣與東里周戊三十畝賣與南
里吳已二十五畝此三人者又轉賣於東里
三家此三家者俱賣與西里一人數年之間
地分幾里賣經幾人矣及查孫丙失額之地
須從三人推算三家以及一人瑣碎曲折如
理亂絲令人目炫心煩竟不清白弊八均丈

區冊收之弊闇非告狀稟官用財求吏誰與
揭查稽遲刁措愚民受殃弊九書手得財洗
改冊籍有司厭繁往往斷閉弊十本身之地
畧分數名催頭孰名尋覓終日對面相逢竟
不知此名為何人此人在何處是以差糧不
是拖欠即與包賠弊十一本民地也子粒輕
則詭為子粒屯糧輕則詭為屯糧實與子粒
屯糧之家通同影射全無糧差弊十二將上
作中將中作下問其段落則指一中下者相

欺竟不知此段是否原段弊十三書手受賄
隱漏錢糧加合增升槩擧撒派小民以升合
之故誰去告官及至被發覺之時但云誤筆
弊十四有司詞訟十狀五差糧官多拘問之
煩民多牽連之累弊十五夫復國初之田里
遵時制之過割革詭隱之巨奸寬善良之賠
累清郡邑之繁訟便里老之催科着永遠之
均丈便頃刻之清查本院名此法謂之萬年
清留心世道者其三復之今列其法如左

一國初州縣畫里分郊均齊方正謂之圖
其圖魚鱗相次各有坐落
大誥所謂不許犬牙恐混亂也今邊界無存而
地名猶在州縣官選委公正陰醫省義
等官服同各里軍民知識省事之人先
算頃畝後分界限將縣地土十字開
界如棋盤樣照依原設里名分若干段
還其若干里其分內山洲多者除外假
如某縣原係一百里除軍匠子粒外有

地二萬五千頃每里二百五十頃里內
十甲每甲二十五頃如地勢不便難均
分者大約多少不得過數頃界用繩直
即一家之地適值界角分入四里亦所
不恤疆界既定換責各從其便
一各里分訖再與分甲每甲地若干如地
勢不便難均分者大約多少不得過二
二頃
一里量分定各甲中之人各報地土如趙

甲民上地若干錢乙民中地若干孫丙民下地若干李丁屯地若干周戊子粒地若干吳己匠地若干自量自報但有隱漏一分者從重問罪地土不分頃畝全段入官報完不差除軍屯匠子粒外其餘民地定為甲總選甲中殷實識字者掌之謂之甲正

一各甲報完類在一處總造一冊謂之里總送與委官覈實不差此總付里中之殷實識字者掌之謂之里正

一各里將各甲所類甲總類造一冊縣官用書手算手磨對不差地糧無失將此冊收入架閣庫謂之縣總有司用印鈐蓋封鎖在筒付架閣吏掌之

一以地為主不以人為主人係名於地不許地係畝於人蓋里甲有定而人無定地者萬古里甲之地人者隨時買賣之人故不以人為主

一甲總每段之後空一行為前件假如北里趙甲有地一頃十年之內如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則前件之下註云某年月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如全賣則註云全賣與某里某人訖

一州縣置一過割簿每里空餘三五張凡買地賣地交價已完買主賣主甲正同到縣堂稅契訖縣官即將買地里分註云某年月某里某人買本里幾甲地若

干割趙甲之地過與錢乙名下趙甲仍在該里納糧不許收入自己里中違者以移坵論不許仍在賣主名下納糧違者以寄庄論

一每里立石碣一通上書某里十甲除軍屯子粒等地不開外本縣民地共幾百幾十幾頃幾十幾畝共該夏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秋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人許入里地不出

圖如違以變亂成法論大誥深鍋樹之
里中
一糧在各里上納數不收入本身則上戶
大差得以逃躲是滋奸民之弊也大凡
審戶必用戶長每戶戶長各置開收簿
一扇假如北里趙甲買南里錢乙之地
書契之日眼同兩家戶長如無戶長以里長代之
與賣里甲正書云南里錢乙因某事將

本里第一甲下中地一段一頃原糧若干
同本家戶長錢子伊家戶長趙丑本甲
甲北王辛受價若干賣與北里趙甲訖
當日過割並無寄庄移坵情弊如違并
罪書訖錢子將錢乙名下除去一項趙
丑將趙甲名下增入一項王辛將錢乙
前件名下註賣訖一行當稅契之日三
人同買賣主執簿與冊各用印鈐數以
防奸弊如趙甲再買東里馮壬地若干
西里陳癸地若干俱照前法登記二年

審戶編差趙丑將趙甲原業續買房地
類在一處佃知應陞數則應坐重差錢
子將錢乙原業歷賣房地類在一處便
知應擦數則應坐輕差凡買賣地土不
同戶長或里長與甲正者不准過割重
加究治
一有人戶之里有地土之里人戶之里所
謂以籍為定某里某甲之人也地土之
里所謂畫野分郊某里某甲之地也蓋

古者人里居田井授故人地合而為一
今也地在此居在彼故人地分而為二
契書所寫賣主之里甲地里甲也買主
之里甲人里甲也此處不可不辯
一十年大造黃冊掌印官將過割總上所
註十年買地賣地之家取縣總里總甲
總通行更造一番留舊者備照
一里正甲正掌總之人但有需索財物那
移糧石增減地數者除坐贓發配不准

納贖外仍重責枷號遊迎示衆
一各里里長排年移住本里便於催科無論上門討要地步無多但登高鳴鑼一里可知何煩四境奔馳之苦至於數年之後本里本甲某段軍屯某段子粒某段張三某段李四如數黑白只得何人種地就向何人要糧雖欲詭隱其道無由弊何能生耶
一徃日地土不明槩縣均丈令里圖既明不於紙上求地只於地中求地某里少地止查某里某甲少糧止查某甲不必稟官求吏庫中查冊但查甲總里總新舊自有根因一人少糧一甲攤包衆人自然發覺誰能放過詭隱之人哉
一里正甲正只掌冊總不管催糧買賣地土註冊既畢甲正持甲總向里正說知本甲某人賣地合將里總改註里正照甲總將里總改註不許里正干與買賣

地土之事以起情弊之端具呈里正甲正事故或衆不服者里中甲中衆人稟舉將[illegible]代明白如有弊端仍行追究
一條鞭徵收[illegible]即於石碣刻定本里差銀幾百幾十幾兩幾錢幾分上地每畝糧若干若干中下地做此此差糧百年不動之總尤為整齊又省二年一次造冊審編之擾
一差糧條鞭合於一處通屬里長十排催納惟有優免變更不免二年一次動總另編奈何百優免之人本里差糧盡數徵納不許動總只於編審均徭之年要查槩縣若干人等應免差銀共幾百幾十幾兩幾錢幾分只於丁上加編徵銀在縣各照應免之數鄉官差人分送於家舉監差人總送為首生員差人總送於學省祭吏典等衆着為首一人領分

決不可每里動總添減以啟紛紛之弊

一丁糧里長排年老人不是兩項管本里之丁者此里老排年管本里之地者亦此里老排年特別里買本里之地者屬之催科耳或曰各里納糧屬各里里排不勝催科之擾矣曰不然所貴乎催以逋負延緩耳若開倉即納雖百里排何害或曰各櫃納糧屬各櫃收頭不勝稱

免之煩矣曰不然二門之外各櫃相去不及一步耳種地時不憚各里之奔走納糧時獨憚咫尺之往來我特赤曆多添幾箇名字費幾錢銀紙張耳餘無苦也

編審均徭

為編審均徭事照得民間累苦莫重於力役而審編力役名之曰均徭欲其貧富得所無不均之嘆也乃有司不失之踈則失之賄不失之偏則失之私大都公易而明難明易而虛難本以虛明特以公道編審其庶幾矣今列其畧於左若言外之精意法內之微權有難以示人者智者從之合行通示

一審户拙法莫簡於自審將各里里長老

人書手拘集於關公殿城隍廟中將一里里老書手會在一處令其一里差銀自行均派趙甲該陞幾則錢乙該操幾則查于應照舊則務足本里差銀數目各具一手本投遞審官審官領先張掛分日告示某日某里某里聽審某日某里某里聽審觀其詞色以為增減里老書手之情大槩可知人户之情大槩可知色聽詞聽吾心自有尺寸矣

一編審之日審官作一告文矢心天日誓
諸神明里長排年老人書手亦令誓諸
神明其一切陞擦但以事產為序比見
累年舊冊士夫舉監生員雖富只在下
三則
朝廷原無此例陞自當陞免自當免奈何失其
貧富之實哉本院令裏垣士夫舊在下
則者俱陞上則士夫自有公心有司自
有正法狗私廢公何面目以視萬姓哉
一精細有司平日事事留心一年之內民
間虛實可知其半執其半以得其半無
不了然此難以語言盡也
一里老以為應陞而本人告難陞即問
其人該陞可以代汝如無代不准告里
老以為不當擦而本人苦告應擦即問
其人不該擦可以補汝如無補不准擦
此等苦告之人不可即從另為記籍
一有消乏之名有消乏之實有增盛之名
有增盛之實不可不察也假如趙甲有
薄地數十頃無力耕種歲歲荒閒有樓
房數十間先人所遺今已破壞房地欲
賣買者無人用度缺乏揭借不出此真
有消乏之實而無其名者也舊在上則
即當大擦錢乙地無數畝房無數間而
放債為商家累千百此真有增盛之實
而無其名者也舊在下則不妨大陞有
消乏之勢雖未消乏而勢已入衰如上
戶多人不妨擦一二則有增盛之勢雖
未富厚而勢已漸豐非上戶缺人不可
輕易驟陞蓋漸衰者須節其財以培舊
損方盛者須輕其力以養新萌此父母
之道若民窮財盡地方則不暇顧此矣
一優免以品級為寡多
朝廷已辨貴賤之等矣至於編審差徭止論
富此中又夾襍士夫之情或應少
縣行多免或應坐力差而盡與銀

夫有良心者必不以非道之悅知感審官審官有天理者必不以民之膏脂奉承津要假如一品免田糧三十石人三十丁倘一品者有田糧四十石人四十丁則十石十丁之差應坐庫役即坐庫役應坐收頭即坐收頭與百姓一體編當仕宦即不親當豈無同居之子弟又豈無雇覓之銀錢哉此之不能審官當以阿諛罪斥

一九則之法約其大都耳其實貧富之等奚啻十百千萬哉故自九錢以至一錢謂之丁銀母銀也上上戶雖萬金不得過九倍加九倍則八兩一錢下中戶雖不甚貧不得過一倍加一倍則四錢非無寸土無根椽者不准下戶蓋極貧而無以加者也每見貧窮州縣下下戶有

一納三五錢者柰之何其不逃哉雖差多丁少之處下下戶加銀但以分釐計可也倘逼之使逃一錢豈

縣萬不得已丁地相兼

重州

一槩縣差係槩縣人當故有貧里視富里不啻十倍者若以里差逐本里戶差遣本戶貧里貧戶俱逃其差有不派於槩縣者乎故自審則以各里之丁分各里之差通編則以富里之丁攤貧里之役非攤貧里之役富里自應重差貧里自應輕差何嘗有定哉照丁照產盈縮消息非耐煩明敏之官不能也

一舊日力差相沿暗坐如皂隸一名坐銀三兩給與由帖任其討要其實暗費十數兩今各差工食既有定數不如明坐數目庶免分外科索

一六十以上例應除丁十五以下例未成丁但有地糧之家不以丁力辦差似難遽豁若極貧下戶年老自當除丁年幼不可報派聞各州縣有女頂男丁懷抱

即舉成十者其害可知矣

一重差以庫吏為第一何者貪鄙州縣官油燭衣米及衙内一切取用令之包賠上司祈襍新程動稱無礙或借口預支紙贖有司逼之那借庫吏往往傾家華役而靦顔昧心者不恤子孫之殃今後州縣官一錢之物不許取諸庫役而上官指以前名色騙取所屬已經再四申册庫役可無稱累矣

一鋪陳庫役亦重近日兩院出巡自帶被褥蓋常用之物與身相習衆用之物未必盡潔吏書兩人共睡被褥一床果司道府官人人如此鋪陳庫役何累之有

一倉老人斗級頗稱累苦蓋斂散出納既多勞擾而查盤打點又問罪名審編比別項吏攢於實工食比別項畧加優厚

一驛站馬頭今已招募而蒙城候馬等驛又賠令正戶津貼以供驛丞使客貪饕之費今次編審不許僉出正戶以塞饕貼之路違者掌印官以不職論募役如稱不足聽其告退可也

一見年里甲舊稱極累以有司妄費無經耳今里甲雖歸均徭而馬匹見在往往責令支銷不准開帳有良心者肯如是乎既有綱銀又用馬匹支銷者以貪論

一貧窮老漢守寡婦人家無事產止有一男者例應免丁侍養待親終之日補差

一生員應免田糧二石人二丁倘貧而無地無丁者本宗近門不妨代免其餘各圖各鄉不准其可止免下三則二丁唯銀六錢或五錢四錢不許槩免門銀及搭以父兄子弟槩免上戶差徭

一條編法行富商大賈不置土田糧無分毫差止一丁甚非審戶本意只看黃册事產不專在於土田各州縣查有地土少而家業豐者一體編僉上戶均坐重

羞庶智巧者不得獨遂其計矣

一寄居年久原籍既無丁糧此處又無差役借本處以求衣食亦當出要須以養本處除置地者隨地納糧當差外加無地之戶家道殷實者亦定等則每歲納銀多不過九錢少不下二錢另作客丁一冊以充本縣孤寡殘疾養贍之用其僅能餬口者雖兩套[?]無丁不許一槩科擾違者以打詐坐罪

徵收稅糧

為養民財以足國課事照得惟正之供臣子當急無法之政小民難堪為此條其事宜庶便催科良有司設一借目或者萬一補乎若東之高閣一任所為民其奈何賢者必不爾

一槩州縣糧額歲無增減掌印官先算本州縣夏稅秋糧或帶有折糧鹽糧馬草及一切出於地者某項銀若干某項銀若干幾項共銀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兩幾錢幾分該州縣一例起糧止云每畝銀若干若三則起糧則云上地若干每畝該銀若干中地若干每畝該銀若干下地若干每畝該銀若干其五等九等田俱照此算務足各項額銀之數仍要十分精確不許積年書手暗行加派

一差銀隨地出者加數於地隨丁出者加數於丁要見本州縣差銀幾十幾項共銀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兩幾錢幾分

該州縣九則人丁除毋銀上上户九錢
下下户一錢外其事産本業如地宅牛
羊騾馬末業如商賈債息等項較其富
貧編坐門銀除下下户不加外其子銀
上上丁應加幾倍上中丁應加幾倍子
毋銀共若干足額差銀兩之數

一本色錢糧正數併腳價斗頭席囤雇覔
等項每石應徵銀若干各看倉口遠近
道路難易使費多寡為增減銀數寧寬
不可偏累收頭

一各項糧差銀派定將縣州縣總數及每
畝每丁應納撒數刻一簡明小帖徧貼
城市鄉村曉諭百姓如云某府某州某
縣為曉諭事今年部司原無加派如有
加派者云今年某部加派某項銀若干
今將萬曆某年編派糧差銀兩開示於
後但有多編一文錢一釐銀者許花户
禀告以憑拏問

該州縣共地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頃
幾十幾畝

一縣州縣一切夏秋草站等糧共幾萬幾
千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每石
折銀幾錢幾分

一上地若干頃畝每畝銀幾錢幾分幾釐中地
若干頃畝每畝銀幾錢幾分幾釐下地若干
頃畝每畝銀幾錢幾分幾釐

一縣州縣一切銀力等差共該銀幾萬幾
千幾百幾十幾兩幾錢幾分幾釐

一縣州縣九則丁共幾萬幾千幾百幾十
幾丁

一上上幾十幾丁每丁毋子銀幾兩幾錢
共銀若干兩○上中若干丁每丁毋子
銀幾兩幾錢共銀若干兩○上下若干
丁每丁毋子銀幾兩幾錢共銀若干兩
○中上若干丁每丁毋子銀幾兩幾錢
共銀若干兩○中中若干丁每丁毋子

銀幾兩幾錢共銀若干兩〇中下若干
丁每丁毋子銀幾兩幾錢共銀若干兩
〇下上若干丁每丁毋子銀幾錢共銀
若干兩〇下中若干丁每丁毋子銀幾
錢共銀若干兩〇下下若干丁每丁一
錢共銀若干兩

一錢糧分為四季限豈不寬不知官府整
年追呼百姓整年湊辦收頭整年守櫃
里老整年串鄉悞了多少營生添了多
少擾亂且二三月亦春正窮四五月青
黃不接貧民辦納必須揭債不如遇着
熟頭有地者糶賣及時無地者傭工措
處今後依律改正假如有銀一兩夏税
六月初一日開倉至七月三十日為止
納銀四錢秋季九月初一日開倉十月
三十日為止納銀六錢四箇月中任意
分為幾限其餘八箇月盡放歸農民免
掛八箇月心官省受八箇月勞收頭省

坐八箇月櫃里老十排戶頭省八箇月
奔走之勞若曰時日太迫百姓慌忙不
知除了糶賣糧食更有何法湊辦若肯
納糧豈有四箇月尚糶賣不完之理抑
故曰瘡遲捱痛罪遲捱愁催科速乃所
以愛百姓也

一春正二三四月間偶有緊急錢糧庫藏
空虛先將上六則催納一半甚者全催
其下則貧民銀不及二錢者不必分限
待十月開末限通完可也

一里老科收花戶錢糧侵欺捱限不肯上
納及至發覺難完依然又累花戶此等
大弊已經痛革責令花戶自行封納其
銀少者寧托兄弟子姪翁婿帶納代領
完票可也

一投櫃革大戶重壓之弊最為良法乃不
肖官員又借欠少名色以罪花戶花戶
懼罪每兩常重三二分及當堂拆封盡

加羡餘入己而一切添搭火耗脚價又令大户包賠此法近已題革但令大户二門坐櫃便於稽查不許有司拆封以免加重其起解傾銷俱聽大户自已便宜銀准寄庫官不經手仍懸鑼設鼓於二門照司降法馬定等每櫃給等一連號刻杆錘又置等式二連印封置二門卓上但有收頭重壓者許花户自行開等秤免聲寃有司即行重處其等式仍印封置之原處

一訪知一縣正官派大户紙劄心紅竹篦花紅等物俱折價銀吏門皂快各有需索明知故縱大户不勝官科依舊重加收受此官調任別省本院姑不指名以後有司但有科派大户分毫之物者坐贓參罷

一有司於錢糧雖不粘手却要關防每櫃須選殷實正身一二人看守每日晚責令大户報數要見某櫃今日收銀若干幾櫃收銀共若干查有某項緊急錢糧即令搭湊傾銷候欵解官輸流起解其銀五十兩重工錢並無添搭其盤費每千兩給二錢

一大户起解錢糧計在道一日五十里上納衙門躭延十日足矣却乃收時花費錢糧或掌印官畏參罰圖考滿朦朧上司空文起解或解日驗數封完起文後

又行拆取或放債為商或拐帶逃走有司經三二年不查有無銷批官吏更代影射乾沒其弊多端向見吳大參同春會置差糧考驗兩屏風最為得法左屏將一切起解錢糧每倉口一行做如倫關西盈庫該銀幾千幾百幾十幾兩舊該某日解納今於某日報完某日某人領文解訖某日銷批訖款款如此不完者看限急催未解者看限急解未銷者

歲限查銷如此留心何弊之有
一起解大戶務要真正殷實本身仍尋殷實保人一名倘臨時更換家童及不本子弟族人以致壞事保人姑免坐罪花銷錢糧一體分賠
一近日各州縣坐派大戶各分倉口一倉數名甚者本色大戶坐四五十名大戶幾於半縣三年可以一輪雖稱衆擎易舉其實相累速窮以後除本色姑容多派亦須每人分收五十石以下外其折色每櫃三家一櫃收五千兩亦不為多決不可聽民攀禀多坐收頭
一催糧舊套開倉之後里老催花戶納糧花戶不納里老帶花戶赴比法非不善但里老所帶多係貧民至於欠多人戶多係富豪里老朦朧推托通不帶比今後赤曆雖分居父子分名係糧不得混造一人名下三限之後掌印官親查赤

曆自點花名其欠糧多者必富戶也每里先點一人或槩縣只點三四人馬上差人鎖至除鄉官舉監生員本身外其兄弟子姪家僮及富民姑不責治一面以家屬一人送倉一面以輕枷枷號本犯固釘牢封令其催科一里通完而後疎枷平原知縣劉思誠曾行此法里老催頭全然不用而錢糧既完且速其易倍於往年百姓自稱歲省千金情願立石若枷杻貧民雖千人何益哉
一惰慢之吏倦於催科值錢糧緊急令各里催頭先陪或令坐櫃收頭預支催頭收頭未必家有錢銀畏法典責揭借及事完之後歷開欠戶又不肯追往往催頭收頭坐此傾家彼始也若首役以應目前之急終也縱奸民以要多口之譽是人也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州縣有如此者參拏重治

一淤累州縣錢糧委實難完守令恨其難
完也既用户長又用甲首又用里長又
用老人恐里老之比限不來也城中又
用保人既而每里添一皂隸皂隸受花
户之賄依舊不來又添差皂隸閙閙之
下常養千百人彼此通同互相買囑是
以正項錢糧養姦而逋負愈多矣不知
有全累之縣無全累之里有全累之里
無全累之甲有全累之甲無全累之户
先將十年之内赤曆一查某里全完某
里欠幾分某里不完大約分為五等以
全完而速者為一等號曰義民若干里
不用里老户頭催科聽其自完不差一
人下鄉以全完而遲者為二等號曰良
民若干里用户頭不用里老即最後者
亦免鞭朴以全完而賞鞭朴者號曰雜
民若干里用里老户頭撵錢糧多而先
完者賞數人撵其不貧而捱糧者責數

人以地瘠糧重人少荒多者號曰累民
若干里除清簽外其見在者聽里老户
長陸續催納有發完多完者重賞以力
可完而不完者號曰姦民若干里除里
老户長常催外過三限先差皂快鎖拏
糧多不貲一二人枷號遊迎倘完糧漸
多漸養者亦陞入良民義民等則
一告狀尾後要填糧差完欠仍驗完糧小
票欠糧差而告狀者即係理直或上司
批詞亦不准理
一惰慢有司只靠一本赤曆比糧姦貪里
長只靠一紙開單聽比其間有一身之
糧而開數十人名下者有見在膏腴開
作荒逃者有重糧開為輕則者里老書
手盡知其奸只是通同富勢欺瞞官府
有司先於寬大處所將三年之内赤曆
三部分里積於案上仍照人數備紙筆
硯出其不意出一告示將各里三年之

內舊役老人里長甲首書手限其日赴
其處聽用至日將老人閉於一處里長
甲首閉於一處書手閉於一處各給紙
一張預印一票上書一人糧分為數處
者併在一人之下一人兜攬數名者即
併一人之身某人本富而藏在下丁者
應陞幾則某人本貧而仍在上戶者應
降幾則某家壯丁未報者何名某家孤
寡在丁者何氏某人某年逃地土荒幾

頃坐落某處某人雖逃而地不荒遺業
何人承種將亦曆各散一本分付開報
之後三冊對審如有不實即係受賊重
責枷號發驛擺站審清改正歸一另造
亦曆照此催科則無影射之奸照此審
編則有均平之據此有司第一首政但
機一先洩便生情實此疾雷疾電之法
在賢者善用之耳然非法嚴而信亦不
得其真情是日也當審大獄

一里分在百里之外又係疲累地方拘比
為難不必拘定常規即擇本里富家一
二人為收頭坐里徵收里長老人催赴
收頭交納完日解縣更覺省便

一舊日收糧櫃上每添銀匠一名令辨銀
色甚者如山東雖一二錢必須下火打
印既就小民時日又被銀匠偷換即無
弊端亦費火耗甚屬瑣碎今後止憑收
頭認識不許另添銀匠

一分派花戶錢糧本色止於勺銀色止於
釐有五抄以上者准一勺五抄以下者
免派五毫以上者准一釐五毫以下者
免派至於抄撮圭粒總之不及一勺毫
絲纖忽總之不及一釐雖錢糧積少成
多一毫不可差錯而零星難以計筭反
亂[illegible]民心月且抄釐上下俱有減增截
長補短所差幾何少一二兩積餘自足
多二三不作正支銷明報上司無不可

者奈之何人人都有毫纖[illegible]忽家家都
有抄撮圭粒增書手多少散之奸而
小民安受其愚莫可究詰矣

一語曰雀腔不如牛髀近日奸頑里老比
欠止帶貧民不知錢糧逋負不在荒地
而在膄田不在貧民而在奸富不在小
民而在勢豪州縣官將富勢之家務令
先完但有抗違除縉紳難以加刑揭欠
榜示通衢外其弟姪兒男家僮一體鎖
拏嚴追遞日題
准頑悍之邑雖用重刑不以酷論若富勢拖欠
　而惟小民是敝當以罷軟罪矣

欽解邊餉

為起解錢糧事照得大戶解銀司府換批零
星既覺瑣碎在道不免疎虞且轉解三關宣
大臨期仍用委官是一番事體兩次繁勞又
欺慢有司空文起解奸頑大戶弊種多端或
官銀到手興販侵欺或起解踰年猶不銷號
或假稱應解衙門遲收重壓或自己將銀偷
盜誣賴店家或拐帶官銀在逃竟難尋覓查
得直隸山東向者欽解官民兩稱便宜先據
太原府何知府條陳首稱欽解最為良法已
經通行去後若不立為規則不惟窒碍不便
亦難經久常行近據布政司列為八欵大都
已詳中間恐有未盡事宜本院最為推廣仍
發該司刊刻成書收銀衙門先送一冊每道
府州縣各給一冊委官欽解之日該道再給
一冊各令查照施行毋得違錯取究

一近奉題
准事例各州縣官不許拆封賢者自知避嫌矣

但收須須於二門之外坐櫃徵收掌印
官嚴禁收的每日偶喚花户以問所收
之重輕收頭每日開總數以驗所收之
多寡州縣每半月一報道府以酌起解
之緩急如使大户多壓里老侵收小民
受害畧不經心有司雖無羨餘入已而
法令可知矣定以才力註下考
一各櫃至五百兩以上收頭禀官自喚銀
匠傾銷每錠務足五十兩二錢不許零
星添搭白面細紋不許焦心黑色仍鑿
造收頭銀匠姓名兩數送赴掌印官當
堂同庫役秤驗明白收頭自已封鎖收
寄庫中但有不足色數者即時發出另
行傾銷如果不足色數者斂官不許濫
收掌印官遍收者參提重處
一近來州縣收糧開倉既遲完期又晚每
至踰年尚不報解今後開倉照依律限
本年錢糧報完不許過十二月即有難
完州縣亦照從來完數年終為止如有
踰年尚追舊糧半月無銀報數者雖係
廉慎道府先以才力不及註考
一零收千兩不下二三千封縱使毫釐不
加積少成多羨餘亦不下十五二十兩
每五十兩重二錢銀匠炭火工食銀色
折耗再費一錢總來每千兩只重六兩
耳收頭人等有何包賠但有稍稱以上
名色每錢重收一釐者許花户鳴鑼聲
寃以憑拏問
一布政司先將州縣佐貳首領及衛首領
等官行該府州縣擇其年力精壯才識
敏捷操持無議舉動有威者報名該道
布政司轉報本院待有應解銀兩聽該
道差撥銷批回任之日該道仍查無過
者呈請給奬三奬者准薦
一凡係一道錢糧將一省應委官員不分
府州俱要一條鞭輪流差撥仍用格眼

衡一州差過官員即塡簿內格中周而
復始但有營求規避者該道即行戒飭
差撥不平者許本官告辦以憑查改如
有不得已之情兩願借差者須據兩官
呈告公文方准借撥後即還補其縣省
公事如京運解冊等項另於司府首領
輪差無得偏累一道
一本院預發號牌每道十張以備斂解官
員據支廩給口糧之用但餘三張者該
道呈請再發至於起解官銀出境多不
應付該道即發白牌一面註定護送兵
快夫役數目過太原者本院換牌如值
出巡之日布政司換牌不得仍用該道
原牌前途致有艱阻
一斂解官先要順路如此解者自南而北
不許枉道所斂銀兩既入鞘中該州縣
即差的當兵快照數撥夫扛擡仍催鄉
夫護送跟從委官至前路州縣交與委

官收明仍取委官原無損失手筆結狀
其銀至所在州縣即撥兵夫日夜巡邏
看護公館倘有不虞即捕官與委官一
體坐罪仍令均賠
一遠解官銀一次不得過四萬兩應斂州
縣相去不得過五百里所至地方一處
不得過三日違者所在掌印官以刁難
論
一斂解官自離任之日為始每日支廩給
銀一錢跟隨四人每日支口糧銀共一
錢二分所在官員代為塡格此外不許
刁難下程需索飯食各州縣亦不許指
稱下程酒席科派收頭違者查究
一解官出門不許坐轎所過地方給與馬
六匹皂隷六名至各州縣照官尊卑相
見不許指稱委官妄自尊大兌銀之日
在州縣堂上者畧分賓主在公館者止
論職官如州縣刁難作踐委官及委官

分外難為州縣官者訪出各從公議處
每悔
一每鞘銀不過千兩該州縣查照應解之
數做就木鞘若干鐵箍務要堅厚其封
條每鞘委官二條州縣官二條粘貼牢
固以防作弊
一委官所過地方需索財物折乾夫役縱
容手下凌虐鞘夫騷擾地方果有贓私
許被害指實陳告若兵夫人等既不聽

從拘管却又肆行誣賴者審明申呈府
在上官除應得罪名外仍加責枷號如
所在上官縱容不受理者訪知參究
一委官押解錢糧干係最重出境之後更
須萬倍留心不許夜行不許宿店不許
醉飲不許交遊其公館處所不問踈密
所在州縣城堡文武官員撥夫二十名
夜巡仍將夫名遍送委官處所以便查
考倘所在官慢不經心致有外盗除本
官聽參外其銀仍責全賠若外無隙實
銀自內失者罪坐委官不許妄行誣騙
一見行事例解官每千兩給盤纏銀一錢
五分但解官責重身勞似宜從厚今定
每千兩俱給盤纏銀二錢
一稱兑銀兩不許經吏胥之手任解官人
役與收頭自行敲秤庶免嫌疑

查歸流民

為查歸流民以消地方事照得各處流民或因年饑離散或因犯事脫逃或僧道以乞食行脚或竊劫以聚黨潛身或姦頑躲避差徭或幼小迷失鄉井合行分別查歸庶使在籍無虞而在彼得所矣合行通示

州縣衛所軍民除屬里屬甲祖籍祖居者是為土户雖係流來而本州縣衛所置有産業但必入籍是為客户不得謂之流民

一住市㕓作夥店客商或一歲再至或五年二歸通貨財以利民生與夫假館授業開舖行醫地方所敬重者不得謂之流民

一佃户園丁傭工作僕久住此間或父母親戚房屋墳墓戀戀不能歸者不得謂之流民

一挑擔推車僱管小販共身傭力時往時來者不得謂之流民

一遊食僧道寄寺宿菴五七成群或頂經說法或撚自囮坐指稱修造化緣動索斗米疋布稍不遂意或含怨結讐或咒詛魘鎮畫借賊名以恐嚇夜入盗影而劫掠地方第一大害掌印官嚴行各寺觀住持僧道主人查其果有度牒精於經典者報名到官方准容留外其餘盡數報官給與丁引盡令歸還原籍分給所近寺觀令其焚修果行業不類僧道者勒令還俗如有所在主持不報官而私隱公留者地方失盗所容留者即坐真賊容留者即坐窩主近日上官每每嚴查僧道止為禮房催一番需索耳有司當自留心

一壯年男子或避事離鄉或歇案在逃寄宿寺廟潛住窰場白日行乞黑夜為偷掌印官嚴行房地主家將籍貫姓名報

官給與丁引令其還鄉不報者地方失
盜乞人即坐真賊房家即坐窩主但此
人必不肯歸甚者解回原籍
一災荒之後各處軍民流移數多傭佃則
力不能經營則財不足不歸則生養無
賴欲歸則逋負相追流移失所去住兩
難者給與丁引令其還鄉照引優處
一狗黨旅朋逐娼會賭妖術邪教惑世誘
民或廻避鎮壓或揣骨相面或卜龜緣
光及一切黃天無為傳頭化士所至地
方即日趕逐甚者綁赴掌印官解回原
籍查照發落但有容留者四隣訐舉到
官一體坐死
一瞽目跛足老幼孤寡之人無力歸家者
房主將姓名貫址報官給與丁引脚力
令之還家所在官司應發者發與親族
養贍應收者收養濟院存恤務令人人
得所

一流民有隅省者有隅府者有隅縣者州
縣衛所官查明照後刻格式給與丁引
經由州縣驛遞備入引中每人每站給
與炒豆半升家口多者照數給足無令
沿途乞丐致悞歸程
復業丁引 以代路引免致盤詰
督撫山西都察院為資送流民以便復業事
查得某人係某省某州縣衛所人帶男婦幾名口仰
經過某州某縣某驛如遇本人到彼每口給
與炒豆半升定限某月某日到家將引投本
州縣衛所除舊欠差糧錢債俱免追還外有宗族親
戚者付與使令存恤如一無所歸責令里老
隣佑取結撥與力差一名令其應當須至丁
引者
右給付某處某人准此
都察院押
老幼殘疾丁引
督撫山西都察院為存恤窮獨事查得某處

某人或年七十以上或年十五以下或兩目
全瞽或一肢傷殘難以回籍仰經過某州某
縣某驛某站衙門每人每日給銀二分聽某
自買飯食仍與脚力一頭送至前路定限某
月某日到家此引至日投原籍有司查有戶
族親戚者責令養贍如一無可依收入養濟
院一體存恤三年之後幼者另給生理須至
丁引者

右給付某處某人准此

都察院 押

遞行丁引

某州縣為遞行照得本州縣某里衛所某戶某人年若
干歲身長幾尺無鬚微鬚多鬚方面長面瓜
子面白色黑色紫棠色有無麻疤今由某處
某處前至某處何項生理家有父某人母某
氏妻某氏子某人兄某人弟某人如無
丁引或有引而脚色不對者所至店家隣佑
或在官各色人等挐赴所在衙門即以奸盜

解回原籍查究此引回日繳還原發衙門須
至丁引者

右給付某處某人准此

州 押印

縣 押印

一歸路衙門備細填寫防其所在誆詐也
限以日期防其在道淹滯也或曰領引
不歸柰何曰既遞流民便無敢留之家
或曰別處容留柰何曰徧遞流民自無
止足之地若逃之別省只得聽之耳

一流民還家有地宅者除免舊逋外仍取
保人借給穀種無居止者聽給官樹若
干以為棟柱里老但有指稱賠補逼要
舊日差糧者重責枷號

一

大明律內一款凡民戶逃住隣境州縣躲避差
役者發回原籍當差親管里長提調官
吏故縱及隣境人戶隱蔽在己者各與

同罪若一並不知而不追遣及原管官司
不移文起取若移文起取而所在官司
占悋不發者各杖六十然後但有逃流
之人里老隣佑戶長近門知而不留方
去不追久去不尋又不即日報官者除
逃差令其包賠外仍責限跟尋其大荒
之年有司不能賑濟大家各逃性命者
不在此限
一招撫之行不啻三令五申矣有司既無

仁恩以致其來里老利其遺業而惡其
來不如各州縣查歸客戶各省直不留
逃民雖欲不歸無所於歸矣此法嚴行
民不失家業不拖欠墳墓有依盜賊衰
止乃實戶口一急務而有司慢不留心
也可嘆可嘆
附山東招撫逃民勸語
說與流移百姓當初年景凶荒妻子
饑餓死裏逃生沒奈何捨了家園丟

了墳墓抛了骨肉千難萬難離鄉趂
食不知受了多少奔波投箇主兒暫
且安身苟活性命既然住下或留戀
地方不肯歸來或欠人錢債不得歸
來或缺少盤費不能歸來挨日挨年
久久兒婚女嫁牽扯因循甘心做了
流民永無歸念想你在家時外甥女
婿弟女孫男叫你父母爺娘伯叔姑
舅本鄉本土何等氣勢六隣親戚四

時八節團頭聚面何等懽喜如今他
鄉在外不是作婢為奴就是傭工佃
地低頭下氣叫人爺娘忍恥包羞受
人打罵纔敢勁氣高聲動說解回原
籍做流民的有甚好處你家中丟下
房屋任人拆毁地土任人典賣祖宗
墳墓到那祭掃時誰燒一張紙錢就
是那無嗣孤魂兒女親戚到那思念
時流了多少眼淚只恐死不相見了

占歲秋收七分今春麥根又好你若
親意跡來就少人娶須錢財那伏義
陰德的好人他也不問你要但入我
濟南境內每口每日給炒豆一升你
到家時舊日差糧通免追要荒閑地
土給你耕牛斗種沒處安身給你草
木盖房再與你幾斗穀安養家口便
在家裏傭工佃地担擔推車也比流
民光華多少切休把兒女賣在外邊

去住兩難牽腸掛肚但有好義之人
肯將買到流民男女不要原價給伊
父母同還鄉里或替人回贖男女得
還鄉里者移文彼處州縣官上等旌
奬或愛惜流民子女不肯折磨使得
成人長大自還鄉里者亦是上等陰
德應准大善三次我言不虛百姓思
之

弭捕盜賊當與風憲約中盜情十一款
憲綱中盜源十四條獄政中
辨盜一篇會看
盜非人乎曰人也知為盜之必死乎曰奚而
不知知而為盜何也蓋有六流焉饑饉之民
苦於饑寒無識之民牽於脅誘游惰之民習
於自奉强悍之民敢於為惡賭博之民迫於
空乏武藝之民偶乘便利盜不出此六流矣
弭盜有四法焉曰化盜禮義素明鄉約是已

曰恤盜生理有資足四民之業是已曰防盜
盤詰有術保甲是已曰捕盜緝捉有本相識
是已弭盜不出此四法矣既化既恤不迫於
饑寒不陷於無識矣而猶有盜乎曰有堯舜
之時尚有寇賊奸宄何乃後世是不令之民
也如是而殺之吾亦無矜心無愧色矣所有
弭盜條格有司加意舉行

一歸復流民則游手無定之人潛身無賴
之衆皆不得寄足矣就居則責之房家

佃户則責之地主立僕長以檢押之主家不時而覺察之旦夜謹其門户朋從閑其往来如保甲法寄住者不得為盜矣本土之民愈貧窮愈豪悍愈朴野愈入鄉約鄉約而得人常訓之以道義常恐之以法律常感之以古今故事而薔滕常化之以歌曲有司加意實行留心警惕不時鼓舞常令耳目日新精神日奮不作虛文必有實效民不知自愛矣

或曰貧民悍民朴野之民可入鄉約手曰鄉約不為良民富民有禮之民設也安分者收之不肖者棄之来者聽其来不来者聽其不来使貧悍朴野之民不在約束朋儕之中不聞法律道義之語何憚而不為何愛而不為然則鄉約何為也哉

一州縣官責令里長排年户長除有產業有藝習必不為盜之人不須開造其有房無地或房地俱無無生理而受饑寒者若干人某人其才堪以何用某人其才堪以何用某人如何區處使之有家某人如何存恤使之得所各開處法如無處法者空白其下造一貧民冊送掌印官掌印官召同佐領併其里長排年户長召集貧民挨里順甲當堂審處某人身材強健氣象豪雄堪為民壯某人精神機警手足便捷堪為快手某人有力量而無才能堪為轎擡夫某人有才能而無力量堪為襍差皂隷此四等人多為盜而可防者某人才能力量俱平常而本分堪為夜廵夫某人才能力量俱無而本分給與一帖作斗行牙行秤行某人才能力量俱無而一無可用給與銀三五錢或一兩令其賣菜果作貨郎紡線織布各各営生以為本錢其銀俱令里排户長領（）就作保人仍責成

此三人逼令勤苦以治時常料理其販
糶者駝與倉穀作共無妥者責令里排
户長尋主傭工賺吃取妻壯而足吠者
給與娶須本銀亦仁里排户長責令織
履編席結網刻字等藝此五等人必不
為盜而可憫者至於孤兒寡婦老翁老
媼未可入養濟而存養無人者如果紡
線雜作量給與三二錢營生以上所領
官銀通記一簿一年之内責令里長陸

續還官或曰銀將安出曰余借官銀不
得已之計耳上六則人户之犯法者即
以本里富犯量罰粟十數石銀三五兩
即給本里貧民物不入已何避貪名物
不過多難云科罰何必申呈上司動支
官銀我夫人有所難于則易為生既易
為生則知自愛且出入市井衙門自有
體面多見禮法可息其邪僻之心矣
一流民既去貧民有業盜賊之種清其過

半矣惟是游食積惰賭博根徒黨惡少
年習藝壯丁鄉村提稞搯穗放大偷畜
諸等既非貧民可恤又非流民可歸此
等之人不必盡為刧掠而刧掠者必此
人也風憲約中不有所謂棄民冊手除
造冊送州縣衙門朔望點查問其何生
理加意督責外所在鄉約保甲盡數收
入如往來面生者便問此是何親來有
何幹如夜不在家者便問前往誰家所

幹何事虛出實歸者便問所攜何物得
之何人至於田禾非其所種雞犬非其
所畜但有可疑便加盤問不敢盤問客
告保正人等拘拏送官
一賊之動靜惟夥賊能知之當懸重賞云
夥賊能拏夥賊或瞎首夥賊者除免本
身死罪外仍照捕盜條格加倍重賞仍
准給馬快手一名以便拏賊能殺夥賊
一名首與拏賊同賞其賊不後不妨仍

舊做賊但將打劫何家約於何夜先報
官知既使彩賊不疑又便預備擒拏此
法果行不惟盜賊易擒而賊彩亦自相
疑畏
一番快無不知賊者但利於賊之供給且
代賊過贓於捕官是賊者巡捕員役之
外戶也員役者分贓寄贓之人也大盜
安肯發覺止將犯竊小賊逼拷認劫或
先透消息令之脫逃今只嚴逼積年番

快令之供報賊家不則加以重刑大盜
聞之自然遠遁不然容誘番快許以重
賞令其報賊或令其與賊通言暗伏兵
壯擒之倘彼不輸心於我凡地方失事
一面將番快家屬送監一面嚴逼補盜
十日一比但有舊竊及讐人抵盜者無
論詐財與否盡法重刑有被冤而死者
逕坐抵償
一四鄰及十里之內無不知某人是竊某
人是强某人是窩然而不敢擒不敢報
者不擒不報罪不及身而擒報不成死
亡立至州縣官下令行連坐之法曰凡
竊盜强盜窩主四鄰及本甲務要擒拏
到官不敢擒拏者務要密揭報官倘徇
情畏惡不擒不報者本盜發覺四鄰徑
以分贓窩囤同問死罪如果嚴示信行
則四鄰不敢隱盜四鄰不敢隱盜則盜
視四鄰即巡捕快手訪事官人也盜必

忌之不敢橫行矣
一牙行當鋪買贓之人無不知賊者有六
各府州縣皆有當舖本物當於本處之
人而識情熟既不肯少勒價錢又不敢
違期擅賣今本處不當而當於別州外
縣必定是賊一也貧者當物出於無奈
定是再三講價去又轉来不肯賤當[illegible]
三言兩句價不多爭此定是賊二也良
民當物步安色定久坐徐談若色遽語

忙左盼右顧心不在事神不着色必定是賊三也凡當物必要約帖必同中人令一字不討一去不来必定是賊四也做賊多是貧民貧自是貧民相令攜許多首飾段帛衣服當主買主便問此物何店所買每疋價值若干某裁所作某人所穿因何典當彼自口急語蹇必定是賊五也至於賣衣於大市買主自疑銷金銀首飾於舖家銀匠自知賣馬牛於別市牙行自覺此三種人皆能識賊拏賊而利於物賤不肯發覺是盜以舖為窩家舖以盜為供戶明知是贓且圖物賤今後起盜贓物凡當舖買主牙行俱以知情分贓從重問罪

一群盜結聚之時拒捕動兵一時擒捉真難為力但其聚也有時其散也有歸畢竟跟尋歸在何處假使獨住深山邱勇不過十夫之力耳擒捉甚易即之[illegible]村

[illegible]盜調州衛兵壯出其不意圍其宅而復其巢亦不彌難惟是窩家起止據險操戈攻擊頗難然窩家無十日潛住之理事須從容自有長計若賈勇輕敵傷人必多盜一奔潰不可踪跡何益之有保甲人等如有向前殺賊自傷性命者即動本院紙贖給棺木銀十兩送一牌扁大書義烈其人之門有子者永免丁差一人家貧而婦人守寡者照孤老事例加一斗每月給穀六斗冬布二疋淨綿四斤徑送其家如此者終身

一賊之言語動靜而色手段自是不同或帶弓刀鞍馬或泥沙看財或衣服俏便在軍家快壯雖有此粧而色態不同用度自別店主一面供奉醉酒或招聲妓一面密報保甲便加盤拏至於倡優之家盜賊巢穴雖富家子弟舉動亦自豪奢而盜賊粗鄙家數亦自不同且多驕

易疑難捕人員倘樂工早透消息即便
拏獲者店家娼家比應捕人員加等重
賞但恐酒飯之家不惹閒事娼優之姓
利於多財不肯發覺耳事發審在其娼
家使錢其店家仕歌一體拏来從重究
治各衙門審賊俱要牽累以示創懲不
可以供明釋放如此則懼株連者自然
不敢留賊而賊之生一類忌矣

修理橋道守路附

一修橋路以便行人事照得杠梁王政所先
一載律法所載乃惰慢有司全不照管合行
小仰州縣衛所等衙門一體遵照施行
高山峻嶺雖險商民終日往来倘係大
塊碩石昔人尚有鑿法乃今或土石相
雜可以遷移或純土高崖可以寬削雨
濘氷滑行人最苦此獨不可加意乎合
調驛内徒夫令其帶鍬興作或民壯弓
兵閒暇之日念其輪班在役委能幹官
員督率石匠相度寬窄形勢難易工程
險者使夷狹者使寬此千百年之古道
千萬人之往来雖一日做工三五尺計
歲計月成功必多況極險極狹之處亦
不甚多奈何過畸驚怛過去遂忘任商
旅艱難愁嘆而不為之所哉
一大道成溝秋潦積潴或遠三五里或深
一二尺車馬既不能行只得路傍踐

民田便於行走地家苦其壞田也數步
攔一横墻行人苦其見攔也墻外入踏
大路夫挑溝築墻地家豈不勞且費哉
上無倡率之令下無齊心之民不得不
如此耳有司於農務既畢之時責令臨
路居民順路挑爲壍坑取土既墊古路
路既可行民田自免踏踐旁有濠壍隔
馬不便馳驅此易易者柯悍而不爲
一山溪暴漲横路黄流秋正湍急真難措
手至於冬月水寒難涉水淺易功狹者
可以爲木橋濶者可以爲草橋或聚石
堤覆以土薪或纜小舟加以板葉自十
月一日搭架三月十五日拆收主辦之
人免其雜役有舍施者重行旌奬亦便
民之急務也
一人家宅舍尚修通水溝渠城市街房可
無蓄洩處所掌印官每於正二月間沿
門逐户令理官溝或掘陰溝於中路棚
以磚石或挑陽溝於兩邊順其高下有
一處阻碍而不通者責其房主十倍罰
江
一大市當街每爲大汪深淖没膝陷輪掌
印官目日經行全不張目啟口大可爲
笑如此窪下之處必察水所從来平以
繩尺令其墊削務令地勢均平水皆歸
於兩溝何窪聚之有且以各修各自門
前既非難事而各便各人行路豈爲厲
民目前因循惰慢如此而謂之明作厲
精吾不信也
一道路有二有官道有古道官道天下經
行古道民間共便此可修而不可塞者
至於本有官道也惡委曲而開捷徑本
有驛路也厭回遠而取近途在田家以
納糧當差之地爲人踏毀雖苦而不能
禁往来在驛路以無夫缺馬之途官府
經臨雖苦而不敢不迎送如此等路責

令本地主人本管州縣官嚴行禁止違
者行人拏送有司重行懲治枷號路頭
其不經驛遞途程徑稍僻處州縣者所
在官司夫馬下程廩給口糧不准應付
違者以罷軟論

一通行官路每五里一墩每一墩十人各
執槍刀鑼鼓防獲過往官民截拏嚮馬
盜賊豈非不可罷之役扎但衝途孔道
常驅五六百人於路傍水火無資飲食
不便歇宿無所冬月更難各州縣或僉
隣路十里居民或輪各里十甲百姓覩
來者既妨農務雇覔者又費民財且以
老叟童男支吾日月既無益於守望秖
足以資冦兵已經通行州縣曉諭在鄉
居民先令守墩人夫每人每日托坯二
十箇十箇月內一墩可得坯六萬或官
道林木或罪人罰納可得椽桯若干先
令看堡人役遞送公文一年扣除舖兵

工食可得若干以買磚瓦木石掌印官
親查道路不必泥舊墩臺除集店村落
之在大道者即坐墩兵十名省復修蓋
外其餘酌量兩集店之間共若干里可
修幾舖大約五里十家為一舖如果因
水因山就村就地各從其便者大段近
不過四里遠不過六里就於道邊作十
家之室每家前房三間以便生藝後房
三間以便居息官覔匠作給以米食二
年之內舖舍已成次第召募貧壯之人
授以官房改舖兵之工食而分給焉每
十家要識字一人以便記號其餘輪送
公文總名之曰舖兵官給槍刀如數外
給大銃三杆如道間偶有盜賊以放銃
為號前後舖兵盡出截趕彼棲身有所
既無居食之憂去此安之自有妻子之
戀待三五年後力量有餘每家再給護
宅菜地五畝多者十畝蓋所以堅久住

之心壯嚴防之氣而道路賴以靜寧矣
或曰未嘗勞民效換官則來官過即去
何有一人守歟曰信如是則道旁之
舍尤不可以不作固難望於人人而賢
守令所當嘗試者也
一民間善人及積福僧道有能捐貲化緣
修橋補路是佐有司為政者也掌印官
訪知即以花紅旌賞施五十金以上者
申報本院另行優處

解送軍囚
監倉驛遞囚犯獄政既詳之矣夫死罪赦所
不原而遣戍下死一等其人皆兇悍其志在
脫逃即使刀相敵心同切者為關防彼可以
格鬬可以劫奪倘毆人至斃也死罪無以加
毆人折傷也軍罪無以加解者每用孱懦之
夫或有轉雇之人心不警惕械不堅牢及至
虎兕出柙止將解人坐贓擬抵豈不簡便如
此心何將解者與所解者俱逃又將誰坐也
欵言其畧有司詳之
一人命强盜遠路解審或有親人計脫或
有夥盜强劫一經失手追捉便難此等
罪囚久當處决幸生一日天網已寬發
解之日先將醫服加刑令其艱於奔走
若恐在道行遲寧可早發數日
一律推死刑帶枷而徒罪以上即着帶鐐
蓋人之奔走在足一鐐其足雖賁育不
能自斷非鐵匠不能為斷如是即十賊

一解可無虞矣宋孫觀上失獄疏謂有
髠首之重囚無散足之徒配令犯重罪
者發解之時往往濶步逸足不謹之罪
有司豈能辭耶
一解處決囚犯人數衆多所在州縣衛所
差人護送日暮止宿所在收監如監不
便者責令所在地方官吏尋覓嚴密處
所仍令街民夜間防範庶無疎虞
一因飯責令本囚措銀買造務在齊止齊

行其飯止用粟米不與酒肉麪食
一因經過家門亦不許入但令親族就省
如餽酒肉亦不必禁余昔為令雲中因
犯董鴻儒以勸人不從因而毆死蓋士
人子也其父與伯父死俱無嗣止有鴻
儒且始娶無兒塋及期其母泣曰夫將
歸土乞假鴻儒使盡一日子道顧以其
男為質余憐而許之不敢釋三木余曰
執喪明死者之有子也若然不如無往

枷扭鐐悉與脫之但用四壯監押巡道
聞之驚曰是人豈可信耶是豈有司所
得專耶萬一疎虞何辭以解余悔之業
有成言不可食也鴻儒主喪送塋謝客
凡七日其母仍送還牢無事余所許者
不忍之心巡道所驚者老成之慮彼學
校人也優恤可矣若鴻儒事非法之常
余誠過哉
一五年一

欽恤主於求生獄中囚犯盡數解審悉聽懇乞
猶非得已至於按院審錄主於理枉申
寃非為死中求活當通行州縣有司親
提獄囚當面審問有寃無寃欲辯不辯
如果因不稱寃造冊申文經詳按院云
除其人其人自謂不寃免行解審外惟
有某人以某事寃某人以某事寃擬合
解審今將應辯審語備載冊中云云如
此則按院省無益之目力一也若全不

証無長途之費累二也解夫省脱逃代
死之罪三也官省造冊護送之錢糧四
也所在省寄監之無處五也或曰審錄
有朴責似不可已嗟夫以決不待時之
人寬一年之死即多加箠杖以戕死者
之幽憤法所宜然向見霍懲齋麗怪菴
巡按河南重因常是八十而今也純尚
陰德矣余見二三直指奏遂之罪僅杖
二十絞斬者十板十五板耳且委官外
責聽其寬縱不如不解囚犯經批該州
縣官重加責治不省往来數百里解繫
之勞費乎節財省事之君子可以思矣
一大奸巨惡犯該充軍有邊遠有煙瘴犯
人不足惜矣惟是長解兩名先僉宗族
宗族無人則僉里甲無妻代為取妻無
盤費代處盤費至於長解往來遠者常
費數十金收管纔回兇犯脫至再被清
勾告擾紛然又解一番是兇犯不死而

解夫往往累死兇犯固貧而里族亦累
以貧甚者兇犯逃脫長解即為代戍比
懲大憝乎虐無罪乎民間之恨此為最
深昔有一人百種貪暴問發充軍累死
長解其軍着伍即回及至再發死者之
子為解中途又逃解者既懷父恨又見
復逃追回毆傷因而致死問官遂擬抵
償是父子二人死於一軍也豈不悲哉
蓋充軍多强悍之惡人而解夫無關防
之慣習甚者里族無人老弱充數着伍
足矣而清軍道猶以收管過期問罪長
哉今後發解軍徒改擬快手民壯同役
貼錢本犯項帶三尖小夾以鐵錮之上
造充軍其人字様彼自卸不能即逃易
識收伍之後聽其開釋快壮徒卒又精
防範且係官役自當聽差盤費不足窮
令里族量為津貼官定數目是快壮雖
稱苦差較之里族似便有司議行

一充軍及清勾軍犯到伍之日該管衛所官員刁索錢財經月不與收管今後按文三日不收犯人不與收管者長解於所在上司聲究告狀依法重究若不如此累損遠人

一軍犯着伍自有百户總旗管隊貼隊營房聯絡人居輳集即便攜妻私逃豈得掩人不見見而速追豈得便無行踪其逃之故蓋有三焉一則本管既不存恤又加凌虐勢難自存二則本管收財名准給假討取衣鞋其實相約歲有供給三則戀舊懷歸避差畏苦此三逃者官居二焉乃因供給不至便請部單清勾及至騷擾原籍又稱頂已四伍彼冐月糧以養身家安用此軍爲我催供給耳是清軍臺司道府州縣止催武弁供給之財又甚紛紛郡邑之擾今後衛所勾到新軍若一年之內求索財物因而逼

累在逃准照例指揮拾名千户鎮撫六名以上百户四名以上各問罪降一級每十名六名四名各照數遞降若受賄賣放贓至滿貫者立功滿日調衛差操如此庶小民安生貪官知戒

一近日軍差累苦軍籍埋沒誠亦有之然有絶户之民豈無絶户之軍若其缺伍三十年以上五經清勾者取具里隣保結即與照例除豁但有埋沒者許諸人許告即將本犯與作弊之人名下追銀十兩充賞

禁諭樂戶

為禁約事今將樂戶應禁事宜開列于後

一樂戶與民分良賤難以入約但無為首之人私下其誰鈐制凡州縣有籍樂人亦選有身家公正衆樂推服者二人為樂首將縣州縣樂戶造一簿籍有司用印給發聽其管理不服者呈治如有因而詐財者許被害告發坐贓問罪

一但有流來水戶在於地方惑誘良家者許樂首稟官趕逐出境如有通同容主詐財惧惡隱朧不報者一體究罪

一各樂戶家但有容留大戶及賭博光棍而生可疑之人者許樂首挨查稟官違者事發一例同罪

一祈報祭賽設事鬼神祭奠夜門哀痛死者俱不許招集娼優淫言褻語以亂大禮違者招家與應招之人一體重治

一樂戶但有與老戶良民互罵同毆者加倍問罪情重者枷號

一娼婦不許與良家一樣粧束及穿織金粧花補衣戴金珠翡翠首飾違者盡追入官變價充孤老布花之用

一娼婦所入之家必有夫婦之禍今後娼家婦女但有在於良民之家經宿住留及包占者除將容留者陞戶二則罰穀三十石輸邊外娼婦重加拶打樂首不舉者重責枷號問罪其以禮聘娶從良者聽從其便不許一槩攀援

一樂戶買良及勾引良家婦女暗行淫邪除依律問罪外仍加責枷號

一原籍良民夫婦不才甘心賣姦度日者辱祖羞親冣為無恥見官樂戶叩頭傍坐訶罵不許還口以示激改之意凡犯到官比官樂加倍重處

一樂工之家擅用銅鑼鼓響器送字號軸帳及用圍裙坐褥者枷號重責

樂工有地者既納糧差又
朝賀祭祀接官一歲在官不減一月原無工
食丁銀免出蓋下三則人戶力差銀差
二者無並出之法也

民務卷之四終

鄉甲約卷之一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呂　為申明鄉約保甲以善
風俗以防奸盜事照得成周立教監於夏
商士有庠序學塾以樂其群民有比閭族
黨以萃其渙故百井結為一體千民聯屬
成家觀俗于鄉則里仁為美化行于下則
比屋可封未有人各任情家自為俗而能
成遷善遠罪之治者也自教衰民散之後
惟鄉約保甲最良雖化民成俗之意未及
方人而軌衆齊物之方寔仍前代茲二法
者
累朝之所申明
廟堂之所建白不啻再三矣乃有司視為常
套談者反啓閭巷苦其騷煩聞之疾首非
法之不良民之難令則行法者為法之病
也約束不擇善良編派委之里老時逢朔
望聚者豈無千人待至未申遣者不聞一

諳汎雜而來餓疲而散
聖諭昭揭遵違誰復知剛紛壁分明姦宄全不
覺察即犯者盈庭罪人滿獄吾惟有三尺
之法在輕則杖笞重則絞斬如此而已矣
不知先王以刑弼教非以刑為教也嗟夫
道之以政而後齊之以刑猶為末務矧一
言不教而惟五刑是加豈
朝廷設官之本意哉積習既久振舉實難苦
殿最之條但以教化風俗為首則守令之

政自以鄉約保甲為先鄉約實行自無奸
宄猶有奸宄是鄉約之法未行也保甲實
行自無盜賊猶有盜賊是保甲之法未行
也二者不行即有便捷之才清修之節簿
書詞訟催科之能不免為俗吏何者謂其
所急者末而教養之政不修也寓教養于
鄉約保甲之中則詞訟自息差糧自完簿
書不期省而自省矣但勸善懲惡法本相
因而鄉約保甲原非兩事未晓稔讀

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應行事例所謂鄉約之
所約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但約為
主勸善以化導為先保主懲惡以究詰為
重議將鄉約保甲總一條編除寄住流民
各聽房主地主約束容留者查其來歷出
入者問其緣由但有强盜竊盜生發即將
房主地主並治外其餘本縣及寄庄人民
在城在鎮以百家為率孤庄村落以一里
為率各立約正一人約副一人選公道正

直者充之以統一約之人約講一人約史
一人選善書能勸者充之以辦一約之事
十家內選九家所推者一人為甲長每一
家又以前後左右所居者為四隣一人有
過四隣勸化不從則告于甲長轉告於約
正書之紀惡簿一人有善四隣查訪的實
則告于甲長轉告于約正書之紀善簿其
輕事小事許本約和處以息訟端大善大
惡仍季終聞官以憑獎戒如惡有顯跡四

牌知而不報者甲長舉之罪坐四牌四牌舉之而甲長不報者罪坐甲長甲長舉之而約正副不書寔印官別有見聞者罪坐約正副如此嚴行則一人罪犯九十九家之責也九十九家耳目一人善惡之鏡也平居無事則互相丁寧一有過惡則彼此詰責曰蓮妖術奸究兇民何所容其身出境為賊在家窩盗何所遁其迹地方安得不輯寧百姓安得不寡過刑清政簡之效

可以漸臻知禮畏義之風可以日長此真前第一急務也為此將已試者與二三有司之講求之倘以怠忽之心應督責之命選擇不得其人激勸不由其道則期會稽增煩擾約束反濟奸雄非法之無良寔爾有司惰慢之罪也本院覥然撫臨於上豈能昧是非之公以相曲庇哉

鄉甲約卷之二

鄉甲至要

一鄉約原為勸民保甲原為安民行之而善則民樂於行行之擾民不惟無益而又害之如約長保長不許用無身家棍徒使挾倚外需索一不擾約保不許出一里之人不許拘數准令一處住居者行之則近便易行二不擾不許令鄉保長等打卯接官及派應夫役三不擾掌印官自己抽查

不許委佐貳首領及快壯查點巡邏四不擾鄉甲中有事保賊盗人命方許呈報如鬪毆小事等項聽民自便不許呈報五不擾去此五擾而後良法不失美意民自樂行矣此最喫緊故首列之行者幸留意焉

會規

凡一約之人或寺廟或公館或大家廳房可容百人處所上面立

聖諭木牌一面傍設約正約副約講約史四坐將約衆分左右二班如所在寬厰作板凳數條約衆論齒序坐亦可每月初二十六日一竿時候取齊擊鼓三聲約中擇少年讀書者四人為約贊唱排班班齊鞠躬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三叩頭平身分班對揖平身唱正副講史就坐唱甲長出班言事十甲長出向牌跪舉曰本甲某人某日行某善某人見證舉畢分立于班前為善與證人出向牌跪約正副問明約史即照口詞記于善簿畢為善者叩四頭起十甲長復出北向跪舉曰本甲某人某日為某惡事某人見證舉畢分立于班前為惡與證人出向牌跪約正副問明約史即照口詞記于惡簿為惡者叩四頭起約正副先將本甲善惡事勸戒二簿約史講又將本甲善惡事勸戒一簿畢約講講勸善一條講律演一條畢畫左右二扇卯簿畢其有事不到諸甲中代之給餅卯簿寫一餅字但不許連給三餅至日應舉善惡者亦不許給餅畢總揖

聖諭而退仍將裕葉未完事件叮嚀申戒下會定完如約正副講史一二人有事不到三人

成之行事

一每百家選約正一人約副一人俱以正直公道能管束處斷者為之約史一人約講一人俱以正直識字能勸善戒惡者為之如百家之內無此四人二百家有此八人遥相管束亦可或八人總管二百家亦可或不足二百家或二百家有零者在州縣正官各隨地方街巷村落遠近編派難以拘泥但不許越管以制不便挨查其同居

父子兄弟只報一名在約分居者人人在約如有樂善之人父子兄弟情願俱入鄉約者聽從其便

一選約正約副約講約史須百家箇箇情願者選甲長須九家箇箇推服及常不出外者如扶同濫舉非人許不願者舉出但全人難得或舊過而改新或善多而過少或口毒而心善者情願從今學好不妨准收

一甲長不服人許九家同稟於約正副如果不稱九家另舉一人更之不許輪流攀當約正副不服人許九十八家同稟於官如果不稱衆人另舉一人更之不許一人私告中間如有以曲為直將善作惡向親識受買囑報私讐欺貧賤大傷公論者亦許同約公報到官小者本約除名紀惡於申明亭大者比衆加倍究處如無大過及三五人私怨者不許輕更約正副致有投充推諉以生奸弊

州縣正官先將各約為善為惡之人密細訪察要見某約某人某日為某善事某約某人某日為某惡事却將各約善惡兩簿及作善作惡之人拘查或隨便親到本約呼喚審問如果善惡是真而本約不曾書寫者除當面獎戒外約正副講史各重責紀過甲長四隣隱匿不報者與作惡之人一體重究

一旌善申明二亭

一國初設老人二名以佐州縣之政但老人名色近皆歸於里甲催科及僕隷項當朝秦暮楚人皆恥為今選縣州縣殷實有德二人另名公正總理城中鄉約四鄉再選公正八人分理各鄉鄉約各約正副講史不公不法聽其糾舉應更換者聽其保舉各給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給與耆老衣冠如果正直無私督約有功者三年給與冠帶

一約正副舉行鄉約一年之外許戴着老幅
巾青直身博帶見州縣行兩跪一揖禮州
縣起立答揖見本院亦許兩跪一揖本院
起立拱手本一平民一旦如此優待為約
正副者可不勉勵奮發勸善懲惡表正風
俗以仰體上官之心乎
一約中一年無人違犯條款格葉者約正旌
善亭紀善一次二年無犯者約副亦於旌
善亭紀善一次三年無犯者約正副二人

先以花紅卮酒賞送於公堂約講史各紀
善於旌善亭一次六年無過者約正副講
史各送扁一面本約九年不違犯條款格
葉者同約保舉約正給與冠帶約副免本
身差役仍與約講史俱給約正衣冠以禮
相待十二年約中不違犯條款格葉者約
正副各送牌扁書本院姓名待年至七十
仍從各約通舉准入鄉飲酒席其約正年
近七十不能待九年者掌印官每年考其

勤惰公私等第但肯実心任事三考各約
第一者三年亦准冠帶
一約正副講史止為管教一約之人不許接
送官員及州縣一切差委接遞聽事朔望
升堂及不干本約事情無故騷擾拘喚無
罪輕加凌辱以傷優禮良民之體違者掌
印官即係昏庸不肖壞亂鄉約雖有他長
亦行戒飭
一約正副講史除正項親朋禮節往來外如

有處分本約事情因而受人隻雞杯酒斗
穀分銀者即係不立行耻無耻之人被本
約許出枷號送迎仍紀惡申明亭鄉邦不
與為禮
一除縉紳舉監生員不須編入鄉約外其致
仕閒住州縣佐貳首領及省祭散官衣巾
生員但有德望衆推為約正副者州縣官
以見任鄉官在學生員禮貌一體優待與
各約正副另班行禮

一鄉約呈報善惡及條陳利害者不分是何
衙門俱用連七粗紙手本封袋縫上寫某
州縣某字約約正副某人某人封若係縣
約公報則寫某州縣某字約約正某人等
同封不許用細紙以生科派之端
一大奸大惡久慣行兇報惡紀惡動輙與人
為讐者許同約百家連名指寔用手本封
固差約中一人齎禀州縣掌印正官差的
當兵快當時鎖拏扭解本院

一鄉約之中不怕豪强梶惡只怕浮薄少年
此等浮薄之子或係大家貴族倚托門第
錢財將欲不編入約此人置之何地將欲
編之約內彼傲氣雄心輕口薄舌無恂恂
鄉黨之謙懷卑卑貧賤之意甲中不敢舉
過約中不敢紀惡或造言揑事或構怨生
讐其明理父兄當思共守
聖諭科條替伊教誨子弟不護短不尤人不明
理者或到約中發怒令長少難堪或向州
縣遍呈托守令處置彼庸懦有司那分皂
白約中一夥平民何苦與人鬪氣從此而
一約壞矣一約壞而各約皆壞矣以後約
中少年務要低心下氣一遵條欵格葉不
許分毫傲慢掌印官時時另行體察但有
擾混一約不成者另申本院施行如有狗
私誣善以傷衆心者訪知以罷軟論
一約中除樂戶家奴及傭工佃戶各屬房主
地主稽查管東不許收入鄉甲外其餘不

分匠作裁縫厨役皂隷快手門禁馬夫但
係本縣老戶人家或客商經年久住情願
入約者俱許編入鄉甲以鄉黨輩數齒序
不許作踐
一各州縣做監牌十面長二尺寬八寸凡不
養父母時常忤逆者牌書不孝某人骨肉
無恩尊長無禮夫妻無情父子生分牌書
不義某人偷雞摸狗椓樹掐穀係本縣老
戶人民者牌書做賊某人賭博開場等鬼

牌書賭博某人遊手幇閑牌書光棍某人
生事毆人牌書兇徒某人詭隱地糧欺騙
詞訟陰險害人貪婪利己牌書奸民某人
口無實言行無實事撥弄是非妄傳誣告
牌書詐偽某人誆騙財物勾引婦人及一
切許事不顧行止體面人所共惡者牌書
無恥某人嫖蕩破家牌書敗子某人各用
一大字釘於本犯門左每會跪約聽講街民
不與往來

兩院訪拏即將此人舉報待十分悔悟本
約連名出連坐甘結保其省改者方許去
其門牌

一鄉約有犯除徒流以上自有應得罪名外
其餘紀惡呈報訪知等事不係告發者只
是朴責重者枷號不許問罪

一各約紀善紀惡紀和紀改四簿有司終日
查考倏如一百二十約每日照依約號次
序初一日某字號等四約講史送簿來看

掌印官細查善有可賞者批奬三二句惡
有當懲者批戒三二句其和處不當者即
與更正罪惡大而和不足以盡法貧者拘
來責治不貧者罰穀多不過五石少不下
一石註於簿上責令甲長催完不次查簿
即於罰穀項下註某月日納訖其穀即貯
本會殷實之家以備本約社師束脩及孤
老殘疾賑濟或本約不得已公用俱約正
呈知掌印官方准動支不許有司將穀入

倉違者以科罰坐罪其批查約簿俱以紅
筆大約每日查數本一月查一週其大善
大惡登記州縣善惡和改簿上以備申呈
上司大加奬賞拏問施行

一凡講約之日遇大雨雪致於次日不向甲
長給假而不到者紀過一次無假三次不
到約者稟官

一麥忙放通假雨會秋忙放通假兩會其間
或疾病或家中疾病或公事或忙事或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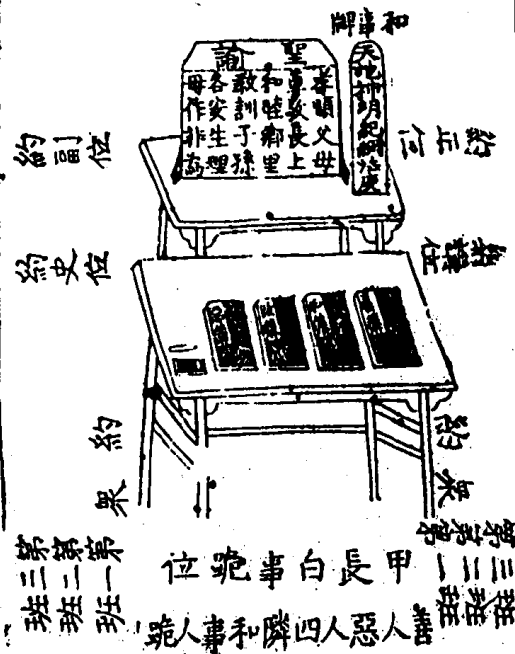
行給单假者俱許准理其疾病及遠行之
人過三假後再給不許每會點卯不到罰
穀致誤窮漢生理違者罪坐正副講史
一每約百家選保正一人百五十家量加選
保正副各一人鄉甲之內屬本縣者聽其
挨查出入鄉甲之外屬房主地主者聽其
訪問但有為盜窩盜聽其舉報到官但有
失盜聽其率領各甲救護其甲中人等除
六十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免其救護外其

餘壯丁十月後收秋已畢三月前農工未
動各家所備鎗刀弓箭短棍繩鞭等器一
百家或二百家內共覓教士一人令其習
學武藝一年覓一人習一藝不及五年而
各藝皆熟矣又以本甲教本甲不及五年
而各人皆熟矣一甲共置鑼一面保正副
各置銃三杆遇有盜賊打劫甲中鳴鑼保
中放銃一擁救護但於盜所生獲或扎死
强賊一名者州縣官花紅鼓樂迎至公堂

銀杯遞酒三杯當時賞銀十兩仍給帖一
張免其本身差役如果賊見救護人多要
殺失主并圍失主見賊要殺罵人不許救
護保甲人等一味上前捉賊不許因而解
散並盜賊殺人與救護者無干盜賊走脫
則救護者何用況賊見失主罵人而救護
者不散彼何讐於失主而殺之耶
一保正副須選家道殷實力量强壯行止服
人者為之如有優占即令其子男弟姪為

之不許掌印官聽囑徇情巡捕官受賄賣
放却為無德貧棍頂充盖盜賊打劫不尋
窮漢而棍徒保正豈能率人借保甲之法
率百人之衆代富勢者看守家財何負於
彼而推托以圖苟免耶是法也有司必不
遵行但遇地方失事賊盜脫逃者掌印巡
捕官即註劣考
一鄉甲之約良民分理于下有司總理于上
提綱挈領政教易行日考月稽奸弊自革

若掌印官視為虛文如醉如夢則約正副以為奇貨通賄通情是良法反為弊政鄉約保甲果弊政乎何不將周官法度一讀也故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賢守令嗚呼吾輩讀聖賢書受民社寄終日抗塵走俗身教既不倡先言教又不修舉上負
朝廷下慚士庶予夜深思寧不汗背本院自媿庸劣願與諸君子共勉之

鄉甲會圖

凡處斷本約事情將和事牌移置
聖諭前約正副先在牌前焚香誓曰處事不公身家被禍叩四頭起干證同有事人向牌前誓曰舉事不公身家被禍從公實說說訖叩四頭起約正副問有事人明白心服斟酌王法天理人情與講史商量處斷斷訖約史向牌前誓曰紀事不公身家被禍叩四頭起即紀其事於和處惡簿有不服者聽其告官約中具由以備查取其向善紀善人等俱一體誓神以壓嫉妬之口

聖諭格葉

州縣　字約第　甲　係　籍　戶
一父母　在　衣食　缺　忤逆祭掃　缺
一長上　尊敬鄉里　和睦放債　違禁
一子　孫　教訓
一地　頃　畝　分差糧　完　完　完　完
一生理　勤　惰　用度　儉　奢
一救命會積錢　千　百　十　文量貧富為多寡
一積菜　百　十　斤　積糞　十　車
一養牛　隻　驢　頭　猪　口　羊　隻　雞　十　隻
一栽桑　百　十　株　棗　百　十　株　榆　百　十　株
柳　百　十　株　雜果　百　十　株　雜樹　百　十　株
一取繭絲　十　斤　兩　紡花　十　斤　兩
一衣食　足　身無破絮家無糟糠
一荒閒地土　畝　分　種菜　畝　分
一賭博　宿娼　酗酒　詐財
一聚衆行兇　白連隨會
一容留姦盜生人　行使大秤小斗
一被人告　次　不告人　次　唆誣人　次

填格葉法

第一格填某縣某字約第幾甲係約正副約
史則填約正約副約講約史係甲長則填
甲長係甲衆則填甲衆某某人係軍民匠竈
籍或上上或中中或下下戶
第二格父在母不在母下填一不字母在父
不在父下填一不字俱在父母下填一俱
字俱不在父母下寫一不在
第四格填子某人某人孫某人某人或時常教訓或通不教訓
第五格填地幾頃幾十幾畝一限完填一字
二限完填二字三四限俱同
第六格填在農生理或賣酒生理或傭工生
理各照生理填寫
以上俱於領格葉之日約講史審明填
寫其錢糧四限完一限填一限
一十二月十六日約正率十甲長焚香誓神
曰凡我會人審填格葉遵行者不許誣枉
違犯者不許回護如有不公不實神鬼鑒

察身家趂禍叩四頭起約正先唤第一甲
長到
聖諭前填第二格約吏問其人事奉父母衣食
有無缺少如缺則於衣食下填一常字不
缺則填一不字祭掃缺填一常字不缺填
一不字
第三格尊敬長上填一長字不尊敬填一不
字鄉里和睦填一常字不和睦填一不字
放債違禁填一常字不違禁填一不字
第四格子孫教訓填一常字不教訓填一不
字
第六格或常勤不惰或常惰不勤或好奢不
儉或好儉不奢各照格填
第七格填錢數各照多寡實書
第八格填積米積糞數
第九格填牛驢猪羊雞隻數
第十格十一格填栽樹數
第十二格填絲綿數俱分毫不許增減

第十三格衣食四項填不缺衣食者填亦足
次貧填富足貧填不足身無之上填未至
二字極貧填不足身無之上填見今二字
第十四格荒地種菜照數填
第十五十六十七格犯者填時常字不犯者
填不敢字
第十八格被告三款照次數填填畢至十二
月二十日以後約正將格葉冊革釘送掌
印官處查遵違全遵無違者紀大善一次
全違無遵者紀大惡一次仍行責治半違
半遵者量輕重酌處仍將舊格葉收庫照
數發新格葉於各約其格葉一年一發鄉
約三年一發紙張工墨之費許於正項公
用錢糧開銷若正副講史甲長填格葉不
公不實者訪出各重責枷號其約史甲長
格葉四鄰報填正副講格葉十甲長報填
俱不許扶同妄報一字
編鄉甲字號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正直公平懽愛忻喜忍耐
讓恭溫和柔美畏天 守法懷德循理知止存心
省身克己知仁宜哲 睦婣任恤富貴康寧昌盛
豐足進修講習敬謹 純篤操持有常千禎百祿
勸君學好希聖為賢 端方清靜實行真言淑慎
莊潔福壽延綿吉祥如意飽煖安然

續編鄉甲字號

人鍾五秀靈於萬物慧悟聰明剛毅樸訥六府
三事水火金木復性（原是正德二字）利用厚生土穀陰陽
寒暑日月星辰昭晰宇宙鑒視嚴森春冰惕勵
戒懼臨淵一鄉善士鸞鳳麒[illegible][illegible]賞民頌此感
彼欽凡茲黎庶細聽吾說望[illegible][illegible]依致我樂悅
恩則雨露威是霜雪路只兩[illegible][illegible]爾審擇

右一約分占一字如約多而字號少者再續

鄉甲約卷之三

一和處事情以息爭訟 事人生天地間誰沒箇良心各人拏出良心來少人的就還人惱着人就陪話自家得罪於人自家就認不是這等有甚麼爭競只為那奸狡的利己損人強梁的欺大壓小昧心的枉口刁舌或自知理虧先逼攔頭假狀或買求硬證專告無影虛詞到那衙門時吏書皂隷使了多少錢撈板鎖枷受了多少氣有年沒月悞了多少營生往來酒飯使了多少盤纏父母妻子躭了多少憂愁一入衙門身體不屬自家田宅不能自保俗語云原告被告四六使鈔又云官府不明沒理的也贏你自尋思告狀那有一件好處且如鄉隣有事你知我見哄瞞過了誰如有不平到那鄉約中口稟一番約正副查本甲八喚來一問如係兩約請兩處約正在一處同問誰是誰非眼同證見二問明差那

證見押美、邪理屈的替邪理直的妥妥禮
物上門陪話約史仍將所問事情来歷始
末一一記于和簿如事情稍重及不服處
斷者不問告何衙門約正副分別是非補
呈予一張遞于問官以憑從公究處仍將
理屈者紀惡如本約處分不公約正副坐
罪如處分極公而誣枉約正副者分外加
責這等和處既不失鄉親體面又省了多
少錢財免了多少凌辱何等便宜各約百
姓切記吾言須至和簿者

計開

應和條件

一婚姻不明審問原媒某女定與某男受何
定禮量其貧富除富貴人家外其餘下三
則人家多不過十兩少不過三兩主令成
婚若嫌貧棄婿將女別嫁者本約審明待
告狀之日一同呈報

一地土不明查審文契中人應退回者退回
應找子粒者找子粒應補差糧者補差糧
筭明主令改正若係欺隱詭寄不肯首正
者待告狀之日本約一同呈報

一罵詈鬬毆主令理屈之人買辦禮物與理
直者陪話若有傷者審明記日待告狀之
日一同呈報

一牲畜食踐田禾照畝賠償如打死人牲畜
者照價賠償

一放債三年以上本利交還不與者處追借
人財不還及毀壞者主令賠補

一錢到取贖房地力不能回者果係日久利
多酌量情法兩便委曲處分無令貧人失業

一買賣貨物不公虧損人者主令改正不改
者紀惡呈報

一地界房界不明者查明改正

一走失收留人口牲畜主令各還本主中間
事情應處分者處分應呈報者呈報

一約中處和事情不係偏私受財誣直作曲

寃枉良善者有司不許將約正約副擅加
凌辱

一除徒流以上罪名本約不得專斷外其笞
杖事情掌印官將詞批與原告執付本約
問明開具手本以憑處斷願息者聽登和
簿徑繳原詞有司不許加罪若將輕小事
情不批本約而徑批佐貳首領陰陽義民
等官差皂快勾拘者掌印官另議

一本約之人在別州縣生事者聽各處官司

斷理若在本縣別約生事者聽別約斷理
事完之日仍付本約紀惡若本約偏聽與
別州縣別約為讐者掌印官問明將為讐
之人盡法重處

一大小過失不分新舊但能自首改正者俱
免究罪

一
國初老人里長俱許笞杖斷決今恐是非違
累只用口說和處倘有因成人命併不許

干連本約違者有司另議

此卷後添餘葉五十張以載本約和處之事

鄉甲約卷之四

一紀善以重良民事天理在人心箇箇都有那一箇人平生沒一件好事那一日不說幾句好話所以

朝廷設那旌善亭以記善民使為善之人名姓褒揚不善之人知所羞媿近来教化不行百姓們就幹一好事官府不知就存一好心鄉黨不重將你學好的百姓都虧負了我今置一本紀善簿放在鄉約中凡我百姓不論貴賤貧富老少尊卑有一善事不論大小四隣報於甲長到那會日舉在鄉約裏面將那好事就記在紀善簿上天長日久好事漸多州縣官吊查真實類報本院或各道出巡吊查那鄉約善簿細細分別誰是大善誰是小善誰是真善誰是假善誰人善多誰人善少逐一等第明白以憑輕重禮待如被告到官曾行大善者如何曾行小善者如何無善者如何如賑濟蠲免曾行大善者如何曾行小善者如何無善者如何如鄉飲冠帶曾行大善者如何曾行小善者如何無善者如何善大善多者便宜必多善小善少者便宜必少無善可稱者只以常人相待約正約副約講約史人等務要秉公持正上誓

天地神明下服尊卑長幼記一善不許假捏徇私懷恨刁難如有善應紀而不紀本無善不當紀而紀及不由四隣甲長舉報不同正副講史問明不寫善事實跡者罪坐正副講史四人今將應紀善事大畧開列于後仰鄉約遵照施行其為善在條件之外者不妨指事直書須至簿者

計開

善行條件

一孝順父母者一事為一大善

一尊敬長上者一事為一善

一捨義學義塚捨飯捨衣捨藥捨方及報信

指路者為一善多者為一大善
一勸化十人改過者為大善五六人為中善
一二人為小善能化大惡者一人准作十
人
一救人貧苦助人婚喪可值銀二三兩為大
善一兩以上為中善五錢以下為小善
一代人告狀勸回和解者一事為一善
一能成就人好事者一事為一善大者為一
大善

一能拯人患難者一事為一善救人一命者
為一大善
一修橋補路者一事為一善修寺廟塑鬼神
喫素念經朝山設醮者此是諂神求福之
人不許紀善
一家富而衣服車馬酒席不肯奢華只尚節
儉者一事為一善
一能受辱忍事者一事為一善
一捨人物不隱昧即還原主者百錢即紀一

善多者紀一大善
一牛馬驢騾死而能埋者及不食牛馬驢騾
肉者一事為一善
一幹公道事不行奸巧者為一善
一積穀積錢過數者為一善
一年能守格葉者為一大善
一年不犯條款者為一善
一九族之親貧老無依能收養或給衣食令
活終身者准二大善

一同行替人勞苦同飯替人還錢同事而已
無罪替人分過同勞而已獨善不肯專功
小事紀一小善大事紀一大善
一百姓有大善人所共知衆所推服者許約
中連名不時揭報掌印正官申詳本院以
憑優奬其尤關係風化倫理者仍送牌扁
鼓樂花紅以示旌異
一凡小善五次中善三次俱准大善一次紀
名於旌善亭上面大書姓名下面分紀實

革心犯人准到官杖一百以下者應納贖
免其納贖應的决免其的决牌上仍存姓
名若犯私罪者免紀惡一次罪姑減半若
再犯私罪者不准饒免善牌除名惡牌紀
過
此卷後添餘葉五十張以載本約善人之事

鄉甲約卷之五

一紀惡以示懲戒事

朝廷設官滿天下不為管善良之民那善良之民他納糧當差分毫不少兇心惡事一些不為立身則行公道積陰隲見人則深唱喏高舉手天下要那許多官何用只為你這不良之民兇惡的拏刀弄杖欺凌那善良強梁的倚勢恃財作踐那柔弱奸巧的百計千方啜哄那老實

朝廷差糧詭隱延捱不肯上納他人財帛搶騙爭奪沒些廉恥清平世界叫你這影人混的不得安生所以

朝廷無奈做一部

大明律置五等苦刑罰設天下大小官員只為鈐束你只影歪人替那公正善良的百姓作主隨你是何等英雄好漢

朝廷法度還比你勢要你就走在海角天涯也拏得你來就將你殺了剮了你往那裏

去但念你這惡人生下來時遇着不省事的父母沙謅伏長大了時和那不學好的親朋亂道胡行日日年年把只箇身子十分壞了自家也不知道自家是甚麼一箇人全不覺自家分毫不是那善良的見你如臭屎一般那惡事的見你如毒蛇一般誰好說你誰敢勸你你就不犯刑罰也做了箇沒行止的人叫人做了些罵名你犯了刑罰時就是箇沒主兒的身子纏

官府夾打牢獄中你做父母的也是苦命招了多少羞耻與你做妻兒的也是苦命躭了多少憂愁到此地位悔之何及我今把你百姓的小過[illegible]不說只將犯條款的大過惡二十二條[illegible]在紀惡簿上你雖日未發過惡我都不題自入鄉約之後犯一件過惡就記在這簿子上州縣官暨月一查小過失勸化肯改的便罷中過失與三犯不改的發州縣官處置大過失定然

解來我台衙法度將你做箇惡人的樣子若要救你性命除是約正約副領着聚會中人保你我纔饒你我定不失言你們千萬記着須至簿者

計開

惡行條件

一子婦衝撞父母及自吃酒肉父母粗茶淡飯自穿絹帛父母破衣爛裳自騎鞍馬父母步行自享安閒父母勞苦及一切不服管束氣惱爺娘親死三年不堊服內宿娼

作樂者是為不孝之子四鄰甲長報知約正副紀惡開揭送官情重者枷解本院

一卑幼侮慢尊長兄弟互結冤讐隣里以小事相爭親戚以微嫌起怨甲長報知約正副即與扶禮仍處分明白登記和簿其卑幼兩犯尊長者約正副開揭報官以憑究處

一丈夫寵妾凌妻正妻欺夫虐妾繼母折[illegible]

前子婦翁嫌婿改婚伯叔兄弟欺淩寡婦
孤兒逼嫁奪產公婆因聽送供給淩虐兒
婦小姑小叔陷害哥嫂嫡長兄騙占卑幼
家財貰使義女賣與人為妾以上數事俱
係惡俗許鬥隣甲長約正副苦勸不改者
開具揭帖公同禀官以憑懲處
一白蓮教無為教南陽教明尊教白雲宗百
家成群千人為號持齋念佛瞎結私通夜
聚曉散或妄言天文或僭稱官號歛騙錢

財姦汚婦女愚民被其欺瞞全不知其詐
偽誠可哀憐四隣甲長禀知約正副止將
傳頭教主開寫實跡綁縛送官或本教中
人有能拏獲真正傳頭教主送官者俱賞
銀五十兩其餘吃素念佛男婦限本約勸
化三箇月仍舊聚會邪說不改者約正副
體訪真實報知州縣依律以妖言惑衆定
問死罪仍枷鎖家屬待拏獲傳頭教主之
日然後釋放其四隣甲長明知不舉者即

係同夥妖民一例盡法重究至于術士邪
人廻避鎮魘及驢馱神像頭項佛經化緣
修造者約中不許容留施捨違者約正副
紀惡呈報
一三五成群焚香飲血帶刀持棍一家有怨
則同去報讐上門亂行採打見人財帛則
設法搶奪到官捏證扛幫或挾騙娼婦財
物盜搶成熟田禾百端為害一方不寧者
約正約副率領同會之人詳開惡事遞送

掌印正官扭解本院
一暴横兇徒拏磚握石擦掌摩拳氣高聲粗
無故開口罵人動說打死對命或強買貨
物或硬主事情或撒潑圖賴錢財鄉約有
此等人不分初犯再犯事大事小約正副
連名同會之人詳開惡事遞送掌印正官
盡法施行
一刻薄賊名或爭酒食起恨或因借債懷讐
脚踏茂盛田苗拔打未成瓜菓或夜燒房

屋柴薪或毀傷牲畜器物或採打小兒或唆詞作證此等之人最可氣恨但有拏獲者除將本犯盡法重治外仍將拏獲之人照捕盜例一體給賞

一淫邪棍徒哄姦良家婦女騙買為妾因而販賣為婢為娼又包姦娼婦敗亂家風因而當賣衣服首飾致令妻室投井自縊者四隣報于甲長約正副許不時指實送官着實重治情重者仍解本院

一甲中除開酒飯店家宿下過客暫時經行外其餘往來親友人所共知若遇面生可疑之人不係本鄉本里四隣甲長查其何處人民騎坐何畜帶何行李因何相交來此何幹或係的事道友或係窩訪通家或係賭博相識盜賊合夥務要十分盤問如踪跡可疑即便密細報官本甲之人但有出外經宿者自知四隣甲長有何事故到於其家帶何物件回來仍告隣家查其有無添帶物件如財物以[illegible]者即便拿送甲長稟於本約送官施行如[illegible]覺察不嚴及無故而拔許者四隣甲長[illegible]

一賃房買賣客户座村農作流民房主地主務尋的當保人熟知來歷方許容留仍將本院住人共若干家五一座頭遞照鄉約法互相覺察家主或一月半月訪問院人所幹何事所交何人如不仔細覺察致令出外作賊或窩藏外盜者房主地主不問曾否知情不分是何人家俱以窩主律分

別治罪

一賭博開場之家幫閒綽攬之[illegible]或哄賺幼年破家或勾引痴愚迷性彼[illegible]蕩向陰傾騙財幫食四隣甲長有犯牌骰頭錢及攤場財物查其起滅情弊報知約正副當時送官除將在場財物給與外仍於犯人名下追穀三石充賞

一造言生事弄巧行奸好講閒門是非慣貼

匿名謡語破毀人家好事離間人家骨肉
這等壞心奸民四隣甲長報知約正副小
者初犯紀惡改正大者及再犯者開揭送
官盡法重處
一雞鴨猫狗過墻牛馬猪羊入院當時趕送
出門或知是四隣之物次日送還如收藏
三日本主尋而不與者即係盜賊本約紀
惡一次仍報知州縣懲治再不改者以竊
盜論其兵快應捕人役誣執平人為賊細

縛苦拷詐騙財物公差下鄉打詐需索者
輕則本約紀惡重則指事連名報官若畏
懼不報者約正副甲長一體重治
一士農工商每日各有生理如有遊食光棍
短衣長裙高帽細網酒朋茶友終日遊街
或捕鳥鬪雞或圍棋雙陸安閑自在一百沒
生活一月以上者紀過一次兩月不改者
甲長約正副報於州縣拘令照月應當轎
扛等夫以罰其惰

一醉酒無德打街罵巷怒子毆妻及子弟生
事父兄不説婦人罵街男子不管者四隣
甲長舉報約正副紀惡以憑查處再次不
改者報官懲治
一放債只許一年三分起利過三年者本利
倍還不還者法當告理若一年加倍起利
及雖過三年而折准田宅人口强拏欠主
採打苦拷者以勢豪論本約同名稟官究
治重者申解本院

一物價有千般斗秤無兩樣以後民間秤只
用十六兩斗尺照官定法式物貴物賤只
在價上消長不許使假瞞人以後敢有私
用大小斗秤人者甲中舉出重究有能奪
來稟官者准於犯人名下追銀三兩給賞
一縱放生畜作踐他人田禾强砍兩隣樹木
侵賴地界房界謊寄地土脱漏丁撥或税
寫假契或洗改文冊或造私錢假銀或信
邪人燒煉一切昧己瞞心説謊負約約中

有此等人不分初犯再犯俱要紀惡仍擯
實報官依法重處
一騙賴財物不還花費官物不補正項錢糧
不納負累里長包賠者約中紀惡勸戒再
不改者報官
一戲子小唱水户及不做生活少壯流民及
遊食僧道乞食棍徒不分何等人家俱不
許容留如違將四隣甲長約正副一體重
究

一窩訪奸民與各衙門積快為通家以報紀
詐財為得計大奸巨惡投托得以藏身害
户良民無故忽然被禍約中但有此人豈
能欺瞞隣佑許四隣甲長報于約正副密
開實跡揭報掌印官嚴拏扭解本院如不
肯舉保者一體治罪
一律分良賤所以重鄉隣之體也以後富勢
家奴凌賤貧窮老户爭坐爭行干打尸罵
者許約中速介稟官重責枷號以將家主

紀惡
一善惡不分大小凡犯條欵事中者俱要實
紀公紀一人小惡不紀再一人犯中惡者
就要比例中惡不紀再有一人犯大惡者
就要比例到底紀惡不成不消三箇月大
家攀扯起来正副講史何辭以對但查簿
之時掌印官酌量大小自有處分耳
此卷後添餘葉五十張以載本約惡人之事

鄉甲約卷之六

一許改過以甯愚民事人非堯舜誰能無過不怕有過只怕不改過君子立心學好一時性氣不平思想不到纔有差失自己羞慚痛加悔恨小人立心原不公道幹事只占便宜氣高膽大不顧死生性狠心奸不遵理法若一一與他計較身也沒處安揷但念此等之人眼不見詩書耳不聞義理心不知古道口不講王法今日纔入鄉約

纔學好人舊日歪心怎能就變為此立改過簿一扇凡犯大惡豎釘門牌紀惡申明亭限一年不犯闔約保改除去豎牌中惡及三犯小惡者限半年小惡限三箇月約正副講史及本甲保改者俱登改過簿上舊日罪名雖惡簿不除後來通不計較待善簿有名之日仍以善人相待凡我百姓各務洗心滌慮但不殺人放火强姦斷路其餘都許改過既登改過簿上有人將舊過告官者州縣官不許准理有人將舊過許條者約正副將許條之人紀惡一次仰各州縣及各約人等一體遵行須至簿者

計開

一一犯大過及三犯中過者上司訪察便該報名拏問如有保改狀到官登名改簿者免其訪察拏問

一一犯大過三犯中過五犯小過紀惡申明亭者約中跪會聽講會人不與相揖酒席

不許入坐若登名改過簿者照常以禮相待

一門釘豎牌者見官囚首不許戴帽一年限滿再有保改者方許除牌

一門釘豎牌申明亭紀惡者原係充警人數每朔望升堂責令跪於公堂將申明亭過端高聲自念一遍叩四頭出門有保改狀到官者免念堂

一有過之人登名改簿以後能行大善衆所

心服者將申明亭過端盡與洗去待三年
以後真成善人有指實者取公正約正副
甲長隣佑保結州縣大書旌義三字扁其
門端以示旌奬
一善簿紀善後雖犯惡善簿不泯其長惡簿
紀惡後雖有善惡簿不掩其短俱各存之
惟是門左豎牌申明亭惡跡准除洗耳
一大惡登申明亭牌上者須有大善一次平
對得過大善也不紀錄只將惡人牌上姓

名事實准與洗去兩紀大惡及一惡可恨
者門左釘豎牌示辱待閭約保改者姑准
除去門牌其申明亭惡名不准除去
一大惡限滿保狀式只用甲長一人投遞
本縣某字約約正副講史某人本甲甲長
某人甲衆某人為改過事本約某人某月
日為某事紀大惡一次至今限滿並無違
犯情願改過如再犯者某等甘心一例同
罪須至保狀者

某年月日約正講史某某某甲長某印衆
某某某俱畫十字一張存房一張發約掌
印官將本犯紀惡名下紅筆註四字云准
入改簿
大惡除牌保狀式只用正副講史四人投遞
本縣某字約約正副講史某人等十甲甲
正某人等為保全體面事本約某人委犯
重罪豎釘門牌示警已經一年深自媿悔
理合保領自新伏乞除去豎牌准入改簿

如再違條某等一例同罪須至保狀者
某年月日約正十約副十約講十約史十
十甲甲長十十甲衆十具狀一張發約
一張存房掌印官批云准除去豎牌收名
改簿

重刊風憲約序

風憲約者

中執法甯城呂公觀察三晉時所與郡國大夫約也編中提刑之條五十二按察之條二十總之飭吏治以奠民生要旨如斯焉已攷之允命苞曰刑者侀也

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繇天放已還艾服滋長而綱滋密焉繁脂秋荼栫楊為市鬻非宅褭紾之衷乃平乃允恕恩于戴盆原情于嗌腊鮮不濫矣故曰欽哉惟刑之恤曰治陳於刑而仁行焉則刑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周官以六典簡群吏顯序邦政漢世歲遣使按部州郡舉察治行而又釐功能之詔嚴課舉之坐蓋詳矣乃至神雀五鳳間良吏為盛潁川渤海之倫廉平寬和廩廩德讓君子至今艷焉斯考覈之

明效已是編凡詮胪列摘事選言挈明慎之型標循良之鍵昭哉人牧之端鵠乎寧言三晉慱之方隅銅墨之嘔言不易矣不佞之以

璽書按梁也梁蓋號極澂乎異時歲洊侵民委為道殣嚣訟喧嚚諸

衣黑幪已虛日閒以一二章民
推理快不逞邑里爲贔一時長
吏率鶩虛嚴而邀實意格以漢
京氏之考則悃愊奉職者半計
簿具文者半欺愕避課不在民
者不㪍也衰此憚民更生之謂
何不佞盍恫乎亟取
公已試之約廣之茲土與司土
者共之先民有言君子之行政
也辟醫師之用藥然藥取其瘳
病方不必自己出梁乎猶病者
自腠理以至絡節靡不受痛茲
約固長桑之上池也寧論方不
自己不以藥此察民扰唯我待

長丞尉被翻此書守爲吏范白
以拔進先保嬰之愛已以楚縲
亟烹鮮之理已以懸簡右閉關
之恩廉以砥操慈以綏明明以
照祆慎以止辟刑也如山獄也
如火矢心宣猶蘄壽民脉則中
土之疢庶其有瘳觀風使入
報且有狀矣語有之曰不習爲吏視
已成事又云人類榮名諸大夫
即希蹤古循吏之業思乘不朽
之名也不佞則手是編與諸大
夫約
萬曆癸巳夏梧人陳登雲書于
澄清署

風憲約卷之六

提刑事宜五十二款

本司執

九重法紀司三晉生靈凡笞杖以上訟不得其
情刑不得其當者皆得提勘平反務俾生
者無覆盆之嘆死者耳伏劍之心方為稱
職昔孔子論德禮刑政猶分本末合德禮
不敢問設以政道之而民不從即用殺吾
猶忍邇來治世只恃齊之以刑四字耳果
皆道之以政者乎以刑齊之而當其罪即
用殺吾猶忍邇來鞫獄只恃嚴加拷掠一
法耳果自信無冤民乎夫人情一語之冤
不關榮辱猶且裂眥急喉反覆辯白至指
天誓日而不肯下况妄加鞭笞誤以徒流
甚者鬱九泉不化之氣為千古飲恨之魂
手夫決獄弗慎有司之罪專百十郡邑之
刑名而騃然若聾瞽則提刑者非罪之魁
耶所有應禁應行事宜願與百執事審圖

肱願與同志者共之耳意激切而語直戇
禍急自惕然明罰勅法責在當司倘不厭
煩屑而一涉睇一沉思油然下膏澤以潤
蒼赤即有深憾於余余固甘之矣仰府州
掌印官即將發下書冊通行所屬正佐首
領官員一體遵行勿得視為文具抄案依
准呈來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呂　為申
明職掌以肅吏治以奠民生事照得本司
謬膺風紀吏治民生皆有專責顧民生之
未奠有六追呼苦於太濫問斷苦於太淹
擬罪苦於太寬追贓苦於太刻拘禁苦於
太易隸卒苦於太縱此六者皆提刑事也
吏治之不肅亦有六虛文日盛而實政亡
厚道日澆而公法廢人事日精而民務疎
頹靡日甚而振舉難懵昧常多而精明少
為家念重而為
國輕此六者皆按察事也本司猥任數月本
無意於科條通來審聽諸獄觀察群吏賢
者常半質美而意向不殷志確而才識不
逮者亦常半下焉者不盡無也賢者嫌於
自賢既不肯以所得告友邦友邦亦自賢
也而不得聞賢者之告則當告莫若余余
豈容終隱然我昔余為令兩邑才短而心
實苦其告百執事者誠非所能亦得之漸

焉此豈希王賀陰德避齋戒陰譴要以仰
體
上帝好生之心將順
聖天子欽恤之意耳

人命十二款

一人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
被毆之日即自解衣服同見證要見被毆
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某
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見今某處斜傷長
若干闊若干某處圓傷橫若干圍若干青
色紅色有腫無腫曾否皮破骨折某某見
証即照狀式告辜仍即擡被毆之人投遞
到官官親相驗登記傷痕限以保辜日期
責令兇犯尋醫調理案候在官身死之日
即照狀式告檢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
檢驗如被毆不告辜限者除登時打死及
在三日之內者姑准檢究外其餘死後告
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殺誣人論不

准真正人命其辜限之日係隔月者要查
大建小建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慎也
一人命招情批詳到日即時解任赴檢當場
審定即日便具招申如承委官真係有疾
及萬不得已事情文到當即具辭以便別
委洗寃條令赴檢不許過兩時具招不許
過當日可謂至嚴矣以後委官但批到三
日不赴檢檢後五日不具招者官以才力
不及註考其赴檢日期亦要詳開以便查
核若提問犯人所在州縣關到當日不拘
拘到當日不發者問官即於申呈內明開
占悋踈緩緣由庶罪有所歸不致相累
一獄貴初情謂犯事之始智巧未生情實易
得數審之後買免多方機械雜出是矣須
知初勘者何官果檢驗者掌印正官乎識
見精明手持法廉正乎鞫獄虛慎乎則初
情乃確案也倘初委佐貳首領陰陽省祭
老人才識昏短而群小輕忽操守卑汚而

供招苟且若是而初情寧可貴乎故招情
不厭反覆要以求當而已成案無拘也
一檢驗之時承委官嫌其凶穢皆不近屍又
犯人扭鎖跪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作作
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間有
犯人與屍親爭傷而檢官竟不經目止執
一筆為仵作謄錄耳及再更檢官再更仵
作或暗賣屍格約與雷同分寸或意欲輕
重多增疑似傷痕以致兩檢不同每駁四
五檢者終始未能歸一是死者既以提刀
喪命於生前又以蒸煑分屍於身後寃讐
未雪暴露連年則檢官不慎之罪也以後
掌印正官凡遇人命事情嚴責吏仵眼同
原被干証取四不扶同甘結便須萬分詳
慎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確然痛快庶
生死兩不含寃亦省後來屢駁屢勘躭延
累歲累苦多人耳
一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顖門耳根

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角胸膛背後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

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槩坐死

一致命重傷當致命要處死於登時或三日之內原告干証定執某物毆某處只宜於

所毆之處檢驗傷痕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冤誣何者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磕跌或疥疾搔按或生瘡被撃或負重着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着骨則紅日久或消重傷與久傷着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蒸刷果全身一副白骨則檢驗真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證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檢驗動數十處傷痕上司以傷痕不對為駁

詳問官增欵打情節為比對有左右傷痕尺寸青紅不差分毫者如以為毆豈兩手執一般兇器而對撃乎有昏夜醉後群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亦不能自知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況證人乎大抵共毆只坐毆人因由檢傷只重原傷的處慎無刻舟膠柱致有冤情慎勿含糊摸稜致多駁案

一數批檢問非以求同正謂恐有冤抑相與

平反耳近日承委官員不以人命為重或恐前官怨恨不敢異同或因犯者富豪不肯開釋或觀望上官之批語以為從違或描寫歷來之成案以了己事如此存心公耶私耶倘有毫髮冤情其罪重於初審何者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

天地神明豈無知哉以後委勘人命重事務擇正直仁厚官員持虛秉公細加鞫審或前官怨我立異或後官與我不同總付之無

心盖衆官同勘一事原為此事虛實同勘
一人原為此人生死豈以求媚人求勝人
哉此心不克人品可知矣
一昏夜被殴見証無人及屍無下落者只宜
案候咨訪不可妄聽執猜鍛鍊成獄近世
耻無摘伏之明多成附會之罪書曰罪疑
惟輕又曰寧失不經夫以皋陶為士安有
罪疑不經之人何可寧失古人猶過慎如
此吾人未必過皋陶柰何必欲章合羅織
以成人之死耶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慎之
慎之
一解審多係重情或隆冬盛暑或險路長途
或老幼病人或婦人隻身民間疾苦多少
難言問官發解止摘緊關且如人命正犯
一人屍親一人要緊干証二人或的當一
人足矣中間干連徒罪以下及徒罪以下
干証及供明人等盡數摘發竊家賊情除
正犯外只解失主及寄贓之家其餘別無

要緊若人命除正犯屍親外盗賊除正犯
失主外解審過三人者問官之才力可知
中間如有情節不盡者指後明白說云除
某人係老病某人係輕罪某人係供明不
在緊關之數相應免解外今將某某等取
問罪犯
一屍親遮攔辭除卑幼於尊長須要根究明
白斟酌准理外其親祖父母之於子孫夫
之於妻但遮攔詞免問者果非致命破損
重傷死於當日不必過於覈求即與准理
主案備照其人命事情屍親未曾遠出不
當年告發而告於一年之外及不係有服
之親而旁人許告及不係正告事情而牽
於切思之下開於粘单之中者不問虛實
俱不許准理如有妄准以與大獄以擾多
人者問官之不肖可知矣
一繫省重囚不下千餘起本司職在伸寃理
枉各犯豈無抱屈含寃法當解審恐有疎

虞止據招冊何由得實該州縣衛所衙門
既官此地聞聽易真且與其獄審鞫尤便
文到之日要將在監重犯自到官日期原
發卷案逐一檢閱要見原告初時如何說
話後變何詞干證初時如何供稱緣何反
覆初獲問官是否賢能有無別故承行吏
書曾否受賄輕重情辭檢驗傷痕重輕緩
急果否致命搜獲贓物顏色分兩果否極
真仍提本犯干証失主屍親一一細審仍

九

於意外拘隣佑鄉甲款款詳推但有矜疑
即將招冊只用簡明畧節逐段肯批務在
得情不厭繁碎完日申呈本司一以見本
官盡心獄事一以見本官才識精明果可
平反即當轉呈或另行駁問或
題請疏枷此有司第一急務也若厭其繁猥止
據成案謄一審語其誰不能倘本司細閱
情由與州縣相反而得其實者即將本官
指事註之下考兩起以上者定行糸降

一近日有等奸民買死假傷妄告人命訪得
人家新塟問其走女是男多者數十金少
者十數金貪財奸民不顧血屬情願賣與
檢驗自已捏作証人又買仵作以白礬蘇
木黑礬五棓製造淺淡青紅等傷任口喝
報檢官既不經目即看亦不細察曾有誣
成大獄此係法外之奸故無擬罪之律以
後問官審出真情買屍賣屍俱引開棺見
屍律問以死罪其賣者仍分有服無服卑

十

幼尊長依律定擬決不可止擬誣告徒罪
既不得律意且無以懲大奸也
盜情十二款
一地方失盜保甲人等負賕虞之罪挾壯人
等懼比較之嚴彼此扶同胡疑妄指即將
平人及曾為竊盜及乞食貧民巧拏枉綁
與搆嚴鞫手執失單逼之指認不合則搒
楚亂加偶合則令招夥盜既招則押使同
拏仍照前法搒掠致令展轉相誣甚者援

之口詞使之攀咬夫真賊不苦審固不折承良民受非刑何所不認然則壯快之言何可據執以後快壯拏賊除真盜拒捕曾毆公差許其打傷不非外其餘止許綁縛鎖銬到官掌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有傷者快壯重懲革役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真假限內身死者許家屬告發定擬償命

一真盜所招夥盜須差快壯訪拏此輩一執紅票閭閻所至驚憂賊未獲則攀其旁親遠族同辦或誣其妻父母舅窩藏索足財貨酒食仍令遠近跟捉抛家廢業騷擾多端賊既獲則逼令攀咬富家寄贓盈其谿壑之求或指授讐人同盜使受訟朴之苦株連蔓引人人自危及事定告官而昏庸有司私其快壯仍罪告人深可痛恨以後快壯訪知真賊所在即稟所在正官同所在地方保甲同行捕捉所在官不從致令

賊逃者申究但不許牽累以上無干平民官不嚴禁致令被害之家赴告本司得實者掌印官以才力不及參降

一鄉約保甲法行家家盡在稽掩之中雖傭作乞丐之人動靜出入不能欺同約及一甲四隣耳目假使平日為盜即當闔約報官平日善良而被賊攀誣者即當闔約保救要見其人平日本分生理全無非為某家某日失盜本人某日在家如虛同罪甘結到官問官即當存結聽保如後訪得實而本犯脫逃者保人一例重究仍責緝捕惟是同約之人皆是盜賊便無可奈何倘一鄉不為盜豈容一人為盜而百口保之執即不敢公許為賊亦不肯公保真賊矣

一賊犯到官便須親審近見幾處掌印官憚於任事懶於推鞫輒批佐貳首領等官令之擒詞具獄彼官小而不擔當識庸而不精細惟快壯為指揮以夾打為上策況審

賊而原捕在旁但删一語稱冤快壯且嚼
且稟甚者恨其反覆尉此外而從新拷掠
且招上堂彼數經殘創已自消寃非係潑
耐之人誰敢堅執辯訴掌印官十九抄其
原供逈詳說道如近日府縣黃典史情未
問真腿已夾折深可痛恨以後掌印官看
不親問只批佐貳者即係極不肖官員無
論有冤無冤以才力不及祭降三次不改
者祭究拏問

一掌印官審盜惟在隔別細心查其情狀蓋
真偽之情辭色自別虛捏之語辯問則窮
我多方以辯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
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真情自見至
於隔別之報盜數同贓 數同期會同事
跡同而無贓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殊不
可驟加嚴刑亦當耐心細鞫或設法密訪
人命之疑獄亦然仁人心苦有者識精當
必自有妙法但問刑緒之審具招謂之詳

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今之訊
獄者幸於此兩字留心焉庶以夾棍等酷
刑為第一審法則冤獄必少矣
一失主遞失狀未必一一皆真譸張者甚多
而貪冒者居半起贓之時快壯通同有將
本人之物勒指為贓者有比照失狀取一
二於典當鋪以作贓者有獲真贓而快壯
先搜其細軟入己者有疑似之物失主記
不真而錯認者有明見可愛之物而妄認
者有厭連累之久而妄認一二贓物殺賊
以完已事者有為快壯所逼不得不認者
蒼南呂公云余巡海右時有一寡婦被劫
獲盜十人搜贓俱在內有女鞋一對快壯
過寡婦家謂之曰鞋當有樣從之及縣官
審贓寡婦一一俱認問鞋曰我女之鞋也
問大小幾何曰有樣索家中樣比之不爽
毫髮十人者無一語辯臨刑不數日矣而
真盜悉獲真贓悉出十人者乃得釋前贓

盖十人家物也近日有將良民為盜搜其
家黃裙指為失主物者失主認之太原毛
通判取當鋪黃裙數腰雜置堂上失主莫
知所認妄取不一呼良民至則應手而得
曰此吾裙也失主無辭而良民遂釋以後
有司審贓不可草率但失主贓物無記驗
者不可輒坐真贓盖指一物殺一人可不
慎與

一近日盜賊招冊有贓無分毫供稱花費無

存者要見賣與何人須拘何人辨認花費
無存四字豈冗殺人我至於銀錢雖難辯
識若本極貧之家忽然使用方便要見財
物何處得来情自難掩諺云指贓殺賊如
無贓而稱屈寧舍賊可也

一近日治盜有情未真贓未獲而死於杖下
者有供招未具而死於獄中者招中泛稱
陸續監故天道有知人之子不可獨殺今
後除情真贓真詳允奉決者不拘刑死病

死聽其領埋外其[illegible]狀無指及情節可疑
而死於獄者許屍[illegible]告發問官即係[illegible]
酷暴輕者參呈降[illegible]重則定擬故勘平人
之律決不輕縱

一首盜之人不可盡[illegible]有首夥盜而誣一二
讐人稱為同盜者[illegible]身非盜而受奸人
買囑假稱首盜妄[illegible]平人者問官傾信其
言盡拘苦審往往[illegible]贓不復死於嚴刑今
後首賊但有一人不真者審有証的別情
不准出首之律仍問死罪

一真盜脫逃拏家屬送監羈其妻子平日享
為盜之利忘勸救之[illegible]而無首報之舉即使
監追亦不為過至於[illegible]盜所報夥賊縱使
脫逃原無贓物亦將家屬送監已久分曉
甚有將父母兄長送監者古者罪人不拏
況尊長乎有將翁婿姑舅送監者彼且忘
其骨肉況疎薄乎此皆殃及無辜治獄之
惡政也以後拏報不官而贓物無指者但

許衆候從容訪拏不許將家屬送監即係
真盜脫逃不許拏尊屬遞屬送監倘真盜
妻子監死獄中即准抵罪不許更監別屬
逼要真贓者以酷論
一世無窩主則盜無潛踪盜無定在而窩主
有定在盜難知而窩主不難知有司肯嚴
保甲鄉約之法或行密訪首訐之令但拏
真正窩主一名者即於本犯名下追銀五
十兩充賞自首改過者免罪以後本州縣
窩主別州縣事發者即將窩主所在掌印
官以昏庸參罷

姦情 四款

一姦情原無証見易誣而難明故律稱非姦
所捕獲勿論姦婦有孕罪坐本婦者蓋慎
之也以後凡告姦情即本婦招承亦勿准
理安知非本夫逼使騙賴又安知非本婦
有所希圖乎且婦女不至有孕即姦亦勿
問姦亦所以全婦女之名節而免凌逼之

性命為人父母不當如是耶若淫奔在逃
及被人拏獲則無詞矣
一强姦不分已成未成致逼婦女自盡身死
指證若真法宜坐抵何者强姦已當問絞
况因姦致死是二辟也何可輕縱若婦人
及年十三歲以上女子姦雖已成而婦女
無恙又不聲說則强和皆未可知有情雖
和而事發激羞因而變怒者有因他事失
好因而拏姦者有因至其室迹不別嫌報
讐貪利而誣姦者至於昏夜不識面目而
止據音聲衣帽得於竊取而指稱拏獲皆
不可草率坐姦以後問官凡婦女以和姦
發覺激羞自盡或被父母本夫毆打因而
自盡身死者逼非姦夫又無威狀難以因
姦威逼致死坐姦夫之罪蓋和姦之罪兩
杖彼姦婦事發逼於別人姦夫自有應得
罪名耳
一上無教化則下無見聞如兄收弟妻弟收

兄嫂及雇工人姦家長妻者於法各死愚民皆不知也乃有兄弟亡而收其妻謂之就和父母主婚親戚道喜者世道不明罪豈專在百姓哉凡遇此等獄情有司自當審處何人主婚有何證驗仍先將律法徧曉愚民有改正離異者免究勿聽訐告之言輕成大獄也

一貧家男女易雜小民名節多輕非若士夫之家嚴內外以遠別有禮義以養心故愚民貧民不可遽責以聖賢之道凡決此輩姦情不可細拘文法當有法外之精意焉

監禁十款

一因犯奉有決單自當明正典刑是以未決之先貧者有因糧病者有醫藥夏則灑掃以防瘟冬常溫煖以禦寒

聖王豈不知其人之當誅哉以為既有臨時之死且延一月之生故曲加體恤如此耳近日有司昧於治獄有獄卒要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勢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獄覇放債逞兇滿監盡其驅使專利坑貧因而致死者有無錢通賄斷其供給有病不報待其垂死而遞病呈或死後而補病呈者尚係真情罪當之囚瘐死猶可中間有抱冤待辯之人株連未結之罪一槩死於獄中所傷天理不細以後獄因有病先取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後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粘連中詳本司方准開除無親人者以里長甲首隣佑代之其強盜失迷鄉貫原無親族里長者取刑房吏告治病呈及醫生病案粘申如無以凌虐罪因論

一有司錢糧原不寬綽若因糧一槩全給豈能人人均沾年年常繼今擬分為三等除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者不准給家不甚貧有人供應者不准給外有情稍輕而家極貧或無家供應者給與全糧情稍輕而家

次貧日用不足者給與半糧至於新獲賊
盜真假未分果無供給亦當有處若監故
未成之內甚於奉單之罪倘被告發定擬
故勘
一朝之忿斃人於頃刻百年之悔無由而
改圖此等死囚情猶可憫有一入獄而父
母妻子不復得見者有送飯到而不知誰
接誰食者背人有念囚無嗣不禁妻之出
入而令其有子者此雖不可為常至於應

聽家人入視而不聽律有明條今三法司
重囚每月令家屬一對面任從談叙家常
待其辭畢方許收監婦人臨決將産滿月
而後行刑
聖王仁及囹圄蓋如此有司若懷泣罪之心行
哀矜之政使法不踈縱而情不鬱抑豈患
無術哉第恐念不及此耳
一有司習於故套拘攝人犯動送監倉不知
一人在禁一家憂惶或有老親而無妻室

者或有少婦而無子姪者或家貧路遠不
能供給者或家有病人或身自抱病者或
冬寒而身無綿衣者或空手枵腹無錢打
點牢獄者即使其人當死亦應曲體其心
況於輕小事情豈宜泛繫之獄為民父母
亟宜念茲各該府州衛縣衙門除死罪及
充軍擺站人犯及入官還官贓物俱應收
禁追比外其有力徒罪及杖一百以下贖
決等犯止令干証保領聽其寧家輳辦限

期完納雖係院司各道紙贖俱不許倉拘
正犯及監將家屬監追違者列之下考致
有獄死者以酷刑參究罷斥
一監倉二簿只宜掌印官一本其佐貳首領
官應送監倉犯人俱要稟白堂上同簿附
名掌印官每遇票日便將二簿查閱一遍
某人某日監倉有無得所應否釋放何以
處分往見一縣令懶於問辭輕於聽信拘
到人犯息欲稟收監倉即收監倉佐貳首

領各有監倉簿籍要送監倉即送監倉其者監倉皆滿而送之冷鋪者有燈節靜爭至除日狱繫獄者緣二簿經年不一過目吏卒因循不肯稟白甚者催比錢糧花户坐倉以數百不知令何人輳辦也吁可恨我賢有司試一思之

一婦人非犯死罪切無繫獄非犯姦情及不孝應出為舅姑夫男所訟切勿拘喚蓋男女有別廉耻為重皂快一拘婦人無窮之利婦人一入公門無限之辱掏摸戲狎無所不至有因之而喪名節者居官誰無婦女豈應獨忽民情至於死罪婦人往往為獄中吏卒所占此最難防須時時察而重懲之

一七十以上老人十五以下小兒及身有疾病家有新喪者不係勘合及重犯不許輒送監倉

一監中墻屋破壞有司即申呈合干上司估計修理仍須蓋病房一處凡遇一囚瘟疾即送病房調理毋令傳染

一司獄官刑房吏禁子等役不稟白掌印官而擅打監倉人犯者拏問重治

一反獄越獄惟強盜為然而夜防尤要近日有司常不下監牢頭禁卒日久情熟安常心怠夜間囚犯既不入柙床又不上鎖鐐彼賊無一念生理心懷百計脱逃虎兕出柙非掌印官之過與若使手足不得利便精力不得壯强出不測而夜查監牢遇一疎而重懲典守時刻兢兢豈有反獄越獄之變我以後但有疎虞有司定照條格重究

聽訟十二款

一民間苦事莫甚於株連徒訟刁民往往一詞牽告三二十人報讐網利中間緊關犯証十無二三此等奸頑豈宜聽信各掌印官凡遇受詞日期俱要當堂審問無干者

即與勾除毋得二縣發房出票累苦小民
一勾攝犯人動差皂快此胥吏之套習實小
民之大殃也近日革弊愛民之官多用原
告自拘夫兩弊[illegible]訟必起爭妄稱抗違
以激官怒亦有[illegible]差地方保伍同拘者此
是換名之皂快需求凌虐與皂快同至於
原告係是婦人自拘尤為不便若止以原
狀或紅票付告人令其通與干證干證持
之呼喚被告約會同來果係冤誣聽從被

告訴狀至日同理則干証者事內之人畢
竟不免到官彼若有所需求自是有人買
囑亦不恃勾攝之勢矣是問閽省一皂快
之害而公堂餘一差遣之人也賢者試一
思之
一上司批詞果係徒罪以上方許差人勾攝
凡公差勾攝往反百里者不得限過三日
若第五日不投到者計日加責仍問犯人
有無需索凌虐或川十數手掌上書公差
有無需索凌虐七字其有無二字令犯人
自填聽審之時執進庶限近不得久行吞
噬防嚴不得大肆貪殘即不能盡革奸弊
然省一分一分受賜省一人一人免害矣
一皂快拘人到城引領相識飯店任情破費
酒食招包娼婦心滿意足纔來投到或妄
稟人犯不齊或指稱關卷未到有司不察
或令各討保人或令原差帶押甚者掛搭
輪押經年累月放趙甲而留錢乙責正犯

而拘家屬種種擾民皆問官惰慢之罪以
後詞訟無論難易拘究但過三月不結者
問官以才力不及註考
一吏書騷擾科索全憑押票有司硃押牌票
多不經心彼或乘忙倦之時或當徵變之
會便將一二百張口稱未完前件用印判
日中間言語輕重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
其派票紅單一出打點即來遂意則將票
停閣不足則再三寫催有司信實何曾查

其事曾催幾次其票有無回銷哉監司縣
擾郡邑守令騷擾鬧鬧此居其半掌印官
將一切前件到日分急中緩三等為三袖
摺責令該房自限其事何日可完即註摺
上難完者許其稟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
別既明方准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銷前
件一事完即勾一事違限者計日加責是
官斧而吏鑿也彼且辦事之不暇而何暇
愚我以行私哉

一問事以投到先後為序不許吏書以受財
多寡為後先但本日投到者本日即問雖
極忙不得過二日其狀內情節罪名未問
之先預為料理一問之後即時畫供當堂
分付某人應徒幾年某人應杖幾十審力
有無填寫印票無力者即時杖釋有力者
令其自限何日完納即將發落單票付與
干証令其催納如果難完于証至日改限
盖干証住居多與犯人相近押保催納還

為[illegible]非不猶愈於皂快乎

一凡審賊審力先看犯人力量如果力量不
堪重証不肯保押者多係貧難概徒入官
之賊不宜多坐仍不宜逼認有力以
逃太苦前件難完上下俱不便也

一律[illegible]笞之罪世豈無犯笞之人近日問
官多不引用笞律只用不應得為而為又
只用事理重者至於下不令二字全不照
管律條如鬪毆傷人則曰不合不行勸阻
徒夫在逃則曰不合鎖押乞食招如此類
甚多皆是律外生法科索無罪以後詳條
無罪而妄下不合字樣及有應得罪名輒
用不應得為而為事理重者不分批詞自
理俱以違
制濫科先拏承行吏書問官另議

一凡問事畢係中詳上司者除贓詐以上拘
禁候詳發落外其餘即日釋放止令歇家
報名聽候詳允之日將發落單票給與歇

家轉付下詎討限完納不許一槩羈留其
事在別州縣者移文別州縣催納實收即
令申繳如有遑延者許問事衙門呈究

一犯人發驛原為工作如京師炒鐵運炭之
類近日恐其逃走止令押鎖乞食甚失本
意以後徒罪人等有做一切官工者官給
飯食一日准一日自備飯食一日准二日
有情願驛中奔走効勞者與做工同申准
原批司道折限滿日釋放

一發配名輕於充軍而實等於死罪被慣奸
積猾或買免驛吏或挾制驛丞或尋情囑
托公然在家覓人點站不待言矣其窮法
老疾及家中無供之人乞食不前坐卧濕
地或官吏要索橫肆凌虐至於傷命只報
相埋情甚可恨近日問官有因誣告人杖
罪加三等而入於徒者誣告死罪未決何
以加焉此泥於法而不達於理者其官之
才識可知驛官如遇病囚即申州縣調理

或掌印官驗明姑令保外調養或收入州
縣調養病痊照日補役但有不呈州縣而
報死者該驛官吏以故縱致死提問嚴究
果係別情者定擬抵罪

一赦前應赦罪犯被人告發者或財物當給
主或地宅當還人依律處斷重加責治可
矣近見各衙門往往以萬曆十年以前事
犯擬罪而吏犯赦前過名依舊降格甚悖
明詔刑衙門不可不知

用刑

一衙門刑具載在律條其數有六笞杖訊枷
杻鐐無論笞杖即訊亦號為極重矣大頭
止徑四分五釐其用止於重罪不服其法
止於臀腿分受至於笞杖止加於臂而已
不及腿也近日各衙門用重大竹篦不去
筋節聽從惡卒任意彎多者三五十或
內潰割肉或筋傷成廢亦惟法司懲創極
惡大奸百一用之郡邑職在牧民常刑當

然是取值竹節通行已久不能遽革以肆
奸頑亦當分為輕重三等每板臂腿分受
[illegible]干板以上兩腿分受何處非肌膚何肌膚
不痛楚而必欲殘民以逞哉如不係極惡
大奸慝民所恨而仍前槩用重大及數多
加力又累責於一處擅及於腿灣者無問曾
否傷定以酷刑參罷

一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五斤徒流二
十斤杖十五斤夫枷非令負重止書罪名
於上號令示衆而已故曰枷號至於一百
斤一百三十斤大枷於例雖有用亦不常
今後各府州縣百斤重枷不得輕用應枷
號者照律置為三等不許一槩輒用大枷
違者以違
制論

一人身之用手居其九若慣有悚虞大鐐嚴
鎖牢絆兩足可矣至於木杻非死罪男子
始用充軍以下例不械其兩手念人情之
便也婦人雖死罪不杻謂飲食便溺不可
托之他人重男女之別也以後各有司衙
門非犯死罪男子不得一槩用杻以傷
朝廷體恤人情至意

一夾棍杠子腦箍拶指攢板原非應有刑具
近目問官有心不精細性不耐煩者盜不
分強竊人命不分真偽一入衙門只靠夾
拶酷烈之狀不可盡述以後衆証明白事
情端的而展轉不肯招承者間用此等刑
具夾不得過一次扛不得過三十拶指不
得對兩頭夾拶不得過二時腦箍定不許
用如違不分有無傷人定以酷刑署考情
重者參究拏問

狀式（揭帖粘單除鄉約保甲公報外其餘俱不許准行以滋健訟）

古者以金矢聽辭皆懸式於象魏不者有
誅惡無情也邇刁風日甚狀中敘事僅數
語而形容彼罪張大我冤常居十六冀駭
聞一受耳不知波及蔓引則無辜者為殃

此多贖之精而小民之憂也今定為式各
衙門一體遵行倘違式濫准官可知矣
凡各府州縣受詞衙門責令代書人等俱照
後式填寫如不合式者將代書人重責枷
號所告不准理

人命告辜式（不許多敘一處不許妄增一分違者看明重究務遵告辜不得過五十）
本縣某里某人為歐傷事有某（父母叔姪兄弟妻子）年若
干歲本月某日某時與某人為某事（多不過四字）
相爭被某執拏（磚石金刃他物或用手腳）將某（父母叔姪兄弟妻子）頂心打
有斜傷一處（青紅）色長若干闊若干耳根打
有圓傷一處（青紅）色（有無破損）圍若干橫若干見
今（不着床不食）某人某人見証為此擡扶到官伏
乞相看案候保辜責令本犯尋醫調治止
告

人命告檢式
本縣某里某人為人命事某月某日有某
（父母叔姪兄弟妻子）被某人毆打傷重某醫調治不痊至
某日某時身死除傷痕已經報官案候外

伏乞檢驗施行上告

告盜情狀式（不許多開一物不許多報一兩違者重究仍不准理）
某州某縣人某人為盜情事某月日更
時分不知名（賊徒）竊盜約有幾名各持兇器（刀劍）
（撬房將偷出或打開門牆掘穿壁用刀扎火燒切去）將某物某物若
干件（係甚花樣有何記號）銀錢若干數（整錠散碎或人口俱驚散）
（或捻或殺某婦女）保甲人等（俱來救護或追趕不過或不知去向）
伏乞案候嚴拏上告

告辯盜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辯冤事某平日作何生
理原因某事（不過四字）與見獲賊犯某人有讐
某人某人知證某日某某實在某處何
幹某人某人見證今被某賊攀誣同盜況
某見在某鄉約保甲管教乞批本約查訪
平日果否非為容其保救庶不苦死黑獄
上告

告姦情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為姦情事財娶到妻婦某氏

或姊妹女其名年若干歲被其人誘姦日久帶財物若干到其地方潛住或云強姦不從見打割損其處傷痕或被姦已成見粗破何衣奪下何物氏贓叫何人聽証或不堪羞忿其日其時自縊刎致并身死其人某

人証上告

告打詐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打詐事某月日某人某

人指稱衙門指拏盜情將某拏往猜何情由用何兇

器在於某處拷打見有某傷詐去財物若

干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地土狀式田宅州責過十年者不准

某府某縣人某人為地上事某年月同中

某人某人買到某人田地地若干價錢若干

已經過割被某人侵占自量得幾十幾畝

幾分幾釐隣佑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婚姻狀式割襟換帽原無聘禮者不准

某府某縣人為婚姻事某年月日同媒某

人將第幾男某人用財禮或聘禮若干家

某人第幾女小名為妻一向未曾行禮行禮幾次至

某月日不行知會用某人某人為媒改定

與某人為妻未曾已經成婚上告

告賭博狀式自告者不准

某府某縣某人為賭博事某月日某人某

人幫某姪弟子孫陸續贏去錢若干物若干貫

房地若干某人開場見奪攤場某物上告

告凌奪狀式孤幼被人凌奪同此式

某府某縣某人為凌奪事氏某年月喪夫

有子女無子女遺下房若干地若干頭畜若干糧食若干衣服若干情願

守節被某兄伯弟叔上門打幾次罵幾次奪賣

某物又將氏瞎許某人求逼取某人某

人證上告

告保盜狀式不在鄉約保盜不准以者即保奸民犯

盜 某府某縣鄉約保甲隣依某人等共百

十 人為冤枉事本約幾甲某人平日

作何生理本分善良並無非為等事委因

與某有讐或係快壯某人詐財唆咬伏乞

審明保在倘有狗情惡安保真賊者事

騙某人（物件）若干指憑某人證上告

告土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土豪事某年月日有某缺（銀用）向某借（銀若干兩米若干石）羔利過本幾倍伊將某私家拷打逼將（男女子女房地頭畜）准折指某人證上告

告財產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財產事某（祖父）某故遺下（房屋田地若干畝資本銀若干兩首飾衣物若干件）應該某與某（叔伯）

（或兄）照枝派均分今某某倚恃尊長盡行霸去不分指遺約或親隣某人證上告

告錢債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錢債事某人因缺用於某年月日向某借去（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加三出利指中人某人并借約證今某人至今幾年本利分文不還或止還本利若干尚欠若干屢討延調不與上告

告欺害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欺害事被某與某素有某隙今某倚恃豪强於某月日將某無故羅毆指某人證又至某月日搶將某成熟田苗用棍撲倒約有幾畝上告

告唆誣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唆誣事某里某人與某或（地土相爭）（酒醉互嚷）以此結讐指某人證今某（或賊）（盜賊或因人命）事犯被某唆某將某掛告同（盜賊）乞准審豁上告

告詭隱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詭隱事被某里某人將自己地土（詭寄欺隱）若干（畝躲避重差減納額糧）某人或（黃冊）冊證上告

告抗糧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抗糧事某人見種地若干糧石至今（什合不納安作荒逃）致某（賠比累）乞准拘究仍將揭過銀兩責令本犯起利上告

告重收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重收事庫吏某人徵收
其項錢糧不遵部司法馬大等高稱每兩
加耗若干某人某人證上告

風憲約卷之二

按察事宜二十款

一大潔己愛民修政立事有司之職也按問不法察舉失職本司之職也今府州縣衙門繫之承宣布政使司而按察司下不繫焉者何布政司其統屬而按察司其監臨也統屬則偕率之任專監臨則糾察之權重故按察名司按察其所司也今按察司若贅疣其失職也甚矣已則失職而望守令以盡職也不亦難乎今欲修吾職未有不笑且駭者不修吾職則吾愧且懼伏覩
累朝制書所載本司職掌如云有司等官法守奉公廉能昭著隨即舉聞若奸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其應請
旨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杖一百發烟瘴地面安置吾職之不修安得不懼當紀法陵替之後慮陰傷憂及聲隱忍煦嫗而從俗以苟此官安得不媿是居已於

贊虎而自失其職非有司之過也吾姑與
之約約之而駭我笑我也即
國有昭憲我罪且無辭矣而何暇恤百執事
扰

一
朝廷設官本以我從民非强民從我故曰從欲
以治又曰同民心而出治道惟是權差不
能從其逋負奸暴不能從其橫恣本業不
能從其惰慢風俗不能從其澆惡如斯而
已至於一切舉動須先謀及士夫謀及閭
閻必衆謂當為然後修舉必衆謂當罷然
後改圖又權利害之大小念興廢之始終
若意雖[illegible]民而不合人情拂衆以始禍心
實為善而不諳事勢妄動以擾民或信羣
與禍福輒興不急土木因恤從事之勞或
因一二[illegible]隱便欲槩縣清均又滋無窮之
弊諸如此類不可殫述雖於品格無虧實
於生民有損是司喜事之吏

一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安民故擇一守而付之郡
則無憂於一郡擇一令而付之邑則無憂
於一邑誠謂作養賢才選擇廉幹足以分
吾憂而慰民望耳且環郡邑士民無貴賤
小大婦人孺子皆稱之曰父母祖父母謂
其子孫我也為有司者果能有一腔不忍
人真真實實底熱心腸視彼小民知癢知
疼如兒如女刑民若加諸身費民如出諸
己見饑寒困苦者酸鼻痛心如自家子孫
失所見昏愚兇悍者撫膺頓足如自家子
弟顛蒙汲汲皇皇既有此美意晝思夜想
飼患無良法書云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吾
輩才即有短不短於婦人民間事即難知
不難於赤子特患無此心爾近日有司愛
民者固多亦有見百姓困窮盲爾全不動
色聞民間抑鬱褻然了不關心所謂君民
一體好惡同情者豈徒泰然尊於民上而

已哉是曰木痺之吏

一政體主於寬厚政令全要嚴明故君子之德風坐於一堂而四境之內善良氣伸奸暴股慄四境之外盜不入疆民皆復業者風之謂也今吏之貪鄙者姑無論即有存長厚之心鞭朴不事嚴猾介之守苞苴不通豈不仁廉君子哉然而吏書為奸弊端叢出皂快肆虐詐索公行指賊者考掠編於閭閻行暴者毆奪橫於市井剽竊滿路雞犬不寧追呼盈庭農桑盡廢彼如木偶在堂既不能為柔良出一寬氣又不敢為奸究發一惡聲堂下諠譁無復一毫之懼桑邊撥置不殊衆楚之咻郡邑安用此人爲哉是曰昏庸之吏

一近日民窮財盡百姓但存皮骨苟軫饑寒困苦之念自無豪奢愉快之心彼浮夸者酒席欲其豐美又好張筵下程極其整齊又濫餽送金獸旌旗滿路誆兒女之懽聲

緑竹劇戲諠進競俗人之好尚或爲身家之奉百事求精不遂則恣行撲楚民有因坐褥圍裙而賣兒女者致徇耳目之欲動輒修造不足則横肆私罰民有因建館修亭而喪性命者古帝王露臺惜金蒸羊念費孰非百姓膏脂乃欲悅吾耳目誇張侈大縱欲殃民是曰耗蠹之吏

一廟堂之事備於郡邑故一日常萃百責萬姓賴我一身即日宣上德不無戴盆之民日達下情猶有向隅之法縱使政簡地僻豈皆事理民安夫息心一生則無所不已留心一想則何事曾行乃有心不關民社飲酒賦詩口不問農[illegible]飽食高卧斛斗秤只任民大小輕重之[illegible]書任吏沉閣躭延上官之牌票屢催[illegible]入目下民之繫逮累月多不寧家憲綱[illegible]送所以驗政績也何曾體認憲綱而前件項下不曰見今則曰並無須知續來所以示法守也何曾

細看須知及大察到時或摠遵行或摠究報百事無成四境不治是曰惰慢之吏

一官員除授不於本鄉豈不念夫馬勞費道路奔馳贓履特日我固以為疎薄隔遠之人無鄉曲故舊之雅得以冷面公心易於奉法耳為有司者上可以對天日下可以信士民然後為正大公平之政令也大戶等重差大夫等雜役濫免多免盡加派於窮民夫馬等私恩賑貸等實惠私與私求盡便宜夫豪猾催科寬士夫之包占聽斷受貴達之囑託甚者以勢力之大小為曲直以人情之炎涼為出入使柔良抱冤貧賤負屈藉法市恩雜俾人心之服狗情報怨益傷天理之公汝顧忌以併官民抑鬱而受誣豈容於堯舜之世哉是曰柔邪之吏

一郡縣之政非為國則為民監司於郡縣無非督以為國為民之事其實心實政有司上之所責成正彼之所欲自盡者也見會則意氣相孚共求底績見不合則反覆呈請務俾宜民彼粉飾彌縫者則不然文移隨故套申呈意念不及簿籍任吏書填造耳目不經操持本有玷也而報十二數餘以明廉政事本不修也而借三五條陳以塞責謂萬民作頌不足以當一二者之失權也惟於津要傾心即怨讟載道豈能徹於

九重謂一意忠誠不足以致當事者之見悅也惟於聲華極意即實政不修誰曾綜核一事眉端粧束文采燦然可觀口語安排應對犁然可聽公差人一至庭除無不厚結面生者全其關市戒勿容留甚者偽關政蹟令父老達之監司嚴守衙衛禁諸人不許建白日夜苦心積慮全與百姓無下下民怨不敢言上官稱不虛口朝廷安賴此人為哉是曰狡偽之吏

一士君子生天地間七尺之軀寄於二大共
合之事任於兩肩須有岳天背襟動直骨
力禮節兩在不亢亦不足恭議論所及不
激亦不詭隨此非以可名犯分教物陵人
持己之道當如是耳若奔走以為恭奉承
以取悅觀眉睫為應對不顧是非探意指
為從違惟狥喜怒鑽刺勢利門墻開創汚
辱徑竇富貴利達豈不坐致而品格最卑
卑矣是曰諂諛之吏

一自教化陵夷頑悍成俗衣食缺乏姦盜滋
多此不獨百姓之罪也故為民父母之道
不曰樂只則曰豈弟不曰慈衆則曰親民
蓋雷霆霜雪西法司而雨露陽春在守令
如有異常奸暴四境寔〻積刁頑萬民
切齒者間用重法以懲首惡甚者申呈遣
戍益見法紀嚴明有何不可至於常犯自
有常刑要在以刑罰為教化於撫字寓威
嚴而已彼尚覇政者性既暴怒心不耐煩

常事桜㨨動輙夾扛一出門外不似人形
一入獄中或登鬼錄其事已詳之提刑事
宜矣是曰酷暴之吏

一一塵不染廉士所難本司不敢以苦節望
天下但念一切公用既有綱銀加以額設
之餘裁長補短無礙之費送往迎来苟不
私諸囊橐尚無玷於簠簋惟是犯人本無
力也而探問有力賣兒女以完单問罪既
納銀也而分外罰銀變產業以銷票王密
之金託腹心過送賃而埋直者吞聲康叔
之璧借題目索求富而身早者重足條編
欵欵議銀既微銀矣又分外有里甲之費
怨徹閭閻夫馬日日供役既力役矣而雇
募無給領之時詢問驛遞官價買物
明旨屢禁也既减值而又賒之甚者分文不給
無異明誆貧民賣貨所賺幾文也既應行
而又稅之甚者杈帚亦抽何殊白奪盖耽
耽入目而事事垂涎有不屑道者是曰貪

郡之吏
茲十吏者上負
朝廷下映黎庶友邦之賢者莫不共以為非矧
曰憲司乃庇不肖以久民映則余之罪浮
於所庇者矣故列其狀而不指其人尚冀
啟圖矣惟使民不告官不告難而予不
失長厚之道也則罪矣

憲綱十要 須知附

憲綱者法憲之紀綱所以課吏治以安民
生者也故新官到任先遍憲綱文冊報修
舉也但郡縣登填原不理會監司接受亦
不檢稽而
祖宗訓官要典遂為無用虛文矣夫按察以憲
為司而憲綱不飭守令無辭矣責成者奚
辭第欲一一核實則有司一一攝文徒茲
繁贅耳今擇其要者十則首相商確賢有
司各陳所見以驗才能如果加意民瘼留
心官守自有一種別以真誠妥確精識匪

獨循良稱職生民受福將憲吏且追失察
之罪矣設猶以文應與問而不應也按察
之謂何豈能靦顏與二三執事素餐茲土哉
一人才者天下理亂之由學校者人才邪正
之地今無論朔望之視學希聞季月之考
課久廢即有植桃李者拔英俊而厚加作
興重菁義者分會約而嚴行督責不過曰
舉業云爾夫
朝廷懸賓興重典諸士爭進取榮階即不令有
司提調學官訓迪寧乏鄉舉解額哉如曰
學校惟為舉業舉業專以詞章則經書無
訓貽後人利達之資科目用人開天下富
貴之路於身家誠得矣不知
朝廷取富貴利達人安用也堂曰明倫不亦迂
腐不情之甚乎夫將立之英好修之彥識
不可謂無人但自教指一迷學政久亡士
終日聚談無一語講求道義終日誦讀無
一字照管身心致知力行學術漫無用處

濟世安民事業了不相干匪獨諸生即吾
輩何嘗非昔日諸生耶盖自吾父師之父
師所從来然矣余以為當慟哭幾絕而聞
者乃大笑欲倒也夫教職為守令屬官而
學校則守令提調曰教曰諭所教諭者何
事曰訓曰導所訓導者何人提者提撕調
者調習所提調者何效
朝廷命官之意顧名而思之應如是否耶思昔
盛時學有崇禮義之風人有士君子之德
修之家則規言矩行不以狎昵邪肆爲業
冠博帶之身命之仕則體國憂民不以勢
利紛華改羔羊素絲之節令之人未必皆
出古人下不知當時郡邑長某縣何道而
臻此也盍欲以三物之教望今日誠恐駭
人心目吾以為其卑近者所願有司於諸
生根近所在不拘多寡各立會約每約給
以進德修業印信兩簿擇年長而公直者
為約正以察舉之擇通敏而博洽者為錄

率以倡導之進德則先糾十二過如○家
庭父兄鄉曲尊長有無薄情犯禮○淫邪
婦女官私娼優有無姦通包占○鄰里地
方親朋財物有無侵奪騙賴○鄉黨閒事
衙門公事有無干預請託○逋負錢糧交
結黨類有無挾制官府○捏貼過惡張談
婦女有無生事造言○宮室車馬冠履衣
服有無奢敗俗○或騙貸利或報讐嫌
有無唆訟健訟○或以貪財或緣醉酒爭
無書象毆人○或包牙店或領秤尺有無
把持行市○或交結棍惡或扛幫愚少有
無賭博傾家○或撥弄是非或起編綽號
有無浮薄敗群○士有免此十二過者即
紀之進德簿中另加優處倘有希蹤古人
留心聖學脫凡陋之識有獨得之真者郡
邑以報我當賓禮之提調教官俱署上考
修業則先講十二政○地土不均糧差多
弊何以釐定之○民無禮義俗不純朴何

以化誨之〇示[illegible]稂莠不足婚嫁失時何
以存恤之〇[illegible]武備廢弛盜賊何以消
弭之〇公[illegible]家無蓄積何以備兵荒
〇疲癃鰥寡凍[illegible]流離何以使得所〇一
歲一膺士青衿滿學宮矣士習何以不古
〇三年一舉賢縉紳滿天下矣民生何以
不安〇民疲於徵輸革置於芻牧邊餉何
以使充〇軍政則消耗日甚馬政則俵養
年年行伍何以稱之〇三大營九邊天下

衛所士卒怯於見敵而敢於犯上何以使
之有勇而知方〇今虛文日盛糜費日廣何
以使之崇簡而尚實士有講明此十二政
者即錄之修業簿中另加優處倘有存心
宇宙注意民物懷堯舜之憂抱治平之略
者郡邑以報我當賓禮之提調教官俱署
上考夫是權也使之士怠肆者視為文具
而不肯行假之學官貪鄙者藉為利媒而
反亂實要在賢有司有倡率之實心有稽

核之成法有激厲之良術耳今不能一一
道也
一國家牧養百姓守令實其專官及考先王
養政不出田里樹畜四字而已自巡行勸
課之法廢而貧窮凍餒之民多山谷溝壑
曠土道堧得無可耕之地乎道邊牆下隴
上阡頭得無宜樹之木乎大者豚羊小者
雞鶩得無可養之牲乎糠粃可積藜藿可
採得無饑歲之防乎絲綿可織麻藍可用

得無未試之法乎耕種失時[illegible]耔不精得
無鹵莽之業乎勤苦不[illegible]遊[illegible]好得無
偷惰之民乎地各有宜民[illegible]能得無未
通之利乎百工技藝皆足[illegible]治得無可教
之術乎諸如此類或上下山原或詢謀父
老或嚴行稽察或時其督課或水利可興
以備旱或預防蝗蝝以救災或立官庄或
鑿窖窠以招流或禁殺牛或賞積粟以廣
耕養民之政不盡於此而此其大都也夫

為守令者聽民勤惰任其饑寒生死吾不知而惟蔺絲是亟恐古循良必不爾矣余於東省得一賢令馮令大梁俞憲許公守恩之令鄒也鄒民不織而資布於鄰棗土宜也民又不樹棗許甚恨之令有地百畝者樹棗百種木綿十一又教以種法至秋而綿成又限以紡期稽其匹丈親下閭閻視勤惰而賞罰之明年鄰不來鬻布又明年有鬻布於鄰者值歲再饑諸郡邑多逃亡鄒民以棗繼賑獨得全活百萬有司[illegible]

昔誦讀時凡言為政孰外養民試問養民令何道也余甚樂聞之

一積貯係民間生死當務之急有急於是者乎今預備等倉無郡邑不設矣盖凶年以備賑貸兵年以佐軍興何者師行無餉則劫城守無食則變故米粟之積府五萬州三萬縣一萬五千歲歲出息而不償凶歲出貸而不賑可當孤城三月之圍可支三軍十日之穀蓋常變者不可以之事餱糧者雖多備之物倉廩之設不備為歲也令計不能圖則奚問異日獨念萬曆甲申以來五年饑饉萬姓流亡聽其生死而莫之救怒其劫掠而繩之法喪亂稍平恬不為計為民父母當如是否乎忍如是否乎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貴無備也無備之凶雖十堯舜不能生一人何者仁義不能為救粟空手不能活枵腹勢也孟子云使有菽粟如水水此備荒七字訣也今欲備荒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一切之政皆以粟然而事權有在守令有不得專者惟是廣豐年之糴酌隨年之散凡官銀除正項起存外其餘新舊貯寄在庫各項銀錢但遇穀賤之年盡數糴買無年春散分為三等極貧平借至秋抵斗還倉次貧息借至秋加二還倉稍貧賒借以春放之直收秋成之穀其三借多寡之數悉令鄉甲長保催

以防逋負其倉分立於鄉村遠近之間以
便出納不五年而粟倍倍則以額粟還官
倉以倍粟為社本凶則當年緩三借之征
大凶則極貧免還寡婦孤兒之貧者免還
流移者免還息借賒借者待豐而還名曰
兩利倉（此兼義倉常平二法）○自邪教盛行民間修
寺觀崇鑄塑進香建醮無論富貧隨社錢
者十九可痛加省諭改此錢為救命會錢
一月兩會各量其力多者一會錢百或五

十次次差減極貧者錢一十立為簿以約
中之殷實公平者掌之不許放借以起爭
端須穀賤之年盡數糴買露囤一處不必
斂散以防侵冒至大凶之年誓神報官照
本分給各救身家好義之人不願分領者
官給旌獎其不積者不必督責另造名冊
報官凶年公私俱不准賑名曰鄉會倉（此即社倉之法但不出息）○中人以上之產每歲所入分
為四項先計糧差之用幾何次計凶荒之
備幾何次計衣食之資幾何次計應酬之
費幾何歲有餘則增凶荒之備歲不足則
損應酬之費甚者寧減衣食之資而凶荒
之備勿減分毫蓋一日一食猶不至死十
日無食必不可生此民間第一要務鄉約
報其數目鄰佑稽其虛實積多者另加優
獎浪費者罰穀入官名曰自救倉（此倣周禮耕餘之法）
○此三倉者一在官二在民督責之則在
有司外有隋開皇轉相灌注之法唐戴胄

每畝二升之稅宋乾德每石一斗之加熙
寧五等出粟之令皆為備凶良策必須奏
請方行倘郡邑吏有精思不妨條議務期
樂歲不饑不寒凶年不逃不死若怠意於
平日而束手於臨時此秦越其民之常態
也非所望於仁人
一帝王為政首重鰥寡孤獨加意廢癃殘疾
曰無告之民言哀苦之情無一可告訴者
也彼其呼爺孃於街市忍凍餒於蓆寮為

民父母亦知有斯人否乎當襖裘擁火之時
飫鮮饜醲之際亦念及斯人否乎臨司不
親民佐貳不當事舍郡邑長斯人無所歸
命矣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鰥寡孤獨及
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
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未嘗
限以數也今以錢糧不足而限之數矣未
嘗不及篤疾也今瞽目跛足全不收養矣
夫壯養一人歲給米三石六斗布花銀[illegible]

錢錢糧原非有餘豈能盡人養濟本司[illegible]
在山東分為等差除強壯丁男遊惰不[illegible]
及男子平日為惡曾犯徒罪以上婦人[illegible]
日犯姦淫潑惡不孝不賢及家道原豐自
己浪費者雖極孤貧衰老俱不准養濟雖
孤貧衰老而近親遠族尚可依倚責令收
存或瞽目而能筭卜絃歌或跛足而尚能
織履編席為繩結網量給工本或凶年倍
賑亦不准養濟外○其餘孤老殘疾但係

六十以上責令里老鄉甲盡數報官逐一
面審某某七十以上血氣衰羸某某雖未
七十而老疾憔悴某某六十以上十歲以
下瞽目殘肢不能為生共若干人作為一
等盡數收養○某某雖年六七十血氣未
衰尚有夫婦相依能為人抱兒守户者作
為二等待養濟院有缺照其年貌壯衰次
序相挨撥補○某某雖係瞽目跛足而年
在五十之外六十之內學藝則不能乞食

則無衣作為三等擇於關廂寬大處所[illegible]
房十五或二十間名冬生院作通炕一[illegible]
可容四五十人作數廣被一被可容三二
十人連枕厚苫分別男女每五人以有目
之孤老者料理其起居仍委能幹老人三
二名火夫五七名主其飲食關其出入如
煑粥法自十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初一日
止每早米粥每三人約一升午後炒豆每
二人約一升守令仍於有罪犯人罰處人

給皮襖皮褲各一件如無皮去處或給木
綿厚大襖表裏二丈五尺新絮二斤者一
件至罷粥之日暫令乞食度日待六十以
上盡數收養○其其雖係瞽目而年在五
十以下十三以上與大養濟院之十歲瞽
童令已十三者作為四等願學卜筭擇善
卜筭者一人為師願學絃歌擇精於絃歌
者一人為師其師月給穀一石其學者如
煑粥法每日令人給以粥豆令學古今勸
民賢孝段落說書小令使其布散閭閻勸
化愚俗有司委人每月考驗慢不學與傳
習淫邪詞曲者逐出記名永不許收養大
率嚴瞽一年在殘疾者終身可自存活可
省國家歲歲米布之給而朦歌瞽誦流布
民間使婦人女子野叟村童耳滿道義之
言心浹古昔之事較之鄉約所講不更親
切而周徧乎昔東省令如萊蕪呂君明倫
選集民間善為詞傳者其感發處真使人

涕泣俱下其警悚處真使人毛髮悚然何
處無賢有司但恐不屑云云耳富貴人家
能收養此輩選有裨風化詞曲而訓習之
是教養兼舉一大陰德事有司申呈嘉獎
不猶愈費有金教戲子衣錦食肉導奢靡
之俗長淫惰之風乎是舉也十九笑余迂
而余自謂不迂也仁人君子午夜深思之
一諺云衙門奸弊八分糧地倣令坐派分明
催科有法開倉以時收納無弊而惟正之
不供也則雖日事敲朴不謂煩刑今也貴
賤不均陞擦未確豪猾通積書而增升減
合里老瞞官府而賣富差貧數畝之田差
名種種一人之稅赤曆紛紛官不得其要
領民不知其精詳甚者暗增千百十詭二
三此坐派之奸也里老騙收花户重納花
户違慢大户包賠差催人衆則錢糧止足
供賄賂之資地户星居則里排日疲於奔
走之後比限不分多寡一體敲朴豪猾竟

不到官專責下戶或死丁荒地逼見在攤包或詭隱田糧致甲中受累則催科之混也民間轉辦類質爲多律法徵收定於熟月令有司催科矣雖各項差糧日用刻期而不接勢必稱貸又有司終干比較里老給年催徵花戶終年辦納大戶終年坐櫃則開倉之害也及納銀到官乘延於大戶之多收者巧名取派借口於有司之需索者橫肆增添有贈加一明加二者既重取於小民又輕給於解役甚者無銀而空文起解或經歲而不問批收此收解之弊也其他編審頭役或傾人之家耗費里甲致逼人之命累苦者猶不見知奸巧者公然得志嗟夫非賢守令誰復留心余舉其大都與二三執事者商之○先將縣縣地畝清查詭寄欺隱及除豁王屯匠竈外得實在徵糧額地上中下各若干項畝分釐縣縣應徵本折起存鹽站拋荒

等糧各若干石斗升合縣縣某項某項銀力（力差則坐若干兩不許[illegible]）各項差銀共若干兩錢分釐縣縣九則人丁共若干丁每畝上中下地各該糧銀若干差銀若干每丁上中下門各該丁銀若干門銀若干以撒合總係分縷析刻一書冊人給一本此縣縣差糧一定之大較也然後造本折赤曆二部（本色赤曆）凡係徵收米麥等項明開某倉道路若干脚價若干斗頭若干費用若干每石應收一石幾斗幾升幾合（五勺以上增一合四勺以下免派）如民情不便情願收折色於所在倉口糶買若估計稍寬每石徵銀若干（如米徵銀即附於折色赤曆之內）折色赤曆內開某里第一甲一戶戶頭賴子（各寫花戶姓名不許混以戶頭名下總領）縣戶地下上地若干該銀若干（地糧原差俱在內若無差者只）開糧中地若干該銀若干下地若干該銀若干差銀若干門銀若干丁銀若干以上共銀若干一限納　兩　錢（完則註完不完空之）二

限納兩錢完三限納兩錢完四
限納兩錢分釐完趙丑趙寅趙
卯並同寄庄户無丁下下則無糧各照應
出銀數分限並同銀一錢者不必分限條
末限一起完納其完字大户手註止分糧
差丁門四款並不用各項差糧名色以亂
小民眼目以費造冊工力其有地有丁花
户各照亦曆填給由帖一張令之存留數
照其各里里長各給完簿一本若行鄉約只用約簿自納妙不可言詳見十便每花户止占一行如云趙子

銀兩錢分釐一完二完三完四
完其完字亦大户手註比限之日里長止
執完簿聽比○掌印官先查舊曆每年完
糧里分共若干開倉之前出一牌示寧寬
兩限再不差人下鄉再不鎖拏比責以示
優禮善良之意其奸頑里分花户擇銀數
多而户則高衆人已納二限而彼尚不納
分毫者先點三五人馬上鎖拏枷項令催

本里錢糧完日始以□又出一示各里納
銀分有定日其里某日但過一日者不收
花户親納里老代納者各責其路遠銀少
花户不願親納者須親伯叔兄弟子姪親
甥舅婿岳方許代納糧差俱完之日里長
遍完簿掌印官於簿尾親註本里俱完四
字以印鈐之仍付里長收執○如有荒逃
地土查承種何人如無承種者須寬限摘
開如穰薄不堪者寧搭作拖欠決不可令

里排户長包賠升合死丁即與除豁逃丁
十年以上遝無蹤跡者亦與除豁宗族果
甲有丁者報補如無於各里各甲有丁者
報補如無寧搭作拖欠決不可令里排户
長包賠分毫其孤老廢疾無家無地之人
既不養濟盡與除丁不然亦不過逼之逃
且死耳所除丁地錢糧果在八分之内寧
於見在丁地多增毫髮亦不為虐盖衆擎
易舉甚於獨累難堪况荒糧地死逃丁未

盖上六則富留以納銀下下戶零難為大
役在有司調停之耳○重差自驛遞召募
後惟有大戶庫役館夫買辦里甲猶稱累
苦苟勞其身而不費其財何苦之有民猶
稱累有司可知近奉
明旨里甲不許賠錢買辦不許削帳行戶俱照
民值不許賒欠違者本司訪知徑行參提
罷斥○近日驛所夫馬之數裁革夫馬之
銀減少支銷走遞站銀目不可缺比各役
工食更為緊急而有司視為緩圖此近日
一大累○祖軍設有三枝第一枝從軍是
曰軍籍則清勾者第一枝之子孫至於兩
弟不曾從軍即係民籍法難混補杞充永
軍止用在戍所生頂役犯前子孫並不清
勾此題
准事例也召募受賞軍人止是終其本身果逃
則取當房兒男補役惡騙賞也果老且死
子孫亦不清勾謂無籍也今州縣不分清
白一體追呼騷擾殊甚至其應解軍丁反
被吏書影賣觀清軍而有司之政可知矣
一宋儒羅從彥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風俗
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則下有風俗
俗之美惡其機固不在民也三晉民俗大
都鷙悍而少知乎嗜利而輕背向徙訟而
寡忠信椎魯而不文雅豈獨風土亦漸靡
致然當唐虞時夫非所謂時雍風動比屋
可封者乎為廢弛者之說曰風會日流人
心不古以古道治今民是障狂瀾而西也
嗟夫斯民也亦嘗勞來匡直輔翼之乎亦
嘗使之自得又振德之乎倍皋陶之功而
半其效吾猶以民可教也況教法既已湮
沒教言又復絕響閭閻則鄙野成習不知
孝弟禮義為何物市井則貪詐是圖不知
忠信廉恥為何事為人上者亦相與浴襲
恬然不復動念自昔詩書所誦習者繪衣
塑食不可施之實用果爾則詩書固可焚

七十二

也念二帝三王之教未嘗不宜於今日然
有司猶謂迂遠若
皇祖教民榜文及
聖諭六條旌善申明二亭非
時王之制乎二三執事必有着實舉行化民成
俗者而予未盡聞本司向巡東省徧訪民
間有憫老父孤寒冬月共榻煖足因妻不
悅而遂出其妻者有以二驢趕腳為生忽
被隣人盜去後事發名之認乃曰渠借吾

驢久而不還非盜也而盜遂得免者至於
貧家婦女少年守節[illegible][illegible]終身者往往有
之此皆窮鄉遠鎮卑末寒丁在彼固不知
何者為名有司亦不知此人為善及所稱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力足以致聞或城
中之易知者至於鄉飲所舉不論有德無
德惟爵位是尊鄉賢所入不論公是公非
惟體面是重其樂善好義君子未聞獎賞
一人犯法瞽迹人戶未見示懲一人嗟夫

何處無良民何民無良心上不重德而望
民之興行不亦難乎不知二亭之設何用
也所刻鄉甲約一書雖近瑣屑郡邑果能
以實心行實政責實效免而無恥之風尚
庶幾式若德禮則賢者自能倡之非本司
所敢縣望也
一衙門及鎮店鄉村各色人役皆食民以自
養虐民以自逞者也多一人則民受一人
之害減一人未見廢一人之事欲其總減

勢倚虎威小民豈敢與角即有被其害發
其奸有司豈肯與直扶一失衙門之心終
身之懼但傷一人之體衆人之讐此牢不
可破之弊也為民父母果欲予惠烝黎則
清戢衙門最為首政信崇左右是曰極昏
且如皂隸止為行杖把門執殳清道編審
正額不為不多掛搭綽攬可不嚴禁快手
催促急事防護遠行足用而止至於青天
提鎖接遞老人聽事陰陽之類各查其專

食果否相當勞逸有無均適門庭倉獄守夜巡風應否添撥火夫公事差發公館修葺曾否類及衛民冗者應革則革累者應優則優務令無偷安肆志之人無獨苦重勞之嘆此衙門之清也各里既有老人里長又有地方保伍又有總甲小甲又有遷官堡官又有集頭老人一家而數人管束一事而亂接单票雖末之過張殺勢而詐錢財瓶儲之家指呈報而嚇酒食懦夫嵩氓望公門如隔九閽衙虎里豺通氣息如出一鼻豈無抱屈嗚冤不過賠錢受辱蓋護庇衙門者庸吏常情壅蔽有司者奸黨積習故與其防之也不如省至於約正副保正副往年皆用貪無賴者故屢犯屢應僅同僕隸今選保正副皆殷實自愛者為之選約正副皆老成有德者為之得人誠難是在賢明有司經目留心鄉甲百姓連名公舉其舊堡官一員即以堡官為保正舊總甲可即以總甲為甲長惟居之遠近是便惟人之賢能是求公事不必排班聽委朔望不必作揖升堂無事不必回呈遞結此閭閻之清也中外若此肅清而賢守令總理於上時稽其奸弊常振其廢弛又禁巡邏兵壯一切擾民攔路鎗夫百凡動衆如此而小民得一日息肩則得一日奔走衣食而差糧亦易以辦納矣

一憲綱合屬衙門不有所謂醫學者乎醫官
欽選於銓曹醫印鑄頒於禮部醫生則其教習之人惠民局則其施藥之所
朝廷仁壽斯民意極懇至矣今醫學署印者既不識岐黄冊素為何書醫生在官者又皆以接遞聽差為本役其開鋪標牌挾包賣蕩之人有書者全不理會病情藥性懵然不知無書者止記单方大病危疾悍然下藥有餘不足同治内傷外感倒施以至巫婦師婆等衆專治婦人小兒毫髮不知極

蒙信任有命者或活二三誤殺者十居四
五夫兇　折跌人肢體尚發邊衛充軍充
軍未至死刑猶且數經駁問今庸醫以一
劑之藥殺一人之命病家不詳所謂死者
莫知其由如此實行毫無罪過慨自王政
久衰官業多曠談及此事便謂迂濶不知
除醫二學雖則並建而緩急之務奚啻霄
壤所望二三執事以民命為至重以舊政
為當修醫道雖不素習醫書豈不認識先

修醫學一所次置本草一部（或湯液或衍義或發明或蒙筌）醫書一部（或醫學正傳或心法附餘或古今醫鑑或明醫指掌或醫學入門或玉機微義或本草直指）次下令城市鄉村不分
主居流寓但有精通醫道者考選一人申
呈上司給與冠帶使掌印信次下令四境
行醫人等不分男婦俱委佐貳會同醫官
考試各認方科分為三等上等堪以教習
授讀醫書中等不通文理令記單方下等
止許款膏賣生藥不許行醫其醫各自教其
妻以胎產調經痘疹驚風等方藥[illegible]
等及受學於醫人之妻但有疑難病症必
須請問醫學如婦人不學不問擅自行醫
者將夫男重究婦人杖革三等之外不堪
行醫者盡數帖名徧示遠近不許招呼凡
在醫學者置籤堂上掌印官（或曾委佐或首領）各
限以書（隨其所習）每月拘背一次驗其生熟問
其義理精熟者本生量賞醫官同賞生疎
者量責醫官紀過一年之外驗其稍通者

病家迎醫許醫官量能撥發仍置功罪簿
二扇許病家親報治效者登功簿不效者
登罪簿以憑有司賞罰三年學成方許給
帖陸續發散各鄉村集鎮聽其行醫仍各
給官簿一扇治效者病家親手登記滿百
人者驗實送扁旌獎仍聽四季考試每州
縣於編審均徭之年大郡邑四十八兩次
三十六兩次二十四兩除醫官照雜職吏
典月給倉米一石外其銀置買藥材雇覓

炮灸以救貧民無樂及天行瘟疫施舍及
賞賚醫生勤敏之用不許有司和減藥銀
不許醫官私用藥材其醫生量供醫官束
脩及醫官出治本縣士民者聽從其便但
不許妨悞教習其續收新進者仍照前規
教習庶病家不至夭其天年醫人亦得裕
其生計亦有司仁政之大者也
一盜賊源委不可不知酒肆娼門賭室其招
聚之由窯場寺廟孤庄其隱寓之處壯年

僧道乞兒其窺探之人各處閒懶游民其
令夥之輩夫盜也詎從天降地出真無秦
彼何矣彼其能不與人同里而居朝夕相
見乎彼其生理經營里人寧不聞乎所與
交遊姓名面貌里人寧不識乎縱令孤庄
彼豈無親戚宗族朋友之往来其行藏能
盡塗人之耳目乎作貧作富潛出潛歸或
消沮閉藏或豪雄自詫言動不同狀貌自
別蓋誰為盜誰不為盜里人辨若白黑且

躡足附耳談之矣然而不以聞官者何彼
為盜與我分毫無干我發盜其禍旦夕立
至者也故上之責成也嚴則里人畏吾法
而不畏盜盜雖讐里人而不敢讎法里人
不畏盜則盜無所容盜雖讎里人豈能盡
讎一里之人哉以是知舍鄉甲法雖聖人
無弭盜之術矣今陳其畧如左○一曰禁
游惰之民夫各安生理此
聖諭也不農不商不工不傭而游手粧身亂說
閒談捕鳥鬭鷄彈絲蹴踘此何物也世未
有身惡勤勞口慾甘脆不遂所欲而不為
盜者以後不分貧富人家但有此等子弟
鄉甲盡數報官另籍一冊號曰棄民簿言
天地間之棄物也編諸鄉甲察其動止朔
望點卯問何營生地方　但有失事即如
此輩根求不但防奸亦驅民着業之一法也
○二曰嚴流寓之民夫流來寄住皆貧無
賴之人未有不僦人房屋佃人土田依人

窰場者房主地主先查來歷更擇保人編入庄頭自行管理仍各造冊送官但有防範不嚴地方失事獲盜之日審係誰家居住者不分强盜竊盜曾否知情分贓俱以窩主坐罪有能早知而逐出本家者犯後免其併究早知而捕送到官者俱照獲盜重賞見鄉約○三曰逐强壯之乞人除瞽目跛足及七十以上男婦十三以下小兒不禁外其遊食僧道乞食壯丁或强宿寺觀

住持須得容留或暫寄窰場主人不敢詞逐或三五圍坐門前動求斗米尺布或瞻目勒索飯食不遂便出惡聲官吏憐不詰奸閭閻誰不懼禍為過計者之說曰此輩不宜驅逐聚結反為大患噫夫饑不生於空乏寧無原來籍址除傭佃經營督土安業及失迷鄉貫者聽其寄住外其餘一一清還原籍僧道則令本土住持收管焚修壯男則令本土里族收管着業或有司別

立計處閒民之法詳別款以年饑散一番豐年查歸一番律不有發還元籍之條乎强壯乞人每郡邑率不過百人即隣境未肯通行而嚴督保甲不令容留但係境內失事者先坐容留之主則此輩無潛蹤之所矣○四曰重捕獲之賞諸色人等但有於劫殺賊一名或生捕一名係竊者審實賞銀五兩係强者審實賞銀十兩獲人盜大盜一名者賞銀二十兩獲强盜三名

以上者除賞外仍鼓樂花紅送扁五名者申給義勇冠帶專管巡捕永免本身差徭其銀即懸於州縣門前朝發暮收獲盜編實者准其徑取○五曰禁絲賭之徒四民之業三五為群良善之人數十結社有何不可凡係棍徒但有成群合夥寺廟賭博或開張之家妝打頭錢者鄉甲指實密報除開罪外枷號遊迎拘當苦役仍重賞告人娼優之家但有[illegible]姓名男子使錢覓

緝色狀張皇即照報有司嚴實者一體重
賞貪財容隱者事發一體重究〇六曰緝
窩盜之主（見盜賊條）夫盜之去住無常而窩之
居處有定盜之踪跡猶秘而窩之舉動甚
彰盜之勢大而窩之勢孤語曰除蜂摘巢
故窩禁不可以不嚴也或曰雲集鳥散亦
有無窩者曰固也無窩之家其盜必近豈
能除刼掠良久之時分贓擾攘之後一更
五更之間自三十里外而來出三十里外

而止乎故窩能首盜者免罪獲盜者除與
罪外一盜准一盜之賞諸人能獲窩得實
者一窩准十盜之賞〇七曰寬首盜之令
州縣平日下令凡係三族之親不分有服
無服但肯首盜者與盜自首同不犯姦殺
俱准免罪保甲隣里容揭報盜者半獲盜
之賞隱忍不首者盜犯之日即責三族及
本甲隣佑跟捉比較盜獲方准釋放〇八
曰密遠近之防郊關村落人烟輳集保甲

一嚴盜自衰止惟深山窮谷人迹罕至雖
無可刼之家多棲行刼之輩除有庄田勢
難遷移者聽其孤庄仍於隣近十里之內
立一團長令其挨家三三相保團長統之
一家為盜兩家同首不首者別三發覺團
長申呈兩家與盜同罪其結山為寨者就
立寨長以保甲法統之仍以禮義化之負
固為盜者或招撫而散處之或塹其山谷
不與民通或夷井伐木不使安居甚者[illegible]

兵勦擒之〇九曰清邊鄙之民三界首關
民同里而分屬彼詰則竄名於此郡此拘
則逃身於彼邑三處之法不得[illegible]馬而守
令互私其奸究以讎隣此盜藪也凡係邊
境兩下共立鄉甲彼此會行法令倍設保
正凡有盜發即許所在鄉縛徑送所在有
司但有回護留難者申呈合干上司官吏
提究參治〇十曰練鄉甲之兵十家為甲
家有兵十甲為保保有警

祖宗之制豈□有此具而不許其練習哉今
□家有武備而人人不知兵徒資盜耳若
於各保之中不分主客户但係久住者二
十以上五十以下除傭作者貧無衣食者
有占役者不用外其餘盡屬保正副統之
十月納禾之後三月耒農之前將各壯丁
在城分為四面在鄉分為八聚官募各藝
教師十二人各給工食使習之（兩保三保共覓一人更使）
一二處教習弓矢一二處教習刀鎗一
二處教習鞭棍一二處教習擊擲一二處
教習火器每處分為兩隊隔日分肄朝會
而來夕食而散（遠近酌量務在十里之內）一年之後不
用教師調藝互習彼此相傳有司分日親
臨觀其技藝或東面與西面角短長或南
聚與北聚比生熟一年賞次能者二年賞
上能罰不能者三年罰寡能者四年而人
皆知兵矣然後各歸保甲自行練習如是
而人懷技癢之心惟恐無盜可擒盜懷捺
死之懼安敢公然行劫耶是舉也可以攻
戰可以城守兵氣係聚以防家募時倡率
以勤王乃弭盜特餘事耳（其法詳在練鄉兵議）○十
一曰嚴盤詰之法（今制凡人出外皆於本州衛縣告給文引回日銷引此法久廢今擬以牌代之猶有存羊之意）凡在保甲之人不
分主客貧富各給一護身牌（如今公差年貌圖牌一樣）
一面寫身長若干年歲若干面長圓方有
無麻疤瘢痣鬍鬚屬某縣某保甲軍民匠
竈籍一面寫住居城南北東西某地方父
母妻子何名姓各保甲造送州縣官刻畫
牌字點硃用油而給之凡保甲中出外之
人除所至不踰五十里往返不過一日者
免其隨身外其過一日及出境者俱於保
甲給假（佃戶賃戶給假於房主地主傭人朝出暮歸不許過二日）牌隨
身行出關入店遇有盤詰者以牌為驗所
居地方抄牌備照無牌及人牌不對者拘
審行查其在家者交接面生之人保甲鄰
佑嚴問姓名所得可疑之物保甲鄰佑嚴

問來歷每出不歸之夜保甲隣佑記其月
日以上盤詰皆其人素不端良其跡素難
憑信者若忠厚謹飭之人及有身家體面
人所共信者不許一槩瑣屑〇十二曰重
保正之選（見甲規約）〇十三曰明夜巡之法夜
禁之令以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
人行禁後放前凡有行人除公務急速疾
病生產死葬不禁外其餘不分士夫嚴禁
夜行凡夜行者不分面目生熟俱要拘留

送問諸人不夜行則夜行者必盜矣盜見
無人夜行難以影射亦不敢夜行矣至於
夜巡門前最緊而宅後為急蓋門前多空
房無可盜之物門前係通衢無隱身之處
盜所從入宅後常十九也奈何尋常祈於
通衢哉（巡城巡夜法見別選）至於集鎮鄉村亦當輪
流巡夜即不出戶要須儆夜有聲使知人
大非睡熟也〇十四曰貴救護之疎（見甲規約）
一國之大事在祀而須知三十一款首曰祀

神且學古入官惟有兩重夫非人民社稷
乎若今之祀事不若不祀猶免禍於神明
耳壇壝廟宇宿莽積壓神主龕籠傾敧破
毀几案皆鳥鼠之蹤庭除有人畜之糞及
祭祀屆期齋戒視為虛文執事何嘗告戒
拂拭者垢膩重重滌濯者污濁纍纍菹醢
不問熟生犧粢未知精潔帶泥連草之菁
芹含蛀蒙塵之棗栗凡百供陳盡托僕隸
師生且不躬親有司安肯省視不過五鼓

排班勉強一拜而已夫頒賞下人猶必有
禮乃恭承大祭全不經心鬼神無知祭可
已也鬼神有知寧不吐乎此與放而不祀
謂祭無益者相去無幾矣夫尊崇功德以
勸烝黎祈報春秋以福境土是有司一身
神民所依也況修葺整飭為費幾何歷覽
嚴督為勞幾何是可苟也寧有不苟者乎
外如先朝陵寢或踐踏於芻牧牛羊前哲
子孫或流落為傭乞厮卒者亦當表識優

恤以示重道之意其餘庵觀寺院見在者
改為鄉約未修者嚴行禁止仍查照教民
榜文使庶民之家所在鄉約薄出會分或
豕或羊果酒香燭於春秋二社報賽土穀
之神止用鼓樂不許娼婦諠雜媟言嫚語
褻侮明神招生禍變其家庭靜舍或寢室
中間各於應祀祖先有主設主無主為位
家長每日早起一揖遠行出入焚香再拜
婚姻生子生辰隨便陳設告慶新物初熟

伴以酒食告薦四時令節忌日牲果酒食
告祭物不在多惟其誠禮不在文惟致愛
不獨報本追遠亦民德之厚而習禮存心
之人自無凶嚚奸盜之事矣

報政實單

山西等處提刑[illegible]司為[illegible]署考之法以
驗長吏淑慝[illegible]得本司職專廉訪事貴
核真近據各州縣季報賢否文冊虛文濫
套避怨市恩語來而[illegible]褒嘉安得人人賢

聖夫近莫近於同事之官察真莫真於經
年之間見以為不知耶則寮屬善惡漠然
不動心思士民怨德情然不入耳目長吏
之才識可知矣以為知而不敢報耶非政
無紀綱我無以服彼之心則身有指摘彼
得以籍我之口長吏之品格可知矣奈之
何操守卑污者尚曰一毫不染才能疎短
者猶云衆善兼長以衰頽為精壯止謄脚
色云云以惰慢為勤勞漫不知何事事但

取同官感德不恤百姓為[illegible]此皆近日所
謂盛德長厚認
朝廷建官之心長吏率屬之道應不如此夫為
長吏者誠能正己無私勤民有素或得於
觀感者同心佐政或束於嚴憚者砥行持
身彼不幸受誣吾即以去就保之有何不
可如果卑鄙不才昏庸難策我節愛而彼
貪殘我振作而彼廢格或奉承以取悅或
壅蔽以行私苟有公平正大之心寧無督

率銓制之法況可庇不肖以玷己之蔽名

我為此定為新格務要備細實填倘故習

牢不肯破而噤默不與聞同本官即以同

惡相容並置下考至於守令居官事實往

皆漫然無據士君子懷為國為民之心居

得行得止之位豈無良法善政加於庶民

者乎即自到任以来或係便宜施行或曾

申呈詳允者逐一細開以觀實政文到即

同寮屬實单密封速報須至冊者

計開實單填式

本職自到任以来行過宜民事蹟

一件　一件

同知某人某處人由出身年約有　十歲（正壯 顛衰 青少 尚壯 已衰）

貌（中材 清秀 魁偉 不揚）心（忠厚 明白 真誠 平易 險詐）才（[illegible]）守（廉潔 不貪 清介 知慎 [illegible]）政（勤敏 惰慢 寬大 酷刻 剛方 柔懦）

判官縣丞主簿以下俱照此格填造

（佐貳合屬）善政亦令本官自開不拘多寡但要据

事掌印官仍随訪其實造入實单果非

實事不許扶同

考語只用四字不係先賢而後改節先不肖

而後改圖者不必再報倘前後不同許

不時更換密語馬上差人馳報若朦朧

隱忍致賢否矛盾者責在長吏

府填本堂佐貳首領合屬及州縣掌印正

官俱照此式　其州縣佐貳首領合屬不

係賢不肖之尤當薦奬戒斥者該府不

必造報

風憲約終

原缺第一、二葉

監犯

優恤八條

一强盜人命各有枷床軍徒罪人往往地卧須與壘打炕竈上設苫席塊扰令與重囚同牢一則令見嚴刑一則借以防範其在監囚犯除久囚有親及家屬有供者聽從其便外其軍徒及寄監未解未發人犯無人供給者每人每日計米一升鹽菜煤薪錢五文直日刑吏記簿出監之日照數給

親上倉其家貧者徑准開除如有牢頭監霸輪作大頭或以照面稀湯薰鼻壞飯不得半飽多科飯錢每日刑吏回風務要指實禀治如刑吏受賍朦朧者獄院置大鼓一面許被害擊鼓十二聲以憑拏問重究刑吏坐賍革役

一監霸多係豪强之人買通吏書役使禁卒凡犯人入監無錢打點伊即替多出務滿需索之意未出監門利已加倍或家中典賣田園或臨時剝脫衣帽伊且自待甚尊奉身甚侈獄中大小皆其順指氣使之人凡欲短長皆得趁意遂心之便甚者市恩報怨棰楚號呼每稱甬救一人只是添一又字教唆新犯變亂是非就中取利而豪無賴者又為之羽翼焉又有獄吏禁卒相與朋黨為奸為害不可勝數獄中之事守令有意念不及足跡不到者其中苦樂不平生死飲恨誰則知之有司數日一下監

或忽召數囚而細審之必有得其情者

一盜情初係招攀人命未分定執及監追家屬等項情罪未明之前內有供明者有辨豁者有止於徒杖者名重故不得不送監情疑故不可不分別凡此等犯與轉詳未示已奉與單者不同其飲食疾病須要萬分加意若聽從禁卒刁難衣食非理凌辱及致身死但稱偶得具病撥醫調治不痊其日身死已經相驗等中文俱不准理應

管官吏定以凌虐罪囚從重究治如近日
揚勉平白誣執馬天紀馬彥乾為盜僅踰
七日父子俱死於獄及衆証知是良民而
楊勉亦擬重罪何益於無辜者之含冤哉
凡獄中罪犯聽其死生畧不經意及死而
曰非我殺之冥冥有知當以孰為罪魁耶
居官作子孫之孽此為第一
一獄房大抵多狹故盛暑牢瘟可慮除另造
病房兩間添設炕竈以便病者必以發熱不食氣色
異常醫生稱病者方准出柙移房調理外自四月以後
九月以前每三日一掃除房中但有腥臊
蒸穢之氣查係何人所作便加懲治房墻
近簷之處多加小孔數十以引清風以泄
濁氣軍徒等罪足脛亦繫短鐐活鎖夏月
與禁子聽其露寢惟直宿禁子不許出監至於涸厠
亦須五日放門一次令園丁打掃或時熱
蒼朮以避邪惡多備天水散等藥以防暑
瀉

一監門當改於二門之內以便關防獄囚以
到監先後為序立簿籍二扇監中一扇堂
上一扇仍照犯人數目各置短籤大書名
姓因家飯到由一角門入當堂唱名掣柬
搜檢畢將籤名揷之飯上挨次到監門監
外置雲板一面一吏引因飯至監門擊板
三聲內吏執簿點名強盜令禁卒挨次代
領入監竊盜及人命重囚禁子接置地下
各因挨次親領隨領隨拔籤內吏交於送
飯之人犯人與家人許見面不許交手許
通言不許通字其籤送飯人當堂親繳如
領飯不明或有搶奪送飯人口稟卯時放
飯牌出辰時放飯牌入一日一次務不失
時以便遲蚤常飯不禁肉果惟大節及本
犯家慶許送黃酒一斤病人用酒日半斤
餘日餘人俱不許用酒至於燒酒禁不許
送在官人等但有搶奪監倉犯人杯酒片
肉口湯塊餅者重責枷號革役

一囚糧載於律令大辟亦給蓋有二義焉絞斬重刑凡以警惕黎庶典刑明正庶足償抵幽魂不欲病死獄中致逃法網一也應死罪囚臨時首領既不得保全平日肚腸又令之饑餓憔悴尚刑情所不忍二也天下大辟計囚糧每歲當不減數萬饑饉連年有死民而無死囚恩無乃濫乎曰此後世失立法者之意也

國初法嚴而犯死者甚少法信而刑成者不停情罪既真遲者止於秋後速者決不待時一歲之囚不出秋決待秋囚犯食糧幾何是以囚應給糧而不給者律笞審錄無寃而故延不決者律杖萬曆庚寅余錄山西囚案已奉決及情真未詳者千三百有奇有五十五年不決者矣三二十年無論也有遲至三五年不決者矣各犯絞斬無論也如是而月月有糧歲歲不死袖手於不貲之房擲身於無差之地悠悠日月

待盡天年視祁寒暑雨早作夜勤之人安閑不啻十百矣何以懲奸戢暴正三尺法紀仰九地沉寃乎然則囚糧可遽革乎不敢也囚犯可勝誅乎不能也是在司獄者處之耳今監中惟有强盜尚在嚴防其凌遲斬絞等犯與牢禁人等日久天長情通事熟不帶枷杻半作營生雖於法未宜然獄獄有之人人知之矣似當斟酌情法畧與通融但令大鐐嚴錮牢絆兩足除打繩紡線木作等藝不令習學外其餘挑網結草履作布鞋一切不礙關防生藝初給半年囚糧令作工本待藝習頗通之日令自為生其有應貢之物待放飯之時各付所親辦買以資衣食門禁驗明照出不許刀難如有公家之役獄中効勤及年七十以上百藝難習又六親無人法重情輕者照常給與囚糧外若能藝而不學能勤而不効者雖有饑寒似難准給如是則重囚

不為徒食民膏不至濫竭桎梏既無困苦
防範亦不疎虞果否可行有司議報當候
轉
間不然徒犯無食拘役死罪坐享衣糧可乎
一獄囚請給衣糧醫藥原無已成獄未成獄
之別近來有司不知何據惟奉決及曾上
長枷者照月給糧而見審未成刑之人產
連淹禁經三五年少衣缺食有病全不照
管分毫但報陸續病故是仁於情眞應死

之重犯而不仁於情罪未明之生人也是
不曾看應請一應字及因該死流徒杖一
該字也曰應者有無人供衣食看視之類
曰該者情罪重輕未定之詞曰流曰徒曰
杖則請給衣糧醫藥者又不但當死之人
矣凡在獄重輕囚犯果貧身有栄供給有
人自不當妄行申請果饑寒迫身疾病有
指自不當坐視艱危仰體
天地好生之心

聖王恤刑之意者誠於律文一細讀之如苦鐵
糧無處則少禁戮人權亦在我何可草菅
人命哉
一女監有犯姦及應該死罪婦人此皆刑吏
禁卒之妻妾也死生自有常刑男女豈得
無別但監守從來無人致關防不能無弊
一令擬養濟院中老婦擇其稍精壯者二人
作為伴婆其犯婦接送飲食及門前呼喚
應荅皆以伴婆代之女監中水火鍋竈及

宿止之處亦須事事處分紡花作履聽從
其便伴婆除月糧布花照院支給外每人
每季再加鹽菜銀五錢其門戶開關仍以
刑吏夜巡仍屬大監豈能必無邪行要以
成男女之體而已
關防八條
一框床之制極為嚴密頭上有揪頭鐐項間
有夾項鎖胷前有攔胷鐵索腹上有壓腹
木梁兩手有雙鐐鐵紐兩脛有短索鐵鍊

兩足開於桎欄仍有號天板一葉釘長三寸容如蝟刺利如狼牙其板蓋於囚身去面不及二寸仍以梟木關閉而禁卒卧於其上以聽囚犯動靜復有四面標欄狀如鳥籠八縛在檻四體如殭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輾轉莫道蚤虱交攻蚊虫爭噆縱使蜈蝎螫身餓鼠嚙足蚰蜒入腦大蛇纏頭只須忍受孰能寬之此法司定式天下所同凡係重刑皆當就桎立法者豈如

是以苦人乎强盗姦殺截路罪惡滔天甚者夥盗刼囚盡令解脫須如此嚴始無他慮但吏卒不耐煩勞或聽受買央或忽為無事往往全不上枷率以為常假令止禁手足腹項四處即强有力者未便能鬆何至有越獄之患乎廢法之罪與賣放均及至大盗奔逸每以不覺減等殊為過寬至於土豪積棍大奸巨凶不孝不仁屢懲屢犯謂發配如赴席以充軍為看景蔑視紀

法凌奪善良此等之人不死不止夫背痒不搔心急無奈彼身不入牢門豈知世間有此不受用之所處乎當以盗桎嚴禁囹頓消磨艱苦備嘗但令不死盖與其永錮於當死之後悔改無從不若警懼於屢犯之時死卞或免各州縣宜作桎床一具置於大門之外令其聚觀但有頑縱不悛者不必枷號晝則鎖於桎外夜則切於桎床待十分悔悟多人保改者始放是亦不屑

之教也書云象以典刑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民不犯今之世去古遠矣而又不懸象以示民惟其陷也而刑之仁人忍如是乎

一監犯以踈虞為第一然長枷輕薄不足防跣梁之奸杻緊則手腫鬆則手脫且飲食便溺疾痛癢疴手為日用之資杻豈常帶之物不如止用簽大鐐鐲嚴密鎖絆除强盗枷杻兼用外其餘重犯只宜牢鐲四時

更換鞋韈之時當堂先定手杻然後開鐲其鐲須置於脛骨之上貼着皮骨寧令韈膝穿破决不可施于韈上致令寬鬆易於脫足且鐲鐐動則聲聞舉足不便但不開鬆自難逃走關防囚犯此為最良每夜但鎖柙床亦可必其無事手便於動作而足苦於羈縻亦情法兩得之術也

一每歲决囚大省不及十人即决先及强盜强盜歲决尚不能盡是以重囚自信老死

獄中越獄反速其斃故脫監之念不萌强盜自知必難久活惟逃萬一得生故反獄之心甚切彼强盜者情罪既真雖三木囊頭八縛羇體死於囹圄首領猶全為幸已多惟是夥盜未經捕獲贓物未見分明一有寃抑是殺無罪白日止宜帶鐐夜間散上柙床但免踈虞足矣不可與真盜一體嚴行禁錮

一獄中常置大砲數杆以防囚盜出獄先與守城人約放砲四聲先閉四門更夫登樓撞鐘無數快壯人等護監墻保甲街民攔巷道各家閉門防盜入舍壯男多執兵防盜跳墻盜不拒捕格鬬者只令救兵就縛不可遽行打死其獄中死罪軍徒原未從賊出監者不許玉石不分一切擒斃恐上司不信捕獲死人何以驗辨至於就捕還獄之後不得遽加拷掠待事定詳允即令斃獄不謂不仁凡罪人越獄便當擬死况

重囚再犯死罪乎

一夜巡之法一更五更最緩二三四更為急三更為尤急每更監中用禁子一人鳴鑼走獄監外外一人鳴梆內一人提鈴相約各十步一聲先一聲鑼次一聲鈴次一聲梆週而復始不許斷續亦不許鈴梆亂響致令獄中動作不聞其照監燈火務須徹夜常明庶奸謀不得乘便大抵走更之法惟陽明公所行為妙府州縣監原不大似

不必然其夜巡之人如初一日巡一更者初二日巡二更初三日巡三更週而復始以均勞逸

一監中須要有井及水桶三四隻一防偶火二便飲食但汲水綆索晚間須要收藏及一切杴钁等器梯凳渠槺杆椽等木切不可留在獄中即有修造朝帶而入暮帶而出其鎮墻棘茨須用棗薪仍二年一換墻中仍用襯木縱横下地三尺以防穿穴

一監房門監院門各鎖鑰俱掌印官收掌内面不許上搭盖監禁防外不防内其巡夜道路俱要流通不得阻隔凡查監時正官親到監門開鎖徑進出其不意但防範不如法者即加重責或半月一次或五日一次或一連三四次莫有定時獄吏不入監直宿者重究三犯者申革

一重犯通買禁卒醫生詐稱病故掌印官相驗不親委官亦惡幽穢輒報真死及屍出而脫逃者如臨縣武偉至於異端邪教停息定脉尤不可憑凡驗囚屍須要仵作仍須通鼻無嚏勒指不紅兩目下陷徧身如氷者方准搭結報死如有扶同隱匿者禁子仵作即與抵罪乃有獄囚脫逃妄以他屍充數謬作捕獲不數日而報監故如某縣者則有司之疎也此雖希事不可不知

倉犯
一古者罪人無罔坐之理城垣則令之修築
鬼薪則令之劈柴倉庾則令之舂米令以
罪人拘繫在倉猶有古之遺意但倉犯原
非重罪充軍發站人犯雖送監不妨笞杖
及贖徒令里族之長鄉甲之人保領在外
至聽訟之日不悞聽問申詳之後不悞贖
決可也惟是隔縣關提又當解審無人保
領及監追還官錢糧家屬不當保領者纔

後送倉能幾何人我近查幾處州縣專聽
皂快稟說有錢者討保在外無錢者不論
罪情輕重一槩送倉至於婦人收禁惟有
犯姦死罪兩條餘俱責付本夫收管無夫
者責付有服親屬隣里保管隨衙聽候並
無雜犯送監倉之文其監追錢糧家屬併
無婦女雖盜賊捕限亦無監禁家屬之文
果其夫其父盜情已真倉禁妻子猶可如
招攀在逃無贓無証之人而濫禁妻子已

屬糊塗甚者監其父母兄長不亦孟浪之
甚乎余於風憲約槩言之矣再引律條試
自檢查
一倉中亦須穿井多備水桶幾隻一則便於
犯人自汲一則可防不測火燭近查得一
倉久犯輪當火頭刀索後來貧犯已經重
究外各州縣掌印官即處土作模令犯人
多托坯塹擇於空便倉中作炕五七處計
可容百人者厚織草苫五寸大作蘆蓆一

重又作火竈三五處各從便攢食再置甕
碗碟百十个箸百十雙或照監中法官出
薪米鹽菜待出倉之日貧者准開因糧不
貧者照數補敷其家大等項新舊斗級交
代損失者本人賠補但有火頭斗級人等
多開飯錢強當衣帽及刀難犯人卧無蓆
之地忍有米之饑者重行究治仍枷號於
本倉門首示衆
一監倉兩簿掌印官每日點判要見其人甚

日送倉緣何久禁其人其佐貳送倉因何
事情仍令斗級每辰口報倉犯有無饑寒
病疾其送飯之規務同監飯齊進亦照監
犯立為簿籍照序點名親接倉犯家人許
徑進倉中事畢放出不許斗級攔阻倉門
之下亦置鼓一面以備倉犯聲寃即時喚
審

一七十以上老人及十五以下兒男及大小
女子及身有疾病新遭重喪不係謀反大

逆同居親屬俱不許擅拘倉禁其隨衙婦
人上堂先問皂隸拘喚有無掏摸衙門人
等曾否調戲如有指名禀出者加倍重責
革役風憲約中言之矣茲再申明

一拖欠錢糧止令限辦入官財物止令限納
給主財物止令限還紙穀罪贖止令限完
各令保人領催不則禀拘責治如家貧無
辦討保無人即令倉死何益如可以經營
有人保領倉之反妨措處至於審罪之時
便問干証人等本犯果否有力能否完納
方擬罪名若果身家真無虧允自當減贓
鈥証無力既肖比餉未完亦免累年倉比
其罪惡深重之人寧陸續多責及枷號示
衆亦足示懲近見申詳徒杖好問有稍等
力甚至贓應給主輙捏主無全在及非本
主自告名色俱改入官不知此出何律及
允詳之後郤乃倉追嚴比淹禁歲月甚者
着落親族代納如此作官民生何以自存
耶

驛犯

一驛遞之官雖卑生死之權實重諺云活軍死徒蓋發站之徒率有五等一等頗有身家納贖既惜多費擺站又怕辱名到驛之日官吏先行賄賂保人圖得貨財收管出門犯人離驛一等奸頑積棍無力贖徒到驛之日私查徒數暗記官贓挾制官吏假取衣糧驛遞不敢不放此兩等人查盤官到或保人代覔點站或本人探聽覩来查

盤既過依舊回家一等供給無人乞食不足或不耐鎖押貫通押解之人脫逃回家驛官句欵多弊明知不敢聲言或差人需索要須或真是無處跟捉點站之時反為覔替此三等人総不在驛皆徒夫之奸頑者也一等才能可用或圖衣食私役於積年保歇之家或求親幸聽差於衙門奔走之事甚有役滿之後依戀不歸者一等百事無長一貧如洗官吏要索不遂捶楚常加牢頭買免無錢凌虐備至饑寒無策疾病不恤及至死亡只費報故紙一張耳此等之人常居其半守令首當注意者也

一驛遞有衝有次衝有居民多至數百家者有不及百家者院道批發徒犯率從就近地方且如永寧一州三驛王亭附在州城徒夫乞食為便青龍不及王亭然人烟頗稠輳集惟是吳城一驛夾在荒山人家既少且貧徒犯批發頗衆解到之日不脫逃

則餓死上司何由知之除驛遞簡繁人家多少另行查報以便批發外其在各驛遞囚犯要見本驛居民若干家見充徒犯若干人以便量情改調如官吏厭懼囚多故揑監墻傾圮店舍稀踈者嚴實提問

一因房狼狽傾頹驛遞尤甚何者丞使痛痒不關守令耳目不及錢糧無所措處興作誰肯申呈是以淺隘之房卑濕之地漏雨穿風浸泥濡水盛暑蒸溽大寒凄烈人非

亦行安能二三年不病且死貳查盤官點
以多不下驛入驛亦不眷房以後掌印官
每年終一報監倉驛遞養濟等房有無塌
漏應否修葺果當興工即於官路取木徒
夫托坯或破壞寺廟或人家廢房舊磚瓦
門牕皆堪折買地基要高門牕要厚多作
連炕厚鋪苫席再置鍋竈碗碟杓瓢盆箸
銅桶等器皿令館夫收掌交代每徒夫十
人立火頭二人專管汲水造飯早間各喫

粥一餐飯後押令乞食大率粥米三人一
升三十人纔用一斗即令各夫攢造如丕
不齊亦聽情願此輩罪人非因做工缺食
尋常生計不必官為該慮也
一病疾徒犯法當保放回家調理痊可照日
貼役近來驛官放者竟不追呼不放者不
恤疾病甚為壞法其家遠身孤之因即日
報知州縣撥醫調理但有延慢失調致令
身死者該驛官吏從以凌虐罪因提問重

擬其孤子親在篤疾或親死無人殯塟者
報知州縣正官准假事畢照月補役
一發驛之後或有黃腫瘡塊癆瘵衰羸癱瘓
風痺脚手殘疾兩眼雙瞽及役雖未滿年
已七十者驛遞官吏即呈州縣掌印官當
堂驗實詳具年齒病狀申報原批衙門所
有未滿日期不許拘役並如律收贖釋放
但有需索刁難不與申報者驛遞官提問
一州縣監倉切近掌印正官下情既易通聞

群小猶知忌憚驛遞之設半不同城官與
吏卒情同猫鼠不惟禁約爲難亦且貪虐
同術籲天之聲何由上達又朝夕在其掌
握有冤亦不敢聞以後發驛徒夫除驛夫
牢頭不許擅自毆打外其驛官以法鈐束
應得責治者不得過十板如有需索見面
節儀賫歇等錢及私下非禮凌虐奉承不
到將徒夫擅行敲朴者許被害之人指實
陳告以憑重究革職

一徒犯本為工作律有拘役入役貼役之文
如煎鹽炒鐵運炭之類近來有力買官者
盡行賣放無錢免保者又懼私逃晝則鎖
押乞食夜則禁錮囚房甚非立法本意律
云犯徒罪者帶鐐做工帶鐐正防其逃做
工正役其力本司向以積兇大惡到驛即
逃常發之遠驛給恐驛遠則供給為難無
親則借助不便不若改之本州縣驛遞一
則繫刑具以見鄉曲激其愧悔之心一則

有同室為之供給不患饔飧之缺責令托
打坯塹挑淺城壕修理衙門推水搬柴守
門巡夜（帶鐐雜共衆計）辦一切事務可省一夫工
食其無父母兄弟妻子又無親族供給者
比照囚糧事例量給米食資其力量如此
則既得以功贖罪之法又無饑寒致死之
虞州縣去驛遞差遠者有役不妨調用晝
則同夫押管夜則收禁倉中如有保人聽
從其便

一查得律例徒夫做工與擺站原是兩事擺
站者發驛遞擡損重勞之也今徒犯既無
供給又懼卒苦且奔走又難帶鐐何以防
其逃逸及查損夫一站雇人每日銀七八
分多者一錢若以囚徒搭配額夫夫八囚
二分之相覊因日得銀三分飽食可以自
存而以八人防二人亦可以免逃逸庶幾
稍得其用至於初犯再犯刺字竊盜一無
所用又費關防自有繁勞之役令之帶鐐

工作勤苦三年既消磨其驕逸之性如果
無人供給亦量貼與米食惟良有司調停
之
一徒犯原非良民奸暴固其常性但驛官有
過遂被要挾任其縱橫不敢制伏有淩奪
同犯把持獄情者有指稱打點科歛重囚
者有搶騙衣食擾害居民者有傲侮官吏
不遵約束者有徑自逃回拘喚毆打公差
者諸惡不可盡指俱許驛遞官指實申呈

本管州縣究明除重責枷號外仍加後調
辭其因中而訐告驛官雖實亦不准理
一公差人等拷嚇錢財土豪拙徒奪騙良弱
及誣告重情分毫無實等犯非徒罪不足
示懲其餘需索科斂須審十分端的如貫
分巳滿未滿便有應杖應徒所爭不過一
錢半錢耳原告之言豈得分毫不爽告稱
全誣輕誣便有加罪免罪豈無一實半實
乎干証之語安知一字無欺低昂伸縮間
是在取供時斟酌之耳至於一事告實或
重事告實或輕事告實或反坐所剩或未
決收贖或律該罪止自有應得正條豈容
一槩重擬近有因指稱告助坐贓問徒者
不知婚喪等事原有相助之文宴會設席
豈無一錢之費又有誣告人杖一百而加
三等徒二年者不看事情輕重槩與誣死
同科驛中徒犯甚多皆緣問擬太易不知
納贖每傾人家發驛或傷人命今驛遞徒

犯所在充溢無容身處矣如果情有可恨
法所當懲寧多責枷號可也

辨盗附（盗獄情之大者也故附於獄攷）

獄情之難察惟盗為最人情所深恨亦惟盗為最故人命據証佐其事易明驗屍傷其蹤易見即有買証相誣未必嚴刑暴加情可緩推究終見白盗賊則不然昏夜不知誰何快壯無由緝捕然其訪之之術大槩有三或平日刺字偷兒或流來乞食貧子或寺觀遊食僧道或賭博遊手群徒或寄住傭工窮漢則疑其人或察其色貌或

見有裝携則疑其人或經商自外或居住孤庄或孑立無與或不屬保甲則疑其人要之盗不出於此人而此人未必皆盗也緝捕者既以蹤誣宿怨者又以讐誣有衣食者又以富誣此人實不為盗而盗與快壯則執稱此人也問官以盗不嚴刑必不肯認乃摧殘肢體傷折肌骨苟緩一時遑恤後日真盗固不輕招而招者未必真盗也買贓寄贓雖不知情而問罪入官且苦連累是寄買之家固不肯招贓而所稱寄買亦未必真贓也一被招攀身家無主財物濫索拷掠雖加事緩者猶得辨脫傷重者死於牢獄不若暫避以待事寧是真盗鬭犯固逃而逃者未必皆盗也諺云指贓殺賊今招稱其所分贓賣與不知名人矣稱花費無存矣真贓固有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者而無贓坐盗其誰不曰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耶至於有贓亦

難信盗何也快壯欲獲盗以要功善於偽贓守令欲成獄以獨罪喜於得贓失主貪見在之財厭日久之累利於認贓有此三念何贓不真余每見招中盗數多者十五二十人甚者三十人某人分某物若干某人分某物若干一一分明種種招獲未嘗不再三太息而恨[illegible]濫者之忍於殺人也今行刦數十以一十人分之數日間所分物此二十人者各自道其所分能不爽

矣以一人而道十九人之所分能一一不
爽非筆劄備記則聰明過人者也盗也烏
合之衆皆愚蠢之人當昏夜之際懷恐懼
之心作倉皇之事能以一人徧記其人分
某衣某色樣某布帛若干丈疋某人分鏹
幾兩幾錢錢幾千幾百乎恐聰明不至此
也果人各給一单備載某人分某物以爲
犯後招承之據乎恐從容不至此也柰之
何偶獲一盗令招十九人之贓一一皆失
主之物又於某人家起某物於某人家起某
物悉與初招合又某月獲某盗某日獲某
盗各招所分贓物亦悉與初招合乎此其
故可知矣盖失主報盗原有粘单快壯執
此以審賊曰某物某人分去盗曰某人某
物某人分去盗曰某人口詞具矣而解之
捕官捕官不過指名問贓稱說一番令之
招服而已捕官解之正官正官亦不過指
名問贓稱說一番令之招服而已且初獲
之盗不論果否是真而所招人贓惟恐當
堂忘記忘記則箠楚即加扶同則頃刻緩
死彼何暇顧所招之非盗指贓之非真哉
萬曆十四年八賊嶺有盗殺商刼財夥計
報所失於官矣監司督捕急巡檢嚴逼弓
兵更急計無所出偶見乞兒數人弓兵執
之巡檢忘失单矣信口問贓乞兒亦信口
認之起無一獲皆稱花費州縣解審拷斃
及斃於獄者多人乃查巡道失单太半不
合而真盗乃獲之他省一一招前事焉嗟
夫捕盗者快壯爲盗者亦快壯真盗非快
壯不能審平人非快壯不能誣真贓非快
壯不能得假贓非快壯不能爲真贓失主
固認假贓失主亦認失主即不願認快壯
亦逼使認故盗賊之獄十九成於嚴刑嚴
刑之獄十五類非真盗然則招贓者尚未
可信有贓者尚未必真况所稱賣與不知
名人及花費無存者乎不過爲應捕免比

較為有司了前件而已殺一人而使我不
心信彼不心服豈無一宗招案不識冥冥
有知肯諒我無心之失否也或曰世果無
盗與盗果無真與曰盗何嘗無真可恨守
令抵死不嚴鄉約保甲耳鄉約保甲嚴則
朝稽其生理暮考其出入萬一被誣但審
本保本甲某人以何為生與誰往来其夜
果否在家某家失盗以来此人一向何往
素日有無非為近日如何度日是否與某
有讐家中器用及男女衣服首飾曾否見
伊常穿曾係某鋪買来何人所做家有銀
錢係何物所賣何人所與如来非盗仍取
保甲里隣宗族保結其平日交遊賭博棍
徒者四肢惰慢而自奉豐者夜去明来者
掐捻穀黍者往来面生可疑者神色恍惚
踪跡詭秘言語支吾者所得非其所有而
不知所從来者聞盗犯所出之家之逃者良民
無意防弊故卜先定盗留心採訪故閭信小逃良民[illegible]十一真盗閒

化而迹者十九来路不明而潛寄寺觀窩案者朝
傭工於此而暮竄身於彼者鄉甲里隣定
不保結世豈有絶人逃世之人乎不得不
棲屋而居比肩而行世豈有眯目塞耳之
人乎誰之是非不見誰之動静不聞惟鄉
甲廢而盗賊敢公行惟鄉甲廢而盗賊有
淵藪惟鄉甲廢而被刼無聲援惟鄉甲廢
而真盗不敢舉惟鄉甲廢而誣盗不敢救
言及於此則昏庸荒怠不肖官員真難容
於堯舜之世矣鄉甲果嚴豈有為盗之人
豈有被刼之家乎間有之必非嚴鄉約保
甲者也或曰嚮馬斷路之賊非鄉甲所能
禁矣曰嚮馬斷路係何處人彼處之鄉甲
行安得為盗於此處哉書曰寧失不經今
息盗無術養化盗無術教弭盗無術防審
盗無術明但聽虎狼之群小恃峻急之嚴
刑玉石不分影響是執而深文以成大辟
天理人情未知當否與其誣良民寧失真

盗真盗失術有死時良民誣竟無生日余既詳之風憲約而於此又申明云

審失单式 此條當入風憲約

一失主被盗先要黙撿所失何物如衣服首飾銀錢共竊来歷以便備照搜贓記不真者許向婦女經妝着體之人一一備細抄来如不依格式潦草泛開及審問之時口語含糊者必有騙賴情由掌印官當堂重責嚴審明白親筆註於单上做如

金環一雙 要審是何模樣如葫蘆二珠楊梅之類 青金赤金原重幾錢何人還與何人打造有無記號

凡金銀首飾器皿之類俱照此審

綠𦀲男衣一領 要審麥綠柳綠大雲小雲或係其花大摺細摺或係直身是舊是新整袖半袖何物作裏裏何顏色其舖買来其裁縫作有無記號如油痕墨跡燒破補綴之類

黄紬花女衣一件 要審金黄柹黄鵝黄柳黄

有花無花係是何花大領小領大袖小袖補係何鳥何花或圓或方何物作裏何物作帶有無滾邊貼邊某裁縫作

紅絲花裙一條 要審花紅木紅是幾幅甚麼腰帶幾重膝襴或瓔珞或海馬或美人或雜花何舖所買甚麼貼邊某裁縫作

凡各色布帛衣服帕巾網帽膝衣鞋襪之類俱照此審

銀錢若干 要審係賣何物係典何地何人所還何年所積整錠半錠新錢舊錢

牛馬驢騾甚麼毛色多少年齒原同某牙買自何人是牝是牡是騸

以上各審畢筆印官封之妝諸私衙凡快壯搜贓與失主相見相通者百倍重處搜贓之日先將失主拘禁一處止令快壯與四鄰起送到官取出失单如首飾先稱分兩如衣服先辨他衣然後提出失主聽其辨認如物有相似爭持不決者便將本盗

及寄贓之家此物從何買來何人所做何人所與有無原主見存何人見你穿帶亦召其人而問之即失主之物不能自認認得一半確然可憑者即是真贓

獄政終

呂公實政錄七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有四禮疑已著錄是書皆其歷官條約之類第一卷爲明職第二至第四卷曰民務第五卷曰鄉甲約亦巡撫山西時所作第六卷曰獄政第七卷曰憲約則爲山西按察使時所作其門生趙文炳巡按湖廣時校刊之總題此名中憲約前有陳登雲重刊一序題萬歷癸巳而文炳序作於萬歷戊戌反在其後葢諸書各有單行之本文炳特彙而刻之存其原序也

學易堂三筆一卷滴露軒雜著一卷

〔明〕項皐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易堂筆記一卷二筆一卷三筆一卷四筆一卷五筆一卷》提要

以上原缺

龍也周流七十二主見龍利見也不厭不倦忘食忘寢正其乾乾惕厲之時為曾司寇攝行相事躍而自試也歸與七十子刪述六經祖述憲章考諸三王修素王之業以俟百世聖人為帝王師祖較之飛龍不減年已六十八猶云學易可以無大過上而不亢也易不止中庸中庸是易也

元元者民也漢書元帝紀元元之民嚴安傳元元黎民匈奴傳元元萬民近於重複顏師古

注元元善意也余曰蓋取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是即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意程子以元爲物之始亨爲物之長此又春生夏長之長非首善之長

孔子曰友諒君子貞而不諒貞者事之幹也諒小信也在人不可不諒不諒則爲我損在我不可取必於諒必諒則自損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故有言不必信惟義所在之大人

日月星辰歲曆數剛健中正純粹精

坤之彖曰德合无疆行地无疆應地无疆臨之象曰容保民无疆臨兊下坤上皆專言地也益之彖曰民說无疆日進无疆益震下巽上專言聖人之天德王道也中庸悠久無疆兼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語云敎以義方勿納於邪蓋取諸易之坤坤之六二直方大象曰直以方也文言坤至靜而德方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與曲對正與邪對方與圓對方則不圓不曲不邪敬義之謂也圓則毀方瓦合隨方逐圓同流合污模稜兩端觚不觚矣文子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稱述之圓者無適無莫方者義之與比圓其內不圓其外也父之敎子亦然許玄祐氏樗齋漫錄潘素純作輥卦刺譏圓而不方邪而不正不義者也

八分去聲分刀有師象焉對一王王去聲土有乾象焉一夫夫音義皆扶大有坤象焉

語云敎子嬰孩敎婦初來蒙之象曰蒙以養正

聖功也蒙象六五之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姤之彖女壯勿用取女家人初九之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孟子不同道列聖至聖之分孔子道不同善惡邪正之分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道也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同人之大象類族辯物審異致同非同流合污之同九五之象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爻義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所謂和而不流周而不比

拳而不黨同之至妙者也序卦物不可以終
否故受之以同人同則復歸於泰泰之彖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非和而不同之同也
謙之初曰謙謙二曰鳴謙三曰勞謙四曰撝謙
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征邑國蓋三
自反之後而橫逆不悛妄人禽獸不征何待
是即大有九四之匪其彭六五之威如也
咸艮下兑上少男先以誠感少女說而應之大
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好好色語云
女爲悅已者容咸道也咸無心之感不言而
喻感而有心則不誠矣是二之躁妄三之隨
人四之憧憧五之志末也誠感物曰誠上之
象曰滕口說也惟至誠爲能感人豈恃輔頰
舌乎何謂无心曰虛受何謂至誠曰貞吉
易遯之上九肥遯无不利淮南子道訓遯而能
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利飛遯以保名
所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處亢而能潛藏者
也鳳兮鳳兮正其翔而未集之時上之象曰
无所疑也无疑則能飛程傳遯貴速惟飄然
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是即飛意九三係遯
有疾厲不飛也晉之初九有攸往主人有言
善飛者也何患小人明夷于飛君子曰色斯
舉矣翔而後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善飛者莫若孔子
復之彖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復之生生也姤
之彖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言姤之生生也彖
知幾祥從豕豕奔口必開取開陳全體之義
井之象木上有水君子以勞民勸相差雖勞不
怨實以勞之之道佚之縱民忘其勞畢竟拂
其好佚惡勞之性井水揀其潤下之性似之
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或問鄺炎曰雷震
驚百里何以知之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
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一其數三十二一陽
動二陰靜故曰百里雷
孔子學易全在六十四大象君子五十三乾坤
屯蒙需訟師小畜履否同人大有謙隨蠱臨

賁大畜頤大過坎咸恒大壯晉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
旅巽兌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先王七比豫
觀噬嗑復无妄渙后二泰姤上一剝大人一
離也元亨利貞彖也文王繫辭也三百八十
四爻周公繫辭也孔子作繫辭傳涵言上繫
下繫者誤彖一體二十四肉其膽按四時流
四足取其變也楊用修从在滇南熟觀生象
故云人希見生象朝儀所列皆馴象也

惕者心易也每卦或彖或爻或象拈出四字永
爲惕若乾之剛健中正坤之順積敬義也之
居貞求往蒙之包蒙順巽需之術順用恒訟
之惕中安貞師之貞順以律比之有孚自內
小畜之牽復有孚履之坦坦愬愬泰之包荒
復隍否之險德包桑同人之義則中直大有
之匪彭威如謙之勞謙有終豫之介石由豫
隨之出門孚嘉蠱之幹裕高尚臨之咸至知
敦觀之設教觀生噬嗑之金矢貞厲賁之文
明以止剝之天行頤果復之不遠中行无妄
之可貞勿藥大畜之艱貞童牿順之居貞厲
吉大過之柔下棟隆坎之常習自牖離之辟
咎黃離咸之虛受貞吉恒之終始以中遯之
固志正志大壯之正大貞吉晉之自昭衆允
明夷之文明柔順家人之有孚威如睽之遇
巷疑亡蹇之匪躬朋來解之黃矢朋至損之
懲忿窒慾益之遷善改過夬之惕號中行姤
之有隕自天萃之用禴永貞升之孚貞升階

困之貞來中直井之甃冽有孚革之有孚居
貞鼎之黃耳玉鉉震之恐懼脩省艮之敦艮
厚終漸之相保不亂歸妹之幽貞袂良豐之
有孚來章旅之止明僕貞巽之有功貞吉兌
之麗澤信志渙之立廟渙居節之制度安甘
中孚之中願攣如小過之往厲必戒既濟之
豫防衣袽未濟之貞吉光孚此余之心易居
安樂玩者也即楊敬仲之己易也
吉之一字與凶悔吝三字對周孚吉一而已好

樂親愛畏敬富貴禎祥皆吉之類也忿懥恐懼憂患哀矜賤惡敖惰貧賤夷狄患難妖孽皆凶之類也吉少凶多聖人立教之微意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易曰明於憂患與故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以知險簡以知阻

易曰治容誨淫作治容亦可慢藏誨盜以無心致寇也治容誨淫以有心致寇也

湯之盤銘日日新又日新繫辭傳日新之謂盛德尹彥明曰四者日新之要好學者日新而

不失日新而不已則熟程正叔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一貫之說也書註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

繫辭傳治而不忘亂大禹謨六府三事允治太甲德惟治周官制治于未亂治皆音稚周易程傳治音墀大學先治其國平聲家齊而后國治去聲孟子治人不治上平下去聲治即持世之治莊子治大國如烹小鮮諺云治魚

包桑程傳謂叢生者其固尤甚且語云苞桑盤石之固相沿已久不察其義詩傳苞桑桑條也繫于桑條未有不速墜者甚協其亾其亡之戒即云累卵之危與夏書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同意以詩解易以易解書三經之義皆合也

其事肆而隱肆陳也即中庸之費而隱牧誓肆祀亦訓陳

陸玄朗氏易釋文云參天兩地參七南反又如

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中庸與天地參注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則三與參通用也讀云與天地三亦何不可然繫辭傳參三才而兩之故六與參贊藩叅同義是易與中庸相表裏之一證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牢立腳根搦緊拳頭咬定牙齒豎起骨格此皆義以爲質也還須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此之謂大丈夫何也廉靜寡欲褆躬應爾若

太露厓岸世法不韻能以禮讓謙尊而光易
之不亢也而信爲嬰紫說者云孔門言仁盖
子兼言義朱子主禮故註三禮獨詳王文成
主智以致良知爲宗今之學孔子者主信爲
四教之收成結果弟子謹而信爲士言必信
好信好學履信思順程正叔云守曰信信只
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李果齋云土分
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于四端之中揚子雲
太玄起於中孚史繩祖謂中孚復起甲子六

十四卦之中中孚第六十一也帝堯允釐帝
舜允塞大禹允成皐陶允迪成湯彰信伊尹
允德傅說允懷文王止信武王惇信周公孚
先春秋講信禮運體信孔子主忠信敬事而
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信則人任焉至若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兩言信處俱下箇死字子思不信民弗從言
而民莫不信不言而信曾子近信日省與朋
友交而不信子夏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而

後勞其民信而後諫有子信近於義子張信
道不篤焉能爲有亡孟子有諸己之謂信朝
不信道工不信度國之所存者幸也心傳相
印若此然則不淫不移不屈正是信也之死
不易者也不易之謂易也
信如四時不易之易變通配四時變易之易程
正叔云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周易一十六信乾九二庸言之信九三忠信所
以進德也大有九四象厥孚交如信以發志

也坎彖行險而不失其信夬九四象聞言不
信聰不明也困彖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革
彖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九四象改命之吉信
志也鼎九四象覆公餗信如何也豐六二象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中孚象信及豚魚也
繫辭傳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黙而
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序卦傳節而信之
故受之以中孚雜卦傳中孚信也
易言進退存亡得喪吉凶悔吝書言吉凶與亡

治亂安危大學言得失中庸言興亡禍福孟子言禍福治亂得失廢興存亡論語一書言進止者二言上達者二言不憂不懼者三忘食忘憂說樂不愠絕不見吉凶禍福等字即有與喪兩字亦是因定公問而對之此所以爲孔子特爲拈出以補程子讀論語之缺此無他各經以利害相對待令人趨避論語令人盡其在我不見利害之書與遠近利之人故以先難後獲先事後得告之以勵諸弟子之預先參透此關者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深得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之眞血脈程伯淳謂董子有儒者象有以也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惟乾之初九坤之六四而又漠然休戚不相關者斯爲正當有如當事者猶然是學黃老之術而差者也諺之所謂脱干繫打個離夫辟身毬各人

自揣火星也夫人情事勢有難料理處躲避不得推諉不得甯武子愚不可及大知若愚也學易以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監起獨立不懼之骨格恒持亢龍有悔之炯戒悠然遯世无悶之襟懷庶幾近之

或問余多借他經四書說易何也曰兼五經最少詞林兼一經不治易者大都兼易史隱恰情谿巖游藝閒亦有之卜筮君子觀象玩占摘句指字趨吉避凶專心以利爲利耳若夫四書本文耕夫牧豎負販耤衣之屬幼必習之十有四五與之説易前謝不知正欲使聞他書是易人人謙讓遂之人皆聖人遂之人皆學易普天之下人人與讓彼貪戾犯上作亂之徒不校而自遠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

何不云汲水斫柴而云滴露取從天而下之水輕清之義也雨自下蒸上已爲重濁刲地中之水但見其清未見其不潔處乎大易何書

而用不潔之水以點之然則立夏斷露以後月白露以前不許讀易手露之云者極言其清且潔也讀書有枕上厠上不離諷詠者大易四聖之書必正襟危坐而莊誦不可科跣袒裼以從事也夏月停批理或有之穮露瀼瀼可親筆硯矣藥平岩詩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豈謂一年之計在於春手調藥有用吊桶汲滴下名無根水者水曰潤下吊上則逆桶底之水自上而下其氣順也

孔子之學在毋我生知安行者也余之學在有我困知勉行者也孔子之我朱註私己也余之我天理也可以取可以無取不取不傷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平旦之氣最初一點天理此眞我也轉念即私己之我矣然則孔子天理之我在何處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於我如浮雲夫我則不暇知我者其天乎是也千言萬語只是不要忘記了我有我故毋我由己故克己道心爲主故人心聽命不失其正故隨時變易以從道程伯淳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或問好問好察舍己從人斯爲大知有我之說未爲通論曰執其兩端用中於民非就民取中也我先允執厥中而後勿聽無稽之言勿庸弗詢之謀我志以道寧而後言以道接中我中道我道也

畏聖人之言不拘定是往古聖人無位聖人見在帝王詔誥卿相奏謙邑宰戒令師友答問皆有聖言芻蕘之言亦是聖人所擇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以猶龍稱之未嘗不畏

凡百美事未到手時不可看得忒容易得之有命也又不可看得不容易求則得之也既到手時不可看得忒希奇若固有之也又不可看得不希奇賢者而後樂此也

凡人生平最得意處常要說起於此戒之亦是忌滿持謙生平最受虧處常要說起于此戒之亦可除慾積德薛文清曰尋常事處見得

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司馬氏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崔子玉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程伯淳曰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抛冷語於當幾流誑言於朴口其誤不小不可輕信

錢財欲內不足外有餘然宜節用又宜樂施不能也非不爲也學識欲內有餘外不足然須志堅又須言遜不爲也非不能也

常言朝歸女夜歸媳思戀父母也

妻有大小子無嫡庶二句出諸嫡母之口則爲聖母賢妻出諸長子之口則爲孝子賢兄出諸庶子之口則爲傲弟出諸側室之口則爲頑婦所謂言者異則其心異也若默移主人之心則糊塗不正致萌家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慎哉又如嫡長東縛過當孽子殊覺不堪各期盡其在我天海量菩薩心聖賢學庶幾一家安樂子孫綿遠也

鄒東廓曰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强宗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爲襲黃卓魯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過爾輯性理翼脩業篇錄之

九天之上九地之下是豎說亘說書之格上下中庸之高厚也諺云轟破天要好無底東海東西海西是橫說平說書之被四表中庸之廣大也二氏無邊際無極無量孟子塞于天地之間莊子六合之內諺云大如須彌山小如芥菜子未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佛經千萬億劫未若悠久無疆道學先生爲人排解洗刷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本出程正叔蹇傳即益象之遷善改過佛氏之改往脩來

諺云乾喝緯空出觜不出力也誤聽而妄動人不附必無益又云露水人情見風就乾白日無影也今亦少露又云猫哭鼠假慈悲慈哭越不可測今亦不哭又云掗知己掗乖滑片語鑽心傾蓋膠漆誰料甘蔗雖甜杖之則折

巧言雖美用之則拙未若同心斷金爲弱之力爲貧之財爲病之藥也此不拘助尭助桀各爲其主各扶其黨挹彼注茲撐一邊着一邊之說然猶愈於咬嗾居間朝秦暮楚兩造同筆兩頭蛇之狠毒若鵓鴿只向旺風飛特人情之常耳諸鳥飛逆風鵓鴿獨飛順風而不甚遠爲趨炎附勢之喻總之聽言當以理察察言觀色勿論溫語硬語青眼白眼皆爲我益或曰此不似汝言亦好耶曰涇渭自明

聰頴者見事早木訥者見事遲耳只是簡言可以寡過或曰簡言人或疑深曰深而險者不言世上磨禿堅絕無所謂簡言是寡言也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諺云賀世敗不論理義之當然不當然事勢之可行不可行名節之礙不礙慫慂攛掇以成其事也無奈清議難泯俛成俛敗此謂一言僨事一言喪邦故曰世敗又云賀聖朝本詞名也當事者自尊若天帝雅其言而莫予違議事者屋上好養馬一味順毛撫不敢批逆鱗如諧臣媚子捧萬年之觴也周穆王命伯冏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諛者賀聖之謂帝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伊尹誥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決不賀世敗矣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諺云天無急性有記性是也今之果報甚速何歟曰今之神明俱是近世正直性急之人爲神不能忍耐隨手發落過去等待新惡人下地也且警見在造孽之

衆聞斯報應不爽萬一改行從善耳或謂汝學似禪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吾之學如是

武塘諺云旺四言枉思也思之無益不成事也禾城諺云掙寨乃掙在也不掙則不在其事渺茫掙則在矣又云掙在人頭帶上有志竟成者也彊勉爲善者也邁迹自身者也出類拔萃者也獨立不懼者也首出庶物者也

諺云夬夬厲履九五之彖曰夬履貞厲位正當

也夬決也夬非厲不決剛決柔五陽決一陰君子決去小人決其所當決尚書伯益曰去邪勿疑曾子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不決不厲也去勿疑退而遠夬厲也

藥名薄荷燥屑而味辣臯陶賡歌曰元首叢脞哉蔡註煩碎也檀弓夫子曰苛政猛于虎也京師諺云極瑣碎的懾伏奸滑於斯苛煩惹厭亦於斯矣方書或云薄荷非是俚語薄貨其字形全非字音畧似易曰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子曰不逆不億而先覺斯不苛矣

乘人之危而利其有不祥黃石公素書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致寇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後一聯見朱子語錄

媒者云東家有女醜而富西家有女美而貧婿去東家食也西家宿也此極貪極痴之說也三人言志一願良田十萬畝一願蚕歲至三公一願大眼一雙看你富貴能幾時此甘心恬退之說也然不若不動心之爲愈也

有欲斯不自得小人驕而不泰未可語罵詈也

心中不有目中有畏大人者也九五之利見大人也心中有目中不有藐大人者也無獻子之家者也心中忒有目中佯示人不有昏夜足恭者也狎大人而實諂大人者也心目中俱有事其大夫之賢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九二之利見大人也

秀才二字自漢武帝求賢良詔始也應仲遠云避光武諱改稱茂才余曰避諱特一時耳不

避改詔之嫌於萬世何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避諱惟唐時最窒隴西李賀父名晉而賀不舉進士冤哉

注書者云草曰榮木曰華草曰零木曰落余曰分別太滯草亦華亦落木亦榮亦零

美女破舌美男破諫伍子胥死屬鏤褁鴟夷浮錢唐嚭譖圂善入施夷光與有力焉范少伯佐越滅吳以鴟夷浮施於江謝伍大夫且絕勾踐爲夫差續適齊自號鴟夷子燭照勾踐

不可與共安樂儻不扁舟江湖必爲鴟夷之
續與文種同折首耳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易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吉焉凶所伏吉字下不增凶字更妙若待有
凶幾而見亦晚矣雖先何益安得爲微邵子
詩爽口味多終作禍快心事過必爲殃語云
莫使滿頂篷須留轉身地諺云得好休時便
好休又云趁好住此之謂上而不亢少伯受

學辛文壽之熟矣（辛妍字文子別號計然）
鴟夷貯酒器也以皮爲之顏師古漢書鴟夷子
注云言若盛（平聲）酒鴟夷多容受也古人借書
饋一鴟與書酬一鴟討書饋一鴟還書又酬
一鴟爲四鴟博古圖作螭彝是銅尊也非革
囊也今人借書不還訛傳借痴與痴討痴還
痴未借則如催租索逋既借則堆積几榻漫
不收藏塵穢遺失以致允借者少借者自取
之也余謂只是不看所以不還未有看而不
還者如拉人對會是非講明各散久留何益
陸士衡吳趨行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
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可見古人克讓者吳人
饒爲之也而泰人實啟之蘇州府城有泰伯
橋至德廟蕩口至無錫之中橋亦有至德廟
常熟虞山以虞仲得名跨城内外延袤四十
里山半有拂水山房嚴文靖讀書堂山麓多
墳塋冬杪楓葉甚佳或謂泰伯仲雍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三以天下讓也

今人稱家書爲萬金用杜子美春望五言律烽
火連三月下句也此非太平盛事安得輒爲
口頭言語尋常用之
業已爲之而曰非其好也此違心之言第云彼
一時此一時浮雲已過另換一局可也
泰先死而儀振暴其短弗爲也後之視今不猶
今之視昔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殆有甚
焉更不可知戒之戒之泰之時儀何敢言有
幸死之心孰不可忍也

傳狀述畧必欲置父祖於大善置他人于大不善乃沿習之故縱起遷回而商之恐亦未易就得圓妙之法若夫碑誌叙記據一面之結撰恣其詠詆粧點成章一抑一揚鏗鏘可誦越美越傳萬一不確甚損陰德且傷雅道儻被誣之子孫而有大力畀辭剕請卻之成讐頌之兩筆如之柰何不得已而辭之姑托於他著作以示周旋亦露觔骨矣敢爲普天萬世秉筆忠臣

或云受業門生門生聽先生差使投拜門生先生聽門生差使今亦有不盡然者或云會試門生門生聽座師差使鄉試門生座師聽門生差使今亦有不盡然者昔之賣貨顧工現者精現者僥今之賣貨顧工賒者精賒者僥昔之主顧受益今之主顧受虧然猶幸其有不盡然者又幸其因人而施也

酒之佳者曰青州從事青州乃齊地臍一飲輒下也酒之甜者曰平原督郵平原有鬲縣膈隔而不下也米船曰將軍轉餉也麥舟曰郎中看脈也

平章宅裏花千樹臨到開時不在家自有忙處樂也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自有閒處樂也不可以此嗤彼亦不必以彼易此易之位正當也中庸之素位也素位故思不出位艮止之學也

百家姓不止一百千字文不滿一千內經素問宜作索問索求也黃帝以是求岐伯以是應

即中庸之素隱解索隱

明心寶鑑居家必用保身保家之要訣第恨說而不繹習而不察然不難于繹而難於說不難於察而難於習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也

耶音牙語助辭邪亦音牙瑯邪之邪又音斜邪正之邪以邪作耶爲句末字者自漢以來雖通用而實非是耶之意義倒用反用而非直用豈字起耶字止一句或兩三四五句自爲呼應今書札中竟有直用者

大篆周宣王太史籀作小篆秦相李斯令胡母
敬作隸書秦僕隸程邈字元岑得罪繫獄增
減大篆去其繁復始皇帝見而喜之出爲御
史仍以官獄多事趨省易宜施之於徒隸故
名隸書八分書漢隸長闊徑八分不滿寸也
字學宜遵洪武正韻宋濂子仲珩奉詔撰本諸
趙古則撝謙聲音文字通景濂嘗使仲珩受業
於趙也宜考許氏說文六書正譌古今韻會
不必覽同文攷顧衡阜梧芳詩韻輯畧有古

韻在圈外而點畫不甚確鄭世豪全補海篇
直音郭青螺蘇紫谿序之有俗字附於本字
下亦便訂訛而點畫亦欠酌聲音文字通藏文淵閣不外傳
寫扇須寫摺內謂之坐板寫字形完好舊可裝
演十六骨以下皆然客骨草書不論若寫摺
上是下椅心而坐撥手不坐船艙而坐拉
子不坐而坐階沿殊覺非體且惹擦易
壞或曰然皆畫焉能讓出摺上令勿
擦壞乎曰畫畫不可念也

長卿曰恒言道德多謗詩人善窮道德非謗
之媒詩文非窮之祟仲尼以譏刺見圍于陳
蔡靈均以謗誹重罪于上官一聖一賢豈譏
刺謗誹之人哉繩直而曲木惡之鏡明而惡
貌憎之以爲有譏刺誹謗之具故也
複姓若除上一字稱馬遷陽脩則南宮括常壽
過左丘明子服椒南宮适公西蔵公冶長公
西赤端木賜顓孫師漆雕哆漆雕開司馬耕
公孫龍罕父黑步叔乘左人郢壤駟赤叔仲

會巫馬施微生畒仲孫蔑叔孫帶季孫斯公
伯寮羊舌肸王孫賈公輸班段干木沈猶行
庚桑楚百里奚提彌明公儀休公明儀公孫
丑樂正克咸丘蒙北宮黝淳于髡西門豹樗
里疾新垣衍公羊高穀梁赤公乘歙即墨成
主父偃東方朔落下閎夏侯建夾谷衡綦毋
潜浮丘伯亓行說褚師圃東門京梁丘賀皇
甫規第五倫胡毋班息夫躬申屠蟠毋丘儉
鍾離意萬俟普鮭陽鴻仲長統成公綏士孫

蒯高堂隆東谿典開人通諸葛亮太史慈守
延攸令狐綯漢陽典斛斯徵獨孤信虞丘進
尉遲恭哥舒翰屈突通閭丘胤軒轅集司空
圖司馬光皆可除去上一字矣
春秋檇李城秦時長水縣也始皇帝望東南有
天子氣發囚徒十萬人掘河洩之囚倦改卷
縣令訛爲由拳俗稱長水塘乃初建縣名吳
黃龍四年有嘉禾生卷縣改禾興後太子諱
和改嘉興盛唐丘爲嘉興人太子右庶子與

王維同賦左掖梨花五言絶句李于麟選之
大方圖自西北至東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
五坎六艮七坤八八純卦自西南至東北乾
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外卦自東北至西南乾
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內卦横圖自右而左首
乾終坤亦是乾一坤八
易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
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俱一百八曆法
逆布年月於中宮一白九紫八白七赤六白
五黃四綠三碧二黑洪範洛書數也易逆數
也每歲十二月十二個九亦是一百八脗合
念珠之數
三百八十四爻連閏十三月之日數鑄錢板板
六十四大方圖也竹籬象眼六十四卦數也
古者天子之馬十二閑每閑一十八匹其數二
百一十六匹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故廣八卦
乾爲馬坤爲地坤之策其數象十二支各盈
十二故一百四十四乾坤之策共三百六十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以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
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男女爲五十應太衍
之數而生萬物也
京房云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
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
用四十九馬融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
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
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

居位不動其用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玄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漳人戴庭槐云蓍策之生雖以滿百爲叢蓍策之數則以用半爲度至取以筮或用其全何以神變化不測之機

不虛其一何以象太極無爲之妙故用四十有九太極無爲者理也四十有九者數也必有理以爲之根而後有數以爲之用理數元不相離也與李本寧先生學易堂記皐謨五十學易解參看

離爲日先天居東以日出在東也後天居南以日正照於午也坎爲月先天居西以月出在西也後天居北以月正照於子也此皆有生旺之序不獨坎離然也嘗以五行配之離火旺於正南之午位坎水旺于正北之子位震木旺於正東之卯位兌金旺於正西之酉位皆火氣極熱則物無由成水氣極寒則物無由生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次兌而居西北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次震而居東南此八卦皆有生旺之序益微著之漸然也由是觀後天之卦位以五方言之自北而東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復北有周游之象也以四時言之自冬而春自春而夏自夏而秋自

秋而復冬有錯行之理也以五氣言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有相生之次也以二氣言之自震至坤爲元爲亨誠之通也自兌至艮爲利爲貞誠之復也且自東南至西皆母與三女之位女從母之義也自西北至東皆父與三男之位男從父之義也六子致用得陰陽之多也乾坤不用爲陰陽之極也數畫之間方位之際橫斜曲直觸處皆通信非聖人不能作也戴庭槐學易學[illegible]

德合无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无疆是坤之本
德應地无疆是人法坤之德乾性快有作便
成故易坤性隨順無作故簡震艮坎二偶一
奇即奇爲主陽卦多陰也巽兌離二奇一偶
即偶爲主陰卦多陽也風行地上觀周覽徧
歷之象天下有風姤適與物遇之象雷而必
風此理之常故曰雷風恒風自火出猶言風
化自內出也火文明之德夫夫婦婦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即內文明之象一家之風化由

嚴明中來所以一卦多尚嚴明太有一卦以
一陰爲主所有已是大了但當交之以孚濟
之以威則能有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
不足故大有之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童蒙
之始未有知識未受義理且當育養其畏心
但得畏心存在將來漸次開明是以發蒙之
初利用刑人中實爲孚實理充乎內而外邪
不得入此中孚之體中虛亦爲孚外邪既不
得入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十三

卦取象說上古雖未有易之書元自有易之
理故所作事皆暗合易書邵子所謂畫前之
易易已孔子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只謂
學易可以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
然道理真實無盡期當看此等爲聖人氣象
此皆陳潛室宋陳埴字器之之說也
瞿庸夫九思別號慕川經學六種有獨得而不無粘滯
樊命夫名禹遇初字長卿道林全集僅刷其半未覩全
書資學筆舌四美備具皆近日黃州之彙五

經者而命夫尤博且饒吏才第評其省親往
還閭關數次入都肄業之任給由韶年即世
而能讀多書又撰著多多許宇內異人也
唐應德被李宏父譏棠楊用脩爲焦弱侯開山
趙孟靜以資勝而過目不忘鄭室甫以學勝
而下筆不誤予私淑諸六先生也宏父易因
九正弱侯易筌六卷皆專門易學者踰若無
周易縣鏡今改周易數編仍舊爲雅
昔日揚子解嘲今日項子自嘲曰易學宗傳業

已成書難免克伐怨欲四字客曰何處說起
項子曰數困棘圍鬬勝蠹簡豈不為克索序
徵諱倩叩鉅儒豈不為伐高節名流模寫舒
憤豈不為怨名心太盛志在百世豈不為欲
恰似更添魔障何如抛却尋春客曰各言其
志之免毋友不如己之伐求仁得仁之怨不
貪之欲也若非深易何處得來人生寄寓聊
復爾爾嬉嬪之矣項子曰此亦謂之弄精魂
看經豈能作佛只恐眼目還遮不淨客曰百

原缺

閒讀述

里巷相傳先揆紅詔後揆白詔六十以上之
人能言之紛紛籍籍不知其幾臣皐謨曰
皇上 光廟 仁孝誠敬出自性成先凶後吉斷自
宸衷尚書顧命云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
邦君麻冕蟻裳酌吉凶之閒示禮之變也吉
凶先後之閒自有說焉嘉靖八年十八年兩
次立 東宮十八年二十八年 莊敬太子
哀冲太子薨逝自後不復立乙丑丙寅閒華
亭文貞徐公階當國腹草遺詔兩月不睡
穆宗本杜貴妃出嘉靖西苑宮人之變杜實受
誣
穆宗先封裕王及弟景王在諸王府文貞持長
幼有序之議
穆宗御極先頒吉詔以安天下心贈杜氏
皇太后景王之國旋橐文貞與新鄭中玄高公
拱不相能徐歸而新鄭秉國以內閣攝吏部
事進退天下士如意江陵張公居正御之

神宗顯皇帝暨弟潞王俱李氏出未受封壬申
穆宗升遐
神宗登極高中玄幾釀不測之禍高去而江陵
首揆
冊封李氏爲皇太后首頒吉詔亦以長幼之序
素定而亟令天下知也今日
元良蚤建已二十年瑞惠桂三府雖未之國福
府已就藩封數載有何疑慮先頒哀詔
大孝格天

乾剛獨斷超出尋常萬萬也
光宗貞皇帝哀詔
今皇帝登極詔先後亦如之
改元頒曆述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八月初一日惟
新陟皇帝登極　詔改明年爲泰昌元年未頒
曆九月初一日崩
今皇帝九月初六日登極　詔改明年爲天啟
元年奏

惟今年八月至十二月爲泰昌元年本年十一
月初一日頒天啟元年歲次辛酉大統曆洪
惟景泰七年丙子十月已頒八年曆丁丑正
月十七日壬午
英宗睿皇帝復辟　詔改今年爲天順元年不
更頒曆
世宗肅皇帝丙寅已頒四十六年曆四十五年
十二月十四日賓天
穆宗莊皇帝登極　詔改明年爲隆慶元年奏

准止頒京師改元曆各省直有景泰八年曆而
塗抹面葉并首葉紀年第一行有嘉靖四十
六年曆無天順元年隆慶元年泰昌元年曆
紀年並書（萬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本府開讀儀注
先吉後凶舊行先凶後吉初遇
登極詔到之日
公祖
父母宜出延賓館更素服角帶西水驛吏朝

迎接入城

開讀　頒各縣詔畢仍喪服連前滿二十七日即吉尚書康王之誥云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此之謂也

禁屠說

或問傳聞禁屠有此說否曰禮部遵照會典　題請在京以聞喪日爲始禁屠一十三日或問既不論月又不照服限二十七日何也曰亦以日易月每歲連閏十三月之意

大行泰昌皇帝喪禮儀注百官九月初二日聞喪初三日成服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七日不飲酒不茹葷共十有一日再二日遂不禁即如民間小祥之後不廢宴會矣且歷代遺詔不禁民間嫁娶音樂自漢文帝始繫辭傳曰通其變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或問然則禁屠三月之說何來曰七月廿二至八月初四有禁九月初二至十四有禁兩禁跨三月也

史翰林致身錄跋後

嘗讀遜國臣記雪菴和尚名暨靖難初西南走順慶隱士杜景賢知其非常人爲築寺於大竹善慶里昕夕誦易乾卦山中人不知書以爲佛經或曰此御史松陽葉希賢也他書所載皆若是今讀史清遠自叙致身錄連州郭節初爲中書舍人與臨川宋和海州何洲友善靖難後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惟是鐵匣中度牒三紙建文君認應文稱文大師道人葉希賢比丘楊應

能認應賢應能并比丘程濟俱以膂力自負同出亡葉楊先卒於浪穹惟程濟一人偕訖濟爲暨則知寺中讀易乃大師師誦而徒聽也建文三年翰林侍書史仲彬奏機密　帝叱左右勿洩因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之句具見建文善易終脫於難遠天順中濟亦化去自貴州乘傳歸居南宮稱老佛爲皇帝前知如神矣清遠九世孫史重臯謨塾師也臯謨方輯歷代易學宗傳亟爲之改正焉

張君可學師石刻太極河圖合圖河洛大
衍合圖書其左　乙卯十月
陳仲舉問易張遐答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
游誠之曰無極太極開者服其簡明王元美曰
無極而太極吾不敢從其所也此古今論太極
之要旨也河圖虛十圖之書也虛五圖之衍也
洛書積五得十書之圖也以五合五書之衍也
大衍加五損五圖書之相表裏也此古今論河
洛經緯之要旨也易固兼取圖書亦不專取圖

書自觀象于天以下凡六事然亦不止六事耳
目覩記心思神明何者非易張公宜悟玄受爰
立合圖余子世平持歸余曰天苞再新地符逾
朗此南軒先生以誠之望汝也余方輯包犧氏
以來易學宗傳若張公者固宜亟錄云（游九言字誠之）
（張宣公弟子　張公大受常熟人字君可别號宛然居士稱宏所先生）

兵部進士從弟邑虛項公行畧（萬曆十一）肥夫
公項氏諱鼎鉉字盃璜初字辨玉庖虛其別號
也上世諱諸家秉曾大父秉直公銓稱近谿先
生[illegible]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大父子長公篤壽
號少[illegible]先生嘉靖壬戌進士歷廣東左參議父
廷堅公德楨稱玄池先生萬曆丙戌進士歷山
西右參議陞副使母屠氏太學石渠公叔章女
封安人公生而眉目秀朗子長公極器愛之甲
申公甫十歲叔氏希憲公夢原年十五從叔又

新公德新年十四以儒童覆試嘉湖二府第一
俱領案入泮公曰其丁是年將中舉人子長曰
咄哉小子大言若是志良足嘉幼從師會橋婁
公小汀李公習句讀稍長爲文驚其師吉所康
公從叔沈公已丑廷堅外艱服闋授工部屯田
主事提督易州山廠公喜曰荆卿易水壯遊處
也於時武湖陸伯承氏錫恩領鄉薦喪元配就
婚廷堅長女今封安人部署相去州治三里松
軒洪與山池寂靜墻間有開以時啟閉易水灌

徽見底公倘佯游泳其中得壹意舉子業
嘗曰吾帖括之伎受益於伯承居多甥澄源濬
源皆署中所生者未幾永嘉貢士谷公爲師熟
誦古文辭公由是喜讀古而韓子及李于鱗集
則其沉酣者也壬辰癸巳間松陵澄宇汝公食
廩宣府龍門衛庠廷堅亦延致之師生婿舅誦
讀之聲徹夜不休甲午廷堅擢薊州僉憲延四
明范印山先生鈁爲公師講解精異吽呼諧謔
悉臻名理公嘆曰進乎伎矣乙未印山伯承並

捷南宮至今以東床快婿西席嘉賓爲一段佳
話而公之領益不既多乎是年冬孟廷堅既進
西蜀少參會盧龍有脫巾之呼倉卒定變全活
南兵三千餘人丙申孟夏解任仲冬赴蜀奈當
事者擿其陞任之期漫以怠緩見糾實修怯也
廷堅回籍候
旨公遂訂陳釋孚爲筆研交釋孚泰交字也公
字釋玉士林推二釋云丁酉公年二十三舉順
天鄉試戊戌五月廷堅赴選部北上公會試南

還拜父雲陽道中歸侍母安人時仲展弟鼎燮
未週所生母錢唐郭氏公多方維護庚子春夏
之交仲展與公之子若女先後痘平於密雲公
署仲展甚險廷堅危之公竭心力禁酒勿縱調
治還元天性孝友其素所蓄積也辛丑成進士
闈中十八分考咸慶書四房新都胡公瓚得兩
奇士指公及茗谿茅五芝也公觀政兵部七月
館試冠多士遂中飛語先是廷堅奉
旨降級抗疏廷辯得還舊職忌者失望業已洶

洶備兵密雲旋晉憲副喜得自見實心操練善
射超距始獲敘用慧而爲市俱不得前經略邢
公謀猷昇合猾胥創例欲纂實缺弗克如願御
恨殊深輒以衆怨釀廷堅之左遷更以波怨格
公之筮仕留滯　都門歲餘廷堅纔涖上黨數
月陟以痰疾報至比時公之兩尊人子女幼弟
在晉公之元配沈孺人及幼女在都乃以進退
維谷之情白諸冢宰引疾具　題欽奉調養大
司馬岳峯蕭公聞而憐之大集四屬諸僚給驛

以往公延醫錢生偕赴晉陽攻治父病往返四千餘里抵清源次衛河脫輿馬就舟楫錢生始還沈孺人携幼女由潞衛而南兩地憂危跋涉艱苦乙巳二月廷堅見背人謂廷堅不客死公之誠孝感格也沈孺人居安人又以丙午九月戊申四月相繼長逝哀毀骨立易戚兼致人謂公何不病而公泉石自娛茗碗盆花怡心寄目即狎友滿前而中心嚴事則皆文人韻士當世鉅儒也軒葢往來落落寡合然亦憚公之直口

出入以千帙自隨編纂十一朝紀事如高太史洪猷錄鄭司寇徵吾錄每一大政自爲本末先賞錄次野史而以臣按附之

大禮議二卷則尤究心特詳者方將次第授梓魏齋佚四帙乃稺孚之胤聲汝氏鋐所收而僅存一二者耳公又廣廷堅之方慮編爲寧攘編廷堅少治禮記取大臣慮四方之義也子長小司馬奏草籍甚兵家廷堅盂璜留神七畧俱不而歿惜哉足歎已庚戌冬月繼娶陸孺人亟

欲孺人有子竟舉一女而不育不知公似不病而實病呼桓日記三卷則其病草之一斑耳嗟乎人苦不相知公之遇而不遇又苦於泉相知甲午乙未間宗伯馮琢菴先生之尊公仰芹先生子履盤飭井陘廷堅盤飭薊門琢菴孟璜故是同寅通家子兄弟行也第琢菴差長耳孟璜時秉风鑒賞於琢菴孟璜辛丑得雋琢菴貢讚賞項生不凡客雲古檀州地經畧大司馬駐劄之處爲薊密永昌覇各道之領袖其關啟序

鐃歌門楞桂聯倚辦客道皆出孟璜五色管人人羨服館試第一琢菴深慰宿望當是時冢宰信浮言素側目於廷堅諸慫家希望風旨共圖貶廷堅于永擯不收詎意令子自致青雲之上無可奈何頓下一網打盡之毒飛語狩至職司搜捕者實縱之冢宰拉宗伯强勉合章彈射政府亦不能止孟璜驟聞嘔血半升幾在死法中而得不死十有九年皆餘生矣公生于萬曆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辰時卒于四十七年十一月

原缺

學易堂筆記一卷二筆一卷三筆一卷四筆一卷五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項皐謨撰皐謨字懋功自稱酉山居士嘉興人鄭履淳之壻也是書乃所作劄記分爲五編蓋竊龔洪邁容齋隨筆之例筆記之後附生生閣學易三章二筆之後附同時人贈言一卷三筆之後附湑露軒雜著一卷四筆之後無所附但有自跋一篇五筆之後附明歷年圖一卷自吳元年丁未至天啟四年皆紀干支别無所載惟吳元年下註一條曰嘉興府鼓樓匾吳元年建十字而已其四筆自跋曰余年三十三之前不白相不讀書四十六之後又讀書又白相自今以往不知讀書之爲白相白相之爲讀書云云則其書可不必問矣

莊屈合詁二卷

〔清〕錢澄之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斟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莊屈合詁無卷數》提要

莊屈合詁序

蜀唐　甄撰

錢飲光先生忠直立身以藏爲用晚年注易詩成意有未盡復以莊繼易以騷繼詩二子精義已暢於諸篇總詁而其合之之義則自序甚詳唐子有感於斯更推己意而序之曰易卦首象龍龍之爲物變化無迹若參於人則不免於脯醢彼知進而不知退者雖學達義文智知著龜自以爲龍矣而不知其爲福則在沼爲禍則在俎也莊子知之是以却千金之聘汙卿相之尊不參於人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若是者何也不得其時也老子不

得其時蓬累而行其用猶龍莊子亦然以之繼易不亦宜乎讒言熒惑君迷國亂爲人臣子視其國如視鄰人之安危無與於身是豈人之情也哉此鶗鴂之詩所以雜音嘵嘵也桑柔之詩所以憂心慇慇也二篇之詩雖聖賢異等正變殊遇其爲忠一也屈子亦若是矣嗟乎賤士得君又信任我苟利社稷何愛吾身原屈子之志以騷繼詩不亦宜乎君臣人之大倫也人有五倫我闕其一不幸莫大焉而況君子之出其文足以道君其才足以治天下乃辦種勤植灌園自適心雖樂之不得已也第若莊子之遺世絕物以卿相爲汚我於心安乎是

故當以屈子之志濟之則達而不至於蕩死生亦大矣為屈子計當懷王入秦時以死爭之不得則從王行如藺相如以頸血濺秦王事若不濟得死所矣不然棄其家室從漁父於滄浪孰得而非之乃嗚咽悲泣自損其軀吾嫌其近於婦人也是故當以莊子之意濟之則悲而不至於愚夫善讀書者如服藥桂熱檗寒其性相反和而為劑可以已疾然則合二書而一之不亦宜乎

莊屈合詁自序

吾著易學詩學既成益廣稽載籍求古人言之足以翊二經者更為詳說之以輔吾學之所不及而得莊子屈原昔宋儒謂孟子善於易然其書稱引絕不及易豈易在戰國時已為卜筮之書士君子比之方伎不足稱說耶自莊子以詩書禮樂及易春秋列為道術後遂有六經之稱而其獨易也曰易以道陰陽則一語已抉其奧矣吾觀其書其言內聖外王之道則一本於易夫易之道惟其時而已莊子以自然為宗而詆仁義斥禮樂訾毀先王之法者此矯枉過正之言也彼蓋以遵其跡者

未能得其意況於古者不能適於今名為治之適以亂之因其自然惟變所適而易之道在是矣春秋以來士大夫相見賦詩言志而能為詩者蓋亦鮮矣詩也者性情之事也屈子忠於君以讒見疏憂君念國發而為詞反覆纏綿不能自勝至於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豈直與凡伯家父同日語哉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亶其然乎則以莊繼易以屈繼詩從而詁之於二經之宗旨庶益足以轉相發揮而謂之詁者吾於莊不欲高談玄遠以更增其謬悠於屈不敢強事穿鑿以曲求其悲憤惟是依文釋義使

學者章句分明以進窺其大旨之所在猶是吾易學詩學之義也或曰莊屈不同道莊子之言往往放肆於規矩繩墨之外而皆爲屈子所法守者凡屈子之所爲固莊子所謂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子烏乎合之吾觀莊子述仲尼之語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而終勗之以莫若爲致命夫莊子豈徒言其言者哉一旦而有臣子之事其以義命自處也審矣屈子徘徊戀國至死不能自疏觀其遠游所稱類多

道家者說至卒章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而太史公稱其蟬脫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亦誠有見於屈子之死非猶夫區區憤激而捐軀者也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見道之人亦不可以死節也吾謂易因乎時詩本乎性情凡莊子屈子之所爲一處其潛一處其亢皆時爲之也莊子之性情於君父之間非不深至特無所感發耳詩也者感之爲也若屈子則感之至極者矣合詁之使學者知莊屈無二道則益知吾之易學詩學無二義也

莊子內七詁自引

余少時好讀莊子見郭子玄註苦不得其解有示以林希逸口義者覽之略有端緒友人曰此訓詁之學也讀莊子豈宜作如是解於是益求所謂能爲莊子之解者而究心焉而爲二氏之學者皆談莊子禪家以其得宗門之旨趣道家指爲有丹經之秘言其說皆近似之吾皆不敢信也則又有謂三聖人之學本同其解莊也取三家語句之相似者影響印合又不深暢其旨但略一拈提使人自悟是不過借莊子發攄己見以自成其一家之言於莊子實未解也讀莊子者於其悠謬之詞詭

憰之物狀然不知所謂而能道其奧義哉然後思子玄之註雖未深了莊旨然已窺其大意所在其書依文作解逐句釋義不無支離之病要不離乎大意焦漪園作莊翼一宗之郭註之外雜采宋元以來諸家之說而附以己論雖所引頗多二氏之言皆取以證明莊旨要是釋莊非自立說也吾之解莊者屢矣晚年少有所進乃盡廢前解而爲之詁蓋自見世之所謂能爲莊子之解者皆妄耳故吾爲詁詁也其章句悉依莊翼依翼者以翼之分章所載郭註皆有首尾也而亦多采翼說補之於篇夫吾之詁不甚宗郭而必引郭註者以郭爲註莊

之始不忘其始也謂之內七詁七篇以外若外

皆以暢演七篇之說所謂因之以曼衍也精力

能徧及故所詁止於七也

莊屈合詁目錄

莊子內篇

○逍遥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秋水 天下 五篇可誦

雜篇 山木 知北遊 列禦寇 三篇可采

吾生平凡物次過筆評點之書與用油素摹仿之帖皆用功

省之本以其雅損不足惜矣至精之書帖一流朱墨則不能

深流矣其原遇與暴殄天物何異　癸丑六月香巖記

它人作文字有稿本吾讀書寫字亦有稿本此其稿本也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四篇偽作

莊子內篇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著

逍遙遊

郭註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支公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劉須溪云莊子宗旨專在一遊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能識其所以遊則大略可覩矣。

詁曰易之道盡於時莊之學盡於遊時者入世之事也遊者出世之事也惟能出世斯能入世即使入世仍是出世古德云我本無心於事自然無事於心斯妙得遊之旨乎七篇以逍遙遊始以應帝王終謂之應者惟時至則然也又曰應而不藏此其所以爲遊此其所以逍遙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

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冥海也稱溟云取其冥冥無涯也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爾雅云扶搖之謂飈凡上行風爲扶搖

郭註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口義云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半年乃歇也蒼蒼三句謂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其蒼蒼然耳○劉須溪云其視下謂天也已與造化爲人而出於萬物之表方知蒼蒼非色方知人世是非起滅生死去來不過如此野馬塵埃此心此目豈爲鵬視下耶○湛枝人云蒼蒼言遠非天也形容九萬里之上非人所見所可見者野馬塵埃耳○副墨云六月夏正之四月六月息與海運相照六月天地之氣相遇如呼吸然故云息謂乘此大塊氣機轉盪時以怒飛也○褚伯秀云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動爲氣所使也囿形大化中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篇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老子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六月息之

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而日趨有爲之域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耶

註云莊子心眼空曠胸中另有境界非凡可喻忽然驚天動地謅出此大魚大鳥以破世訓方隅之見飢是下文堯許影子也惠子謂其好大言正此類是〇鵬之一飛九萬里全在一怒凡草木之甲坼蟲鳥之孚化必怒而始出怒其懸解時也二小蟲聞鵬之圖南而笑之笑者必不能怒不能怒故終不能飛

又云天無所至極鵬飛九萬里亦猶斥鷃之騰躍數

仞而止蜩與鷽之決起而飛搶枋榆耳各極其分各適其適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蜩蟬也鷽鳩小鳩也決疾貌搶突也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也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循本曰冥靈冥海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

郭註二蟲謂鵬蟬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不知其然而然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之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〇

自此以下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有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之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〇口義云以小知結上鵬蜩以小年生下段譬喻〇一云朝菌三句言在朝菌蟪蛄之小年

則晦朔春秋便似大年其所以不知者即小知之不
及處也
[詁]云培風培字承風斯在下而言鵬起九萬里而背
負青天則自鵬以下九萬里者皆風之積也言須風
力之厚如此○鯤將化便有海運鵬將飛必有培風
因其自然而動雖有待即是無待○小大雖異各適
其性其爲逍遙一也於此却又分別大小者良以世
人小者多大者少小者易造大者難窮彼祇知小者
之能適其適不信大者之有大適也大人境界非小
人所能知故又以小大不相及明之正爲惠子一輩
說法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
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
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
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
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
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

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
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
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
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相近羊角風曲上行斥小澤也數數猶汲汲也○須溪云寓言之意詁之齊諧不足又詁之湯云如不信試更質之某也
郭註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萬物
以自然爲正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長
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
而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

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游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
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無己
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順而不望與至
理爲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
所得也○須溪云鵬者遊之始也出門萬里始見天
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儲也猶
未離乎是非者也泠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矣
[詁]云小大更相笑然以大笑小則失其大矣二蟲不
笑鵬不足以爲鵬而鵬不笑二蟲者其胸中不見有
二蟲也若宋榮子之笑宰官其去宰官幾何○自觀

亦若此者自視若斥鴳之翱翔蓬蒿間自以爲至美
也辨乎榮辱者彼自有所以爲榮爲辱異乎世之所
爲榮辱也猶有未樹者自信諸己絕不問世而亦無
所表見於世所謂自了漢也○舊評致福未數數然
者言未嘗汲汲然脩德以致福也夫鯤之海運鵬之
培風列子之御風皆不期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者福
之爲也非有所脩以致之也
[又]云陰陽之氣盡於十二而鵬以六月息晦朔之數
周於三旬而列子以旬有五日反皆得半也聖人之
學祇用其半物理人情至半爲盛過半則衰邵子之

學本此○天地之道盡於六氣六氣之辨甚微當其
時則謂之正乘正以御猶乾之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無往而不順故逍無窮而亦無待也○無己自無功
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夫子立而天下治此無己
之功名者也許由不受曰余無所用天下爲并無堯
之功名者也如此乃稱至人無己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
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
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余無所用天下爲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爝炬火也偃鼠鼴鼠也許由陽城人隱於箕山一曰許由諸侯不仕者

郭註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於無爲也取於堯而
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
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
爲之域而不返也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
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
無往不爲天下君矣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

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庖
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
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
所爲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
一也○呂吉甫云自堯言之由雖無爲未嘗不可以
有爲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爲未嘗
不出於無爲故以天下既治而不受方其有爲也四
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一枝滿腹歸
休而不爲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許各得其
逍遙也○王旦曰無爲者以有爲爲累有爲者以無

爲爲宗。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當尸。由以堯能治天
下。而不肯代。是故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治於由則
無爲而有爲者也。
語云諸家堯許鼓舞。靠于、玄、軒、堯而輕許。細玩莊義。
其實師服箕山耳。由無所用天下爲。固自謂無所可
用。一則戲海大鵬。一爲容山大樹。局勢雖異。甄是超
然入外以爲逍遙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
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淖約如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
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
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
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
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
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

然喪其天下焉接輿楚人姓陸名通藐遠貌非山名也是也。時女之女汝也。謂知有聾瞶即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
郭註神人即聖人也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
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
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
以憔悴其神矣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
聽之表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苟無物而不順則浮
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聖人之心懷
化合變無往不可磅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
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故常以不

爲爲之非勞神苦思以事爲事也○物莫之傷者言
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矣
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況溺熱之
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
自然與吉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必有神人之實
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之無用天
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
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
喪之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
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

註曰堯與許由一讓一不受胥中俱無天下所謂無
己無功無名者也然是有而無之非本無也猶有待
也堯必待讓許必待辭若姑射之神人不有天下而
天下自治天下受治而依然不有始覺堯多一讓許
多一辭這往見而後窅然喪其所有非獨堯喪其讓
亦且許喪其辭藐至此乃眞逍遙也

又曰大鵬自北冥徙於南冥猶不離海以內也乘雲
御飛以遊乎四海之外則神爲之也神則無不之也
在宥篇謂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豈獨治天下百姓已
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中庸

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黃帝問道於廣成子
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又欲官陰陽以
遂羣生廣成子不應乎於導問治身廣成始敎之守
其一以處其和卽此篇其神凝之旨也黃老論治往
往宗此○堯致天下於許由曰夫子立而天下治此
卽姑射之神人處於山林而使物不疵癘年穀和熟
也許由曰吾無所用天下爲此猶越人無所用章甫
也箕山之外別有姑射哉四子者舊註云王倪齧
缺許由蒲衣此因第七篇有四人名而傅會之耳許
由故爲四岳以四岳爲四子因許由而摘名也堯往

見於姑射之山卽在讓天下於許由不受時已與面
相見此時已窅然喪其天下矣繹其文義當於許由
辭位後空直接宋人資章甫一段乃插入肩吾連叔
問答幻出姑射神人爲讓天下處士推點身分亦猶
寫大鵬將徙南冥接以齊諧之言雜引湯問將大鵬
寫得驚天動地此是其筆端鼓舞莫可蹤迹處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
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
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
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

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
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
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
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
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
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
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
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
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

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
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惠子名施
實五石言其中能容五石也瓠落猶廓落也絜綱者謂之絖洴澼打洗也樽浮水之瓠以繫腰渡水不沉亦名腰舟慮思也候敖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
陳詳道云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在不善用耳不龜
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
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則禍與主父偃用之則亂
息大瓠之用豈異此哉瓠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

寘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自舉制以爲瓢
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用若慮以爲樽浮之江湖
則不勞而自載無往而不宜矣凡物小者爲用易大
者爲用難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
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孰與於此○狸
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犛牛大而無用物莫之覺是
有用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
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遙而爲樹得免斧斤
之患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掊擊於世俗者豈可同
日語哉

〔評〕曰善能用大一段本非莊子所自命此不過就話
荅話耳然觀其處置大瓠大樹已見善用一斑兩何
不二字出之若不經意固知莊子能用而不用者也
○拙於用與蓬之心是惠子意中所以誚莊子者反
被莊子以之解嘲○惠子以不中繩墨規矩爲大樹
之病莊子以匠者不顧不夭斧斤爲大樹之用所見
相去遠矣莊子蓋藏身於無用者也
〔又〕曰大瓠一段言貴善用其大也大樹一段言善用
不如無用也必至無所可用而後乃能無用人間世
曰余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余大用莊

子一生學問自命逍遙蓋此因字惠子反以衆所同
去爲莊子病豈不猶斥鴳之笑大鵬哉
〔總評〕首篇以逍遙遊名篇七篇皆統於遊也惟遊者
出乎域外故能逍遙其此域中是非利害互相爭奪
無以相勝迨出域以觀而後知其不必勝也其不能
遊物有羈之人我生死之見層互膠纏能於此脫然
而出古之所謂懸解不解不能以遊遊則視人我皆
假相死生猶夢覺視一切是非利害猶局外旁觀耳
即今處城市囂塵中不自覺其擾擾忽登泰山之頂
俯視一切紛紛來往如蟻奔穴如蚓轉丸不覺灑然

而笑泥域外之觀者乎莊子劈頭拈出怒飛大鵬摶
扶搖九萬里而上以自明其地步之高心境之曠遠
出域外直覺人世功名富貴有同野馬塵埃宰官朱
紫予皆如蜩與鷽鳩耳彼俗士拘守尺寸何異於小
鳥翱翔蓬蒿之間自以爲飛之至而且以己之飛笑
鵬之九萬里小大之知畢不相及如此列子御風而
行是亦有得於遊者乃旬有五日而返其風極於旬
有五日而已風之積不厚也故曰猶有所待待順風
也若夫天地爲心六氣在手道所値而皆順無所往
而不可其遊也寧有待而所遊寧有窮哉其惟至人

之無己乎惟無己故無功無名堯許之事略可見矣
夫以天下之大天子之尊一旦拱手而授諸匹夫而
是匹夫者夷然不屑此兩人視天下豈不啻大鵬之
下視野馬塵埃哉至於藐姑射之神人騎雲氣乘飛
龍以遊乎四海之外又非鵬之自北冥徙南冥猶不
離海以內者所可擬矣具此本領方許行堯許之事
有堯許心眼方許薄天下傲王侯大言不慚此莊子
所以自命也生非其時落得無所可用大鵬不得九
萬里風決不圖南亦豈有異其逍遙乎彼惠子直如
蓬蒿間之斥鷃耳烏足以知天人之境界哉

〔又曰〕莊子所謂志大言大者也由其鄙卑有一讓天
下處士橐本故敢以處士輕視當世此爲雖堯許故
推其志在許而不在堯彼其才亦祇足以爲許而不
能爲堯也蓋莊子能無而不能有許由亦猶是也若
堯有天下而窅然喪焉是能有而無者也詣之逍遙
在無所用天下爲莊之逍遙在無所可用而已〇吾
觀莊子諸篇於用世之道甚精惠子謂之大而無用
蓋其言雜出無緒以無用之大言藏有用之至言也
當戰國之時既好放言又思免禍使人知其言有可
用而禍不免矣故莊子以大言藏身者也

郭註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則均也

〔詰〕云通篇論本無是非是非皆我見所作欲齊是非必先喪我喪我則生死皆齊又何物論之不齊乎首以人世之是非譬之如風明物論之無端也末以人世之生死等之一夢明物化之無常也一起一結指點分明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illegible]翏畏佳卽崔嵬倒文也宎深也咬哀切聲

郭註吾喪我我自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內外然後超然俱得也○葉秉敬曰吾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相應蓋不見有物物化而合為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於萬物○口義云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人身中有一毫私意未化則吾我之見亦生分別○呂吉甫云比竹之為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為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耶衆竅為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耶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正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

〔詰〕云一風也萬竅因之以怒號聲各不同因竅之不同以為聲也風過竅虛衆聲寂然是萬竅不能自為聲也不自為聲斯為天籟故下文云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明其有異於天籟矣

〔又〕云吾喪我三字是一篇宗要直到結句是之謂物化物我莫分方是真喪我處○偶對人言喪偶猶言無人相惟無我相乃無人相○竅本虛也風作則鳴風過仍虛故雖有聲猶之未嘗有聲也○調調刁刁樹

杪風貌衆竅有聲故曰聞樹杪有形故曰見而獨不
聞而獨不見舉風之聲與形一筆畫出○天籟即在
地籟中自己謂各自成聲自取謂各因其竅惟竅本
虛一聽風之怒使之然問以怒者其誰耶竅不知其
然也是之爲天籟○厲風濟則衆竅爲虛一語明其
本虛也人心惟有我見故不能虛是己非人物論之
不齊由此故拈出天籟以反形之耶下文直窮我見
之害以明喪我之難與此章天籟無涉不必牽合照
應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

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窖者密者小恐
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
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
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
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
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
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

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
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
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太哀乎閑閑行所無事也閒閒立町畦分人我也炎炎光明詹詹繁齊
前後也縵者寬心窖者淡心也謐小心也縵縵緜長也慹懼也從執從心言其拘執也姚治也佚放佚也說
文作姣佚啓猶竅啓小慧也態色莊也

副墨云摹寫人心種種變態將小知者心事推勘殆
盡又以十二字摹寫其接構之情狀然其人雖如此

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乍作乍止如蒸之成菌倏生
倏死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下文云旦暮得
此又云非彼無我所謂彼者即所謂此也眞宰有情
而無形然須於有形上體認故舉百骸九竅六藏反
復徵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求得其情即有情無形
之情無益損乎其眞即眞宰之眞此眞於人本無益
損但迷之即凡悟之即聖○劉須溪云其溺之所爲
之不可使復之也三之皆虛字言其向者溺意之所
爲之不可使復爲之也洫乍洫个洫也但言洫則無
先來易淌意從哀怒狀出慮歎變慹熱中來從喜

樂狀出姚佚啓態啓精神發越也○管見曰慮則預度未來歎則恣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喜有爲慹則拘畏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己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

〔詁〕云欲齊物論先除我見欲破我見先識我之真妄小知閒閒以下曲盡人情變態皆妄我所爲十二情日夜相代無非妄我攀緣故莫知所萌已乎已乎以下慨然致疑總覺有箇真妄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真妄本不相離是亦近矣所異無幾孟子所謂幾希之異也凡吾知覺運動皆有所爲使者不知是真耶是妄耶只此疑處便是真宰之脈分明現前却不能直下認取而臣若有可行者承上使字來使之而覺其可行者是也己信者向疑而今信也而終不獲見謬謂有真可見耳不知真即在妄中有情而無形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是矣直將形骸臟藏反復詰難搜出真君曰其有真君存焉則深信不疑而非向之若有者矣究竟真君無形其可見者情而已故云求得其情與不得夫真君盡人而具任人相刃

相靡而終無盡抵而人不悲誠不已可不哀耶哀真君也祇由認妄作真以至於此莊子之悲我悲其妄我也○言本於知有知之大小斯有言之大小閑閑顒應無心間間分別計較炎炎光明通達詹詹前後瞻顧則有我無我之分也以下七句皆言小知之累心○接交也因接而搆搆則牢固不解縵者厚貌窖者機深縵縵雖不急迫憂存於中不可斷絕也發若機括言不虛發也留如詛盟當言而堅忍不言也司是非者將以是非自我而定守勝者俟人言有間可乘出一語以取勝也殺如秋冬自秋徂冬殺機日甚

生趣日消也溺之所爲之如狂者赴水愈入愈深不肯更轉步也厭猶壓也爲物所厭又加緘焉老而自以幽深不測爲老謀也用心甚陰故爲近死不可復陽以上言小知種種我心遊蕩不返也○真妄同一我也既已指我爲妄則不得認真爲我無以名之忽曰此忽曰彼奉之爲真宰尊之爲真君要不得即之是我總以破我相也○皆爲臣妾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同來服役也既同爲臣妾其勢不足以相使然手有時役足足亦有時役手耳目皆然又似遞爲君臣反復推究逼出真君○我見之起皆臣而身認身

是我則身無不可親無非臣妾以爲我盡於此矣如此詰問始覺脈而存者皆假借之物有眞君存焉此物因蛇蚹也蜩翼也究竟眞君亦不離此身而存眞君不可見於情見之有假然求得者有終身不得求者而爲眞者如故○眞君與形俱來不與情俱盡形與物交所以刃靡之者惟恐不速盡也終身役役維摩經所云是身如野馬渴愛疲勞不可自解也哀者哀眞君爲形所囚制與俱盡耳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吹即籟也鷇鳥子欲出者也

郭註言者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

無彼無是天下所以玄同也○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蓋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循本曰言非吹也謂人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言出於人未能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爲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耶未嘗有言耶人聞禽言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鵓鴣知雨布穀催耕皆可爲準鷇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副墨曰未成乎心者渾成之心爲物欲所戲蝕失其全體也於是妄生意識横起是非皆揣摩卜度未嘗親見其是非也如適越之

人平日未到其地妄說其山川風俗而自謂昔日曾至是以無有為有也即如禹作禹貢只說他足迹所到處足迹未到便不能知若逞其臆說何所不至吾獨柰之何哉謂不能與辨也

詁曰成心即大易所謂成性也本來現成不假擬議一涉擬議便非本心即為未成乎心古德云但莫瞞心心自神聖大學云毋自欺也此即隨而師之之說也此心為天地萬物公共之心時時現前須於十二時日夜相代時自會認取愚者雖不能認取心固與有也與有此心則是亦公是非亦公非又何有所是

非於其間哉其有是非者非由本心皆我見也故曰言者有言謂之言者即我相也是非本定以我見而有言其是非寧有定乎其有言耶是有我之言也其未嘗有言耶是無我之言也無我之言一出於公是公非雖言猶未嘗有言與風之吹萬竅之有音等耳而有言者不然也此上論是非之所由起道惡乎隱以下是言物論之所宜齊道無不存則小成中亦有道也言無不可則榮華中亦有言也奈何必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言者固出於我聽者亦未照以天祇見其半而未見其全也天即吾之所以為成心者

也自其至公無私謂之天鈞自其炯然不昧謂之天倪照之以此而是非定矣因是因非因吾之天也豈鄉愿之流漫無可否隨聲附和者乎明者蓋刮磨之淨而天體全現也

又曰是非之生皆由於自是只見所是不見所非又只見己是不見人是故以彼是二字括盡是非聖人妙於因是而因非即在因是中矣因其所是而是之其非者不置喙而非自見斯即因非也夫人未有全是全非者也有是必有非猶有生必有死但稱生即死可知不必諱以死也但稱可即不可者以見不必

謂其不可也不生是非亦不滯是非此是非所以各得而息也○大易有四象分陰分陽而陰中有陽焉陽中有陰焉是謂陰陽老少禪家本之為四料揀莊子於是中見非非中見是亦此四法惟其能因故曰本無是非○樞天樞也天樞居中斗柄環指十二辰而不滯一隅惟中能環環不離中故曰環中以應無窮聖人亦得其中而已○聖人之於是非本末全觀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故曰是亦一無窮何必是其所是非亦一無窮何必非其所非哉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

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
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
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
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
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
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
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

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
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莛梁也楹柱也厲惡也一曰癩病狙公養狙者也芧橡子也一云狙公衆狙之長賦芧責衆狙輸果於狙公也朝出不厭多暮歸利在少名三四也實總計七也名實未虧而喜怒在朝暮一轉移間此狙公因衆狙自然之喜怒耳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
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
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
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
相喻反復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
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仰觀

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
也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然而無是無非也
〇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我之所謂成而彼
或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〇達者因而
不作故曰因是然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
然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道卽一也若勞神明於爲
一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〇筆乘云聖人無是非亦
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可因而可之人所不可
因而不可之道可行因而成之物有謂因而然之是
我無然然於物之所然我無不然不然於物之所不

然若此者以物自有所然自有所可蓋無物不如此
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〇不用者不自用也寓
諸庸因乎人也庸卽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
用也者通也不用必其有所不通也惟人人各得其
當而後謂之通至於得則幾矣而總之因之一字盡
之狙公賦芧因衆狙之喜怒而增減亦因也是以聖
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無非之
天鈞不以迹之有是非而礙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
之兩行也
註曰以指喻指以馬喻馬則以此證彼是非以生非

指非馬則彼此不立是非自定○成卽有毀毀以爲成治極必亂亂以開治春夏之蕃孳秋冬之凋落相代實以相因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其變使民不倦因之而已因其然而然因其可而可一不自用所以爲大用也○毀必有成因以爲成成卽有毀因以爲毀非有其是因以爲是是有其非因以爲非成毀且無定在況是非乎因是因非一因乎天鈞而已

[又]曰聖人因是非而仍不失是非有言於此吾欲明其非不必於所言明之於其非所言者明之而所言喻矣天地非指也吾以喻指則天地一指也萬物非

馬也吾以喻馬則萬物一馬也莊子以屈言爲曼衍以寓言爲廣卽是此義故是非存而人不爭斯謂和之以是非○天下惟有一是必無兩行之理亦之說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豈酌兩者而調停以用之哉亦於兩中用其一也中有時而在此亦有時而在彼用其一舍其一祇求其一是而已於此是者於彼則非於此非者於彼則是然則是卽在是非之中一卽在兩中也大小美惡成毀相反而可以相濟是非雖兩存祇成一是而已故曰道通爲一惟善因者能通困者不用一而用兩兩者一之所節也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若勞神明爲一是以一有所在而滯於一矣取是而舍非豈知通一之理哉惟通一故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

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昭文古善琴者枝柱也策杖也堅白堅石白馬之辯也綸琴瑟絃也

郭註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卽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舍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呂吉甫曰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始有物能卽物而爲道也其次

以爲有物而未始有封未能即物爲道而能以道通
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
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至未盡於道猶未虧也
○劉須溪云世人看得一邊道理便主張一邊愛之
所以成也黨禍始此矣
[詁]曰是我非彼由於認我特真夫我與彼皆天地間
一物耳至人觀之物且無有況有物之封有物之是
非哉即今之齊物論已爲久而又次之見矣○成虧
即是非也愛者我見所生也是我而非彼故謂我成
而彼虧以道觀之我果成哉彼果虧哉既自以爲成

有異於人矣又欲明之於人明己之成所以見彼之
虧也不知我有所爲成彼亦有所爲成我見彼爲虧
彼亦見我爲虧故終身難明而以堅白之昧終○各
明其所明亦各成其所成必欲使明己之所明而後
爲成彼昭文之子又以文之綸終亦終身無成則父
不能明之於子也若是以爲成雖我亦祇成我之所
成惟其爲我所明也若是以爲不成我以物爲無成
物亦以我爲無成彼此不相明也○滑者無一定法
疑者無自信心凡人決定不疑只爲見得一邊是耳
惟見全者乃有滑疑之耀所謂大明也○不欲明之

乃所以爲明何則明之至者不與昧爭也
[又]曰道無成虧而人喜言成虧惟有成與虧乃足以
自異於人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則無以異於
人矣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三句雖平
敘義實錯互趙以夫曰昭文之鼓琴非師曠不知其
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而莊子自謂所以異
於惠子者以我之所明異於彼也彼於不足明者而
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此趙以夫說也吾細繹文義
自惟其好之也至以堅白之昧終似專指惠子而後
又忽接其子以文之綸終蓋文法飄忽略無倫次莊

書幻怪往往如此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
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
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
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
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
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
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
是已秋毫毫至秋而奥纖以喻小也
郭註言有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
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此雖是
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
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請嘗言之至理無
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筆乘云無適焉因是
已言自無適有展轉不窮爲是爲非竟無了歇無適
者自有適無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爲

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數見而解者不知是已
二字爲語詞而連因字讀之大誤
〔詁〕曰有無二義本欲化有歸無所以息是非也然有
與無對即成是非矣是故物論必不能息而是非終
不能齊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種
種相反各自有理各自立論此既一說彼另一說不
另不足以成說所以其說愈多然亦何厭於多也自
無適有以至於三況自有適有乎此勢之必不能已
者誰能齊其是非乎欲齊是非則亦因其是非而已
〔又〕曰莊子欲齊物論非有言之所能齊亦豈無言之

能齊乎今且有言於此先自不能無言也蓋自無始
以前言語道絕至於有始即有今有無即有有而是
非立矣斯言之所不容已者也而是非所以日滋者
因是生非因非生是彼此相奪寧有窮期今一槪其
是者是之而不辨其非則人各得其是而是非息矣
○焦氏以此因是二字不宜連讀然篇中數見義宜
畧同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
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
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
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
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
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
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
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
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有倫有義有摧有論有議悅 害也园圖也宗一膾一胥敖一
三國名也喙音
像口銜物也
郭註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
也倫義者物物有理事事有宜也分辨者羣分而類
別也竝逐曰競對辨曰爭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
表耳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聖人未嘗論之若論則
引物使學其所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
得也○張四維曰莊子論物蓋指百家衆技而言百
家衆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是非彼此不可究詰
任其自然不與分辨則物論齊矣至於天地間自有

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
論故又著此一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
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大分曉處但不明說破耳○
筆乘曰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何惡於封與常哉爲其
立是非之畛也聖人不但不論不辨不議爲無畛即
有時而論而辨亦不得謂畛也聖人心無分辨分即
謂之不分辨即謂之不辨此其所以異耳○世知不
知之爲至不知知而不知不知爲尤至所謂不言之辨不
道之道是也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
〔詁〕曰論者渾言其理而已議則有是非其間也辨則

以是非相奪也春秋是非之書也然一本乎公是公
非不以己意爲是非也故曰議而不辨其是非何嘗
不分而有不盡分者也亦何嘗不辨而有不必辨者
也懷之而已懷者存而勿失隱而勿彰而不分者以
分不辨者以辨○辨也者有不見也惟無所不見一
切聽然故不必置辨若祇見得一邊則以所見爲是
所不見者爲非故曰有不見也
〔又〕曰德而不德者园也見其德則爲方故凡事事求
知者知必有不至也止其所不知以爲知則無不知
矣所謂以言辨者辨必窮不言則莫窮矣以道道者

道必滯不道則無滯矣此之謂天府言其中之無不
足也注而不滿酌而不竭正見其莫知所由來形容
天府之至足也此之謂葆光惟不用其明所以爲明
也○堯欲伐三國雖未伐而不能釋然是非之未忘
也十日竝出無物不照則無物不安小人之是非大
人不見知彼自有其是非也吾何所不釋然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
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
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
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
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
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
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齧缺曰
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
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蝍且蜈公也帶蛇也狙一名猵狙似猨狗頭

猶其雄者喜與雌猨爲牝牡薦搟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莽趙充國奏今去其善地薦草

郭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
無所用其知若必知其所不知卽爲有知有知則不
能任羣才之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〇舉
處與味與色明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
以知所同之必是矣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利於彼或
害於此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見無常故惟莫
之辨而任其自是〇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乘
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
生死也游四海之外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遯

萬物而不窮也〇管見曰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
性流爲情物各卽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以至肝膽
楚越父子路人其患寔始於知之一字爰生分排王
倪三荅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
然之性

詁曰物之所同是非所不知處是也吾惡乎知之所
止其所不知也天下無定是無定非亦無有一定之
知乎哉彼之不知而卽定矣至人止其所不知死生
利害無所不順死生且不知而況利害又況是非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
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
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
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
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
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
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

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長梧封人名丘孟浪向音漫瀾無所趨舍之謂聽熒小明不大了也䁥夜司夜雞也滑湣未定也

郭註夫舉萬世而參其變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惟聖人無知故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爲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觀於麗姬先

泣後悔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時則不知彼況夫生死之變惡能相知哉故瘠𤸃之間事苟變情亦異則生死之願不得同矣○呂吉甫曰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惟無心者足以與此○時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鴞炙得於彈而彈非鴞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陳太初曰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混成也

詁曰參萬歲而一成純此齊生死之旨也參萬歲所謂歷過生死萬徧也自大聖視之晝夜耳夢覺耳一成純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己也○萬世而下一遇大聖則超出萬歲生死之外者也而後知本無生死而後爲大覺

又曰奚何必也旁輔也楚辭曰有志極而無旁言無輔助也旁日月五句言欲超出於萬物之表而果能出乎胞合者果是乎滑涽者果非乎而爲焉置焉自起分別此猶以隸相尊等之隸耳相去幾何參萬歲而一觀之衆人果有損乎聖人果有益乎成謂無虧純謂無雜一成無虧也一純無雜也謂無有異也豈

惟衆人萬物盡然同爲一體聖蘊是以爲聖物蘊是以爲物總無有分別也此是若瞿鵲子言所聞之語自此以下復從利害推到生死上不就利不違害是不知利害之是非也不悅生不惡死是不知生死之是非也而總歸之一夢飲酒田獵夢無憑也君乎牧乎夢無常也舉世皆夢無有覺者而自以爲覺者亦夢中自言其覺也由是論之萬世一夢也萬世而下而一遇大聖者大覺無幾人也旦暮遇之即易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萬世猶一息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

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

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羅闓
不明者倪分也際也班固曰天研曼衍無極也竟極也

郭註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辨而休乎天鈞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天倪者自然之分也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故玄同生死忘義則彌貫是非是非生死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呂吉甫云其待彼也耶言不相待也○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誤在此觀文義可知○劉須溪云妙在彼也耶三字彼字本無所指林以為天均反淺夫我與若與人皆不相知及其相知又只在我與若之間耳而猶待彼也耶不言之妙不彼不此非莊子不能脗合

詁曰化者無中生有有復還無人我同於物化是非祇謂之化聲總是認真不得有是者即有非者是與非相待而起者也因是因非則絕待矣所謂和之以天倪也天倪者不起一念是非歷然和之者藏其是非於曼衍之際不立斷案也所以窮年亦曰聊以遣

歲月而已非真有言也本以忘年因以忘義不知是非之義所在也振於無竟言其曼衍之辭愈出愈有鼓舞不倦莫可了也本無了義即此不了是其安身立命處故曰寓諸無竟○是與然有辨是不是為是非者也然不然正是非者也

又曰彼字果無所指乎待彼之彼即非彼無我之彼彼者所以為我與若與人而無我與若與人者也林氏以為天均是也天倪即彼物之炯然不昧者是非既我與若與人所不能知則必待無我與若與人者知之而仍和之以天倪無所分別是相待者其

不相待也待字與下文景之有待同化聲之相待猶
罔兩之於景亦待其又有所待者也惡識其所以然
惡識其所以不然一切順應而無心於其間此若無
所待之妙旨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
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
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
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
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罔兩景上之景也蛇腹下齟齬曰蚹所以行者栩栩喜貌蘧蘧有形貌

郭註俄然覺則蘧蘧然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
非夢也今之不知蝴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
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
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一
夢者也覺夢之分無異於生死之辨今所以自喻適
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
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況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
心於其間哉○劉須溪云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
非齊生死齊盡矣却收以一語曰周與胡蝶則必有
分矣不知者以為尚生分別知者以為人牛俱失之
機也正語若反

詁曰景之所待又有待而然此其所以然也又惡識
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并所以然亦不能自知
矣不知其然而然故周可為蝶蝶可為周方其夢也
則彼周而我蝶及其覺也彼蝶而我周彼我固無定
也周與胡蝶不能有分到要人分則彼我豈有分別
哉以此論之物無不化物論無不齊矣

又曰罔兩待影影有待景所待又有待層累而窮之
以知物我皆假相也周夢為胡蝶胡蝶復夢為周各

自喻適志以知物我本無分也即此一夢物化宛然
勘到物化則彼我情盡是非見鉏物論有不齊哉

總詁齊物論言物論之不可齊不必齊亦無不齊也
所以不齊者由各有我見有我斯有彼在我則是而
在彼則非不知我與物皆其偶然有者如莊周之與
胡蝶忽蝶忽周皆物化耳知物化則生死皆為一貫
又何論是非哉齊是非即所以齊生死也故開章便
言忽喪其偶已又曰今者吾喪我惟我喪而偶乃喪
有我斯有物為偶矣我見既立物論斯起先引其端
於天籟備寫萬竅怒呺之聲夫萬竅無聲一聽於怒

者之爲聲怒者其誰耶怒者非誰竅應則是風竅無
已所以能取風之聲則竅之聲風與竅無以別也故
曰誰耶至於人總是己矣情態百出無中生有如樂
出虛蒸成菌不知其所自來皆妄也而人認爲我矣
我生而眞我隱矣曰旦暮得此曰非彼無我是必有
眞者在也不謂之我而謂之彼者祇欲破我相耳非
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眞則在妄中有情而無形而
不見其形由人欲念妄覺眞故眞不可見雖極意冊
與而所爲眞者固在也此一段直推到人所以有我
之故惟有我故曰未成乎心非本心也於是而有言

皆妄言也是非之所由起也烏可與天籟同語哉言
非吹也吹則一聽於怒者之誰而已言者有言以爲
是我所自有之言也於是是我而非彼是我非彼者
見我而不見彼耳諸言彼我者猶人我也明者知本
無彼我焉有是非物無非彼無所爲我也物無非是
無所爲非也故謂之彼是然有是即有非有生即有
死生死是非未能相無者也聖人不由是非一照之
以天因其所是而是之則彼是爲我是不必更參以
我是也參以我是則有偶矣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
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猶斗極居中而隨十二辰以

轉不滯於一隅也是非無窮以因之者應之亦環中
也非明者不能與於此明者彼我互忘是非一貫指
馬同然又何所分別於其間哉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所可莛楹之大小厲施之美惡以至恢詭憰怪之反
於正者自道觀之皆通爲一也成也毀也無二相也
既通爲一故其用之也不滯於一惟適得之爲幾而
勞神明以求其所爲一則謬矣是故有時而成有
時而変毀適當其可則無物不可而寔有一定之可
哉狙公賦芧因其喜怒而用之而名實不虧惟善因
也聖人之執兩而用中兩端皆用特用之有其時耳

此兩行之說也是故道無成虧由有我見者自分成
虧以有成有虧而後我有以異於人也如昭文之鼓
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皆好之至老不衰祇不
過欲以我之成顯人之虧以己一曲之明而欲人盡
明我之所明故以堅白之昧終以道觀之究竟何成
何虧哉聖人滑疑之耀不成己而虧人亦不是成而
非虧寓諸庸無以異於人也惟不自有其明此之謂
以明今且有言於此此蓋莊子自謂無本無之言也然我
言無彼言有有與無即是非矣覈諸未始有無之先
不惟無有而且無無既已有無無即爲有統歸於有

則有無無以異也極其細秋毫為大殤子為壽極其
有泰山為小彭祖為夭有無相對總之為有矣有無
則有一有一則有言有言則有是非故自無適有以
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凡皆相因而生故下文謂
之化聲其適也寧有己耶欲已之惟有因是耳因其
是而是之其有不是者置焉不必辯也故曰聖人懷
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懷也者見其全也辯也者見
其半也吾既是其所是而於不是者置焉則置焉者
之不為吾之所是可知斯為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吾
一聽是非之自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所不知者

謂之天府止其所不知謂之葆光言不自用其明也
彼梗帝化者以大明照之無不釋然區區是非安足
與辨哉且天下無真是無真非亦未無真知麋鹿猨
獨狙之屬與人情所異者各有其是不知孰為正處
正色正味以睹然淺近之是非尚且不辨況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雜然淆亂惡能知其辨哉至人惟冰不
知任之不知之妙至於蹈水火而不懼遭風雷而不
驚超宇宙而無礙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惟知止其所不知故其神如此瞿然于所謂妙道之
行也夫是所不知者聖凡人物無少別也今有誰旁

日月挾宇宙而為其脗合置其滑涽者乎脗合者氣
之純滑涽者氣之雜雖一時衆受不同究竟皆是假
相猶之隸也而聖之凡之亦以隸相尊耳衆人認真
其隸故役役聖人外觀其隸故愚芚通萬歲之生死
合計之役役愚芚各歸其根未嘗少虧未嘗少雜一
成純也不獨人然萬物盡然人蘊是為人物蘊是為
物本無分別也然則死生無變於己既有不變者在
既有不變則安知生是而死非又何必悅生而惡死
乎今之所悅惡者夢中之生死也必有大覺而後知
此其大夢也愚者自以為覺而以人為夢是非之所

由起矣庶幾萬世之下有一大覺者乎覺而歸余之
言雖歷萬世猶把乎而謙也陸子靜之所謂千百世
上千百世下此心同此理同也而今欲與誰辨乎是
非之途我與人俱不能知異同乎我與人亦不能知
而待彼也耶彼即非彼無我之彼其所不知者是也
不知之知謂之天倪和之以天倪因其是而是之無
所為是也因其然而然之無所為然也化聲者是非
之自無適有以至無窮者也惟照之以天而自辨彼
之則似復無辨是相待者若其不相待也曼衍其詞
以著書窮年凡終日言之不倦者皆不了義也即不

了是了了則是非分而辨起一免罔兩問景一段承上文所云待彼彼景之待夫又有待者景之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是真知止其所不知者矣通篇初以言擬之聲此以我譬之影聲不自聲而一聽於怒者之誰則有言而無言矣影不自景而一待夫又有所待者則有我而無我矣若執彼我是非之見豈非繫聲捕影者哉而終收之以一夢周蝶者蓋繫影俱無此之謂物化又安有物論之足齊哉○通篇以物論當齊末後只指一物字點出物化不但論者廢然即齊者亦瞿然自失矣

養生主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三一曰莊叟時無生之旨尚未西來老子之學流爲養生家言故立論訶之謂養生者須識取生之主○袁石公曰道家謂外其身而身存則內其身可以亡身釋氏曰無生則生本不待養貪生私生所以害之也儒者曰立命順受其正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脩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耳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

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殆已疲困之謂緣順也督中也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背脊貫頂爲督中脈也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經常也

郭註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猶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若以有限之分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緣督以爲經順中以爲常也夫養生非求

遏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疑獨云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夭皆所謂近名近刑之善惡非順性命之理者也○管見云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近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私爲於無爲夫爲善惡而近於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刑名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

話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性未有不中者雖以桀跖閔公是公非未有不心識其是非者中庸之中

論語謂之復禮詩書謂之天則過此則爲近名之善不及此則爲近刑之惡

又曰以有涯隨無涯極知之所至而以生從之此戕生之說也已而爲知者以隨者之爲非而更求其所爲知此養生家之說也戕生者殆養生者亦殆而已矣無非害吾生也緣督者順乎中道以爲經者安其常分也保身者不罹於刑戮全生者不戕於思慮與憂恤也養親者不犯難以貽父母憂也盡年者修短皆盡其所受不致中道夭也莊子之養生主孔孟子之順受其正所謂立命者是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踦音紀砉音鑫皮骨相離聲騞然聲大於砉也經首咸池樂章也郤間也窾空也肯著骨肉也綮猶結處也軱大骨也硎砥石也善刀善猶拭也）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至既適乎理又合音節也進乎技矣言所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也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

不以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
縱心而順理也○遊刃於空未有微礙技之妙也交
錯聚結爲族視爲止者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爲遲
徐其手也動刀甚微雜然已解得其空則用力少也
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善刀而藏之拭
而藏之也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呂吉甫曰每
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
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
矣○弋說云莊子用世之术蓋知錯節處未可輕試
於肯綮處方可下手事必有間可入方能成功無間

可入卽卧龍不足定三分之業也藏器於身者胸臆
有氣有宗有色吾意所至而人備焉意所不至而人
逆焉何其淺也莊生周末四顧無下手處只得卷而
藏焉○楊用脩曰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言鼓刀之音
節合拍也

〔詁〕曰因其固然以無厚入有間孟子所謂若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也見其難爲而怵然爲戒躡事理洞
悉必小心以行之所謂臨事而懼也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不輕試其鋒也所以用
世卽所以養生

〔又〕曰莊子養生卽在人情世法中凡事不可爲而勞
神苦形以爲之皆害生之道也留侯楚秦滅項以成
漢業皆因利乘便順其自然未嘗預有定計勉強圖
成者得其間也功成之後遂稱病不起可謂善刀而
藏者矣若武侯先有三分成局在其胸中而志卒不
遂至於食少事煩勞瘁以死蓋旣不得其間終亦遂
不能藏其去留侯所爲養生者遠矣策士之中蒯成
君得應侯之間而取相位數月卽謝病以去陸大夫
得曲逆之間使交驩絳侯卒以安劉而翱翔公卿間
名位不盛皆可謂善刀之藏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
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
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
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公文姓軒名宋人也 介偏刖之名蘄求也）
郭註介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
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
有與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
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
也全其自然而已○陶石簣云十步方一啄百步方
一飲防患周愼豈期畜樊中哉雖王不善也何者

心順物乎○驚刖從形骸起見也右師曠然澹蕩安
於所遇之假當曰天使獨曰人有與言無損於我之
本來面目也
詁曰牛本全也庖丁不見其全足已獨也右師不知
其獨其知見皆超於形骸之外所養者止養此耳
又曰公文軒見右師而驚[illegible]其足刖而神完也天與
人與訶右師之忘[illegible]自適也右師惟一順乎天
故安之若故以爲[illegible]實[illegible]一存人皆有與之
見則見獨而不能[illegible]所得在形骸之外也
彼囿於形骸者[illegible]樊籠神雖王而不善

形骸累之也忘其[illegible]所以養生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illegible]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
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
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
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
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蘄與[illegible]
郭註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則性命
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口義云帝者天也知天
理之自然則天亦不能以生死係著我矣故曰帝之
縣解○劉槩云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屢移者
也古之至人所以軾營魄而視形骸爲逆旅者以此
況肯仞形而喪其尊形者乎○筆乘云佛典言火傳
於薪猶神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人見
形朽便謂神喪猶覩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
乎然含生趨生猶[illegible]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多
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躍金不
出於爐浮漚必還之[illegible]無死生一也前言生

之當養此言死生[illegible]哉知死生之一者乃
爲善養生者耳○[illegible]庖丁言養生之理極矣
又推到未嘗有死生方爲拔本之論以結主字之窾
詁曰指窮於爲薪其所窮者薪也所謂有涯之生也
然後知公文軒所見之右師秦失所弔之老聃皆右
師老聃之薪耳昔庾太尉來帶以禮翟道淵道淵曰
使君布徽其枯木朽株耳即是此義
又云指窮於爲薪言指此薪是火薪既盡而所指窮
矣而火固在也火附薪以傳薪盡而火不知薪自盡
而火自傳也

總註曰莊子齊生死者也此篇乃闢長生之說而言
養生主養其生之主也生之主其所以生者也生之
有知也猶薪之有火也薪有盡而火無窮生有涯而
知無涯今欲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而求其長生
不死凝妄貪著無所不至徒足以戕其生殆已既死
之後其爲知者展轉於生死之界而不能出亦殆而
已矣所謂養生之說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
督以爲經如是而已論人性之本然固無善惡今敢
言吾無善可爲乎凡近乎名者善不可爲也敢言吾
所爲無惡乎凡近乎刑者惡不可爲也緣督而名刑

俱遠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皆盡諸此矣庖丁解牛一
段蓋緣督以爲經之旨也督爲人身之中脈緣督者
循是脈以求之諸脈皆次第可循也夫吾固有所爲
督者苟能緣之雖萬慮紛紜其中各有自然之條理
井井可按如庖丁解牛依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
固然而已以無厚入有間惟得其間故刃可遊遊之
而恢恢有餘地而刃不傷世未有無間而可入者知
者行其所無事行乎其間也又曰每至於族吾見其
難爲又曰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夫於天下之事務
既已表裏盡徹及其臨事又小心以將之事已[illegible]

其鋒不輕以示人以此用世猶有犯難而行者乎故
曰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言能因其固然而善藏其
用也右師亡其足而有尊足者在固遺形骸以養生
者也此於爲惡無近刑又進一解矣所惡於惡惡其
近於刑也苟不近於刑如王駘申徒嘉皆不得以刑
人目之皆可爲善養生也近於刑雖不刑猶刑也形
雖完而爲身世所係累正如澤雉之處樊籠神雖王
而不善神有刑之者也老子死必有其不死者也秦
失弔之三號而出固知其縣之解矣而哭者不能自
已情之爲也夫情有自然之節過者爲遁天倍情哀

樂皆所以戕生故謂之遁天之刑爲惡近刑此又其
一端矣帝即生之主也尊而奉之曰主稟其節制焉
曰督原其受之於天曰帝懸者誰自有以係之也苟
不得其養雖死猶不解是猶薪已窮矣而火不傳有
與薪俱盡耳故曰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其養生主之要旨乎世之言長生
者皆祖老子而今述老子之死秦失三號則長生之
謬不言而自見矣此莊子爲老子洗冤所以尊老子
也

人間世

郭註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之
異宜惟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而不爲其
累也○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
世間○三一曰莊叟以無爲自然爲宗以逍遙
爲趣獨不欲幻視人間世必曲盡其情僞使免
蹈坑塹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至密也○弋說
曰人間世見世之不屬於我也處世者還就人
間而調適之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

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
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
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
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
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
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
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
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
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
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
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
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
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
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

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
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
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
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
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
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
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
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
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
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

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
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
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
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澤若蕉其澤如見芟夷言野無青草也死者以國量乎澤積尸乎澤以澤爲量也一云若蕉則民如草菅也衛與蕉同一作衛死而無後爲厲
郭註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
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與善也名知
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
知而後行可盡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
耳回之德信與其不爭彼所未達而強欲以仁義準

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暴君若叢枝
胥敖有扈非徒恣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貪欲惜名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化故與衆攻之而回
欲往化以道哉○劉須溪曰而目將熒之色將平之
兩語極一時流遁之狀此時方恍然失其爲我方遷
就求退之不能況暇與之辯口將營之欲出口而不
能經營脣吻間正是若處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
俯仰固已屈矣心且成之若且放過爲後圖也皆人
情展轉所必至者○筆乘云詔告也汝惟無告王公
則已言則必且乘人而鬬其捷云云皆指顏子也

〔詁〕曰未達人氣未達人心與下文達之入於無疵達
字同義人氣有乍接而即相孚者人心有一語而即
恰當者皆妙有以達之也
〔又〕云順始無窮言曰熒曰營時心且成之知難以力
爭不得不且順之也始既順之則彼益自是後難欲
復爭之難矣故曰無窮○充者有諸內也揚者見諸
外也以揚爲充本無有而自以爲有也孔揚揚之甚
也采色不定旃不善而著善之態也居然自是常人
無以辨其非戚思以微言感之彼即先按其所感而
制之使不得發以求容與其心謂以此駕得意也日

漸之德謂中才之主師傅朝夕講論以誘進其一知
半見中拒如此然且不成況大德乎而欲以一旦成
之邪○政法而不諜諜者能得敵人之要領而不使
敵知政與法則衆著也是良庖族庖之刀非以無厚
入有間之刀也用政法故太多諜則所用無多耳○
成而上比謂我既言之成理必上合於古人稱述先
王稱古爲訓其言雖皆教讁之實深切時主然非吾
之言而古人之言也庶幾言之無罪而聽之足以戒
乎○師心者言皆涉於有心未能化物也下文專教
以齋心之學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

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韓天自然也揚雄云愼脩所志守彼天符吉性與天合如符券然也大抵天然中節謂之符闋音缺虛也曲終也宅舍門堂室爲一也

郭註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者謂去多端而獨任也○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者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可而止辟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任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不得已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則幾矣○爲人使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爲天使自然之報細故難僞○陳詳道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陶不貸

云飛不以翼行不以地者無己也若有己則有挾以輸人多矣雜矣端而虛則不虛勉而一則不一此絕迹不行非行而不行者也顏子初有見於虛未知所以虛故以心齋進之○又曰回之未始得使爲人使也得使之爲天使也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無也若以止爲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坐而馳耳此絕迹者也非不行於地者也○筆乘曰爲天使爲人使與未始得使得使之也相應回之未始得使爲人使也故有回得使之也爲天使也故未始有回○夫知不以知如人之行不以步

烏之飛不以翼天使之也此所謂虛也室虛白生心虛道集非有吉祥而吉祥莫大是矣夫且不止是謂坐馳蓋六心自止而橫執以爲不止是猶馬伏櫪而意騖千里卽拱默山林祇增其棲耳耳目內通則無聞見知於心知則無思爲如此斯可以言虛而鬼神來舍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也

詁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虛者非氣也惟虛而後氣有以待物人之生也以氣自有心而氣一滯於心矣虛則隨感隨應一切持行運動皆氣爲之無所容心焉謂之待物者物來順應自然而然也囘闕心齋

之說而謂得使之也氣使之也其初未始得使心使之也以心使是爲人使以氣使是謂天使

又曰入其樊謂世界一樊也人無所逃焉爲其所得爲而不必有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本無心於鳴也門者六根也無門無毒諸皆害虛之具以此身爲旅舍不得已而寓焉宅且是假何有於門哉絕迹者不行也無行地者行而無行之迹蓋無心於行者也是爲無翼之飛無知之知虛而已虛則明猶虛室之生白也吉祥者幾之先見者也惟虛者能見之然世固有靜極生慧慧而成狂者矣介如石焉不爲幾動故

曰止止夫且不止則先計後謀事未行而神已馳矣徇耳目內通則不必隆聽聰則視聽如故而心知不起也○又曰內通者耳目相通目可聽耳可視也故德充符云不知耳目之所宜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旣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

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劉須溪曰寡不道以權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使成就無後悔者也○又云葉公之憂在利害夫子以生死決之從根本下鍼君親一念豈以如臨於上而後肅分亦自事其心耳所謂神明其德即心是帝至聖至明瞞昧他不得無可奈何非哀痛之語也其自決如此○筆乘云事心則身忘身忘而哀樂無所措矣

惡能施乎其前哉故卒之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惡死悅生惡死即所謂哀樂者也○唐荊川云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口義云相靡相順也信有物以爲信驗如符節之類

〔詁〕曰凡事之本末委曲謂之情必講求得當而事始以濟未至乎事之情言初任此事尚未及乎其情也夫子勉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置生死於度外則事情無有不透而行之無有瞻顧矣故下文曰莫若爲致命決定此志然後可以任事○溢言者非常情之言也言過乎情者常失其實也以常情準之而溢者見矣

且以巧闘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以巧闘力者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則不復循理也以禮飲酒者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湛湎已甚則放佚縱橫無所不至也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無遷令者傳彼實也無勸成者任其自然也○劉須溪云氣息茀然並生心厲未死之間未有不極而圖反也○此段似於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筆乘云夫傳兩喜兩怒之言而不致溢者凡以善終之難不得不謹其始耳

鬬力者始陽卒陰飲酒者始治卒亂則知人之相與始於信卒於鄙事之在人始於細卒於大者其必至也

註曰言者風波也水本無波由風而生世本無事由言而起言本虛言以爲行即是實而得失利害從焉故爲實喪風波未有定故曰易以動實喪則干係重故曰易以危此極論言之之難也今以好始以忿終者皆由於言也有巧言者言甚公而意有所私謂之偏辭有亢言者如毛遂之對楚王與藺相如之對秦王皆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者道兩者之言不同而

皆足以生敵國之忌故曰茲生心厲剋核太至謂其言之已盡也彼雖無以相加而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吾尚不知其然則其好之不終可知矣遷令勸成祇取目前苟就如是則美成少而惡成多豈不殆哉乘物遊心物來泛應於心了不係屬也既已受君之命遺棄一切惟以不得已之義命自安而已謂之養中養者言無以動其中也人臣報君豈必有作以報哉託不得已以養中乃所以致命也臣之報君固莫難於致命矣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䖟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天殺如天生刻薄人也副墨讀如等殺之殺町畦疆界也無崖無稜嵴也僕僕御也無疵乃疵

郭註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也若遂與同則是與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自顯其和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矣○爲其殺之之怒也恐

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爲其決之之怒也方使虛[illegible]
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
所以怒而順之也○呂吉甫云達之入於無疵因其
性之所有而通之因機點化如齊宣王好勇好貨而
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補註云虎至暴而順之則
馴馬至馴而驚之則暴與人處不審幾不量力欲以
有方救其無方則螳螂之怒臂當轍耳○晁迥曰以
簡傲爲高諂諛爲禮刻薄爲聰明闒茸爲寬大胥失
之矣人間世提出戒愼正身而世反以放達宗𡙡何
也○陶石簣云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此專對之祕

密旨時其飢飽達其怒心此止健之祕密法也精於
世故之語○譚友夏曰至人處物如處英雄心苦意
折不爲忘身二字增長粗直○浪杖人曰養馬正如
保赤子心誠求之若不得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
之道其不爲缺銜毀首碎胷者幾希方知絜矩之道
非止愼獨一橛其中有予有奪能殺能活如神禹下
車而泣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可以思矣
[詁]曰其要在正汝身三字身正矣又苦其形不就而
心不和惟就與和然後人樂與處而可以施諫之教
就則前所謂達人氣和則達人心也就者使之可[illegible]

而入則爲所狎矣和有潛移默化之機而出則爲其
所覺矣達之入於無疵因而利導之如禹之治水行
所無事而可以殺其奔狂雖虎亦可馴也然且必戒
之愼之毋自伐其美雖相習已久尚未可恃也如愛
馬者所以愛之至矣御者拊之亦愛也而不時則有
缺毀之患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
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
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
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
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
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
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余以文木邪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
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
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
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

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液津液也樠謂脂出樠樠然也診占夢也

郭註幾死乃今得之言數脾睨己者惟今匠石明之耳○趣取無用弟子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匠石謂社自來寄耳非木求之爲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也木自以無用爲用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也所保與衆異者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也

詁曰趣取促取也言木急求無用而爲社則猶有用也不知己者詬厲即弟子爲社之說是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軸解木紋旋散也病酒曰酲杙所以繫狙者麗屋棟梁也當作欐高名即高明大家也棺之全一邊謂樿傍解祭祀解賽也言解罪求福也適河沉人於河祭也古者天子春有解祠

郭註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夫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劉禹錫因論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其生則神櫟賢惟埴所

以宮何膠於域也

詁曰藾樹蔭千乘在下隱而不見託芘於其枝葉也所藾所以爲藾者樹枝葉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

其德也○衙本曰齊與臍同傴者不見其頤隱於臍
脩也肩高於頂頭低而肩高也食撮即臺笠緇撮之
撮會合其髮而撮爲髻古者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
言指天也管腧也言五藏之腧皆在上也兩髀爲脇
脊在髀裏故以兩髀爲脇也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
也鼓筴播精以筮龜兆也
〔詁〕曰兩樹皆以不材終其天年而疏用支離以養其
身此所爲材與不材之間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
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
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
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楚狂接輿名陸通迷陽棘草一云蔽也蔽生蒙翳能迷陽明之路朱子以爲薇蕨東坡以薇爲大巢菜
林疑獨曰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
能滅其迹迷陽自晦其明無傷吾全生之行郤曲退
步曲全無傷吾可行之足○劉叔尊曰散木見夢於
匠石無情能爲有情之語衰鳳作歌於接輿懷德而

爲懷刑之畏世衰道降如彼草木禽魚皆從刀劍鋒
中全身遠害可爲寒心
〔詁〕曰人間世福輕於羽但僅免刑焉即已爲福而人
莫之知載言不能承受也禍重於地臨人以德即已
爲禍而人莫之知避言自尋死路也是故息影不若
藏形避禍不若避名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之用盡人間世爲阬阱莊子雖精於所以用究竟決
意於不用而已
袁中郎曰堯無我故能因三苗禹無我故能因江河
泰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

菩薩諸根今夫父母之育嬰也揆其飢飽逆其寒暑
啼者令嘻嗔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語皆
能識而何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遇風十百人一心
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
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
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
〔總詁〕莊子涉世之學略見於養生篇此篇借顏回子
高顏闔以明臣子之分義守身效職之難其以處人
間世之道備矣而繼以櫟社商丘之木及支離疏三
種無用之用終以接輿之歌見人間世處處畏途雖

能用不如無用之爲妙也一諫一使一傅亦臣子分
盡之職自莊子言之皆有甚難者非明體達用不足
以勝任而菑害而其大要則在於正己以悟物正己
之道夫子語顏回心齋之義盡矣其語子高曰乘物
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伯玉之語顏闔曰戒之愼
之正汝身哉與聖賢致主澤民皆本之正心誠意之
學無以異也養生主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名
即刑之階也貢子之言[illegible]
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於暴人之前而己有其美也
曰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回欲以端而[illegible]

勉而一者感之以內直而外曲上比者悟之[illegible]
子以爲皆師心也師心者有心也有心即名根也[illegible]
教之以心齋心齋則虛虛則無心矣至於無心乃進
之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甚矣名心之難盡也入則
鳴不入則已不必鳴不必不鳴機緣相適不得已而
應之此之謂不絕迹而無迹不爲人使而爲天使無
翼而飛無知而知虛之至也虛之至者徇耳目內通
而外於心知所謂寓六骸象耳目以此入世然後
可以無名然後可以逃刑葉公子高之使楚一事耳
夫子告之以君親之大戒而勗以義命自安要之[illegible]

一言曰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則知君親之[illegible]
固非以爲名也知其不得已而生死空置於度外矣
故終之以莫若爲致命惟能託不得已以養中乃能
致命也若伯玉語顏闔爲傅之道盡乎達之入於無
疵一語此即孟子引君當道之指也形就心和庶人
以勝任而猶恐積伐而美者以犯之亦惡有其名也
三段盡莊子用世之學而終引山木支離以示不用
者世不可用也故結以接輿之歌曰當今之世僅免
刑焉逃刑不如逃名逍遙篇曰無所可用安所困苦
哉此逃名之實義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莫知無用

之用也○吾嘗謂莊子深於易易有潛有亢惟其時
也當潛不安有亢之事猶當亢不安存潛之心而世
以潛時明哲保身之道用之於亢時爲全軀保妻子
之計皆莊子之罪人矣若莊子適當其潛者也觀其
述仲尼伯玉敎臣子之至論使爲世用吾知其必有
致命遂志之忠爲其於君親義命之際所見甚明耳

德充符

郭註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
而遺其形體也○補註云符者言德充於內自
徵於外非形所能爲損益非知所能爲隱顯○
王虞舟曰孟子言充實之美莊子曰充實不可
以已此集虛充實一貫之義也忘形乃充踐形
之實踐形乃充忘形之虛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
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
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

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
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
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
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
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
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
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
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

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
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
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
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
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
事乎兀與刖同古聲轉耳登假假字音遐列子穆王篇登假字讀同遐可證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無形而心成怪其形
殘而心乃充足也審乎無假者明性命之固當也不
與物遷者任物之自遷也命物之化者以化爲命而

無乖迕也守其宗者不離至當之極也物視其所一
而不見其喪言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
無物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
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
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
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觀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
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
遺土矣○寓六骸所謂逆旅也象耳目人用耳目亦
用耳目非須耳目也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
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

嘗死也○呂吉甫云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
不能行故寓言於王駘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
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
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
表裏而已常季謂之中分亦有見乎○人惟不能自
其同者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自其同者視之則耳目
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所喪也○劉須溪
云不與之遺遺外也無假無所待也坐視萬物之變
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疑獨云
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

寓六骸者寄而若容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而不
爲物試心存而不與形借制令在內而不在外所以
能擇日登假也○通義云得其常心言初見此心時
如遊子歸家既到家乃知是固有之業也○荊川云
知即心心即常心常心者不與物遷者也常季祇知
常爲常不知天地之墜死生之變此心未始不常也
○汪扶光曰世人看王兀者忽見孔子曰某將以爲
師則降心而呼曰王先生摹寫世情甚妙
[誥]曰莊子以無心無知爲宗此云一知之所知而心
未嘗死蓋知盡而後有知心死而始得不死宗門所

謂絕後重甦也擇日登假是去來自由
[又]曰不論不議虛往實歸所謂目擊而道存也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無假者中庸之所謂誠也命物之
化即知天地之化育也守其宗即立天下之大本也
大本者天地萬物所共者也天地萬物有時而變而
大本未嘗少變守其宗者同物我齊生死視形骸皆
假借之物而況計較其完虧乎故曰不知耳目之所
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和者無彼此得喪之分別也常
季亦知此心爲盡人所有之常心而駘獨得之特以
爲己而已無以爲人而人何以歸之不知成己者所

以成物也物有常心而喪之不知止也得一止者以
爲鑑則皆知所止矣故曰能止衆止如松柏之獨自
青青舜之獨正豈有心於正物哉幸能正生即以正
衆生也其能止衆生者誠之至也所謂無假者是也
而又異其稱爲保始保始者初終不渝一誠而已誠
久則徵以勇士不懼之實觀之而益信死生之不得
與之變也勇士求名雄入於九軍且死生不變者一
誠爲之已故曰不懼之實而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者乎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此所以爲宗也○又
曰聖人贊王駘直從兀上生論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
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
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
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
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
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
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
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
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

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
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
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
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
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乃稱（彀中言羿彀之所直乃必中之地故曰中地子無乃猶言我已知子不必更言也）
郭註夫利害相攻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
同波皆游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
未免於中也則中與不中惟在命耳○劉須溪云自
狀其過從刖足胃然而起兩語窮極人情人人自言
吾無罪不當亡未有肯自言其罪不當存者○林希
逸云自狀過不狀過知不可奈何是三等人不說不
怒怒而入見德入則忘之情詞眞實○譚友夏云先
生之門壓倒貴倨人無倚傍處笑是惡俗怒是褊心
至人自責責物全無遮蓋
【詁】曰至人外形骸者也遊於其內乃所以外之也索
之於外則見不出於形骸而已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患
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

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
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
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
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
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
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
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
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仲尼非不冥也顧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

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
終不免於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景響也影響者
形聲之桎梏也
〔詁〕曰無趾之譏議聖人祇以其初見斥其不謹以犯
患也既出復贊其能務學以補前行之惡此儒者之
禮教而彼之所視爲桎梏者也以死生爲一條則犯
患何所害以可不可爲一貫則前行之惡何足補乎
故不自以爲刑而反以聖人爲天刑天刑即桎梏是
也
〔又〕曰賓賓學子言聖人學禮於老聃也聖人所謂無

趾不謹亦不謹於禮也無趾以禮爲桎梏定矣而謂
學禮者以諔詭幻怪之名聞此足異耳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
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
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
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
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
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
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

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
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
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
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
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
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
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
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
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
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
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
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
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　它即駝言駝背可哀駝其名也設爲此名

郭註雌雄合乎前者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
羣入鳥不亂行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則才德去矣
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亡則雖
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其形者才德是也
○循本曰日夜無郤言死生貧富諸事之變雖日夜
相代乎前吾使之無罅隙可入視之如一而混然與
物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夏秋冬但見其爲春耳
因春字故生下時字言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
吾心也○劉須溪云自死生至寒暑略舉其類而不
可堪者盡是矣兌卽老氏塞其兌之兌又謂兌如醫家脫證所

謂日夜無隙正謂此也下時字卽上春字接者未嘗
斷之乃因之而有得如物過其手其視境緣欣厭不
存於心而心之所存自有生意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此亦德之至矣在莊子祇喚作才全○筆乘云望如
月望之望滿也和而不倡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
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祿位才貌舉無之而致雌
雄交歸非使物係而物自係之也○才卽孟子降才
之才也才未全者率喜於自衒才全則德內足矣奚
形之有○水停而平則萬物準之平則內保停則外
不蕩也○譚友夏曰成和之脩物不能離如養丹畜

火常令胸中平平如水停之盛不形之德始名全德
註曰齊物論十二情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一切妄想當由心造故曰莫知所萌此篇十六境日
夜相代乎前而不能規乎其始一切妄緣皆有命行
故曰莫規乎始夫此十六境者非有一定之數與時
變遷而皆命之所爲故曰事之變命之行也○和豫
通言通體是和也兌於易爲口爲毀折有漏義也不
失於兌是爲無漏有漏卽郤開矣無郤則無時非春
猶四時接續無少間斷也時有春夏秋冬心惟一春
而已心一春則時與皆春故曰生時於心惟其無郤

是爲才全才全者德之盛也才全而不形是爲德不
形水以停而平德之不形猶水停之平內保之而外
不蕩是以物不見德而終不能離其斯以爲至德乎
又曰雌雄合於前有本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
說旬謂如海鷗忘機鴉就掌食者按上文有丈夫與
處不能去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應指男女皆歸
心也○古喪車用翣翣者飾武之具戰死而資以武
具猶資刖者以屨無所用之也○禮三年之喪與新
有婚期年不使役此止於外不得復使是將娶之時
養其形貌以悅見儇與不爪翦不穿耳以爲天子之

御同義皆欲其形全也此篇主於全德而遺形而此
一段又以形全況德全莊子文法無所拘忌固如是
○古人才德二字通稱如皋陶所言九德皆才也舜
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才全而德不形即德全而
不形也○情有喜怒哀樂發惟一樂時有春夏秋冬
豈字皆春春者和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和
故雖有喜怒與哀而其樂不改雖有夏秋與冬而無
非春意一息不和則靈府有物間之而德不全矣曰
德者成和之脩言其全乎和也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
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
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
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
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
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

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
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
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闉跂者跂而守城門者無脤無脚根但跂而行
也一云無脤無脣也甕㼜大癭頂瘤者也脰頸也周禮
梓人云數目顅脰註長脰貌肩肩與韻同肩肩細長也
郭抃德者世之所不忘者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
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人
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嬰
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

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
以制之哉○陳碧虛曰聖人遊於忘形忘德之外雖
日用德而不自矜故膠孽等事無由以萌不謀利害
四事皆天然而養者也蛣蜣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
知也雲龍風虎松柏女蘿不斵之膠也禽獸林藪魚
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貨之商
也此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如木雞矣
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竅無
殊者天與之也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嗜慾而自
生耳○副墨云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己若忘則

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己若不忘
則必有矜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是
誠忘也聖人誠忘其所不忘者其心有所遊也○雪
浪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
世相道與之貌則殘形皆可踐形無人之情則曼衍
若書皆可陶情須知回互勿競一往○陶石簣云知
約德工聖人所遊耳當時則用過則舍之
詁曰知約德工四者聖人何嘗不用特不似世人以
之爲孽爲膠爲接爲商耳故謂聖人有所遊遊者虛
而無著過而不留一切任天以動故曰天鬻天鬻天

食也聖人既受食於天又烏用人然而無以異於人
也人食亦食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道本無貌
而所以爲貌者道也天本無形而所以爲形者天也
惟循道任天而後謂之踐形能踐形則又不必形之
具矣

又曰是非不得於身言於一身之中求其是非而不
可得況身以外乎無是非則無所好惡於其間好惡
者情之爲也無情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道即天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氣也道與天所以爲氣者之號名也○鬻養也鶵鶵

詩曰鬻子之閔斯鬻鬻同義

總詁德充符充者暢滿之義符者見於外者也德既
暢滿則見於外者亦無不暢滿不在於形之全不全
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眞能
踐者形所足者足之形所不足者亦足之德充之謂
也不能踐雖如惠子之選形亦虛有其形耳形以內
消亡盡矣此篇義凡三進王駘申徒嘉無趾三段言
德全而形可不全也哀駘它才全而德不形此言德
全之人不必見德而人自見也末後一段則言德之
所以全者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不以日益能全而以

日損能全也王駘之所以爲物歸者在審乎無假而
不與物遷無假即下文之所謂係始吾儒之所謂誠
也誠之至者死生不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誠守之也夫且不知耳目之所
遺況形骸之偶缺乎彼其視形骸耳目皆可有可無
也物視之亦以爲可有可無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
不見其所喪一者誠也誠之至者死生所不能變即
以勇士一人能雄入於九軍而不顧生死惟其不懼
之實也實者誠也係始之徵言此亦其可驗者矣誠
至則情識俱盡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此所爲無

知之知也中徒嘉言遊於形骸之內無趾之謂有尊
足者存皆是物也無趾之不以己之兀爲刑乃以名
聞爲聖人之桎梏而曰天刑之明刑不在形而在德
矣孔子言哀駘它才全而德不形哀公聞德不形之
說訢然以孔子爲德友蓋孔子因哀公之問而泛論
至人之德非指哀駘它也夫才全而德不形卽德全
而不形也孔子自述樂在其中顏子亦曰不改其樂
豈眞有一事以樂之哉蓋於人世事變無足以係累
其心斯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此卽所謂樂也使日夜
無郤而與物爲春卽無終食之間違仁也接而生時

於心者四時之氣皆備而春意未嘗有斷續春者和
也故曰德者成和之脩言全乎和也於是始爲德全
內保之而外不蕩不使人見有德也古德云脩行無
力爲鬼神所窺懼其形也德有所長則形有所忘徒
求於形而不求所以踐形是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
不忘此謂誠忘聖人有所遊與天遊也而以知爲孽
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四者皆人之所以益生而天
之本無者也德之本有者而忘之與本無者而益之
其爲害德一也聖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因其自然
而不益生不益生斯自然之德全矣若惠子之學外

其神勞其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而思以堅白鳴
是皆求益乎生者也生日益則自然者日損而德不
足德不足則形不充夫惠子爲天選之形形非不全
也而無以充也天選子之形不如形殘者之能充之
也豈不悲哉

大宗師

郭註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〇王介甫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詁曰郭氏所謂無心者道也道即天也篇首分天人二種猶中庸之謂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及其至道一二[illegible]矣篇中又分天與命天所以統物命[illegible]者也知天者超於命先故不言命人[illegible]盡性以至於命而後爲知天也故終以[illegible]之語曰命矣夫以觀真人固爲第二流耳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真字六經不載即古貞字）

郭註知天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天者自然之謂也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則知出於不知矣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〇知之盛者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者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〇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不暮士則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暮以致之也直自合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自會非畏死也故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避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

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〇呂吉甫云不逆寡三句皆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真真人者體純素而無我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爲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爲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〇新傳云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爲之妙理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爲之極致此即老子無欲觀妙有欲觀徼之說也猶有患知天人之二不知

其一也達觀者知天人同出而異名庸詎知天之非
人乎人之非天乎○劉須溪云天之生言其甕靡緜
緜者養其所不知養字最妙癖其神識若無知然所
謂養也若又從所知上推去窮極老亦不足而天繼
之矣知有所待而後當如人用法遊所剖會故曰未
定在○逆者惡也逆寡猶嫌少也○李湘洲曰非知
之爲患而有知之爲患所謂無知者非木石也只是
理窮性盡則見謝解忘○不逆寡不知其寡而逆之
也不雄成不知其成而雄之也不謨士不知其爲士
而慕之也○王陽明云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

不知不覺則遂淪埋又云下學即是上達三一曰達
矣而下學所以養其上達也○王龍溪曰見在可知
者行著習察還其知之不可模糊其不可知者絛玄
去智還其不知不可兜攪以上數則皆以所知養其
所不知妙釋
詁曰離人無天離天無以爲人中庸知人不可以不
知天天在人事中也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
知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也養者不必求所以不
知者而知之但盡其知之所知而所不知者固在於
是矣不期然而然之爲養

又曰天而生即生而知之者上也以知養不知知之
次也知之盛謂非聰明意見之知也當者當乎知之
所不知也養之至而後得當故曰必有所待待者所
以養也悠優涵濡俟其自得之也天人之際分別甚
微毫釐千里故曰有患天生眞人知即不知無所待
也是爲眞知不逆寡以下皆言眞人之知一因自然
故能登假於道若此是不知之知也人而天者也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
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
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

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
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
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郭註寢而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
理當食耳○不知悅生惡死者與化爲體不訢不距
泰然而任之也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
而猶復探求其死後哉○呂吉甫曰踵者氣之元息
之所自起身以息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皆以其至
下言之○嗌言若哇失其守也其天機淺物觸則發
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愛生而求其生之所始

畏死而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於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肇乘云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則不忘其所始矣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所終矣心捐道者心一有所變卽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人助天者卽老子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也

【詁】曰此段專寫眞人之無思無慮因其自然而然未嘗以知之所知有爲於其間也是純任乎天而不參以人故曰不以人助天

【又】曰學道者謂心息相依使息常納於踵則心亦退

藏於密空靜而不妄動此制心之說也眞人心本不起故息自深深動靜如一非導引家守中之謂凡人屈之卽爭而不能忍引之卽動而不能制天機淺也天之動處非可槁滅者特深者攖之而自寧淺者觸之而輒發亦得之天者有淺深耳觀其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如上所稱皆言成德無所爲工夫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志字一作忘頯樸貌尸子云箕子名胥餘比干名胥餘申徒狄殷人荀子載其負石沈河）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寂者雖行而無傷於靜也頯大樸之名似秋殺物非爲威也似春生物非爲仁也喜怒通四時言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與物宜者言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也○天時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

呂吉甫曰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惡之也澤萬世不爲愛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也異於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遺死生者役人也狐不偕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惟無所爲而爲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詁】曰此段總明眞人之純乎天而不雜以人承上不以人助天而申明之也樂通物以下皆屬有心爲之而成非任天者矣

【又】曰喜怒通四時四時有生有殺不惟生與物宜殺

亦與物空故曰與物有空而莫知其極若祇生空而殺不空則其空有極矣○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方是亡身之眞茲世所號爲聖賢仁人君子者是也狐不偕一流特其亡身之可據者耳自眞人視之皆爲役人而已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

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

郭註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爲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陳詳道云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疏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不圜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非實而非滅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

畜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厲乎謷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悗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眞人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爲本而已矣南華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弅之丘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眞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眞以爲勤行者是視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譚友夏云禮刑顚倒一用先王用刑制禮初心破此老識破矣○藥地曰滀淵停蓄與乎止我德者正容悟物也悗順也目擊道存也似世似世法之厲責也連閉者連環巧閉也○此形容眞

人之大機大用也妙在說眞人似庸陋人處入泥入水祕實顯權正於似處描寫

〔詁〕曰此段言眞人應世之迹與俗無異而皆出於天不出於人卽刑禮知德世所謂治天下之具無不用之特此以人爲而彼以天爲也○以知爲時者時至而事起本無知也以德爲循者循其固然未嘗以爲德也此一句總承上文見眞人之德不假人爲自然而然所謂天而生也卽人事盡者亦可以至猶登山者足能勤行皆能至之而人亦以眞人爲勤行耳不知其皆天也

又曰王治先禮而後刑以刑翼禮也此則先刑而後禮反以禮翼刑莊子以禮樂刑法皆應世之粗迹等迹耳刑與禮無別而用之則刑更切於禮故曰以刑爲體以禮爲翼體者猶言爲之主也非斬斷不足以立法因其畏也故曰綽乎其殺也翼者以之相輔也非等威不足以定民因其習也故曰所以行於世也是以後世稱申韓刑名之學皆原於老莊張文潛言老莊清靜無爲遣去情累而末流爲智術刑名何哉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

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張子此語猶言其後之所必至若此段則莊子學問本如此矣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眞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我我者人也眞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也○涸魚之喩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生死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耶○呂吉甫云一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爲徒退藏乎密也其不

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新傳曰眞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眞人抱一不一所以一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爲徒抱一而一本無異同故曰與人爲徒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爲之應而心實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爲是則何以與人爲徒哉○副墨曰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不惡死之故好卽悅也不好卽惡也所以不好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卽天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兩忘而化於道所謂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付之兩忘至於生死大變亦兩忘之蓋

生死雖不一而其一者未嘗不一也

【詁】曰知之所知不一而知之所不知者無弗一也好之弗好之所爲一者未嘗有異其一也自然而然與天爲徒純乎天者也其不一而一也學而至焉與人爲徒盡乎人者也眞人不忘天亦不廢人故曰天與人不相勝○天者統物之稱命則賦於物者也卓者天之所以爲天眞者人之所以爲人即所以爲天者是也語有詳略

【又】曰此段言眞人無生死先分四種立論人世所好莫有甚於生者其好之衆人也而有厭生而樂死嘗

其弗好之畸人也其一也一亦無生死眞人也其不一也一一視生死女偊以下諸人也雖有天人之分而總之無益損乎其一天人不相勝同歸於天而已而以天而生不以人助者爲眞人○命由於天而受於人故命有生死而天無生死猶夜旦耳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言物情皆以天與命非人所能與也特彼所尊者天不知有爲[illegible]天之所以爲天也其在於人即眞君是也生死萬變而此眞君未嘗少變則生死何弗一乎生死本一則不如出人生死必求所以脫離猶魚欲離于水以處於陸而不能相忘於江湖也安見脫離者爲是而出入者爲非是非兩忘則無不一矣故曰兩忘而化其道是并忘其一也一即道也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

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大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故無內外無生死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

○江遹曰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脉者潛移於造
化但覩己形之成迹不知造化之默運於物之成而
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伏矣於物之虧而歎其虧
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太玄言月缺其東不知開明
於西蓋言大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管見曰藏
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
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惟其無所藏故
物不得遯而皆存○浪杖人曰四箇我字可悲可痛
自己七尺憑造化驅之全然作不得主有道者我載
造化不靠造化載我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拈來便用

何勞之有不知老之將至逸箇甚麼不說斷滅相曰
日萬年息箇甚麼是以復有藏舟之喻
詁曰此段言生死必不能無惟善生善死者卽爲無
生無死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則生死一而好
惡齊故老少始終無有不善也卽此便是中庸素其
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又曰凡有所藏者惡其遯也而不得所遯安所藏乎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生生死死一息不停只此
天下耳出此入彼安得所遯乎惟不得所遯而後無
藏而無不藏此謂以天下藏天下○特犯人之形而

喜之喜其形也形聽諸化化又有所待則知之所不
知是也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也謂之一化
言無有分別揀擇也○大塊載我以形必有無形者
以形載之而出生老死皆形也無形者無生老死亦
不受勞佚息者也有形者有遯無形者無所遯惟無
所遯故一聽之自然之化聖人遊焉而皆存言無分
別心也將者以今度之耳釋氏謂從衆生異類中行
卽是此旨○前云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則知夭
亦須善也夭亦其天年不善夭者皆爲中道之夭而
非天年之終也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
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
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
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
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
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豨韋卽豕韋顓頊大彭之後夏封於豕韋𥚃斗言斗運四維也堪坏一作堪坯崑崙神名堪輿家言崑崙作神是也馮夷水神穆王傳作無夷山海經作氷夷淮南子作馮遲肩吾泰山神名禺強北海神名爾雅西至於王母是國名穆傳西王母其國君也山海經言西王母戴勝虎齒有尾

郭註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不生之生也夫道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上下無不格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不得謂老也自豨韋氏得之至比列星言得之於道所以明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呂吉甫云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也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

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神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爲太極也○筆乘云有情有信自有以觀其徼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卽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爻則氣者母也

詁曰道字承上兩忘而化其道來極言道之無所不在天地山川神鬼聖賢無非此道所爲道卽知之所不知者是也是爲大宗師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illegible]皆所造其理則自古以固存者矣

又曰無爲無形卽在有情有信中有無動靜不相離也萬物皆本於天天豈有以與物哉聽物之自爲而已故曰自本自根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任川流之不息而所爲敦化者未嘗少動故曰自古以固存鬼者造化之迹也帝者帝出乎震之帝也鬼帝之所以神天地之所以生皆道爲之也○太極太字當作六字易言三極又曰兼三才而兩之陰陽之數盡於十二陽六陰六故曰六極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總結上文非專承西王母一語也彭祖傳說又因當時之所尊稱者指以相示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

[illegible]

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
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
之疑始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玄冥淡沉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

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然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遺生
則不惡死故所遇而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
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無古
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

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
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天與
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物縈而獨不縈則
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自然之理有積
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七重而襟
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呂吉甫曰有聖人
之才者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道以體之爲正文
墨所論者乃其副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
聶許以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
則無亦不立疑其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
也○循本曰朝徹一朝而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
副墨曰上既言得道此言道不易聞不易傳也天下
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物易
外生難外生者忘我也天下將迎成毀與接爲構一
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毀一心成之生滅憧憧其
有惡此者又欲撥而去之除生滅之心亦生滅也惡
能入於不生不死之鄉哉將迎成毀因其自至而我
無容心此則名爲攖寧謂於世棼擾擾之中而成大
定此則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求成
者同乎哉○副墨以下言道得之語言文字而領之

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唐荊川
云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即死死者未嘗死生生
者未嘗生

詁曰以上所言眞人皆知天之所爲天而生者也自
此以下乃言知人之所爲者女偊謂子葵非其人則
知人之所爲者必聖人也眞人不假聞知自然得道
聖人以知知道以聞聞道眞人無終無始聖人則有
終始而善終始眞人無生無死聖人則有生死而齊
生死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知之盛
也

又曰有聖人之才乃能行聖人之道夫有才而未聞
道者衆矣然而徒抱道以獨善其身亦非聖人之道
惟無其才也聖人之道未有忘天下者而學道自外
天下始以至於外物外生朝徹見獨無古今無生死
然後可以入世將迎成毀攖不失寧皆聖人所以爲
天下之道也如莊子之流甘於棄世誠亦自翳其才
耶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
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
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
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
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
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
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
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
久矣吾又何惡焉贅如贅瘤也跰𨇤病不能行貌拘拘攣曲之甚沴淩亂也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
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
處順謂之縣解○呂吉甫云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
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以無爲
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爲輪
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通義云首脊尻
只是首尾始終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念
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只所有豈
在七尺之軀哉

詁曰此於生死之際與眞人亦何以異所異者在先

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而與之友故爲知人之所爲者
也自足畸人一流

又曰其心閒而無事只爲識得破知得眞耳予因而
乘之豈更駕哉言從此遂去不用更揀擇留戀也只
是一因造化亦奈何他不得生死得失之際如此自
於患難得失之來一切如此安時處順蓋無所不因
也而聖人之學亦不外是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
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
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怛之也○人耳人耳惟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冶不能任其自化○呂吉甫云鼠蟲人之所甚賤

而氣形之散爲肝爲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特而問所至賤至惡者蓋以考子來之所安也成然寐蘧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爲之變也○管見曰鑄金之喻蓋慮常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偷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縈纏如踊冶之金亦祇以異而鏌鋣不可必得矣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何玄子曰自有好進者而知足知止稱焉有輕生者而養生稱焉有貪生而無生稱焉聖人當享其中冥升不息不驚愚而爲怪起居無異異則息也

詁曰陰陽於人不啻於父母則知人者氣之爲也此所知者也太極卽在二氣中知之所不知者也善吾生善吾死所以養之也

又曰又將奚以汝爲與此又字足知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𤴯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

氏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畸音羈侔猶齊等也

郭註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和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相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無愛爲於其間也○大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吾與汝共之言雖爲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己恆自在外也○呂吉甫云孔子盛稱方外之高而己遊方之內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所遊者跡所依者心也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劉須溪云前兩段罰疾一言死生之變一言死生之理至此弔死獨言所以不死者○陶石簣云泚沼

江湖皆水魚造水而已方內外皆道也人相與忘道而已盡定內外從遊方哉

【註】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雖分二種及其知之一也一也者止乎知之所不知也子祀以下諸子必欲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而樂死惡生是未能安於所不知者也故分別言之於眞人聖人外又有此種畸人

【又】曰但識禮意而廢禮法是得天而忘人者也故曰畸於人而侔於天天者方以外也人者方以內也聖人遊乎外而不離乎內寧無事而生定以相造於道不廢相忘於道術也猶魚穿池而養給以相造乎水不遠相忘於江湖也故寧爲戮民不爲畸人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

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
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
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一口讀書作神乃字郭註作空
郭註動而以天行非知之比也故曰進於知矣簡擇
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已耳已簡而不
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槩意而付之自化
也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則於當今豈
待所未知而預憂哉○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旣皆自
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

憂故哭而不哀靡所不吾也○夢爲魚夢爲鳥無往
而不自得也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
無時而足惜也此與子祀以下所執之喪異故歌哭
不同○呂吉甫曰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
外死生之異奚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於臨尸而
歌耶借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
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
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
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眞爲樂爲人而歎則
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

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生無足係
而生無足歎也○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
故無情死○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
笑笑所以排排遣憂愁也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
及排安排則非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
順之○循本云進於知言勝於知喪禮者也上化爲
物指己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
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己身也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
物以待所不知後化之己乎則彼死者方將化安知
不化者哉未死之己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哉乃爾

汝之稱與下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傷人則爾汝之
孟孫但覺傷人哭亦哭視其親猶傷人之親也若吾
人則不能乃必相與吾之矣然所謂吾之者正不可
知也困卽夢覺以明之○劉須溪云死者化矣不知
化之將及己乎未也卷然若身爲物以待之尚非無
情何得不哭言化未化之間適可如此○口義曰驚
定還拭淚猶之造適不及笑也
詁曰子祀四子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子桑
三人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撓挑無極相忘
以生是皆有心樂化而未能聽諸化者惟孟孫不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一待其所不知之化是能以知
養其知之所不知與人爲徒者與
又曰諸子皆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然意在就死[illegible]
占生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故於生無所不簡孟孫[illegible]
亦既簡矣而有簡之而不得者此知之所以進於[illegible]
于也諸子於未化之時坐而觀化是以化爲可知不
能待不知之化也待化而不化不待化而化皆所不
知則一日未化且爲一日不化之事猶之夢一時未
覺且爲一時之夢而竊竊然知之自以爲覺耶駭形
即哭泣不涕中心不戚世俗所共駭者也而無損心

言其心未嘗不哀也旦宅覩生爲旦夕之旅舍而無
情死不以死爲反眞而溺之也乃猶言如此也與德
充符子產曰子無乃稱乃字同義孟孫氏本無生死
特覺人皆哭死已亦哭之不拘世法亦不壞世相此
其所以居喪如此所謂簡之而不得也彼覩物我皆
假然不以其假而忽欲喪之且相與吾之耳矣夢爲
鳥則吾其鳥而厲於天夢爲魚則吾其魚而沒於淵
安知覺是而夢非又安知孰夢而孰覺邪造適者適
然自適不以笑名其適也獻笑者無端而笑非安排
以笑也若諸子之相視而笑以反眞爲樂是自謂其

樂也是未死先安排有死之樂也此雖化未是不[illegible]
之化也安排盡去聽其自然化乃入於寥天一是[illegible]
知之所不知者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
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
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
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
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

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䪢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
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恣睢自得貌藩崖也域也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黼黻綷也
郭註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無莊據梁黃帝皆聞
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爲之累夫率
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
也此所遊已言遊於不爲而歸於無師也○副墨曰
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䪢萬物而不爲義澤萬世[illegible]

不爲仁不爲仁不爲義卽老子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長而不宰之義
[詁]曰此段專闢仁義是非使人認取大宗師以爲下
文顏回坐忘張本
[又]曰吾師以下四句卽道有情有信一段檃括言之
所謂大宗師是也○乘成成字對點點言此所遊已
應上頤遊其藩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
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

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
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
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回益矣以損之爲益也坐忘者旣忘其迹又忘
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曠然與變
化爲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無所不適何好何
惡哉同於化者惟化所適故無常也○陳詳道云枝
海以爲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
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
禮樂是猶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

忘物去知而忘心冥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存哉與
我並忘而已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
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
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非造
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詁]曰顏回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所謂其不一也一也
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也惟忘仁義後
能行仁義忘禮樂故能用禮樂他日爲邦之問應在
坐忘後也
[又]曰眞人者天而人也聖人者盡人以合天者也畸

人者得天而遺人者也孟孫才無是三者而以善處
喪蓋魯國是不以天而廢人顏子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是卽以人同天皆聖人之徒也女偊所謂學聖人之
道者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
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
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
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今裹飯而往食者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歸震川曰安命然後能處貧賤貧賤然後能了生死○李湘洲曰透得貧富關過方了生死子曰未若貧而樂莊子終之以此正是學者頂門一鍼○五福有富而無貴六極有貧而無賤貧為君子之常賤特衆人之見

【詁】曰子輿子桑數子皆所為畸於人而侔於天者此又於四人中拈出子輿於三人中拈出子桑設為朋友存問貧士嗟苦之情詞則所為畸人者未嘗無人情亦不能不委於命然後知聖人之道中庸為至嘗

也篇終以此設作餘波不事軒輊自然差等

【又】曰思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是未嘗不苦貧則亦未嘗不惡死與俗情無以異也以為命而安之中庸居易以俟命孟子順受其正即此旨也從上破盡死生至以死為反真以生為贅疣皆是不得已逆情而言要人居易要人順受耳然非識得知之所不知則居易順受固未易言

李褱一曰大宗師一篇言了生死終之以言貧何也世俗凡夫惡貧甚於惡死貪富甚於貪生朝經夕營者死不休患貧故耳不去此惡貧之心便不能去悅死之心不去此嗜富之心便不能去悅生之心夫人生死貧富任其自付誰能遠之故曰生死命也又曰我之至此極者命也夫通於命者忘貧富斯忘死生矣故言桑戶之貧於坐忘之後

袁石公曰聖人之道止於治世即一脩齊已足而必言性與天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也天者非人也非耳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我相盡即道無我而天下之耳目意識俱無矣人相盡即叙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淨土淨曰位胎卵濕化曰育衆生墮地死棄己立鶩利趨名豈信有死文士以立言為不死神仙

以留形為不死二乘以寂滅為不死捨生趨生焉知大道夫道何物而可以已意趨捨之哉聖人即生無生故不舍生不趨生善我者無體諸法同體也善行者無時古今一時也伏羲神農至今猶在善閉者無果無因非果也

【總詁】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道之所以為道天之所以為天於人為知之所不知所謂大宗師是也有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不以知知也真人是也知人之所為者盡人以合天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養者優游不迫以俟

其自得之故曰有所待而後當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其辨甚微當不當未可定也當謂當於其所不知者聖人之徒也惟眞人而後有眞知眞人者不以知知自合於所不知者全乎道而無心全乎天而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不惟不知生死并不知所以生所以死是爲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自適其適無爲而爲其見諸容貌者不期然而然也施諸事業者皆當然而然也此其胷中無好無惡無取無舍無生無死而總歸於一無分別心也是故不惟悅生惡死者爲不一即

舍生趨死者亦不一也夫生死豈人之所能趨舍哉有命焉莫適爲之天也天亦不知其然而然有卓焉者所謂眞宰是也吾一聽乎此則安所悅惡於其間何必悅生而惡死亦何必死是而生非乎固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有得於道者生老病死無不可也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也夫生死萬變而未始有極由此入彼安所遯乎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一任其自然無有分別道本無分別也故曰一化之所待是故眞人者不言道而自與道一者也道也者有情有信無爲無形惟有也故可得而可傳惟無也故

不可見而不可受鬼神天地帝王聖賢無非得此道者生知學知中行狂猖無不可以傳此道也女偊欲以聖人之道教聖人之才學知之事也由誦讀以趨諸疑始誦讀者知之所知也疑始者未始有始知之所不知者也子祀子來四人及子桑戶三人所謂狂者之流也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是樂死而惡生也是皆有得於天而未知天之不外於人也有見於道而未聞聖人之道也惟孟孫才庶幾近之孟孫氏於死生之際既已脫然而復以善喪聞魯國世謗已盡而不壞

世相殆猶而有得於道者也雖然猶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必由仁義禮樂而得聖人之道乃能忘乎仁義禮樂許由深斥仁義誠恐意而子以仁義累道也顏回自博文約禮以來無日不從事於仁義禮樂而一旦盡忘之以至於坐忘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入盡而天見是殆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聖人之徒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豈有死生得以慁之哉不幸短命所謂善夭者是也然則知人之所爲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莫顏子若矣夫顏子之不爲生死所惑於何驗之於其屢空驗之

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而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則其不惡死而悅生亦不舍生以取死槩可知矣蓋貧富之關不啻生死也透得貧富關即能透生死關矣故莊子復設子輿子桑貧居問荅之詞以見二子平時所以處貧如此故臨時所以處死如彼爲顏子作證據也莊子以聖人下於眞人一等畸人自成一家耳意中所謂聖人者仲尼也仲尼之徒首推顏子故於篇中再舉之尊顏子所以尊仲尼也李衷一謂大宗師者蓋尊仲尼以爲萬世師豈其然乎

應帝王

郭註夫無心而任其自化者應爲帝王者也○張南軒謂帝王者聖賢之餘事孟子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莊子只以一應字攝之

詁曰應帝王者本無心於帝王時至則起而應之耳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藏仁懷仁心以結人也徐徐安穩貌于于無知貌簡文云皆寐之狀

郭註有虞氏之與泰氏子知子之所不知耶然則物無知耶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所謂不知之非知耶四問而王倪一荅以不知○唐荊川云言舜猶有意尚是出於人道而非出於天道也未始入於非人泰氏之於天道不期而合也

詁曰關尹子云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四問而四不知不知即道也聖人體道冥知使天下共由於道而不知斯爲帝王之

至治也有虞氏猶孟氏所稱之驩虞泰氏猶皞皞耳
隨意造立非眞有此世代也
〔又〕曰藏仁者不見有仁之迹也以之要人以之得人其治未嘗以人爲也而未始出於非人情以感人信以動物德以澤世何嘗藏仁乎而百姓徐徐于于牛馬自適而不知誰爲之者其治亦絕遠於人矣而未始入於非人〇一說未始出於非人猶未有加於人也未始入於非人猶未有減於人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

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欺德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眞也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豈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〇筆乘云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己遠故謂之欺德〇又曰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爲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惟確乎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正也
〔註〕曰以己出經義式度而治人是非自然之德祇以愚民而已是爲欺德
〔又〕曰聖人之治天下使天下自治而已其治在內也而在外乎若徒外也則一切取正於聖人而後行矣夫人各有其能各能其事聖人之治使人確乎自能其事而已若正而後行是必教之使能可勝教乎彼之能事聖人有所不知彼自知之聖人所不及信彼自信之利害之端其見甚決經權之變其事適宜確乎行之無所疑阻聖人任之而已鳥自知避害鼠自

知避患萬物固己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莽眇輕虛狀壙埌猶曠蕩也帠厓也音詣臬也崔本作爲按古文爲字作𢑒以此而譌
郭註與造化者爲人則任人之自爲不治而自治也〇筆乘曰豫者言有先於爲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

求爲天下於天下則後矣與造化者爲人與化俱逝
任而不助也乘莽眇出六極超陰陽也無何有之鄉
道之域也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合氣者
其息潒潒而歸於至虛也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
葢無意於爲天下而爲天下之道莫妙於此矣
詁曰聖人之治天下未嘗求之天下也但治己而已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於禮樂政刑乎何有遊
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卽致中和之
學也黃帝問治天下之道於廣成子廣成所訶進
問治身乃始蹷然起而語以至道皆此旨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
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斄
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葢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
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嚮疾如嚮應聲之疾強梁強貌也胥易刑徒卒更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斄卽貍藉繩繫也
呂吉甫曰嚮疾者趨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物而
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所自出學道不勌則
未能日損以爲道者也能有技則勞其形思有係則
怵其心虎豹猿狙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
怵心而爲天下困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本
義曰天德不可爲首嚮疾強梁而可以學道乎君子
以涖衆用晦而明物徹疏明屬垣之耳察淵之目而
可稱學道不勌乎聰明人主毒氣足以土崩瓦解者
也
詁曰嚮疾強梁言其斂而猛也物徹者理無不窮疏
明者見無不到而又加以力學不勌此當世所稱聰
明才武之主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所謂出作入

息帝力何有於我哉孟子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
者是也惟功不自己故有莫舉名惟民弗恃故使物
日喜確乎能其事而已以爲皆己之能也此爲不測
之神化而無有之至道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
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
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
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霑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

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衆雖無雄又奚卵者言受訓未化也鯢桓鯢魚盤桓也弟從人從弔音頹全然一作灰然弟靡一作茅靡三淵外有濫沃沈雍汧肥之潘爲九莫勝一作莫朕審音盤一云當作蟠聚也循本云當作潘

郭註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水常無心順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卽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卽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呂吉甫云地與陰同德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不動也不正不止也機者動之微初見濕灰以爲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爲杜權而非正也天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爲機發於

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者機也○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莫得而相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爲其止也因以爲弟靡則莫知其爲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於動止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循本云杜德機閉藏不可見也杜權則閉藏中却有權宜正與杜德機相對太沖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卽衡氣機也衡平也處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滀汫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於水而如汫汁也止水之淵以況地文

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桓之淵以況天壤善者機雖
淵水不動有鯢盤桓其中靜中便有微動流水之淵
以況太沖莫勝衡氣機水上一半流下一半止流止
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爲太沖衡氣之喻○李士表云
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
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
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
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
之者誰耶見之者誰耶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
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吉

凶同患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以此
〔詁〕曰此所謂立於不測遊於無有也惟無有故不測
一無所得而後爲得道卽以喻其中之有得也與下
文虛字相反壺子三機皆先有以示之故季咸有以
見之至於末後示以無所示而季咸始無所見未始
出吾宗非實有宗可守也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
何忘己并忘道也則壺子一遊於無有而已以此宅
心卽以此應世內聖外王寧有異道哉
〔又〕曰釋氏有他心通者凡起一念卽能知之一念不
起則不能知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無所於心虛之

至也達磨示梁武帝以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
曰不識卽此是不知誰何之宗旨惜武帝之不契也
壺子亦表法之名取其中虛無有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心
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尸主也府聚也
郭註無爲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
使物各自謀也無爲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爲知
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
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呂

吉甫云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
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
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
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盡其受於天者如此
〔詁〕曰上文稱壺子以虛爲其道此段言應世之法不
外乎虛故曰一虛而已順物自然而毋容私雖於天
下無不爲而實無一爲豈有天下足以累之乎故曰
能勝物而不傷
〔又〕曰盡其所受於天是知人之所爲者盡盡人以合
天者也所受於天者本無所有亦何所得見有得者

與道遠矣壺子斥列子曰而果得道與正與此相去

相應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喩有象忽喩無形混沌清濁未分喩自然也簡文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爲也渾沌和合貌譬無爲也

郭註爲者敗之○呂吉甫云南陽喩儵然而有北陰喩忽然而無中央非有非無所以合合之也儵忽雖異於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曰待之甚善知其

爲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樸之不散不可得已○管見曰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交化也

〔詁〕曰儵南忽北各爲其所爲渾沌居中無爲而聽其所爲此渾沌之善於待儵忽即善於爲渾沌也儵忽所爲即渾沌之爲儵忽之竅即渾沌之竅而必欲使渾沌自有其竅而鑿之則渾沌死矣渾沌死儵忽亦無以爲帝矣然則應帝王者亦惟存其渾沌之德耳

帝王而自有其聰明是大亂之道也

〔又〕曰太極即在陰陽中離陰陽無太極也儵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含儵忽無渾沌也儵忽欲鑿渾沌之竅豈別有渾沌可鑿乎亦自鑿耳幸以無竅謂之渾沌有竅則渾沌死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惡其鑿也帝王之治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鑿以爲智天下眘眘多事矣

〔總詁〕旣有得於大宗師則生可也死可也富可也貧可也匹夫可也帝王可也時至則起而應耳莊子所謂緣於不得已也其應帝王亦不異其所以爲匹夫

者內聖外王無二道也有虞氏未始出於非人泰氏未始入於非人人者有爲之治也非人者無爲之化也有虞氏希心無爲而究不能無爲故曰未始出泰氏聽其無爲而未嘗求其無爲故曰未始入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治外者以文具粉飾而已必使之各正其性各遂其生各治其事則彼亦自正矣遂矣治矣鳥自能避矰弋之害鼠自知避熏鑿之患聖人又何事焉吾惟不擾之而自治故曰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又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鵠疾踵累物徹疏明學道不勸求治太甚豈惟病天下適足

以自病王安不一流是也明王功不自己化不自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出作入息帝力何有於我天下自治耳惡用治天下立乎不測遊乎無有惟無有故不測也夫聖人別無[illegible]之法即其所以事心者是世以無所治爲治心亦以無所得爲得如列子必中有之季咸乃得而相之道本無有猶雖而無縫本無卵也無所有又奚竅焉季咸不能竅壺子亦以其無有而已壺子初示之使見其杜德機再示之使見其善機再見其衡氣機或有或無或有無不起皆有以示之故皆有可見直至末後無可見而神巫之技竆

竆無他虛而已虛者道之所宗未始出者非欲虛而自虛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虛之至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至此境界不惟人所不知并已亦不自知神巫焉得而相之哉列子雖悶而力學終屬勉強未能至於無心欲化其封而究不能化一以是終而已是故不必無名不必無謀不必無事不必無知但無爲尸無爲府無爲任耳惟一出於虛故能盡無窮而遊無朕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得而無得者也譬之於鏡夫鏡未嘗不應物而實無所藏其至也不迎其去也不將旣應也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所謂明鏡不疲於屢照也若不藏而亦不能應一毫容是能絶物而不能勝物者也惟應而不藏一所不應應帝王之宗旨盡於此矣南海之儵北海之忽中央之渾沌者不能相無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其未嘗離渾沌可知以渾沌之無爲賂儵忽之有爲可也而儵忽以吾之有爲皆渾沌爲之也因而求渾沌之所以爲則鑿矣是不任自然之過也任自然雖有爲如儵忽無非渾沌也不任自然雖無爲如渾沌而亦鑿而死莊子以自然爲宗亦欲任其渾沌而已故以終此篇即以終七篇也

楚辭屈詁自引

楚辭自東京王逸爲之章句宋洪興祖爲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漢唐宋以來諸擬作續之於後統謂之楚詞然觀王逸小序則屈原所作原委分明與諸作不相淆也紫陽朱子遭僞學之禁讀其詞有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慨焉悲之題取王氏及洪晁之書爲之刪訂以成集註集註之善在避王逸之章句逐句解釋不爲通篇貫串以失於牽強也以屈子之憂思悲憤詰曲莫伸發而有言不自知其爲文也重複顛倒錯亂無次而必欲以後世文章關合承接之法求之豈可與論屈

子哉吾嘗謂其文如寡婦夜哭前後訴述不過此語而一訴再訴蓋不再訴不足以盡其痛也必謂後之所訴異於前訴爲之循其次序別其條理者謬矣故因朱子之集註更加詳繹不立意見但事詁釋則見其情緒之感觸有無端而生者有相因而起者意之所至忽然有詞詞同而意固不同則亦未嘗無次序無條理也故於離騷析詁之後又爲之總詁焉至於九歌本楚南祀神之樂章原從而改正之雖其忠愛之思時有發見而謂篇篇皆託興以喻己志者鑿矣天問則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壁上所圖畫古蹟及諸怪異之事原一一訶

莊屈合詁目錄

目錄終

莊屈合詁

屈子楚辭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著

離騷經

班固曰離猶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洪興祖曰釋文無經字蓋後世之士尊而名之非古耳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或曰騷爲文中一體近於風風之與騷猶古詩之與樂府也離則篇中有云何離心之可同又云余既不難夫離別又云判獨離而不服具見此義

〔詁〕曰離爲遭騷爲擾動擾者屈原以忠被讒志不忘君心煩意亂去住不寧故曰騷也若云騷是文之一體不知騷體即自離騷始也經字自是後人尊稱據王逸稱漢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經之稱其由來也舊矣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

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爲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沉而死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陬側鳩反又子矦反降叶乎攻反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

集註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
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至楚武王生子瑕受屈
爲卿因以爲氏原自述與君共祖見恩深而義厚也
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貞正也陬隅也正
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寅其所生之日
也
詁曰開章泝陳氏族見巳爲國宗臣誼無可去古上
下通稱朕謙詞也朕者眇小之稱胎中初有微形曰
朕猶云兆耳詩云維岳降神原曰吾以降其自命亦
不凡矣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
余曰靈均 覽一作鑒余下一無于字
集註皇皇考也揆度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
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爲美稱耳禮生子三月父名
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故字雖朋友之職亦父
命也○汪瑗曰王臣以正則爲釋原名以靈均爲釋
平字○張鳳翼曰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
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以善名
詁曰初度猶初生也覽揆揆度也猶今初生爲推測
命也意其生必有異於常兒故名以平而字以原

高平曰原高而能平所以扇之也故原因君之見疏
而尋念親之錫名字之義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爲佩 紛音芬重直用反能叶奴代反辟音僻紉女陳反
集註紛盛貌重再也脩長也能才也江離說文云蘼
蕪也辟幽也芷香草生幽僻處故名紉續也本草云
蘭與澤蘭相似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
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佩飾
也記曰佩帨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爲佩也
詁曰內美以質言修能以才言修能猶云長才也重

之言旣有其質又有其才也扈與護同扈蘭紉芷所
謂被服禮義涵濡道德學問之事也○以上三章始
述氏族次及厥生詳其名字稱其德美不嫌盛自表
章古人爲文自序本末往往然也若司馬相如殆以
自序爲傳至馬遷揚雄班固之徒類有自序之篇皆
本諸此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
夕擥洲之宿莽 汨于筆反搴說文作攓阰音毗擥一作攬洲上一有中字莽莫補反
集註汨水流去疾之貌搴拔取也阰山名木蘭本草
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楠高數仞去皮不死擥采也草

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詁曰此言其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木蘭指碩德之子方於上者宿莽指舊德之遺逸於野者二者雖霜雪摧傷志節不毀故與之朝夕以益勉其所不逮也上文言居身芳潔此則親近高賢與共圖國事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忽一作智

集註淹久也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蓋託詞而寓意於君也○李陳玉曰美人舊以況君然於下文靈脩既云婦悅其夫之稱而篇中復云衆女嫉

余之蛾眉則美人以自況明矣言宜及其盛年見用於君也

詁曰美人自況爲是臣之於君猶女之於夫故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以零落況遲暮與下文及榮華之未落相應○以上二章言欲及時效用然其求進亦太急矣玩汨余不及二語已伏壽命不永之幾後世賈生亦以年少而早計憂國卒來鵩鳥之咎有以夫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椉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椉一作乘一作策駝馳同 度路二韻下一皆有也字

集註二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言君何不及此盛壯之時棄去惡行改此惑誤之度而來隨我則我當爲君前導也

詁曰壯原自謂也撫壯棄穢言宜及其壯而用之老則無能爲矣穢字承上草木零落來所謂蕪穢也度法也原見楚國種種多可改之度宜乘已壯年以速改也下二句言國有才能足任馳騁然必吾爲前導以趨於正使不蹈夫邪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菌渠隕反或从竹 茝昌改反一作芷

集註三后禹湯文武也衆芳喻羣賢言三王有純美之德以衆賢輔之也椒木實之香者申或地名桂本草云花白蘂黃正圓如竹蕙本草云薰草也生下濕地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蘼蕪可以已厲或云即苓陵香也

詁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親雜字着眼惟雜而後可以得純粹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耿古迥反又古幸反 昌一作猖一作倡 被一作披

集註昌被衣不帶之貌捷邪出也徑小路也桀紂之

亂若被衣不帶獨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

〔詁〕曰遵道則迂由徑則捷耿介言不為捷徑所惑昌被言不由道路以行得路者安坐而至窘步者覆轍

[illegible]明有此二種以起下文黨人之為

[illegible]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illegible]

集註惟思念也偷苟且也君車宜安行于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

〔詁〕曰於此處纔出黨人惟君不能信賢故小人得以

植黨如上官子蘭靳尚鄭袖輩內外一氣以成朋比是也偷樂但顧身家不顧君國圖目前不圖後來耳幽昧險隘所謂捷徑也偷樂與憚殃對黨人所為樂原所為殃而者偷其樂之在已憚者憚其殃之在國故曰豈余身之憚殃原所以被讒者在此敗績猶春秋書某師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 荃七全反一音孫一作蓀音同揆一作察齌从火齊聲在詣反一作齊或作齋

一作撥

集註踵足跟也武足跡也追前人者但見其跟之蹤耳荃與蓀同陶隱居云冬時溪側有名溪蓀者極似石上菖蒲而葉無脊蓋亦香草借以寓意於君也齌炊餔疾也

〔詁〕曰忽奔走言見皇輿之將敗不自禁其奔走耳先之後之將以持危扶顛也嚮使有導夫先路者豈及此哉先路固與前王方駕即令先後之猶可以及其踵武而君反信讒人之言以原自伐其能而蓄怒以相待也齌者如蘊火而未發也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忍上一有余字舍戸夜反一無二也字

集註謇謇難於言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舍止也言知患言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靈脩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一云謇謇當作蹇蹇本蹇卦六二爻詞孔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

〔詁〕曰忍者忍而不出猶捫舌也不能舍是終不能忍也上文奔走先後正其謇謇忍而不能舍於忽然處可見不期然而然也惟靈脩之故即蹇二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以上數章述被讒之由蓋愛君之至以帝王望其君乃因以見罪也

曰黄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一無此二句洪興祖曰王逸不註此二句後章始釋羌義疑此後人所增羌起羊反

集註曰者敘其始約之言也黄昏親迎之期羌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洪說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耶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一無夫字數所角反

集註成言要約之言悔改也遁移也數化謂君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詁曰悔遁承成言來將悔其約必先有支吾之詞所

謂遁詞也蓋君心之離已久至悔遁始知其有他而猶不忍離也不難者難也化謂見化於羣邪數者君心非無覺時旋覺旋昧久而不自知其化也○以上述君之見疎勢不能不離篇末何離心之可同將遠逝以自疏意已伏此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畮古畝字莫後反畹滿彼反滋一作栽與栽同衡一作蘅

集註滋蒔也畹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也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畦隴種也杜衡似葵而香葉似馬蹄俗云馬蹄香

詁曰從上所稱蘭芷言己之懷芳以爲德也此則廣集衆芳以人事君之義也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固有進賢之職木蘭宿莽其所朝夕者也蘭蕙蘅芷其所培植者也原既有不難離別之思顧念羣賢不能不惓惓焉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峻一作俊音俊萎於危反

集註峻長也刈穫也萎病也絕落也○張鳳翼曰萎絕黄落也喻讒邪害我何傷但恐衆賢見之喪氣不自脩耳

詁曰萎絕自喻謂槁死也蕪穢芳草委地與惡草同爲荒穢也竢時將刈本欲厚其培養以冀連茹而登知己之先萎絕乎己廢而衆芳俱盡矣所傷者不在一己而在衆芳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婪音藍又力合反憑一作馮索音蕭一無己字量力香反

集註憑滿也楚人謂滿曰憑以心揆心爲恕害賢爲嫉害色爲妒言在位之人心皆貪婪內以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己同則各生嫉妒之心也○黄文煥曰興心者觸之輒起不待我之開罪也各興心者不謀而

同不待彼之合商也
詁曰競進貪婪則當時用人非所不行求索者求瘢
而索瘢也求索乃所以爲貪婪之術也內恕量人不
信世有進賢爲國之事有一於此羣起而嫉妒之矣
此衆芳之不獲進用以至今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
修名之不立 騖音務
集註騖亂馳也冉冉漸也○張鳳翼曰馳騖追逐求
財利也
詁曰馳騖追逐謂將同乎流俗委曲從時以冀賢人

之進用乎而卽決之曰非余心之所急余與羣賢所
樹者修名也冉冉老至矣世所急者身之不見用余
所急者名之不立也名立何必進用乎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
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姱苦瓜反顑虎感反頷戶感反顑音罕頷音含
集註苟誠也信實也練要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
顑頷食不飽而面黃貌
詁曰信姱其姱足自信也練謂老成諳練要謂提綱
挈領爲國樹人此要練之實務也已既有其內美又
所樹皆衆芳斯其信姱以練要也此言衆芳既不見
采而墜露落英爲人所棄吾正可與朝夕耳吾誠足
以自信但飲露餐英至於顑頷亦足以慰矣上二句
應前哀衆芳之蕪穢下二句應前雖萎絕其亦何傷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
胡繩之纚纚 擥音覽一作擥茝啓妍反茝一作芷纚音徙
集註薜荔香草緣木而生蘂花鬚貌紛紛然者胡
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纚纚索好貌○張鳳翼
曰擥持也貫穿也矯制之使直也索胡繩喩已以道
義自約束也○黃文煥曰惜芳之至不使有一之或
遺凡屬既凋者總而聚之結焉貫焉矯焉紉焉索焉

珍也苟吾自珍而已
詁曰上言飲露餐英足以共朝夕矣而察落者衆又
爲一一收拾不忍棄之蕪穢也正如好賢者錄其寸
善足爲儀刑輯其片言可以銘佩耳○以上數章言
已之不特正已以正君也又廣樹人才以供國用而
今皆已矣既傷靈脩之數化又哀衆芳之蕪穢原何
以爲心哉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願依彭咸之遺則 謇一作蹇
集註謇難也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

拔木而死
〔詁〕曰上述種種情事至此忽自傷其蹇也言吾之所
爲皆法前修而違時尚固宜其不周於今之人也不
周下所云不周容也勢不能容唯有一死既以去彼
礙眼之物亦以了吾尚友之願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
兮謇朝誶而夕替鞿居依反羈居宜反誶與誶同音信又音粹
集註脩姱謂脩潔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
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誶諫也詩曰誶
予不顧今詩作訊訊告也替廢也

〔詁〕曰太息掩涕承上文來言已甘一死而已如斯民
生何脩姱鞿羈畜居身芳潔而動循禮法者雖自知
不能見容亦不意朝諫而夕廢如此其速也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
九死其猶未悔纕息羊反茝一作芷
集註纕佩帶也申重也雖九死不悔況但廢替而已
乎
〔詁〕曰蕙纕指其懷芳上所云紉秋蘭以爲佩是也攬
茝指其樹芳上所云攬木根以結茝是也言既以孤
芳見替而又以樹芳益加罪焉然此爲余心所善植

諸天性死且未悔廢替何足惜焉○以上三章言見
替無他過即以己之所善爲之罪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諑音卓
集註浩蕩無思慮貌爾雅云徒歌謂之謠方言云楚
南謂愬爲諑○李陳玉曰浩蕩謂其願大欲奢讒人
害人必先進蜚語中之謠歌其一也諑愬也諑如木
椓之椓釘入人罪牢不可拔蛾眉加以善淫永離別
矣
〔詁〕曰不悔於己亦無怨於人惟怨靈脩度量之特大

耳民之好惡甚公惟浩蕩不能詳察民心黑白莫分
而讒間易入矣蛾眉見妒情所必然誣以善淫無所
置辨謠諑二字最巧最毒借謠爲諑讒不自已出其
讒乃行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
周容以爲度偭音面錯音措追古隨字
集註偭背也錯置也追曲舍直而隨曲也洪興祖曰
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
道以從時
〔詁〕曰言已之見妒祇因好循規矩繩墨而不合時宜

既不能如其工巧又不能效其周容者不分羣
類但與己合則無所不容所以能化正爲邪也度法
也○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交又對法杜子
美古詩有之○又曰初王使原作爲憲令楚昔弊政
多所釐革上文所云何不改乎此度是也原一遵規
矩繩墨以爲度故使奸邪無所容原替而法廢則盡
棄其規矩繩墨而周容以爲度矣原之被讒早伏於
王使造令爲羣小不便之日也其鬱邑侘傺不惜其
身而惜其度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

莊屈合詁 屈子 離騷經十五

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忳徒渾反侘敕駕反傺敕界反溘苦合反
集註忳憂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也又立也傺住
也皆楚人語溘奄也
詁曰忳从屯積久也積此鬱邑種種以至侘傺行住
皆不寧也窮困於此時承時俗之工巧如此已獨不
能固應困窮也生非其時非溘死則流亡而已上言
忍而不能舍此言不忍爲此態一忍一不忍其忠直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
異道而相安 鷙脂利反圜一作圓周一作同

集註鷙執也不羣言其執志剛厲居常特處不與衆
鳥爲羣也周合也員鑿方枘不能相合以其異道故
不能相安也
詁曰既傷生非其時隨復自解言鷙鳥不能與凡鳥
羣不獨此時爲然自前世以固然矣方圜必不能周
異道必不能相安窮困固其宜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
之所厚 攘而羊反詬一作訽
集註抑按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屈志含忍也自怨
既脩以下至此五章一意爲下章回車復路起

莊屈合詁 屈子 離騷經十六

詁曰異道既不相安若欲與之相安必極其屈心抑
志雖尤與詬一置不校自行排遣可也然爲此甚若
固不如溘死之爲愈矣清白不受汙染也死直守直
不回也伏者伏法之伏今時之法清白者死言應伏
此法以死也死爲今人所笑爲前聖所厚法前脩祇
合見重於前聖耳○以上三章以死自矢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
行迷之未遠 佇直呂反回一作廻
集註察明審也延引頸也佇跂立也追悔前日相視
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引頸跂立而將旋轉吾

車以復於路庶得及此惑誤未遠之時而覺悟也
〔詁〕曰業以死自矢矣而又竊疑焉恐吾所以事君之
術猶有未盡徒自枉死耳雖云九死未悔若是尚死
有餘悔矣悔吾之道夫先路者其相道容有或差故
使君不見信至於迷路也延佇將反蓋不忍決絕之
詞果前此之未察則不難回吾之車引君以復於路
倘君翻然以從則行迷猶未遠也
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
退將復脩吾初服 離力智反 一無復字
集註步徐行也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

芳香以自潔清也○張鳳翼曰此以下言修吾初服
〔詁〕曰步馬馳息皆延佇之情事既惓惓不能忘君而
又自忖於進退之間進則君已見疏必不相入徒自
離尤退則可以從吾所好脩吾初服不失其故吾也
延佇將反之志於此又作一轉
製芰荷以為衣兮雧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
余情其信芳 雧古集字
集註芰蔆也兩頭銳紫色本草云蕖其香為荷花未
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此與下章即所謂脩吾初服
也○李陳玉曰吾身雖退而被服愈益芳潔但要自

信得真妄問知不知哉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 糅女救反
集註佩玉佩也陸離美好分散之貌芳謂以香物為
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昭明也言獨此光明之質
有退藏而無虧缺也
〔詁〕曰既決意退脩則不妨高冠長佩益遵先民之法
服矣芳者外揚澤者內浹雜糅則表裏皆香自幸處
茲濁世能潔身以退本來光明宛然固在使求周於
今之人則昭質虧矣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
菲菲其彌章 繽匹賓反
集註荒遠也言雖已回車反服猶未能頓忘此世故
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庶幾一遇佩服
一愈盛而明志意愈脩而潔也
〔詁〕曰退脩初服自誓一往不反而忽反顧情終不容
已也反顧之餘還以游目宗國既已絕望四方庶有
知之者乎佩益繁而芳益盛任吾之真行古之道雖
四荒亦不吾知可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兮豈余心之可懲

集註言獨好脩潔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支解終不懲艾而悔改也自悔相道至此五章又承上文濟自以死直之意而下爲女嬃詈予起也

詁曰自言性不可移民生各樂其樂亦從吾所好而已此是於憂憤無聊之中自尋樂處懲謂懲楚人之摧抑應當改道以從時矣骨化形消此心不改何摧抑之足懲哉○從前決志一死自悔相道以下又不忍遽死展轉去留尚欲存其身以有用也不得已而思往觀四荒又以好脩之性終不可改柳下惠所云

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忽此忽彼旁皇莫定則惟終於一死而已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 嬃君俞反嬋音蟬媛音爰一作撣援鮌同婞一作悻胡冷反

集註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眷戀牽持之意曰記女嬃之詞也婞狠也言堯使鯀治洪水婞狠自用不用堯命殛於羽山以屈原剛直太過將如鯀得禍也

詁曰原自信心不可懲忽述女嬃之詈通國惟一姊關切耳言女嬃知原終鮮兄弟此身關係非輕故深慮其殀死也原志體解不懲嬃乃欲以死懲之凡原之自命爲德美者嬃皆詈之爲禍端原一無可辯辨益於姊情之切益見原志之貞自是女嬃實語非設詞也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薋自資反亦作茨

集註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喻滿朝也判別也言不與衆同也○黃文煥曰博謇好脩原自以爲姱節姊以原罪正坐此姱非世俗之所服原自負其能姊以原罪正坐此姱

詁曰謇難於言而必欲言也博謇知無不言也博謇

而兼以好脩可謂紛有姱節矣紛可忌獨尤可忌以舉朝皆非類也惟紛獨姱故判獨離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煢一作焭並渠營反

集註煢孤也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故歎時莫已知也

詁曰此亦述女嬃之言上余字爲原言也下余字自指姊弟一體皆可以爲余也世並舉猶言舉世也言舉世朋黨而汝煢然一人同氣者惟予耳而寧不予聽耶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辭沅音元敶古陳字

集註節度也喟歎也憑滿也志盛貌左傳劉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間

詁曰聽姊言疑已之過直失中道也節中節其太過以合於中依前聖者依乎中也至是始喟然知已之憤懣為過所以備歷此窮困耳姊所言殛鮌者舜也試濟沅湘就重華而叩之鮌以婞直見誅豈伏清白而死直者亦在所誅乎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衖一作巷與巷同胡貢反

集註九辯九歌禹樂也啓能承先志纘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夏康啓子太康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衖宮中永巷也言國破而家亡也此為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

詁曰禹啓世濟其德以有天下再傳至太康以娛縱而亡之五子之歌所由作也重華所誅者婞直此亦可以婞直目之乎五子為康昆弟悲國破所以悲家亡也蓋有不得不悲者原為宗臣以自喻也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浞音促家讀作姑

集註羿有窮之君因夏亂代之為政畋獵不恤民生信任寒浞為相羿畋歸浞使家臣殺之貪取其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

詁曰羿相康而浞相羿羿以淫遊導康而代其政復自即於淫遊浞以佚畋導羿而貪其家其子復亡身於康娛娛之不可縱如此亂流謂亂逆之流統詐凶言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澆又作奡五耗反圉魚呂反

集註澆寒浞子也強圉力多也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康安也澆既滅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少康所誅

詁曰夏之亂再更羿浞至澆始亡總咎在太康之不顧難以圖後也使五子之歌早作太康能聽其貽禍豈至於此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菹音狙側魚反醢音海

集註違背也言背道也后辛紂也紂殺比干醢梅伯

武王誅之殷宗遂絕

詁曰常違無往不違也遂焉逢殃焉字文法迺臨重

言其殺諫臣也此一章舉桀紂之敗以起下文三后

之興與上三章不屬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

繩墨而不頗 差七何反 頗音坡一作陂

集註儼畏也祗亦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頗偏也

詁曰觀原所陳皆內聖外王之道惟繩墨是循豈肯

一繩墨以追曲者所能容乎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

得用此下土 錯音措

集註竊愛為私所私為阿錯置也輔佐也猶言惟德

是輔也苟誠也言聖哲之人有甚盛之行故能有此

下土而用之也

詁曰此是汎論有德者能有天下民德是民之有德

足以利賴萬民者雖帝王自天視之亦民而已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非善而可服

集註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相觀重言之也計謀也極

窮也前謂往哲之是非後謂將來之成敗言瞻前顧

後人事之變盡矣為民之計謀於此為極而後知惟

義為可用惟善為可行也

詁曰瞻前顧後統言禹桀以下興亡之跡相觀猶言

鑒觀也承上天之覽德而言有德則興無德則廢皆

以為民計也詩云鑒觀四方求民之瘼極者無以過

也言無過翔之以義服之以善耳非是則民病矣此

原之所為竊鑒也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

固前脩以菹醢 阽音言余康反 量音良 鑿音作 枘而銳反 音芮

集註阽臨危也言近邊而欲墮也危死幾死也鑿穿

孔也枘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正謂審其正而納之

也

詁曰歷觀前代之得失吾所持者甚正而余至於阽

而危死於余心固無悔也則以遇非其人不量而入

耳不量入而菹醢前脩已然豈足悔哉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

余襟之浪浪 曾一作增 當平聲 攬一作擥 浪音郎

集註曾累也哀時不當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

值菹醢之世也茹柔爽也心悲泣下而取柔爽香草

以自拭淚也

詁曰始因姊言而自疑至是益自信信非余之過乃朕時之不當也然予何以遂當此時乎固不禁其哀感而泣涕矣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 跪巨委反叉音換正叶征鷖音伊溘一作𡍬

集註敷布也衽裳際也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類溘奄忽也此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

詁曰初欲依前聖以節中因女嬃之詈疑有過乎中也今陳詞於舜知惟過乎中然則吾之中正亦既明矣又自謂吾所遭之非時蓋非其地也故將往觀乎四荒冀有遇乎既因女嬃之詈就重華而辨明於是始從其始志由上而下以遍於四方焉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軔音刃瑣一作璅

集註軔搘車木也將行則發之蒼梧舜所葬也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神也瑣門鏤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此言縣圃之門鏤也○王愼中曰就重華而陳詞故發軔于蒼梧

詁曰由蒼梧上征至縣圃已爲上矣而不肯少留是更上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弭彌耳反崦音奄嵫音茲古但作奄茲曼一作漫

集註羲和堯主四時之官賓日餞日者也弭按也按節猶言徐步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近也曼遠貌脩長也求索求賢若也

詁曰原急欲乘時故每以遲暮爲恐望崦嵫則時迫矣故欲其弭節使勿迫也身既上征而猶不忘俯察上下求索下文叩閽求女總挈於此

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飲余禁反扶說文作榑逍遙一作須臾相羊臣爲作徜徉

集註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若木在崑崙西極拂擊也○張鳳翼曰言折取若木之枝擊日御使廻也

詁曰崑崙西極也於崦嵫相去無幾故甫離縣圃即飲馬於咸池矣東西之間上下多所未歷故欲羲和弭節俟予更從扶桑總轡而來自東徂西然後可以遂吾上下求索之情折若木以拂日猶麾戈以返日也吾既至西猶當拂日使不遽沉得以逍遙相羊庶可從容以求索耳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
師告余以未具（王一作鳳 爲于僞反）
集註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屬連也鸞鳳之佐也
皇雌鳳也雷師豐隆也
詁曰折若木以拂日日終不可反故使月御先驅下
文所謂繼之以日夜也月御而風後欲其行速也鸞
皇先戒併望舒飛廉雷師俱戒也雷師告以未具併
望舒飛廉亦未具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
霓而來御（屯徒渾反帥一作率 霓一作蜺御叶音迓）

集註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名鳳飲食則自歌自
舞見則天下大康寧飄風回風也屯聚也霓虹屬雄
曰虹雌曰霓
詁曰鸞皇所戒者皆未具則令鳳鳥親爲先驅日盡
繼之以夜夜盡繼之以日急欲抵天門也而又遇飄
風之屯使與鳳鳥相離飄風即所戒之飛廉使其後
爲奔屬者今反在前帥雲霓而來御風之來者必逆
名爲相迎實相拒也好脩之士動見阻撓所遇迍邅
如此○聖人生則鳳皇見蓋能識時以隱見者原思
取法焉故篇中每引之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
閶闔而望予（斑一作班）
集註總總聚貌斑亂貌帝謂天帝也閶闔天門也令
帝閽開門將入見帝而閽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
我使不得入
詁曰此承飄風句寫其相離情狀鳳鳥相離而雲霓
來御或離或合紛總總各自爲隊也斑陸離九色之
禽雲霓之色文彩相亂也剝促艱難以至天閽謂可
以即時見帝閽反倚而望予原甚急而閽甚緩其不
爲通可知一往自負之盛氣至此而盡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
蔽美而嫉妒（曖音愛）
集註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以芳香
自潔而無所趨向也於是歎息世之溷濁而嫉妒不
意天門之下亦復如此也
詁曰時日既暮精力復困閽不爲通帝不可見矣所
以信者幽蘭之佩可以結言也咫尺萬里欲言不得
徙延佇而已然後知天上地下總成一溷濁之世無
分於上淸而下濁也蓋無不以蔽美嫉妒存心者也
○以上志在慕君君如上帝必當鑒其忠忱而不意

爲閽所阻無怪乎王之見疎也以下志在求女兄舉
世皆蔽賢妒能使主孤立於上庶幾宮中得一賢媛
以爲內助猶可以回主惑乎因王寵鄭袖也

朝吾將濟乎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 閬音郎緤音薛一作紲

集註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閬風山上也女神
女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虙妃佚女二
姚將遍求也

詁曰崑崙天柱縣圃閬風皆在其上自縣圃上升返
於閬風蓋興盡而返也反顧而傾楚也反顧流涕無

端哀高丘之無女是時楚宮南后鄭袖並寵於王襄
與靳尚輩表裏惑君后不之問讒與嬖比此王所以
終不悟也故思得賢女正位宮中以廢嬖而沮讒也
高丘楚地疑襄王前即有陽臺神女之說故以寓言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詒 詒音與

集註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榮華喻顏色也相
視也下女謂神女之侍女也詒遺也遊春宮折瓊枝
正欲及榮華之未落而因下女以通意於神女也

詁曰反自白水意興索然遊春宮乃重發生也原將
往觀四荒既佩繽紛以繁飾矣而折瓊枝以繼之益
加脩飾焉不因帝閽之見阻而消沮也及榮華之未
落謂神女也下女之詒詒以此言也其徵於帝閽之
蔽美須左右爲之先容故必相下女之可與言者而
通意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
令蹇脩以爲理 虙房六反一作宓莫必反纕息羊反

集註虙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纕佩帶
也蹇脩人名爲媒以通詞理也似是下女之能爲媒
者亦未有考也

詁曰虙妃沒於水而令雷師乘雲以求蓋神女莫知
其所在也解佩結言古者託人通言以佩取信使爲
結而合之上文結幽蘭亦是也旣以詒下女矣而復
託蹇脩爲媒申理前說詳慎之至也自此以下八段
皆求女之思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
濯髮於洧盤 緯音徽繣呼麥反又音畫一作[illegible]

集註緯繣乖戾也遷移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以通
言復有毀而敗之者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
見距絕至於難移也

詁曰蹇脩既以爲理而其左右各爲一說或離或合故曰紛總總其離合也緯繣當是始參互而後畫一之意蓋決絕不可回也歸次濯髮是女不見許有此無聊之情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善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傲一作敖

集註倨簡曰驕侮慢曰敖康安也違去也言棄去而改求也

詁曰語氣突因處妃求而不得爲此歎恨之詞也驕傲康娛皆指現在楚之嬖人也違棄改求所以望諸

君者猶車舝思得賢女以易褒姒耳錯亂其詞於此蓋不欲顯言之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娀音嵩佚一作妷

集註四極四方極遠之地偃蹇高貌佚美也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建高臺以飲食之契母簡狄也

詁曰覽遠視觀平視相諦視也周流乎天而四極始遍從天視下而所視始詳審也乘雲以求則女之不可得見者瑤臺在望則女爲人所共見者求之者衆故下言恐有先我者耳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令音零鴆音陣佻音挑

集註鴆羽有毒可殺人雄鳩鶻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佻輕也巧利也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詁曰言媒之難得也非鴆則雄鳩耳鴆毒爲性從來不肯道人之善雄鳩不佞乎令卽飛鳴而往輕諾者寡信好爲人作合者必不重人之聽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

辛之先我 豫如字又音預詒異稽反

集註猶犬子也不決曰豫犬好豫狐多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言以鴆鳩皆不可使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於禮有不可者

詁曰鴆不欲成人之好鳩不能成人之好然無媒則言不通自適於禮不可吾所信者鳳皇耳鳳皇既肯受託前往致詞然德盛者或不能關捷恐高辛已先我雖有言亦不見省總以見機緣之難湊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集註少康事見左傳言既失簡狄欲遠適又無所向
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
詁曰再求而再不偶更何所適浮游逍遙不用皇皇
也少康逃亡而虞思以二姚妻之或者及少康之未
娶留二姚以待我乎蓋無已之極思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美而稱惡惡叶汚
集註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又無巧辭蓋不待其不
合已知其必無成矣再言溷濁而嫉賢以爲雖西方
之遠其惡俗無以異於中國也

詁曰理與媒皆爲導言者也弱則不能力爭拙則不
能善道是爲導言之不固然亦誰肯爲力爭而善道
乎嫉賢蔽美大抵然矣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能忍而與此終古
集註閨中邃遠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言
上帝不能察司閽進蔽之罪也
詁曰閨中邃遠言以上諸女無媒爲通終不可得閨
中深密之地既無賢則哲王終不能自寤朕情懷鬱
於懷將誰爲明之乎與此終古猶長此終古也焉能

忍必圖有以發攄之故向靈氛而占也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修而慕之藑一作瓊筳音廷篿音專
集註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
卜曰篿靈氛古善占者兩美蓋男女俱美比君臣俱
賢也
詁曰靈氛之占兩美必合謂同德者必相親也若楚
國孰有能信汝之修而慕之者乎蓋原雖云上下求
索足跡未離於楚也靈氛不言楚無君而言楚無臣
臣非其類哲王雖寤如同列不容何故勸以遠逝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
兮孰求美而釋女一無狐字有女之女如字釋女之女音汝
集註此亦靈氛之詞言天下之大非獨楚有美女但
當遠逝而無疑也○張鳳翼曰天下廣大豈獨楚有
女乎他國亦有同志可求也女俱音汝
詁曰原託言處妃諸女之不可得以見美之難求也
靈氛勉其遠逝言九州之女豈盡如楚女之善妒乎
兩美必合豈不原求美而美能合原者原以求女占
氛即以求女對又非上文求女義也遠逝無疑亦如
太史公所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之義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
云察余之善惡宇一作宅待洛反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也
集註卽上章豈惟是其有女之意而申言之以勉其
行亦靈氛之言也眩目無主也世幽昧以下乃原自
念之詞言雖往亦將無所合也
詁曰原惓惓於楚不惟戀君亦戀此芳草耳但得晳
王一寤卽所樹之芳草猶可進用總之不能離楚也
何所獨無破其戀也巳復念今之幽昧而自眩曜者
舉世以然楚不予知則又孰知予之善惡哉氛言爾
美必合恐終無有合也其所以孤疑者在此

民好惡有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
謂幽蘭其不可佩 要音腰 佩古服字
集註言人性固有不同而黨人爲尤甚也
詁曰謂世皆不察善惡而更思未有如楚人之甚者
也民好惡容有不同而黨人好惡相反可好者惡之
可惡者好之是以芳草終不見御葢因靈氛之言而
觸其樹芳之情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
兮謂申椒其不芳 珵音呈 幃音暉
集註珵玉書言珵大六寸其耀自照蘇取也史記蘇

蘇後爨謂取草也幃謂之幐卽香囊也自念之詞止
此
詁曰當當所直也言識其貴重也草木且不知況能
知玉乎衆芳其所樹者而原則自比於[illegible]好惡之
異不惟謂艾可服而又甚焉且以糞壤[illegible]不惟
謂芳不可佩而又甚焉謂申椒其不芳好惡倒置至
此靈氛謂孰信修而慕之其洵然矣宜其勸遠逝而
無疑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而要之 糈音所 要音邀

集註巫咸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椒香物所以降神
糈精米所以享神要謂迎也
詁曰原以靈氛之占爲然故曰吉占靈氛勉以無狐
疑而不能不狐疑也知遠逝之當從復去國之不忍
[illegible]巫咸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
余以吉故 故一作疑
集註翳蔽也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山有九峯其形
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皇百神剡剡光也揚靈發
其光靈也

詁曰百神皆降巫咸與焉百神降而九疑迎九疑有
地主之誼也原所要者巫咸耳剡剡揚靈指巫咸也
靈氛有吉占巫咸告以吉故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
摯咎繇而能調 陞一作升 榘一作矩
集註註巫咸語也榘與矩同所以爲方之器矱度也
所以度長短者也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陞降上
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合乎此法者如湯之得伊尹
禹之得皐陶始能調和也
詁曰原以遵古道徧繩墨不合時宜見疎於君而巫

咸所告者迂闊已甚皆古道非今情也蓋皆原之本
志所以聽靈氛之占而狐疑不決者以此而還爲巫
咸之所戒勉蓋原之神先告之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 說音悅 操平聲
集註行媒喻左右之先容也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
虞虢之界孔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
護此道說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詁曰原自謂好脩以爲常咸勉之恐其脩有不誠也
誠至未有不動者固不待先容也此下皆君臣遇合
之盛事咸言其常原處其變耳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
以該輔
集註呂望亦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也鼓鳴也謂
鼓刀而屠甯戚衛人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
牛叩角而商歌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後車載之
用爲客卿備輔佐也該備也
詁曰歷敘古人知遇若爲不知原之所遭益增原之
悲矣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

夫百草爲之不芳 鵜一作鷤音題 鴂音決
集註鵜鴂卽詩七月鳴鵙之鵙聲相近陰氣至則先
鳴而草死也巫咸之言止此
詁曰原恐年歲之不吾與急於及時而咸亦勸原之
及時傷遲暮而悲零落此原之言也咸亦爲原言之
合從上諸語未能少進於原以釋原疑也咸以爲臣
之道惟盡其所得爲者則原守其道不變可也此固
原所樂聞其如時之不可爲何若原遽從氛占無咸
一段減勉失其所爲原矣此是借咸言以發攄己之
本志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唯此黨人之不諒兮
恐嫉妬而折之（佩一作珮 薆音愛）
集註此下至終篇又原自序之詞偃蹇衆盛貌
【詁】曰原聞咸之言皆其素志而自傷今荀太不然苟
咸以好修不用行媒而已未嘗不好修也何以瓊佩
而見蔽也黨人不諒慮其復有見用時也不特薆然
蔽之且恐有嫉妬而折之之事是中情之好脩不足
恃矣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
蕙化而爲茅

集註繽紛亂也不可淹留宜速去也上云謂幽蘭其
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
之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
俱化矣
【詁】曰咸言時猶未央不知時已變易矣咸言恐百草
之不芳不知不惟不芳且變化爲惡草矣蓋已無復
望而安可以淹留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
好修之害也（好呼報反）
集註蕭艾賤草蓋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
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
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爲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
爲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此意也
【詁】曰靈氛云何所獨無芳草巫咸又云恐百草爲之
不芳已隱隱言原所樹之芳爲不足恃至是而始信
其變也芳蓋有不得不變者卽芳之不得已而變則
好脩之不能見容可知而咸尤勗以中情之好脩豈
知好脩之爲害乎莫字爲疑詞令咸審之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得列乎衆芳

集註此卽上章蘭芷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有外
好耳委棄也○黃文煥曰咸言鳴鴂不芳所慮者百
草耳非謂蕙蘭也他卉不足道幽谷之姿不以無人
而不芳可恃莫若蘭而竟喪芳之實而空列芳之名
【詁】曰上章曲體衆芳謂好脩之難容此下深責衆芳
以厥美之自委原所最貴者蘭也故紉以爲佩樹芳
自蘭始責備亦蘭爲先蘭之實本幽幽卽其所長也
今徒有幽芳之容而其實喪矣委厥美以從俗申言
無實苟得列乎衆芳申言容長

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 慢一作謾慆音滔一作謟榝音殺幃音暉
集註慆淫也榝茱萸也幃盛香之囊也椒亦芳烈之
物今變為邪佞茱萸固臭物而今反引以充囊但知
求進務入何能復敬守其芬芳之節乎○黃文煥曰
蘭惟苟列衆芳求容而巳非敢為佞也椒則專佞以
卽於慢慆非僅不芳也榝又甚焉糞壤既充幃矣乃
甘逐臭與同充焉愈變愈下蓋由於干進務入以至
於此則所為芳者果不足敬妒怪黨人謂之不芳也
〔詁〕曰古者重九佩茱萸以辟惡則榝亦椒類非臭物

也干進應專佞務入應充幃向謂之不芳畢竟知芳
之可敬也芳之為芳如此又何敬乎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
況揭車與江離 流從一作從流化叶音呵離叶音羅
集註流從言隨從上化如水之流也
〔詁〕曰流從謂前者流後者從所謂隨波逐流也初以
變易歸之於時既以干進責之衆芳至此又為衆芳
寬一步言時俗如此亦不能不變化也詞愈寬志愈
傷矣寬揭車與江離所以益深椒蘭之慨寬椒蘭所
以益勵巳志之堅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沬 沬音妹
集註虧損減也沬昏暗也言瓊佩有可貴之質而能
不挾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
實不可得而減損昏暗此原之自況也
〔詁〕曰據註茲佩指瓊佩也因上有折瓊枝以繼佩之
文知前所稱之佩纕皆蘭蕙也芳以表行玉以表德
蘭蕙既以變易故所重者玉自此以下但稱瓊玉絕
口不及蘭蕙蘭委厥美以從俗玉委厥美而歷茲同
為時所委棄彼則從俗以變此則歷久如故彼之芳

虧而芬沬此則菲菲難虧而至今猶未沬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
流觀乎上下 調徒料反
集註調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
而遂浮游以求女如前所言也余飾謂瓊佩及前章
冠服之盛方壯亦亟成所謂年歲之未晏周流上下
卽靈氛所謂遠逝也
〔詁〕曰調度指玉音之璆然有調有度也古者佩玉進
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鏘鳴和者鳴之中節也
余飾謂瓊佩方壯承菲菲難虧未沬而言自娛謂自

適其志亦足自樂也浮游求女隨其所遇不似向者之汲汲於所求也向者志在求女而浮游皆屬有心此則志在浮游而求女聽諸無意及年之未晏飾之方壯猶可以周流上下蓋欲從靈氛遠逝之占也○至是猶言求女者悟主之事不能望之於臣猶可望之於女故終未能忘情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 行音杭爢音糜粻音昌

集註歷遍數而實選也精細米也羞進也粻糧也

詁曰巫咸猶勸其守正以行道靈氛直勉其遠逝而

無狐疑知道不可行也故以靈氛之占爲吉○昔者餐英今且餐玉惡衆芳之變易美玉乃無瑕也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集註象象牙也雜用象玉以飾其車也離心謂上下無與已同心者也自疏則禍患不能相及矣

詁曰從前之遊上下求索此直周流覌乎上下無所復求志在遠逝以自疏而已靈氛謂兩美必合言心同而道合也則豈有離心而可同者固知其決不合也傳稱王疏屈平然平終未忍疏王以此益不見容於黨人益至是始決志於遠逝以自疏不復向之介然其鬱激其情愈苦矣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邅池戰反 啾音揫

集註邅轉也雲霓蓋以爲旌旗也晻藹隂貌鸞鈴之著於衡者啾啾鳴聲也

詁曰崑崙在西西爲日沒之方由崑崙以益西所謂日暮途窮也○原自序其生已降居然以列星袱神自命矣所遊必在崑崙懸圃之間悉從必以飛龍鳳皇羽儀必以雲霓玉鸞則其自處之高舉觀一切從

能苟同於時俗乎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翼一作紛

集註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箕北斗有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又有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卽津梁所渡也翼敬也交龍爲旂旂屬皆建於車後一上一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翼翼扶衛也

詁曰天津居天之中自此而西不似昔之發軔蒼梧不離楚南也昔由玄圃至扶桑由閶闔遊春宮皆自

崑崙轉東此從崑崙至西極詔西皇指西海回翔於
西不復東矣叩帝閽則鳳皇爲之飛騰窮西遊則鳳
皇翼其承旂鳳皇文明之鳥有道則見狂接輿以是
諷聖人之隱見故原欲依爲行止耳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
西皇使涉予 予音與
集註流沙今西海居延澤是也遵循也赤水出崑崙
東南陬入南海容與游戲貌以手教曰麾使蛟龍爲
橋於津上而乘之以渡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少皞
以金德王故曰西皇

詁曰流沙赤水皆不可以車過言津言涉蓋將舍車
從水故與衆車不得同行而相期於西海也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西海以爲期 待一作持
集註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而不合名
曰不周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由徑路先過
而相待我當自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
詁曰多艱謂流沙之陷赤水之險也本謂修遠可以
周流而豈知其多艱乎謁帝既多阻滯西行又歷多
艱自念平生蹇劣即作此幻想亦必有此迹邇也徑

捷路也令衆車騰容由捷徑過險以待路當從不周
由左轉衆車之語西海爲期蓋西方之盡境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
雲旗之委蛇
集註屯聚也軑轄也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蜿蜿龍
貌雲旗以雲爲旗也
詁曰屯車千乘即使徑待之衆車也既至西海之上
衆車齊駕玉軑並馳而余之飛龍之駕雲霓之旗亦
至衆車從而行矣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

日以媮樂 媮音俞
集註云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遠
不可得而制也九歌禹樂也韶舜樂也假借也顏師
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日月苟爲娛樂耳
○少司命篇曰高馳兮沖天東君篇曰撰余轡於高
馳涉江篇曰吾高馳而不顧高馳二字凡數見
詁曰原之遠遊至此極矣山窮水盡不得不抑志而
弭節也志雖抑而神且高節雖弭而神猶馳邈邈不
知其所之神爲之也周流有盡歲月難消向恐日之
暮今苦日之永矣其惟奏歌舞韶假此日以媮樂乎

蓋不復以國事關心矣然歌舞必取於舜禹其所樂在此此志固未泯也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一無陟字陞一作升戲一作曦蜷音拳

集註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旁視也舊鄉楚國也蜷局詰曲不行貌屈原託爲此行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仁之至義之盡也

詁曰陟陞同義言上而益上也戲歎詞即於戲之戲赫顯也陟陞根上文遠逝既極輒復高馳以登於天自上睨下一切顯然可見本忘情於舊鄉矣而忽臨而睨焉已不悲而僕夫悲已不懷而余馬懷蜷局焉蜷縮不行也僕馬且然況於余乎蓋至此而知遠逝亦不能自踈也

亂曰

集註云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輒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李陳玉曰亂終曰亂蓋八音競奏以收衆聲之成猶之涉水者截流而渡所謂可涉也故亦曰亂

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將從彭咸之所居

集註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故都楚國也言時君不足與共行美政故將自沈以從彭咸之所居也

詁曰上文不自言懷而借僕馬爲言蓋深於言已懷矣至此復痛自割絕言國之無人莫我之知歷歷可失以決故都之不足懷而終不能已於懷原爾無如原何也靈氛所云爾何懷乎故宇勉詞也原云又何懷乎故宇憤辭也莫足與爲政以此自斷其係戀也返不可返去無所去遠逝何之惟有一死而已美政

原所造之憲令其生平學術盡在於此原踈而憲令廢矣所最痛心者此也前謂依彭咸之遺則早有此願此曰從彭咸之所居蓋決定此志矣

總詁王逸謂離騷作於懷王聽讒見踈之時其餘諸篇乃在襄王復用讒言遷原江南之後是也史稱原爲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政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既踈之後不復在位然而猶出使於齊則應對諸侯之職仍舊但不能入議政事耳原所以失志者在奪其內職也今通篇按之開章自陳氏族爲楚宗臣述已之才美爲君所任用

用是汲汲乘時以圖報國而導君以二帝三王之道雖爲黨人所不便亦不憚殃而力行之奔走先後冀及前王之踵武任勢任怨此皆述王任用時事也不意君信讒而齌怒齌者猶蘊而未發也迫至成言悔遁乃盡反其所爲而後知靈脩之化於黨人矣於是凡原所樹之衆芳皆不見容於時而是衆芳亦惟與原朝夕共顑頷耳自念所以被讒者無有他罪惟是法前脩而不周於今之人也若時俗工巧周容以爲度寧死不忍爲死不足惜所哀者國事日非民生之多艱耳蕙纕言已行之芳攬茝言所惜之衆芳朝誶

夕替跡其所以替者皆原心之所善也即所善以爲罪端然以此獲罪雖九死且不悔何有於替乎靈脩不察衆妒爭起無他惟原之所爲一遵規矩繩墨爲時俗所不便故困窮至此如此而猶悔相道之不察謂當時之議政恐猶有未盡善思反而正之愚矣然原返使自齊諫王不殺張儀王悔使人追之即此一悔則原猶有復入之機而胡竟寂然耶則讒之深王怒之甚也原始絕望矣往觀四荒終懷王之世爲行人不與聞國事也太史公稱原其志潔其行廉廉者隅也圭角不泯動與時忤故女嬃詈之曰婞直曰判

獨離謂原所行太過近於鯀也原無以自明乃就重華以陳詞述其致主澤民之道一依前聖明其所爲者皆中正非婞直也既質之重華即可以告之上帝庶幾其降衷於王心乎乃爲帝閽所拒不得見帝然後歎息於舉世之溷濁好蔽美也不得已而思求女蓋君昏而有賢妃在內不致小人蠱惑已甚上宮靳尚與鄭袖比猶皇甫七子恃褒姒爲奧援也車牽之詩惡褒姒亂國思得賢女以爲內助所以拔其禍本屈原猶是意也故反顧流涕哀高丘之無女而女正難求伏妃深秘無由見信娀女高居作合實難惟有

虞二姚及少康之未家猶可遇乎既有家則難通矣賢女既不可得艷妻煽處外內隔絕閨中所以邃遠而哲王不寤則朕情安能得發乎此一段是暗指鄭袖而言文字離奇令人不測原之上下求索皆意中虛擬之詞而其跡未嘗離楚靈氛勸其遠逝哂其局於楚也亦猶太史公所云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之意巫咸之言猶是人臣守正之道原之本志也原欲從靈氛之占而更借咸言以自審蓋欲尊咸之正訓以自勵而從氛之吉占以遠害也原所以戀戀於楚者身則已矣亦冀所樹之衆芳與時猶足以維

巳之志乎靈氛巫咸早知之矣氛曰何所獨無芳草
兮爾何懷乎故宇咸曰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
爲之不芳然後知所爲芳草者皆隨時俗以變易矣
此原所大不堪耳環顧楚國獨原一人耳又何可以
淹留也則當遠逝無疑矣然而遠逝之擧非獨靈氛
所占將別有遇合也原之遠逝特以自疏而已葢王
疏原原未能疏王所以益來黨人之忌今玆之遊指
西海以爲期西爲萬物歸宿之地原生平萬念於此
盡矣此所以爲遠逝所以爲自疏之術迨夜臨睨乎
故鄉僕悲馬懷則仍不能疏也終之以從彭咸之所

居骨化形消此志不泯原之謂矣
〔又〕曰史稱原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王使作
爲憲令所謂能稱其職也原生平致主澤民之術得
以一意展布其所作必取法於二帝三王之道盡革
楚之弊政而楚國可以大治不意爲上官所讒王怒
而疏之原疏而憲令亦廢不行矣原所悲憤不能自
巳者非悲其身不用也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也故
一則曰哀民生之多艱再則曰相觀民之計極而終
之以莫與爲美政兮則原情可見矣初上官大夫見
原草藁欲奪之非必以爲巳有也原所爲一循規矩

繩墨使肯小無所容必爲黨人所不便故欲有以
毀其成也葢時俗競周容以爲度衆女興心而嫉妒
豈獨一上官哉上官之讒原曰自矜其功以爲非原
不能爲也觀原好自揄揚則自矜誠亦有之宜王之
信而不復察也原不知以此得罪而自謂以謇謇致
患女嬃亦詈其婞直以亡身謬矣至九章抽思篇
有云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亦是稱量之
詞非實有見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巳原難免焉若懷
王則至死不知其誣此原所痛心而不能巳於一
也

〔又〕曰篇中稱芳不一其謂扈芷紉蘭者獨行之芳也
搴木蘭攬宿莽所共事之芳也滋九畹樹百畮所培
植之芳也原之芳既巳委弃衆芳亦從而蕪穢矣而
原惜芳不巳飲其墜露餐其落英與共朝夕焉從而
結之貫之矯之紉之雖爲當時所弃原猶欣賞而珍
存之而惡原者益以此重原之罪其曰既替余以蕙
纕兮又申之以攬茝是也彼黨人謂幽蘭不可佩謂
中椒其不芳民性不同好惡相反固無足怪獨是時
俗變易椒蘭不能自立而皆變而不芳化爲惡草此
原所尤不堪者原初紉蘭爲佩以爲其臭味也追折

與枝以纕之復有取於茝焉蓋茝能入水而貯不腐

孔子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是也自衆芳蕪穢美

以歷茲原惟瓊佩之是貴然從此總曰不及幽蘭至

以致椒蕭皆取諸瓊靡而英亦不移芳潔之性即其

篇章一字不苟如此

九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神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辭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

集註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荅而不能忘其敬

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貞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張鳳翼曰原見祝詞鄙陋因爲更定且以事神之言寓忠君之意然詞之所指惟在神耳舊註殊牽合附會○楊愼曰楚詞九歌巫以事神其女伎之始乎

訂曰九歌只是祀神之詞原忠君愛國之意隨處感發不必有心寓託而自然情見乎詞耳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愉音俞璆音求 琅音郎俗作耶

集註曰謂甲乙辰謂寅卯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

皇太乙也撫循也珥飾也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珮玉聲璆然琳琅美玉名謂佩玉也此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劒佩玉以事神也○黄文煥曰將愉將把皆從神未至體未行預言之穆然無可見也將愉若有見也○沈存中謂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韓退之春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體也

詁曰禮記致齋三日思其居處笑語志意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商頌謂之綏我思成則凡祀神皆應如此此章神未至而如見其音容劒佩皆思之誠敬爲之也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瑱音鎭盍音合蒸一作承

集註瑤美玉也瑱與鎭同所以壓神位之席也盍何不也把持也瓊芳草枝可貴如玉巫所持以舞者也肴骨體也蒸進也國語燕有殽蒸此言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爲藉也奠置也以桂釀酒以椒漬漿四者皆取其芬芳以饗神也

詁曰陳席巳畢意神之將降盍將二字連下諭巫之速舞以迎而祇事者之速進酒饌也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一枹作桴房尤反姣服一作妖服古字並通用

集註揚舉也枹擊鼓椎也拊擊也疏希也舉枹擊鼓使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陳列也浩大也竽三十六簧瑟二十五絃靈謂神之降於巫之身者也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託於巫則見其貌之美而服之好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君謂神也此言備樂以樂神而願神之喜樂安寧也○李陳玉云樂康二字屬民物上神欣欣則天下太平矣

詁曰鼓所以作樂也柷敔所以節樂今以拍板代之

節疏而緩則歌聲從容以盡其態故曰安歌然商頌稱奏鼓簡簡則疏緩亦可兼鼓言陳竽瑟謂簫管備舉言樂聲大作也古人祀神必以尸周詩稱爲神保靈者神降於巫猶神保之義求神者以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神好音樂故巫以歌舞邀之姣服巫之舞衣也神既附而偃蹇謂自貴重不作舞態矣君指神言

右東皇太一

集註太一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

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微者太一之居

詁曰太一之佐五帝始分五方而太一不可分方其曰東皇太乙楚俗之陋也屈子開章即稱上皇以正之此亦其更定之一端矣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蜷音拳

集註芳芷也華采五色采也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言使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以自潔清也靈神所降也楚人名巫爲靈子連蜷長曲貌既留謂以其服飾潔清神悅之而降依其身留連之久也漢樂歌言靈安留亦指神言爛光貌昭昭明也

詁曰連蜷狀雲之卷舒昭回既留謂神附之久而不去也古者祀神以有神光爲驗若陳倉之祠其光景能動人民又曰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是也爛昭昭指神光也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憺徒濫反 齊一作爭

集註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漢武帝時置壽宮神君亦此類也言神既至憺然安樂無有去意周章猶周流也

詁曰漢武帝置酒壽宮以禮神君其後又置壽宮北宮則凡禮神之處皆可名壽宮日月齊光冀神光之昭昭未央同日月之久照也古者祠神皆用輿車禺馬謂之駕被與龍駕帝服或亦此類蓋神將去而戒駕與被也聊翱遊者婉詞以別主人猶云且暫往周流一遊耳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猋音標 一作忡

集註皇皇美貌降下於巫也猋去疾貌雲中神所居也言神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兩河之間曰冀州有餘所望之處不止一州也窮極也言神出入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有窮極也夫君謂神記曰夫夫是也忡忡心動貌

詁曰神降於巫爲靈神去而祀者追述其始降即指靈爲神故贊其皇皇冀州帝都所在禹貢列九州以冀州爲首稱冀州者覽從此始其勢延極於九州四海也言神之倏忽萬里應上章翱遊周章句

右雲中君

集註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

〔詁〕曰按封禪書稱長安置祠祝官女巫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楚俗先有此祠其來久矣楚多淫祀若此數者後千載在祀典當為正神必原所釐正以存其樂歌也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要漢書作幼眇與妙同參差一作篸差

集註君謂湘君夷猶猶豫也言既設祭祀使巫呼請而未肯來也中洲洲中也言其不來不知為誰留也要眇好貌脩飾也沛行貌吾主祭者之自吾也欲乘

桂舟以迎神又恐行或危殆故願湘君令水無波而安流也參差洞簫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也誰思謂當復誰思言思神之專也

〔詁〕曰此章因君之遲遲其來設此數疑誰留中州疑有見留而不來也要眇宜脩疑其過為脩飾久而不來也沛吾乘疑其舟楫阻滯欲速舟以迎之也令沅湘二句疑為波濤所阻也吹參差俟之久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拍一作柏並音搏綢音儔又音叨蓀一作荃旌一作旍涔音岑

集註邅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蓀香草也涔陽江碕名浦水涯極遠也揚靈者揚其光靈猶言舒發意氣也〇李陳玉曰邅吾道者言特降所不敢望求便道一降耳

〔詁〕曰此章言俟神既久神不見顧且駕言北征矣迂道洞庭蕙綢蘭旌望涔陽橫大江而去揚靈顯其感靈也蓋初疑神之有阻不來今乃知其揚靈於他所耳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陫音匪

集註未極未得所止也潺湲流貌隱痛也君湘君也陫隱也側不安也

〔詁〕曰揚靈未極則神無來意女嬋媛指女巫之降神者神久不降而向予太息予主祭者也流涕自傷於神無緣也而終不能已故隱思而至陫側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櫂音棹枻音曳搴音蹇

集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斲冰積雪言舟雖芳潔事雖辛苦而不得前也薜荔芙蓉求之既非其處用力雖勤而不可得也至於合昏而情異媒雖勞而恩不

成結友而交疎今雖成而終必絕求神不荅豈不猶
是乎
[詁]曰神既不降乃思自往乘舟辛苦以迎之而終不
獲遇猶采荔搴蓉費心無用之地然後始知心之不
同而恩之不甚求之終不應也此二句正是原忽然
感發自道其情事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
余以不閒 淺音牋 閒音閑
集註瀨湍也淺淺流疾貌翩翩飛疾貌
[詁]曰淺淺言巳之舟滯而不能進上章所云斲冰積

雪也翩翩言神之高馳任其所之上章所云駕飛龍
北征也交不忠則處處皆招怨之端故怨長期不信
則本無來意而託爲不得閒以見謝也因神見弃自
咎自悔如此
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 鼂與朝同
集註騁直馳也騖亂馳也弭按也次止也周旋也此
言神既不來則我亦退而游息以自休耳
[詁]曰騁騖二句言其候神之返往來盼望或行或止
不自寧也鳥次屋上水周堂下正弭節處所見無聊

之情事也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佩一作珮澧一作醴上遺平聲下遺去聲
集註玦如環而有缺澧水出武陵注於洞庭史記作
醴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逍遥容與皆游戲閒
暇之意此言湘君既不可見而愛慕之心終不能忘
故欲解佩玦以爲贈又不敢顯然致之故但委之水
濱若捐棄而墜失之者以隂寄吾意而冀其或將取
之若聘禮賓將行而於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

致而主不拜也然猶恐其不能自達又采香草以遺
其下之侍女使通殷勤而幸玦珮之見取而猶不可
必則逍遥容與以俟之而終不能忘也
[詁]曰待久不至乃捐玦遺佩爲記使知吾之至而久
俟也又采芳以遺下女使爲通吾之情斯可以返矣
猶不肯遽離其地逍遥容與以希萬一之遇焉
右湘君
集註此篇爲男巫事隂神之詞故其情意曲折尤
多
[詁]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閒湘君

其正妃娥皇也湘旁黃陵有廟洞庭有山曰君山
以湘君得名也
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
木葉下 予一作余叶音與 嫋奴鳥反
集註帝謂湘夫人舜次妃女英也娥皇正妃稱君女
英自應降稱夫人眇眇好貌愁予亦爲主祭者言望
之不見使我愁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
波而木葉下矣蓋記其時也
詁曰此迎神而神不至乃降於北渚也目眇眇言遠
望不見祇增予愁且風起波生益不可即矣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
兮木上 一無登字薠音煩 張音帳罾音增
集註薠草秋生似莎而大鴈所食也今南方湖澤皆
有之夕張言向夕洒埽而張施帷幄也萃集也蘋水
草罾魚網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比夕張之地非神
所處而必不來也
詁曰白薠騁望望北渚也北渚迎神與我所卜之佳
期適同同時夕張而神偏降於彼也鳥萃蘋中言非
所萃也罾施木上言妄施也怪神之不宜降北渚而
虛我之夕張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
水兮潺湲 荒忽一作慌惚
集註澧水名見禹貢公子亦謂湘夫人也帝子而又
曰公子猶秦巳稱皇帝而其男女猶曰公子公主古
人質也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起
興之例正猶越人之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
君不知而以芷叶子以蘭叶言隔句用韻法也
詁曰不敢言思公子思其地之蘭芷而已遠望即上
文騁望也騁望夕張荒忽不眞惟見北渚之流水潺
湲增其寂莫耳

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
兮西澨 麋音眉爲一作食澨音逝
集註澨水涯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
而在水裔以比神不可見而望之者失其所當
詁曰神不易降如蛟在淵如麋在山不可得而見而
麋胡爲兮庭中蛟胡爲兮水裔言神已降於北渚也
獨不我顧何耶朝馳夕濟水陸並行以往迎之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
蓋
集註佳人謂夫人也偕俱逝往言與召予之使者偕

往也葺蓋也築室水中將託神明而居處也○黃文煥曰忽聞召予督中妄想耶耳中妄聽耶絕望之時機緣偏在意外未可知也水中者夫人之所素居故欲築室就之而居

詁曰聞佳人召者妄想生妄聽也騰駕偕逝言隨召者飛騰而去喜極欲速至也未至之時便思從神久居作許多布置空中樓閣何所不極

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蓋繚之兮杜衡（蓀一作荃壇音善匊古播字橑音老葯音罔與網同擗一作辟一作櫋音綿鎮一作瑱繚音了）

集註紫紫貝也壇中庭也匊布也蘭木蘭也橑椽也辛夷花樹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楣門戶上橫梁也葯白芷葉也罔結也在旁曰帷擗折也櫋聯也鎮壓坐席者也石蘭香草疏布陳也繚縛束以杜衡繚其屋也○黃文煥曰首葺荷蓋仰得所庇而居易就也先言堂後言房築室之次第也言堂而先以壇言房而繼以帷又成室之次第也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廡音武）

集註馨香之遠聞者廡堂下周屋也九嶷山名舜所葬也言舜使九嶷山神繽然來迎二妃而衆神從之如雲也將築室依湘夫人以為鄰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之

詁曰築室之妄想甫畢九嶷之迎使已至幸而值之亦竟不一降如雲狀其倏忽而過也則所謂佳人之召皆妄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褋音牒諸見上篇）

集註袂衣袖褋襜襦也前篇同意玦佩貴之而袂褋

親之也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也○李陳玉曰君夫人侍女有上下遠近之不同於君之侍不敢遺其上者但遺下女於夫人之侍不敢遺其近者但遺遠者所謂以謙下執事敬之至也○洪興祖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幸其一遇焉

詁曰前篇時不再得指候之久而神將至之時也有更加堅耐之思此篇時不驟得指神之來而幸相遇之時也有覿面錯過之恨

右湘夫人

詁曰九歌皆有迎神送神之詞惟二妃神皆不降

故無迎送竊疑降神者必陰神附陽陽神附陰二
妃陰神故不言降明非男巫之所敢降皆原之所
更定也一迎之而不降一赴之而巳去使祀者託
諸想像而不獲親接所以尊正神肅淫祀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
灑塵 涷音東 從水
集註天門上帝所居門也廣開者爲神將降也吾主
祭者自稱也乘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也飄風
回風也涷雨暴雨也灑塵以清道也
詁曰天門開神將降也乘玄雲巫往迎也司命天上

星神其來也自天其去也冲天篇中兩君字指神兩
吾字皆巫自稱先驅清道皆作巫語所以迎神也乘
與使令皆觀想中事
君廻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
兮在予 女讀 作汝
集註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回翔盤旋也空
桑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爲其自謂之稱也○
李陳玉云女乃巫代神向主祭者言
詁曰女字如字凡巫之降神類以女廻翔以下言其
徐也踰空桑以從言其速也空桑生子知其無攸

踰而從女陽神從陰也紛總總二句巫作神語自許
其威權之盛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
兮九坑 速禮記作 遬坑音岡
集註齊速整齊而疾速也導奉引也帝天帝也之適
也坑與岡同猶山脊也九坑九州之山言巳得從神
登天極奉至尊而周守內也○李陳玉云九州謂九
坑可知都在坑穽中無帝誰育非神誰爲帝育
詁曰司命雖司賞罰掌壽夭然必奉帝命以行禱者
祈神神必上稟於帝導帝以周察九州應壽應夭然

後可下而施禍於人上文何壽夭兮在予明不在予
也高飛安翔登天也巫自矜與神同登也
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
爲 被讀 若披
集註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
也
詁曰靈指神之附於巫而言衣與佩即在巫身者是
也被被衣弁趨而欲解也陸離佩動搖而成色也承
上帝登天導帝上下動渠故衣佩皆如此一陰一陽
易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壽夭在予與莫知予所

爲二字字皆巫代神自稱巫自以神陽巫陰陰陽相
合而有爲欲分功於神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寖近
兮愈疏（寖一作浸 愈一作踰）
集註疏麻神麻也極窮也寖漸也疏遠也此以神既
去而思之
詁曰離居神將去而與巫離疏麻瑤華所以識別意
也巫因神之惜別而悲已之漸老後會之無期也不
近則疏所謂日遠日疏也神折疏麻亦寓此意
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

人（轔轔一作轞轞並音鄰冲一作沖）
集註轔轔車聲言神旣去而不留使已延望而愁思
也
詁曰轔轔言神已上升而但聞其車聲聲愈遠而巫
猶延佇以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
可爲
集註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言人受命而生貧富
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非人之所能爲也因祀司
命而發此意

詁曰若今無虧言謹守此身以待神之再降此從老
冉冉旣極又轉一想也合指神之附於身也離神去
而離巫上所謂離居也言神之來去皆人命壽夭所
關其離合非人所能爲也
右大司命
集註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
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星亦曰司命
故有兩司命也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古秋字夫音扶 蓀一作荃下同）

集註麋蕪芎藭葉名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羅生
言二物並列而生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言不能
見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也蓀猶汝也蓋爲巫之自
汝也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好之者矣汝何爲愁
苦而必求其合也
詁曰神之附巫必於心所好者美子女之未適人下
文所云幼艾也蓀尊神之稱夫人指衆女言神徘徊
不降蓋始至愁不得其人也故指示諸女謂彼人中
自有美子如蓀意者不必愁苦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

成

集註青茂盛貌此言神既降也精誠既至若見神之
頁哉

詁曰蘭楚澤所產故迎神者用蘭蘜傳芭以代舞所
以媚之也既稱其羅生又稱其青青芳香滿室神寧
有不降乎目成猶云以目定情也神降於巫猶所謂
有神儀之儀猶匹也以衆女邀之而聽其自擇此巫
獨矜其得神意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辭一作詞

集註此爲巫言司命若降於己而不言不辭乘風載
雲離合不常故既有相知之樂復有生離之苦也

詁曰此神欲降而終不降故雖與女目成未交一言
忽然而去於是悵然自失而以人世之悲歡離合喻
此情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需兮
雲之際 儵一作倏

集註此亦爲巫言神之始也離倏然不言而來今乃
倏然不辭遂去而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
雲之際乎猶幸其有意而顧己也

詁曰神雖不降亦未決絕徑去倏來忽逝似猶有所
眷也夕宿帝郊未遠反天門也君誰需兮幾幸其需
己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 古本無此二句王逸亦無註此河伯章中語也當刪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媺人兮未來臨風
怳兮浩歌 女讀作汝池一作沱媺一作美

集註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怳失意貌此復爲
神語以命巫者女及美人皆指巫也

詁曰巫疑神之去而宿於帝郊也將有所需神則謂

吾所需者女也需女同沐晞髮也媺人即滿堂之美
人而目成者也望久不來乃無聊而浩歌巫試爲神
之繾綣以此自解於衆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
宜兮爲民正 旍一作旌彗祥歲反竦一作竦

集註孔蓋以孔雀尾爲車蓋翠旍以翡翠羽爲旍旗
也撫揣除之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竦挺
拔之意幼艾少好也此更設詞以贊美之言其盛
氣猶能除凶獲善而宜爲民所取正也

詁曰孔蓋翠旍言神之威儀登天撫彗持劍之職位

皆所以美神也長劒誅邪之具所以護善艮也幼艾
未字之女上文所謂美子宜爲神正配也慫長劒而
擁幼艾望其久留於此驅除百邪節民風亦從此受
正矣因神欲降不降故歎誦而覬望之如此
右少司命
集註按前篇註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
文昌第四星也
詁曰同一司命以其少也而聚滿堂之美人以要
之楚之淫俗也神弃而不顧而於所應降者亦若
遠若近守正如此宜爲民正者也要皆原之改訂

而後有此先時蓋必如河伯娶婦之俗極其褻狎
矣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晈晈
兮既明 暾音燉檻戶黯反晈字從日
集註暾温和而明盛也吾主祭者自吾也檻楯也言
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先自扶桑而來即乘馬以
迎之而夜既明也
詁曰朝日之禮從日出時撫馬者迎日也與後撰轡
高駝翔應既明與將上應將上尚在夜未明時也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

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輈張留反雷叶音纍
集註輈車轅也龍形曲似之故以爲轅雷氣轉似輪
故以爲車輪言乘此車以往迎日而低佪顧懷遂見
下方所陳鐘鼓竽瑟之美雲巫會舞容色之盛是以
娛悅觀者使之安樂久而忘歸也
詁曰龍輈雲旗皆所以迎日以爲日馭也秦漢祠神
用木禺車馬即此類將上言日初出而將上升長太
息言由將出既明而忽以將上歎其速也低回顧懷
望其遲遲上也而迎神之樂方盛聲色堪娛觀者忘
歸不知日已上矣

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鷈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
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緪一作絚音亘簴音巨鷈音池 姱音戶翾音喧曾與翾同
集註緪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瑤簴以玉飾簴簴
懸鐘磬之木也鷈以竹爲之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
神巫也曾舉也言巫舞工巧翾然若飛鳥之舉也展
詩陳詩也會舞合舞也節謂疏數疾徐之節也蔽日
言神悅喜於是從屬蔽日而至也
詁曰承上聲色娛人備述樂舞之盛緪瑟三句言樂
靈保三句言舞應律合節樂與舞相叶也舞者巫也

萬物而不窮也○管見曰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
性流爲情物各卽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以至肝膽
楚越父子路人其患寔始於歸之一守彼生分那王
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
然之性

詁曰物之所同是非所不知處是也吾惡乎知之問
止其所不知也天下無定是無定非亦終有一知之
知乎哉特之不知而自定矣至人止其所不知知死生
利害無所不顧死生且不知而況利害又況是非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
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
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
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
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
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
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

右東君

集註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
王宮祭日漢志亦有東君

詁曰候日之早惜日之去舉矢操弧不有感觸時
事攄寫憤懣之情蓋借題以喻志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
兮驂螭女作汝 螭音離

集註此亦爲女巫之詞女指河伯也衝逆也螭如龍
而黃無角

詁曰風起波橫河伯之乘忽出女巫自如巫盡觸其神

通也女卽如字讀亦可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
浦兮寤懷

集註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
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也懷思也○黃文煥
曰九河皆遊此未見河伯意中預擬之言也河有九
則河伯無有定在風起波橫愈不可卽於是舍水就
陸登彼崑崙而望此河源所從出也水脈可循一覽
可周九河皆在目中庶幾得其所在乎日暮志歸望
之而未得其處極浦寤懷望之而冀得其岸也

詁曰崑崙河所出也登之四望而飛揚浩蕩莊子所謂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是也極浦南浦也巫自矜與河伯同登崑崙騁望之樂河伯至於忘歸而已望極浦而興懷欲南還也爲楚巫言故然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集註龍堂以龍鱗爲堂也○黃文煥曰河伯應以水中爲居乃曰何爲兮水中不怪人之能從河伯反怪河伯不宜居水怪得倒置

詁曰言河伯居室之盛何爲水中反言以呢之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澌音斯從仌者流水也從水者水者水盡也此當從仌

集註逐從也

詁曰言既從河伯居於水中亦即乘黿逐魚與同遊河之渚既相安矣乃流澌紛下大水時至河伯又將有事乘水而去矣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媵音孕

集註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背未嘗猶如此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巫自謂也既已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無已也三閭大夫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

詁曰因有極浦之寤懷故河伯東行而送之還南浦也南巫降神故不忘南波迎魚媵巫極誇河伯之繾綣於己也

右河伯

集註舊說以爲馮夷不可稽考大率謂黃河之神耳

詁曰六國時魏有河伯娶婦之俗此篇直以女巫

爲河伯所憑依猶之爲婦特不投諸水耳故巫迎神降神之詞且河非楚所宜祀明非祀事也末章神送婦還雖屬荒唐猶不至誣罔已甚故從其俗而正其詞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睇音弟

集註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蘿兔絲也睇微盻貌笑好口齒而宜笑也子則設爲鬼之命人而予乃爲鬼之自命也言人之悅己之善爲容也

詁曰若有人忽似忽非極盡鬼狀含睇宜笑皆善爲

窈窕以動人之慕者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衡一作蘅

集註所思指人之悅巳而已欲媚之者也篁竹叢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

〔詁〕曰赤豹文貍車旗被帶可觀可親明非凡鬼也折芳遺思言其甚鍾情也處幽篁終不見天猶女子自言足跡不出閨壼也險難後來欲就所思而艱於步履欲所思者之往就之也東門之詩曰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柔情婉轉動人憐惜此鬼之最能媚惑人者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一無東字 風上無東字 再有飄字

集註表特也雲反在下言所處之高也神靈雨者風起而神靈應之以雨也靈脩謂所欲媚者欲俟其至留使忘歸不然則歲晩而無與爲樂矣

〔詁〕曰處幽篁終不見天則人亦無由見巳乃獨立山之上以自表於所思而雲巳容容布滿山下杳冥晝晦不復可見矣凡有雨自山高處望之雲反在下於處幽篁上不見天纔立山巓下又不見地也風飄雨作神靈爲之鬼自怨其緣之慳矣倘靈脩得至於此必當曲意留之使安焉忘歸然歲既晏矣其孰有華予者乎華者言到此則山中生色猶言光寵也

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集註三秀芝草也公子卽所欲留之靈脩也鬼采芝於山閒而思此人既怨其不來遐謂其思我之不能忘以自慰也

〔詁〕曰初惟處於幽篁自有所思乃忽獨立於山上忽采秀於山閒思之所至不自禁也因思成怨以至悵望忘歸忘歸幽篁之故居也於是以巳之思君度君之思我而以不得閒爲公子解乃所以自解耳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集註山中人亦鬼自謂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知其雖思我不能無疑信之雜也

〔詁〕曰若有人山中人重言之諱其爲鬼也言雖不在人世而采秀搴芳飲泉蔭松既芳且潔亦足以爲山中人矣君之思我雖以不得閒爲辭亦必且信且疑其非人類也

靁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靁一作雷塡音田又一作狖颯音撒）

集註塡塡雷聲冥冥雨貌啾小聲狖猨屬離罹也

詁曰鬼復自念山中之境界惟山中人足以自適非人世人之所適也而況雷雨不時猨鳥風木助其淒楚彼公子其肯以慕予而來乎則感思之無益徒足以罹憂而已

右山鬼

集註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耶

詁曰山鬼蓋山魅木魈之屬往往能出而魅人然人不慕之亦不爲所惑篇中狀其妖柔之態婉孌之情蓋深足動人思慕者惑者忘其爲鬼一則曰若有人再則曰山中人自惑之者言之也述其居處服食則分明鬼趣矣至欲留靈脩使之忘歸鬼情甚可畏也意楚俗淫祀山鬼亦與原爲此辭使人懼而遠之故無迎神降神之詞所以黜其祀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
矢交墜兮士爭先

集註戈平頭戟也犀甲以犀皮爲鎧也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追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矢交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陣當作陳躐一作蹋並音獵霾一作埋枹音孚壄古野字）

集註凌犯躐踐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也懟怨也嚴威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言已適値天之怨怒故衆皆見殺不得葬也

詁曰凌陣躐行猶今所謂踹營也左驂既死右者復爲刃傷埋兩輪戰壓深也輪埋不行故四馬如縶不能進也兵以鼓進鼓不歇戰不止也天時予敵而抗之與戰是爲懟天故威靈怒也殺盡而棄原野不盡不止有必死之心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忽兮路一作路兮忽首雖一作首身）

集註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弃平原神欲歸而去家遠也帶劍挾兮猶不舍武也懲創艾也雖死而心不悔也毅爲鬼雄毅然爲百鬼之雄杰也

詁曰此章申言弃原野也忽兮路超遠言路超遠忽

然而至則寃之返也勇贊其氣武贊其藝其死也天

時爲之而人則終剛强不可凌也蓋以是慰死者之

寃

右國殤

集註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詁曰戰國交兵死者不可數計原痛心國事故於

死事者深加惻惜而極贊其勇以慰之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 成一作盛 與一作冶

集註會鼓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也

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

詁曰鬼神以音樂相感召故好歌舞又鬼陰物而陰

方故歌舞多用陰人亦以類相感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鞠一作菊

集註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卽所傳之葩也

右禮寃 禮一作祀

詁曰九歌名爲九實十一章也諸家前山鬼國殤禮

寃共爲祭鬼合前之八祀爲九歌愚按楚祀不經如

河非楚所及山鬼涉於妖邪皆不宜祀屈原仍其名

改爲之詞而黜其祀故無贊神之語歌舞之事則祀

神之歌正得九章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詁曰文無次序只是就壁上所見隨發問端不必求其倫次先儒謂原雜書於壁楚人輯錄之理或然也屈原許多憤懣覺天道人事茫無憑不可解故借此問發攄後儒欲一一詳爲解釋其疑亦愚矣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集註遂往也上下天地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黃文煥曰題名天問而從未有天之先發問欲問其無由問者也

詁曰闕欲其答也今向誰問亦復誰答開口著一曰字明是問無所聞徒自言語耳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瞢音蒙闇與暗同馮音平

集註冥幽昭明也謂晝夜也瞢闇言晝夜未分也極窮也馮翼氤氳浮動之貌淮南子曰天墜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李陳玉曰惟像者從無可揣測中設出渾天等器使無像者忽有像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集註明闇即晝夜之分也時是也穀梁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問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物之所爲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爲本何者爲化乎○李陳玉曰三合如申子辰水寅午戌火巳酉丑金亥卯未木五行

從茲而起本其氣所自來也化其氣所自變也

詁曰先儒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未嘗倚乎陰陽是陰陽與太極爲三也屈子只言陰陽三合而不言所以爲三者是何物太極不言自明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圜與圓同

集註圜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張鳳翼曰言天之九重誰求度而知之乎又誰之功力始作之乎○黃文煥曰始作關九重從何一重作始也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斡一作筦斡音管

集註斡說文云轂端沓則是車轂之內以金爲莞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際也天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此天之斡維係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天之中也地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䌓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

〔註〕曰當猶底也以地承天以柱承地則又有何物爲底以承八柱乎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集註際邊也放置也屬附也隅角也○或問乎邵子

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集註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陳列也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爲辰如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屬是也以地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

〔註〕曰沓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晝夜一周而又過一度積有歲差當於何所而重踐其行度耶天行則日月五星皆隨以行各有遲速不等而日月十二辰紀其會合之次此十二辰誰爲分也日月五星無所係屬空中旋轉故曰安屬安陳若二十八宿則有定爲天體矣此章似不必兼地爲言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音陽一作暘汜音似

集註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

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即蒙汜也○所行里數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十之一焉○李陳玉云湯谷即陽谷日出處海波如沸故又名湯谷

〔註〕曰湯谷蒙汜就海之東西異其名也九州環以大海故日之出入皆見於海中海以外不可得知矣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菟一作兔

集註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曆家

舊說月朔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
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
謂死而復育也惟沈括云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耳
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鈎日漸遠則
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
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三晉又申其說曰月
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
得見其全明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
偏有全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
菟在腹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

中四旁皆海水也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
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
詁曰死則又育卽據尚書哉生明哉生魄以致疑也
屈子滿腔疑情凡人世相習而安之事皆不可解正
不必如集註一一求其義理以明對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集註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强大癘疫鬼也所
至傷人惠氣謂和氣也○張鳳翼曰陰陽和則惠氣
行不和則厲鬼行此二者當在何所乎
詁曰忽接女岐四句蓋天地人不外乎陰陽日月其

陰陽之著者也陰陽相合而生女岐無合何以生子哉
陰陽之氣相得而和伯强為厲和氣安在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宿音秀藏 與藏同）
集註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宿旦明也曜靈
日也○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
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
地面之上耳○李陳玉云自首句起至此共四十四
句是問天上事許多不可解者
詁曰日由地中東行角宿隨天運旋原豈不知旦
日出而角宿適在東耳故指為東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汩音骨）
集註汩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課試也問鯀
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
以為無憂堯何不先試之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集註鴟龜事無所見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
謂鯀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
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
詁曰鴟飛龜潛飛者曳之潛者銜之彼此牽住當時
為鯀計者必有空高空下互相乖異國語稱其墮高

墮卑此其所聽者也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集註永長也遏猶禁止也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問鯀功不成何乃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鯀子也腹懷抱也詩曰出入腹我言禹自少小習見鯀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子

〔註〕曰唐虞三載考績鯀之永遏於羽山必俟九載績用弗成三年前何以不施而聽其久爲害也四岳謂姑且試之圖如此乎禹爲鯀子是鯀腹中出也鯀戮

而禹即繼其位何以遽能變鯀所爲以九年未成之績而一旦委之罪人之子何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集註纂集也緒絲端也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程子曰今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亦一證也○李陳玉曰曰前緒曰考功曰續初繼業明明禹之功皆鯀之功而功罪不同豈厥謀有異耶

〔註〕曰續初繼業似言禹之續鯀嘗初受命而繼業之時其謀便也不同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集註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圜則也墳土之高者也

〔註〕曰何填何墳承上纂就前緒來鯀以墮高堙卑而敗續禹以填淺墳則而成功言未嘗盡廢鯀法也○水皆就下則向時氾濫者皆爲平土猶填之也水落土出則九州之川原高下俱見猶墳而起也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集註有辯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

○張鳳翼曰言胡聖猶不足反藉龍智乎河海相去至遠何應龍能歷遊也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集註舊說康回共工名也憑盛滿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黃文煥曰總結上文以不任汨鴻之人使之營水致曠然九載果何所營乎禹成考功無裁於其父果何所成乎其忽及康回者鯀之後與地者禹也鯀之先傾地者康回也注江注海非藉康回之一怒傾

之禹何由成功怒觸而地傾何故偏於東南地有八
柱並東南之柱獨弱耶雖靈以上問天九州以下問
地中插治洪水一段益曰鮌父子平水土後地上諸
事始一一可問耳
〔詁〕曰鮌禹二句宜在應龍章下康回二句宜領下文
○營者有所作爲墮高堙卑是也成者行所無事因
勢利導是也蓋水之就下由東南傾也東南傾由康
回怒也因又以此發問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集註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
谷○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詁〕曰自地傾東南水始東流而得平土於是列爲九
州往往壤地相錯杜詩云平野入青徐言兗地或入
青或入徐所謂錯也安見此壤錯於彼壤者定是此
州非彼州耶窪而爲川深而爲谷自有此地即洿耶
抑有人濬之使洿耶而是川谷皆歸於東萬古東流
何以不溢孰知其故合上總問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隨其衍幾何隨一作墮音妥
集註修長也隨狹而長也衍餘也○問四方長短若

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
黃文煥曰地體至方東西南北自當長短適均而何
於東南則西北之修多於東南矣東南同傾而凡水
皆歸於東則南又較修於東矣
〔詁〕曰衍平也承順隨句言既狹長則爲平衍之地幾
何
崐崘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尻一作居同
集註崐崘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李陳
玉曰縣圃者神人之圃上無所係下無所著懸空而
居也尻臀尾所坐處也既是懸圃則所坐當於何處
增城又在其上高而愈高也
〔詁〕曰尻字見莊子以死爲尻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辟與闢同
集註淮南子說崐崘旁門有數其西北隅開門以納
不周之風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揚一作陽
集註舊註以爲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
而照之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
○張鳳翼曰日安不到言日何以有不到也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集註石林未詳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証曰石林疑即珊瑚樹之類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集註未詳○張鳳翼曰言寧有虬龍負熊以遊者乎
証曰皆壁上畫所有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儵與倏同
集註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儵忽急疾貌
招魂説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
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則國語所謂防風氏守
封嵎之山者山今在湖州武康縣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蓱一作萍音萍枲音徙
集註靡蓱未詳何物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南方
有靈蛇吞象三年出其骨○張鳳翼云九衢九交之
路言寧有蓱草生於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
○李陳玉云靡蓱枲華似是言小物受地氣之異所
生極大蓱水中小草可以塞九衢枲麻實有子者花
亦甚小與靡蓱九衢同槩下文又云蛇吞象則皆至
小爲大之況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趾一作止
集註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素問曰眞人壽

敝天地無有終始至人益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眞人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鯪音陵鬿音祈彃音畢烏一作鳥
集註鯪魚鯪鯉也似鼉有四足出南方山海經云北
號山有鬿雀狀如雞白首鼠足食人彃射也淮南言
堯時十日竝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
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又穆天子傳曰北至曠
原之野爲九鳥解羽處○李陳玉曰自不任汨鴻至
此章六十八句爲一段問地上許多不可解事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 句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

台桑 嵞一作塗音塗
集註下土方蓋用商頌語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
因使省下土四方當此之時焉得彼嵞山之女而通
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
日復往治水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集註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匹合者欲爲身立繼嗣
也○張鳳翼曰嗜不同味苟欲快一朝之飽與常人
戀家嗜慾不同謂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

詁曰閔猶憐閔也下二句言一合卽舍去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維憂而能拘是達（蠥一作孽）

集註益禹賢臣也后君也離遭蠥憂也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有扈不服啓與戰於甘故曰離蠥閔啓鞫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益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李陳玉曰按古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蠥蠥與孽同禹以天子傳益則啓爲孽而能出而代益是離蠥也○黃文煥曰禹薦益則啓安襲此官天下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人不服則已循德此時兩階之舊例所宜拘者也

若啓可謂達矣

皆歸䠶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䠶一作射鞠一作籟鞠音菊）

集註此章之義未詳○黃文煥曰䠶鞠無害者啓以家天下爲人所不服乃與啓爲蠥之人卒爲啓所勝歸於射盡而啓不失顯名也

詁曰啓既代益作后又往征不服是爲天下衆射之的而啓安有天下厥躬無所害也稷之播降由禹平水土故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然惟益烈山澤而禁之而禹始能施其功則當時變鴻荒爲成平者禹稷之功益作之始也何削覲訟獄謳歌以爲吾君者獨念禹而不念益耶不念益之作革而以播降幷歸之禹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集註棘賓商未詳疑棘作夢商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似謂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史記所言秦穆公趙簡子之事也淮南謂禹治水時化爲熊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竟地卽化石也

詁曰九辯九歌言啓功德見於樂也石破啓生其何勤於子而屠其母死分母與啓分也言化石之後啓隨禹去母子一方從此永分疑啓之不知有母也

帝降夷羿革孼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濱

集註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弒夏后相者革更也孼憂也言變更夏道爲民憂患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羿見射之眇其左目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洪興祖曰此言射河伯妻洛神乃堯時羿非有窮羿也

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馮音憑珧音遙豨音希蒸一作烝）

集註馮滿也珧弓名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珧蜃甲也馮珧言引滿也玦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指以鉤弦者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以祭天帝天帝不順羿之所爲也

〔註〕曰后帝不若應帝降二字旣已降之何又不順之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一無之字

集註浞寒浞羿相也眩惑也爰於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射革貫也吞滅也揆謀度也

〔註〕曰射革言羿以射而革孽夏民也交吞互相吞也其勢非我即彼揆策也當羿射革時浞妻已爲浞謀其交吞之局揆之久矣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集註此章似又言鮌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又謂越巖墮死亦無明文左傳言鮌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

〔註〕曰阻窮猶禁絕也羽山東裔永遏在東不容西征巖何越焉謂羽山之巖不得過一步也化爲黃能亦人於羽淵而已縱有神巫亦不能復反其魂魄於中國也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繇并投而鮌疾脩盈莆一作黃雚音丸一作藿

集註秬黍黑黍莆疑即蒲雚亂也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

〔註〕曰平水土本爲稼穡也咸播秬黍而鮌之治水多爲之隄則蒲雚是營而秬黍是害也不然何由因罪并投四夷而鮌罪獨甚乎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茀音弗

集註舊說引列仙傳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

〔註〕曰胡爲此堂言畫此事於此堂也天式從橫言神仙游戲也陽離爰死言陽爲遭傷而死也後乃化鳥飛鳴而去其始何以不即變化而至喪厥體乎只此數章忽及羿忽及鮌忽及仙人皆就壁上畫所見而問本無倫次而註者強爲穿插承接固矣

湃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湃一作萍

集註舊說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又言天
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〇
李陳玉云膺之言八足兩頭共一膺也
〔詁〕曰天欲雨則蓱號有聲蓱號起雨或是此義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戴一作載
集註擊手曰抃舊說引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負蓬
萊之山而抃舞〇李陳玉云釋舟陵行舍水而陸地
行舟也
〔詁〕曰莊子謂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疑即
此類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
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澆音奡
集註澆浞之子也言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
有所求因與淫亂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
而斷其頭女歧澆嫂也女歧與澆淫泆爲之縫裳於
是共舍而同止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爲澆因斷之
故言易首〇李陳玉曰少康此舉恰好相値皆天意
默相之使在羿時早如此默相則禹祀久復矣何爲
羿漏網而澆伏辜也
〔詁〕曰少康逐犬而隕澆不期其隕而隕也初澆與女
歧同止於館夜往襲之隕澆易矣乃誤斬女歧頭以
爲澆澆以遁去顛者反也言不期隕而反隕以爲隕
而反易也澆究不免於死爾時乃親以逢殆殆者幾
死不死也言凶人之授首固各有其候耳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集註湯字疑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杜預云斟灌斟尋
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少康逃虞
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覆舟言夏
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
乎

〔詁〕曰易治也少康衆僅一旅何以治之而能厚集其
衆乎二斟既相爲澆所滅諸侯皆以爲覆舟之戒而
少康逃虞虞竟妻以二姚卒取過澆是用何道乎〇
諸家強以爲殷湯滅夏事穿鑿無理不足遵也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妹音末嬉音喜殛一作極
集註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爲
湯所殛放之南巢〇黃文煥曰桀失德已多豈獨嬖
一妹嬉妹嬉何肆竟喜之罪以甚桀之惡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鱞叶音矜
集註閔憂也姚舜姓也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爲娶

而令其鰥堯妻舜而不告其父母二女何自而與之
胡氏乎程子曰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
矣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意古億字亦作億
集註億度也璜美玉也成重也言賢者見萌芽而知
究竟非虛億也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
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
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詁曰誰所極焉以其歎者爲億度不足信而遂至此
極也隱然動國事之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集註舊說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
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
匠而圖之乎
詁曰伏羲女媧圖像皆怪問伏羲以何道爲人所尊
尚而登以爲帝女媧之體孰爲制匠而有此奇異乎
皆壁上所畫也○自桀伐以下皆言女德桀得喜以
致亟舜因二姚以受禪妲己寵以璜臺而亡商女媧
生有駿形而王天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豕一作體

集註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象
終欲害舜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耶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夫一作矢
集註此章未詳舊註以兩男子爲太伯虞仲
詁曰此壁上畫有太伯虞仲采藥荊蠻之事而因歎
吳楚之得失也初伯仲以采藥逃之荊蠻已聞太王
歿奔喪回喪畢復逃之吳此兩男子遂爲吳有是吳
獲而楚失也春秋時楚材爲吳用者比比因見此畫
而歎吳之所獲於楚自古然矣當時兩男子本止於
南嶽孰期去楚而使吳得之也諸家以迄古爲及古

公亶父之世得此賢君似鑿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集註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
脩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爲相承用其謀而伐夏
桀終以滅桀也
詁曰后帝上帝也緣鵠飾玉職國游士所謂割烹要
湯之說壁上寫其事也烹所以享帝而尹實借以謀
夏帝非饗其烹歆其謀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集註摯伊尹名也條鳴條也致罰即湯誥所謂致天

之罰也
詁曰上帝饗其烹而知其謀乃降觀於商得其承謀
之人爲伊摯也知摯可以革夏故以夏賜湯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貽一作詒喜音嬉嚳音谷
集註簡狄帝嚳之妃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
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黃
文煥曰簡狄吞卵而生契其後因以有天下則伐夏
之謀天早假手於玄鳥非獨湯摯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集註此章未詳補曰言啓能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

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
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形相似
也
詁曰該槩也季德德之衰也由皇帝遞降而王王德
固爲季矣厥父是臧所謂善於繼志述事也以天下
傳子爲季德子復傳子爲該秉季德始爲有扈所不
服啓伐滅之一傳而有羿浞之禍實有扈爲之倡始
而夏以亡是終弊於有扈也乃致少康逃於有仍爲
庖正牧夫牛羊牛羊所以供庖也
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平脅一作受平曼音萬

集註協合也時是也言以干羽舞兩階懷有苗而格
之也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紂爲無道天下乖離當
憂懼癯瘦而反肥盛也
詁曰此章言禹德也舞干格苗是禹佐堯之事禹胼
手胝足瘠己以肥天下脅平膚曼狀其肥也惟禹德
如此故其後復中興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集註豎童僕之未冠者
詁曰有扈疑爲有仍牧豎猶庖正也此承上文終弊
於有扈牧夫牛羊遂援以有扈牧豎語勢連及之也

按太史夏本紀禹後分封有夏后氏有扈氏則有扈
與夏同姓或少康當時慮澆之誅求不稱夏裔而冒
有扈之遺孽耶少康之獵本以逐獸而襲殺澆實逢
其會也其與女岐同館時擊諸牀上而澆獨先出以
免其死生之命皆從天也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集註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
牛之瑞其往獵也輒以所獲禽獸徧施惠祿於百姓
也
詁曰王者家天下季德也該秉謂父子相承恆秉謂

爽世相守雖失之必思中興也朴牛指澆易所云明
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以喻元兇也言少康有中興之
志焉得此元兇授首乎往營班祿猶是庖正之職古
者田獵獲禽擇取三殺上供之外餘則比禽大小班
諸執事少康之畋本爲班祿而往遂以滅澆不但成
獵事還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遵一作循 有一作佚

集註上二句難解下事亦無所据舊說晉大夫解居
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
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

猶有鴞汝獨不愧也

詁曰昏微當是黃昏隱微之地遵跡與所私相隨而
行齊風云履我卽兮是也此匹夫匹婦會於牆陰之
事也狄與逖同遠也言雖事祕地遠人所不知而此
心終不自安與下文義均爲淫泆之行皆壁畫上事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害一作虞

集註眩弟惑亂之弟象也象日欲殺舜變化作詐而
舜爲天子封象於有庳使其子孫長爲諸侯也○並
淫言象欲二嫂使治朕棲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集註極至也小臣伊尹也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
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謂此也

詁曰湯何以東巡至有莘而止其東巡爲尹也有莘
以女歸湯而以尹爲媵臣是本意乞一小臣而并得
吉妃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集註舊說小子謂伊尹媵送也伊尹母妊身大水至
母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退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
養之有莘惡其從木中出因以送女

詁曰夫何惡之爲有莘惜也然天本以畀湯豈有莘

所得有哉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辠古罪字

集註重泉地名在馮翊郡史記所謂夏臺也桀拘湯
於此而復出之湯旣得出遂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
桀是誰使其先拘湯以挑之乎

詁曰湯欲伐夏不得尹則不決是湯之心尹挑之也
尹欲伐夏不因湯則不成是尹之謀又湯挑之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集註舊說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請師期武王期以
甲子會天雨道難行武王晝夜並行恐甲子之期不

踐紂必殺膠鬲速行欲以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
日朝誅紂不失期也蒼鳥鷹也言將帥勇猛如鷹鳥
羣飛惟武王能聚之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是也
詁曰蒼鳥羣飛言將士奮勇爭以搏擊爲快不獨一
尚父之鷹揚也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
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集註叔旦周公也嘉善也揆度也發武王名史記言
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
之旗所謂列擊紂躬也周公旣不喜此舉何爲又發

武王使定周命乎其不喜者擊紂躬耳固未嘗不欲
定周之命而王天下以傳子孫也
詁曰授殷天下四句卽叔旦咨嗟之言言天授殷以
天下紂居其位所施行爲何徒反商道之成以至於
亡蓋罪由己作人所不能如何者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集註爭遣伐器泰誓御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
翼六韜所謂翼其疾其後言周軍人之樂戰並驅
而進也○黃文煥曰上二句中前爭盟之說下二句
中前羣飛之說

詁曰伐器指戰伐之器遣伐器猶言遣兵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底音止
集註昭后昭王瑕也成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
楚楚人膠舟以濟王中流舟沈遂不還也周公時越
裳氏獻白雉王德不能致思往逢之
詁曰昭王南游由先朝白雉之獻以啓其心而勤遠
略也
穆王巧挴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挴字從手
集註方言云挴貪也賈生所謂品庶挴生是也巧挴
言巧於貪求也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

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
長驅歸周以救亂環巡也○黃文煥曰有昭王之南
遊爲前車而又有穆王之周流貪心使之耳借巡狩
以巧濟其貪也其環理天下必中有所索求耳
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集註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
將執而戮之夜亡去聞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因抱
奔褒褒人後有罪入此女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幽
王惑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國破爲犬戎所殺○李
陳玉曰言周三后敗亡之事皆有天意昭王不因白

雉之獻則不底南土而取膠舟之沒穆王不因八駿之馬則不致環理天下而有徐方之亂幽王不因檿弧箕服之謠則妖夫不得所棄女以入宮而有驪山之禍

詁曰因童謠而執妖夫妖夫亡而得褒姒褒姒進而周滅卽以預絕禍胎之計爲致禍之媒天之巧於布置以亡人國固非人所能計算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殺一作弑）

集註反側言無常也桓公死不斂蟲流出戶與見殺無異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反側罰佑不常皆其所自取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集註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也服事也○黃文煥曰賢奸易辨昏迷不應至此豈有蓊其鑒而蔽其衷者果孰使之耶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集註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讒諂也雷開佞人也一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詳一作佯）

集註方術也梅伯紂諸侯諫紂紂殺之葅醢其身箕子欲去不忍被髮佯狂而爲奴二人德同而術異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竺一作篤　燠音郁）

集註帝嚳也竺厚也或曰篤也稷事見詩大雅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旣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爲而竺之耶棄之冰上則人惡之矣鳥何爲而燠之耶以此言之竺字當爲天祝子之祝或爲天天是椓之椓以聲近而譌耳

詁曰元子因姜嫄爲帝嚳元妃而言非嚳首生子也帝上帝竺篤也詩云篤生武王投冰鳥燠種種奇異皆帝所以竺之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旣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集註馮引弓持滿也其他文多不可曉

詁曰古者祀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以從乃禮天子所御者帶以弓韣挾以弓矢於郊禖之前所以祈男也將之將此誠於上帝也帝馮儀而生稷姜驚而棄之至於隘巷平林寒冰亦切激甚矣而帝多方以逢長之逢長言到處所逢皆爲護惜長育之皆帝之竺之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號一作号）

集註伯昌文王始爲西伯名昌也號衰號令於殷衰之時也秉鞭牧者之事也言[illegible]事殷而爲之執鞭以

作六州之牧也徹通也岐社太王所立岐周之社也
武王代殷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大社猶漢初令
民立漢社稷也○黃文煥曰西伯秉鞭作牧不欲有
殷而天偏命之有殷文之所却卽天之所强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集註言太王與百姓徙其積藏來就岐下何能使其
民相依而隨之乎惑婦妲己也
詁曰惑婦句當合上三章看稷爲帝所竺文王爲帝
所命太王爲民所依雖有妲己惑主欲肆其譏譏何
所爲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長
集註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於上
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也○黃文煥曰帝欲罰殷文
欲代殷受罰而親就之烹其子囚其身就之非一矣
而卒不能救殷之命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集註師望太師呂望也后謂文王太公鼓刀屠於列
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
王喜載與俱歸
詁曰文王臣服於殷本無滅殷之志而滅之者呂望
也然呂望實爲文王所拔識識其人而不能乎主之志
何也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悒音邑
集註此言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柩於車中以令戰也
詁曰尸主也古者出征必載木主以行蓋禰主也武
王伐殷亦載主耳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集註舊說以此爲太子申生之事○黃文煥曰伯林
雉經之地申生無罪未有應死之故感天抑地
不敢申辨以傷父心一死自甘非有畏懼而然也

詁曰天地震動而不能救其死譏人可畏至此天地
且不能違夫誰畏懼乎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集註言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乃
旣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又何爲使他姓代之乎○
黃文煥曰後之興不勃則前之亡亦不忽又使至代
者天實促之不肯少遲也
詁曰天命旣集宜常有之矣而戒以命不於常當受
禮天下之時而代之者已至矣言興廢之速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集註言湯初舉伊尹以爲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疑丞輔弼也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爲天子尊其先人緒業流於孫子也

詁曰臣摯謂初爲小臣故名之丞輔則官而不名商頌所稱阿衡是也君奭篇云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稱其名保衡稱其官尊之也何卒官湯者言成湯崩伊尹放太甲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後復迎歸太甲而授之政退就保衡之位以湯之官終故歿爲商宗臣配享成湯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集註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閭祖父壽夢也闔閭父諸樊傳國其弟以次相及其後王僚繼其父夷末有國而闔閭以諸樊長子不得立散亡在外使專諸刺王僚而代爲王於是以子胥爲將破楚入郢武厲之威流於後世也

詁曰勳闔者大其開吳之功也少與壯對離罹也少罹散亡而壯能武厲至今仰其威名故曰能流厥嚴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長上[illegible] 有久字

集註舊說彭祖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錫以壽考至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李陳玉云彭祖嘗斟雉羹獻於堯堯饗之堯壽亦百有餘歲豈饗雉之效與天以壽考錫之一人此一人又能以壽予人食其一杯羹可得上壽何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集註此章之義未詳

詁曰此指列國時事言以王者居中與四方諸侯共牧其民豈不甚善上帝何所怒於民而分裂之以致有戰爭耶蠭蛾卽指戰爭猶言蠻觸之鬬也割據稱雄死不相下其命何微其力何固皆后之怒爲之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集註此章未詳○據王逸註言昔有避難之女采薇而食至於回水之上遇神鹿驚之銜草而爲之食遂以得生則萃當作草皆天之不絕人也亦晝上所見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兩音亮

集註舊說以爲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王逸註秦伯有齧犬其弟公子鍼欲之請以百兩之車易一犬秦伯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集註此下皆不可曉○黃文煥曰我之威傳布他國曰流厥嚴使他國懾伏於我之威曰奉厥嚴

詁曰自此以下似皆將譏國事而故錯亂其詞滅沒其義使之可指摘也雷電震怒薄暮須歸有隱慝者未免私憂若今之世則何所憂乎過莫大於不孝而世有不奉其父者舍此不問帝更何所求諸家謂譏楚襄不復父仇與秦爲婚或亦近似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

集註自此至篇終皆隔何叶韻○王逸註荆勳衕師乃二國邊邑處女爭桑怒而相攻之事

詁曰王逸註與文義絕不相涉左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杜預註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者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作師更爲陳法也授師子焉是必其所長也以闔閭張吳爲勳闔則武王荆尸自應爲荆勳矣言楚欲報秦當簡練師旅舍其短而用其長自言已流放巖穴不容復有所云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予是勝

集註吳光卽闔閭也

詁曰望其悔心之萌而有復仇之舉也言楚本不弱以吳光爭國之雄輔以子胥覆楚之志選之又久乃予是勝楚困未易勝也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一作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七字爲十

字二）

集註左傳曰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䢵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李陳玉曰䢵妻棄之閭社丘陵間虎爲之乳遂奇而收養之

詁曰環穿閭社丘陵言合楚城市山林只出得子文一人

吾知堵敖以不長

集註堵敖楚文王子成王兄也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

詁曰楚文王死子元爲亂伏誅子文爲令尹相堵敖盡殺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敖立五年謀殺成王成王弒之而自立子文知堵敖之不長久矣而竭忠盡瘁臣子之分固應爾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試一作譏）

集註缺○李陳玉曰試上自予楚人忌子文之言試上謂罔上也自予謂予賢也每事過任也然至今忠名彌彰則原亦可以自慰矣

詁曰子文盡忠直諫自今論之皆試上而自予耳試者知君不見聽而試言之以成己忠直之名然至今

[illegible]以忠名彰耶原以子文自況也
[illegible]玉曰自禹之力獻功至此共二百六十一句爲
一段問人間世許多不可解者其三段文字
詁白李說作三段應終於兒有噬犬一章後十一句
篇終之餘緒也然其憤激感恨處盡在此數語
又曰小序甚明因祠堂壁上畫有種種奇怪故事隨
其所見一一詞而問之或相承或不相承或寓己意
或據彼事本無倫次仍其荒唐註者爲之考據載籍
分別章句循其文義辨正其是非大似向癡人說夢
也

九章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
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
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攷其詞大抵多直
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
故顚倒重複倔強疎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
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董子有言爲人君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

陸時雍曰九章遠遊即離騷之疏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
以爲正 愍音敏

集註惜者愛而有忍之意誦言也致極愍憂憤懣也
所者誓詞猶謂所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之類
也言始者愛惜其言忍而不發以致極其憂愍至於
不得已而後發憤懣以抒其情則又從而誓之

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
咎繇使聽直

集註此皆指天自誓之詞欲使上天命此衆神察其
是非折中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神

日月星水旱四時與者也鄉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
謂五刑有服者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也咎繇舜士
師聽直聽其說之曲直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
明君其知之肬音尤一作尤
集註贅肬肉外之餘物莊子所謂附贅懸肬者是也
儇輕利也媚柔佞也
詁曰贅尤者舉朝覺多此一物也衆所以得君者以
儇媚爲要術而已獨忘之是背衆也所以離羣者爲
此
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
以證之不遠
集註言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迹內情外貌又難變匿
人君日與之親接最易察其忠邪蓋其所以驗之不
在於遠也○黃文煥曰上章憤心事之莫白呼天呼
神此表心迹之易見不待天不待神不待聽直君可
立稽也
詁曰言己之言行皆有迹可據而情與貌始終如一
在君左右日久前後皆可證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

兮又衆兆之所讎也
集註誼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也百萬曰兆讎謂
怨之當報者
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
之道也
集註不豫言果決不猶豫也不可保言君不察必爲
衆害也疾猶力也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卽上文專惟
君而無他也○黃文煥曰以背衆爲始禍以疾親君
爲速禍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
知寵之門忠一作知
集註言我思君當謂莫有忠於我者忘身之賤貧但
知盡心事君固不懷貳以求寵也
詁曰君不我忠言不以我爲忠也賤貧之身言豈足
動君聽行豈足爲國家重輕乎而忽忘身爲之誠有
不自覺者也本圖事君非以干寵寵自有門不在效
忠此己之所迷也
忠何辠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巓越兮
又衆兆之所咍也咍音台
集註咍嗤笑楚語也言無罪放逐本非心所期但

以行不羣至此遂爲衆所笑耳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集註紛亂貌尤過也謇詞也釋解也沈沒也抑按也白明辨也

詁曰謇不可釋亦是自咎其褊淺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詒音怡 心一作忳

集註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嘖有煩言騷經曰解佩纕以結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焦竑曰煩言是詳細委曲之言欲煩悉其詞以自道達非謂煩亂之言不可治於君也

莊屈合詁　屈子　九章四

詁曰上文情既不達人又從而蔽之此所以鬱邑而致疾也徒自鬱邑耳誰復有察之者欲結言以詒之則言之煩矣不可結也其惟對君以面陳此志乎而黨人蔽之其路無由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瞀音茂

集註號大呼也申重也悶煩也瞀亂也忳忳憂貌○李陳玉曰退進二句閉戶患癡開戶患聾○黃文煥曰進退無計鬱邑侘傺之餘又加侘傺是爲申心煩愈惑惑則愈悶悶則愈瞀忳忳焉而已

詁曰從上用四又字見己之悶瞀固非一端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集註杭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左傳晉侯夢大厲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輔也

詁曰航用兩舟相輔而濟言獨舟難進故曰無旁又旁側也君子小人進退總係在傍一語故曰從旁

莊屈合詁　屈子　九章五

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集註終危獨以離異果如始者占夢者之言也殆危也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危殆也

詁曰原自知其過在以君爲可恃也惟恃君故徑行己志以來衆口之謗由今思之初之逢殆終之離異皆以是也

懲熱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熱一作於 韲一作齏

集註懲羹之熱遇齏冷而亦吹之以喻常情以忠直得罪即痛自懲艾過爲阿曲而我尚欲釋階而登天則是不自懲艾猶有前日忠直之意也

詁曰求寵有門登天有階非痛懲前迹悉變姿態不能得之指忠直爲作態酷似小人口吻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

集註伴侶也極至也援引也○何以爲伴何以爲援有終危獨以離異而已

詁曰始而仇中而啗繼而駭駭其終不肯變也君子小人各有志嚮各欲造其所極故有冰炭之異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

集註申生事見左傳禮記

詁曰以申生與鮌竝言蓋人以婞直罪鮌自申生觀之則亡身不必盡婞直也屈子每於鮌多有不平明鮌殛非以湮水得罪畢竟以婞直得罪也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集註忽者易而略之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吾於今乃知作忠造怨之語爲誠然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罻音尉

集註矰繳射鳥短矢也弋繳射也機張機以待發也罻羅掩鳥網也辟與闢同言讒人陰設機阱張布開辟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雖欲側身避之而無處也○黃文煥曰日設日張曰辟預開阱以待其自墜君子自賈罪小人若不與焉殺之爲有名陷之爲無迹說盡小人暗害君子之巧○向謂無門無路無杭無階直行不得耳此但求一側身亦幷無所矣

詁曰君心本不樂忠直乃此輩巧設法以害之所以娛君也張辟之機即在所以娛君處布置

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　儃音壇

集註儃佪不進貌干傺求住也重益增也離遭也集鳥飛而不止謂遠遁也如此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乎

詁曰言君又欲以遠去爲之罪

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牉音判

集註橫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　牉判也牉半分也
禮傳曰夫妻牉合也通章三者皆不可爲則背仵一
體而中分之交引而痛也總由心之鬱結使然
【詁】曰膺在前背在後一體之中前後牉裂不通況上
下之間乎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
春日以爲糗芳　糳音鑿
集註擣舂也矯揉也糳精細米也糗糒也乾飯屑也
春日新蔬未可食聊且以爲糗而又不忘其芳香言
不變其素守也

【詁】曰道窮如此諦思之畢竟守道不變需其時庶幾
爲異日承乏之用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撟茲媚以私處兮願
曾思而遠身　質音致一作志　撟音蹻曾音增
集註質猶交質之質撟舉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私
處猶曰自娛也
【詁】曰重著自明此惜誦之所由作也重者語不厭重
複也吾之芳潔本以媚茲一人既不見信惟舉茲自
媚而已以私處者詩所謂媚幽獨也曾與層同猶云
三思也蓋三思之惟有遠身以避禍耳

右惜誦
集註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而其言作忠造怨
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爲君臣者皆不
可不知
【詁】曰惜者惜君也亦自惜也誦者顯言無諱鋪敘
其臆之故其文明白易曉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
切雲之崔嵬
集註鋏劍把或曰刀身劍鋒也長鋏見史記切雲當
時高冠之名

【詁】曰服奇志潔原所服先王之法服也非時俗之所
尚故轉以爲奇服原亦自居於奇矣
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
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螭音[illegible]
集註在背曰被明月珠名夜光也璐美玉重華舜也從
舜帝遊寶所皆見其志行之高遠
【詁】曰首句單行足上文冠裳劍佩之義世不知己已
亦不受世知古之號知人之哲者有重華吾其與重
華遊乎自寫其高視闊步岸傲一世之狀
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

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

集註登崐崘言所至之高食玉英言所養之潔○楊愼曰瑤圃玉英皆美言之願得聖君而食祿也

〔詁〕曰南夷不指郢指江湘以南皆夷地也世溷濁而莫知矣南夷非人所居豈有知之者乎然與其處人世而不見知固不如處絕人之境也○原之所以北壽齊光惟在汨羅一死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 欸音哀欸 一作低

集註鄂渚今鄂州也方言云南楚謂然爲欸史漢豈

艾曰唉及唐人欸乃皆此字也邸至也一作低說見招魂軒輬既低方林地名

詁曰鄂渚反顧是將濟之時步馬邸車猶未即濟也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 舲音零凝 一作凝

集註舲船船有窓牖者上泝流而上也齊同時並舉也榜櫂也效吳人所爲之櫂如云越舲蜀艇也汰水波也船不進而凝滯留連之意亦戀故都也

〔詁〕曰紀其既濟鄂渚舍車乘舟之事○回水猶今所謂回流船旋而不進也

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陼音渚

集註水經云沅水又東徑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陼○張鳳翼云言己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國日遠也既而曰何傷自解之詞也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 溆音序

集註溆浦地名○黃文煥曰舟行愈深入彼溆浦故都之路既隔南夷之路復遠所云何傷者不能無傷矣

詁曰自深林杳以下舍舟而又復入山初以爲第僻遠耳不知非復人境乃猨狖之所居也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垠音銀

集註雨涷如珠將爲雪者也宇室簷也

哀吾生之無路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集註闕

詁曰志在瑤圃崐崘而忽幽獨自處於此將終於此矣能無哀乎然其心終不肯變也故自甘於終窮

接輿髠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葅醢（臝一作裸）

集註楚狂接輿披髮佯狂後乃自髠桑扈疑即子桑伯子家語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裸行之證也

〔詁〕曰此章引古人以自解髠首裸行因南夷無禮法衣冠而與之同羣譬諸古之狂簡處中國亦爲此也忠不用賢不以伍子比干刑戮接踵又何有於流放乎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

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集註董正也不豫見惜誦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

〔詁〕曰董者欲率天下共軌於道也爲哀爲愁皆以此自取不豫不豫由於獨醒重昏終身不令有一時之醒則永無不豫矣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集註露申未詳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御用也薄附也

〔詁〕曰辛夷芳樹露申者無所障蔽花早樹高承露直上故曰露申死林薄者惡木之蔭蔽之也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集註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行將遠去也○黃文煥曰愛憎顛倒其咎由陰陽之易位也時實爲之將若之何忽吾將行去此山而他之也

〔詁〕曰原不能變心從俗其能自信者一死而已懷而不發以致侘傺煩惑忽乎將行言欲行吾所信也

右涉江

集註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集註震動也愆過也仲春之月人民和樂之時也屈原被放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閔其流離因以自傷而歎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福善禍淫相協民居使之遭離散之苦也○張鳳翼曰稱百姓稱民皆哀籲自呼於帝之詞仲春東遷感其候也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

集註遵循也江大江也夏水名自江而別以通於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名夏口詩所謂江有汜是也甲日也鼂旦也

詁曰原初發郢由夏口出江而轉溯湘也由郢入漢以至夏口皆東行故曰東遷過夏首則西浮矣既過夏口溯鄂渚以益西直上洞庭轉與郢直其曰東自郢至江也曰背夏浦而西思自江至湖望郢而思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亝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集註郢都在漢南郡江陵閭閭里門也亝同舉也容與徘徊也言鼓楫亦不欲速去知己之戀戀於君也

詁曰原遷江南在頃襄王初年其後江陵之郢已爲秦攻拔徙都陳矣今曰發郢都尚從故郢發也閭即昭屈景三族所居所謂三閭也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

集註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顧望不忍去也夏首夏水口也浮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楚都南關一名龍門一名修門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 蹠音隻

集註眇猶遠也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

詁曰順風波而流從言溯流而上也風生波起流從波舟從流惟流之從故曰流從去國離家長此爲客任其洋洋無有程期也

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絓音畫 氾音范

集註凌乘也陽侯水神能爲大波氾濫波貌薄止也絓懸也蹇產詰曲貌

詁曰以逐客之孤舟凌陽侯之暴漲中流浩渺天際茫茫飛鳥翶翔爰止何所風波可畏萬慮俱消而此心猶不解不釋也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

詁曰運舟猶言旋舟也將者意中事也舟上則洞庭而下則江運而不浮意不欲上上則漸入南夷而去故都日遠矣終古之所居指郢也由夏口以上皆西行而自郢視之皆來自東也逍遙來東自傷於國事無與而逍遙於此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
故都之日遠 羌一作羗
集註時未過夏浦也故背之而回首西向以思郢也
〔詁〕曰此是已過夏浦也以故都地勢論之夏浦在東
故背夏浦乃西向而思思郢也跡漸遠郢而魂仍戀
郢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
江介之遺風
集註水中高者曰墳詩汝墳是也望望郢都也平樂
寬博而人富饒也介間也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

〔詁〕曰哀州土之平樂隱隱有不能長保之憂非徒哀
已也按由夏浦上荊洞口去郢益近故詳其家也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
孰兩東門之可蕪 淼音渺
集註淼淼無涯也於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也
丘荒墟也兩東門郢東關二門也
〔詁〕曰陽侯陵陽國侯也此陵陽即前陽侯之波焉至
言不知從何而至也此章哀郢之餘又哀來路所歷
之夏口也當吾陵陽侯氾濫之時淼淼南渡不知所
之而夏口水漲曾不知其廬舍飄沒皆爲丘墟否首

章民離散而相失必是此歲楚大水而歲荒也江夏
二城爲郢兩東門所以防吳者若使夏之爲丘則兩
東門皆蕪矣其在放逐時不忘國計如此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
與夏之不可涉
集註憂憂相接首尾繼續無已也
〔詁〕曰憂非一端此憂甫息彼憂復乘相接不斷此不
怡之所以長久也江與夏之不可涉言永別此路不
復至郢也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

侘傺而含慼
集註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
三十年秦約懷王與會原諫止之不從懷王遂死於
秦頃襄王立復放屈原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
時
〔詁〕曰按史記懷王怒而疏原未嘗言放懷王入秦原
猶諫止其未放明矣遷原於江南者襄王之再信讒
人爲之也九年不復後乃沈於汨羅以死去去郢也
忽若者情迷之詞思郢已極忽若暫與郢違以爲真
去而不信也至今九年不復則信去矣鬱鬱侘傺寧

有已乎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 汋音灼諶音辰荏音稔

集註汋約好貌諶誠也荏亦弱也重厚貌被離衆盛貌鄣蔽也言小人外爲諛說以奉君之歡情態姸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妒而蔽被不得進也

〔註〕曰九年不復不得不追恨黨人也承歡只是順君之欲汋約所謂謹身以媚上也荏苒難持雖有暴主亦爲所動不自知墮其術中也湛湛淡沈不露被離

猶百草之隨風東西所謂隨聲附和也湛湛之忠本於君心不聽加以妒者之被離百計壅之君焉得不疏身焉得不放乎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行音衡瞭音了

集註堯舜子賢而不予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云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李陳玉曰以堯舜之行天下共見猶舉頭見天而猶可被以不慈之名何況其他

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慍音縕惀音倫踥音緁蹀音牒

集註慍心所蘊積也惀有所思而欲明也忼慨激昂之意君子之慍惀若可鄙小人之忼慷若可喜惟明者能察之

〔註〕曰慍惀與慷慨相反慍惀者憂形於色心若絲棼慷慨者謂己治己安無可憂慮故慍惀可憎而慷慨可好踥蹀者牽引而進其衆益盛超遠者超然自遠日遠日疏美即脩美原自謂也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音萬首音受丘叶音欺

集註曼遠意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丘謂以首枕丘而死不忘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忘忘其故都也

〔註〕曰總結不能忘郢之意

右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

〔詁〕曰秋夜漸長與後望孟夏之短夜相應

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 蓀一作荃 慢音憂

集註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也回極求詳浮浮風動貌數計也惟思也慢愁也言計而思之君多妄怒刑罰不中使余心憂也〇黃文煥曰天有南極北極入地出地之可數為秋風所動若回旋而浮起也

〔詁〕曰杜子美詩云風連西極動以言秋風之狂天之樞極亦為吹動回極猶此義也史記稱王怒而疏原

又減其擊泰失利皆以怒而敗固知王之多怒也

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鎮音珍

集註尤過也鎮止也矯舉也覽民之尤而察其有罪之實庶以自止其憂則又愈見其怒之不當而可憂益甚故結情於詞以告君也

〔詁〕曰民尤眾怨也遙赴橫奔猶被髮纓冠激切甚也微情陳詞詞之婉也言我初欲不避忌諱以直諫從事見怨之者眾恐君不聽是暴君過而挑眾怒也結微情以陳詞但入告我后不欲顯示於眾蓋非余之本情矯而為之也所謂自鎮蓋矯情以鎮物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成一作誠 曰一作日

集註語見騷經言君與己始親而後疏也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 憍與驕同

集註憍矜也莊子曰虛憍而盛氣覽示也姱好也言君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為我作怒也

〔詁〕曰吾余皆原自謂上官之譖原也王使平為令每

一令出原自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是謂吾自驕其美好而示其脩姱王之所由怒也不信疏之也一不見信則所言無不可怒者故見余先作怒以待之也

願乘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 間音閒 怛音達 憺音淡

集註間安閒也察明也怛悲慘也憺憺安靜意欲承君之閒暇以自明而不敢然又不能自已故夷猶欲進而心復悲慘遂靜默而不敢言也

〔詁〕曰此追念王始見疏之時欲自辨別其罪恐益觸上怒故震悼而不敢夫猶不決尚有冀進之意此其

委曲良足悲矣心雖怛傷而靜默處之傷之至也
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
果以我爲患（詳與佯同）
集註歷猶列也詳詐也切人不媚言懇切之人不能
軟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病之蓋惡其傷己也
〔詁〕曰始之不敢言而夷猶者知言之將動君怒而犯
衆患也然終不能自己復列情以陳詞而果非君所
樂聞蓋切人不媚固其性也衆以爲患果不出吾所
料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蹇

蹇兮願蓀美之可完
集註耿明貌庸何用左傳曰晉其庸可冀乎言昔吾
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乃
亡之耶吾非獨樂爲此蹇產而不樂爲順從也所願
君之德美猶可復全耳○黃文煥曰追溯初陳之詞
君卽佯聾豈眞能不聞耶所陳耿著當至今無能亡
之辭未嘗亡則君固未嘗不聞也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
遠聞而難虧（三五一作前 聞音問）
集註三五謂三皇五帝像謂肖古人之形而則其象

也儀以彼人爲法而效其儀如儀禮所
而視是爲節之類是也極至也至到也
〔詁〕曰言吾願蓀美之完欲取法於三五也若余之
矢則有彭咸之遺則也誓死致君何極不至望君造
其極而有千秋之遠聞惟此遠聞不可虧耳
善不繇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
實而有穫（實當作殖）
集註四語明白親切前聖格言不過如此
〔詁〕曰承上遠聞難虧而以之望君亦以自勵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

好兮敖朕辭而不聽（敖與傲同）
集註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少歌卽此
類也抽拔也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無正無與平其
是非也敖倨視也
〔詁〕曰自思其過又代君思己之過故曰與美人之抽
思所以并日夜而不斷絕也忽此忽彼何所取正憍
吾美好此造怨之根也初爲讒人之言後則君信爲
實然矣蓋爲先入之言所中故歷情以陳詞皆敖而
不聽卽佯聾而不聞也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

域旣惸獨而無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歎息倡讀曰唱胖晛措誦惸音羣卓一作逴

集註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自喻屈原生於夔峽而仕於鄢郢是自南而集於漢北也○洪興祖曰此章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爲倡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爲亂詞云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楚辭合詁　屈子　九章二十四

集註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而冀其易曉也晦明若歲夜來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營營一作煢煢

集註言初不識路後以月星而知向背然欲去而又不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

詁曰郢在湖北而南指月與列星向南背北而知郢之所在矣此夢中之月星亦夢中之南指也識路而又曰營營者蓋彷彿識之而已故營營無定見也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集註言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開明而不變所守乎

詁曰願徑逝而不得是祇知直不知曲蓋魂亦信直也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此言直之不可信也魂之急欲逝也即使得歸依舊理弱而媒不通歸何爲乎余惟從容聽之而已魂乃迫切如此耶反怪靈魂誕罔之甚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集註瀨水淺處湍急流也逆流而上曰泝潭淵也

楚辭合詁　屈子　九章二十五

狂顧憂懼而驚視也自江入湖自湖入湘皆泝流而南行也

詁曰聊以娛心謂當極愁苦時幸有此山水之樂

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崴音隈

詁曰此章集註未詳按軫石句似皆舟行時所見超回言山高迥而回曲也徑不可度惟以志度人行其上忽行忽隱而後得進極狀山之紆曲

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

集註北姑地名瞀容瞀亂之意見於容貌也實沛徂誠欲沛然如水之流去也

詁曰低佪不去猶北姑以望山也而不能得上佐[illegible]
闕舟中聽其沛然徂行耳
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
集註靈靈魂也
詁曰初幸山水之奇足以怡情今徒增其愁歎以苦
神而已益動靈魂之遙思也而路遠處幽又無爲之
媒者雖思亦奚以爲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集註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也
右抽思

集註以篇內少歌首句二字爲名
詁曰原之放在頃襄王之時而反復哀怨皆懷王
見疏時事事已往矣一一抽繹思之故曰抽思若
襄王本未見用無可思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
集註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汩行貌徂南土泝沅
湘也
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
志兮冤屈而自抑 眴與瞬同默史記作墨而史作之冤屈而史作俛詘以
集註眴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孔甚也默無
聲也紆屈也軫痛也離遭也慜痛也鞠窮也撫循也
效猶覈也抑按也言撫情覈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
抑而不懼也○黃文煥曰眴兮杳杳數視而不得所
見之處孔靜幽默因眴而及聽也無聲可想之謂幽
無聲可聞之謂默聲象交廢之謂孔靜
詁曰撫情自爲安慰也效志勞其心志不容憂憤乘
隙而起也冤屈無可伸之理自抑乃不覺其苦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
志墨兮前圖未改 刓音頑迪史作由志史作職
集註刓削也度法也替廢也言欲變心從俗而常

法未廢不能遽變也易初變易初心也本迪本謀章
明也志念也墨繩墨也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
而念之不忘者亦以前人之法度未改故也
詁曰迪舊訓道本迪本然當行之道也畫墨即繩墨
也章志者言此繩墨常在心眼之間不能昧也前圖
之不容改斯本迪之不可易也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晟巧倕不斵兮孰察其揆正 厚史作直 正史作重晟史作盛倕音垂史作匠
集註所晟所盛美也倕書作垂垂性巧舜以爲共正
揆度也即所謂畫也

詁曰內厚則不爲質巧所動質正則不爲邪曲所惑不可所鄙在彼大人所賊在此亦足以自信矣世以善斲者爲巧不知巧匠之不肯斲也惟取揆之正也而今刓方爲圓不重繩墨孰察其揆正乎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處幽史作幽處史無瞍字睇音弟

集註玄墨也幽冥也睇眄也有眸子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瞽盲者也

詁曰此言舉世皆無目者也以瞍察玄文以瞽笑離婁無怪其然矣

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笯音奴鶩音木

集註笯籠落也○黃文煥曰言非獨不見即明見之而故意顛倒以白爲黑以上爲下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糅音蹂史無惟字固作妒余作吾

集註槩平斗斛木也

詁曰此與離經內恕而量人同義言黑白上下之倒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惟黨人之鄙固則然[illegible][illegible]不能知也固不肯知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瑾音僅瑜音逾知史作得

集註盛多也陷沒也濟度也此言車重陷滯而不得度也在衣爲懷在手爲握瑾瑜美玉也不知所示人皆不識無可示者也

詁曰任重載盛二句與小雅不輸爾載終踰絕險同義指黨人用事者言懷瑾握瑜自命也言任事者皆不堪勝任而有懷抱者反處其窮世無知者將持以示誰乎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非俊史作誹駿

傑史作桀

集註非毀也知過千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庸厮賤之人也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內音訥異一作奧朴史作樸[illegible]史作質

集註文質其文不豔也疏迂闊內木訥也材木之中用者也樸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行推所用之而世莫之知也

詁曰文質文隱於質故不知異彩也材樸材隱於樸故不知所有也疏內者其拙已甚所以爲質委積者

無以表異所以為朴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 重平聲遌史作遻當作遌與迕同

集註襲亦重也豐猶富足也遌逢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

【詁】曰重與襲皆是韜藏之義故內豐於仁義而外惟見其謹厚所謂文質而材朴也不遇重華知人之帝其孰知之而余不求人知也不求知故從容

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史無何字而字叅句皆有也字

集註古有不竝言聖賢不竝時而生也

【詁】曰聖賢既不竝世若禹之於益皐陶湯之於伊尹未嘗不竝去古久遠此風已邈不可慕矣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慜一作愍史作湣一作閔像史作象

集註違過也像法也強於為善而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為法也

【詁】曰違曰忿是屈子見疏與被讒受病之根將懲而改之非強抑其心不能至於離慜不遷蓋終不能懲改矣自惟事業無成存　此志於　萬世可也志之有

像易盡上文所云志可則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舒史作舍娛史作虞

集註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於是將舒憂以娛哀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張鳳翼曰大故死亡也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持此以歿而終無他志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 史遠句有兮字汨音骨水流聲又音鶻涌波也蔽史作拂此下史有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

集註汨流貌修長也

【詁】曰懷沙是懷長沙也浩浩清流久存於懷路修且阻今忽焉而至是其死所矣汨水名近長沙所謂汨羅江也

懷質抱情獨無正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 質史作情情史作質匹當作正字之誤也沒史作歿驥下有將字

集註無正與并日夜無正正字意同伯樂善相馬者程謂校量其才力也

【詁】曰正者莊子所謂將孰使正之也正是平其是非稍是校其才力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民史作人稟史作有

集註錯置也言民生稟命於天壽夭窮通固各有置之之所而不可易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爲所動擴廣其志而不過爲狹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黃文煥曰民生稟命事事皆天也非人也以見黨人之不足咎也

詁曰各有所錯事事有定卽死亦各有其地也原之情志其生無所取正其死也人或有議其心之或亂而志之狷狹如後世班固所云忿懟沉江者而原自信其心定志廣固無畏懼於人言也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曾音增史無溷字

集註按此四句若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承余何畏懼之下文意尤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恐是後人因校誤加也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集註類法也以此言爲法也

詁曰以命則死不可逃以義則死不可讓論語所云當仁不讓於師也願勿愛者既以自勉又以勉後之君子也後之君子有不獲於君者勿萌貳心惟以吾爲類可耳是故屈原之死非爲憤激所以作萬世死忠之牓樣也

右懷沙

集註言懷抱沙以自沉也○李陳玉云看前涉江哀郢當是寓懷於長沙謂當抱石沉淵結局於此耳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眙音夷詒叶音異

集註擥猶收也竚久立也眙直視也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菀音鬱

集註承上路阻而言陷滯不發亦以陷濘爲喻也申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菀積也

詁曰陷滯不發言煩冤詰曲無以自解亦無從發洩也若欲舒其中情雖申旦言之亦沉菀而不能達申旦猶言旦旦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集註承上章陷滯而言欲因雲致辭則雲師不聽欲

因鳥致詞則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相値也

[詁]曰以雲鳥之無心欲寄一言而尚不見顧則此志將向誰語哉

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

集註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上感高辛之事下媿不能易初而屈志也

[詁]曰因歸鳥之難當而思古玄鳥之致詒雖迅高未當不相値也豈已之不[illegible]乃玄弁雲鳥亦見棄耶若變節從俗則將易初屈[illegible]誠媿而不爲也

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

集註馮憤懣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然終不能變易其初心也

[詁]曰惟歷年離愍故馮心未化馮者滿腹悲憤也憂憂相援積久不化故馮心也而又隱閔無所發舒自是傷生之道寧有壽考者乎然而變易初志以希壽考又何可爲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

集註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嶓音波隈一作隈纁一作曛並音熏

集註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也嶓冢山名漢水所出纁淺絳也日將入時色纁且黃也蓋知世路之不可出而欲遠去以俟命也

[詁]曰此申言己之不能攻[illegible]也若欲攻敵將必更駕騏驥操以造父懲從前之迫切因逡次而勿驅疑

求治之太急聊假日以須時優哉游哉直俟日薄西山坐待其盡可乎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集註缺

[詁]曰白日出之悠悠猶春日遲遲也蕩志愉樂皆以化馮心而希壽考也不求返郢而但思往來江夏之間亦足以娛憂矣

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 擥一作攬

集註不及謂生不及其時也

詁曰芳草即指芳茝與宿莽也言即一切放廢而惜芳之意終不能已此古之人皆然今則不辨芳穢誰能以此爲芳草而與玩之乎

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 萹音匾備一作偹繚音了

集註萹蓄也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也交佩左右佩也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故言解去二物而

以上文之茝莽備爲交佩也繚繞也繽紛繚轉言佩之美然適佩之而遽已萎絕而離異矣於是復優游忘憂以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蓋其芳芬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也

詁曰南人以萹薄雜菜爲芳物通身佩之解猶採也備製也繽紛繚轉周身是此物也萎絕而離異言其化爲臭腐而見棄也儃佪娛憂以觀之言其不久即須敗壞所謂變態也觀南人之變態而因自顧在中者竊以自快則憑心亦足以化不竢更有以發揚之也所謂在其中心者蓋吾之芳澤雜糅雖萎然而薇

之嫉妒而折之而芳華仍自中出至今猶不渝也

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 烝一作承

集註郁郁盛也烝芳氣之遠聞也此承上章芳華自中出而言由其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聞則章也○李陳玉曰滿內外揚豈君子有自信之道居蔽聞章故小人亦有成就之功

詁曰滿內外揚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但恐情與質不能始終自保耳信可保也猶芳之處於幽谷之中叢棘之內雖極隱蔽而其馨聞自不可掩則亦何

必揚厥憑乎

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

集註內美既足恥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

詁曰理亦媒也初猶致款於路阻媒絕與理弱而媒拙也既獲在中之樂憑心俱化雖有賢人君子如薜荔芙蓉者亦不須其爲理爲媒矣

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

集註道既不行居上處下無適而可形偃蹇而不服

心耿介而使然也
〔詁〕曰以原之禍急不悅登高以原之亢直不能入下原亦自知之矣豈惟性之使然貸形如此亦不能習此婾上諧俗之態則惟有去此世而容與以自適耳而又從而狐疑焉躊躇於中以爲是則然矣而不敢信其果然也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集註遂與懷沙篇章畫之畫同○張鳳翼曰前畫猶初計也

〔詁〕曰前畫猶前轍也廣遂多方以遂之也欲化馮心而此度仍未能改是吾之命爲之也命則處幽何所憤懣哉萬事一死始罷待死何時及日之未暮明白一死庶不虛此死也煢煢南行而從彭咸所以處死之道也

右思美人

詁曰全篇只是欲化自己馮心故絕無憤世之詞究竟不能化惟判得一死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集註時謂時之政治也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烈也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也

〔詁〕曰此追憶懷王使造憲令之事以昭時猶言以昭示當時也奉先功猶言按祖制也明嫌疑者是非可否所辨在幾微之間序稱與王決定嫌疑是也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屬音燭娭與嬉同

集註屬付也貞臣原自謂也日娭所謂逸於得人也雖國所祕之密事皆載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

而不治其罪也

〔詁〕曰史稱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則所議國多祕密也事載於心一心究圖則外節容有疏略雖多過失王亦弗治○祕密二字是招妒致讒之根

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 澂音澄一作徵

集註龐厚也泄漏也謂不敢漏其密事也讒人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清澂猶審察也上官大夫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即此事也

〔詁〕曰不泄而反坐以泄謂原自伐其功以動君怒曰
含者君含怒而原猶不知也含怒以待則事事皆可怒
矣先入之言惑之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
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盛古盛字
集註虛空言也惑誤疑而誤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
罔而無所憚矣王逸曰專擅恩威振主權也欺罔戲
弄若轉丸也過之猶所謂[illegible][illegible]之也
〔詁〕曰虛惑誤是虛言其[illegible][illegible]誤其君至於欺則造
出罪款如所云原伐其功[illegible]非我莫能爲之類是也

遠遷是出之於外不任以事疏之非放之也〇昔之
讒過失猶弗治以王其[illegible]之不見其過也王疏則過
見矣并昔日弗治之過皆重見矣
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
幽隱而備之
集註無罪見尤慙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
不爲之備也
〔詁〕曰自審無罪罪由謗成思君往日之見任自惟誠
信可對天日今一旦離異至此負慙見天日矣後讒
人暗肆誣罔身在幽隱中不知所加何罪而罪應已

無不備矣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
壅君之不昭壅古雍字
集註言沉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
壅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言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
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繇
集註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
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藪幽藪澤之幽暗也恬安
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無由無路可行也

〔詁〕曰度心中分寸也無度則不知長短故不能察藪
幽遠在藪澤不見知於世也抽信謂拔出誠心以示
人也君既壅矣而加障焉身已隱矣而又蔽焉則貞
臣亦何繇以自明乎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
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集註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奚爲秦穆
公夫人媵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
羖羊皮贖之釋其囚授以國政號五羖大夫
〔詁〕曰此言古之賢人非遇明主不知

與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
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
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集註味嘗之食物咀嚼而審其美惡也晉文公出亡
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
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寤而
求之不出因燒其山子推抱樹自燒而死文公遂封
綿上之山號介山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
而哭之優游言其德之大也
詁曰此言臣不見知於君則死之古臣有此節也(一)

久故猶故舊親身言親近之久也子推雖死猶蒙縞
素之哭原自傷其不如矣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
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訑一作施音移
自篇首至此為一韻
詁曰忠信者聽其死訑謾者不之疑總由不自省察
而聽讒人不按實而信虛詞反以芳澤為臭腐其孰
能且旦而為之辨別乎
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
使讒諛而日得殀一作夭

集註得得志也
詁曰芳草遭霜先零故為早殀殆喻其初時王之見
疏猶薄譴也而讒人從此諒君之聰明易蔽故益得
行其讒諛也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
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嫫音
謨
集註若杜若也冶妖冶女態嫫母黃帝妻貌醜嫉妖
媚也西施越美女也
詁曰讒妒一入嫫母即以代西施此言蔽於讒者自

前世已然不獨今也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
列宿之錯置
集註白明也自明其行之無罪也不意出於意外也
情冤情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列宿錯置言其明白
較著也
詁曰情冤謂真冤也見之則日明其如君之不見何
言弗省察也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
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騏驥王逸解為

駑馬許下文當作駑駘氾音汎泭音敷舟字疑當作維紆與帶同

集註載乘也轡馬韁銜馬勒氾泭編竹木以渡水者既無轡銜又無御者而自爲乘載既非舟楫但乘氾泭又無維楫之人而自爲備禦可爲危矣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爲治者與此無以異也

詁曰合言乘駑駘而云騏驥者言雖有騏驥如此乘之且猶不可況駑駘乎氾泭可以涉平水不可施於急流也身廢且死而猶眷眷國事極言法度之不可背原之自命在此其作將亦在此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識音志

集註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故曰禍殃有再箕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言若不盡其詞而惘默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誰當記之乎

詁曰禍殃有再言楚禍恐不止於此也是時懷王已死秦矣上官讒原謂平造爲憲令自伐其功以此見疏於王王至死不知其誣也今原且死矣則此誣千秋萬世誰明之者故臨死必欲明之惜壅君之不識已先死耳

右惜往日

詁曰惜往日者思往日王之見任而使造爲憲令也始曰明法度之嫌疑終曰背法度而心治原一生學術在此矣楚能卒用之必且大治而爲上官所讒中廢其事爲可惜也原之惜非惜己身之不見用惜己功之不成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徠古來字

集註后皇指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漢書江陵千樹橘是也受命不遷說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也

詁曰受命不遷四字橘之可頌在此原之效橘自擬亦在此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集註以其受命南國故壹志而難徙橘葉青花白

詁曰受命不遷得之天也深固難徙存乎志也惟有志乃能承天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曾音層剡音演圓果一作圜實

集註曾重纍也剡利也摶圜也與圜同青未熟黃已熟時也先後雜糅文章爛然也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脩姱而不醜兮 紛音芬縕音氳

集註精色外色精明也內白內懷潔白也外精內白
似有道也紛緼盛貌○洪興祖曰精色卽指青黃雜
糅而言○李陳玉曰橘須年年芟繁去蠹與他樹不
同脩士之行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集註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卽有此志蓋其本性
然也

〔詁〕曰此申言其壹志也謂之幼志蓋自幼如此性生
然也上文謂其葉榮可喜此謂其可喜者更以獨立
不遷與他樹之花葉可喜者不同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集註凡與世遷移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
易之者無求於彼故也死而復生曰蘇

〔詁〕曰申言難徙之志非硜硜自好也蓋自得於己而
無求於外故不徙也廓者言其心境之超曠也以此
觀世之逐逐干求者心志沈溺雖生猶死惟此爲在
世而蘇者也蘇世故獨立滄海橫流猶堪爲砥柱也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詁〕曰閉心較閉口更慎有心斯有口閉心則絕其萌
也故終無過失獨精色內白善閉其白者也原蓋自

擬於橘矣橘生南國而不遷不私也而謂之無私惟
其秉德貞夫一也私極卽是無私此後自可以參天
地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集註并謝猶永謝也淑善也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梗
強也

〔詁〕曰長友言無時不與友也歲并謝者素榮紛葉并
青黃雜糅之物皆不可見而其淑離不淫猶見於冒
枝剡棘閒也梗其有理言枝棘之強梗皆有獨立不
遷之理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集註年歲雖少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習勉強也
伯夷不食周粟而餓死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之立
以爲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也

〔詁〕曰上文願與長友此亦欲以爲師矣伯夷餓死亦
以獨立不遷爲志者也橘固有假於伯夷也懷沙云
願志之有像此云置以爲像殆以橘爲之像矣

右橘頌

〔詁〕曰此篇字字頌橘因楚南多產橘樹原見橘而
因以自況也橘不肯踰淮以北故但就其受命不

遷湊回難徙重複言之亦自傷爲楚宗臣不能去

國與橘同命彼楚先如巫臣子胥之輩輕去其鄉

其有媿於茲橘湊矣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

有隱而先倡 冤一作寃 倡作唱

集註回風旋轉之風也言秋令已行微物溯隕風雖

無形而實先爲之倡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也

○黃文煥曰光風轉蕙者春風也回風搖蕙者秋風

也甫見其搖而摧之者至矣怖其卒故悲其始人不

知傷而我獨內傷也未隕形先隕性暗中潛移奪其

情質霜降冰至皆風倡之先矣

〔註〕曰秋風起蕙草先死害氣至賢人先喪物微指蕙

草聲隱指回風衆草未知而蕙爲之倡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

兮孰虛僞之可長

集註因回風之搖蕙遂感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

易以其志之誠也若涉虛僞則已不能久矣

〔註〕曰謂自彭咸造思自沈以死及余而此志介然不

忘惟有此一路也展轉思量雖萬變其情而介然之

志益覺分明不可得而蓋覆也吾志定矣若一時憤

激而有此志則是虛僞之情久而變矣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

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葺音[illegible] 苴音[illegible]

比音鼻蘘一作 苦苴一作蓝

集註苴枯草也葺鱗治也荼苦菜薺甘菜也

〔註〕曰萬物各從其類鳥獸以同羣而號草苴以不芳

而比魚龍不逐隊而行荼薺不同畝而生秉性各殊

臭味自別此蘭茝所以幽而獨芳也則君子豈能與

小人並世乎當今之世非吾世也惟孑自決而已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

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羊一作佯 惑一作 怵惑

集註佳人原自謂也都美也更歷也統世猶先世之

垂統傳世也貺賜也己得績其官職也相羊浮游之

貌言其志之高遠與浮雲齊而不能有合於世是以

其志不能無惑而遂賦詩以自明也

〔註〕曰佳人自謂也永都言長有其美也統世合萬世

而總計之自貺自予以後從之名所謂永都也遠志

謂志之所及者遠[illegible]也[illegible]微有此志既有[illegible]

志視現在身世[illegible]相羊而已介[illegible]

然此微志也所惑謂惑於從彭咸也志雖惑而吾所見甚明今竊賦其所明萬世而下當如從彭咸之非惑也賦詩即指所賦之詞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芳一作若 曾音增

黃文煥曰上言統世遠及自鳴其曠達此言獨懷折處寫其淒涼

詁曰此下總敘其懷思愁苦不能自已計惟一死始休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於音嗚

詁曰承上章本未寐也而此云寤自矇目耳長夜不眠而思起行從容周流庶幾足以逍遙乎自恃者恃其自能逍遙也而於此時復不禁太息愍歎心欲逍遙而氣自於邑則將何所恃耶

糺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糺音究纕一作纕音襄

集註糺戾也編結也膺胷也謂絡胷者也光日光也仍因就之意

詁曰糺猶結也思緒萬端糺於一處以為佩帶也上文云思不眠以至曙此欲折若木以蔽光不願其曙也首句云悲回風之搖蕙此則隨飄風之所仍不復悲也仍者相繼而至所謂終風也隨者任其所為而已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案與按同

集註髣髴謂形似也蓋指君而言衽裳際也

詁曰原所存者愁憤而已言無時能忘或有一時依稀不見而即一時踊躍若湯非真愁不悉此苦趣也

案志抑之使伏也然忽不自按惘惘起行亦不知所行也

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 曶音忽頹一作穨

集註時謂衰老之期也節離凡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也

詁曰自言其歲時已過精華已銷雖不死無能為也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聊音留

集註聊賴也

詁曰自惟佳人之獨懷以下至此總寫其愁明知愁思之過而不可懲此意誰知之乎有知而憐者則證此言之不可聊謂無聊之極而爲此言也止愁無術惟有一死古詩所云一死永無愁也

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唫古吟字 抆音吻

集註放棄逐也隱痛也昭明也

詁曰思不能以語人爲隱彭咸始未嘗不隱迨一死而咸之隱以聞吾之隱久矣寧不可昭咸之所聞乎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

省想而不可得

集註山小而銳曰巒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

詁曰此言所居之岑寂益增其愁登巒遠望欲以娛憂也而路眇眇以遠默默以幽旣入而景響無應不惟無跫然之足音也空山獨處卽使無人而有影響之應聞之猶動人省想庶幾其有至者乎今求聞以省想而不可得則寂莫極矣○省想猶猜度也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快一作泱 繚音了 締音啼

集註繚轉自締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也

詁曰鬱鬱寂寂承上章義惟居寂寂益不可解鬱鬱之愁也繚轉自締蓋不俟紉之編之而自固結也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集註儀像也言已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渺不可爲像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爲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也○王應麟曰哀郢云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障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攻一石顯此云聲有隱

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僞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詁曰眇眇芒芒二句言宇宙之大無所不有不可以常理揆也呂望之鼓刀甯戚之扣角聲隱而相感也伍子逢殃比干菹醢物純而不可爲也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緜緜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邈一作藐 紆音迂

集註邈遠也縹微細也紆縈也翩疾飛也冥冥遠去也流猶隨也凌波隨風而從彭咸自沈之意也

詁曰極寫愁心重複瑣屑數落不盡其志惟在託彭
咸之所居而愁思始息自此以下皆是從彭咸往來
上下所言俱非人間世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
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
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儵音叔 捫音門
集註峭峻也標杪也顛頂也攄舒也捫撫也風穴風
從地出之處傾寤傾側而覺寤也嬋媛悲感流連之
意
詁曰此篇凡累言從彭咸之所居蓋決志自沈矣此

下則言自沈後魂之登天入地無所不之故又中之
曰漂翻翻其上下而終不能已於傾寤之嬋媛情至
此愈眞矣
馮崑崙以澂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
波聲之洶洶 澂一作瞰 磕音慨 洶音凶
集註馮據也澂霧去其昏亂之氣也隱依也清江去
其濁穢之流也岐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也磕磕
水石聲洶洶風水聲
詁曰原未死其魂已不離水上
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

委移之焉止 委一作逶 移一作蛇
集註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言己心煩亂無復
經紀欲進則無從欲退則無所止
詁曰容容指水之紆徐芒芒言水之浩淼軋者波波
相壓之勢洋洋無從委蛇焉止皆預擬水中之情境
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
張弛之信期 漂音飄 潏音決
集註叛缭散之貌言其憂心雖若不能自定而其張
弛進退又自不失其時也
詁曰上三句皆言波流上下左右動撼之狀氾與泛

同潏潏前後言忽前忽後也朝潮夕汐一長一落皆
有信期伴張弛之信期言隨潮汐往來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
潮水之相擊 液音亦
集註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為煙
煙所著又凝而為液也○黃文煥曰炎氣生煙煙復
生液夏而秋也下霜之後繼之以雪秋而冬也合四
時以訴恨也
詁曰觀炎氣而窺煙液悲霜雪而聽潮水自言其魂
氣所之隨時即境無冬無夏無不可以寄其情也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故迹

集註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枉曲則馬傷疾而行速謂願借神光電景飛騰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也

註曰以上皆志從彭咸死也已復念古人死各不同如子推以焚死伯夷以餓死於是復欲借光景而策黃棘急求二子之遺則而更審所處也○死期已近故求之甚急

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 悐一作逖

集註悐悐憂懼貌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去刻著二子之志而無他適往昔所冀猶欲有爲於時來者逖逖謂將赴水而死也○張鳳翼曰調度二子之法度也

註曰調度猶酌量得宜也刻銘刻也著住也言以伯夷子推彭咸三人之死時時酌量而弗去諸心刻著於志志在必死而未知所適從也又自決曰祇是死耳死有何冀乎吾怨往昔猶有所冀於死後欲以死悟君也死何足懼乎吾悼後人之悐悐於此一死也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

集註適便安也莊子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

註曰子胥君投之水申徒狄自沈於水皆水死也審審酌之而決從彭咸之所居也

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集註任負也任石謂負石也○黃文煥曰申徒一諫不聽負石自沈何驟之有[illegible]曰驟諫不聽任重

[illegible]余之從容也

註曰明知死之無益而必欲死身死而心仍絓結不解蹇產不釋則所謂不忍心之長愁者何謂也

右悲回風

李陳玉曰此屈子將沈淵之絕筆也亦是一篇自祭文自上高巖之峭岸句至末共四十句皆言從彭咸所居以後上天下地神魂所之上下左右靡所不適不受人間之困苦此所以決意彭咸之從也

遠遊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言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阨一作隘 乘去聲

[註]曰悲時俗二句是賦遠遊之本懷非眞欲延年上

升也無因謂與仙人無夙因也託乘猶云從駕也言不得遇眞仙而從之以上浮也

遭沈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 耿一作炯 營一作熒

集註耿耿不寐貌○黃文煥曰魂營營欲有所之而卒無由之也魄沈而魂不能升也

[註]曰惟不能上浮日處濁世中故有此愁況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集註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正以往者之不可復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皆不得以須其反復熟爛而覩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豈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或可期也○視堯曰原悲宗國將亡而君不悟故欲求神仙不死以觀國事終久何如耳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 怊音超 惝音敞

[註]曰耿耿不寐夜境也步徙倚晝事也夜不寐而魂營營晝徙倚而思遙遙皆人生之長勤可哀者也

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繇

集註知愁苦之無益而有損乃惟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神亡形留令人猛省

[註]曰端曰正是大道根本先有端操而後有正氣天上神仙皆是世間忠臣孝子所成求道者必求正氣則自內省端操始自此以下總是發心學道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集註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

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黃文煥曰無爲者長勤對謠之藥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美一作羨）

詁曰休德無爲自得之德也與化去而不見則仙人未嘗不死而傳至今者形亡而神存也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衆一作終）

集詁辰星東方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莊子曰傳

說騎箕而比於列星今尾上有傳說星韓衆一見列星傳形寢遠即上文與化去之義

詁曰奇者非常有也傳說不學道而上騎箕尾此世所希有也所羨者韓衆得一以成道耳穆穆浸遠蓋不離人羣而自能遁世固不待化去而不見也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曾音增）

集詁髣髴見不定也

詁曰氣變從求氣來蓋專氣之功而得一之學亦由此下手也神奔鬼怪是守氣用功現此景象非眞有得也過此一關則時髣髴有見而益加精進矣精皎皎言不寐也以往來言不息也

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超一作絕　郵一作尤）

集詁氛昏濁之氣淑尤言淑善而尤絕也此以上言所羨仙去之樂○李陳玉曰屈子一生思反故都正當以游仙對治之

詁曰郵即置郵之郵言行速也淑善也列子所謂御順風而行泠然善也虛空超忽不返故都不懼衆患即此是至樂矣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曄音饁　蘦今作零　仿音旁　鄉一作向）

集詁耀靈日也曄閃光貌行速也淪沈也零落也此自歎將老而恐學之不及也

詁曰既已遊仙而辭故都免衆患之是幸忽又惜天時而嗟耀靈慮微霜而悼芳草何情根之難斷也所以仿佯逍遙永歷年而無成成則竟登仙而去矣吾未竟之志將屬望於誰耶國無人矣遺芳故在鄉風

舒情能玩者誰乎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以原爲程
皆高陽之苗裔也原去將焉所程乎此皆意中種種
之眷戀而不肯遽仙去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
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
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 戲音嬉 沆音杭 瀣音械
集註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
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天地四時之氣也
詁曰此章又重自奮勵謂習情之必不可不斷故居

之必不可久留也軒轅升天不可遽得且從王喬以
娛戲乎軒轅棄帝位王喬棄太子皆不欲久留故居
而能成道吾何疑乎餐霞服氣與前守氣之功皆舉
道之一端而非至道所在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
壹氣之和德
集註南風曰凱風南巢南方鳳鳥之巢宿與肅通審
究問也
詁曰至此始見王子而問大道向知餐六氣此則審
壹氣也和德者守氣而聽其自然者是也廣成子所

謂守其壹以處其和
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
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
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垠音銀
集註曰者託爲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小
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也壹專也言人能
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
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
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廣
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

詁曰莊老言道之奧旨盡此數語庶類以成成己即
以成物也藐姑射之神人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以熟即此道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
死之舊鄉
集註至貴謂至妙之言仍因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
晝夜常明之處也不死之鄉仙靈之所宅也
詁曰徂往也聞至貴之言勇往爲之不復疑也丹丘
不死之鄉舉步即到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

懐琬琰之華英琰音剡琬音□

集註湯谷見天問九陽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琬琰玉名

玉色頩以脕顔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汋兮神要眇以淫放頩音屏脕音晩

集註頩美貌屏澤也質銷鑠所謂形解銷化也汋汋柔弱貌要眇淡遠貌

【詁】曰玉色脕顔與上形枯槁句相應質銷鑠猶脫胎換骨也要眇至希至微淫放無拘無礙言其得道之效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家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家與寂同

集註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此時升仙而去也營猶熒熒也言熒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霞與遐通謂遠也蓋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矣故脩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魂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而上征也○黃文煥曰煉魄易載魄難仙家必換形乃能上升至於載魄上征則以凡體飛升矣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一作微母閭

集註排推也望予須我之來也與倚閶闔而望者不同太微旬始皆星名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清都太儀皆天帝之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

【詁】曰導曰問是始至也曰集曰造是徧歷也太儀在天中於微閭直東北自天中歷東北而下臨是山山以表方域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溶音容水盛也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蜷音拳

集註服衡下夾轅兩馬也驂衡外挽靷兩馬也連蜷句跼也驕驁馬行縱恣也

【詁】曰上章容與委蛇寫車旂之安徐下章偃蹇驕驁寫馬之神駿

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騎音忌

集註膠葛雜亂貌斑駮文也句芒木神也月令東方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詁曰方行者結隊方軌而行雜亂之中仍自整齊句
芒之神正東方也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起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
天地以徑度
詁曰太皓即太皞東方帝也蓋由南方上升臨於東
北首事東遊由東而西北則右轉也日出於東杲杲
未光是東尚未光而已凌天地以徑度矣徑度猶橫
過不煩右轉也

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
蓐收乎西皇
集註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
左傳曰金正曰蓐收
詁曰出東之西故相遇也遇西方之神於西帝所也
擎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
驚霧之流波 旍一作旌 叛音判
集註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也叛綫隸分散之貌
詁曰雲爲旗虹爲旄畫所建也彗爲旍斗爲麾衣所
建也陸離上下言其光采不定上若驚霧下若波流

閃鑠動搖皆指旍麾而言
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
署衆神以並轂 曖音愛曃音逮一作晻曖曃音衍曭音意莽音黨屬音燭
集註曖曃昧暗也曭目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文昌
魁前六星
詁曰由南州上升歷東西而轉北遊一周天窮日至
夜矣曖曃夜色也玄武文昌聽其選署自矜得道之
後能驅使百靈也
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
雷公而爲衛 曼音萬厲憑陵之意

詁曰總述周歷天上之路曼曼修遠而我徐行按轡
忽而弭節忽而高厲皆自由也雨師雷公皆聽命也
騷經所云令羲和弭節望崦嵫而未迫雷公告余以
未具未可同語矣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
媮娛以淫樂 睢許鼻反担居樂反撟音矯
集註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担撟
軒舉也淫樂樂之淡也
詁曰度世猶言過此一世也前云不反其故都此憤
語也此度世以忘歸洵足樂矣自屯余車萬乘以下

極力鋪張受盡人間苦楚想到天上得意窮士妄想
故應爾爾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
邊馬顧而不行
集註邊旁也謂兩驂也
詁曰既已忘歸而此復臨睨故情忽動百靈皆散相
隨者仍是向來之僕馬也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汎容與而遐舉兮聊
抑志而自弭 汎與汎同
集註屈原脩身樂道升天乘雲而并所樂猶思楚國

念故舊欲竭忠信以寧國家也
詁曰忽然臨睨故舊之情未免動其想像增其太息
然不可以塵情羈吾遐舉也汎容與者仍汎濫以游
也抑志自按者心悲而按抑以止之也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
罔瀁而自浮 罔音亡 瀁音漾
集註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也沛
流貌罔瀁水盛貌
詁曰罔瀁謂元氣鴻濛也申言不返故都雖至南土
亦嘗自南疑窮方外以遊於南海也

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
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
象並出進兮形蟉虬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
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螭音痴 蟉音酉 虬音求
集註蹕止行人也咸池堯樂承雲黃帝樂也湘靈湘
水之神莊子有北海若海神號也又曰馮夷得之以
游大川或曰河伯也國語木石之怪龍罔象也蟉虬盤
曲貌便娟輕麗貌撓擾也翥舉也博衍寬平之意
詁曰因原欲南浮故祝融爲之戒以娛樂而挽留之處

妃湘靈海若馮夷皆水神玄螭蟲象皆水怪原志久
存乎水故足以召致之咸池九韶又佐以湘靈之瑟
音樂具備故曰博衍無終極也如此足以留矣胡乃
欲更遠逝而徘徊不住乎此申前終不返其舊都之
意言雖祝融堅留如此亦決欲逝也昌黎謂南海神
最貴號爲祝融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
顓頊乎增冰 逴音卓
集註逴遠也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軼
從後出前也迅疾也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冰○黃文煥曰旣以抑志自弭復爲弁節之鶩去南而北歷寒門從顓頊則故都終不可反也

詁曰南方之神極意挽留而弁節北馳所謂背馳也蓋誓不南顧矣○北方玄冥司水周遊而終於北志在水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黔嬴史記作含靁漢書作黔靁

集註間維孝經緯曰天有六間黔嬴舊說天上造化神名

詁曰所歷有邪徑故先命黔嬴平路自以生平不由邪徑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集註六漠六合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大壑在渤海東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詁曰四方東西南北也并上下謂之六合此總紀其遠遊之所之無不周也

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淸兮與泰初而爲鄰嶸音橫寥音遼

集註峥嶸深遠貌寥廓廣遠也惝怳耳不諦也泰初者氣之始也莊于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杘子本以來者不聞爲憂而願爲神仙之道至此則眞可以後天不老下視人世㲺盎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間萬起萬滅何足道哉

詁曰遊窮六合亦以遠矣然猶在天地內也不能離見聞也遠之又遠至於下無地上無天視無見聽無聞直出無爲之先太初之始而後爲至道而後爲眞能遠遊者以此而下視夫沈濁汚穢之世紛紛譏毀於何有哉如此則一部楚辭可以不作然而原終不能也亦言之而已

卜居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爲此辭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慮一作意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以決之一無乃字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集註策蓍莖也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集註悃款誠實傾盡之貌勞來來者勞之也

[詁]曰送往勞來猶今云送舊迎新處處周旋時俗之工巧也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鋤一作鉏

[詁]曰漢朱虛侯行酒作耕歌曰非其類者鉏而去之自是宗臣正論大人即指當時用事之貴人也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媮音偷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哫一作促訾音貲栗一作粟喔音握咿音伊儒兒一作嚅唲

集註哫訾以言求媚也栗從兆詭隨也斯辭喔咿儒兒強語笑貌婦人謂鄭袖也

[詁]曰超然高舉對下不事婦人言非遠去也哫訾數以言語效小般勤栗斯畏懼狀假小心也喔咿呑吐不出口也儒舒緩兒忘機也數種皆婦人所喜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滑音骨

集註突梯滑澾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也絜楹未詳

[詁]曰自清是自了漢也楹爲一室所倚重任也絜楹謂以滑稽脂韋之術自度足以勝任也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軀乎氾一作汎

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

集註亢舉也軛車轅前衡也

[詁]曰亢軛爭先也隨跡避其險也

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

何從

集註以上八條正問卜之詞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毁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張音帳

集註此因而自歎之詞也黃鍾謂鍾之律中黃鍾者瓦釜無聲之物張自侈大也左傳隨張必棄小國

詁曰既竝舉吉凶而問此又自爲分疏明知所去者吉所從者凶也詹尹又何若焉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

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集註釋舍也謝辭也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盈縮之類是也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盜跖壽終牖下之類是也

詁曰詹尹業知原心之所爲吉凶去從矣安用蓍策故以此謝之

漁父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當時隱遯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辭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憔悴一作顦顇 槁音考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與歟同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淈音谷 餔音逋 歠音啜 醨音离

集註餔食也歠飲也糟醨皆酒滓也以水淅糟曰醨醨薄酒也

詁曰有凝滯則不推移認定要獨清獨醒卽是凝滯不凝滯不足以成忠臣孝子聖人則非可以是類也淈泥揚波不離於泥亦不爲泥所陷餔糟歠醨不拒乎酒亦不爲酒所溺內不失己外不忤世斯爲與之推移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汶音問 又音昏

集註察察潔白也汶汶垢辱也

詁曰新沐新浴二句所以獨清也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湘史作常塵埃史作溫蠖

集註温蠖猶惛憒也

詁曰原死志已決何有於憔悴枯槁哉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枻一作拽音曳

集註鼓枻扣舷也滄浪水名漢水之下流

詁曰原以湘流可葬漁父以滄浪可濯濯滄浪足以自潔其身葬湘流亦何益於國事遂去不復與言冀原之自悟也

莊屈合詁

莊屈合詁無卷數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間易學已著錄是編合莊子楚詞二書爲之訓釋莊子止詁內篇先列郭象註次及諸家楚辭則止詁屈原所作以朱子集註爲主而以已意論斷於後其自序云著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二經者而得莊子屈原以莊繼易以屈繼詩足以轉相發明然屈原之賦固足繼風雅之踪至於以老莊解易則晉人附會之失澄之經學篤實斷不沿其謬種葢澄之丁明末造發憤著書以離騷寓其幽憂而以莊子寓其解脫不欲明言託於翼經焉耳